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威震海疆——人民海军征战纪实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言

人民海军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富有传奇色彩。

你想聆听机帆船、木壳艇吃掉“铁甲舰队”的战斗故事吗？你想知道人民海军远航太平洋、印度洋、南大洋，出国访问的情景吗？你了解中国第一支水下部队冲出岛链的神秘生活吗？你想认识那些为核潜艇的下水，为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而呕心沥血的神秘人物吗？你了解西沙海战、南沙海战、海南空战的内幕吗？所有这一切，这部以军史、战史为主线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都有生动、翔实、系统、赋有权威性的记述。

1949年至1994年，人民海军从著名的“万山海战”、“八·六海战”、“崇武以东海战”、“西沙海战”、“海南空战”至“南沙赤瓜礁海战”，先后同国内外敌人作战1014次，击沉、击伤和俘获敌舰船415艘，击落、击伤敌机205架，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神圣海疆。这里还不包括援越出国作战的次数和战绩。

从70年代开始，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向电子化、导弹化、自动化方向发展，拥有了国产的导弹护卫舰、导弹驱逐舰。作战武器从火炮、鱼雷为主，演变成导弹、火箭为主；通信设备由近岸发展到长短波覆盖全球，随时随地能与南极和南沙的舰船通话；航海仪器由原始的罗经和六分仪，发展到现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后勤补给也由近岸发展到远洋补给船队。人民海军的水下战斗力也迅速增强，不仅有相当规模的常规潜艇，而且有了导弹核潜艇。海军航空兵也由单一机种，发展成为轰炸、歼击、强击、水上飞机等机种，能发射各种导弹，成为一支机动性、突击性比较强的有生力量。

80年代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年代，人民海军开始走向深水远洋，太平洋、印度洋、南大洋都划下了人民海军一道道光辉灿烂的航迹。

1980年5月，一支由导弹驱逐舰、远洋救生船、远洋油水补给船、远洋科学测量船等18艘舰船组成的特混编队，穿岛链，过赤道，进入南太平洋，在大洋深处航行30多天，胜利完成了配合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的任务。

1982年10月晴朗的一天，中国北部海区一声雷鸣，一枚乳白色火箭从大海深处破浪而出，直刺蓝天。我国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标志着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飞跃。

1984年11月，由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远洋打捞救生船组成的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驾风驭浪、横渡大洋，航程四万余里，首次对南大洋进行了多学科考察，在千古冰封的南极洲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科学考察基地——长城站。

1986年1月，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率领的人民海军混合编队，先后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南亚三国。之后，“郑和”舰也出访美国夏威夷，北海舰队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编队又出访俄罗斯海参崴。中国海军的新风貌，在这些国家人民和军队中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1986年5月，人民海军航空兵机群飞过岛链，深入西太平洋，与我混合编队进行合练。轰炸机群在广阔的太平洋上，纵横驰骋飞行数千里，进行十多个科目训练。这次舰机协同训练，标志着海军航空兵的远海作战能力达到新水平。

1988年春，人民海军一支由战斗舰艇和工程船组成的混合编队，在远离港岸500余海里的南沙永暑礁上建起一座科学城——海洋气象观测站。在赤瓜礁与前来捣乱的越南海军发生了激战，击沉击伤越舰船三艘，我人民海军第一次用威严的大炮捍卫了南沙主权。

面对这一切，外国评论家说：“这是中国海军走向深水、提高远海作战能力的标志！”“中国海军开始由黄水走向蓝水了！”

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豪地宣告：旧中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屈辱史，在我们这一代永远结束了。昨天的历史无法改写，但我们正在描绘着今天，设计着明天。要永远记住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我们不要给后人留下遗憾，我们要奋斗不息！

金铁锚使海疆万里固若金汤，蓝披肩让华夏大海雄风崛起，中华民族必将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前进！中国人民海军！

人民海军征战纪实

第一章

在渡江战役的炮声中诞生

1. 西柏坡毛泽东英明决策

西柏坡，这个位于河北省平山县太行山东麓的小村，自从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直属机关从西北战场东渡黄河转战到这里，与一年前先行到这里的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以后，就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正是在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也正是在西柏坡，党中央和毛泽东策划着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关键一战——渡江战役。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在指挥各大战役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做出了组建人民海军的英明决策。早在194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就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商量了组建人民海军的事。他们回顾一百多年来外国列强大多从海上入侵我国的历史，历数了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没有海上武装力量致使国民党陆军残余多次在国民党海军和美国海军掩护下从海上逃跑的事实，分析了即将出现的国内外阶级斗争新形势，并根据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及时提出了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人民海军的设想。他们的这个设想，写进了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中。

这个决议明确指出：“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在这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多种场合，重申了建设人民海军的决心，并指示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尽快在渡江战役前后，先把华东区的海军组建起来。

2. 孙家圩受命

1949年3月25日。

刚从大连赶到华东前线的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张爱萍，突然接到总前委要他参加作战会议的通知。张爱萍立即跨上了枣红马。枣红马好像知道主人的心思，扬鬃奋蹄，快如流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在中央军委骑兵团担任过政治委员、代团长的张爱萍似乎仍感到太慢，一个劲地用两腿夹着枣红马的身躯。

张爱萍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多么渴望战斗！还是在1946年9月，张爱萍在指挥两淮保卫战中负伤，先是去苏联治疗，继而回国到大连疗养。离开战场已经那么长时间了，他怎么不焦急！特别是现在，张爱萍要去总前委参加作战会议，而这次会议将就渡江战役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人生能有几回搏，失去了参加淮海战役的机会，这次渡江战役可不能再错过！正是为了这个，张爱萍不等伤口痊愈，就提前回到了前线。

枣红马一路奔驰，来到了孙家圩。

孙家圩是安徽省蚌埠市东南面的一个古镇。镇子很小，却历经沧桑。早在三国时期，孙权率兵在这里安营扎寨，攻打徐州后，留一部分部队，繁衍生息至今。历史给这个小镇的，有太平繁荣，更多的却是战乱创伤。朱元璋

揭竿起义，这里是元军血洗之地；日本侵华，它又受尽蹂躏；徐州大战，国民党军政长官白崇禧又在这里设防，再惨遭践踏。淮海战役后，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进驻这里，古镇人民才真正过上安宁生活。

枣红马在这座古镇的一座小木楼前停了下来。

张爱萍快步登上二楼，走到会议室门口。只见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等人正在研究作战方案。

“报告！”张爱萍向陈毅、邓小平行了一个军礼。

“是爱萍呀！”陈毅马上站起来，上前与张爱萍握手：“大家正等着你呢！”

寒暄一阵以后，会议继续进行。

这次作战会议有两个内容：一是研究渡江战役方案；二是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会议从3月25日开始，26日结束。两天的会议，使张爱萍的心情更加激动。他走下小木楼，漫步走进蒙蒙夜幕，海阔天空地遐想起来。

“你在想什么呢？”

“喔，是军长！”张爱萍总是这样习惯地称呼陈毅：“我在想怎么渡江作战呢！”

“等不及啦？”

“恨不能马上就打过长江去！”

陈毅和张爱萍亲切地交谈着。他俩一个是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个是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相差好几级；在年龄上，一个生于1901年，一个生于1910年，相差整整10岁。可是，他们忘记了职务和年龄上的差异，看那亲切交谈的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亲兄弟呢。他们的这种亲密关系，是在24年前开始的。那年，陈毅率兵来到张爱萍的老家四川达县罗江口。15岁的张爱萍还是娃娃呢，硬是拉着陈毅的衣服，喊着“红军哥哥”，要求参军……

两人并排地朝野外走去。

“可是，爱萍，你有没有考虑去执行别的任务？”

“就要发动渡江战役，我还能去执行别的什么任务！”

“有，现在党中央要你去执行一个新任务！”

这就是说，自己不能参加渡江战役。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不，还在大连养伤的时候，就有人传话说，回部队后，要他去担任九兵团司令员，这不是明明要自己指挥部队打过长江去吗？再说，如果不参加渡江战役，又为什么要自己参加这次作战会议呢？

“真的不让我参加渡江战役？”张爱萍急切地问：“那要我执行什么新任务？”

“党中央要你去组建人民海军！”

“什么，叫我组建人民海军？”

“对，要你去组建人民海军。”

陈毅还告诉张爱萍，在这以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已把组建人民空军的任务交给了第四野战军，由刘亚楼在佳木斯开始筹建。张爱萍听了，敏感地意识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做出组建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的决定，是要使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军种成为陆海空三个军种齐全的人民军队。这无疑

是我军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是，一提到“海军”两字，张爱萍就想起回部队途中在葫芦岛参观“重庆”号巡洋舰时的情景。“重庆”号是在长江口举义后开到葫芦岛的。这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军舰，排水量 5270 吨，舰员 600 余名。张爱萍参观时，虽有专人介绍，但他除火炮还能看懂大概外，对指挥台的仪器、情报室的雷达、机舱里的机器却一知半解。

“要我去组建人民海军！”张爱萍毫无思想准备，摇摇头说：“搞海军，我只有中学文化程度，连游泳都很勉强，难以胜任。”

陈毅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向张爱萍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最新指示。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举义后，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3月24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

“这是党中央对你的信任，由你去组建海军，党中央及前委都认为你是合适人选！”陈毅说：“这是历史逼着我们去干的，而且非干好不可！”陈毅不等张爱萍答话，继续说：先拨一批部队组建海军，其中有教导师师部全套机构、教导师第3团、三野直属侦察营，还有苏北军区海防部队，共4千余人。

张爱萍是一点就通的聪明人。受命于这关键时刻，自己还能说什么呢？！当陈毅介绍部队的时候，他已经琢磨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组建海军的深刻含意，已经感到了有一副千斤重担正向自己的肩上压来。

“军长，你放心吧！”

“嘿，我就知道你会说这句话！”

“什么时候上任？”

“你马上去三野司令部驻地，熟悉有关情况。”

3. 白马庙张爱萍宣告天下

张爱萍告别陈毅，向孙家圩东面几幢低矮的农舍走去，进了朝南面的那间房子，迎接他的是妻子李又兰。

李又兰很了解自己丈夫的性格。凡是平静地回到家来，就知道丈夫又接受了新任务。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平静。

“又有新任务啦？”

“中央决定我去组建人民海军！”

“祝你成功！”李又兰像往常一样祝福丈夫：“你一定能成功！”说着，就去帮丈夫收拾行装。

3月25日清早，张爱萍告别了妻子，带着两个警卫员，跨上枣红马，向江苏北部奔驰。

苏北这块土地，张爱萍太熟悉、太有感情了。张爱萍自1926年参加革命起，大部分时间是在这一带度过的。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这里进行过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张爱萍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苏皖纵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经常在这块土地上指挥部队抗击日伪军队；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又在这块土地上指

挥军队追歼国民党军队。在这块土地上，张爱萍负过伤，流过血。就连他与李又兰相识、结婚、生育孩子，也是在这块土地上。张爱萍与这块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又要在这一块土地上组建人民海军，导演一出更加威武雄壮的活剧！

经过一天的奔驰，枣红马终于带着主人来到了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泰县白马庙。

白马庙，位于泰县县城西南约 19 公里处的白马庙乡境内。它南临长江，西靠国泰、官河，北通扬运河，东接姜黄河。白马庙原名徐家庄。相传元末张士诚起义，屯兵徐家庄一带。张士诚有一匹心爱白马。一天，这匹白马夜间出厩，践踏庄稼。张士诚知道后，用铁钉钉入马蹄。当地农民感其纪律严明，就建白马庙以示纪念。由此，白马庙成为地名。

张爱萍来到白马庙，天已黑了。其实，这时的白马庙已不是一座庙宇，而是一座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了。小楼青砖灰瓦，呈朱红色，被郁郁葱葱的槐树掩映着。楼房横竖两栋，成“丁”字形。正面的墙用透明的毛玻璃镶嵌。小楼内的马灯透过门窗的玻璃射到外边。此刻，从楼内传出来的“嘀嘀嗒嗒”的无线电发报机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的夜晚。

“爱萍同志，你是刚到吧！”

张爱萍见是三野副司令员粟裕来了，马上迎上前去亲切握手。粟裕与张爱萍是老战友。1945 年 10 月组建华中军区时，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是第一副司令员，张爱萍为第二副司令员。

粟裕引张爱萍上了二楼，穿过紧张繁忙的作战指挥室，进了一间比较安静的房间，递上茶，坐下来。

“这次我真没想到，会让我去组建人民海军。”张爱萍先开口。

“是呀，现在形势发展很快，没有想到的事情往后恐怕还不少呢！”粟裕望望张爱萍，问：“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想熟悉一下部队情况。”

“现在部队都还不在这里。”粟裕向张爱萍介绍了调拨海军的几支部队驻扎地方，并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集中，你根据渡江战役的发展情况决定吧。”

张爱萍点点头。接着，粟裕又向张爱萍介绍了几名干部：“我先调几名干部来协助你。”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交谈得是那么具体、默契。

张爱萍在白马庙住了下来，开始思考着如何组建人民海军。

茫茫大海，从何处下水？张爱萍突然想起《对马海战》。这本书还是在淮北时期，刘少奇送给他的。真是无巧不成书！似乎刘少奇早就知道张爱萍将来要组建人民海军而特意送他的纪念品。他立即取出并打开《对马海战》，翻阅着……

风云突变。

4 月 20 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4 月 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我军百万雄师在西至江西省湖口、东至江苏省江阴长达 500 公里的战线上，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渡江战役。

捷报频传：21 日，我军突破湖口，突破江阴；22 日，国民党政府由南京逃往广州；23 日，我军解放南京，红旗插上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就在这时，张爱萍正式接到由前委会发来的关于成立人民海军的指示。

张爱萍兴奋不已，呼叫着警卫员：

“小卢，卢均学！”

“有！”

“快把他们叫到楼下会议室！”

“是！”

张爱萍第一个来到楼下会议室。

会议室再简单不过了：中间放着一张红木长桌，两边摆着竹椅，墙的正中央，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

4月23日，下午1时30分。

张渭清走进了会议室。此人是三野后勤军工部采购科科长，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呢：1942年春，日伪军对苏北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处处受敌，处境艰难，苏北纵队快要粮尽弹绝。领导上派张渭清等人去上海采购一批无缝钢管和枪枝弹药。他们化装成商人，到了上海，在地下党的协助下，把物资运到外白渡桥，悄悄将无缝钢管和枪枝弹药装上船，冲破层层封锁，把这批物资运到苏北新四军手里。

“我们的大掌柜来了，”张爱萍一见张渭清就笑着说：“欢迎！欢迎！”

“张司令员，”张渭清摇摇头：“我这个掌柜的怕管不好‘大海’这个家呀！”

说着，两人哈哈笑了起来。

接着进来的是李进，他是28军84师副参谋长。紧跟在李进后面的，是三野司令部作战处作战参谋黄胜天。他是专管搜集国民党海军情报的，刚交完班下来。黄胜天刚坐下，机关管理员温礼芝等也相继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顿时热闹起来。谈论的中心是我军横渡长江的壮观情景。他们有声有色地描绘着我军登船的快捷动作，冒死抢渡的英勇行为，跃上滩头的格斗场面。说到最后，无不为自己未能直接参加渡江作战而惋惜……

“大家静一静”，张爱萍点了点人数，说：“我们13个人，都到齐了。”

会议室顿时寂静，只是听到从长江南岸传来的“轰隆隆”的大炮声。

“现在正式开会！”张爱萍像是给万名指战员作报告似的提高嗓门，宏亮宣布前委会的决定：“今天，1949年4月23日，是中国人民海军诞生的第一天！”

开始，大家似乎在体会着今天这个日子的深远意义，都沉默不语；但几秒钟后，都鼓起掌来。这掌声是那么的响亮，吞没了由南岸传来的大炮声。

张爱萍的讲话没有文稿，也没有提纲，而是顺着几天来的日思夜想流淌着：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把人民解放战争推到了高潮，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大大地加速了全国胜利的到来。”

又是一阵掌声。

“今天，人民解放军又占领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但是，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凭借手中仅有的残兵败将，将撤到台湾等东南沿海岛屿，继续与人民为敌，负隅顽抗。目前，长江口、珠江口被封锁，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及港口陷于瘫痪。为了粉碎敌人的海上封锁，人民解放军必须迅速建立一支相应的海军，否则就难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革命大业！”

掌声再次淹没炮声。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大规模的侵略，也大多来自海上。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没有稳固的海防，新生的人民政权也难以巩固。因此，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提出要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的任务。在蚌埠期间，陈毅司令员向我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要三野组建人民海军。现在，在座的13位同志，就是人民海军第一批报到的成员！”

掌声时起时落，经久不息。

“此外，”张爱萍继续说下去：“其他参加人民海军的部队，包括三野的部队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还分散在南京、镇江等地，目前，他们是人民海军的基本力量。”

张爱萍在布置了下一步工作后接着说：“我们的人民海军，只有在进军的路上组建了；吃过饭后，大家立即集合上车，去江阴。”

就这样，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支新军种——人民海军在江苏省泰县白马庙宣告成立，从此，点燃了中国人民保卫祖国海疆、开拓海洋事业的火炬。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长期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晶。1989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批复海军党委：以1949年4月23日成立华东军区海军日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期。

4. 江阴城初成雏形

1949年4月23日夜，天空飘洒着毛毛细雨，张爱萍率李进等13人，分乘3辆美式吉普车，离开了白马庙，向东南驶去。

4月24日上午，张爱萍一行从靖江八圩港过江，来到了苏南名城江阴。

江阴滨江近海，是历史军事重镇和著名商港，位于市区东北郊的黄山，隔江与靖江的孤山相对，江面最窄处仅1.25公里。大江自京口折向东南，奔腾到此骤然集束，形成重险，而后滔滔入海，有“江海门户”、“锁航要塞”之称。江阴又是兵家必争之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南北相争或外侮日戚的情况下，发挥着江防兼海防重镇的作用。光绪年间，清政府鉴于“长江为南洋之门户，江阴尤为中路扼要之区”，为防外舰入侵，特以黄山为主体增修炮台，使之成为闻名中外的江阴要塞。渡江战役发起的当天——4月21日，江阴要塞7000名官兵起义，原要塞司令戴戎光成了起义军的俘虏，把南京国民党政府苦心经营的江防要隘，变成了解放军东路大军胜利南下的前进基地。

张爱萍驱车来到江阴要塞司令部，先后会见了三野教导师师长冯文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汪大漠、参谋长孙公飞和三野后勤司令部参谋长张元培。

张爱萍又把第29军第85师政委孙克骥和三野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杨进叫来。在4月23日解放军攻克南京的当天，他俩协助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少将司令林遵在南京笆斗山江面举行了起义。现在，他俩是奉命从南京赶来接受新任务的。

在江阴要塞司令部二楼的一个会议室里，张爱萍召开了会议。会上研究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和部队整编问题。

4月23日，在江阴要塞司令部礼堂里，聚集了800多名官兵。张爱萍身着刚刚洗过的陆军军服，显得精神振奋，情绪激昂。

张爱萍走上讲台，以宏亮的声音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

“华东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

张爱萍接着宣布了华东军区党委的决定：成立华东区海军临时委员会，张爱萍任书记，孙克骥、冯文华、汪大漠、张元培为委员。他又宣布了机关的任命名单：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冯文华，副主任张元培，政治部办公厅主任孙克骥、副主任汪大漠。

张爱萍还宣布：将原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改编为华东区海军第一纵队，将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3团、步兵营和第三野战军直属侦察营合编为华东区海军警卫团。

宣布完毕，张爱萍作了题为《为建设发展新中国人民海军而奋斗》的报告。

在报告中，张爱萍阐述了海军组建阶段的主要目标：“建设一支具有一定护航与军运能力的海军，配合陆、空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和台湾，最后解放全中国。”

张爱萍对目前部队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说：“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组建人民海军的困难，要比原先估计的大得多。在困难面前，有两种态度，一是知难而进，二是知难而退。现在我们多数人采取了前一种态度；但是也有少数人提出要回陆军去，而且还很坚决。我们要告诉这些同志：“那是绝对办不到的，党让你到海军来，你就必须把工作搞好，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

张爱萍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他的报告，抑扬顿挫，滴水不漏，像是个演说家，讲得个个屏息凝神；说到激动处，还要站起来，挥动起手臂。他的报告不时激起阵阵掌声，而掌声又常常打断了他的报告。

报告最后，张爱萍宣布了11项工作任务。

大会后，张爱萍根据几天来的情况，向三野前委会发了一份电报。三野前委又把成立华东区海军司令部的情况电报华东局总前委并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于5月4日电复三野前委并告华东局总前委：“同意以张爱萍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及其司令部的组织形式，并以冯文华为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张元培为副主任，孙克骥为华东军区海军政治部办公厅主任，汪大漠为副主任，并同意华东海军司令部党委会组织及其人选。”从此，华东区海军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

第二章海军专业人才在哪里

1. 意外的收获

大会以后，张爱萍率机关向南挺进，准备随大军接管上海国民党海军。

临行前，张爱萍决定派李进去南京，协助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南京办事处，负责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军舰及官兵的接收工作，并派出代表协助各舰、艇长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制度管理部队，进行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另派一个组去镇江接管起义的国民党海军炮艇大队。

李进临行前去向张爱萍告辞。

“张司令员，你还有什么指示？”

“走，我们路上谈！”

张爱萍和李进漫步向黄田港码头走去。

“李进同志，这次你去南京的任务，不比你和孙克骥协助林遵起义的担子轻呀！”

李进会意地点点头。

“林遵为人正义耿直，但毕竟受国民党的影响较深；再加起义前，他的舰队还存在着分歧，工作肯定会遇到困难，你要有思想准备。”

“请你放心，我一定想尽办法做好工作。”

张爱萍满意地点点头。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团结这部分人。”张爱萍强调说：“争取他们总比我们自己培养一个海军官兵所化的功夫要省力得多。特别是要团结好林遵。他们都是行家，有没有他们大不一样：有了他们，海军建设就容易得多；没有他们，海军建设就困难得多。对他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我已得到报告，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已经下令，采取各种办法要把他们拉回去。因此，要抓紧，不能拖，要充分估计到林遵的人品、技术、学识对其他国民党海军官兵的影响。对他的生活、待遇、行动要宽大些、自由些，不能压服，只能说服。原则一定要坚持，方法又要灵活。你要从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搞好关系。”

李进又会意地点点头。

“对他们的内部矛盾，要争取缓解、统一的态度，告诉他们不要算老账，要向前看。”张爱萍继续说：“对起义官兵的待遇，每月伙食恢复到9元；不是起义而有技术的，每月伙食4元银洋；俘虏来的，又没有技术，就妥善遣送回家。还有，凡是留下的官兵的家属，没有生产能力、不能维持生活的，可发家属证明，由地方政府照顾。”

谈话间，两人不觉已到了码头。

江轮已经远去，张爱萍还在码头上向李进挥手。

张爱萍回到江阴要塞，正要出发，宣传科长洛林突然前来报告。

“刚才有9个青年学生，听说张司令员要走，一定要跟着参加海军，你看怎么办？”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学生？”

“都是高中生，其中有一个还是我党苏南武工队队员，江阴解放后，曾担任过一个乡的指导员。”

“都有证明吗？”

“那个武工队队员有，是一位区委书记签的名。其他8人都没有介绍信。”

开始，张爱萍还有点犹豫，身份不明出了问题怎么办；但转念又想，现在海军急需有文化的人，他们的文化程度虽只是高中，但与许多陆军来的同志相比，已是很高的了。

“你去同他们深谈一次，能收下的都先收下。”

“跟我们机关一起走吗？”

张爱萍沉思片刻，说：“先把他们送到三野后勤文工团代管，待机关定驻以后再把他们召回来。”

张爱萍为这个意外收获而高兴。

洛林走后，张爱萍就率领着机关人员，经无锡，到了苏州。

苏州位于太湖东侧、京杭运河和京沪铁路交汇处，是著名的江南古城。据历史文献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末年，以泰伯、仲雍为首的周族人，自西北陕西岐山一带来到江南，与土著荆蛮族相融合，形成一个部族，居梅里平墟。泰伯被拥立君长，自号勾吴，这就是历史上创建吴国的传说。泰伯死，仲雍继位，后传至诸樊，于周灵王十二年（公元前560年）南迁，建吴子城。又传四世至吴王阖闾，才在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委派伍子胥设计，建阖闾大城，这就是今天的苏州城。

在苏州西跨塘，成立了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由张爱萍兼任部长，张元培任副部长。海军接管部下设军事、政工、舰船、后勤、海道测量局、工厂、江南造船所及吴淞码头等8个接管组。

张爱萍率领华东军区海军机关进驻苏州西跨塘的当天，叶飞率领的第十兵团机关也到达苏州。当地政府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锣鼓喧天，载歌载舞，好一派节日气氛。突然，张爱萍听到一支乐队的演奏声，立即把孙克骥叫到跟前。

“孙主任，这支乐队演奏得真好听，你去打听一下，是哪个单位的？”

“张司令员”，孙克骥深知张爱萍是一名能干的武将，同时酷爱文学艺术，会书法，能摄影，懂诗词，是位著名的书法家、摄影家和诗人，笑问道：“你又在动什么脑筋了？”

张爱萍捅了捅孙克骥，只是笑，不回答。

没有多久，孙克骥回来报告说：那支乐队叫裕社管弦乐队，是苏州文化局的。它的前身是“满洲国”宫廷乐队，曾经为爱新觉罗奏过凯歌；满洲沦陷后，被无锡进步资本家荣毅仁收养下来。苏州解放后，荣毅仁主动把这支乐队交给了文化局，目前还不属于哪个具体单位。

张爱萍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过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训练部长、参谋长、总队长，一直做青少年工作，深知文艺宣传对于部队建设的深远影响。当他听说这个乐队还不属于哪个具体单位时，很是高兴。

“好哇，”张爱萍拍着大腿说：“让他们加入我们人民海军的队伍！”

“那可能不行，”孙克骥为难地说：“听说十兵团叶飞司令员也想要这支乐队呢。”

“那不行，”张爱萍操着四川话说：“我们不能让给他！”

张爱萍说着，就带着孙克骥，来到苏州文化局礼堂后台。乐手们正在保养乐器。

“ 谁是你的队长？ ” 张爱萍一进门就问。

“ 我！ ” 一个操着福建口音的人大声回答。

张爱萍一看，是叶飞！“ 你的动作比我还快！ ” 张爱萍捅了叶飞一拳。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他俩早在 1941 年就是老战友了。当时在新四军，一个是一旅旅长，一个是九旅旅长。他们在战斗中，同舟共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对这支乐队的归属问题，张爱萍却不肯退让一步。

“ 你叶司令兵强马壮有几万人，我张爱萍满打满算还不到一千人。再说，组建海军，什么都没有，你就不肯把乐队让给我？ ”

叶飞听着，只笑不语。

张爱萍见状，立即转身问乐手们。

“ 你们愿不愿意当海军？ ”

“ 愿意！ ”

乐手们都高兴得跳起来。

张爱萍又为这意外收获而高兴。

2. 人才争夺战

张爱萍还在兴头上，通信员送来一封信。

这是李进从南京写来的信。信中写了李进遇到的种种遭遇：先是卫兵把他挡在大门外，接着是林遵要他“ 少管我的事 ”……

张爱萍的心情很不平静，立即给李进写了一封回信：

“ 林遵的工作要做细，一定使他从思想上真正转变过来…… ”

上海。吴淞路（扬子江码头附近）上，耸立着一座英国式的四层楼建筑，这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上海办事处。

高楼三层有一间会议室，会议室中央放着一张用红绒布铺着的台桌，台桌两边已经端坐着国民党海军参谋长周宪章、各舰队司令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他们个个沉闷不语。

大门启开，走进来一位身躯肥胖、脸颊白皙的海军中将，他就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他走到蒋介石画像前的台桌中央坐下。

桂永清是个不倒翁。他从黄埔军校出来，由代理排长到海军中将，先后经历了五次丢官又四次升官。1949 年 2 月 25 日，“ 重庆 ” 号巡洋舰起义后，他也只是受到“ 撤职留任 ” 的处分。其根本原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对蒋总统忠贞不渝 ”。所以，在“ 第二舰队 ” 起义又跑到共产党那边以后，蒋介石仍要桂永清主持海军总司令部的工作。他又感到，只有忠于蒋总统，才能渡过这次难关，并重新受到蒋介石的重用。

“ 诸位，不要愁眉苦脸的，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

将军们这才一个个抬起头，等待桂永清说下去。

“ 通报你们一个最新消息：中共在白马庙成立了海军。 ” 桂永清不屑一顾他说：“ 哼！共产党凭什么建立海军，就凭他的步枪、手榴弹？哼！中共想建立海军乃是痴人说梦！ ”

“ 为了彻底扑灭共军的美梦，我们要立即展开一场人才大战！ ” 桂永清所说的人才大战，是瓦解已经跑到共产党那边去的官兵。他认为，这些官兵都是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有着海军专业技术的人才，只要跑回来，或者不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海军就肯定建立不起来！

将军们听了，有的微笑点头，有的沉默不语，还有的只是摇头叹息。

“你们不信？”桂永清扫视一下会场，声音又提高了几度：“你们不信？我信！”

桂永清的根据是：离开南京时，他曾会见了林遵。他紧紧握着林遵的手说：“只要你把舰队带到上海，哪怕只剩一艘舰，我也报请总裁晋升你为海军中将，任海军副总司令，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当时，林遵只微笑不语。不久，桂永清得悉林遵率舰队投奔了共产党。但他仍认为，那是形势所迫，是不得已而为之。

桂永清还从跑回来的一些官兵那里获悉：“二舰队”在投奔共产党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有7艘军舰摆脱了舰队向上海开来；有2位舰长潜逃回来……

“我就不相信，‘二舰队’的官兵都愿意受共军的控制？”桂永清很有信心他说：“关键在于我们做工作，只要工作做好了，他们都会跑回来，或者脱离舰艇；那样，共产党就没有建设海军的专业技术人才，共军没有了这些人才，还能建什么屁海军！”

随桂永清这么一鼓噪，将军们的情绪活跃起来。他们立即转入研究，提出了许多争夺人才的办法：通过亲友、老上级、老部下等写信，扣留或抚慰家在上海的军官家属，秘密派人去进行策反，必要时可以申请空军派飞机去轰炸……

几天了，怎么还不见李进来信，可能又遇到什么困难了？张爱萍分析着各种可能性，又考虑到解放上海还要过些日子，决定亲自去南京一趟。

南京这座具有2400多年历史的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早在公元前472年越灭吴后，越王勾践命范蠡在中华门外筑建城池。以后孙权在南京建都，接着东吴、东晋、南朝六代都在这里建都。到了明朝，朱元璋统一全国，南京又成了首都。后来，洪秀全、孙中山也都把南京作为全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张爱萍虽然在苏北长期进行过革命活动，却从来没有到过南京。但是，此时此刻，他无心观赏这座名城的名胜古迹、湖光山色，当晚，张爱萍立即召开会议，对起义官兵表示热烈欢迎，并代表华东军区海军临时党委对举义人员进行必要调整。

“上海即将解放，临时党委打算调‘惠安’舰长吴建安和‘美盛’舰长易元方到上海接收军舰。”张爱萍说。

“张司令员，这两名舰长可不能走。”林遵忍耐不住，站了起来。

“为什么？”

“如果他们一走，下面的那些兵就不好带了！”

张爱萍进一步作了解释，而林遵坚持己见，会议开不下去，只好休会。

怎样说服林遵服从调整呢？张爱萍想了很多很多。他突然想到了兼任南京市市长的“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刘伯承听了张爱萍的汇报和要求，满口答应。

5月11日下午，当一辆轿车来到一座小楼跟前时，刘伯承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刘伯承把张爱萍和林遵一行领进了会议室。

刘伯承首先对“二舰队”各舰官兵举行起义并英勇抗击国民党飞机的行动表示赞扬，并作了高度评价。

“‘二舰队’一经起义，就在根本立场上由反人民的军队，变成人民军队。”刘伯承强调指出：“‘二舰队’起义后，又抗击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正好说明了‘二舰队’的这个转变。”

接着，刘伯承又接见了林遵和全体起义舰长、队长以及其他官兵的代表。刘伯承作了内容丰富、言词生动的讲话。

“中国现在只有两种军队，一种是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封建阶级领导的反人民的军队；一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军队。”刘伯承明确指出：“‘二舰队’现在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了，因此，应该团结一心，共同对付反人民的军队！”

“起义官兵一方面要认识过去曾是反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意志。”刘伯承坦诚地说，“因此，起义官兵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为建设人民海军而奋斗！”

接见以后，刘伯承和起义军官合影留念；“二野”司令部在龙门酒家设宴招待起义军官；“二野”政治部又举办了文艺晚会，热烈欢迎“二舰队”全体起义官兵。

第二天大清早，林遵就来敲张爱萍住所的门。

“张司令，昨天聆听了刘司令员的一席情真意切的话，我彻夜难眠。”林遵恳切地说：“我有私心杂念，对张司令的工作安排起了阻拦作用，想来实在惭愧。今后，还望张司令多多批评。现在我收回过去的意见，一切听从你的安排。”

张爱萍听了林遵的肺腑之言，紧紧地握着林遵的手。

“建设人民海军，我们都没有经验。”张爱萍坦诚地说：“今后还希望我们真诚合作，共同为建设人民海军大业而奋斗！”

不久，中央军委任命林遵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再往后，他先后担任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3. 招聘通告刊登以后

张爱萍告别了林遵，立即回到苏州。没有多久，张爱萍又率领华东军区海军机关随大军向上海挺进。

5月23日，解放军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第九、第十两个兵团奉总前委指示，采取“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市内街道。

我军迅速控制了码头，占领了军舰，封锁了港口，进驻了国民党海军的重要设施。张爱萍率领的海军机关人员立即在吴淞路的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上海办事处挂出了牌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部”。

5月27日，上海这座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了一百多年的工商业大城市，终于宣告解放。

张爱萍是第四次进上海，心情格外激动。

1927年3月，张爱萍奉陈毅指示来到上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地下活动，这位17岁的闸北区委书记，在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的掩护下，白天在学校读书，晚上组织工人同蒋介石反动派作斗争。

1929年12月，在苏北红十四军工作的张爱萍，因在攻打泰州时负重伤，送到上海治疗。

1937年7月，日本侵略中国，由毛泽东亲自点将，张爱萍由延安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搞地下工作。

张爱萍对上海是那么熟悉，而对建设人民海军，又是那么生疏。但是，他拿定主意，拼命工作，要在工作中熟悉它，掌握它。白天，他不是去陈毅市长那里请示工作，就是到码头、舰艇、船厂了解情况；到了晚上，还要听取汇报、找人谈心。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海军接管工作随之全面展开。到6月14日为止，半个月时间内就接管了西到江阴、镇江、南京、芜湖、湖口、九江，北至连云港、青岛，南到福州、厦门等地，包括上海江南造船所、青岛造船厂在内的共30多个原国民党海军陆上机构和设施，接收的舰艇包括一些已经废旧的船只，计有各型舰船26艘、各型小艇54艘。

日以继夜连轴转，累呀，困呀！但是，张爱萍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深夜，他从军管会大楼向外遥望，不禁诗兴大发，走到办公桌前写了一首诗《黄浦滩漫步》。

在接管期间，张爱萍化费精力最多的，还是要数招聘专业人才。

这天大清早，张爱萍正读着先秦古籍《战国策》，政治部办公厅主任孙克骥进来了。

“你来得正好，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张爱萍所说的“事情”是这样的：

早在苏州西跨塘时，张爱萍就得知，国民党海军中有不少有识之士，不愿跟着桂永清跑：有的起义，有的回老家，还有的改名换姓隐居起来。张爱萍想，建设人民海军，从陆军来的同志是政治骨干和组织基础，但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文化低，不懂技术。干海军，不懂海军技术怎么行。于是张爱萍考虑最多的，建海军要有人才，人才从哪里来呢？只有靠党的正确的政策去吸引人才，人才才能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他决定招聘海军专业人才，一则为了把舰艇开动起来，二则带徒弟，教陆军同志学技术。国民党海军比较复杂，有什么青岛派、马尾系和电雷系。张爱萍想，管他是哪个派系，只要能为人民海军服务，我们都要！古人云：“天下之事，成于同，败于异”，难道我们就不能先求“为中国人民海军建设事业出力”这个“同”，而非要“望人而恨”吗！孙克骥是福建人，在协助林遵起义过程中，认识不少国民党海军军官。张爱萍就把招聘工作交给了孙克骥。

一天，孙克骥向张爱萍汇报了招聘工作情况。

“金声这个人行，他原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很了解国民党海军。”

“金声现在在哪里？”张爱萍急切地问。

“可能在苏北一带！”

“不管在哪里，都要找回来！”

孙克骥在苏北费了一番周折，最后在南京找到了金声。

张爱萍一见到金声，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战友。

“你是老海军，比较了解情况。”张爱萍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请你来，一是想与你商讨人民海军建设规划，二是想请你出山，聘请一批国民党海军人员来参加人民海军。这叫招贤纳士，你看如何？”

金声听了，深感佩服，一个完全不懂海军的陆军将领，竟对海军建设有如此高深的研究，而且表现出了虚怀若谷的胸襟，亲贤臣，用能人，实在难得，实在难得！

“愿为发展人民海军奉献汗马之劳！”金声立即表态：“这两天我就去寻找国民党海军人员。”

“仁兄过急了，这件事，待我们进驻上海后，再劳大驾不迟……”

现在已到上海，是招贤纳士的时候了。张爱萍很快召开党委会。会上他阐述招贤纳士的必要性、迫切性和重要性，委员们一致通过《成立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公开招收录用国民党海军人员》的决议，并向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华东军区党委作了报告。陈毅司令员接到报告，立即批复：此策甚好，速办。

6月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挂出了一块醒目的牌子：“国民党海军人员登记处”。

牌子刚挂出，金声就来向张爱萍报告说，有个名叫曾国晟的海军少将，谙熟造船。上海解放前，他隐居到福州老家去了。

“这人要不要？”金声询问。

“快把他请来。”张爱萍听了很高兴：“这样的人越多越好！”金声正要走，张爱萍又说，“他来了以后，可以先参加登记工作。”

6月11日，张爱萍在上海《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通告，强调指出：“凡曾在国民党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枪炮、通讯、测量、军需、医务，或其它行政人员，均可前来登记。”

6月12日，“国民党海军人员登记处”主任孙克骥、副主任陈啸奋、曾国晟、金声四人又联名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通告，公布登记办法。

以后，张爱萍又先后派人去青岛、福州、厦门、广州等地，设立办事处或登记处。

金声以副主任身份，四出活动，又聘来了一批原国民党海军人员，其中有曾以鼎中将、周应聪少将等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

张爱萍还常常亲自出马招聘人才。

重庆南路182号国民党海军服务社，住着一位名叫徐时辅的海军上校。他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金声的老搭档。他在陈果夫手下谋过事，当过陈诚的计划科长，与桂永清结拜过兄弟。徐时辅看了通告想，像我这样一个桂永清的亲信，张爱萍要不要？他犹豫再三，决定先写信探探金声口气。金声提交登记处讨论，发生了意见分歧。金声立即向张爱萍作了报告。张爱萍听了，认为徐时辅是美国海军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又把一艘名叫“兴安”号的4000多吨的登陆修理舰从美国开回来，有技术；还考虑到桂永清撤离上海时曾亲自动员他去台湾，他隐蔽起来了；桂永清又从台湾捎信要他去，他又不予理会。这说明徐时辅的心是向着人民的。

“好嘛，”张爱萍听了，高兴他说：“这样的人才很难得！”

金声反而感到吃惊，进一步把对徐时辅的争论作了详细汇报。

“不管什么人，”张爱萍坚持说：“只要他爱国，愿意参加人民海军建设，我们都应该欢迎！”

张爱萍当夜单独接见了徐时辅，同他进行了长谈。徐时辅万分激动，当即加入了人民海军的行列。

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登记报名要求参加人民海军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就有1100余名，其中还有北洋水师时期的老海军呢！

连同起义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在内，已有4000多名国民党海军人员加入了

人民海军的行列，其中有数百名担任过舰长、艇长以上职务。

4. “原海军人员”称谓的由来

这么多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怎样称呼呢？

这个不被常人所注意的问题，引起了张爱萍的深刻思考。这是这样引起的。一天，张爱萍在登记处，听到工作人员反映：不少国民党海军人员说，我们都登记参加人民海军了，还叫我们“国民党海军人员”，太刺耳，太伤我们的感情了。

在这以前，张爱萍也有感觉，这次听了，更进一步引起重视。同志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和工作，首先遇到的是对这些起义、投诚、登记来的同志的称谓问题。如果对这些同志仍旧沿用国民党或旧海军人员来表达，很容易在思想上造成距离，感情上产生隔阂。从自己和这些同志接触中，可以看到，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爱国热情；投身国民党海军，其初衷也是鉴于近百年来有海无防的惨痛历史而致力于海军建设的。现在他们转入人民海军建设，使他们走上了一个酬壮志、施本领的广阔舞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高兴的。因此，必须改变目前对他们的称呼。

怎么称呼他们好呢：张爱萍作了一个分析：目前，海军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大部分是从陆军调来的，再就是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我们常常习惯称陆军来的同志为“新海军”，那么称国民党海军人员为“老海军”。张爱萍直摇头，不行。

张爱萍又想过，称他们为“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也不行，有“国民党”这个字眼，就会令人不舒服。

张爱萍还想过，有人叫这些人为“国民党海军同志”，这更不行，在“国民党海军”的后面加了“同志”，也不能改了“国民党海军”这几个刺耳的字。

这可把张爱萍难住了。

一天，张爱萍驱车经过外滩，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想起韩非子的《毛道》篇。在《毛道》篇里，韩非子对“原”字作了这样的解释：“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

“对了！”张爱萍高兴地对身旁的黄胜天说：“我看把这些登记报名的人，统统称为‘原海军人员’吧！管你是北洋海军、国民党海军，还是清末海军，都避开那几个刺耳的字，这样有‘掩其迹，匿其端’的作用。这就叫‘原源为原’。这样称呼。这些人的心理上比较容易接受，听起来也好听。你看怎么样？”

“好！好！”黄胜天深深被张爱萍的苦心所感动：“叫起来还挺顺口！”

在党委会上，张爱萍把这个称谓作了解释，委员们都一致赞同，并深深受到感动：仅仅为了这个称谓。我们的司令员就想得这么细致，付出那么多心血呀！

这个称谓叫开后，原海军人员无不心情舒畅，说自己“向共产党又靠近了一步”。

第三章

顶着敌机轰炸创建舰队

1. 请原国民党海军少将出山

人员不断增加：前来报名登记的原海军人员有增无减，调来的陆军部队就更多了；随着接管工作的深入开展，各项专业也日益增多，原有的机关设置已经不适应了。

1949年7月，张爱萍接到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传达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华东军区海军建设的指示。8月，他及时召开军区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把华东军区海军机关的两个办公厅扩编为三个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司令部，并向华东军区首长和中央军委提出了尽快建立统一领导全国海军的组织领导机构的建议。

党委扩大会议以后，张爱萍的注意力转向了舰艇。其实，张爱萍早已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那时忙于接管，忙于组建部队，一时还顾不过来。没有专业人才，果然建不了人民海军；而没有舰艇，那人民海军就徒有虚名了。

舰艇的状况怎么样？张爱萍每天都要这样询问司令部。情况越来越清楚，概括起来是六个字：少、小、老、旧、杂、破。当时，能数得上的，只有几十艘舰（船），显然，仅数量而言，也是少得可怜；其中，真正称得上为军舰的，只有几艘，而且还是中、小型的，绝大部分都是些小船、小艇，过去国民党海军也只是用于江防，从来没有出过海；舰艇的“年龄”都大了，二十年代造的都有，对这些舰艇，过去国民党海军只是使用，维修保养很差，因此显得很陈旧；至于“杂”，据初步统计，80艘舰艇，竟出自一二十个国家建造，这对维修增加了很多困难：破，有两个原因：一是桂永清撤退前，进行了一次大破坏；二是桂永清逃到台湾后，又请求国民党空军派飞机进行了轰炸，仅林遵率“二舰队”起义后，就被炸沉6艘军舰。

张爱萍根据这些情况，又亲自作了一番调查研究，提出了“修旧利废，因陋就简，积小为大”的修建方针。江南造船所是上海，也是中国最老最大的船厂，他决定先在这里进行试点，任务有两项：一是修复；二是改装。

一提到舰艇挨炸，张爱萍把作战处长赵汇川叫来。

“最近空情怎样？”

“目前还是老样子，有时来一架两架侦察机，转几圈就走了。”

这个消息并不使张爱萍感到轻松。我军渡江以后，敌人曾派飞机由上海沿着长江寻找我舰艇进行轰炸，我舰艇损失不小；后来，在我高炮队的反击下，敌机来得少了。但是，敌人是不会就此罢休的。桂永清不是说我们建设人民海军“乃是痴人说梦”么。他肯定还要来捣乱。飞机来侦察，就是一种征兆。

“不要麻痹，现在我们空军还控制不了天空，一定要加强防空；”张爱萍提醒说：“各舰艇要经常挪换地方，隐蔽好，伪装好，还要报请军区司令部加强高炮力量。”

作战处长走后，张爱萍的思路又回到了当前的舰艇状况上来。

面对如此严重的状况，张爱萍召开党委会，决定成立一个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

这个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的重要性，不亚于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司令部，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比三大部更为重要。谁来当这个委员会主任？张爱萍作了分析，司令部参谋长当不了，政治部主任更不行，就后勤司令部司令员也完不成任务，即使是我这个军区海军司令员，也难以胜任！唯有另请高明。请谁出任这个委员会主任？张爱萍突然想到一个人，一个还没有见过面的人。走，登门拜访去。

“张司令员，你何必亲自去呢，我去把他叫来。”黄胜天说。

黄胜天坐着吉普车，穿过几条小街，来到四川北路的一家门口停下来。

黄胜天进了门，爬上阁楼。他敲敲门，前来开门的，正是他要找的人——曾国晟！

曾国晟经金声推荐，由张爱萍批准，很快就由福州老家赶到上海，目前借住在一位亲戚家。

曾国晟来到司令部。

张爱萍虽然没有见过曾国晟，但从金声那里，早就知道他的一般情况。曾国晟已经50多岁。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造船专业，后又去英国皇家海军学习造船，是位造船专家。他担任过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少将署长。

“由于忙于事务，一时分不开身，你到上海后，没有马上把你请来，很是抱歉。”张爱萍说。

“哪里话！应该是我来拜访你，只是怕打扰你公务，不敢前往；”曾国晟激动地说：“现在有劳司令亲自待承，江司不胜感激！”

曾国晟见张爱萍一愣，赶忙解释说：“江司”是古代称船夫的意思。

“哪里，哪里，”张爱萍热情地说：“你一腔爱国热忱，弃旧迎新，愿为建设新海军做贡献，我代表人民海军全体官兵，热烈欢迎你的到来！”

“你叫我，有何指教？”

“不敢，不敢，我是特地请你出山的，”张爱萍诚恳地说：“久闻你谙熟造船，想请你出任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不知意下如何？”

“承蒙张司令看重，只怕如此重任江司承担不起。”

“你太客气了，现在事迫眉睫，目前许多舰艇只是‘一堆废铁’，能动的只有军舰3艘，小艇13艘。要让你多操心了。”“请张司令放心，江司一定尽心尽职。”

于是一个提问，一个建议，两人热烈交谈起来。

针对舰艇数量不够，曾国晟建议购置一些商船、民船改装为军舰。

“商船、民船能改装成作战军舰？”张爱萍欣喜地问。

“行，只要装上火炮，再把船的舱室隔小，这样便于作战中损伤进水堵漏，”

两人又进一步交谈了舰艇的修理和改装。

“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张爱萍站起来说：“你多休息几天，再来上班。”

“不，不用休息。”

张爱萍无奈，只好同意他第二天上任。

张爱萍喜出望外，指示后勤司令部写了一个关于购置商船改装军舰的报告。

报告送到上海市委，分管航运和交通方面的黄敬马上批准了报告。很快，华东军区海军购置到各种船只77艘，其中招商局16艘，公用和海运局4艘，上海救济总署（修理舰）1艘；后来又从上海水产公司购置了56艘渔船。

无论是修理舰艇，还是改装船只，都必须有造船厂。当时，上海的修造船厂，包括江南造船所和浦东修船厂等，在国民党撤退时，有的设备被带走，有的设施被炸毁。

这些厂子究竟破坏到什么程度？如何迅速恢复生产？张爱萍决定亲自到实地调查一下。

2. 司令员放权

台湾省台北市。

桂永清驱车出了市区，向北奔驰 16 公里，来到草山脚下，在台湾糖业公司种植园的宾馆前面停了下来。

草山是个风景区，自然景色十分幽美。蒋介石由南京搬到这里以后，把草山改名阳明山，又把宾馆改为“士林”别墅。但是，自然风景再幽美，名字再动听，也改变不了蒋介石此时此刻那种忧闷的心态。当然蒋介石这次叫桂永清来，不是发泄心头忧闷之气，而是策划如何进一步对付中共海军。

桂永清坐下以后，蒋介石不提“黄安”号、“重庆”号、“二舰队”跑掉的事，而是询问空军第一阶段轰炸效果。桂永清见蒋介石不提往事，紧张的心情顿时松弛许多。他报告说，第一阶段轰炸取得显著效果，据空中侦察，共炸沉炸毁军舰近 30 艘，湖口以下的各个造船厂，特别是上海江南造船所和浦东修船厂，也炸毁得差不多了。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

“你对下一步行动有什么打算？”蒋介石问。

“我已与空军联系，计划实施第二阶段轰炸，我们把它叫做‘海狼行动’。”桂永清得意地说。

蒋介石又满意地点点头。

“你们的想法很好。这里，我只说两点，”蒋介石狠狠地说：“第一，现在共产党飞机还飞不起来，要抓紧时间，把共产党的舰艇炸光；第二，轰炸重点，要以上海为中心，以长江下游为重点，因为共产党的舰艇主要是在哪里。你说得对，要使共产党明白，建立海军，那是痴人说梦！好吧，快去执行吧！”桂永清站起来正要走，蒋介石又把他叫回来。

“率真，”蒋介石亲昵地叫了桂永清一声别名：“你还要十分注意长江口和珠江口，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两个口子封死，把共产党的经济彻底搞垮，到那时，反攻大陆就容易得多了。”“一定照办。”

桂永清出了“士林”别墅，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他原以为这次又要挨训，没想到不但没有，蒋介石还引用了自己的一句话，又用别名称呼自己。这说明，自己过去所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免职留任”的情况将会迅速改变。……桂永清心里一高兴，就连连催促司机加快速度。

张爱萍和后勤司令部司令员陈玉生、副司令员张元培、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曾国晟，率领机关人员，正要去江南造船所，上海上空突然响起撕肺裂心的防空警报。顿时，空中飞机的轰炸声，地面高炮的还击声，汇成一起，似春雷滚动，响彻上海。消息很快传来，敌人 9 架重型轰炸机，对准江南造船所，实施轮番轰炸。江南造船所顿时一片火海。

工作人员望望张爱萍，似乎在问：“还去不去？”

“走！”

张爱萍第一个上了汽车。

汽车赶到江南造船所，敌机已经飞走。张爱萍调查损失情况，得知工厂有 27 处被炸坏；为了保护设备，有 3 名工人被炸死，50 余名工人被炸伤。

张爱萍一行，立即奔上前去看望了伤员，又一面指挥灭火，一面抢救设备。火是扑灭了，张爱萍心中的怒火却越烧越旺。一定要使江南造船所尽快恢复生产。他想，白天，敌机可能还要来轰炸，能否让工人夜里抢修。张爱萍正想着，只见老工人郝立清带着一群工人走过来。

“首长，为了对付敌机轰炸，我们想利用夜间进行抢修！”

工人的意见说到了张爱萍的心里，但作为指挥员，应该考虑得更深一些。

“这样你们就太辛苦了！”

“再苦，也比国民党逼我们修船要好得多，我们是自愿的！”

张爱萍见工人群众的积极性那么高，心里更是高兴，就逐一征求陈玉生、张元培、曾国晟的意见：“你们看呢？”

陈玉生、张元培和曾国晟都一致支持。

“对我们海军来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这个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们一定要爱护他们的身体。”张爱萍嘱咐张元培：“白天防空不能干活时，要安排好休息；夜里工作时间也不要太长，中间要加餐，茶水要充足，洗澡水不能中断。”张爱萍继续说：“这个办法先在江南造船所试验，如果可行，可以推广到其它各厂。”

情况果然不错：白天，敌机常来骚扰，工人们就抓紧时间休息；夜间，敌机不能起飞，工人们就组织抢修。这个办法很快推广开了，一到夜间，黄浦江两岸就灯火闪闪，人声四起，好一派繁忙景象！

看了这景象，张爱萍高兴，曾国晟更高兴。他是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眼看着一座座船厂恢复生产能力，工人们奋力修装舰艇，心里不仅高兴，更多的是对共产党和工人师傅的钦佩之情。

开始，曾国晟办事有点拘谨，大事小事都要请示后勤司令部，有时还来找张爱萍。

“你是主任，又是专家，要放开手脚干，一般问题你自己决定就行了！”张爱萍怕他还还不放心，又强调说：“如果你决定错了，只要总结经验，接受教训，至于责任有我司令员承担！”

曾国晟干劲更足，不顾年大体弱，整天跑工厂，上舰艇，还常常“夜不归宿”。

一天，曾国晟发现技术人员被陆炮如何装在舰上难住了。这的确是海军史上独一无二的事情。本来，舰艇上安装火炮，都是根据各型舰艇性能而特制的专用舰炮。可是，要在商船上装炮，把商船改为军舰，目前没有这种舰炮，只好安装陆军用的加农炮和榴弹炮。这就带来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但是，这难不倒曾国晟。他组织工人很快把陆军大炮装上商船。一试，成功了。工人们把这种技术叫作“陆炮装舰术”，曾国晟成了发明这种技术的鼻祖；水兵把这称作“水陆两用炮”，说曾国晟是这种“水陆两用炮”的专家。更主要的，是找到了一批军舰，并在只有几个月的短时间内，就在 134 艘舰艇上，装上了 799 门火炮，解决了没有舰炮的大难题，还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技术的干部战士。

这是中外海军史上的奇迹！

张爱萍为创造这个奇迹的曾国晟记了头功！没有多久，华东军区海军党

委又报请华东军区党委批准，任命曾国晟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部长。

3. 只有请工人来想办法

自张爱萍放权以后，曾国晟就很少直接去找他，只是通了几次电话。

可是这次，曾国晟又不得不去找张爱萍了。

事情是这样的：华东军区海军的这些舰艇，所需的零部件奇缺；曾国晟计算过，如果要修复一艘舰艇，必须要拆卸5至6艘舰艇上的零部件。这怎么行呢！为此，曾国晟和陈玉生曾到市物资局、机械局去商量，跑了几天，弄回来的零部件，还不够用一天的！这不是技术上所能解决的难题，所以，曾国晟不得不过来找张爱萍。

张爱萍听了曾国晟的汇报，也感到是个大难题。这个难题不解决，许多舰艇仍然开不动，还是“一堆废铁”！但是怎么解决？张爱萍也想不出办法。再向市委去要？怎么也开不出口。地方许多工厂也正因缺少零部件而停产呢！从国外进口？西方国家对我国早已实施禁运。苏联能进口，但没有我们所需要的那种零部件。张爱萍想来想去，还是找不到办法！

张爱萍突然想到了指挥打仗用的老办法。战斗中，常常遇到打不掉的碉堡，或是攻不下的城镇，张爱萍总爱说：“到战士中去！”现在是修理、改装舰艇，应该到工人中去。工人群众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张爱萍也没有把握，但是他相信，这总比坐在办公室里强！

张爱萍立即与陈玉生和曾国晟来到江南造船所，来到工人中间。

在与老工人谈话中，得知桂永清在撤离上海、强行搬走设备时，许多工人进行抵制，把一些重要的搬得动的器材藏起来了。……

“对，对！我在福州时也听到一位老同事谈起过这回事！”曾国晟突然高兴地说：“要是能动员工人把他们藏的器材贡献出来，还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张爱萍听了一会，说了一句“你们继续谈”，就独自往外走去。

工人们所谈的，张爱萍过去也有所闻，但是究竟有没有，把握不大。于是他找到了王荣瑛。

王荣瑛毕业于马尾海军飞潜学校造机科，后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内燃机技术，又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海军内燃机学院研究内燃机；回国后，从1946年起，就一直在江南造船所任职，先后担任过造机课长、设计室主任、总工程师。

“王总，真有这回事吗？”

“真有！”

还在渡江战役之前，桂永清一方面敦促江南造船所日夜赶修军用舰船，妄图阻止解放军渡江；另一方面，又下令在撤退前把所有财产毁掉。桂永清还亲自来所策划，打算把储存的大批贵重器材运往台湾，并诱骗技术员工随他去台湾。桂永清走了以后，又派陆战师师长周雨寰来所，成立了一个“疏散委员会”。“疏散”工作开始后，又来了一批国民党军队进行监督。所长马德骥宣称，“赶拆机器，装箱运台”，“故意迟缓者，以通敌论处”。但是，许多工人不听他们那一套，机智勇敢地进行斗争。一方面，工人收集一些破旧工具材料，涂上油，充当新货，并标上“贵重物品，小心轻放”字样，

装箱运台；一方面把重要器材、仪器、仪表和有色金属材料、工具隐蔽起来。

“工人们真勇敢哪！”张爱萍急忙又问：“这些器材都在哪里？”

“一部分藏在仓库里，究竟在哪个仓库，我们还没来得及查询，一些工人肯定知道，”王荣滨说：“还有一部分藏在工人家里。”“你们有什么打算？”

“张贴布告。”

王荣滨把一张已经草拟好的布告递给张爱萍。

“工人们行为，是勇敢的行为，是爱国主义的行为，”张爱萍看了布告，指出：“布告内容格调低了一些。你们再推敲推敲，怎么样？”

张爱萍和陈玉生、曾国晟一碰头，不谋而合，决定召开“爱国献宝”动员大会。

动员大会还未召开，王荣滨率先向张爱萍献出了大量技术资料。紧接着，老工人郝立清献出一箱子焊条，沈昌信献出6000把车刀……

动员大会以后，“爱国献宝”活动达到了高潮。几天之内，修械厂工人献出许多刨刀片、带锯片和几十种火炮配件，以及足够全所使用二三年的木镙丝和开口销；船体厂工人献出了一千多公斤的电焊条，还有马达、电石、探照灯泡、电焊丝和航海罗经……

张爱萍高兴极了！他同陈玉生、曾国晟一商量，又决定召开“献宝表彰大会”。

1949年7月23日，江南造船所格外热闹，厂区红旗飘扬，厂房横挂着醒目的“向献器材的有功人员学习”的大幅标语。全所员工都穿着整洁的工装，来到大礼堂参加庆功大会。

庆功大会很隆重，中共华东局主要领导人陈毅以及曾山、黄敬出席了大会，其它船厂也派了代表参加。

庆功大会由陈玉生主持，张爱萍讲话。

张爱萍首先向在护厂、抢修、献器材中的广大职工表示深深感谢；然后总结了这段时间修理改装舰艇船只的工作，充分肯定了江南造船所取得的重大成绩。

陈玉生宣布了立功人员名单，并颁发奖状和奖品，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在阵阵的掌声中，王荣滨、沈昌信、郝立清……走上了领奖台。

王荣滨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船舶工程专家。他毕生致力于船舶工艺技术应用、教育和科研活动，是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主持了中国第一代潜艇和第一艘自行设计和国内配套的万吨轮“东风”号的建造工作。他创建了中国船舶工艺研究机构，为中国造船事业的发展和造船工艺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颁奖后，陈毅市长作了重要讲话。

“工人同志们，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摆在你们面前的任务还很繁重，敌机经常来轰炸，海军舰艇需要修理改装，这就要求你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努力干好工作。我相信，只要你们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取得更大成绩。我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

这次大会很成功，不仅鼓舞了江南造船所（后改名为江南造船厂）的全体职工，还推动了上海市其它许多工厂掀起“献宝爱国活动”。

第四章 诊治两个“跛子”

1. 请桂永清的结拜兄弟当科长

舰艇陆续修复、改装，但是如何使它形成战斗力？

张爱萍又为这绞尽脑子。他分析了两个阻碍形成战斗力的矛盾：一个是人与技术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陆军来的工农出身的同志身上。他们的长处是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作战经验丰富；短处是缺乏海军科学知识，文化水平低，学技术困难多。另一个是人与政治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原海军人员身上。他们的长处是文化程度较高，懂海军技术和科学知识，有海上经验；短处是没有确立革命人生观，缺乏为人民服务思想。张爱萍把这两种人，都叫做“跛子”，是“残疾人”。

如何迅速治好这两种“跛子”呢？张爱萍经过反复考虑，把自己的想法提交给党委会上讨论，决定采取两项措施。

措施之一，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高级咨询机构，研究委员会由 17 人组成，成员都是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由曾以鼎任主任，郭寿生、金声为副主任。曾以鼎原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郭寿生原是国民党海军杂志《中国海军》月刊社上校社长，早年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组织驻沪国民党海军参加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后又受党的委派策动林遵率部起义；金声原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少将主任，曾在南京地区策动国民党海军人员起义。他们都是国民党海军“元老”，各有专长，是军区海军首长机关的“智囊团”，协助决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措施之二，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学校校址设在南京挹江门原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旧址。校长和政治委员都由张爱萍兼任，孙克骥任校务处主任，冯文华任教务处主任。当时学校不对外招生，主要任务是解决两个“跛子”。学校下辖 5 个大队、1 个直属中队。第 1、2、3、4 大队为原国民党海军尉官以下人员，直属中队为原国民党海军校级军官，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由陆军来的师团干部任教员；5 大队是陆军调来的干部，为他们进行海军基础技术教育，聘请原海军人员当教员。全校共 3800 人。

张爱萍考虑最多的是海军学校技术教育科科长的人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职位比校长还重要。请谁来当科长呢？张爱萍很自然地想到了徐时辅。想到徐时辅，张爱萍就记起他当过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是桂永清的结拜兄弟，为招聘不招聘他，党委会曾引起争论。但是，张爱萍至今仍然认为，只要是爱国的人才就得用，有一技之长的，更要用。问题是徐时辅能不能担当起这个重任。张爱萍决定同他面谈一次，再做决定。

天色已黑，张爱萍驱车来到重庆南路 182 号的服务社。这里过去是国民党海军娱乐场所，设有舞厅、酒吧，还有卧室，主要是供给一些军官住的。

张爱萍走上二楼，敲开了徐时辅住所的门。

“张司令员，你夜到寒舍，一定有什么指教！”徐时辅激动地请张爱萍坐下，又端上一杯茶。

“不，我是来向你请教的。”

“张司令员过歉了。”

“我是真的来向你请教的，”张爱萍坦诚地说：“我今天向你请教的主

要问题是：陆军来的工农干部，文化水平低，能不能学会开船及其它各项专业？”

“难，很难！”徐时辅也很坦率地回答：“海军装备技术的确很复杂，根据西方国家及国民党海军的经验，没有高中文化程度，不经过9至15年时间，是很难培养出一个海军中级军官的。”

“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换一批高中生来当前是根本行不通。”张爱萍肯定地说：“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怎样尽快地把这些人培养成能够独立操纵的指战员。”

“……”徐时辅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好。

张爱萍站起来，走近电灯开关。

“电灯原理很复杂，电灯的用法却很简单。”张爱萍做了一个比喻，说：“只要教会他们：往上，是开灯；往下，是关灯。目前学到这个程度就行了。至于它的原理，留在后面再慢慢学。这样能不能做到？”

张爱萍的鲜明比喻，打开了徐时辅的思路。

二次大战时期，美国海军建造了很多护航驱逐舰、猎潜舰、扫雷舰，为使它们能及时服役，美国海军采取了一种速成的训练方法。参加训练的舰艇，先按编制配齐人员，各部门人员分别在陆上学习本职业务技术，然后分配到舰艇上，用以老带新的方式，进行实际操纵训练，最后远航一次就开始服役了。

1945年，美国给国民党海军的8艘军舰，回国前在美国海军迈阿密训练中心也采用了这种速成训练方法。当时，徐时辅在中国驻美国迈阿密办事处任职，还参加了这项训练工作。

1947年，徐时辅率领国民党海军98人去美国新奥尔良接收“兴安”号修理舰，出国前在青岛也是采用这种速成训练法进行训练的。新上舰的士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刚入伍的，经过这样速成训练后，在横渡太平洋航行中，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所需训练时间不超过6个月。

徐时辅感到张爱萍的这个比喻，反映了实用技术与科学原理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道理，很有说服力。

“能！这个能做到！”徐时辅高兴地站了起来。

“怎么能做到？”

徐时辅把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这样就太好了！”张爱萍握着徐时辅的手：“我这个校长，聘请你担任技术教育科长，怎么样？”

徐时辅激动得直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张爱萍夜访徐时辅以后不久，为了便于接受华东军区领导，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搬到了南京。徐时辅也随即去南京海军学校报到。徐时辅担任技术教育科长后，由于计划切合实际，指导工作具体，教育方法得当，陆军调来的工农干部，绝大多数学习技术的热情高，进步快，还涌现了一批学习技术尖子人物。但是，在陆军来的工农干部中，也有个别人害怕困难，硬是闹着要回陆军去。有个从陆军调来的连长，长期装病不学习，对帮助他的徐时辅还冷嘲热讽。张爱萍知道了这件事，很是生气，当众点名批评，要这位连长向徐时辅赔礼道歉，还下令关三天“禁闭”。

徐时辅见状，反而为这位陆军连长说情。

“这不行，”张爱萍严肃地说：“对那种不自觉学习技术的人，不采取

一点行政措施不行！”

张爱萍抓住这件事，还召开陆军来的工农干部会，讲了一次话。

“今天，我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张爱萍毫不客气地说：“以后，如果有谁不好好学习，不尊重原海军同志，或者与原海军同志之间发生不团结现象，我首先要找你们问！”

徐时辅听了很是感动，教学工作抓得更深更细了。

2. 狠割“毒瘤”

对原海军人员的政治教育，张爱萍化的心血就更多了。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到他们的学习态度，张爱萍无不关心。但是，有些原海军人员，恶习太深，就是改不了。

有个原海军人员，是个教员，夜里常到夫子庙嫖娼，白天没精力授课，总出差错，陆军来的同志提意见，这个教员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他们脑子笨，甚至用英语骂他们是“蠢驴”。

徐时辅实在看不过去，说了这个教员几句，这个教员竟然骂徐时辅是“叛徒”。张爱萍知道后，很是气愤，决定采取行政措施。

一天晚上，这个教员又去夫子庙对面的一个外号叫“小牡丹”的妓女家里。他进去后，先是酗酒，继而抽鸦片，然后就上床。正当他与“小牡丹”寻欢作乐的时候，三个水兵突然冲了进去，当场把这个教员抓回学校。

第二天，一些原海军人员出来求情，要求张爱萍饶他一次，有些陆军来的老同志，怕影响团结，也出来为这个教员说话。个别原海军人员甚至说，这是共产党歧视原海军人员，是“整人”。张爱萍不但不理会，反而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

“对有才之士；我们一定尊重，而且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比如，像徐时辅同志，就是我的老师，我要恭恭敬敬地向他学习。”张爱萍严肃地说，“但是，如果有些人就是自己不尊重自己，或者经不起别人尊重，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败坏解放军的声誉，违法乱纪，我们就是不能客气。不管是谁，他在哪里违法乱纪，我们就在哪里处理他！”最后，张爱萍宣布了对这位教员的处理：第一，向受到辱骂的同志道歉。第二，公开向学员作检讨。第三，关禁闭一周。第四，写出保证书，不再重犯错误。这几点做到了，他还可以当教员，有了成绩，同样可以受奖、立功。

“同志们，”张爱萍最后阐明为什么要采取这个措施的原因：“这位教员身上长了两个毒瘤，一是吸鸦片，二是嫖妓女，两毒不除，首先是害了他自己；他是教员，也同时损害了学员。对于患有这两个毒瘤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采取‘刮骨疗法’！”

3. 北京召见

在处理陆军连长和原海军教员问题的过程中，张爱萍更加明显地感觉到，协调这两个“跛子”的步伐，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大问题。

就在张爱萍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北京来电：召见原海军人员中的高级将领。

这是张爱萍意料之中的事。在这以前，张爱萍曾多次向华东军区党委，

向陈毅司令员汇报过原海军人员的思想情况，并表达过请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他们的意向。

张爱萍接到通知，立即率领林遵、金声、曾国晟等人到达北京，住进北京饭店。

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关怀海军建设，关心原海军人员的进步。朱德总司令、刘少奇和周恩来副主席，分别接见了他们，欢迎他们参加人民海军，勉励他们为建设海军多做贡献。他们还分别为海军题词。朱德题词：“虚心学习，努力工作，建设一支人民海军。”刘少奇题词：“建设人民的海军，巩固国防。”周恩来题词：“为建设人民海军而奋斗。”

8月28日，张爱萍一行乘车来到中南海的接见大厅。毛泽东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招呼他们一一坐下，详细询问他们的姓名、籍贯以及过去和现在都做过什么工作。

“你们中间有国民党员吗？”毛泽东主席问。

林遵他们不知道毛泽东主席询问的用意，心情有些紧张，都默不作声。

“要说做国民党员嘛，”毛泽东和蔼地说：“在座的恐怕都没有我的资格老。”

大家听了，紧张的心情马上松弛下来。

接着，毛泽东用生动的言语，讲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又讲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近代屡遭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屡次吃亏就在于政府腐败，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郑重地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只有小米，建设海军也需要小米，同时还需要机器；制造军舰需要的机器，必须有发达的工业。我们要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为建立强大的海军创造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主席又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建设的海军就是人民的海军。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人民海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它将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团结奋斗，保卫我们的海防。

毛泽东主席还以张爱萍的革命经历为例，向这些原海军人员说明中国红军是怎样成长起来的。他说，张爱萍本来是我们的红小鬼，他经过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在人民军队里学习、成长，提高了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成了现在华东军区海军的司令员。人民解放军的大部分干部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主席还说，中国红军能够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原因之一，就是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敢于向敌人举行有力的进攻。只有积极的防御才是有效的防御。我们实行的反侵略战争将是人民战争，只要我们坚决依靠人民，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谈话已经近两个小时，张爱萍担心毛泽东主席劳累，三次请他休息。毛泽东摆摆手，坚持把话讲完。在谈到要对原海军人员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时，毛泽东主席面对张爱萍，指着林遵等人说，他们是国宝，是国家的财富，要很好地关心他们。毛泽东主席又转身面对林遵他们说，你们要努

力学习，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主席最后说，老海军（指原海军人员）有科学知识，有技术，新海军（指陆军调来的同志）要向老海军学技术；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老海军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

毛泽东主席谈完，起身走到厅外，与大家合影留念。合影后，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代表主席请大家吃晚饭。

张爱萍一行回北京饭店不久，中央办公厅派人送来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

张爱萍一行，一看就明白，这是毛泽东主席对自己谈话内容的高度概括。中央办公厅同时送来了毛泽东主席为华东军区海军报纸题写的报名：“人民海军”。这四个字，昭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性质。

张爱萍一行在京期间，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一天，徐时辅悄悄告诉张爱萍，他要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婚礼。张爱萍听了很高兴，当众宣布了这个喜讯。

“这是喜事，我也参加。”

“你去不得！”有几个好心的原海军人员一听，悄悄地对张爱萍说。

“为什么？”

“他老丈人是伪‘国大代表’。”

“这个算什么，有党的政策么！”

张爱萍不但去六国饭店参加徐时辅婚礼，而且还主持了结婚仪式，并当场朗诵了已经书写好的对联：

明月夜同赏爱情花花好月圆
鱼水含欢喜结良缘
艳阳天共奔奋斗路路远任重
建设海军保卫国防

徐时辅结婚后就回到南京，而把妻子留在老丈人家。他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张爱萍趁出差机会，也把徐时辅带到北京回去照顾。

徐时辅妻子调到南京后，逢年过节时，张爱萍和李又兰夫妇还登门看望。这些，都成了徐时辅迅速进步的重要因素，后来他晋升为海军学院军事学术研究部副部长，成为人民海军的一位军级干部。

张爱萍一行回到南京，立即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接见、谈话和题词作了传达。无论是陆军来的工农同志，还是原海军人员，无不欢欣鼓舞，从部队到学校，立即掀起了新的学习高潮。

张爱萍回南京不久，中央通知他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会议刚开一天，张爱萍又被中央作为解放军的一个“方面军”——海军的代表，参加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访苏代表团，到了莫斯科。

在苏联，张爱萍与苏联海军部长万马谢夫签了协议书，带着6名海军顾

问回国。这次苏联之行，失望多于收获。

“看来，建设海军，主要还是靠自己。”

这是张爱萍苏联之行的最大收获。

4. 两个“跛子”同步了

张爱萍回到南京后，召开党委会，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

报请华东军区党委和中央军委批准，调整了华东军区海军党委，张爱萍为书记，袁也烈（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赵启民（副政委）、康志强（政治部主任）、陈玉生（后勤司令员）为常委。

报请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批准，由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正式下达命令：以华东军区海军学校第5大队部为基础，组建第1舰大队，由傅继泽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孙公飞任副大队长，张奎乙为副政治委员，下辖10艘舰船；以华东军区海军学校第1大队部为基础，组建第2舰大队，肖平任大队长、陈绍海任政治委员、冯尚贤、吴之甫任副大队长，下辖10艘舰船。这是人民海军最早成立的两个水面舰艇大队。这两个大队，后来分别扩编为第6舰队和第7舰队。学员分配后，海军学校改为训练团，不久又改为海军联合学校，开始对外招生。

召开了首次舰艇政治工作会议，发出了舰艇政治工作指示，确定了舰艇政治工作方针、任务和方法，明确规定：军舰建立党支部，党支部是军舰上的统一领导机关，支部书记由政治委员兼任。指示还就开展建团工作、建立俱乐部、成立军政委员会作出了具体规定。

颁发了《建立党委制度及党委工作制度的规定》、《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决定》、《关于干部管理问题的决定》和《立功创模暂行条例》。

以原苏州裕社管弦乐队为基础，吸收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在江阴参军的、由三野后勤文工团代管的部分高中生）组成文艺工作团，后又调来陆军35军和30军文工团扩编为歌舞团、话剧团和军乐队共600多人，并公演了《解放》和《保尔·柯察金》，一时间在上海、南京和杭州引起了轰动。

根据《关于出版“人民海军”、杂志、画报》的决定，创刊了《人民海军》报、《人民海军》画报和《人民海军》杂志，刊头都采用毛泽东主席的题字。

随着部队的扩大，组织的调整，以及各项工作的开展，为期3个月的第1期舰上教育训练提到了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为加强对舰上教育训练的领导，司令部成立了军训处，由冯文华任处长，徐时辅任副处长。

舰上教育训练全面展开，一艘艘舰艇在长江下游掀起了大练兵。

张爱萍和林遵、袁也烈、赵启民、康志强、陈玉生，率领机关工作组，分别登上了舰艇。

张爱萍带着工作组来到下关码头，只见一艘艘军舰，威武雄壮，犹如一支支待发的利箭。“元培”舰的桅杆上挂着三面红绿相间、蓝黄参差的旗子，表示欢迎司令员的到来。

舰长命令军舰离开了码头。

在指挥台上，张爱萍走到舰长卢振乾跟前。

“舰长同志，你愿意收我这个水兵吗？”

卢振乾是位原海军人员，在国民党海军从未见到这样的“水兵”，惊讶不已，一时说不出话来。

“我也是‘跛子’，我要拜你为师，请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卢振乾还是呆呆地站着。

“张司令员这是真心诚意拜你为师，”还是徐时辅理解张爱萍的心情，解释说，“他要学开船，你就教他吧！”

“张司令员，你拜我为师，实不敢当。”卢振乾终于说：“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你将航行、规避、离靠码头等每一个驾驶动作的口令、要求都讲给我听，并指导我实际操作。”

“这个行。”

“那好，现在就开始。”

张爱萍坐上舰长椅，举起望远镜，观察着前方。

“左满舵！”张爱萍下令。

“满舵左！”舵手回答。

操舰毕竟不是骑马，“元培”舰开始像条醉汉，摇摇晃晃的，老是不听使唤。张爱萍感到手心湿漉漉的，心跳也加快了。

“我这样操作行吗？”张爱萍问。

“你比刚学操舰的人稳得多呢！”卢振乾鼓励说。

“有你卢舰长保驾，我胆子就大多了。”

舰到九江，码头旁停泊着不少民船，张爱萍在卢振乾的保驾下指挥“元培”舰，左闪右避，好不容易靠上了码头。

军舰靠上码头以后，张爱萍又请教卢振乾：“你看看我今天操纵得如何，请你给我讲评讲评。”

“你好像过去学过操船？”

“没有，只是有点书本知识。”

这是实话。自从张爱萍进入上海以后，就弄来一套有关航海的书籍，有空就读读，兼任了学校校长后，常在学校听课，再加平时经常接触，所以对书本知识还是知道一点的。

“要把书本知识变成操作本领，还得加强实际操作。”

“你的确操纵得不错。”

“那里，我只是拨动了一下电灯开关。”张爱萍说：“你还是给我指指毛病吧。”

卢振乾这才就张爱萍的操作，提出了几点要求。张爱萍认真听着，还掏出本子一点一点记下来。这天夜里，张爱萍根据白天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又对照学习了有关航海专业书籍。遇到不懂处，还把卢振乾请到住舱。卢振乾见张爱萍学得如此认真，自己也更加认真施教。卢振乾一会儿在白纸上画了许多表示风向、风力、流速、潮水的箭头，一会儿又挪动桌上的茶杯、铅笔，比划着各种操作动作。

在去武汉的航行中，张爱萍除了学习操舰技术，再就是下到各个舱室和战位去作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一方面学习其它专业知识，一方面了解训练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到达武汉时，他已满满地记录了一本子。他认真作了分析，写下了训练中的三种情况：一是懂技术的人，自以为有知识，骄傲自大，不肯教人，这种人以原海军人员为最多；二是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

有畏难情绪，学习不下功夫，这种人以陆军来的同志为最多；三是一些从地方学校来的学生兵，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理论上还能讲几条，但不好好学习实际操纵。张爱萍认为，这三种情况都是训练中的阻力，只有予以克服，才能把训练搞上去，才能把两个“跛子”的“病”治好。

舰艇到了武汉，张爱萍根据一路调查所得，以及自己的学习体会，召开了干部会议、讲评会议、动员会议，还多次表扬了他的教师卢振乾，使训练又掀起新的高潮。

在武汉又训练了半个月，舰艇返航南京。在航行中，张爱萍“闹独立性”，不要卢振乾保驾，自己担任了“临时舰长”。一路上，“元培”舰航行稳当、安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卢振乾在操舰呢！

要靠九江码头了。张爱萍根据过去卢振乾教的方法，估算了一下距离，喊了一声“停车”，可是已经晚了，舰艏碰到了码头的外缘。这虽不算等级事故（因未损坏舰体和码头），但张爱萍感到奇怪，为什么在同样的距离下达同样的口令，军舰还碰上码头。张爱萍就请教卢振乾，要他给自己分析碰撞原因。

“这是我的不对，我没有把顺水和逆水之间的关系讲清楚。”卢振乾检讨说：“上次在这里是逆水靠码头，按原先的距离下达口令是可以的；而这次你是顺水靠码头，就必须提前下口令。因为行船时除了惯性之外，还应减去顺水的流速，这样才能达到应靠的舰位。”卢振乾又补充了一句：“靠码头，一般都要逆水靠；在顺水时，要先掉头，再逆水靠上。这些，我都没有讲清楚，我疏忽了。”

“喔，原来如此！”张爱萍说：“我也有责任，我没有多动脑筋，提出问题请教你！”

军舰由九江起航，张爱萍又当“临时舰长”，指挥航行。他指挥“元培”号，穿过迷漫的江雾，顺顺当地靠上南京下关码头。这次，张爱萍把惯性、流速、流向和靠码头的角度，都作了精确计算，不到5分钟，“元培”舰就服服贴贴地靠上了码头。

在卢振乾的指导下，张爱萍终于学会了“开、关电灯”的动作，成了第一位能够驾驶军舰的高级指挥员。卢振乾也从张爱萍身上学到了许多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逐渐进步、成长，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跛子”，都成了“健康”的指挥员。

5. 一串光辉的名字

各舰艇以优异的训练成绩，迎来了人民海军的周岁生日——1950年4月23日。

对张爱萍来说，有两个生日不能忘：一个是1910年1月9日他出生的这个生日，再一个就是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县白马庙诞生的这个生日。

为了纪念人民海军周岁生日，报请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批准，华东军区海军决定举行庆祝人民海军建军一周年暨军舰授旗命名仪式。

大会地点：南京草鞋峡江面。

这天，晴空万里，阳光普照。一艘艘银灰色的军舰，整齐地排列在江面上。

大会会场——司仪舰，是一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司仪舰的舰桥周围，挂满了华东地区党政军各界赠送的锦旗和贺幛。舰上插满了大幅红旗，迎风飘扬。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大会总指挥、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林遵领着欢迎行列，迎来了党政军的几十名领导同志。他们中有特地赶来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中央军委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第三野战军第7、9、10兵团司令员王建安、宋时轮、叶飞。

命名授旗典礼仪式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开始。军乐声中，林遵庄严宣布：“本军各舰队已奉命正式组成！”宣读了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各舰命名的命令。张爱萍将命名状，隆重授予各舰舰长、政治委员。盖在钢牌舰名上的红幕，一一揭开了。顿时，显出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井冈山”、“兴国”、“古田”、“遵义”、“瑞金”、“南昌”、“延安”……水兵们看着这一个个光辉的名字，心里充满着光荣、兴奋、感激、欢欣。他们百感交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在庄严的脸上露出了微笑，结实的胸脯挺得更高更高。

此时此刻，张爱萍更加激动，这一个个名字，既反映他已经走过的路，又预示着人民海军成长壮大的美好前程。

粟裕和刘道生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粟裕指出：“去年今天，中国人民可以说还没有海军。可是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起了一支像样的人民海军了！”他要求广大指战员“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现有基础上再大大提高一步，壮大和充实我们人民自己的海军力量。”刘道生高兴地祝贺华东军区海军“在建设人民海军工作中所获得的成就”，指出华东军区海军广大指战员“克服了许多困难，初步建立了华东海防、江防，创立了组织机构、制度、法规，打下了一个作为建设强大的中国人民海军的有力基础”。

各界代表讲话完毕，鸣礼炮开始了。二十一响礼炮声，犹如巨雷滚滚，震荡着江面和天空。这时，军乐四起，各舰徐徐升起红旗，红旗在空中哗啦啦地飘扬。人民海军的旗帜映红了江面。

旗帜飘扬声中，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走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像前，举起右拳，带领水兵宣誓。铿锵宏亮的声浪震荡着山岳、大地和江河湖海，从各个不同方向传来了回声：

“我们是中国人民海上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长起来，今天，蒙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给我们庄严的旗帜，光荣的称号，我感到无限光荣和责任重大。我们宣誓：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完成人民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我们要具有人民解放军的团结一致，努力学习，服从命令，遵守纪律，艰苦朴素，英勇善战的优良作风。我们要具有熟练的航海技术，准确的舰炮射击技术，勇敢的损伤管制技术。我们要保护军舰，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要随时准备作战，只要进军号令一响，便勇往直前，配合陆空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解放台湾，彻底歼灭残敌，解放全中国！保卫祖国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我们的称号光荣，我们的旗帜辉煌，我们要在渡海作战中，争取光辉的英雄称号，我们要把中国人民海军胜利的旗帜插遍祖国的海洋。我们保卫这光荣的旗帜和称号，永远像保卫祖国的尊严一样。”

第五章

组建海军首脑机关

1. “旱鸭子”出任海军司令员

华东地区的人民海军在战斗中逐步成长。

中南地区的人民海军也初成雏形。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成立了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海军接管处；12月15日，以海军接管处和两广纵队第2师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了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由广东军区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

华东和华南人民海军相继建立后，急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关。中央军委适应这一需要，报请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成立全国海军领导机关。1949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发电报给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十二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并允许原兵团直属队抽调部分机关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不到一个月，即1950年1月12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员。

肖劲光对这个任命，并不感到突然。在这以前，毛泽东主席曾两次召见肖劲光谈了组建海军机关的事。

毛主席第一次召见肖劲光是在1949年10月中旬衡（阳）宝（庆）战役以后。在这次战役中，肖劲光统一指挥6个军、19个师，担任正面攻击的作战任务，歼灭白崇禧部4个师，为进军广西、解放华南创造了重要条件。肖劲光刚回到长沙，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说是毛泽东主席要召见他，有要事面商。肖劲光带着一个秘书，急忙赶到北京，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解放饭店”。一天，肖劲光根据预约，驱车来到中南海。

肖劲光快步上前，向毛主席敬礼、问候。毛主席见是肖劲光，很是高兴。两人坐下后，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交谈起来。

毛主席说，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很繁重，但是建设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现在要加强整个海军建设，我们想让你当司令员。毛主席又说，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肖劲光毫无思想准备，直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晕得不轻。”

毛主席弹了弹手中的烟头，笑着说：我就是看中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毛主席停了片刻，吸了一口烟，又意味深长地说：20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你懂得我军的优良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我们建设海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定你来当司令员，还是合适的。毛主席望望肖劲光，继续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

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要搞海军，就总得有个人去领头。

毛主席第二次召见肖劲光，是在同年12月中旬。地点也是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住所。这次是毛主席在出访苏联前夕。毛主席说：这次出访苏联，主要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友谊，与苏联领导人会谈中，将会涉及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其中也包括海军的技术装备。毛主席征求了肖劲光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并询问了肖劲光所知道的苏联的一些情况。毛主席最后强调说，当前世界上愿意真诚援助我们的大国只有苏联，我们要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在海军建设过程中，要很好地向苏联海军学习。

现在，中央军委的命令终于到了。

此时此刻，肖劲光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建设海军，对肖劲光来说，是一道崭新的课题，而且是一道难题。

困难首先来自缺乏海军知识。几十年中，肖劲光都是在陆军部队工作。青年时代，两次赴苏联学习军事，也都是学的陆军部队科目。除了到波罗的海苏联的一艘巡洋舰上去参观一次训练外，从没有接触过海军。海军有哪些兵种组成，需要哪些武器装备？各国海军的过去和现状怎么样？建设海军应该从哪一环入手？等等，等等，对搞海军建设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呀。

困难又来自我国海军的基础非常薄弱。华东军区海军刚刚组建起来半年多。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支部队。张爱萍同志在负责组建这支部队时，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克服了许多困难。他们拥有的装备，主要是接受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的一些舰艇，不但质量差，数量也不多。华南地区和青岛地区的海军，连架子都还没有搭起来。可是国家底子薄，经济非常困难，眼前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搞海军建设。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困难还来自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斗争任务。大陆上的解放斗争虽已基本结束，但东南沿海的岛屿尚未解放。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他们还暂时拥有的海、空优势，一面对我实行海上封锁，一面天天派飞机来对我进行狂轰乱炸。刚刚开始组建的人民海军，不但要同敌人的骚扰破坏进行频繁的斗争，而且担负着解放沿海岛屿，同时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繁重作战任务。这种严峻的客观形势，迫使我们不可能按部就班地进行建设，只能是一边打仗一边建设，这就显得特别棘手。

面对这些困难，肖劲光也看到了建设海军的有利条件：主要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坚强领导，有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有苏联的热情援助，还有海军广大指战员积极行动。所有这些。将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什么困难都能征服！肖劲光正是怀着这种既感到任务艰巨，又满怀信心的复杂心情来到北京的。

2. 应该是个战略决策机构

肖劲光一行从长沙到了北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不得不在旅馆里歇宿，海军司令员真是两手空空啊！要从无到有，必须尽快把海军机关建立起来！

组建海军机关，肖劲光首先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海军领导机关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战略决策单位呢，还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部门？是一个军种呢，还是一个兵种？二是海军领导机关设在哪里？是

设在北京呢？还是设在沿海的某个城市？这两个问题不明确，不仅当前的许多筹建工作难以进行，而且关系到海军的长远建设。

肖劲光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分歧：一些同志认为，海军机关应该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部门，机关应该设在青岛或其他沿海城市。另一些同志认为，海军机关应该是战略决策机构，海军应该是一个军种，机关应该设在北京。两种意见，争执不下。

“肖司令员，你又是党委书记，就做个决定吧。”有人提议。

“这是个重大问题，不是我决定得了的！”肖劲光摇摇头说：“这样吧，大家先分头找些材料，往深里想想，然后再讨论一次。”

几天后，会议继续进行。但是两种意见仍统一不起来。这时，肖劲光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海军机关应该是个战略决策机构，而不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一个业务部门；应该是一个军种，而不是一个兵种；机关应该设在北京，这样便于更好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肖劲光发表意见后，又作了具体说明。

“我查阅了部分国家海军机关设置的位置，”肖劲光说：“苏联和美国等13个国家的海军机关，除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少数国家以外，其它绝大多数国家的海军机构，都设在首都。”肖劲光继续说：“中国也是滨海大国，因此，我同意后一种意见。”

会后，肖劲光就这个问题直接请示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聂总很支持肖劲光的意见，并挂长途电话请示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说：海军机关是个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该成立独立司令部，机关应该设在北京。

尽管如此。意见还是没有完全统一。这时，毛泽东主席结束了苏联的访问，已经回到北京。肖劲光直接向毛主席请示报告。

一天晚上，肖劲光按约驱车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所。

“海军机关的职能和设置地点，总是定不下来。”

肖劲光如实汇报了两种不同意见的主要依据，以及两次讨论的经过。

“你的意见呢？”

“我认为海军机关是个战略决策单位，是一个军种，应该设在北京。”

“我赞成你的意见。”毛主席重申了自己的想法：“海军应该是个战略决策单位，应该是个军种，应该设在北京。没有房子，可以自己盖，你们写报告，我们来批钱。”

肖劲光这才下决心在北京组建海军机关。

没有房子，的确是一个难题。偌大机关，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呀！北京解放后，原有的公房，几乎全部被先进城的部队、机关住满了，买私房也很困难，肖劲光这才写了报告。周恩来总理当即批款，在建国门内的一个叫贡院的地方盖了几座楼，海军机关才相对集中起来，在一处办公了。

关于海军机关人员的组成，肖劲光认为，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早，已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决定从华东军区海军抽调部分干部和机构，其中，华东军区海军研究委员会、文工团、《人民海军》报社、《人民海军画报》社、《人民海军》杂志社，全部调到了北京。

各路人马大体到齐后，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1950年4月14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召开了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以后，海军领导逐步得到加强。除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后改任副司令员）两人外，中央军委又先后任命王宏坤（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为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第12兵团40军军长）为海军参谋长（后又任海军第二副司令员）、周希汉（第4兵团第13军军长兼滇南卫戍区司令员）为参谋长、方强（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海军第三副司令员、苏振华（贵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后升任海军政治委员）。这是人民海军创建时期军委海军领导班子的7名主要成员。

3. 上任伊始首先抓学校

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之后，一部分人马上投入到攻台准备工作中去了。然而，作为海军党委书记，作为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抓攻台准备工作的同时，又必须考虑如何搞好部队建设的问题。搞好部队建设，要抓的工作很多很多，从何处着手？肖劲光早已胸有成竹。他说：“治军先治校。”“学校工作是海军建设的中心的中心”。

肖劲光的这个认识，是在他的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

肖劲光，湖南长沙人，生于1903年。他参加革命以来的30年中，两次去苏联学习共6年，回国后，又在中央苏区的军政学校和红军大学工作过。在延安，他常到抗大等学校讲课，又筹办过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的军政干部训练班。创建海军这样的新军种，干部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学校正是培养干部的摇篮和基地。海军是一个科学技术非常密集的军种，需要大量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人才。不抓干部的培养，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海军建设就无从谈起。

基于这个认识，作为兼任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的肖劲光在海军机关成立以后，立即赶到了大连海军学校。接待他的是学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张学思和政治部主任李东野。

提到兼任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和政治委员两职，肖劲光很自然地想到了张学思。还在1949年10月中旬，毛主席第一次召见，肖劲光在北京遇见了张学思。张学思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同父异母兄弟。在时代洪流的冲击和进步学生的影响下，张学思在青年时代就成了封建军阀家庭的叛逆者，到了延安，走上了我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道路。

肖劲光和张学思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南满坚持斗争期间相识的。当时肖劲光是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南满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和辽宁军区司令员，随后又兼任东北行政委员会辽宁办事处主任。在“四保临江”的战役中，张学思率领群众和地方武装，支援、协同陈云和肖劲光率领的主力部队作战，做了大量的工作。两人突然在北京相逢分外高兴。

张学思告诉肖劲光：这年夏天，他奉中央军委之命，在安东海军学校的基础上，负责筹办一所正规的海军学校。中央军委派张学思赴苏联进行了一次考察，参观了几所苏联海军学校，还聘请了一批苏联技术专家帮助办校。中央军委已打算要张学思担任大连海军学校校长。9月下旬，张学思从苏联回来，得知中央军委要肖劲光筹建海军领导机关，非常高兴。他认为，建军和建校历来是一致的，立即向中央军委建议：由肖劲光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一个月后，中央军委果然作出决定，任命肖劲光兼任大连海军学校校长和政

治委员，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张学思调任海军参谋长以后，由“二野”第10军副政治委员刘华清继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当时肖劲光还未到任，海军机关还没有成立，筹建学校的许多工作都由中央军委直接部署，东北军区直接领导。经过张学思四处奔波，又与苏联顾问多次商议，并报请中央军委审批，学校的校址、学制、教员配备、招生人数等等问题，部先后得到了解决。1950年2月1日，大连海军学校就开学了。

大连海军学校位于老虎滩风景区西侧。肖劲光到大连海军学校后，听取了张学思、李东野的汇报，又作了一番调查研究，认为学校的基础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困难：一是缺干部，特别是缺高级教员。二是缺经费，因此教学设备很差。肖劲光一方面鼓励师生员工要迎难而上，自力更生，艰苦办校；另一方面立即向中央军委、总部反映，尽量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在中央和政务院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洋大学招聘了30多名高年级学生和计算机专家慈云桂等来校任教；又通过湖南军区，从湖南大学招聘了光学博士曹懋修、数学教授余潜修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来校任教。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肖劲光向全校教职员工作了一次讲话。他着重谈了学校建设中的几个指导思想：一是强调学校要树立以教学为中心、为学员服务的思想；学校是以培养干部为目的的，学员是主体，其它各项工作都要围绕教学进行，要从提高教学质量着想。二是指出要正确处理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是主导，技术是从属。技术可以发挥政治力量，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学习。政治与技术，两者必须结合，不可分离。三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是基础，必须很好继承与发扬，但又必须虚心学习苏联海军办校的先进经验。四是强调学校工作既要坚持说服教育，但又必须严格纪律和制度。五是要求全体学员端正学习态度，树立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发奋图强、刻苦学习的思想。

大连海军学校在肖劲光的直接指导下，得到了很快发展，办成了海军第一所正规学校，为后来创办其它学校树立了榜样。大连海军学校后来又一分为二，成立了两个分校：海军指挥学校和海军机械学校。

肖劲光在创办大连海军学校的同时，又在青岛先后抓了航空学校、炮兵学校、鱼雷快艇学校的筹建；还把华东军区海军学校，扩建成海军联合学校，划归海军直接领导。之后，海军学校最多时发展到15所。

这些海军学校，为海军各部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成为培养海军干部的“摇篮”和“基地”。

4. 制定计划的重要依据

肖劲光及其他海军领导人，在创建院校的同时，随着装备的增加，又先后从华东军区海军抽调了大批舰艇干部，组建了第一支潜艇部队，第一支驱逐舰部队，第一支鱼雷快艇支队，第一个陆战师，第一个海岸炮兵团。在空军的支援下，第一个海军航空兵师也诞生了。

海军的五大兵种——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兵部队、陆战队都先后组建起来了，而且还在扩大，新课题层出不穷，亟待解决。情况就是这样摆在海军领导人面前：这些新课题解决好了，航线正确，就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如果解决不好，偏离航线，就会发生事故，甚至触礁沉

没。

肖劲光和海军其他领导人为此绞尽了脑汁，花尽了心血。他们分析了这些新课题的内容和性质，决定召开一次海军会议，并很快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要解决的新课题很多很多，首先要抓哪几个？又从何处着手？肖劲光召开党委会进行反复分析，取得了一致意见：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定要首先着眼于解决那些关系海军建设的带全局性的重大原则问题。

什么是当前海军建设的带全局性的重大原则问题呢？肖劲光和其他几位海军领导同志，分别带着机关工作组，下到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华东军区海军成立最早，遇到的困难最大，解决的问题最多，发展的速度最快，积累的经验最丰富，成了他们调查研究的重点。

通过调查研究，海军党委确定当前首先必须解决的3个重大问题：制定海军三年建设计划，确定海军建设方针，规定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以及海军建设中如何向苏联海军学习的问题。

会议的议题确定以后，大家分工准备。制定三年海军建设计划，工作量最大，也最复杂，分工由参谋长罗舜初负责。肖劲光虽是抓总的，但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项工作上。

正当他们分工准备的时候，6月30日，肖劲光接到周总理召见他的电话。他急忙驱车进了中南海周总理办公室。

“肖劲光同志，你们不是正在制定三年建设计划吗？”周总理关切他说：“但是，有个新情况你们必须考虑进去。”

“什么新情况？”肖劲光急切地问。

周总理向肖劲光转达了最近中央对当前形势发展的估计和我国的态度。

周总理说：5天前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一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是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国的态度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周总理还给肖劲光算了一笔账：假如以50万人打台湾的话，即使分两次运，海军就要准备几十万吨船。周总理继续说：我们看待当前的形势，“惧无根据，喜不麻木”，才是正确的态度。

接着，肖劲光向周总理汇报了制定三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周总理表示同意，并作了一些指示。

肖劲光正领着大家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指示的时候，于7月13日接到了朱德总司令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提醒肖劲光：要加强海军建设，“就必须有造船厂、飞机厂”，“有了这两种厂能自己造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石油厂，才能强化起来”，“你们应有计划地请求燃料部在三至五年内，必须要设油管”。

为了得到朱总司令更多的指导，几天后，肖劲光专程去了一趟中南海。

肖劲光向朱总司令汇报了拟定计划的初步设想。

朱总司令听了，很是高兴，说：“好哇！”

接着，朱总司令指示说：“应该利用现有的时机和兵力，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岛屿的防御工事、防御设备建立起来，把各基地组织起来。这一任务应成为当前的工作任务，且应成为首要任务之一。……不能单从打台湾打算，而忘记了海军的基本建设

朱总司令再一次提醒肖劲光：要十分注意解决燃料问题。他进一步给肖

劲光出主意：“你们向军委打个报告，要求重工业部注意发展燃料工业……”

朱总司令继续强调说，“中国地方宝贵，寸土都要保护”，海军的“防卫在海上”，要“在海上建立生产，建立家务。”

周恩来、朱德所作的指示，成了海军党委和肖劲光观察当前形势和制定三年建设计划的重要依据。

肖劲光领着海军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讨论，确定在三年计划中，要建立多少支舰队，多少个航空师，多少个海岸炮兵团，规定了自造、改装和购买的舰船、飞机、岸炮的数目；确定了要建设起多少个基地、水警区、巡防区，修建多少个码头、仓库、机场、阵地，等等。还确定要开办哪几座学校，培养出多少万名干部。计划为海军在三年内各方面的建设描绘出了一幅令人可喜的蓝图。

在拟定计划的过程中，肖劲光还就怎样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关系，组织党委作了一次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并写进了计划的第一部：“三年建军中，必须从自力更生的思想出发，但又必须争取外援。所需舰艇，除非十分必要从国外购置外，力求自己修装、改造及自造部分船只。因此，建议发展造船工业，整理充实现有之江南、大连、黄埔、青岛等造船厂，并请求将黄埔、青岛二厂及上海修理厂移交海军作专门修理船只、制造小型舰艇用。……为了解决燃料困难，建议政府开采油矿，恢复及发展现有石油及柴油制造工业，以求部分解决海空军燃油需要。”

周总理看了三年计划（草案），又作了指示：在抗美援朝作战的统一部署下，海军要组织力量，建设海军基地，建立海防，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加强战斗训练和部队建设，从各方面继续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并在支援朝鲜作战的基础上，研究一个三年建设计划，一面备战，一面从事长期建设。

周总理不但很快审阅同意，还给了多方面的支持。

就在会议正式开始的前一天，周总理和聂荣臻一起，又把具体领导和组织拟定三年计划工作的海军参谋长罗舜初请去，作了许多指示。周总理指示海军“现在要集中力量搞好三个修船厂，青岛、上海、黄埔”，要求海军把各船厂的情况和各类器材开具清单上送给他。周总理还亲自批准成立招生小组，招收数百名大学生，输送给海军和空军的院校。周总理还批准从地方抽调数十名翻译给海军。周总理如此具体地关心海军建设，使肖劲光及海军所有领导同志都非常感动。

海军会议从1950年8月11日开始，到30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肖劲光、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雷永通和华东军区海军、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华东海校、大连海校等单位的领导人，海军司、政、后、卫各部领导列席了会议，共20余人。会议对三年计划提出了一些意见，修改后一致通过，并报请毛主席、中央军委审批后开始执行。

5. “空、潜、快”

在拟定三年计划过程中，肖劲光同时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海军建设的规模有多大，有哪几个兵种，包括哪些武器装备。对这些，肖劲光及其他领导同志都是未知数。

为了从未知到有知，肖劲光带领海军党委一班人如饥似渴地学习海军知识。

肖劲光首先向最早建立的华东军区海军部队学习。肖劲光早在赴北京上任路过武汉时就开始向这支部队学习了。他特地在武汉停留了 10 余天。当时，江面上分散停泊着华东军区海军的几十艘舰艇，那是从长江下游疏散到这里来防空的。肖劲光把负责这些舰艇的肖平和陈绍海等同志找来，请他们详细汇报了这些舰艇的性能及武器装备、人员编制等情况。他又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这是肖劲光第一次检查海军部队的工作，也是他学习海军知识的第一堂课。这种学习方法很实际，肖劲光既熟悉了部队各方面的情况，又耳闻目睹了过去不知道的许多新知识、新事物。

肖劲光在组建海军机关的过程中，继续想方设法学习各种海军知识。他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向苏联专家请教。一方面，他经常请专家讲课；一方面，自己提出问题请教苏联专家。更多的是通过与苏联专家商谈工作进行学习。另一个方法是找部队负责人来汇报工作。他首先把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作战处长赵汇川找来，请他全面介绍华东军区海军组建以来的详细情况。这样使肖劲光初步了解了部队的现状和问题，摸到了海军建设的“家底”，也从中学到了一些基本知识。

肖劲光在摸清部队现状的同时，又认真调查研究了敌人的现状。他通过与一批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个别交谈的方法，以及阅读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情资料，首先概略地了解了台湾国民党海军的实力和作战特点。

肖劲光接着潜心研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海军强国美、英、苏的发展现状。这些国家都是大型舰队。他看到美、英都有排水量在数万吨的航空母舰，有续航力很大的巡洋舰，属于进攻型的海军。苏联海军虽然属于防御型的，但也有大炮巨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大型潜艇。

肖劲光学到了这些知识以后，回过头来又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建设海军的一系列指示。肖劲光是个勤于学习，又善于思索的将军，他体会到，决策发展中国海军的基点应该是：防御外来侵略，保卫祖国海防，其理论的核心应该是积极防御。

这是肖劲光思考的基点。从这个基点出发，肖劲光又进一步悟出一个原则：中国建立一支什么样的海军，不能凭主观愿望，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于是，一个想法在肖劲光的头脑里形成：人民海军应当，也只能建立一支轻型的精干的舰队。这支舰队必须是以飞机、潜艇和快艇三项为兵力的建设重点。

肖劲光在会议上畅谈了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与会同志的热烈讨论。

有的说：“我们要脚踏实地，不要好高骛远。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只能是一支富有攻击力的轻型舰队。这样一支海军，建设起来花钱少，见效快，是我们有把握在不长的时间内建设起来的。它又短小精干，具有根强的战斗力，能适应我国海防斗争的需要，完成当前和以后一个时期的海上作战任务。”

还有的同志说：“我们必须反对和帝国主义国家海军比吨位的观点，克服轻视轻型舰队、惧怕帝国主义大舰的思想。最近朝鲜人民海军的轻型舰队击沉了美国的巡洋舰。这一事实说明，轻型舰队能够打败大舰，认为只有大舰才能打胜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与会者的发言，又促进了肖劲光更加深入的思考。

肖劲光在与会者讨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建立一支轻型舰队的依

据。他说，主要依据有三个：第一，我军总的战略指导方针是积极防御，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我们不要别人的一寸土地，但也不允许别人来抢占我国的一寸土地。所以必须立足于战略上防御、战术上进攻。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第二，是海军面临的任务所需要。国家赋予海军的任务是协同陆、空军继续解放沿海岛屿，加强警戒，护渔护航，准备力量解放台湾，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这些任务不需要远离我国的国土就能完成。第三，是我国国情所决定。我国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工业基础薄弱，没有专门的技术人才，因此海军建设必须本着花钱少，见效快，精干，又具有攻防能力，适应海防斗争需要。

肖劲光的这些想法，又经过与会者的深入讨论，最后写进了文件，作了这样具体表述：“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以发展鱼雷快艇、潜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对于这个建设方针所具的特点，肖劲光作了如此解释：一是它强调现代化；二是它强调建立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要以“空、潜、快”为重点；三是它强调要以现有力量为基础。这个近期的海军建设方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说：“海军建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毛主席指示的方针问题。在建设的步骤上，……我们应当首先发展鱼雷艇、潜艇、快速炮艇、布雷艇、扫雷艇、驱潜艇。建设一支数量多、吨位少，适合于战略防御、战术进攻的海军。然后在各种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再发展扩大吨位的各种战舰。”总参谋长粟裕则明确指出：“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

这就是海军初创时期的建设方针，通常又简称为“空、潜、快”。这个方针既把握住了现代化海军水面、水下和空中、陆上立体作战的发展趋势，又突出了“轻型战斗力量”的特点，在海军的五大兵种的建设中选择了航速快、攻击力强、隐蔽和机动性能好的兵力为建设重点。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建设方针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它是一个兼顾需要和可能，兼顾现实和长远的方针，并且它的战略防御与战术进攻的意识都非常强。这个建设方针，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保证部队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为以后海军建设奠定了基础。

随着这一建设方针的贯彻实施，肖劲光进而提出了开展海上破袭战的思想。到50年代末，肖劲光又瞄准世界海军的新发展，研究确定了海军“作战海区由近海到中海、到远海、远洋；舰艇的建造由中小型到大型，以及实行尖端技术与常规装备相结合”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方针原则。

6. 使组织路线更加完善

肖劲光在海军会议上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设这支海军，主要依靠哪些力量，他们在海军建设中各处于何种地位。

关于制定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肖劲光也是从研究华东军区海军的实践经验开始的。肖劲光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发现：华东军区海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发展到三万余人。这三万余人，主要是陆军调来的工农同志，约占六分之五，原海军人员约占六分之一。在舰艇配备时，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以陆军为基础，理由是，他们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人数又多；另一种

意见认为应以原海军人员为基础，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是有技术。华东军区海军适时提出了“以解放军为基础，团结改造原海军人员”的组织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华东军区海军在舰艇配备时，确定了三比一或四比一的分配方案，即一艘舰艇上，陆军同志为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原海军人员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舰艇设党支部，配备政治委员，重大问题的决定属于政治委员，航行操作训练等行政和技术性的工作由舰长、艇长决定（舰艇长大都由原海军人员担任）。这个组织原则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发展了，需要加以完善。肖劲光根据华东军区海军的实践经验，又根据海军建设的发展需要，以及考虑到一些同志的意见，就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

为了使自己的设想更切合实际，肖劲光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在一次党委会上，肖劲光组织大家就人民海军的性质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讨论，肖劲光更加坚定地说：“我军建军的一个原则是‘党指挥枪’。海军的建设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才会有团结一切力量的坚强核心，才有可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民子弟兵的无产阶级本色。因此，在确定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中，首先必须肯定‘共产党绝对领导’这一条。”

肖劲光又专门召开了工农干部座谈会。会上，许多来自华东军区海军的工农干部反映：华东军区海军在配备舰员时，提出了一条原则：“以解放军为基础，团结改造原海军人员”。这个原则引起了许多原海军人员的不满，说解放军来的都是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土包子”，文化低，不懂技术，没有资格作海军建设的基础。有的原海军人员，甚至在配舰前，就以他们自己为主，把舰上人员名单拟好了。而来自解放军的一批工农同志，由于不懂技术，自己也缺乏“为基础”的信心，有的竟提出要“以原海军人员为骨干”。最后在配舰时，虽坚持了“以解放军为基础”的原则，规定舰上人员的比例是“解放军占三分之二，原海军人员占三分之一”，但仍有不同意见。肖劲光听了这些反映，组织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肖劲光一面倾听意见，一面深入思考，最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华东军区海军确定的、‘以解放军为基础’的配舰原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这不仅是一个配舰人员比例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海军建设中一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它关系着海军建设能否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和根本方向，也关系着能否把各种力量协调一致地组织起来，充分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肖劲光望望大家，继续说：“‘以解放军为基础’，不仅是指海军的基本成员是来自人民解放军陆军，更重要的是说海军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包括它的建军宗旨、党委和政治工作制度、优良的工作作风和战斗作风，等等。因此，华东军区海军的这一规定，既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符合毛主席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必须‘以解放军为基础’的具体指示，也反映了组织海军是从陆军抽调部分机关和大批干部战士的实际情况。”最后，肖劲光满腔热情地鼓励这些工农干部，说：“你们出身工农，本质好，又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观念，较好地继承了我军的不少优良传统。因此，建设海军必须要以你们这些工农同志为骨干。你们文化低，不懂技术，感到腰杆子硬不起来。这样不好。文化和技术，是可以通过学习与实践逐步提高，工农分子可以知识化的。你们要挺起腰杆来，你们一定能攀登文化和技术大

山！”

肖劲光很重视专业技术人员在海军建设中的作用。他特地指示海军干部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肖劲光首先摆了一个情况：现在海军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都非常缺乏，海军工程部门总共只有 10 多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肖劲光激动地说：“海军是一个技术高度复杂的军种。没有大批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有真才实学的专业技术人才是不行的。可是，目前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少得可怜！这怎么能行呢？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怎样才能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呢？这些管干部工作的同志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说，主要从政府部门，如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交通部和铁道部调拨；也有的说，主要通过海军院校自己培养。在谈到海军院校如何培养人才时，也出现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加速培养部队中的工农分子，也有的主张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座谈中，肖劲光不时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们可以写报告请求政府部门支援，但是目前政府部门的专业技术人才也很缺乏，不能指望能从根本上改变海军缺乏专业技术人才的状况。”肖劲光对大家的意见作了具体分析以后，接着说：“加速培养工农同志是一个办法，但是，单纯用这个办法来培养人才，不但数量有限，而且工农同志要先学很长时间的的文化，才能钻研专业技术，这对海军建设急需人才这一点，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同意有些同志的主张：在不放松培养工农同志的同时，要从外部吸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到海军来。也就是说，往后海校招生，除了从海军内部招收一部分文化较高的工农分子以外，主要都是招收地方高中毕业生和工科院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

肖劲光也很重视原海军人员在海军建设中的作用。为此，他同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谈过话，还指示海军干部部专门进行研究。许多事实已经证明，原海军人员人数虽少，但却是海军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原国民党海军舰艇上的起义官兵，有着不同程度的爱国主义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而且文化高、懂技术。但是有些人对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有些人存在着雇佣观点，不少人身上还存在着较浓厚的旧军队习气。怎样对待这支力量呢？肖劲光与其他领导同志一样，认为必须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在一次小组会上，肖劲光这样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原海军人员文化高，有技术，只要我们团结改造的工作做得好，他们中的多数，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海军建设中发挥作用。”

通过一系列讨论研究，肖劲光对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考虑得更系统更完善了。他把自己的设想提交给海军会议。这个设想经过与会同志反复讨论修改，最后获得一致通过。这条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

认真贯彻海军建设的组织路线，在海军创建时期起到了重大作用，其中最明显的有三个：一是它给各级领导搞好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统一思想的准则；二是它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团结；三是它使各种力量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海军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7. 在向苏联学习问题上的争论

如何向苏联海军学习，是海军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为了为会议作好准备，肖劲光在会前就这个问题，召开了有工农干部和原海军人员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肖劲光就根据自己在青年时代赴苏联学习6年的情况以及回国后的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谈了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必须以苏联为榜样，向苏联学习的五条理由：（1）苏联海军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和马列主义的长期教育下发展壮大起来的。（2）苏联海军有长期的建军历史和优良的传统作风。（3）苏联海军是在与帝国主义作战中有了丰富经验的。（4）苏联海军是用人类先进的科学作基础的。（5）苏联海军建军的阶级性是与我们完全一致的。

这个问题一提出就引起了不同的议论。一些原海军人员对于只提“向苏联学习”，而不提向其它强国海军学习，不理解，甚至有对立情绪，主张改为“政治上学习苏联，技术上学习英美”。

“对于学习英美等资产阶级国家海军的先进技术，我并不排斥，也不反对。”肖劲光插话说：“但是，英美海军强国，正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等种种敌视政策，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诬蔑和破坏，妄图把我国革命扼杀在‘摇篮里’，哪里还会把先进技术和经验传授给我们呢！再说，对于这些国家建设海军的经验和技术上的长处，也只能找到很有限的一点资料。因此，现在号召指战员向英美海军学习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现实的。”

一些工农同志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说：“过去我们不学习苏联，不是照样打仗吗？怎么现在要这样强调学习苏联呢？”

“这种说法不对，”肖劲光又插话说：“我军从诞生那日起，不少东西就是从苏联红军那里学来的，毛主席曾经说过：‘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现在不同的是，这个问题显得更突出、更重要了，特别是我们海军，从无到有，平地起家，凭老经验和光靠自己摸索都是不行的。只有很好地学习和借鉴苏联海军的先进经验，才能尽快地把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海军建设起来。”

这次座谈会以后，肖劲光又根据部队在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进行了思考、概括、提炼，向海军会议作了报告，并写成材料，发给与会者讨论，最后获得一致通过。

海军会议后，为了向苏联海军学习，肖劲光召开党委会，采取了许多措施：针对部队模糊认识，肖劲光和其他领导同志纷纷发表谈话和撰写文章，阐述向苏联海军学习的迫切性和重要性；聘请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向他们直接学习，至1960年累计请来了390余名顾问、专家；大量翻译出版苏联海军条令；先后派出包括刘道生、方强、张学思、刘华清等在内的160多人去苏联学习，还派了近300人到驻旅顺口的苏军潜艇部队学习。

在向苏联海军学习中，肖劲光和其他几位海军领导同志，不但号召部队学，自己也身体力行，在学习中起带头作用。肖劲光常说，自己很缺乏海军知识，不学习就没有发言权和领导权。刘道生虽是副政委，不分管军事工作，但他为了更好地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也积极学习苏联海军知识，成绩显著，后来改任海军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司令员。

为了探索海军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肖劲光于1950年冬带着刘道生、罗舜初和景宜亭专程去苏联作了考察。他们通过访问、请教专家和亲自听课等方式，学到了不少海军知识。

1952年夏，肖劲光又率领代表团访问苏联，期间又利用机会，拜访了苏

联海军 10 多位高级将领和部门负责人，请他们讲了许多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介绍了他们建设海军的经验。这些学习内容包括海军航空兵的组成和使用、各种轻型舰艇的战斗和使用、登陆与反登陆作战的计划与组织、造船设计、舰艇的保养和修理。

但是这次建军会议，没有就向苏联海军学习什么内容的问题专门进行讨论；在后来的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的做法。对于这些缺点和偏差，肖劲光后来进行了总结。他说：“学习外国海军的经验，既要有虚心求教的态度，又必须充分考虑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即使是很先进的东西，也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是这样，今后仍然必须牢记这一点。”

8. 牢牢打好“三个桩子”

海军三年建设计划、建设方针和组织路线确定了，摆在面前的是如何保证它的实施？这又成了肖劲光思考的重大课题。

肖劲光回顾了来海军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各位老总的指示。这些指示的共同精神就是：海军建设要注意打好基础。肖劲光经过反复思考，在 1951 年 12 月召开的海军首长会议上把这个“打好基础”的工作，比喻成“打好三个桩子”，即：组织桩子，政治思想桩子，技术桩子。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出自于肖劲光对部队，特别是对华东军区海军部队一年多的实践经验提出来的。经过肖劲光这么一概括，再加以形象化，就成了海军广大指战员的有力的行动口号了。

打好组织桩子的主要内容，是搭架子，铺摊子，把各级和各方面的组织机构建立和健全起来。为这，肖劲光偕同海军总顾问库兹敏，来到青岛，住小房，睡地板，实地考察，设计方案。青岛地区海军部队，原属华东军区海军建制。肖劲光实地观察后认为，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美国的军舰、飞机在战场上耀武扬威，对我黄海、渤海也构成了威胁，而成为海防斗争的前线。考虑到青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保卫华北和首都都有重大战略意义；又考虑到旅顺口还驻扎着苏军等多方面原因，在青岛组建军区海军的条件还不成熟。于是，肖劲光的头脑里产生了组建青岛海军基地，统辖山东半岛防务的设想；又考虑到青岛离华东军区海军较远，征得华东军区同意，青岛基地直属海军领导。肖劲光的这些想法，后来形成了报告，送给毛泽东、朱德和聂荣臻。毛泽东很快批示：“肖劲光同志，同意你的意见。”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下，不到四个月的筹备，于 1950 年 9 月 25 日，就成立了青岛海军基地。

在筹建青岛海军基地的同时，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江防司令部司令员洪学智，于 1950 年 5 月 16 日致电肖劲光说：“原江防司令部机构很不健全，不能担任现任务……江防工作要我兼管，实际上是兼而不管，长此下去不是办法，”并建议海军研究解决“广东建设什么性质的海军，如何组织”的问题。肖劲光接到电报后，考虑到中南地区之海南岛已经解放，所属各港湾，急需统一管理，防止破坏；又考虑到中南地区海岸线北起汕头，南及南沙，还有上匪、特务、海盗肆意骚扰，肖劲光征得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正式给中央军委写了成立中南军区海军的报告。1950 年 11 月 2 日，中央军委电令中南军区海军成立。

海军要不要成立航空兵，一开始就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有了空军这

个独立军种，可以担负起海空的全部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航空兵；他们还举例说，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肖劲光支持了另一种意见，认为海空作战与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舰艇在海上如果不能随时得到直属的空中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而要学那些海军强国。从长远的观点看，建设强大海军，不能没有航空兵这个兵种。为此，肖劲光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中央军委不但同意，还明确规定：“协同陆上部队作战是空军最根本的任务，在近海地区还得协助海军保卫我国海防。”又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支持下，海军航空兵在1952年4月成立。

至此，全国海军有了华东军区海军（1955年10月更名为海军东海舰队）、中南军区海军（1955年10月更名为海军南海舰队）、青岛海军基地（1960年8月扩建为海军北海舰队）和海军航空兵。肖劲光又与多方协商，并参照苏联海军的体制，确定团以上机关分为海军、军区海军（航空兵）、基地（军区海军航空兵）、水警区（航空师）、巡防区（飞行团）这样五级。随之建立了各级党组织以及其它相应的组织机构。

为了便于指挥，在这些组织建立以后，如何确立领导和指挥关系？肖劲光考虑了几个实际情况：海军部队大多是在沿海各军区的领导和关怀下组建起来的，海军领导机关成立较晚，海军领导机关与各地海军又相距较远，这样就产生了各地军区海军对当地军区和对军委海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关系问题。由于这个关系一度不明确，沿海军区和军委海军都感到某些不方便，各地海军有时也感到无所适从，因而影响了工作。肖劲光就此问题进行研究，并报请中央军委决定。中央军委于1951年10月下达了《关于海军领导机关的决定》，明确规定：各个战略地区的海军，对各大军区与对军委海军司令部为双重领导关系。各大军区主要为作战指挥关系，军委海司主要为建制领导关系。《决定》还就各大军区与军委海司对各地海军之领导与管理工作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从此，海军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加强，各大军区的职责也明确了，各方都比较满意。

关于如何打好政治思想桩子的问题，主要由肖劲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共同负责。刘道生年纪较轻，当时才35岁，富有朝气，思维敏锐。他积极支持肖劲光提出的打好三个桩子的意见。他认为，政治思想桩子如果不打牢固，就不可能在统一的意志下进行工作，党的建军路线、方针和任务，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执行，组织建设和技术建设也就没有保证。

为了打好政治思想桩子，海军在青岛召开了首届政治工作会议，时间是1951年8月6日至26日。这是继海军会议以后的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刘道生在会前下部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会中广泛听取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报告和总结讲话。他着重从加强组织建设、加强思想建设和保证技术学习三个方面，论述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了“政治工作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证”海军建设任务的实现。海军干部管理部副部长雷永通也就整党建党问题作了报告。肖劲光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和建军路线，提出“建设一支坚强的海上战斗力量应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并就此作了详细的解释。

朱德总司令和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讲了话。朱德说：中国过去的海军是防内不防外，封建势力的海军、蒋介石的海军，都是这样。我们建立海军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任务很重。我们的海岸线很长，要保卫海防，首先要靠海军。还有陆军、空军配合你们，共同完成保卫海防

的任务，现在我们的海军还很小很小，但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是从小开始发展起来的。你们才搞了两年，已经有了成绩。我很高兴，回去还要报告毛主席。政治工作主要应起保证作用。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各项任务地完成，保证现代化的技术学习。接着罗荣桓讲话。他说：海军提出的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希望能把它贯彻到具体工作中去。现在海军中的骨干大都是从陆军调来的，要这些骨干从在陆军发挥作用转到海军发挥作用，就要重新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技术、熟悉海上生活。

对于打好组织桩子和政治思想桩子，机关和部队的意见都比较一致。但对于打好技术桩子，认识和行动就不那么一致了。为此，肖劲光经常讲、反复讲。可是还是有人认为，把打好技术桩子与打好组织桩子和打好政治思想桩子并列起来，是把技术的重要性强调得过分了。

在一次会议上，又有一位同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过分强调技术桩子，是轻视政治思想工作的表现。”这位同志直接了当地说。

肖劲光动了感情。

“照你这么讲，学习技术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肖劲光猛吸一口烟，说：“不，在今天陆军同志还没有完全掌握海军技术业务的特定情况下，打好技术桩子更为重要。”

针对一些人轻视打好技术桩子的思想，肖劲光一有机会就发表自己的观点。

就在这次政工会议上，肖劲光说：“从一艘舰艇、一座海岸炮、一架飞机，到整个军事指挥机关和物资供应系统，都是按照高度的技术分工和业务分工组织起来的。人被技术所组织、所分配，人要指挥技术，人就必须精通技术！”

在南京联合学校的一次会议上，肖劲光又说：“今天海军建设是干部决定一切，决定干部的因素是技术。海军是高度技术的军种，必须有掌握技术的人员，必须有很好懂得技术的干部，要按照技术规律运用技术！”

肖劲光虽然如此经常大声疾呼，仍有人提出非议。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人给他戴上了“一贯坚持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但是肖劲光从不承认这一“错误”。

尽管对打好技术桩子争论不休，但是海军指战员学习技术的劲头未减，不少司令员学会了开军舰、开潜艇、开飞机，许多陆军来的工农同志担任了舰艇长、大队长、支队长、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师长，还出现了一批尖子人物，他们会开护卫舰、驱逐舰、潜水艇、快艇，有的一人能开数种舰艇。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成了一代英雄人物。

9. 是个丰收的好兆头

海军领导机关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后，海军建设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了。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主席突然来到海军领导机关。

1952年2月14日。瑞雪覆盖着首都北京城。新建起的海军机关办公楼银装素裹，闪着耀眼的光辉。下午3时，海军司令员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个不停。这是空军打来的电话。电话说，毛泽东主席看望空军机关以后，马上去你们海军机关。肖劲光放下电话，立即下楼，毛泽东主席已经在罗瑞

卿和刘亚楼的陪同下，上楼来了。肖劲光和刘道生向毛主席敬了礼，然后一起到会议室坐下。这时，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参谋长罗舜初也来到会议室。

毛泽东首先问及当前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情况，然后郑重而又亲切地说：

“今天，我来和你们商量一件事，现在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我们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来计划了2亿卢布，准备再给你们海军购买几艘驱逐舰，几十艘鱼雷快艇，但这样外汇就不够了。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你们要买的舰艇再往后推一推，怎么样？”

“事关抗美援朝大局，国家财力有限，毛主席又亲自来做我们的工作，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肖劲光首先表态。

“空军、海军，都是党的军队，就这么办，把有限的外汇，先给空军买飞机吧。”刘道生也坚决表示。

王宏坤和罗舜初也都表示同样的态度。

“好，就这样决定了。”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国内的钱，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打下个基础。上海的江南造船厂，不是造过1000多吨的船嘛。”

肖劲光汇报说，江南厂，还有其它一些造船厂都可以造，先造几十吨的小艇。去年青岛造船厂就已经造出了几艘小艇，今年打算让江南造船厂再计划造几艘大一点的。

“很好，很好。”毛泽东主席听说国内船厂可以造小艇，很是高兴，连声说：“造小艇，来得快，花钱也不多，还能起作用。可以积累经验，把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逐步搞起来。”

毛泽东主席又听取了肖劲光的汇报，并仔细询问了海军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他做着手势，对海军的政治工作、组织建设、装备建设，作了重要指示。

“搞海军，我是积极支持的。”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我国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说到这里，毛泽东主席望望窗外雪景，联想到人民海军远大的前程，满怀信心地说：

“这是个丰收好兆头！”

第六章

打通南北出海通道

1. 敌我双方同时下达任务

台北市。草山脚下“士林”别墅。

蒋介石正听着桂永清关于封锁大陆的汇报。

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于1949年6月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蒋介石命令阎锡山：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阎锡山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拟订了封锁计划，规定了封锁范围，明确了封锁重点：华南地区以珠江口为主要对象，华东地区以长江口为主要对象。国民党行政院为此向世界各国宣布，在上述地区“严禁一切外国籍船舶驶入”，“一切海外商运予以停止”。对于国民党封锁大陆的决定，美国首先通过军事援助给予支持，还操纵联合国机构，于1950年5月通过了有美、英、法、澳、比、加、荷、土、菲、泰、新、希等16国参加的对华禁运决定。这就把国民党台湾当局对新中国的海上封锁，扩大到了国际规模。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对海上封锁寄予很大希望，1949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断言：“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摧毁匪区经济”。

“率真，你下一步有何打算？”蒋介石问。

“在长江口，打算增加兵力，并进行布雷；”桂永清报告说：“在珠江口，进一步强化万山群岛防务，我打算亲自去珠江口一趟。”

“对，这两个方向是我们封锁的重点；”蒋介石强调说：“就目前而言，守住万山群岛尤为重要，你亲自去一趟很有必要。”

蒋介石说完，桂永清起身告退。他刚走几步，蒋介石又把他叫了回来。

“率真，那次给你的‘撤职留任’处分，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你就放手地干吧！”

桂永清告别蒋介石，回到家里稍事安排，就驱车来到码头，登上一艘“太”字号护卫舰，向广东珠江口驶去。

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

周恩来见聂荣臻走进门来，当即起身迎了上去。

“聂荣臻同志，”周恩来招呼聂荣臻坐下后，说：“找你来，是同你商量打破敌人封锁的问题。”

周恩来向聂代总长传达了几位常委的决策。最近，常委们在一次碰头会上，分析了敌人对我国海上封锁所出现的情况：国内外贸易受到重大影响，闽、浙、粤对南洋、港澳的航行已经中断；通往上海、广州等地的海路很不安全，一些外轮不得不在吞吐量极小的一些偏僻小港卸载货物，致使物资大量积压，无法疏通；为了开展必要的对外贸易，我国政府在经济极端拮据的情况下忍痛以高价租用外国轮，每月支付租金人民币1750亿元（指旧币，一万元旧币等于一元新币），而这些外轮仍不时遭到国民党海军的扣留和袭击；渔业生产也受到重大损失，有50万渔民不能出海捕鱼，被动走渔船达2000余艘，被抓走渔民一万余人。这一切，都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为此，常委们决定，要尽快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

“目前的重点，”周恩来强调说：“是先打通珠江和长江的出海通道！”

周恩来又问：“你们有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我们也多次作过研究，并拟定了一个方案。”聂荣臻说：“我回去后，根据中央的最新指示精神，再进行修改上报。”

“好！好！”

几天后，周恩来接到总参谋部的方案。周恩来报请毛泽东主席批准后，一面敦促聂荣臻抓紧实施，一面又给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打电话。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你们那里的海军力量比较弱，但是也要千方百计把万山群岛拿下来，打开珠江的出海航道！”

叶剑英放下电话，立即把洪学智叫到办公室。洪学智是第四野战军 15 兵团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和江防部队司令员。叶剑英向洪学智传达了中央指示和总参谋部的方案。

“太好了！”洪学智高兴地说。

“好像你已经有了什么想法？请说说看。”

洪学智对解放万山群岛的确早有想法。国民党海军舰队把持万山群岛以后，在珠江口无恶不作，敲诈勒索渔民，向来往于香港、澳门的商船要“买路钱”。他们竟抢劫拖轮“新生”号，劫去客商黄金 562 两，引起了轰动香港的一桩“海鲨诉讼案”。如今，广州市乃至整个广东省的经济全面滑坡。作为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更关心解放万山群岛的事，他已着手进行研究，临来前，还与兵团司令员邓华交换过意见。

洪学智谈了自己的初步设想。

“你们的想法很好，你回去后，先拟订一个作战方案送给我，我也要马上向中央军委写报告，待批准后再行动。”“是，好。”

“在拟订作战计划时，一定要搞清楚敌人的兵力，”叶剑英强调说：“特别是要搞清楚敌人舰队的活动情况和部署，不能打糊涂仗。”叶剑英进一步说：“对我们陆军，我放心，只要能登上岛，敌人再多也不难解决；对于我们的江防部队，由于装备很差，又没有海战经验，要慎重行事，只有搞清楚敌人舰队的情况，才能拟定对策，掩护和运送陆军登岛作战。”

2. 两个司令对着干

桂永清乘着“太”字号护卫舰日夜兼程，来到了万山群岛垃圾尾的马湾港，并立即召集各级指挥官开会。

“我刚从总裁那里来！总裁亲自给我下达了固守万山的指示。”桂永清提高嗓门说，“你们要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是盯着几条商船，几条渔船，我们要看到广州市，看到广东省，看到整个大陆！”

开始军官们都感到奇怪，桂永清的嗓门今天怎么突然变得那么高，当得知他已“官复原职”，才恍然大悟。

桂永清的嗓门更高了：“我一路上反复琢磨了总裁命令的含意，我们固守万山群岛的目的是‘封锁珠江，策应大陆，准备反攻’！”

桂永清的嗓门所以突然变得那么高，还有另一个原因。固守万山的兵力强大。我解放海南岛以后，国民党在这里部署了陆海军，并成立了万山防卫司令部，计有：海军第三舰队、第四巡防处和由海口退守到这里的秀英巡防处，一个陆战团，还有一个“广东突击队”，共 3000 余人。万山防卫司令部

设在垃圾尾，由第三舰队司令、海军中将齐志鸿兼任司令。还有大海相隔，东西依托香港和澳门，地理位置对固守万山也有利。

“我们的舰艇还可以随时增加。我们有这么多兵力，还对付不了共军那刚刚组建的、还没有出过海的江防部队！”桂永清傲气十足地说：“只是你们要注意严格保密，特别是舰艇行动要隐蔽。我们要给共军这样一个错觉：万山只有几艘舰艇在巡逻。”

洪学智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决定由陆军第44军131师与江防部队组成一个联合指挥所；指挥所成员有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参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和江防部队副政委黄若萍、参谋长李怀章、政治部主任邓楚白。联合指挥所下设火力船队、掩护船队和登陆船队。火力船队由“桂山”舰和“解放”、“前进”、“劳动”3艘炮艇组成，任务是歼灭和钳制敌人舰艇，掩护和支援陆军登陆；掩护船队，由“先锋”、“奋斗”两炮艇组成，任务是在侧翼警戒，消灭和堵截敌舰艇的可能增援；登陆船队由509舰及8艘“突击”号登陆艇组成，任务是运送2个营的陆军步兵到垃圾尾岛登陆。海上指挥所设在“桂山”号，联合指挥所设在唐家湾的东山上。

洪学智在作战会议上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以及渡海作战的设想。

万山群岛位于我国第五条大河珠江口外，有40多个岛屿，遍及于香港和澳门之间的海面上。洪学智想，解决万山群岛上的3000多名敌人，并不困难，要是在陆地，不用说3千，就是3万，也不在话下。而江防部队的所有舰艇，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1000吨。这些舰艇，又小、又旧、又慢。而敌人呢，有一个舰队，30多艘舰艇，它的一艘“太”字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我们江防部队舰艇的总吨位，而台湾的舰艇还可以随时前来支援。一句话，无论是从吨位、火力、数量和速度，还是从人员的操纵技术，敌人都占着极大的优势。

“敌我力量悬殊再大，解放万山的决心也不能改变。”洪学智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口号与敌人针锋相对：拿下万山群岛，占领祖国南大门，解放整个华南！”

“在计算敌我双方的力量时，要从大处来分析。”洪学智满怀信心地说：“解放海南岛以后，敌人是风声鹤唳，惶恐不安；而我登陆部队是胜利之师，斗志昂扬，决心在华南最后一仗中再建功勋。因此，万山群岛战役，在政治思想上对我非常有利。”洪学智继续说：“还有，敌人立足未稳，防御工事尚未修筑，这对我也是有利的。”

敌我双方的司令较上劲了。

3. 洪学智果断下达命令

在海上力量居于劣势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打法至关重要。联合指挥所出现过分歧，但经过反复讨论，取得一致意见：逐岛攻击，稳步前进。它的根据是：万山群岛各岛之间相距不远，能构成火力体系。进可攻，退可守，敌舰的威胁就相对减少，可保证登陆作战次第展开。

垃圾尾是万山群岛诸岛中的一组重要岛屿。它位于珠江口东侧，是广州、黄浦及珠江各港出海的门户，香港和澳门位于其左右，隔海相望，是海上、空中航线的要冲。由于垃圾尾的位置相当重要，敌人的万山群岛防卫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垃圾尾岛有一个可以停泊20多艘舰艇的良好港湾，叫马湾，敌

人的舰艇主力常常驻泊在这里。因此，打掉马湾内的敌舰艇，占领垃圾尾岛，是解放万山群岛的关键一着。

如何打掉马湾里的敌人舰艇呢？马湾里究竟停泊多少舰艇？又都是些什么样的舰艇？联合指挥所先是派人去香港、澳门，然后随客轮以旅客身份经垃圾尾岛、三角岛时进行观察，只发现马湾内有二三艘小型舰艇。联合指挥所不放心，又派团参谋长张学海率领一个排实施武装侦察。侦察排在垃圾尾岛北测的牛头岛登陆，与守岛敌军发生激战，终因力量悬殊太大而遭到严重伤亡，侦察船被击沉。张学海与8名战士只得躲进山洞里，夜间以海带和海蛎子为生（后在解放垃圾尾岛27天以后才被找到救回）。

后来又用其它办法侦察，也没有发现马湾有增加舰艇的迹象。诺大的马湾，怎么只有二三艘小型舰艇？洪学智迟迟下不了发起攻击的决心。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洪学智急了，侦察排在牛头岛一战，敌人可能已摸到我军意图，要是这样拖下去，我军的优势和敌军的劣势可能发生变化，到那时，再发起攻击，困难就多就大了。

“不能再等了。”洪学智终于果断命令：“力争早打，快打！”

4. 垃圾尾奇袭敌舰队

联合指挥所下达发起攻击的日期是：1950年5月24日。

江防部队的16艘舰艇，加上征用的8艘民船从唐家湾锚地出发。原规定各舰艇以每小时8海里的速度前进，拂晓登陆，但由于缺乏海上指挥经验，航海通讯设备不齐全，无法保证指挥的不间断，各舰艇的航速、航向掌握不准，以致在20海里的航行中，不仅火力船队与登陆船队之间互不照应，火力船队与各舰艇之间也失去了联系。当“解放”号艇、“桂山”号舰接近垃圾尾岛时，“前进”号艇搞错了方向，“劳动”号艇也失去了联系，均未投入战斗。

凌晨4时，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指挥炮艇“解放”号接近到了垃圾尾岛的马湾口。这时，后续部队都还未跟上。林文虎透过朦胧的海雾，隐约可见海湾内一片黑块，继续往前一看，呀！马湾里不是原来说的二三艘小型舰艇，而是竟然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舰艇20多艘。其中“太和”号护卫舰，排水量1240吨，航速可达19海里，装有76毫米炮8门、20毫米炮12门；“中海”号坦克登陆舰，排水量1625吨，航速可达10海里，装有40毫米炮8门，20毫米炮12门；3艘“永”字号扫雷舰，排水量650吨，各有76毫米炮1门，40毫米炮2门，20毫米炮6门。

“解放”号是一艘小炮艇，排水量只有28吨，最大航速是10海里，上面只装着1门20火炮，2门12.7机关枪。后来为了加强火力，才临时装上1门无后座力炮。站在指挥台上的林文虎，望着这个超过自己炮艇350多倍的大舰队，坚定地下达了两道命令：

“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全速开进去，插入敌人心脏，打它个肚中开花！”

林文虎是泰国华侨，著名的拳击运动员。为了抗日救国，他于1940年毅然离家回国，参加了我党华南游击队，多次参加袭击日军据点和交通线的战斗，还营救过美国飞行员，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解放战争初期，林文虎曾指挥小艇打得敌人闻风而逃。他是5次负伤的老英雄。这次接受任务后，他

分析了可能出现的情况，拟定了多种作战预案，小艇打大舰也在他的预案之中。

林文虎下达攻击命令之后，“解放”号像只小老虎，悄悄地摸进马湾，冲进敌舰群。指导员王大明运用话筒进行宣传鼓动。艇长梁魁庭观察片刻，马上分配了火力：两挺 12.7 机枪打驾驶台和炮位，20 炮打位于敌舰水线以下的舵机、油机部位。“解放”号边打边走，一直冲到敌人“太和”号护卫舰跟前。“太和”号是舰队司令的旗舰。梁魁庭指挥炮艇由 800 米打到 100 米左右。“太和”号上的齐志鸿，还以为是自己人发生误会，就命令信号兵发信号：“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梁魁庭和指导员王大明不予理睬，命令开炮。炮手顾振华“哗”地一梭子，正好打到了指挥台上的敌舰队司令齐志鸿中将的右臂。

敌舰队慌乱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江防部队的小炮艇会突然来攻击自己的司令部，更没有想到竟敢在总吨位达一万吨的舰队群中横冲直撞。敌舰队在这千米之内的马湾里已经发挥不了速度快和火力强的优势。

“解放”号越打越来劲。敌旗舰“太和”号负了伤，“中海”号坦克登陆舰也中了五六发炮弹，起了火。只见这两艘敌舰甲板上一片慌乱，水兵们光着脚，提着裤子，像老鼠似地东逃西窜，爆炸声和救命声混杂在一起，响成一片。有几艘敌炮舰顾不上解缆，就崩断缆绳仓皇外逃，有两艘敌炮艇还挂起了白旗。

东方慢慢发亮。敌舰队突然发现，使自己惊恐万状的只是我海军的一艘孤艇。惊魂略定之后，他们便组织火力还击。已经逃到马湾口的“太和”、“中海”两舰，也停了下来，向“解放”号集中射击。岛上的敌人，也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千米之内的海湾，成了一片火海。

“解放”号的艇身被打坏一百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前主炮发生故障，炮手张定飞中弹倒下。林文虎前去排除故障以后，也中弹牺牲。19 名艇员已有 16 名伤亡。负伤的艇长梁魁庭仍指挥炮艇巧妙地打击敌人。敌舰招架不住，又纷纷向海湾口逃窜。梁魁庭乘机驾艇冲出火网，撤出战斗，返回唐家湾锚地。

就在敌舰群纷纷外逃的时候，我“桂山”号舰突然出现在马湾口，堵住了去路。原来，火力船队长郭庆隆为了保证登陆部队安全登陆，决心堵住马湾口，拖住敌舰艇。

“桂山”号是一艘小型炮舰，是我火力船队队长郭庆隆（392 团副团长）的指挥舰，又是整个火力船队中最强的一艘舰。然而它的排水量，也不过 358 吨，装着两门 76.2 火炮和四门 25 炮，仅火力一项，也同样无法与敌舰队相比。

“解放”号撤出战斗后，敌人所有炮火都转向“桂山”号。“桂山”号出现人员伤亡。舰体数处中弹。无线电被炸中断。但“桂山”号寸步不让，死死堵住马湾口。舰长池敬梓中弹牺牲。郭庆隆亲自指挥军舰逼近敌舰。“桂山”号燃起大火。形势万分危急。炽烈的火焰，大量的伤亡；阻塞了舰内前后上下的通路，驾驶室成了火烟筒。烟薰火烤，使人透不过气来。但是，“桂山”号的英雄们，仍然把敌舰堵截在马湾口。

郭庆隆决定抢滩登陆，把舰上陆军送上岛去。“桂山”号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拖着燃烧的火焰，迅速向滩头冲去。大火已经封闭了舱口，机舱里被薰得再也呆不住人。但是，要是没有人操纵机器，“桂山”号就抢不了滩

头。在这生死关头，轮机兵温国兴，坚决要战友迅速离开：“我是共产党员，你们都走！”待“桂山”号抢滩成功，温国兴却倒在了机器旁。

舰上的陆军战士纷纷跳海登陆，水兵们用各种火器掩护着陆军战士同岛上敌人展开了搏斗。郭庆隆的腿部负伤，仍架着机枪一边打一边喊：“同志们，抢占山头，我们掩护你们！”郭庆隆又举起冲锋枪，率领着水兵跳上岸，追上队伍，协同陆军战士向山头冲去。

战斗结束后清查发现，队长郭庆隆及“桂山”号绝大部分人员牺牲，16人失踪，只有几个人由于负伤埋在尸体下未被敌人发现而幸存下来。

当“解放”号和“桂山”号袭击马湾的时候，正按预定方案在垃圾尾岛以东海面担任侧翼警戒的“先锋”号，突然与敌“25”号炮艇遭遇。

敌“25”号是艘铁壳炮艇，排水量为100吨，装有25炮。这条在珠江口鱼肉渔民的恶犬，号称“海上霸王”。我“先锋”号吨位大，排水量为160吨，但是火炮小，最大口径才13毫米，又是木壳艇。两相对比，也是敌强我弱。

敌“25”号一时没有识别出是“先锋”号，就发信号询问。指导员于守真命令“先锋”号一面回信号迷惑敌方，一面高速接敌。敌“25”号发现来者不是己方舰艇，便立即开火。艇长何宝安理都不理，指挥“先锋”号一直冲到离敌“25”号几十米处，才对准它的指挥台及炮位猛烈射击。敌“25”号招架不住，匆忙转向，企图拉大距离。“先锋”号上的所有枪炮对准“25”号又是一阵猛打。敌艇长当场毙命，艇上的火力全部被“先锋”号压住。

“靠上去，抓活的！”于守真命令。

艇长何宝安指挥炮艇迅速向“25”号靠去。

陆军排长蔺善禄一挥，一排手榴弹甩到了敌艇上。还没等两艇靠在一起，蔺善禄端着冲锋枪已经跳了过去。班长孙之禄也带着几个战士跳上了敌艇。“海上霸王”当即被我俘虏。

正当“先锋”号俘虏“25”号炮艇的时候，“奋斗”号也在自己的警戒区内同敌“26”号炮艇遭遇。

敌“26”号炮艇要比“25”号炮艇大些，也是个“海上霸王”。我“奋斗”号只是一艘60吨的木壳艇，最大的一门火炮只有13毫米，航速只有8节，跑起来像条“老水牛”。“奋斗”号要想打败“26”号，硬拼不行，只有智取。

敌“26”号远远地就向“奋斗”号开炮。“奋斗”号副艇长张锦伦指挥炮艇一直逼到对方的鼻子底下才还手。狡猾的敌“26”号炮艇见“奋斗”号是木壳的，跑得又慢，便转向佯作逃跑；然后转了一个大半圈，突然对准“奋斗”号拦腰冲来。敌人是想用它的铁壳撞击“奋斗”号。副艇长张锦伦识破了敌人的诡计，迅速转了一个向，避开了敌艇的撞击。就在两艇迅速接近的时刻，我艇战士扔过去一排手榴弹。敌“26”号见诡计不能得逞，又疯狂向“奋斗”号反扑。这时，副艇长张锦伦右腿负伤，左胳膊也挂了花，他仍不在意，高喊：“狠狠地打！”

敌“26”号艇又第二次向“奋斗”号撞来，我炮手们巧妙地把所有炮火一齐打到敌艇上。顿时，敌“26”号炮艇驾驶台倒塌，浓烈的黑烟向四周翻滚，十几个敌人慌忙跳海。“26”号炮艇仍想逃命，但是没有逃出多远，就在爆炸声中被大海吞没。

奇袭垃圾尾岛的海战首战告捷，从根本上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不得不仓

皇弃岛撤退。我军于 27 日全部占领了垃圾尾及其周围的牛头岛、中心洲、大头洲等岛屿。至此，万山群岛战役的第一阶段战斗结束。

5. 趸船立奇功

我军乘胜追击，于 5 月 31 日发起攻击。

第二阶段战斗节节胜利。敌人不甘心，台湾又增派 2 艘“太”字号护卫舰、2 艘坦克登陆舰、4 艘“永”字号扫雷舰，以及数艘大型炮舰前来增援。但都被我岸炮和舰艇一一击退，我军攻下了白沥、大小万山、横洲、竹洲等岛屿，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任务。

在前两个阶段作战中，我海防部队的舰艇也受到损失，有的被敌人击毁，有的被敌人击伤，还有的因触礁而不能使用，再加中间刮了一次台风，又损伤了一些。因此，战斗力大大削弱。为恢复战斗力，以利再战，洪学智和联合指挥所研究决定，休整 20 天。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加强了侦察，调整了组织，抢修了舰艇，从而使指战员思想上得到了提高，舰艇得到了一定恢复，但比起战前，还相差甚远。

敌人乘我休整之机，又增加了兵力：从台湾第一舰队调来舰艇增援第三舰队，其中包括“信阳”号和“衡阳”号驱逐舰、两艘炮舰。相比之下，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变，相反在不断扩大。

为了完成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洪学智报请叶剑英批准，改装了 8 艘商船。分别在上面架起了陆上用的山炮和战防炮；又弄来一艘趸船，上面架设了一座 100 毫米的加农炮。

6 月 26 日，第三阶段战斗开始。这天夜里，我火力船队，掩护陆军神速地占领了离外伶仃岛约 800 米的三门岛。我陆军登陆后，立即架炮埋伏，舰艇则隐蔽在海湾内。没有多久，敌 1580 吨的“信阳”号及一艘扫雷舰向三门岛巡逻来了。当两舰进入我火力网时，岛上、舰上的炮火一起向它们突然开火。敌人不明真相，“信阳”号中弹后掉头就跑，扫雷舰重伤起火，舰上敌人纷纷跳水。这天，我海防部队共与敌舰队激战三个回合，取得击伤敌驱逐舰 1 艘、扫雷舰 3 艘、炮艇 2 艘的胜利。

三次海战中，要数趸船大战敌舰艇最为壮观。

6 月 26 日夜间，趸船由一艘军舰拖到外伶仃海面停下来。所谓趸船，就是人们常见的浮码头。它是匣形平底，没有动力，只供船只停靠；也没有铁锚，行动时全靠其它舰船拖带。

趸船停妥后，把 100 毫米的加农炮瞄准了外伶仃锚地，对敌人舰艇进行猛烈轰击。6 月 27 日上午 7 点多，敌“信阳”号驱逐舰带伤率编队游弋，趸船上的 100 毫米加农炮又怒吼起来。双方激战了几十分钟，最后还是敌人败下阵来，退到担杆岛，趸船又获胜。

我趸船三战敌舰艇，被香港和澳门的人们远远地看见，但是他们看不见水下有没有铁锚，也看不见它的“肚子”里有没有机器，只是凭着各自的想象力进行描绘，并广为传播，而且越传越神，到后来，竟说是“中共一艘巡洋舰抛着锚同国民党海军舰队展开了大战”！

这个传奇故事，一直流传至今！

8 月 3 日，我军登陆担杆岛；8 月 4 日，又攻占了担杆岛附近的其它岛屿。至此，自 1950 年 5 月 25 日发起的、历时 71 天的万山群岛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珠江口航道终于打通。

这次战役结果为：万山群岛 40 多个岛屿全部解放。

共俘获敌上校科长芦昌杵以下 192 人，毙伤敌第三舰队司令齐鸿章以下 500 余人；击沉敌艇 4 艘，击伤舰艇 12 艘，缴获各种船只 12 艘。我方，沉舰、艇各 1 艘，伤艇 5 艘。

万山群岛战役，是我陆海两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中央军委和海军、中南军区发来贺电，表彰参战部队“打得壮烈、打得英勇”。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桂山”舰的英雄业绩，把“桂山”号抢滩登岛的垃圾尾改名为桂山岛，又在“桂山”号抢滩的滩头，建立起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登陆点钓庭湾的一块高大的岩石上凿上了“桂山号英雄登陆点”8 个大字，石旁又竖起一个高大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解放垃圾尾岛烈士永垂不朽”。“先锋”艇退役后，运到黄浦岛供人们参观。在黄浦岛上，还为林文虎烈士建立了纪念碑，让人们永远悼念他。

6. 急令打通长江口航道

还在万山海战正在进行的时候，周恩来就多次接到上海市政府的报告。报告说，由于长江口被封锁，上海的经济一直处于滑坡状态。长江口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是上海港和长江流域各港口对外贸易的咽喉，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素有“中国东大门”之称。长江口被封锁以来，经济就一直不振。为此，早在 1950 年初，即 1 月 24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在上海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就谈到了上海经济滑坡的情况：“百货业有了东西卖不出去，机械业几乎濒于崩溃，纺织业的成本超过了卖价，粮价上涨，其余物价也跟着上涨……”长江口被封锁，不仅影响着上海经济的滑坡，还影响着整个国内经济的恢复。

必须迅速打破敌人对长江口的封锁！

周恩来拿起桌上的电话，叫通了南京，呼叫着。

“你是粟裕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你找张爱萍同志谈一谈，要求海军迅速组织力量，扫清水雷，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为了便于对部队的指挥，张爱萍已把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搬到了上海水电路 522 号。这里原是国民党的装甲兵司令部。

粟裕把周恩来的指示告诉了张爱萍。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要求张爱萍：务必尽快把敌人布在长江口的水雷清除掉。

在这之前，张爱萍为了打通长江口航道已经奔波了很长时间。作为第一步，自去年（1949 年）9 月 19 日开始，张元培率领的由 13 艘艇组成的编队，赴太湖进行剿匪；这支编队又于 11 月 15 日开始，对崇明岛周围岛屿进行清剿。崇明岛以内的海匪清除以后，张爱萍就指示司令部拟定了“打通长江口通道”的作战方案。这个作战方案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扫除长江口的水雷；二是攻占长江口外的苏南诸岛。这个方案正在实施中。现在周恩来和陈毅、粟裕的指示，使张爱萍更加感到打通长江口航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张爱萍立即驱车来到了吴淞口的扫雷大队。

扫雷大队是于 1950 年 4 月末宣布成立的。大队长兼政委是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副政委是李兰森。大队下设 2 个中队。大队成立

后，孙公飞首先调查了敌人布雷的情况。据情报证实：1950年1月，桂永清曾亲自登上一艘“永”字号布雷舰，布了大约20多颗水雷；雷区主要是在长江口南航道九段沙灯标至福庆沉船浮标一段。

张爱萍听取了孙公飞的汇报。

“现在能不能马上出去扫雷？”张爱萍问。

“能！”

“你们的意见呢？”张爱萍侧身问两位苏联顾问：“现在这样出去行不行？”

“根据现有条件，也只好这样了。”

1950年6月19日，以“中”字号111舰为指挥舰，由10艘25吨登陆艇组成的扫雷编队，浩浩荡荡开到了长江口的南航道。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次扫雷，指战员的心情格外激动，个个眉飞色舞，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决心早日把敌人的水雷扫光！

编队在苏联专家指导下，来回不停地清扫着。

突然，一颗水雷“轰”地爆炸了，激起了一个又粗又高的水柱。

可是，这不是扫出的水雷，而是水雷炸着了一艘巴拿马商轮“伏虎”号。

孙公飞立即命令停止扫雷，转而组织艇队进行抢救。19名船员全部救上来了，但“伏虎”号很快沉到水底。

孙公飞咬紧牙关，忍住心疼，继续指挥编队清扫，仍不见水雷的影子。

可是6月20日又有一颗水雷炸沉了侨商的“香山”号轮。

扫雷被迫停止。第一次扫雷宣告失败。

扫雷编队刚刚靠好码头，张爱萍带着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技术部长曾国晨，就出现在孙公飞面前。

张爱萍召集大队干部分析原因，总结教训。孙公飞及大队其他干部分析了扫雷失败的三个原因：第一，长江口风浪大、水流急，25吨的小登陆艇犹如一片树叶，难以进行扫雷作业；第二，自己制造的3号扫雷索太细，拉不动水雷，4条扫雷索拉断了3根，也没有把水雷拉上来；第三，部队革命热情虽然很高，但是缺乏技术。

会议进行中，周恩来从北京又打来电话，询问扫雷情况。陈毅、粟裕和肖劲光也打来电话指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清扫水雷。

张爱萍放下电话，心情感到格外沉重。但是，他却望望大家沉闷的脸色，鼓励大家说：“这次扫雷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有不少的收获。这个收获也有三点：第一，熟悉了长江口航道和雷区情况，摸清了水深、流向、流速及雷区位置；第二，对扫雷的组织指挥和扫雷技术进行了一次练兵，从中得到了有益的经验，学到了本领，找到了教训；第三，打消了一些人的思想顾虑，适应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同志们，只要你们认真研究一下这3条教训和3条收获，进一步作好准备，扫雷就一定能成功。”张爱萍最后说：“我把曾国晨部长留在这里，同苏联专家一起，帮助你们解决技术上的难点。”

张爱萍回到司令部，就第一次扫雷情况及下一步扫雷意见，专门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报告中还提出从苏联进口一批扫雷具的请求。

就在扫雷大队进行准备期间，又发生了3起轮船触雷事件：7月20日，“新宁海”号轮触雷沉没；8月16日，“济南”号轮触雷后被抢救回来；8月21日，“捷喜”号轮触雷沉没。

必须迅速制止这种轮船触雷事件的发生。

张爱萍又来到了华东军政委员会。

“为了防止商轮触雷事件再次发生，”张爱萍再次向马寅初副主席提出：“海军打算暂时封闭长江口航道，禁止所有船只通航。”在这以前，马寅初已经与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过。但是他们不同意，理由是：上海自二月大轰炸以来，市面萧条不景气，近来略有转机，为便利物资交流，活跃市场，繁荣经济，长江口不宜全面封闭。

“过去由于不封闭，又接连发生3起商轮触雷事件；现在再不封闭，将会产生更严重后果。”张爱萍申述说：“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请马副主席再考虑一下，我回去也作进一步研究。”

张爱萍回机关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大家感到，全面封闭不行，不封闭也不行，是否可以寻找一个折衷方案呢。就在这个时候，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来电话建议，采取部分封闭的办法，即对已测定的雷区基本都封闭，其余航道宁肯冒风险也要通航。张爱萍立即领导大家进行讨论，认为这是目前最佳方案。于是会议转而研究了采取这一方案的可能性：第一，上海如果封港一个月，不但影响财政收入，而且物价又会发生波动，损失就更大；第二，华东贸易部在香港购得的一批物资，由于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此，必须尽快运回，以防不测；第三，北方也有大批物资急需运来上海；第四，如全面封锁航道，千万渔民的生计也将陷入困境。张爱萍立即把这个部分封闭的意见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很快表示支持部分封闭长江口的方针。

在实行部分封闭期间，张爱萍又要求司令部采取了3条措施：第一，加紧进行扫雷准备，争取早日扫清航道；第二，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大型船只进入雷区，并防止敌特进行破坏；第三，扫雷期间另辟一条新航道，该航道在长江口南航道以南，水深3.5米，潮涨可达9米，一般船只可以出入，并不影响扫雷活动。

接着，张爱萍根据第一次扫雷失败的经验教训，指示司令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挥舰“中”字号111舰不变，将4艘小型步兵登陆舰“古田”、“周村”、“枣庄”、“张店”改装成扫雷舰，以代替4艘小登陆艇。这4艘登陆舰，排水量都为380吨，1800匹马力，时速为8—12节，特别是舰尾装上了锚机；可用于收放扫雷索。这时，苏联援助的10条扫雷索也运到了上海，马上进行了安装。扫雷舰改装后，又根据雷区的水文地质情况，重新制订清扫计划，对指战员进行了强化训练。考虑到出航期间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又从江南造船厂和航道测量局抽调技术人员随舰出海。

为了确保扫雷区域不被敌人骚扰，张爱萍又报请陈毅批准，指挥部队控制了位于长江口中部、扼南北航线要道口的余山岛，并由陆军驻守，以掩护扫雷。

一切准备就绪。1950年9月11日，张爱萍、林遵、袁也烈和赵启民联合签署了第二次扫雷的命令。

9月21日，孙公飞率领新的扫雷编队进入雷区。雷区分为甲、乙、丙、丁4个区段。4艘扫雷舰使用MT—3型扫雷具，定深为6.7米，以梯次队形在4个雷区往返清扫。先是用密集队形进行清扫两次，尔后用疏散队形再清扫一次。

扫雷期间，时有英美飞机在空中盘旋，国民党海军舰艇也在外海游弋，

都因我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飞机、舰艇都不敢靠近骚扰。

9月29日，编队像往常一样清扫着，突然在乙区海面冒出一个黑古隆冬的家伙，仔细一看，呀，水雷！

“成功了！成功了！”

水兵们挥动着水兵帽，跳跃着，欢呼着。

10月11日，在丁区又扫到一枚水雷！

接着又扫到第3枚、第4枚。

这4枚水雷，除一枚拆卸作研究用外，其余都由爆破组拖到岸边进行爆破。这些水雷，与过去多次捞获的断索漂雷型号相同，是日本制造的“九三”式锚雷，都已陈旧。

从扫出的第一枚水雷上，发现上面还缠着钢索，显然是第一次扫雷时给拉断的。由此找到了第一次扫雷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扫雷索太细。

长江口的水雷扫清了，马寅初专门给海军机关打电话：“表示深深谢意。”

7. 横扫苏南诸岛

长江口内的水雷是清除了，苏南诸岛上的海匪还堵在长江口外。张爱萍立即指挥进行清剿。

苏南沿海诸岛、包括马鞍列岛、声嵛泗岛和崎岖列岛。这些岛屿构成了上海、宁波、杭州的天然屏障。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时，蒋介石命令江苏省主席丁治磐率领机关，搜集张阿六、袁国祥、黄八妹等部600余人，以马鞍列岛的嵛山、嵛泗列岛的泗礁、崎岖列岛的大小洋山、杭州湾的滩价山岛为中心设防，肆意劫掠，切断南北航运，破坏渔民生产，并以此作为向大陆派遣特务的跳板。不拿下苏南沿海岛屿，不仅不能彻底打破国民党对上海、对长江口的封锁，华东军区海军也无立足之地。

华东军区海军为解放苏南沿海岛屿开始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一天，作战处长赵汇川突然接到淞沪警备区司令部作战处的电话。“赵处长，听说有一支炮艇部队要去舟山群岛，我们司令员说，能不能请这支炮艇部队顺便配合我们一下，先把杭州湾的滩浒山岛拿下来。”

“我们研究请示以后再告诉你们。”

赵汇川放下电话，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作了报告。袁也烈又和赵汇川一起找到了张爱萍。

“你们的意见呢？”张爱萍问。

“这是个好主意，这样，其它部队可以集中力量解决外海各岛，同时对炮艇大队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袁也烈说。

“好！要告诉陈雪江，”张爱萍说：“现在广东沿海岛屿已经解放，苏南沿海岛屿最近就可以解放，剩下的就是闽浙两省沿海岛屿了。炮艇大队是人民海军第一支进入浙闽沿海作战部队，是开路先锋，是突击队，主要作战任务是配合陆军与空军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粉碎海匪骚扰，保护渔民生产，保卫航行安全。还要他们注意：由于当前的制空权不在我们手里，大舰目标大，一时不能南下，海上的兵力敌强我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作战要以小炮艇为主……”

张爱萍和袁也烈决定由第五舰队司令员张元培去组织实施。

张元培接到命令后，立即赶到吴淞海军码头，找到了正在待命出海的炮

艇大队大队长陈雪江。

陈雪江原是陆军的一名刚刚任命的团长。在陆军，他身经百战，是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是 1949 年 8 月调海军， 1950 年 2 月任炮艇大队大队长。这支部队的任务是：根据周恩来“扫荡苏浙沿海残敌”的指示，去舟山群岛，配合陆军清剿浙江沿海敌人。

“什么时候出发？”陈雪江见张元培赶来，急忙问道。

“情况有变。”

“任务解除了？”陈雪江有点扫兴。

“不是解除，而是要追加任务，要你们顺手牵只羊。”

“牵羊，牵什么羊？”

“杭州湾里的滩浒山岛！”

滩浒山岛现有 100 多敌人驻守，司令是黄八妹。黄八妹，约 40 岁左右，上海市浦东川沙人，曾当过国民党的副县长。我军渡江后，她纠集了数十人，先是躲进太湖当湖匪，张元培率艇队进剿太湖，她又窜到长江口外当海匪。黄八妹和她的部下都是渔民打扮，利用众多的岛屿和河汊，来无声，去无踪，抢了就走，劫了就跑，很难抓到。黄八妹还有一手好枪法，浑名叫“双枪老太婆”，能左右开弓，前堵后截，弹无虚发，而且变化多端，难以捉摸。

陈雪江想，要抓住这样一个惯匪头子，还不那么容易呢！

由于要“顺手牵羊”编队作了调整，在炮艇大队 12 艘炮艇的基础上，增加了小型步兵登陆舰“古田”号、小型坦克登陆舰“陈集”号、“车桥”号、“卫岗”号。任务是掩护和运送陆军一个步兵营。指挥部设在“古田”号，指挥员除陈雪江外，还增加了陆军一个师参谋长。他们有个分工：海上航渡，由陈雪江指挥；登岛作战，由陆军参谋长指挥。

编队出航的时间到了。

“信号兵，”陈雪江摸摸左右腰间的两支手枪，命令：“通知各舰艇，起航！”

此刻，陈雪江感到有一种自豪感猛冲着心头。这是陈雪江自参加海军以来第一次下达出海作战的命令啊！正因为如此，陈雪江牢牢记住了今天的这个日子：1950 年 6 月 15 日。

16 艘舰艇，以“古田”号指挥舰为前导，载着陆军一个营的 3 艘小型坦克登陆舰居中，12 艘炮艇殿后，编成一路纵队，按照作战航行计划，驶到长江口外，然后变换为战斗队形继续前进。

这次作战航行的路线是：编队出了吴淞口向右拐，朝着长江口驶去；出了长江口，沿着上海市浦东的川沙、南汇折向东南；过了南汇嘴，再右转，向西南航行，直插杭州湾里的滩浒山岛。

陈雪江站在“古田”舰指挥台上，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浦东沿岸的地形地貌，不时地下达着“往右”、“靠左”的命令。编队不偏不移地走在既定的作战航线上。

“陈大队长，”师参谋长敬佩地说：“听说你也是第一次出海作战，就能指挥编队保持这样好的队形，真不简单哪！”

“有什么不简单的，海军的一套我还没有真正学会，我这是运用陆军的经验在指挥！”

陈雪江说的是实话。在海军学校，陈雪江知道舰艇在海上航行，靠的是天文航海和地文航海。天文航海，他没有学就“毕业”了，而且也不是一朝

一夕就能学会的。但是，他知道，地文航海主要是利用地形地貌决定航行路线的。这与陆军打仗决定进攻路线是一致的。陈雪江在陆军当过作战参谋，识别作战地图的能力比较强，还会测图、绘图。陈雪江自从接到出海作战的任务后，就找来一幅海图，反复辨认、强记。出航后，他又是一面观察，一面识图，修正过去判断中的差错，使编队保持在既定的航线上。

陈雪江从望远镜里看到，海面有浪，无花，舰艇虽有摇晃，但还算平稳。

“方参谋！”

方参谋，名叫方汉卿，是起义士兵，在一艘炮艇上当轮机长，上士军衔。因为他思想好，技术精，陈雪江把他破格提升为参谋，水兵嬉称他是陈雪江的“高级上士参谋”。陈雪江自知缺乏海军知识，走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哪里。

“大队长，找我有事吗？”方汉卿走到陈雪江跟前。

陈雪江指指右前方天空的那一朵朵白云，像草原上的羊群，向西北方向飘游着，问：

“会是起风的征兆吗？”

“有这个可能，”方汉卿说：“我建议通知各舰艇注意，以防万一。”

陈雪江随即下达了“注意防风”的命令。

果然，那朵朵白云，转眼间越飞越密，越飞越快，越飞越低。起风了，由无声到有声，最后怒吼着，从天空扑向海面。刚才还是平静的海面，转眼间，掀起了大浪，喷射着白花。陈雪江的望远镜头，情不自禁地移向前面的3艘小型登陆舰，又移向后面12艘炮艇。

军舰在左右晃动，炮艇在上下跳动。

“方参谋，”陈雪江全身神经突然紧张起来，大声喊着“方参谋”！

“大队长，有什么指示。”

“现在几级风？”“我测过了，是5级。”

“还会增强吗？”

“看那势头，很有可能。”

编队来到上海浦东的南汇嘴。这里海面开阔，东面是汪洋一片，前面是一片汪洋。突然，阵阵暴雨铺天盖地袭来。顿时，海面掀起山包似的大浪，怒吼着，冲向天空，转眼间，又暴雨般地倾泻下来，在舱面工作的人员，一个个成了“落汤鸡”。陈雪江使劲抖抖身上的海水，继续观察着走在后面的12艘炮艇。

突然，望远镜里少了2艘炮艇！

陈雪江的心一下给什么揪住了。

又少了2艘！

陈雪江的心被揪得更紧，已经到了快要炸烈的程度。又少了2艘！

这就是说，12艘炮艇已经翻了一半，翻掉一半哪！突然，望远镜里多了1艘，出现了7艘。

陈雪江的心似乎松动了一下。

又多了1艘，出现了8艘。

陈雪江的心似乎又松动了一下。

出现了10艘……

啊，12艘，1艘不少，仍是12艘炮艇！

陈雪江终于明白了：刚才少了的炮艇，是跌进两个巨浪之间的深谷里去

了，刚才又冒出来的炮艇，是随着两个巨浪的奔腾，又被托到了浪尖。

陈雪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但是，大风由5级增到6级又增到7级。

7级！据许多原海军人员说，这种25吨的炮艇，只能抗五六级风，现在已增至7级，危险！如果再增强，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就在这时，后面12艘炮艇上，不断传来了呼叫声：“航行困难！”“舱已进水……”

紧接着，居中的3艘小型坦克登陆舰，也传来了呼叫声：“舰身摇摆35度！”“舱面已经无法站人……”

16艘舰艇，就像羊群里冲进了一只大灰狼，自顾不暇，四处奔夺。不能犹豫了，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陈雪江望望前方和左前方的滔滔怒海，知道前进很危险，左转向更危险。

“方参谋，”陈雪江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后转返航吧？”

“继续前进，左转向东，都有危险；”方汉卿说：“但是，后转返航更危险。”方汉卿作了进一步解释：“转弯时，舰艇侧面正好对着大风大浪，其压力要比现在大数倍，还没有等我们转过来，舰艇早被掀翻了！”

“那我们抛锚怎么样？”

“我们的锚链细，”方汉卿也无可奈何地说：“不过，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可以试一试。”

“好，命令各舰艇抛锚！”

4艘小型军舰尽管像烈性野马，还在乱蹦乱跳，毕竟已被扎入海底的铁锚拴住了。可是，12艘炮艇却不断发来呼叫：“我艇拖锚！”“我艇锚链蹦断！”“我艇锚链丢了……”

炮艇连锚链都拴不住，还能有其它什么好办法？陈雪江头脑里突然萌生了抢滩的念头。

“方参谋，叫炮艇抢滩吧！”

“只有这个办法了！”方汉卿支持说。

“好，通知各艇。”陈雪江右手向南汇嘴沙滩一指：“抢滩！”

命令迅速传达下去，只见一艘艘炮艇，向右一拐，直向沙滩奔去。

“快，通知指挥艇，”陈雪江突然想起了中队长张大鹏所在的指挥艇：“原地不动，等候我舰靠拢！”

指挥舰“古田”号起锚向指挥艇靠上去，只见又矮又胖的张大鹏混身湿淋淋的，正指挥炮艇向“古田”号靠来。“古田”号的一根钢缆，“呼——”地撒上指挥艇。钢缆牢牢地把炮艇系上了“古田”号的舰尾。

11艘炮艇终于在更大强风来到之前，稳稳地坐上了沙滩。4艘小型登陆舰及一艘指挥艇仍在原地抛锚，艰苦地与风浪搏斗着。

肆虐了一夜的暴风，终于渐渐减弱；怒吼了一夜的恶浪，终于渐渐平静。

太阳跃出大海。一夜没有合眼的陈雪江，此刻眼睛睁得更大了。第一个映在眼里的是右前方的11艘炮艇。这些炮艇由于是涨潮时抢滩的，现在已退潮，都远远地离开了水线，只能等到涨潮时才能退下水来。

怎么办？是组织现在能动的4艘登陆舰及指挥艇马上出击，还是等11艘炮艇退下滩后一起行动？陈雪江在指挥台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发生意见分歧：主张等待的人认为，11艘炮艇脱了沙滩，掩护登陆部队出击，这样力量大，胜利更有把握；主张立即出击的人认为：在敌人未发现我们之前行

动，能起到奇袭效果，同样有胜利把握。双方各抒己见，相持不下。

“我看不用争了，”陈雪江果断地说：“我主张马上行动！”

“我同意！”陆军参谋长马上支持。

编队立即起锚。中队长张大鹏的指挥艇为前导，指挥舰“古田”居中，3艘运载陆军的小型登陆舰殿后，成一路纵队向南驶去。

编队接近南汇嘴。陈雪江给沙滩上的11艘炮艇下了一道命令：“涨潮下滩，战区汇合。”

编队越过南汇嘴，右拐弯，直奔滩浒山岛。8时许，未打一枪一炮，就把陆军一个营送上了滩浒山岛的滩头。

探索许久，不见一个海匪。

“真没有想到，我们上来一个营，连一个海匪影子也没有见着！”陆军营长泄气地说。

“这说明岛上没有敌人，”陆军参谋长安慰营长：“不要紧，我们还可以乘机宣传党的政策么。”

于是，全岛300多人集中到了一个池塘边。参谋长站在众人前面，大声讲着渡江战役以后的形势，以及这次解放军登岛的任务。

“参谋长”，陈雪江突然走上去拉拉参谋长，轻声地说：“你发现没有，男青年特别多。”

参谋长这才注意到，男青年竟占了近一半。根据他的经验，300多人，男青年最多占五分之一左右。现在占了近一半，这就不符合常情了。参谋长马上改变了话题。

“你们中间，哪个是海匪？”参谋长严厉地说：“只要坦白交待，一律从宽处理！”

一片沉默。

“当过海匪的，如果不坦白交待，”参谋长继续提高嗓门：“一经查出，一律从严处理。”

又是一片沉默。

“报告首长！”

参谋长还没有反映过来，从人群中走出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解放军战士，这里面有土匪！”

喊“报告”的这个年轻人叫林小强。他说出了被俘经过，他们是淞沪警备区后勤部队的战士。两个月前，他们班5个战士，由他领着，护送一船物资，由吴淞码头开往崇明岛，经过长兴岛附近，突然被一股海匪劫持到这里。这5名战士，3名已被押送外岛，他与另一名战士留在这里当伙夫。他俩几次合计逃走，都因没有船而未成。他俩又想随海匪出海，以便乘机逃走，但海匪头子黄八妹不准，反而被监视起来。

“好吧，你就说说，”参谋长指指人群：“这里面哪些是海匪？”

林小强先指出一个大队长，又指出一个中队长，最后一共指出46名海匪。

原来，海匪大队长看到那么多陆军登陆，吓坏了，命令把武器扔进池塘，所有海匪都乔装打扮，混进了群众中。

“不是有100多人吗？怎么才46个？”参谋长又问。

“一大队出去了，留在岛上的是二大队。”

“谁领着出去的？”

“黄八妹。”

参谋长解散了群众，叫营长把46名海匪及武器分别集中两处，自己去找陈雪江商量处理办法。可是，陈雪江不见了，后来在一所渔民房子里发现了

他。陈雪江高兴地告诉参谋长：刚才他听林小强说司令黄八妹出去的事，马上把海匪中队长带到渔民房子里审讯。经过陈雪江耐心交待政策，海匪中队长证实两个情况：一个是，在滩浒山岛的西南几百米处，有个小礁，小礁上有一个洞，洞里藏着一部电台及一些武器；另一个是，两天前，黄八妹把部下分为二，二大队守岛，有机会再抓点吃的；她自己率一大队出去找点“外快”，预定明天返回滩浒山岛。

陈雪江立即派中队长张大鹏指挥炮艇前去小礁搜索，果然找到了海匪放在那个礁石洞里的1部电台和7支步枪。

第二天——17日夜，陈雪江指挥着“古田”舰和张大鹏的指挥艇，披着黑幕，进入待机点，天刚亮，就捕获了返岛的两条匪船，俘虏了40多名海匪。

“你们的司令黄八妹呢？”陈雪江问一大队大队长。

“她说，先叫我们回岛，然后再去接她。”

陈雪江一听就明白：黄八妹考虑到出来已经两天，又刮了一场大风，怕岛上情况有变，才叫一大队先回岛探个究竟。

这个狡猾的黄八妹，还是给她跑了！

陈雪江指挥“古田”舰回到滩浒山岛锚地。这时，抢滩的11艘炮艇，除2艘因离水线太远一时还下不来外，其余9艘也已来到锚地汇合。陈雪江立即决定：尚在沙滩上的2艘炮艇“下水后自行回上海”；“古田”等4艘小型军舰运送陆军营及俘虏返航回上海；自己则率领10艘炮艇去舟山群岛配合陆军执行剿匪任务。

解放滩浒山岛虽属“顺手牵羊”，但影响之大却出乎意外：敌人惊慌异常，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了治磐两次发报给蒋介石，要求“紧急派舰队增援”，否则长江口外的苏南诸岛“难以固守”。赵汇川处长与参谋们分析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黄八妹是海匪中最狡猾的司令，现在她的老窝都被我军端了，其他司令就更难守住岛屿了；滩浒山岛位于岛以西，是这些岛的“眼睛”，现在“眼睛”瞎了，诸岛上的敌人就有随时挨打的可能；这次我军攻占滩浒山岛，是在大风过后，说明我海军战斗力已达到相当水平。赵汇川把这个分析报告了张爱萍。张爱萍又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首先攻占嵎泗列岛，然后再取苏南沿海诸岛。

作战方案按预定计划顺利实施：从7月6日发起战斗，至8日结束，两天内就攻占了嵎泗列岛。嵎泗列岛解放后，其它岛上敌人更加恐慌，我舰艇编队乘胜追击，苏南诸岛全部解放。此次战斗，击毙敌总队长康金光以下100余人，活捉敌支队长张冠军以下300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为此，新华社报导说：“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在人民海军配合下，已于七、八两日全部占领长江口外的嵎泗列岛……该岛解放后，上海、浙江间商旅船只行驶已日趋安全，附近渔民已纷纷下海捕鱼。”苏南沿海诸岛解放后，张爱萍又忙于组建舟山海军基地。1950年9月25日，海军舟山基地宣告成立。为加强舟山群岛的防务，张爱萍乘坐“遵义”舰出海，勘察岸炮阵地，调查海港设施。这是张爱萍第一次率舰出海，激动心情常常流于笔端。

那是1950年10月的一天。“遵义”舰正在舟山群岛航行，突然飓风大

作，暴雨倾盆，恶浪滔天。船体一会儿被大浪举起，螺旋桨空转；一会儿又被摔进深谷，甲板被海水吞没。驾驶台上的张爱萍和舰长张韵（吴淞海运学校毕业），全身衣服被海水浸透，连眼睛也睁不开了。舰长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风浪。军舰处于危急之中，人员有些惊慌。

“大家要镇定！”张爱萍望着大家，询问道：“谁能摆脱目前危险处境？”

“报告司令员，”操舵兵陈子午（原国民党海军上士）站了出来：“建议改变顶风前进的常规办法，改为顺势调头，驶出浪区。”

“好，我下令，你操舵。”

“遵义”号在张爱萍的指挥下，经过五次反复，果然驶出了浪区，到达安全港口。

这次航行，张爱萍感慨万千，当即写下了一首纪事诗：

东方破晓，
起锚航行早，
乌云骤起飓风啸，
浪打千丈天地倒，
水泼舷台透戎衣，
座舰浪抛。
同心力保，
腾空顺势导，
骑鲸战斗狂涛，
临危不乱舵稳操，
人民海军首巡航，
胆壮技高。

第七章

长途奔袭披山岛

1. 关于“鸡蛋碰石头”的辩论

陈雪江率领 10 艘炮艇，来到舟山群岛定海码头的第二天，又接到华东军区海军“南下海门，配合 21 军执行任务”的命令。

艇队靠上海门码头，陈雪江和政治处主任廖云台刚上岸，21 军 62 师周纯麟师长、孙云卿副师长带着机关人员已经在等候了。他们驱车来到 62 师师部，走进了会议室。

正副师长介绍了当前敌我斗争形势，以及解放大陈岛岛的任务。

海门镇外面，是台州湾；台州湾的东南海区，有几个叫做台州列岛的岛屿；台州列岛主要由上大陈和下大陈两岛组成，通常又叫大陈岛。大陈岛上驻着国民党海军的“温台巡防处”和一个陆战营，加上其它海匪部队，约 7000 多人。

“除了 7000 多人外，”孙副师长接下去说：“还有 3 艘军舰和 5 艘大型炮艇，其中有 1 艘是 1000 多吨的‘太’字号护卫舰。”

孙副师长继续介绍解放大陈岛的设想：用 50 至 60 艘机帆船，装载 4 个加强营，约 5000 人，进行突然袭击。为了使陈雪江和廖云台放心，正、副师长还作了解释，我军的 5000 人对敌人的 7000 人，是完全有把握的。因为敌人有两个致命弱点：第一，敌军没有作长期守岛的准备，因此，没有严密设防；第二，敌军有 8 个司令、8 个系统，没有统一的指挥。周师长接着强调了解放大陈岛的意义：大陈岛是敌人反攻大陆的浙江“根据地”，驻军最多，力量最强，打掉了这个根据地，其它外围岛屿上的敌人就容易收拾了。

“我们的最大顾虑，是部队能不能登上大陈岛，登上去了又能不能站住脚？”孙副师长坦诚地说：“如果我们部队去登岛，敌人的舰艇必定要进行拦击；如果我们部队登上了岛，他们也必定要从海上轰击我们。”

“我们所以要等你们来了才行动，”周师长深有感触地说：“是鉴于我们海上作战的教训，特别是鉴于金门失利的教训。以我看，在金门战斗中我军所以损失几千人，就是吃了没有海军掩护和支援的亏，再加上没有估计到水文、气象的恶化，登上去的部队被敌人吃掉了，这个教训可深刻呀！”

陈雪江听了，心情感到十分沉重。

“周师长、孙副师长，”陈雪江是个有一说一的人，办不到的事情，从不说大话：“你们对我们炮艇大队的估计过高了。”

陈雪江接着也介绍了炮艇大队的情况。这个大队成立不久，目前的 10 艘炮艇，其中有 6 艘是日本巡逻艇，4 艘是经过美国改装的登陆艇，排水量都只有 25 吨，航速都在 12 节左右，巡逻艇上装有 13 毫米双联装机枪 1 挺，重机枪 2 挺；登陆艇装有 12，7 毫米机关枪 2 挺……

周师长边听边数：10 艘炮艇加起来才 250 吨，人家 1 艘“太”字号护卫舰就有 1000 多吨，他们 1 艘炮艇的吨位就大大超过了我们 10 艘炮艇的总和！

周师长担心地问：“你们能吃得消吗？”

“要说摆开阵势同他们打，”陈雪江毫不隐讳地说：“正像有些人说的，

只是‘鸡蛋碰石头’。”

“你们是不是向上级发个报，提个建议，叫张司令员派一艘大一点的军舰来也好！”周师长提议：“我们也发个报，请浙江军区与华东军区海军联系派军舰来。”

两家都分头向各自的领导机关发了报。62师向浙江军区发报的内容，如实地分析了敌我海军兵力，反映了自己的担心，要求尽快派军舰来配合作战。陈雪江向华东军区海军发出的电报，没有分析敌我双方的兵力，也没有反映自己的担心。因为他知道，大舰多数没有修好，又没有空中掩护，根本不可能派军舰南下。他发报的内容主要是作战方案的基本部署。

两家发出去的电报都很快得到了答复。浙江军区说，目前派不出军舰，要他们和海军炮艇大队想办法克服困难。华东军区海军给陈雪江的电报是：发扬勇敢战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军舰派不出来，只有自己想办法。

办法越想越具体。海军炮艇大队的任务主要有两条：一是掩护陆军登陆部队在航渡中不受敌人舰艇袭击；二是陆军部队登陆时，不受敌人舰艇阻击。为了加强掩护火力，在每艘炮艇上派四五个陆军战士，准备扔集束手榴弹和小炸药包；同时，陆军部队拨出机帆船，装上山炮，编入炮艇大队。

会议决定于7月9日发动进攻。

陈雪江回到部队一传达，指战员们就纷纷议论开了。绝大部分从陆军来的同志及一部分原海军人员，对炮艇出海作战本来就持积极态度，经过大风大浪锻炼，又顺手牵了滩浒山岛这只“羊”，兄弟部队又解放了苏南诸岛，人人磨拳擦掌，斗志昂扬。多数原海军人员的态度又分两种：一种是观望；另一种是反对。反对者说，我们的10艘小炮艇去对付七八艘大舰大艇，这是“鸡蛋碰石头”！

对于这些反对意见，早在陈雪江的预料之中。因此，他不感到奇怪。问题是如何去说服这些人。

干部决定一切。炮艇大队的干部，艇长、中队长，大部分都由原海军人员担任。陈雪江想，打通这些人的思想是关键。于是，他与廖云台商量决定，先召开艇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动员。

会议是在炮艇停泊点附近的树林里召开的。陈雪江没有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也没有作我讲你听的讲话，而只是用10分钟介绍了作战方案，然后是进行讨论、辩论。

邵剑鸣第一个发言。他是陆军来的连长，由于技术学得好，担任了分队长兼炮3号艇长，这在陆军的干部中是极少的。他的发言除了“打”，还是“打”！

接着是张家麟发言。他是原海军人员，为人耿直，有话也憋不住。张家麟分析了敌我海上力量形势。敌人舰艇总吨位比我炮艇大队多100多倍；敌舰火炮最大口径是“太”字号的76.2毫米，我艇的武器最大口径是13毫米；敌人舰艇航速每小时最低也有10节以上，有的可跑20多节，我炮艇速度才12节左右。海战中的优势，都被敌人占有，我们处于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与敌舰艇作战，”张家麟说：“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对了，听说大队长也说过，这是‘鸡蛋碰石头’！”有个原海军人员插话。

话题一下转到陈雪江身上。有的说，大队长不会说这种话。

“大队长，你说过这种话？”有人问道。

“说过。”陈雪江承认。

许多人都遗憾地摇摇头。

“但是，”陈雪江解释说：“我说这话有个前提，如果我们摆开阵势与敌人舰艇打，那就是‘鸡蛋碰石头’。”

“不摆开阵势打，又怎么打得着敌人舰艇呢？”有人发问。

“可以偷袭呀！”

“大白天的，海面又那么宽，怎么个偷袭法？”又有人发问。

“傻瓜才白天去呢，可以黑了天再去打！”

“天黑看不见怎么打得着？”又有人发问。

“靠到它跟前去打么！”

会议讨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了。从陈雪江断断续续的发言中，干部们领会到了他的战术意图：艇小，是处于劣势，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利用艇小、机动性好的优势，趁着天黑，悄悄地摸到敌人舰艇的锚地，出其不意地进行突然袭击。我们的武器口径小，是劣势，这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以钻到敌人舰艇的鼻子底下打近战，这样，我们的武器可以充分发挥火力，而敌人的大口径炮射程远反而发挥不了作用，成了“死角”。……总之，采取夜间突然袭击敌舰艇锚地，与敌舰艇近战，把敌舰艇打出锚地，便于登陆部队登陆。

7月9日晚上，一支登陆编队由海门起航，向大陈岛方向驶去。

大约航行了一半路程，突然刮起大风。这风由四五级增强到六级，而且还在继续增强。炮艇还能抗得住，陆军的机帆船就吃不消了。

编队只好隐蔽到附近的琅玕山岛。

2. 损失得太惨了

琅玕山岛，位于台州湾的南侧。它的正面16海里处就是敌人占领的大陈岛。琅玕山岛由两个岛组成，一退潮，就与大陆连接起来。两岛之间有个港，名叫金清港，港口对着大陈岛方向。港口外还有两个小岛挡着。琅玕山岛海拔较高，上面还长着许多树，所以编队停在港内非常隐蔽。

编队停泊后，两个炮艇分队各派一艘艇去港口警戒：一艘艇是由分队长邵剑鸣兼任艇长的炮3号，另一艘艇是由分队长张家麟兼任艇长的炮103号。

7月10日拂晓，邵剑鸣首先发现1艘敌人炮舰。邵剑鸣是个勇敢的指挥员，在陆军作战多次立功。他要“出击”，张家麟说“不行”，两人争论了几句，最后都同意回港“请示”。张家麟的炮103号在前，邵剑鸣的炮3号殿后，向港内驶去。

张家麟回到港内，却不见了炮3号，赶紧向陈雪江报告。

就在这时，外海隐隐约约传来炮声。不久，渔民回来报告，炮3号与敌人战斗，已经沉没了！

“人呢？”陈雪江急了：“谁叫出击的？”

炮3号上有11人，还有陆军5人，共16人。

“张中队长，快派艇出去找！”陈雪江对张大鹏下完命令，又转身对周师长说：“我们快去发报，请上级机关与地方政府联系，通知渔民也出去找。”

消息传来：炮3号枪炮手赵孝庵、炊事员周纪生生还了，艇上的5名陆军战士救回了3个。5名幸存者向人们倾诉了这次海战的经过……

邵剑鸣先是放慢炮艇速度，等前面的炮103号走远了，立即转舵出港。发现敌舰后，邵剑鸣便加速向敌舰扑去。敌舰是一艘“永”字号扫雷舰，排水量650吨，比25吨的炮3号大26倍；它的火力也相当强，前甲板有一门76.2毫米炮，后甲板装的是一座联装40毫米炮。敌舰见炮3号孤艇追来，故意调头向大陈方向逃跑。邵剑鸣以为敌舰害怕，指挥炮3号猛追。

炮3号上的16名指战员一个个见敌眼红。身材魁梧的炮手赵孝庵，早已瞄准了敌舰的指挥台。

赵孝庵，1931年3月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幼年家贫，从事劳动。1946年流落南京街头。为生活所逼，参加了国民党炮艇队，当过伙夫、帆缆兵和枪炮兵。1949年4月23日，随林遵起义。赵孝庵几次要求开炮，都被邵剑鸣制止；直到炮3号不能再近了，邵剑鸣才下了开炮的命令。全艇所有炮火一齐向敌舰轰击。赵孝庵抓住双联装机枪，一连五梭子，250发子弹立即在敌舰的舰桥和炮位上开花。敌舰的两挺机枪被打哑，舰尾升起浓烟和烈火。不幸，敌舰打来的两发炮弹也击中炮3号的操舵室，副艇长许镇和舵手马全福立即倒下。正在炮位上一边指挥一边用火箭筒射击的分队长邵剑鸣，也被炮弹击中左眼，脑受重伤，满头是血，当即昏迷过去。突然他又威风凛凛地挺立起来，举起火箭轰击，但终因伤势太重，又倒下了。赵孝庵朝四处望望，只见战友的鲜血染红了甲板，全艇只剩下他手里的这挺机关枪了。正当赵孝庵瞄准射击时，右腿和右臂也接连中弹。赵孝庵忍着剧痛，把怒火和枪弹一齐射向敌舰。

赵孝庵的右腿又第六次负伤。赵孝庵忍受着伤口的疼痛，向舵房爬去。他经过炮位，看到倒在炮座上的邵剑鸣。他默默地跪下来，把邵剑鸣的手摆正，坚定地说：“分队长，我一定要为你报仇，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赵孝庵继续往操舵室爬去。可是没有多久，他连爬都爬不动了，最后是滚进操舵室的。赵孝庵用负了重伤的肩膀，扶着舵轮，使尽全身力气，扭转了船头。

可是炮3号没有航行多远，赵孝庵接到负责堵漏的炊事员周继友的报告：“艇尾已经下沉！”赵孝庵果断地命令轮机舱里的水兵爬上甲板，穿好救生衣，开着机器，关住舱门。他想，只要机舱不进水，机器不停止运转，就有可能把艇开回去。可是，海水还是冲进了机舱，机器突然停止。艇身慢慢下沉。情况已不容犹豫，赵孝庵立即命令幸存者下水而自己却屹立在舱门口。现在他要离开这些曾经构成他生命的一切，比割他的心头肉还要痛啊！一分钟，又一分钟，赵孝庵仍巍然不动。但是，无情的海水，卷起了海浪，袭击着甲板。万恶的敌舰，又绕着圈子，继续袭击着毫无还手之力的炮3号。炮3号漂到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之间，急速下沉，战友的遗体，一个接一个地被水卷走，直到海浪淹没了艇身，赵孝庵才被海浪漂浮起来。他发出了英雄的誓言：“我要划回去，我还要来报仇！”

炮3号的幸存者，开始了与海浪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赵孝庵在波浪里翻滚着。海水咬着他的12个伤口，火辣辣地疼痛。他的右臂没有用了，右腿也往下坠，只能凭着一只左臂同海浪搏斗。

赵孝庵朝着大陆方向划着，从早划到中午，又从中午划到太阳偏西。又苦又咸的海水，无情地冲进他的鼻子，呛着他的喉咙。他渴极了，饿极了。

慢慢地，赵孝庵左臂划不动了，浑身没有劲了。“解开救生圈沉下去吧！”这个念头刚出现，就被他打消了！

前面露出了一个礁石。赵孝庵是多么想上去休息一下呀！但是，他已无力爬上去了。他决定依靠海浪的力量登上礁石。海浪把他冲上一步，他就紧紧抓住，等待着第二次、第三次的冲击。赵孝庵终于被海浪推上了礁石。这时，赵孝庵神智已昏迷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被剧烈的伤痛震醒。赵孝庵睁开眼一看，呀，12处伤口正在往外淌血，指甲也全白了。不能让血再流了。他撕破了汗衫和短裤，裹着几个大伤口。他一想到海水是咸的，可以止血，又顽强地爬下水去。

赵孝庵一爬入海，又昏迷过去。原来被太阳暴晒过的伤口，一浸入海水，就钻心地痛。剧痛过去，赵孝庵又开始划起来。赵孝庵终于被山上的陆军战士和渔民群众发现并救了起来。他同海浪整整搏斗了10多个小时，划了40多华里。他的伤口已腐蚀，力量已耗尽，再也不能动弹了。但是，他的神志却很清楚。他惦念着同他一起下水的4个战友。他见到前来扶他的陆军战士第一句话就是：“赶快派船去救人，还有同志没有回来！”陆军战士告诉他：“都已经回来了。”赵孝庵焦急的脸，才平静了下来。

炮3号沉没，11名同志牺牲，给陈雪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为邵剑鸣擅自出击而气恼，又为赵孝庵等人英勇战斗而高兴。他又急又气。他想骂街。但是，冷静一想，陈雪江首先责备自己没有把严格的战场纪律说清楚。他马上向华东军区海军作了报告，承担了责任。62师也向浙江军区和21军作了报告。

炮3号沉没，暴露了我军攻打大陈岛的作战意图。怎么办？

就在这时，浙江军区发来了加急电报：

“立即停止行动，撤回海门待机！”

3. 三次请战

大队指战员听到命令后，各种意见都有。

陆军来的同志埋怨说：“都是邵剑鸣逞英雄，不请示报告就擅自出击！”

一些原海军人员说：“鸡蛋就是碰不过石头么！”

陆军部队的不少战士说：“要是我们陆军单独干，也不至于这样惨！”

渔民也有反映，说：“盼海军来保护我们，现在倒好，反而要我们去抢救他们！”

“无论是我们陆军战士的反映，还是渔民的反映，这些话都过份了！”周师长不高兴地说：“打仗么，就有胜有败，更何况炮艇大队刚出海才几天呢！”

“现在说什么话都要听，”陈雪江说：“因为我们的确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

“我们回海门再说吧，”周师长又说：“军区命令我们总是要执行的。”

孙副师长一言不发，廖云台不发一言，陈雪江呢，只是低着头在想什么。

“你们都不说话怎么行，”周师长急了：“我们总得给军区一个答复呀！”

“海门，总是要回去的，”陈雪江沉默许久才开口：“只是现在回去不是时候。”

“为什么？”周师长问：“什么时候回去好呢？”

“炮3号沉没，主要是我的责任，我没有严明战场纪律。”

“老陈，你又来了，现在不说这个好不好？”周师长不满地说：“还是谈谈你对下一步的想法吧。”

“在这种情况下回海门，以后思想工作就很难做。”陈雪江说：“依我看，这个时候回海门，陆军部队，还有渔民群众的思想工作也难做。”

“那怎么办，”周师长着急地说：“你有什么好办法？”

“我有个想法，我们不能这个样子回海门，我们应打个胜仗再回去，哪怕打一个小胜仗，那样的话，思想工作就好做多了。”

“老陈，你具体说说看。”孙副师长急切地问。

“我现在还说不清楚，”陈雪江如实地说：“我想，我们选一个大陈岛的外围岛子打，这个外围岛子，既要容易打，又能打痛敌人。孙副师长，你熟悉这里的情况，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岛子？”

“你这个主意好，”孙副师长一听，直拍大腿：“有这样的岛子！”

孙副师长马上作了介绍。这一带，有两个比大陈岛好打的岛子，一个是一江山岛，另一个是披山岛。都是大陈岛的外围岛屿。这两个岛上都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和海匪武装，各800余人。岛上敌人没有形成统一指挥，也没有建筑工事。两个岛子所不同的是：一江山岛守备力量虽然弱一些，但是距离大陈岛只有7海里，我们进攻时，容易被大陈岛上敌人发觉，敌舰可以及时增援；披山岛守备力量虽然强一些，驻有四五艘炮艇，但是距离大陈岛有37海里，我们进攻时，大陈岛敌人难以发现，就是发现了，因距离远而增援迟缓。

“我看打披山对我们比较有利。”陈雪江听了，很是高兴：“我们只要把锚地的炮艇赶走……”

4个指挥员，当即讨论通过，并取名为“奔袭披山岛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把陆、海军兵力分成两路：一路佯攻大陈岛，牵住敌舰，由周纯麟和陈雪江两人指挥；另一路奔袭披山岛，由孙云卿副师长和廖云台主任两人指挥。而这两路兵力，又由周、陈统一指挥。

作战方案立即向浙江军区作了报告。

浙江军区很快作了答复：“不拟奔袭披山，撤回海门为妥。”“浙江军区为什么不同意？”孙副师长迷惑不解。

“是不是我们没有把方案说清楚，他们有什么不放心？”陈雪江猜测说。

“你的意思是……”周师长问。

“我的意思再报告一次，”陈雪江提议：“报告内容增加一些有说服力的分析。”

第二次报告当天就报到了浙江军区。

浙江军区很快作了第二次答复。这次答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只是提出一个问题：“奔袭披山岛有多大把握？”围绕着“有多大把握”的问题，四位指挥员又讨论了一次。“就我们师来说，只要能够登上岛，解决800多敌人不成问题。”周师长满怀信心地说：“老陈，你们海军有多大把握？”“赶跑敌人舰艇，包括披山岛的四五艘炮艇和可能前来增援的其它舰艇；”陈雪江想了想说：“根据现在情况，我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把握，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还是有的。”

“只要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这个仗就可以打！”

周师长一面叫参谋上报浙江军区，一面命令部队开始行动。

浙江军区很快来报：“同意。”

4. 胜利得太奇了

7月11日黄昏，兵力迅速从两个方面展开：以一个炮艇分队和不载陆军部队的机帆船30多艘组成的编队，在周纯麟、陈雪江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向大陈方向佯攻；两个炮艇分队和装载两个陆军步兵营的30多艘机帆船，由孙云卿、廖云台率领，冒着蒙蒙细雨，深夜抵达石塘镇，稍加集结，连夜直奔披山岛。

7月12日拂晓。编队突然出现在披山岛海面。远远望去，发现锚地停着4艘炮艇：“海鹰”号、“新宝”号、“精忠1”号、“精忠2”号。这4艘炮艇都由日式150吨渔轮改装而成，火力较强。4艘炮艇附近，还停泊着几艘机帆船和帆船。

距离迅速缩短，连敌人的机帆船都已看得清清楚楚了。但是，炮艇上的敌人还在睡大觉呢！分队长张家麟指挥4艘炮艇走在最前面，护送陆军逼近登陆点。

“目标，滩头阵地，”张家麟立即命令：“开炮！”

刹那间，各艇炮火响成一片，炮弹呼啸着向敌人阵地飞去。披山岛上硝烟弥漫。登陆部队狂风巨浪般地扑向滩头阵地，继而向纵深猛攻。

张家麟率领艇队转向锚地。这时，锚地的敌人艇船，还没有摸清头脑，炮也来不及打，就四处乱窜。

张家麟率3艇奋勇追击，把“精忠1”号团团围住，射击。“精忠1”号凶猛反扑。

双方展开了激战。敌“精忠1”号上的大队长李锡邦被击中身亡。群龙无首。“精忠1”号不敢再战，加速逃跑。我3艇穷追不舍。“精忠1”号难以逃脱，只得挂出白旗投降。我艇水兵立即跳上“精忠1”号，抓俘虏的抓俘虏，缴枪的缴枪，很快解决了战斗。

张家麟突然发现炮艇107号正与敌“新宝顺”号进行激战，立即率3艇前往支援……

“新宝顺”号仗着吨位大、火力强，正疯狂地向炮107号反扑着。艇长杜克明，指挥炮107号冲了上去。

杜克明，江苏省无锡市人，原是国民党海军准尉军官，起义后，觉悟提高很快。这次起航前，他向党支部表示，要在海战中接受考验。

“靠上去，打沉它！”杜克明大声命令。

双方距离迅速缩短，200米、100米、50米、25米、15米……

杜克明首先拔出手枪，朝着敌艇艇长脑袋连打数枪。顿时，炮107号上的机关枪、炸药包、手榴弹，忽地一齐打了过去。炮107号趁机朝着“新宝顺”号尾部冲过去。“新宝顺”号的机枪也扫过来。炮107号急忙倒车后退。“新宝顺”号的机枪又趁势扫过来，炮107号不顾伤亡，又一次向“新宝顺”号靠过去。此刻，站在炮103号上的分队长张家麟看着炮107号的战斗动作，急得满头都是汗珠，打又打不沉，靠又靠不上，怎么办？张家麟两眼盯着“新宝顺”号，突然发现敌艇是木壳的。一个主意很快在他脑海里掠过：“撞！”可又一想，25吨的小炮艇，怎么撞得过150吨的“新宝顺”号呢！这个顾虑在他头脑里反复了两次。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对准敌艇腰部撞击！”

炮 103 号艇身猛地来了个 90 度的急转弯，艇首正对着“新宝顺”号的船身冲去。

“轰隆！”

一声巨响，炮 103 号的艇首像一把大斧砍进了敌“新宝顺”号的胸膛——船腰，海水呼呼地涌进了它那宽大的裂口。

枪炮兵龙钦祥眼快手急，猛地向“新宝顺”号扔过去两包炸药。紧接着，炊事员历保安也把一包炸药包扔了过去。爆炸声中，龙钦祥高喊着“缴枪不杀”，跃身跳上了敌艇；历保安和领水员阿梁，也高喊着“解放军优待俘虏”，跳上了敌艇“新宝顺”号。

敌艇“新宝顺”号渐渐下沉，却死咬着炮 103 号的艇首不放。炮 103 号艇尾慢慢向上翘了起来。不好，危险！再不退出来，炮 103 号也将被“新宝顺”号拖下海底！

张家麟三次命令“全速后退”，都不见动静。

情况万分火急。张家麟派人一查，原来在撞击时把车钟键震断了，命令无法下传。轮机兵黄家忠急忙用力拨了个“全速倒退”，炮 103 号才“唰”地一声退了回来。

敌艇“新宝顺”号载着国民党浙江省玉环县县长林森等 20 多具尸体沉入海底。

编队胜利返航。

“各位不是整天嚷着要反攻大陆吗？”枪炮兵龙钦祥突然走到俘虏跟前，风趣地说：“这次你们可以达到目的了，我们派专艇把你们送大陆去！”

甲板上响起阵阵笑声。

登陆部队指挥员报告：“全歼披山岛守敌：毙 100 余名，俘虏司令林卓以下 600 余名。”

炮艇部队指挥员报告：“击沉敌‘新宝顺’号 1 艘，俘虏敌‘精忠 1’号炮艇 1 艘（拖带中被敌击沉）、机帆船 1 艘、帆船 2 艘；毙、伤敌 50 余名，俘敌大队长以下 60 余名。我轻伤指战员 10 名。”

“陈大队长，”周师长看着一份份战报，高兴地说：“敌人打沉你们一艘小的，你们打掉他们 2 艘大的，够本了吧？”

“这才是开始！”

12 日当夜，两支编队先后撤回海门。

陈雪江接连接到了南京军区和浙江军区、华东军区海军发来的贺电。

第八章

渔场上的无声战斗

1. 顺手又牵了两只“羊”

披山岛战斗以后，炮艇大队的燃料不多了，最多只能航行到定海；航速慢了，因为艇底长了厚厚的一层海蛎子；各种机械故障也增多，又缺乏零配件。为此，陈雪江已报请华东军区海军批准，艇队先到定海，再去上海修理。

临行前，陈雪江去 62 师告别。

“目前，台州湾外面的许多岛屿都有敌人活动，正是进剿的大好时机，错过机会会有多可惜！”周师长惋惜地说。

“这次战斗证明，登陆作战没有海军配合，难哪！”孙副师长也感慨地说。

陈雪江很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艇队实在已无法继续战斗，只好坦率地向周、孙说明了原因。

“看来我们也无法挽留。”周师长突然说：“请你们顺手牵只‘羊’走吧！”

“牵哪只‘羊’？”陈雪江会意地问。

周师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台州湾外面，有个田岙岛（又名高岛），上面有几十个敌人，经常袭扰和抢劫我南来北往的渔船和商船。62 师希望派 3 艘炮艇，掩护陆军一个连登岛清剿。

“不会耽误你们多少时间。”周师长说。

“这样的话，这 3 艘炮艇的油料就不够到上海了。”陈雪江摆了摆情况说：“不过，我们可以想想办法。”

陈雪江决定由一中队长张大鹏率 3 艘炮艇协同陆军清剿田岙岛；油不够，就从其它艇调剂。张大鹏走后，陈雪江也率领 6 艘炮艇起航去石浦港等候。

陈雪江到达石浦港以后 4 小时，张大鹏也完成任务来到石浦港汇合。

这天是 8 月 1 日，炮艇大队正要从石浦起航去定海，21 军副军长突然找到陈雪江。他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石浦外面的几个岛上都有敌人活动，还很猖獗，其中有一个叫檀头岛的，上面有 100 多敌人，把舟山群岛至海门的航道给截断了。

“请你把这只‘羊’也牵走吧？”副军长笑着说：“我们出动两个连，请你们无论如何配合一下。”

陈雪江脸露难色，正要张嘴，就被副军长堵住了。

“我知道你们有困难，但是，我们要是能单独干，也不会来找你们了。”副军长诚恳地说：“陆军战士最担心敌人舰艇出来阻击，有你们掩护，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困难的确有，”陈雪江坦率地说：“但是，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陈雪江立即又把各艇上的油料调剂了一下，就配合 21 军解决了檀头山岛的 100 多个敌人，而后向定海驶去。

2. 突破口究竟选在哪里

炮艇大队到达定海不久，又接到华东军区海军“立即进上海江南造船厂修理”的电报。

正要起航，陈雪江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想，去上海主要是进厂修艇。艇修好，仍要回浙江前线。这样一去一回，不仅浪费时间，还要对部队进行第二次动员，这个思想工作难做。陈雪江还估计，艇一进厂，就会很长时间出不来！陆军正等着我们炮艇哪！能不能自己修？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参谋方汉卿。方汉卿当即支持，并给他分析了可能性：这次炮艇主要是修理两个部位：一是艇壳，即把海蛎子刮一刮，打上一层油漆；二是把主副机修一下。方汉卿说，如果能找到零配件，不但自己能够修，而且要比进厂修理快得多。陈雪江这才下决心自己修艇。华东军区海军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张大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浙东打过游击，常到宁波，认识许多人，可以请到工程师，还可以弄到零配件。陈雪江决定把艇队开到宁波，并叫张大鹏当修艇总管。于是在宁波港的一个沙滩，出现了一个奇特的、世界都罕见的“沙滩修船厂”。

宁波修艇期间，于1950年8月14日在江南造船厂礼堂召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有两个内容：悼念炮3号艇殉国，祝贺炮艇大队出海以来所取得的胜利。两个内容只有一个目的：动员起来，为解放浙江沿海岛屿而战斗！

参加会议的有机各有关部门代表，驻沪陆、海军部队指战员，还有上海市各办代表和人士。

大会由张元培主持，大队长陈雪江报告了一个月来炮艇大队出海配合陆军进剿海匪的事迹。

大会把人们的胜利喜悦和失败悲痛融为一体，变成了一股打击敌人的力量。

8月15日，即大会以后的第11天，华东军区海军报请中央军委海军和华东军区批准，给炮3号艇枪炮手赵孝庵记一等功，并授予“甲级战斗模范”称号。（赵孝庵伤养好后，即由张爱萍提名，送到鱼雷快艇学校学习，后来又先后送到海军速成中学和海军军事学院学习和深造。他在鱼雷快艇部队先后担任过艇长、中队长、大队参谋长、副大队长、支队副参谋长、副支队长、正师职巡视员。1986年2月27日，因病逝世，时年54岁。）

陈雪江在上海又参加了整编会议。会议决定以炮艇大队的两个中队为基础，扩编成两个巡防大队：一中队扩编为温（州）台（州）巡防大队，陈雪江任大队长兼政委；二中队扩编为舟山巡防大队。这两个巡防大队后来均属海军舟山基地建制。

整编以后，陈雪江即回到宁波“沙滩修船厂”，继续领导炮艇修理。

1951年春节一过，华东军区海军就命令温台巡防大队“迅速进驻石浦镇”。为什么这么急？陈雪江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但是凭经验，肯定有紧急任务等着他。温台巡防大队进驻石浦镇后，陈雪江又根据整编会议决定，对部队作了调整：大队部下设3个分队，共14艘艇。一分队是6艘日式25吨炮艇，二分队是4艘改装过的日本100吨渔轮，三分队是4艘改装过的25吨美式登陆艇。

陈雪江是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又是大队党委书记，除抓总外，还分管作战训练。他首先对石浦镇的周围情况作了一番调查。

石浦镇，位于象山县城南30公里。北到舟山群岛30海里，西南30海里处是三门湾，东南距敌占岛屿渔山列岛25海里。石浦镇有个海港，港外有檀

头山、南田岛为屏障。石浦镇鱼虾成堆，猪鸭成群，价格非常便宜，仍是没有人买。原因是交通阻塞，外销不出去。陆上没有公路。海上，由于周围许多岛屿都被敌人占着，控制着南北航道，使货船不敢出去运输，渔船不敢出去打鱼。特别是胡宗南到了大陈岛以后，活动更为猖狂，到处抢劫货船、渔船，附近群众终日不安，无心生产。从这些情况中，陈雪江感到了华东军区海军为什么要温台巡防大队“迅速进驻石浦镇”的原因。

石浦镇不但水陆交通阻塞，通讯也不畅通。这里只有一条由镇政府通往县政府的有线电话。陆军和海军驻镇部队没有专线，只有把各自的线头接到镇政府的电线上，才能与上级指挥机关通话。他们虽然设有电台，但由于附近特务多，严格控制使用。因此，华东军区海军和舟山海军基地只好放权，温台巡防大队可以“先斩后奏”。

陈雪江想，要把敌人的猖狂气焰打下去，必须找准突破口。眼前的情况是：胡宗南凭着海上优势，左右开弓，四处出动；而温台巡防大队不能像敌人那样也来一个左右打击，四处进攻。这不但不可取，也没有这个力量。这个突破口究竟选在哪里，陈雪江带着魏垣武等参谋人员，征求政府意见，拜访驻地陆军，听取群众呼声。情况弄清楚了。当前人们最关心的是渔业生产。这是这一带人民群众生活的主要来源。可是，敌人到处抢劫，渔民不敢出海打鱼，冒险在近海打了一点鱼，又运不出去，搞得人民生活很是困难。为此，地方政府发愁，驻地陆军发急。陈雪江还了解到，黄鱼汛期即将来临，黄八妹的“海上突击纵队”已把袭击重点放在猫头洋渔场。猫头洋渔场位于三门湾外面，它的东面是渔山列岛，南面是东矾列岛，都被敌人占领着。

据此，陈雪江决定把护渔作为打击敌人的突破口。

3. 渔船失踪之谜

已是春末夏初时节。猫头洋黄鱼汛期开始了，可是各上级机关，都没有指示，陈雪江召开党委会决定“先斩后奏”，马上开展护渔斗争。

如此大面积的渔场，如何保护渔业生产？大队指战员都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实践，这是陈雪江的一贯思路。他亲自出马，率领艇队进行伴随护航。所谓伴随护航，就是跟随渔船的活动而活动。他们早出晚归，可谓形影不离。

护渔的滋味说有多艰苦，就有多艰苦。

太阳把甲板“烧”得发烫，中午更是难熬。陈雪江走在甲板上，胶鞋烧得“吱吱”冒烟，脚底疼痛钻心，他浑身大汗淋漓，衣服不停滴水。

水兵见大队长都如此受“煎熬”，自己更是坚守岗位，监视敌人。可是，时间长了，体力消耗极大，营养又跟不上。这里买不到新鲜蔬菜，黄鱼倒是吃不完。但是，吃一顿二顿挺新鲜，一天吃三顿，接连吃几天，就受不了，吃下去就想吐，只好整天吃米饭加成菜。这怎么能支持得了。病号出现了，增多了。但是，一看到眼前的丰收景象，水兵们又精神抖擞起来。几千条渔船，追逐着鱼群；几千张渔网，激起滚滚波浪；活蹦乱跳的鲜鱼，在船舱里闪闪发光。谁见了都会感到精神振奋。这天，太阳西下，渔船进港不久，渔业指挥部的干部就来报告：“5条渔船没有回来！”

陈雪江马上命令艇队出去寻找，找了几个钟头，都失望而回；渔业指挥部派出去的船也没有见到行踪。

被太阳晒了一天的陈雪江，此刻是又饿又累；但是他怎么也吃不下，睡不着。为什么少的都是机帆船，而不是帆船？陈雪江联想到侦察参谋说的“黄

八妹正在扩军”的情报，终于弄明白了。但是，敌人抢劫时，我们怎么一点也没有发现呢？

东方发亮。突然，一条帆船驶进港来，一看，呀，上面都是昨天失踪的渔民。陈雪江急忙前去调查。

原来，昨天傍晚，这5条机帆船正在渔山列岛南面海域捕鱼，突然来了一条帆船，上面有7个人。机帆船上的渔民正专心捕鱼，再加这条帆船及上面的人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都没有引起注意。这条帆船先是靠上第一条机帆船，上去一个人；接着又先后靠上4条机帆船，上去4个人。最后这条帆船上剩下的2个人，驾着帆船到别处去捕鱼去了。那5个人由帆船一登上5条机帆船，就急速来到船尾的舵轮旁，掏出手枪，顶着船老大的背脊，轻声而又严厉地对渔民们说：“继续打鱼，不许乱说乱动，只要有一个不听我指挥，你们都别想活命。”渔民们害怕，只得服从。太阳落山，渔船陆续返航，这5条机帆船也跟着渔船群返航。但当天空一断黑，那5个人就逼着5条机帆船上的渔民，悄然地改变航向，来到了已在渔山列岛南面等候的那条帆船处，把所有渔民都集中到帆船上，7个人就开着5条机帆船向渔山列岛驶去……

陈雪江终于弄清了渔船失踪之谜。

早在1950年，国民党对浙江沿海岛屿基本上采取放弃的方针：不派或少派正规军驻守，对已经存在的游杂部队，不指挥、不供给，任其发展，因此出现了8个系统、8个司令的分散局面。1951年开始，台湾国民党为配合朝鲜战争，支持美国第七舰队在我沿海活动，在大陈岛设立了“大陈防卫司令部”。蒋介石任命陆军上将胡宗南为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兼浙江省“主席”，统率浙江沿海军队。胡宗南上任以后，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派正规军驻守大陈岛及其周围主要岛屿；另一方面，把所有游杂部队编成“浙江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设一、二、三、四四个纵队及一个“海上突击纵队”，实施统一指挥。胡宗南还制定了作战方案：试探我沿海守备情况，寻机在我防御薄弱的近岸岛屿登陆、占领，逐步向大陆进犯；拦击我过往货船、渔船，切断我沿海交通，破坏我渔业生产。胡宗南还直接交待“海上突击纵队”司令黄八妹一个任务：扩充兵源，增强实力。这5条机帆船的被劫，正是黄八妹为了扩充兵源；而她所使用的手段，是叫她手下化装成渔民，混进渔区捕鱼，然后见机抢劫。

4. 让渔民新兵唱主角

黄八妹抢劫我机帆船的目的和手段都清楚了，但如何粉碎敌人的这一罪恶阴谋，陈雪江与干部们讨论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一个最佳方案。要是增加巡逻警戒兵力，渔场是那么大，就是把大队所有炮艇都撤出去，也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大队除护渔外，还有其它许多任务要完成。要是抽调指战员撤到渔船上去，也不可能，全大队总共二三百人，而且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算能抽出一二十人，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说来也巧，就在这天夜里，有一个名叫汪阿浦的青年渔民闹着要参加海军。武装更问他为什么？回答是见了大队长才说。陈雪江接见了汪阿浦。汪阿浦诉说了要求参加海军的种种理由。汪阿浦，时年18岁。父亲是个老渔民。他6岁随父亲下海，16岁就当上船老大。他不识几个字，但精通船艺，熟

悉水性，大风刮不走，大浪掀不翻，被人称为“龙子”。国民党军队从这里撤退时，抓他父亲运送物资去大陈，父亲拒不从命，竟被他们活活打死。我陆军来后，汪阿浦几次要求参军，唯一理由是“为父报仇”，但都因年龄不够，陆军不接收。温台巡防大队进驻石浦镇，汪阿浦又动心了。

“首长，你让我参军吧。”汪阿浦诚恳地说。

“这个，放在后面再说，”陈雪江反问道：“依你看，怎样才能发现混进渔场的海匪呢？”

“识别出混进渔场的海匪并不难，”汪阿浦想了想说：“只要弄清楚渔民捕鱼的规律就行。”

汪阿浦说：猫头洋的渔区虽大，渔船也多，但作业时，由于是同一风向，同一流向，渔船的运动方向也是基本一致的；渔民虽有成千上万，但由于是同捕一种鱼，同撒一种网，他们的操作大体是一致的。知道了这些捕鱼规律，就可以识别海匪了。他们毕竟是为抢劫而来的，就必须违背一般渔民活动规律，要转向，要靠帮，要上人，要蹲在舵旁——舵旁蹲两个人也是不正常的。从这些不正常的活动中，就能大体识别出这是海匪了。

“可是，那5条机帆船的活动，许多渔民都说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他们专心捕鱼，没有去注意。”

陈雪江默默地点头，沉思着：应该在渔民中间建立情报网，发现海匪，立即上报，派艇追捕。

“首长，我参军的事呢？”汪阿浦打断了陈雪江的思路，又要求说：“让我参加海军吧，我要为父亲报仇，我能抓到海匪！”

“你要求参加海军，我们非常欢迎。”陈雪江热情地说，“过几天再告诉你。”

汪阿浦的经历和他对识别海匪的看法，打开了陈雪江的思路。要是大队有了像汪阿浦这样的一批水兵，这对粉碎敌人的阴谋将是一个重要保障。像汪阿浦这样一批青年渔民有许多优点和特点：熟悉海匪，熟习水性，精通船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而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水兵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如果对他们加以训练，对大队战斗力将是一个很大的提高。还有，这些当地青年渔民参军，还可以密切军民关系，这对开展对敌斗争也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于是，经大队党委研究并报基地，决定在当地招收新兵，第一批招收50名。

就地招兵的请示报告，很快通过电报发到海军舟山基地；舟山基地接到报告后，不仅立即批准，还大加赞扬。

50名青年渔民来到大队以后，稍加训练，就分配到了各炮艇，并都当上了枪炮兵。

艇队出海护渔，他们全是警惕的哨兵。他们举着望远镜，时时刻刻监视着渔场。在这批渔民新兵的指点下，又有广大渔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不打一枪一炮，一个一个已经混入渔场的海匪，都被挖了出来。

这批渔民新兵，还在大队制定的“两个袭击”方案中发挥了作用。

一个是袭击海匪。艇队在由渔民新兵提供的有利海区，一旦发现海匪活动，就出其不意地进行突然袭击。这一着果然灵，海匪总是措手不及，就擒待毙。

另一个是袭击海匪老巢。海匪虽然长于游击，但总有一个岛屿作为他们的活动根据地。大队掌握了海匪活动的根据地，由渔民新兵指引，悄悄地派

出艇队，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这些根据地。每次袭击海匪老巢，总有收获，不是抓到十个八个海匪，就是拖回三条五条机帆船或帆船，多时一次就拖回10条机帆船。这些机帆船送还给渔民，又成了他们渔业生产的生力军。

敌人连遭打击，猫头洋成了“和平区”，这段的南北航道，也开始畅通了。

第九章

头门山海战英雄多

1. 生产通报中有“情报”

猫头洋护渔斗争的直接结果是，敌人的猖狂气焰比之过去收敛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也不敢轻易伸进三门湾。

但是，陈雪江从种种迹象中发现，敌人隐蔽抢劫活动失败后，又重新采取公开抢劫的策略。这种策略与过去隐蔽抢劫不同，他们常常是寻找机会，“抢了就走，劫了就跑”。如何粉碎敌人这种策略，又成了陈雪江思考的新课题。

陈雪江带着这个新课题，亲自走访群众，又与陆军和政府召开联席会议研究。他发现，敌人把抢劫方向放在南北航道上，采取伏击、追击、拦击等手段，抢劫我商船和渔船。针对这个情况，陈雪江决定寻找战机，狠狠地打击它一下。

能否找到战机的关键是要有可靠的情报来源，而在石浦镇，由于交通闭塞，通讯极差，上级机关很少提供敌人情报。目前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地方政府送来的有关运输和渔业生产的活动情况。陈雪江当然知道，这种生产通报与军事情报是既有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的。海上运输和渔业生产，犹如鱼钩上的鱼食，放在水中，总会碰到贪食的鱼。所以陈雪江接到这种生产通报以后，总要分析一番，看看有没有鱼会上钩。

1950年6月23日。石浦镇政府生产通报照例又送来了。通报说：我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3艘运粮船，由坡贝港去海门；台州的900多艘渔船，由舟山群岛经石浦回海门。这份生产通报，陈雪江越看越有兴趣。鱼要上钩了！他一面叫作战参谋魏垣武通知艇以上干部开会，一面走进作战指挥室。陈雪江看着海图，紧张地思索着。他想，3艘运粮船和900多艘渔船，起航港虽然不同，但是，都要经过台州湾到海门；而台州湾外面的几个岛，如大陈、一江山、头门山，都被敌人占领。运粮船队装的是敌人最缺乏的粮食，渔船中也有许多敌人扩军所必须有的机帆船。两支船队到了台州湾，敌人很有可能出来抢劫。想到这里，陈雪江决定由一分队派炮艇411、413、414、416号4艘去护航。根据以往护航情况，两支船队的安全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陈雪江的目标还想趁机歼敌一部。

2. 选择最佳待机点

如何在护航中歼敌一部呢？是像过去那样跟着船队大摇大摆地伴随护航？不行，那样肯定会被敌人发现，陈雪江习惯地展开手指，在海图上量来量去，又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陈大队长，艇以上干部已经到齐！”魏垣武进门报告说。

陈雪江被这突然的报告声“惊醒”，跟着魏垣武来到会议室。

陈雪江向大家分析了以往敌人在台州湾活动的规律。

“这次护航，估计有三种可能。”陈雪江分析说：“第一，我护航艇队在三门湾就有可能与敌人遭遇；第二，我艇队到南、北泽隐蔽，给企图前来

抢劫的敌人以突然袭击；第三，在头门山和白沙山两岛之间同敌人打上。大家想一想，争取哪种可能更好！”干部们顿时小声议论起来，并且逐步取得一致意见：争取第二种可能，即在南、北泽隐蔽伏击。

“我赞成争取第二种可能。”一分队分队长张家麟支持说：“关键是如何使我们的艇队能隐蔽地进入南、北泽这个地方。但是，海上是茫茫一片，虽有南、北泽两岛，但要做到隐蔽，很困难。”陈雪江好像早就料到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马上肯定地说：“海上也有‘青纱帐’……”

一位原海军人员还没有等陈雪江说完，就急着问道：“海上‘青纱帐’在哪里？”

陈雪江笑笑，马上回答：“海上‘青纱帐’多着呢！夜幕、雾幕、岛礁、还有海浪，这些都是海上‘青纱帐’，你们放心吧！”在大队里，谁都知道陈雪江是个处处研究利用地形地物的人。在陆军打仗，战场上的一丘、一沟、一草、一木，都是他利用指挥部队打败敌人的有利条件。到了海上，一岛一礁，以及天气变化又成了他经常研究的对象，现在听了陈雪江的讲话，都放心地回码头去做出航准备了。

但是，陈雪江自己反而不放心了。他想，艇以下干部对战术要求是不是都弄清楚了？水兵们的看法又怎么样？陈雪江一向认为，任何一次战斗，不管规模大小，都是一个整体；参加战斗的人，不管干部战士，都是其中一分子。个人的行动如果越出规定要求，都会影响战斗的胜利。想到这里，陈雪江就带着参谋，来到码头。这已是陈雪江的老习惯了。平时，特别是业余时间，陈雪江最喜欢往码头上跑。对此，陈雪江有着深刻的体会：可以与指战员建立感情，从而达到互相信任的目的；可以更好地指挥部队打仗，指战员们了解了陈雪江的一言一行，能够更好地执行他的命令。所以，谁要是在大队部找不到陈雪江，到码头去，到艇上去，十有八九能找到。

陈雪江到了码头，对出航的4艇逐个作了检查。检查完，陈雪江下了艇，在码头上的一群水兵马上围了上来。陈雪江按按手，叫大家就地盘腿坐下。他习惯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枝白粉笔，在甲板上划了一幅“伏击图”。

“李长友，你这个装弹手来讲讲。”

陈雪江接着又叫炮手杨同根、炊事员陈锦堂讲了讲。顿时，码头上成了讨论战术的课堂。陈雪江从大家的发言中，发现有些水兵对自己的作战任务、要求，以及应遵守的纪律还不是十分清楚。于是，他又把如何隐蔽航渡和待机，艇与艇之间协同，以及各个战位的任务，作了具体部署，一直到太阳落山，陈雪江才回大队部。

“大队长、大队长！”

一个水兵急步奔上码头。当他发现陈雪江已经远去，听不见了，才无可奈何地坐在码头上生闷气。

“王维福，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王维福，1930年2月出生于苏北如东海边沙滩上的一个渔民家庭。父亲和叔叔合用一条渔船，以打鱼为生。王维福10岁跟着父亲打鱼，13岁就抵上一个正式船工。1944年，两家的命根子——渔船，被日本鬼子布设的水雷炸毁了。他的叔叔和堂兄也被炸死。父亲又恨又愁，不久也去世。15岁的王维福为了养活祖母、母亲和弟弟，只好到人家的船上捕鱼。1945年，日本投降后，共产党来到家乡，打土豪分田地，王维福一家才过上好日子。1947年，他高呼着“保国保田保家乡”的口号参军。1949年入党。在部队，

他当过战士、班长，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四等功三次。到了海军炮艇大队，他是 415 艇的弹药手。415 艇正在修理机器，这次不参加护航。这可把王维福急坏了。刚才他听说大队长在码头上，实在憋不住，就来找他求战，不想陈雪江已经走远了。

王维福抬头见是指导员陈立富，马上诉说着自己的苦恼和愿望。

“4 艘艇都满员了呀！”

“我就当个‘编外战士’吧。”

“好吧，我们研究一下再告诉你。”

不久，陈立富从大队部出来，发现王维福还在码头上，就走了过去。

“批准你去，”陈立富说：“但要带上武器。”

“我带一挺轻机枪、一支冲锋枪，可以吗？”

“可以，快回去准备！”

24 日。凌晨，1 时 30 分。

4 艘炮艇在分队长张家麟、指导员陈立富和副指导员季克勤的率领下，由石浦港隐蔽起航，于 6 时 30 分悄悄地到达伏击位置——南、北泽两岛间抛锚。果然不出陈雪江所料，这里海面不仅正飘着轻雾，还下着毛毛雨哩！

两座岛屿，还有夜幕、轻雾、细雨，多好的海上“青纱帐”！

3. 朝着枪炮声的方向驶去

海上“青纱帐”也给观察带来了困难。4 艇都没有雷达（敌人舰艇也没有安装雷达）。能见度低，数十米以外就看不见东西。水兵们只好用听觉判断情况。

8 时，414 艇上。

“报告，西南方向有枪炮声！”王维福突然大声报告。

陈立富侧耳倾听，很快判明情况：这枪炮声，是在 3 艘运粮船的航道上。枪炮声还表明：敌人在袭击我运粮船，船上 3 个班的陆军战士正在还击！

陈立富呼叫着 411 艇上的张家麟，两人商量决定起锚出击。

416 艇为前导，411、413 两艇居中，414 艇殿后，披着晨曦，冒着细雨，朝着枪炮声的方向驶去。

在前方突然发现一条可疑帆船。张家麟立即命令 416 艇追上去进行检查。在 416 艇上的副指导员季克勤，立即指挥炮艇向帆船驶去。

艇队加速前进。

“411 艇右主机发生故障！”

“413 艇左主机发生故障！”

真糟糕，怎么这么巧，两艇主机故障都碰到一块了！

陈立富听着越来越响、越来越密的枪炮声。

“杨艇长，按计划前进！”

杨艇长，叫杨岳，湖北省武昌县人。原是国民党海军第三机动艇队炮 104 艇的中士轮机长。1948 年秋，他就与我地下党建立联系，1949 年渡江战役中率先起义。起义后，政治思想进步快，1950 年初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被破格提升为 414 艇艇长。

“是，按计划前进！”

414 艇昂起头，像飞机爬高似的，疾驶着，艇尾留下了两条长长的白浪

花。

此刻，坐在 414 艇操舵室顶上的陈立富，正咬着牙，用手重重地按着胸口。他的胃病又犯了。犯胃病已是第三天了。三天来，他没有进过一口饭。出航前，陈雪江叫他不要出悔，战友们也要他留在岸上休息。但是，这位 25 岁的青年指导员，从小就在海上长大，1943 年入伍后，参加了许多次战斗，现在要他留在岸上休息，反会加重他的胃病。他坚决带病出海了。

414 艇飞快来到头门山岛附近海面。向前望去，隐约可见敌人 4 艘机帆船，正向我 3 艘运粮船靠拢。

情况万分危急！

“杨艇长，你去驾驶室亲自操舵！”

陈立富所以下达这个命令，是由于杨岳操舵技术高，这对充分发挥 414 艇在作战中机动灵活的特长，大有好处。

“信号兵！”

“有！”

“给敌人发信号！”

陈立富想，现在能见度不好，何不趁机迷惑一下敌人，来它一个突然袭击！

果然，联络信号一发出，敌船枪炮声停止，并在原地兜了两圈，还升起了一面联络信号旗。可是，就在这时候，突然刮来一阵西南风，薄雾顷刻消散，海面由混沌变为晴朗。薄雾消散，使我艇看清了敌人：一艘三道桅的“绿眉毛”大船拦头截住了我 3 艘运粮船的去路；另一艘两道桅的机帆船企图把我运粮船压向滩边；然后跳帮抢劫。但是，薄雾消散，也使敌人看清了 414 艇不是自己人，便急忙调转船队，朝着敌人在浙江沿海的老巢——大陈岛方向逃跑。

敌船要逃回大陈岛，必定要经过头门山岛的口子，而头门山还被敌占领着。是让敌船逃回老巢，还是堵截它的退路？在这必须立即决定的关键时刻，陈立富冷静地思考着敌我双方的战斗力。敌人是 4 艘机帆船，其中三桅、两桅大机帆船各 1 艘，小机帆船 2 艘，加起来共有四五百吨，约 200 余人，配有 92 步兵炮、60 毫米炮、13 毫米和 12.7 毫米重机关枪等轻重武器；而 414 艇是 1 艘 25 吨的孤艇，艇上只有 12 人，但是 414 艇的速度比敌船快，火炮射程也比敌人的远，有可能堵住它，等待后面 3 艘艇赶来围歼。

“加速，追上去！”

陈立富一声令下，414 艇像猛虎下山，把 4 艘敌船堵截在头门山岛的口子上。

4. 头门山海域激战

被堵在头门山岛口子上的 4 艘敌船，从恐慌中清醒过来。他们惊喜地发现，414 艇原来是一艘孤艇，现在又来到头门山岛跟前，正好又在自己驻岛炮火射程之内。敌人认为，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海上和岛上的炮火一夹击，不怕 414 艇不沉！刹那间，敌人的炮弹在 414 艇周围激起了白花花的水墙。

海战激烈地进行着。

414 艇每个人都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顽强。

炮手杨月根，三发炮弹就打中了三桅机帆船的中部。突然一个弹片飞进

了他的头皮，鲜血湿润了头发。他头不偏，眼不斜，镇静地瞄准着敌船，不停地射击着。

装弹手李长友，飞快地装着炮弹。接连不断的炮声，把他的耳膜震破了，鲜血从耳朵里流出来。他装弹的速度，不但没有慢下来，反而更加快了。

炊事员陈锦堂，正用机枪扫射着敌人。突然，他的下腹中了一弹，顿时昏迷过去。可是，当他一苏醒过来，又边打边愤怒他说：“不把敌人消灭，我死不瞑目！”

在机舱里，由于机器长时间高速运转，充满了瓦斯油质烟，又闷又热。轮机长杜家启和两个轮机员的眼睛被薰红了，脸颊闷白了。突然，一颗炮弹钻进机舱爆炸，轮机员谭金良和刘鹤鸣当即负伤。但是，他俩不看不摸，聚精会神地看着两部机器，使引擎一刻不停地运转着。

“编外战士”王维福，战斗比别人更出色。表现越激烈，他越活跃。突然，他发现一门炮没有了炮弹，马上奔向弹药库。当他抱起弹药箱时，一个弹片钻进了他的左手食指，鲜血染红了弹药箱的木板。王维福顺手拣起一块擦枪布，包了包，飞快地把弹药箱搬上了炮位。也就在这时，王维福发现一艘敌船向414艇逼近，他急忙端起机枪，“哒……”地猛扫过去。正打得起劲，又一颗弹片打进了他那紧靠枪托的下颚，鲜血淋湿了衣襟；这时候，王维福又感到奇痒，侧头一看，呀！原来是一个弹片插进了右肩，也在流血。敌船越来越近。王维福哪顾得上负伤流血，继续向敌船猛扫。可是，一梭子弹还没打完，机枪发生故障，一时无法修理。敌人的炮弹打得更凶了，弹片从他的头顶、身旁飞来飞去。这时，一个战士的机枪被弹壳卡住不能发射。王维福接过机枪，很快取下了弹壳，安上弹盘，端起来瞄准敌船就打。打了不久，他的右手腕又中了一块弹片。副艇长贺兆鹏夺过他手里的机枪，“逼”着他去休息。休息？这是什么时候！王维福又跑近炮塔，拿起一技步枪，继续向敌船射击。四处负伤的王维福，一直战斗不止。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指导员陈立富的胃病，像故意捣乱似的，痛得更厉害了。他一手重重地按着胸口，从驾驶台顶上跳下来，在甲板上跑来跑去，鼓励战士，安慰伤员，组织火力。

一艘敌船向414艇步步逼近，一直逼到100米了。

“各炮注意，”陈立富大喊：“打！”

几条火龙伸向敌船。敌船急剧转身退去。

414艇的主炮突然发生故障。敌船更加凶猛地冲过来。

杨岳艇长灵活地使艇转了一个270度的弧形，从敌船后方迂回过去，使敌船扑了空。

陈立富趁机指挥414艇绕到头门山岛背后，向另一个山口迂回过去，以便堵住敌船退路。就在这短暂的迂回时间内，陈立富迅速组织人员给伤员包扎，命令炮手抢修火炮，并调整了人员。

“同志们！”陈立富响亮地高喊着：“打不沉敌船，决不返航！”

“对，不打沉敌船，决不返航！”

水兵们的回答声，由甲板滚向大海。

411、413、416艇飞速向头门山岛开来。

敌船见势不妙，从一个艇队不知道的山口中间逃出了头门山岛的口子。414艇迅速绕过头门山岛，猛打猛追，一直追到敌占的一江山岛海面。根据敌我势态，我艇队决定集中火力歼灭最后面又受伤最重的一艘敌船。4艘艇

马上把前面的3艘敌船猛打赶跑，然后回过头来围攻一艘二桅机帆船。这艘100多吨的敌船哪经得住我4艘艇合击，转眼间就命中30余发炮弹，于11时45分沉没于敌占的一江山岛脚下。此刻，我3艘运粮船已经安全进港。

战果很快查明：击沉敌100吨机帆船1艘，伤3艘；毙敌30余人，伤20余人；我方：伤1艘炮艇，伤6名水兵。

5. 司令员的预言

1950年10月7日，华东军区海军奉军委海军和华东军区命令，授予414艇以“头门山海战英雄艇”称号。命令说：“该艇全体指战员在陈立富指导员率领下，孤艇前进，以寡敌众，在头门山海战中成绩卓著。……该艇的这种英勇顽强、机智坚韧、团结一致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创造了海上战斗的光辉范例；为本军树立了一面集体英雄主义旗帜；为本军指战员创造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10月10日，华东军区海军又奉华东军区命令，分别授予陈立富和王维福两同志为华东军区海军“战斗英雄”称号。

为了扩大影响，华东军区海军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典礼大会。

华东军区海军新任司令员袁也烈在大会上阐述了这次海战的深远意义：第一，3艘运粮船已被敌人逼到沙滩，几乎失去机动；在船上护航的陆军一个排，弹药也快打光了；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414艇孤艇冲散了敌船群，解救了人和船。第二，海战刚结束，我900多艘渔船安全通过了台州湾，如果这一仗打不好，这批渔船就会遭到敌人的抢劫。第三，更重要的，414艇在敌岛和敌船火力的夹击下，敢打敢拼，不怕牺牲，保持和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正是我初创的人民海军所需要的作风。所以这次海战规模虽小，意义却很大。

袁也烈指出：这是“强大的人民海军即将出现的预兆”！

袁也烈警告那些还在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人民解放军，不仅在陆上是他们的掘墓人，”“在海上也是他们的掘墓人”。

袁也烈还警告在海上耀武扬威的侵略者，“中国人民不仅在大陆上站起来了，在自己的领海里也站起来了！”

袁也烈预言：“无数的集体英雄称号，即将随‘头门山海战英雄艇’的先例，一个一个地出现！”

第十章

毛泽东登舰定航向

1. 水兵的心愿

1953年2月17日，凌晨。

中南重镇武汉，被覆盖的瑞雪，映射成了银色世界。

“长江”和“洛阳”两舰，依次靠上了江汉关4号码头，融进了这银色的世界。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迎送首长。”“长江”舰政委刘松激动地在军人大会上宣布：“为了祖国，为了亿万人民的愿望，大家必须百倍警惕，保卫首长的安全。”

顿时，指战员们热烈议论开了：迎送哪位首长？

这种议论，在三天前，即2月14日，两舰由上海吴淞码头紧急起航时就开始了。当时，指战员见是“紧急起航”，就对哪位中央首长前来视察的可能性进行了逐个分析，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更盼望毛泽东主席能来视察！现在，指战员发现刘松在宣布时情绪是那样激动，更感到这次来视察的有可能是毛主席！

可是，19日上午的一些情况又否定了指战员们的猜测。这天早饭后，有几个穿便衣的人搬来一些卧具以及其它生活用品，并在政委住舱室摆设起来。这些卧具是：两条长凳子上铺一张长约6尺、宽约4尺的木板；木板很简陋，很粗糙，没有打油漆；床上放着一条薄垫子，一条白细布床单，一条白色里子、深绿色缎面的被子，一条白底兰花的毛毯，卧具上面印有“铁路专用车”的字样。其它用品只有木架帆布椅子及一些普普通通的箱子。看了这些摆设，指战员一下凉了半截：肯定不是毛主席来视察！毛主席是党和国家主席，又六十高龄了，怎么睡这样简陋的床铺呢？江汉关楼顶的大钟刚敲过第十一下，三辆小汽车向码头开来。从第二辆汽车里下来一个人。这人头戴一顶黄绿色的旧解放帽，身穿一件已经退了色的草绿色大衣，脚着一双旧黄皮鞋。他身材魁梧。开始，这人背朝码头，面向大道。当他转过身来，突然有人惊喜地喊了一声：“毛主席！”

水兵们像列队报数似的，轻声地传递着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长哨响起，全体立正。副舰长王内修跑步迎上前去向毛主席报告：

“报告主席：‘长江’舰干部21名，战士93名，共114名，请主席检阅！华东军区海军淤沪基地‘长江’舰副长王内修。”毛主席微笑着向站坡的指战员挥手答礼。毛主席从右舷登上“长江”舰，走到前甲板，再次挥手致意。

11时30分，“长江”舰在前，“洛阳”舰殿后，开始了难忘的航行。

2. 毛泽东说：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

毛主席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视察海军？航行中，指战员们热烈地猜测起来。慢慢地，指战员从陪同人员的口中，终于找到了答案。

今年，是中国结束战后的恢复时期，开始进入第一个建设五年计划的第

一年。全国人民正斗志昂扬地建设社会主义。可是，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它们妄想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扼杀年轻的人民共和国。美国侵略朝鲜的战争正在进行，它的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掀风作浪；国民党军队经常骚扰东南沿海，它控制的岛屿人民仍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毛主席正是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出于种种考虑而巡视长江下游各省的。毛主席时刻关注着海军建设。他虽然经常从报纸电台和文件电报中看到和听到人民海军建设的情况：垃圾尾海战、头门山海战，以及林文虎、赵孝庵、陈立富、王维福等英雄名字也在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但是，人民海军建设得究竟怎么样了，他决定在这次视察长江下游各省期间，亲自对海军进行一次考察。

毛主席登舰后就到各个战位、各个舱室去看望战士，与战士亲切谈话。从驾驶台到厨房，从炮位到轮机舱，每一寸甲板都留下了毛主席的脚印。

毛主席在枪炮长贾荣轩陪同下，先是看了主炮，然后又看了副炮。毛主席得知这些炮都是日本造的，满怀信心地说：“五年后，就可以装我们自己造的炮了。”

这时，“长江”舰政委刘松从指挥台下来，毛主席叫住了他。毛主席询问了刘松的姓名、职务以及从何处调来的情况。

毛主席问：“技术学得怎么样？”

刘松答：“现在仅仅是初步学到一些舰艇知识，真正的技术还不行。”

毛主席指指旁边的战士：“他们都学得怎么样？”

“他们技术学得都很好。”

“那你应该好好地向他们学习啊！”“是的，我一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毛主席登上指挥台，向大队长王德祥询问了一些情况，又走到驾驶台左侧门口的王内修跟前。刘松向毛主席作了介绍。“这是副长王内修，是原海军人员，起义过来的；现在舰上没有舰长，军舰航行都由他负责。”

“噢，你是老海军，下面的徒弟们都听话吗？”

“都很听话。”

“他们都肯学习吧？”

“都学得很好。”

毛主席嘱咐说：“你要好好带徒弟啊！”

此刻，毛主席像想到了什么，走到刘松跟前，问道：“你们舰上的人员都是从哪里来的？”

“有的是陆军调来的，有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参干的，还有一部分是原海军人员。”

“从陆军来的有多少人？”毛主席问。

“40多人。”刘松答。

“青年知识分子有多少人？”

“也是40多人。”

“原海军人员有多少人？”

“30多人。”

“那差不多各占三分之一了。”

“是的。”

“他们吵不吵嘴？”

“不吵嘴，很团结。”

“这就好！”

毛主席看到一个干部正在观察航标，向前走去。

“这是我们的航海长刘兴文。”刘松介绍说。

“航海长是干什么的？”毛主席问。刘松向毛主席介绍了航海长的职责。

“你是从哪里调来的？”毛主席问刘兴文。

“是从第四野战军调来的。”

“在海军学校学习过吗？”

“刚从大连海军学校毕业，来舰不久。”

毛主席接着说：“我听你们肖司令员说，你们陆军来的有些同志，不安心干海军。你乐意干海军吗？”

刘兴文十分干脆地回答：“我们都愿意干海军！”

毛主席高兴了，点点头，笑着说：是啊，应该安心干海军。过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毛主席下了指挥台，又来到前甲板。休更的水兵见到毛主席，既激动，又拘束。毛主席看到王恩全的身材比较小，就走过去。“你这么瘦，是不是饭没有吃饱？”毛主席关切地问。“报告主席，我吃饱了！”枪炮兵王恩全憋了好一会，才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看没有吃饱。”

“不！我是吃饱的！”

“你为什么这么瘦啊？”

“生来就这么瘦，吃不胖了。”

大家哄然大笑起来。顿时，气氛活跃起来，大家也活泼多了，说话也流利了。

阵阵江风把水兵们的披肩吹得飞摆。毛主席伸手摸摸枪炮兵抗长富的衣服。

“你们穿得这么少，冷不冷？”

“不冷，外面是呢衣，里面是绒衣。”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还有呢大衣呢！”又有人作了补充。

毛主席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大衣，笑着说：“我穿这么多，你们到底是年轻啊，身体好，不怕冷。”

毛主席说着，用右手指了指，问：“你是干什么的？”

“报告主席，我是书记。义姚恩煜立正回答道。”

毛主席听了，问身旁的马冠三：“书记是干什么的？”没等马冠三回答：姚恩煜立即报告：“是协助舰首长承办文件的。”毛主席点了点头，笑着说：“哦，是拿笔杆子的，我也是拿笔杆子的，我们是同行。”毛主席说话时，还做了一个拿笔写字的手势，引得大家笑了起来。

“你读过书吗？”毛主席又问。

“读过师范。”姚恩煜答。

“教过书没有？”

“教过三个月。”

毛主席又笑着点头：“哦，和我一样，我也读过师范教过书。”

姚恩煜的脸一下子胀得通红，不知如何回答好。

这时，毛主席把目光转向大家，又问：“你们到过北京吗？”电工班长陈树香等几个人高兴地齐声回答：“到北京参加过国庆检阅。”

毛主席高兴了：“那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是熟人了。”

“在天安门检阅时，我们没有看清楚主席！”

毛主席向前走了一步，笑问道：“那现在看清楚了吧？”

大家又哄然地笑起来。

毛主席的话，使水兵们感到格外亲切，温暖。

毛主席的目光又转向周围的战士，询问大家都是什么地方人。

“山东！”“浙江！”“江苏！”“河北……”水兵们像报数似地回答。

毛主席向前走了两步，又指着一个水兵询问：“你是从哪里调来的？”问到谁，谁都大声回答。问了六七个水兵之后，毛主席扳着手指头，“哦，有陆军来的，有原海军人员，有参加军事干校的。”

“你们团结不团结？”

“很团结！”大家齐声回答。

“闹不闹别扭？”

“不闹别扭！我们都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团结就好。”接着毛主席又语重心长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侮我们，我们要争气！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人民的海军。毛主席略为停顿了一下，又说：过去我们只有陆军、炮兵；现在我们坦克也有了，还有空军、海军。我们的国防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海军还不够强大，我们要一齐努力干！

锅炉兵徐浦紧接着说：靠毛主席领导！

毛主席立即说：“靠大家一齐努力干。”

毛主席接着又问大家：“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你们知道吗？”

“知道了，我们都很高兴！”锅炉兵袁水清也说。

毛主席又问了大家的年龄，水兵又像报数似地回答：“20岁！”“22岁！”“19岁！”……

毛主席笑着点点头说：“你们都很年轻！”接着就扳着手指头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行，再来一个五年计划，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大的军舰，你们还只有30多岁。”

这时，前甲板已经站满了人。毛主席稳健地穿过海图室和前往舱口之间的甲板通道，水兵们也紧跟其后。

毛主席走到枪炮兵李勇洲前面，关心地问：“你们一个月有多少津贴？”

轮机兵刘冰抢着回答道：“三万多元（旧币）！”

“够不够用？”

“基本上够用。”

“能不能寄点回家？”

“基本上能寄一点。”“同志们都结婚没有？”

“基本上都没有结婚。”

大家被刘冰答话时的口头语三个“基本上”引得笑了起来。毛主席又关切地问：“家里有困难怎么办？”

大家抢着说：“家里有人劳动生产，有了困难，政府会照顾，生活都很好。”

毛主席听了点点头，又来到厨房门口。水兵们正在打饭打菜。水兵们见毛主席来了，马上让开一条道。毛主席拿着勺子舀了一勺汤，看了看，问道：“这汤好吃吗？”

枪炮兵毛月臣抢着回答：“好吃！”

毛主席又问副长王内修：“你们吃一个菜吗？”

“以前吃三菜一汤，现在因为人多，临时改为两菜一汤。”毛主席关心地问：“你们都吃一样的吗？”

“干部、战士都吃一样的。”

“经常是这样吗？”

“天天是这样。”

毛主席满意地点点头。

毛主席离开伙房，走到后甲板，下了机舱，王内修向毛主席介绍了机电长丁永才。

毛主席说：“你们辛苦了！”

激动得了永才不知如何回答好，只是说：“同志们都很好。”“你家里有几个人？”

“家有岳母，一个孩子两岁多了。”

“你一个月拿多少薪水，生活困难吧？”

“没有困难，很好。”

“不久生活都会好起来的，”毛主席又亲切地嘱咐说：“对孩子要好好培养，长大了给他读书，为革命打下基础，成为革命的后代。”丁永才连连点头。

“你是管机器的，这是什么机器？”

“这是轮机。”

舱内机器声音太大，毛主席用手放在耳边听着丁永才介绍。毛主席又问：“下面技术学习得怎么样？”

“现在学习三个月，顶过去学三年。”

毛主席最后关照丁永才说：“你要很好地带徒弟啊！”

丁永才连连回答：“是！是！”

毛主席和丁永才说完话就伸出手去。丁永才急忙用棉纱擦了几下，但手上的油腻和汗水怎么也擦不干净。丁永才正着急，毛主席的手已经伸过来了。

下午6点钟，军舰来到黄石港，靠上了码头。毛主席带着一行人，登上岸，穿过街道，会见地委书记去了。大约两个多小时，毛主席才回到军舰上。

军舰开始夜航。毛主席劳累了一天，该休息了。可是，水兵们发现，已经是深夜了，毛主席还面朝右舷，坐在床上，腿盖被子，在思考着什么。

20日凌晨3点，军舰又靠上了九江码头。舰上一片寂静。这时候，只要有一点微小的声音，都会打扰人。水兵为了让毛主席安静地休息，想尽办法不发出一点声音。锅炉班长徐一宏和值更同志研究了四条操作方法：炉门轻轻开，用手来加煤，汽压不高不低，炉舱门紧闭。他们的手被煤块擦破了，指甲塞满了煤屑，煤舱温度已经升到40度以上，热得满头大汗，但是，他们的心情比谁都愉快。

7点左右，毛主席的管理员正要上街，碰到了刚从街上回来的司务长刘桂田。

刘桂田问：“上哪里去？”

毛主席的管理员答：“上街买米，主席没有米吃了。”

“那不用买，我们舰上有的是上等白粳，要多少有多少，走，你跟我去拿。”

“那不行！”

“为什么？”

“主席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格，一向只吃普通米。”

军需朱松知道了，也来劝说，毛主席的管理员说什么也不同意。朱松和刘桂田只好陪着管理员上街买了30斤米。

回到舰上，几个水兵把毛主席的管理员围住了，提开了意见。

“毛主席的伙食费只有我们的一半！应该给毛主席改善伙食。”

原来，水兵们发现，毛主席每顿饭只两菜一汤，菜还是两小碟，一荤一素，有时一点小辣椒也算一碟菜，吃得太差了，看不过去，就来给毛主席的管理员提意见。

“不行啊，主席每月伙食只24万元（旧币），稍微吃好一点，主席就要查问，多花一分钱，我也要挨批评的。”毛主席的管理员还说：“主席在家里也是一样，只有到了星期天，家里人多了，才增加一个菜。”

水兵们听了，无比激动，也无可奈何。

上午9点多钟。地方政府的两位负责同志先后来到了舰上，毛主席和他们谈了许久。

两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走后，大约是10点多钟，政治助理员于学斌来到前住舱。

“同志们！大家都要求同毛主席合影，请毛主席题词，我起草了一个报告，请大家通过一下。”

大家听了都高兴得跳起来。

此刻，停泊在江中的“洛阳”舰发来信号，要求毛主席到他们舰上去。毛主席欣然同意，并要“长江”舰发信号通知“洛阳”舰。“洛阳”舰接到信号后，立即起锚，靠在了“长江”舰的右舷。

毛主席走出住舱，高兴地说：“哪家要我哪家去。”说完，就从右舷登上了“洛阳”舰。

3. 毛泽东说：要把中国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

两舰离开了九江码头，“洛阳”舰在前，“长江”舰随后护航。

毛主席又开始了紧张的视察活动。

2月20日，上午10时30分。

站在梯口的“洛阳”舰舰长丛树生，见毛主席来了，立即向前迈了一步。

“报告主席：‘洛阳’舰干部25名，战士145名，站坡迎接主席。我舰一切齐备，请主席检阅。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洛阳’舰舰长丛树生。”

毛主席还了礼，上前同丛树生握手，又向站在左侧的副政委胡玉成伸出手去。

毛主席在丛树生、胡玉成的陪同下，来到了中甲板，又从中甲板来到前甲板。他每见到一人，都要握手；每见一物，都要询问。

毛主席登上驾驶室，双手握住舵轮转动了几下，问道：“这是驾驶盘吗？”

“海军的术语叫舵轮。”

毛主席幽默他说：“对，应当用海军术语。看，我今天也学习海军技术了。”

毛主席出了驾驶室，穿过右舷信号台登上指挥台。丛树生向毛主席介绍了测距仪和罗经方位圈的用途。毛主席听后，双手扶着方位圈测了个方位。

下了指挥台，毛主席来到伙房门口。

毛主席仔仔细细地看了厨房的一切，满意地说：“很好，你们卫生工作搞得不错；厨房清洁卫生工作很重要，这关系着全舰同志们的身体健康。”

毛主席仔细地看了看烧好的菜，又拿起勺子舀起一瓢汤，幌幌勺子转过身，问站在门口准备打饭的战士们：“好吃吗？”大家齐声回答：“好吃。”“够吃吗？”“够吃。”“每天的伙食都好吗？”“每天都这么好。”

毛主席登舰后，不停地巡回视察各个战位，已三个多小时，该休息休息了。可是，当他由厨房走进会议室，就把副政委胡玉成叫来。“舰上共有多少人？”毛主席问。

“170人”胡玉成回答。

“工农出身和知识分子各占多少？”

“高中以上程度占30%，初中程度占50%，小学程度占20%。”

“他们之间有没有隔阂？”

“团结得很好。”

毛主席又问：“大家的学习情况怎么样？”

胡玉成汇报说：“同志们因参加海军不懂技术，所以学习技术的心情比较迫切，都希望很快掌握一些海军技术，以便为解放台湾出一份力量。”

毛主席强调说：“要多注意政治时事教育，提高同志们的政治热情。”

毛主席又说：建设海军以陆军为基础，以工农为骨干，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搞好海军建设。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开始，我们国家经过几十年战争，国家还很穷，经过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就会强盛起来，我们的海军也就会强盛起来了。说到这里，毛主席望了望墙上挂着的谭震林在1952年来“洛阳”舰时的题词“为太平洋和平而奋斗”，对胡玉成继续说：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要把祖国的海岸线筑成海上长城和海上铁路。

毛主席思索了一会，又对胡玉成说：“请你把一个战士的所有书籍和笔记拿来，让我看看好吗？”胡玉成说了声“好”，便走出会议室。拿谁的好呢？胡玉成正想着，在门口碰上了报务员肖和清。胡玉成叫住肖和清，要他快去把自己所有的书籍和笔记统统拿来。不一会，肖和清抱来了自己所有的书籍和笔记。胡玉成接过这些书籍和笔记跨进会议室，送到了毛主席的面前。毛主席接过去，仔细地翻阅起来。这些书是：《毛泽东选集》、《社会发展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朝鲜通讯》、《“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连环画》，以及其它技术知识书籍……

军舰航行到鄱阳湖口，毛主席又先后登上雷达室、驾驶室。航海长刘宝富取出六分仪，向毛主席介绍了用途及使用方法。毛主席听了，风趣地说：“噢，没有它就不知道军舰跑到哪国去了。”刘宝富又把驾驶室里的其它仪器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毛主席在胡玉成的陪同下，又来到后甲板的后主炮。

“你们都会操作吧？”

“都会。”

军士长刘同甲立即下达了操作口令，顿时，炮兵们个个精神抖擞，像小老虎一样，迅速操演了就位动作。

“很好，谢谢。”

枪炮兵下了炮位，向毛主席围了过来。

“你们舰有多大？”

“排水量 1000 吨。”

“过去的‘长治’号呢？有多大？”

“1300 吨。”

“还有广州呐？”

“‘广州’舰和‘南昌’舰差不多。”

毛主席想了想，说：“噢，你们三艘舰，加起来还没有一艘‘重庆’号大！”

“‘重庆’号是巡洋舰，有 5000 多吨。”枪炮兵胡天汉说。

毛主席一边听，一边展开右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作了一个表示“不多”的手势，说：“现在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多。”毛主席又把左手提起，从左手距离甲板的高度示意说：“敌人的海军有这么多。”接着，毛主席挥起右手，向上一扬，展望云天，充满信心地预示：“将来我们的海军要这么多！”同时，毛主席的左手往下一压，说：“而敌人呢，还是这么一点儿！”

下午，开展文娱活动的时间到了。几个水兵在手风琴的伴奏下，跳起了集体舞蹈。在旁边观看的水兵越来越多。他们也使劲地拉着手，哼着舞曲，唱呀笑呀，后甲板顿时沉浸在狂欢中。

正当大家跳得起劲的时候，毛主席在丛树生的陪同下向后甲板走来。他在后主炮附近停了下来，观看着，微笑着。不知谁叫了一声“毛主席”，舞蹈立即停止了，都向毛主席围了上来。

“好，都很活泼，”毛主席问：“你们有些什么乐器？”

大家都抢着回答：“有胡琴、手风琴、笛子……”

“还有锣鼓吧。”

“有。”

“是啊，扭秧歌可少不了锣鼓！”毛主席停顿一会，又问：“没听你们说有钢琴，要是没有，这是暂时的，以后也会有。”

毛主席望望大家，关切地问道：“舰上工农同志有多少，青年学生有多少？大家举手看看。”大家都分别举了手。毛主席点头说：“将近一半一半。”

“同志们没有隔阂吧？”

“毛主席，我们团结得可好呢！”

“是呀，应该好好团结。今后就更好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的界限，慢慢就消失了。”

毛主席又问：“同志们都习惯海上生活了吧？”

“都习惯了。”

毛主席点点头，又说：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你们爱山爱土，今天你们在水上了，大家就要爱舰、爱岛、爱海洋！

下午 4 点 45 分，长江险道上的小孤山遥遥在望。毛主席举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会，然后指指小孤山，欣然地对身旁的同志说：30 年前，我路过这里。过去水道很窄，现在变宽了。变了，世界也变了。当军舰通过小孤山水道时，毛主席又满怀喜悦地说：“未来的长江可供丰富的水源给两岸农田建设，为人民造福，以后有条件时还要疏通航道，也可供人民游览观赏！”

晚饭后，毛主席把胡玉成叫到会议室，一边继续翻着《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连环画，一边问：“这本书你看过吗？”胡玉成回答：“我看过。”毛主席又说：“这本书虽然很小，内容很好，文字很通俗，适合战士的水平。”最后，毛主席高兴地说：“这些书都很重要，很好，同志们学习得还不错哩！”

20日晚，“长江”舰先靠上安庆码头，继而“洛阳”舰靠在“长江”舰的左舷。毛主席登上“长江”舰，又与安庆地委和市委书记谈到深夜……

4. 毛泽东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主席与安庆地委和市委书记谈话的时候，毛主席的秘书来到“洛阳”舰，告诉全体舰员一个消息：毛主席答应与大家合影并题词。

原来，“洛阳”舰全体舰员曾给毛主席一封信，信中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请毛主席登舰视察；二是与毛主席合影；三是请毛主席题词。这三个要求，第一个已实现，第二、第三个，秘书说，毛主席也早有打算了。舰员听了，欣喜若狂。一个晚上，谁也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即21日一清早，大家就起床“梳妆打扮”了。

照像前，陪同人员考虑天气冷，向毛主席建议：“天气很冷，两舰各照一张就行了。”毛主席考虑的是，这样值班人员就照不上，地方小，人又多，也照不大清楚，说：“还是分批照吧。”

毛主席登上“洛阳”舰，走到队伍中央。站在后排的王臣友怕照不上，往前挤了一下。毛主席向前跨了两步，转过身来。

“你们站站好，一次照不上分几次照好了。”

队伍马上安静下来。毛主席又走到队伍中央。照像机“喀嚓”一声，顿时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主席与轮机部门合影后，又分别与航海部门、舰务部门、观通部门合影。最后，毛主席又与舰上干部们合影。每合影一次，就响起一阵掌声。

毛主席与“洛阳”舰合影后，又回到“长江”舰，走进已经排好的队伍前面。毛主席见人多，问：“是分批照吧？”记者回答说：“是分批照。”毛主席侧身用手指了指驾驶台上的人，问：“上面都能照上吗？”记者答：“都能照上。”轮机部门照完，枪炮部门整队时，毛主席关照记者：“要每人给一张。”记者马上回答说：“每人都有，每人都有。”毛主席怕大家不放心，风趣地说：“他要是不给，你们找我。”记者忙说：“一定给，一定给！”同志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

毛主席分三批与水兵照完像，又提议：“我们来的人与舰上的干部再照一张。”于是，又照了第四张。

20日深夜，毛主席为两舰写下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在题词前，与秘书、侍卫队长等人谈了许多，从中国清朝海军谈到国民党海军，从帝国主义如何从海上欺负我们，到人民海军的任务，谈了个把小时。毛主席说，“现在他们舰上要我题词，写什么好呢？”开始，毛主席写了3张“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人民海军。”毛主席看了很久，都撕掉了。后来又重写了3张，其中一张丢到了纸篓里，被秘书拣起来。回京后，被周恩来的秘书要去了。

“长江”、“洛阳”两舰在航行中，又先后在芜湖江中抛锚，在安庆靠

了码头，毛主席分别听取了当地党政负责人的汇报。

2月22日凌晨3点钟，“长江”舰靠上了南京下关中山码头。3点半钟，毛主席要离开“长江”舰去南京市区。刘松要集合队伍站坡欢送，毛主席不允，说：“大家很辛苦，让大家好好休息吧。”

“请你转告大家，”毛主席临行时对刘松说：“同志们辛苦了，谢谢大家，我们上去了，以后有时间再来看同志们。”

毛主席与“长江”和“洛阳”两舰指战员，共同生活了三天四夜，给水兵们留下了难忘的航行。

5. 毛泽东说：还有帝国主义呢

紫金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扬子江上，万顷碧波欢唱。毛主席乘坐“长江”和“洛阳”两舰来到南京之后，又迎风冒雨，登上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南昌”舰、“广州”舰和第五舰队“黄河”舰视察，并检阅了鱼雷艇一大队101、104两艇的操演。

按舰艇条令规定，军舰迎接国家元首，应该悬挂满旗，列仪仗队，鸣放礼炮。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但是，这些都被毛主席“免了”。

2月24日中午12点多，毛主席来到码头。陪同视察的有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参谋长张爱萍、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袁也烈等，还有从武汉一路陪同毛主席视察海军部队的公安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依次看望了“南昌”舰、“广州”舰、“黄河”舰以及101、104两艘鱼雷快艇的指战员，然后走进“南昌”舰的会议室，与干部们亲切地交谈起来。

“南昌”舰副政委陈友仁在汇报工农老同志思想状况时，毛主席问起他们是否都愿意当海军。陈友仁说：“现在都愿意当海军了，因为陆军同志感到大陆都解放了，没有仗好打了；海军还要解放台湾，有仗打。”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有仗打，还有帝国主义呢……

接着，毛主席向大家回顾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史。他说：从明清以来，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日本鬼子进攻上海，也是从金山卫登陆的……毛主席感慨地说：我国有辽阔的海洋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我们的国家是一穷二白的，工厂很少，钢铁也很少，帝国主义就是欺侮我们没有海军。说到这里，毛主席询问了当前造船工业情况，当即指示说：我们的海军要大发展！现在的舰艇都还是缴来的，要紧的是发展我们的造船工业。少量买几艘作训练是可以的，但主要靠自己造。毛主席对华东军区海军的领导干部说：你们华东先成立海军，你们要把它建设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强大的海军！

当汇报到华东军区海军人员的配备是由陆军、知识青年和原海军人员组成时，毛主席关心地问：“几个方面的人，关系相处得好吗？”几位同志都回答说：“很好的，陆军来的同志能虚心、刻苦学习技术，原海军同志也不大保守，肯教。”毛主席点点头，说：对原海军人员要多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团结、改造他们，就可能转过来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毛主席望望海军负责干部，询问他们都是从哪个野战军来的，大家报告了各自的来历。毛主席指示说：你们都从陆军来的，各个野战军的都有，要好好地团结。你们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你们都是骨干。你们要好好地团结，教育青

年知识分子，团结、改造原海军人员。

毛主席又一个一个地问这些负责同志：“你们出过海没有？”袁也烈回答出过海了，陶勇、康志强回答还没有出过海。毛主席说：你们是海军了，于海军就要不怕风浪，一定要到大海里去锻炼。

毛主席询问了舰员的物质生活情况，然后作了重要指示：舰员的体力消耗大，应该有足够的营养，以保证他们的健康。现在的伙食费是否够用？如果不够，还可以研究增加。

有人汇报说，海军技术复杂，要有一定文化程度才能掌握时，毛主席热情地鼓励大家：不要紧，没关系，我们有高度的阶级觉悟，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过去我们爬雪山，过草地都过来了，遇到这点困难，还不能过来？！大老粗也可以掌握技术么！要注意培养训练技术骨干。不懂可以学。要边学边用。没有文化的学文化，技术也可以学会的么。主要还是靠政治，靠思想，靠人。”

在谈到如何完成海军的战斗任务时，有的干部汇报说，海军技术复杂，要全面向苏联学习。毛主席立即指出：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要什么都是外国的好，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能丢。海军是有自己的特点，各个兵种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不能强调海军特殊，还要保持那些好的传统，发扬我军好的传统。

要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军民关系。毛主席问：“海军的军民关系怎么样？”答：“我们经常执行护渔、护航、抢救遇难渔民，保卫渔业生产。渔民在海上见到我们军舰，就挥臂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把解放军当亲人。”毛主席听了，敏锐地指出：海上也有群众么。渔民就是群众。要依靠渔民，不要脱离群众，要到渔民群众中去，和渔民打成一片，一定要搞好军民关系。

当有人谈到海军了解敌情靠雷达，打仗要依托岛屿袭击敌人的有利条件时，毛主席又明确指出：这不仅是利用地形隐蔽自己，主要是依靠群众。要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比如说，过去打仗我们对敌人的情况很清楚，我军的活动敌人就不了解，这就是群众条件。什么样的军队决定什么样的军民关系。主要是军队方面要做好，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有了群众基础，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在陆地上要依靠群众，在海上仍要依靠群众，不管到哪里都要依靠群众，海上了解敌情、打仗也不例外。

当有人说，有些人认为“海上作战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时，毛主席坚定他说：不论海军、陆军、什么兵种，我军的作战原则都是适用的，是从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但事物不是静止的，战争也在发展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机械搬用，要因时因地灵活处理。

在会议室，毛主席同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走上甲板，看望指战员。毛主席每见到一个人，就要询问他的姓名、籍贯，从哪里来，担任什么职务，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然后鼓励他们好好干；每见到一种仪器，就要请人介绍它的性能、用途和操作方法，有时还要亲自操作一下。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不已，感慨万千！

在前甲板，毛主席看完前主炮操炮，便问：“这门炮是哪一国造的？”枪炮兵回答说：“是苏联造的。”毛主席又问：“炮弹呢？”回答：“也是苏联造的。”毛主席再问：“炮弹打完了怎么办？”大家一时答不上来。毛主席说：可以自己造么！过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自己都可以造，现在更可

以造了，光靠人家是不行的。

毛主席登上海图室，见海图桌上放着三张重磅道林纸和一支毛笔，墨也磨好了。陈友仁告诉毛主席，他受三舰委托，请毛主席题词。

毛主席欣然拿起笔，蘸满了墨，立即写了三张同样内容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题词毕，走出海图室。此刻，只见两艘鱼雷快艇在分队长高东亚的指挥下，以每小时42节的高速，在江面上飞驰着。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鱼雷快艇三次通过“南昌”舰，接受毛主席检阅。每次鱼雷快艇通过，军舰都要摇幌一阵。毛主席越看越兴奋。陪同人员向毛主席介绍了鱼雷快艇的性能和作战特点，说：“这种鱼雷快艇速度快，体积小，攻击力强，隐蔽性能好，造价低。”毛主席眉开眼笑，连声说：好！好！好！这个东西小巧玲珑，跑得那么快，像水上飞机一样，要多搞些，可以以小换大。

鱼雷快艇表演结束，毛主席又回到会议室，与大家交谈起来。下午四点，“南昌”舰靠上了浦口码头。

毛主席下了码头，向岸上走去。毛主席三次回首，向还在“站坡”的水兵们挥手致意。

“南昌”军舰送走了毛主席，又把陈毅一行送到南京下关中山码头。

陈毅离开“南昌”舰时，向华东军区海军的领导同志说：毛主席说，看到海军已经掌握在可靠而年轻的干部手里，我放心了。

6. 毛泽东阐述海军建设方针

毛主席首次视察舰艇部队，给海军指战员指明了正确的航向。他们从毛主席五次为海军题写同一内容的题词及一系列活动，联系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次对海军的重要指示，以及三年多来各自的实践，深深领悟到毛主席关于建设人民海军的思想：建设海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建设强大的海军，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依靠我军优良传统，依靠我国工业的发展……

毛主席通过对海军舰艇部队的视察，又经过半年多的深思熟虑，使海军建设方针更加明确、更加完善。1953年12月4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海军建设作了这样的表述：“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卫海上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国；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这，就是海军建设的总方针。

第十一章 四岛争夺战

1. 一次成功的袭击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海军建设总方针，海军广大指战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江南造船厂的工人，也积极落实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自己建造舰艇的指示，把第一批刚刚建造的8艘50吨炮艇（又叫护卫艇）送到了已经进驻海门镇的温台巡防大队。

这种新型炮艇，不但速度比老炮艇快，火炮的口径也比老炮艇大，有20毫米的、25毫米的，还有37毫米的。大队把这8艘新型炮艇编成第一、第二两个中队，每个中队为4艘，并分别任命陈立富、季克勤为第一中队中队长、指导员，张家麟，王立成分别为第二中队中队长、指导员。25吨的老炮艇则全部退役，而414艇——“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被送到了北京军事博物馆。这种新炮艇的性能如何？陈雪江决定寻找战机，放到实战中去试试。

这种机会很快找上门来了。

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突然在大队部门前停下，从上面走下两位陆军中年军人及几位年轻战士。他们是20军60师政委汪大铭，参谋长王坤。60师是从朝鲜回来的。20军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几次重大战役，打得很出色，受到过中央军委和朝鲜政府的表彰。这次到浙东来，是为了加强对敌斗争，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

陈雪江把客人迎进了会议室。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情况和面临的任務。

不久前，华东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浙江军区分别下达了解放5个岛屿的命令。这5个岛屿是大鹿山、小鹿山（简称大小鹿山）、鸡冠山、羊屿和积谷山。命令成立联合指挥所。参加指挥所的有60师政委汪大铭、参谋长王坤、公安17师副师长刘金山，还有陈雪江。

他们研究了解放5岛的具体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步先攻占大鹿山、小鹿山、鸡冠山和羊屿4岛，得手后立即转入第二步：攻占积谷山岛。

这4岛，位于我大陆和国民党占领的披山岛的中间，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对象。1950年，我25军曾解放了4岛，不久，因经常受到敌舰队袭击而主动撤出。1951年，胡宗南到大陈后，在舰艇掩护下，200多敌人重占了4岛。

敌人占领4岛后，控制了近岸航道，抢劫过往船只，杀害捕鱼渔民，还时常袭击大陆村镇。这是首先要解放这4岛的主要原因。

他们还决定了各自的兵力。海军温台巡防大队派第一、第二两个中队参加，任务是：以火力支援陆军登陆，堵截海上敌人退路，阻击敌人增援舰艇。

几天以后，联合指挥所搬到了玉环县坎门镇。坎门镇距离4岛很近，用望远镜就能看到大、小鹿山；羊屿、鸡冠山2岛更近，不用望远镜，岛上敌人也能看得清清楚楚。

1953年5月29日。

晚上18时，天空刚暗下来，我军即发起攻击。陆军的5个炮兵连，首先进行了猛烈、连续的轰击。接着，是我一、二中队的8艘炮艇分别在陈立富、季克勤和张家麟、王立成的率领下，以猛烈炮火开道，直接掩护陆军部队登

上了距离最近的羊屿和鸡冠山 2 岛。

大、小鹿山 2 岛上的敌人还没有摸清真实情况，就被我 8 艘炮艇包围。我陆军部队又迅速登上了大、小鹿山。

解放 4 岛，仅用 3 个小时。全歼守敌 239 人，其中计俘纵队司令何卓权和副司令徐克强以下 186 名，毙分队长以下 53 名；击沉帆船 2 艘。这次战斗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铲除了一个特务巢穴，缴获电台 8 部，而且通过缴获与大陆联络的电台，又破获了一批已经潜入大陆的敌特电台及其人员，仅温州一市，就破获敌台 6 部。而我艇队除消耗 1590 发炮弹外，无一伤亡。

解放 4 岛的清晨，胡宗南曾派一艘“永”字号军舰前来袭击我岛上陆军，当即遭到我二中队 4 艘炮艇堵截，敌军舰受损，人员伤亡，仓皇逃走，而我艇队仍无一伤亡。岛民、渔民纷纷赞扬说：“海军小炮艇不但能在晚上打敌舰，大白天也能把敌舰打跑，真了不起。”这就进一步打消了一些人“小炮艇不敢在白天与敌舰照面”的说法。

解放 4 岛的炮声刚刚平息，我政府运输船队就出现在航道上，渔民们也驾着渔船来到附近海区捕鱼。4 岛又恢复了生机。

2. 四岛告急

大陈岛则是另一种气氛。

4 岛丢失的第 2 天，即 5 月 30 日，胡宗南就接到蒋介石从台湾发来的特急电报：连丢 4 岛，实为耻辱，切实追查，立即报我。电报上的每一个字，都沉沉地敲打着胡宗南的脑袋。胡宗南决心夺回 4 岛，并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检讨教训，寻找原因。会场的气氛很紧张，大有大难临头之势。很久无人发言。

“我认为……”

大家一看，是“海上突击纵队”司令黄八妹。她说：“要夺回 4 岛，关键在于加强海上力量；只有打掉共产党的炮艇，夺回 4 岛才有希望。”

“说得好！”胡宗南见是黄八妹发言，又正说到点上，高兴起来：“这的确是个关键，对此，你有何具体高见？”

“要打掉共军的炮艇，还必须了解指挥这支炮艇部队的陈雪江。诸位，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吧？”

黄八妹介绍了陈雪江的简历，胡宗南也叫来了情报处长，叫他专门介绍了陈雪江的战术特点。

胡宗南听着听着，心里不由升起一股无名火。他万万没有想到，在解放战争时期，当自己称王西北，率领 20 万大军围攻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时候，陈雪江只不过是一个团参谋长；而今，他也只是一个相当于陆军团长的职位。难道我这个堂堂的国民党中央军的上将，竟打不过共军的一个大队长？！胡宗南越想越火。但是，他又不能在自己的部属面前暴露出来，以免受到众人的奚落，只好把这股火压下去。

“大家还可以就陈雪江这个人，进一步发表意见。”胡宗南有气无力地说。

诸军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结论是：派出强大舰艇编队，把陈雪江的炮艇大队吃掉，掩护部队攻占 4 岛。

“好，我现在决定，”胡宗南又威风起来：“由海军组成一支由 9 艘驱

驱逐舰、护卫舰和炮舰参加的海上编队；由包括黄司令率领的‘海上突击纵队’在内的陆军 1600 多人组成登陆部队。各部都做好准备，等候进攻命令。”

胡宗南并没有因手中有这支强大舰队而头脑发昏。他在行动之前，又采取多种手段，对 4 岛进行了周密侦察并很快得出结论：共军 4 岛防守单薄，周围没有共军炮艇活动……

胡宗南的这个结论，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攻占 4 岛的陆军 60 师部队在打扫战场后，为攻打积谷山岛，就把大部兵力撤到寨头，汪大铭把师指挥部转移到这里，王坤把 5 个连的炮兵转移到了九洞门。守备 4 岛的任务，交给公安 17 师，并只留少数部队。因此，4 岛防御力量单薄。在 60 师向积谷山岛方向转移兵力时，我炮艇部队也已撤回到海门港休整，准备配合 60 师解放积谷山岛。

6 月 19 日。胡宗南向大陆沿海各岛部队下达了一道命令：“严密监视海区，一旦发现共军炮艇南下，就坚决消灭它！”胡宗南下完命令，就立即驱车来到码头，登上旗舰“信阳”号驱逐舰，指挥 9 艘军舰，掩护着搭乘 50 多艘机帆船和帆船的 1600 多人，向 4 岛扑去。

21 时。胡宗南把登陆部队分成两路，一路 800 余人，偷袭羊屿；另一路 800 余人，偷袭小鹿山，并迅速登上了 2 岛。

在小鹿山和羊屿我军各驻守一个排。敌我力量悬殊。但是，我两个排的指战员，都勇猛冲上滩头，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刹那间，滩头炮声隆隆，刀光闪闪，杀声震天，血染黄沙。敌人尸体盖没了沙滩，我战士踩着尸体继续拼杀。敌人像输光了的赌棍，仍向沙滩扑来。2 岛守备部队伤亡过半，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守到各自的要点待援。敌人哪肯罢休，又“以十当一”，调整了部署，向我 2 岛扼守要点的部队进行了反复冲杀。

4 岛告急，守军危在旦夕。

胡宗南连得 2 岛，得意洋洋，竟用明码呼喊起来。

“天亮以前，给我拿下小鹿山和鸡冠山！”

3. 大白天雾过三道封锁线

6 月 19 日，对 60 师来说，是很难熬的一天。政委汪大铭得悉敌人登上羊屿、小鹿山 2 岛以后，当机立断，停止解放积谷山的准备，转而进入组织部队增援，但都被敌舰艇堵了回来。汪大铭几次打电话给陈雪江请求炮艇支援，但电话总是打不通，后来又想到胡宗南指挥那么多军舰，哪一艘军舰都比我 8 艘炮艇大十几倍，几十倍，来了还不是……

6 月 19 日。陈雪江检查配合 60 师解放积谷山岛的准备工作，一直忙到深夜，倒在床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突然，浙江军区参谋长赵俊的电话叫醒了他。赵参谋长简要地向陈雪江介绍了敌人占领我 4 岛的情况，特别谈到了敌人的 9 艘军舰……

“我们马上就去增援，”陈雪江急忙说：“赵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不，不，南京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同志要我问问你，你们的炮艇能不能去增援？”

赵俊所以不能直接下命令，主要考虑到两个非常严峻的问题：白天要通过敌人占领的积谷山岛，又要对付敌人的 9 艘军舰。这对浙江军区参谋长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能增援，你下命令吧。”

“不，不，不能增援也不要勉强，这是张爱萍参谋长的意思。”

“赵参谋长，你告诉张参谋长，陆军老大哥处境困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赵参谋长，你快下命令吧！”

“好，我同意你们去增援。”赵俊又说：“不过，在增援过程中，如果遇到非常情况，你可以灵活处置。”

“我明白，你放心。”

陈雪江放下电话，又叫总机接通了基地司令员张元培。张元培表示“同意”，但也嘱咐说，要注意安全，“遇到非常情况，可以灵活处置。”

“我明白，你放心！”

陈雪江很清楚，两位首长所说的“非常情况”是什么意思。对此，陈雪江虽然说“我明白”，还要他们“放心”，心里却另有主意。

陈雪江马上把陈立富、季克勤、张家麟、王立成召到作战指挥室，向两位中队长和指导员介绍了4岛被敌攻占的情况。“现在时间紧迫，来不及讨论了。”陈雪江交待说：“你们的任务是，把胡宗南的9艘军舰赶跑，掩护60师部队登上4岛歼敌，并从海上截住已经登上4岛的敌人退路，协同陆军歼灭逃敌。”陈雪江继续说：“完成这次任务，要安全通过敌占积谷山岛的封锁，避开敌舰在石塘角、西沙山的阻截，还要选好出击时机。”关于安全通过敌占积谷山岛，陈雪江说，这两条航道可走，一条是走内航道，另一条是走外航道。走外航道的航程远些，艇队距离积谷山岛也远些，岛上炮火打不着；但是敌人军舰肯定会进行阻截，不能走。艇队只好走内航道。但是，积谷山上的炮火多数对准内航道，而且都是事先测量好了的，我艇队通过时，必然遭到猛烈炮击。但积谷山岛上的火炮也有些弱点：陆炮都是固定的，不能旋转，而且有射程死角。因此，艇队通过时，可以拉大距离，用陆军步兵“越坑前进”的方法，曲折航行，高速通过，可以减少被敌炮命中的机会。

关于避开敌舰石塘角和西沙山的阻截，陈雪江分析，胡宗南肯定会估计到，我艇队去增援的航路，也必须经过石塘角和西沙山这两个海域，肯定会派军舰阻击我艇队南下。遇到敌舰阻击，切不可恋战，要机智回避，快速通过。

关于出击时机，陈雪江说，艇队到了寨头角，就立即隐蔽起来，待到黄昏时，再突然出击，打入敌舰群，进行近距离袭击。

“你们到达寨头后，中队干部即到60师前指，向汪大铭报到，把我的想法向他报告。你们听明白了没有？”陈雪江问两位中队长。

“听明白了！”

“好，张家麟、王立成，你们二中队马上出发。”陈雪江命令道。

“大队长，我们呢？”陈立富急着问。

“你们一中队在码头待命，如果二中队完成任务，你们就下去了，如果遇到困难，我就带你们一中队作为第二梯队去增援。”陈雪江进一步解释说：“我们不是大白天摆开阵势与敌舰拼，而是在夜间把敌舰打跑，掩护我增援部队上岛。这样，我们炮艇去多了，夜间反而会互相妨碍，弄不好还会误伤自己。”

陈立富会意地点点头。

陈雪江又来到码头，检查了二中队各艇准备情况。

“老张，你们要沉着，胡宗南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我们的败将！”二中队临走前，陈雪江又鼓励张家麟说：“他军舰多也没有什么可怕，他们最怕我们的夜战、近战！只要你们按照计划，灵活处置，准能胜利！好了，你们走吧，我不送了！”

陈雪江回到大队部，又把陈立富叫来，一起在作战指挥室，注视着二中队的行动。

6月20日。作战参谋魏垣武，不断记录着二中队的行动。

8时，收到二中队第一份电报：“一路未遇敌情。”陈大队长指示回电：“密切注意前面的积谷山岛。”

9时，收到二中队第二份电报：“我艇已通过积谷山岛的内航道，遭到岛上炮火的猛烈轰击，我艇队拉开了距离，以高速采取‘越坑航行’。我无伤亡。”陈大队长指示回电：“前面是石塘角，警惕敌舰阻击。”

11时40分。收到二中队第三份电报：“我艇队经过石塘角，遭敌2舰拦击、封锁，我与之周旋，最后甩掉，现已通过石塘角，我无伤亡。”陈大队长指示回电：“前面是西沙山，注意敌舰拦击。”13时。收到二中队第四份电报：“艇队在西沙角海面遭到敌3舰封锁，我用同样方法与之周旋，最后甩掉，现在正向隐蔽点驶去，我无伤亡。”陈大队长指示回电：“祝贺二中队成功地通过敌人3道封锁线，要切实隐蔽，做好出击准备，随时听候命令！”陈雪江望望天空，太阳还挂在西边山上。

突然，寨头指挥部打来电话——谢天谢地，电话总算通了。“我是汪大铭，二中队已经进入隐蔽点，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反击？”

陈雪江抓过电话，说：“第一，反击时间一定放在黄昏后，白天不行；第二，由寨头增援羊屿的陆军船队，起航时间应与艇队出击羊屿东北敌舰的时间一致；第三，在我艇队向羊屿东北的敌舰发起攻击时，增援的陆军部队要迅速登上羊屿；羊屿得手后，再增援大鹿山。你看怎么样？”

“我完全同意。”

“汪政委，一定要把反击时间放在黄昏以后，”陈雪江又重复了一句：“请你转告陆军守岛部队，请他们坚持到黄昏，海军艇队一定把敌舰赶走！”

出击前的等待是难熬的。但是，张家麟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只要听从命令，灵活处置，就能取胜。过去几次海战和登陆战是这样，这次通过敌人3道封锁线也是如此。通过敌占积谷山岛内航道时，岛上炮火一齐向艇队轰击。张家麟就按照“越坑前进”的方法曲折航行。所谓“越坑前进”，就是步兵跳过一个一个刚刚由敌人炮弹掀起的炮弹坑，迅速前进。海面没有弹坑，但是有炮弹激起的水柱。张家麟指挥4艇一炮不放，只是忽左忽右，忽快忽慢，钻进一个个被敌人炮弹掀起的的水柱中，迅速地通过了敌岛的封锁。二中队在通过敌舰封锁线石塘角和西沙山时，张家麟也按照领导的意图行事，对敌舰的炮击，理都不理，只是贴近海岸，灵活、迅速地摆脱敌舰。陈雪江所要求的“黄昏出击”，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问题。因此，必须耐心等待到黄昏！

4. 激战在敌舰群中心

黑幕终于降临战区。

“各艇注意，越大的打！”张家麟命令。

4 艇同比自己吨位大几十倍的敌舰群展开了生死搏斗！他们以近战穿梭于敌舰群之间，以最密的炮弹轰击扫射敌舰指挥台以及甲板上的火炮……

“不好了，共军大舰队来了！”

敌人惊慌不已，敌舰乱作一团。在慌乱中，敌舰又互相打了起来。

我 4 艇拐了一个弯，又猛插猛打了一阵，直打得敌人乱叫乱嚷，向披山方向逃跑。张家麟见敌舰各自奔逃，命令各艇转过炮口，朝着敌登陆部队猛打。

说时迟，那时快。我陆军登陆部队乘机登上羊屿、大鹿山 2 岛。没有登岛的敌人望风而逃，已经登岛的敌人在我水陆夹击之下，死的死，伤的伤，至 21 日 7 时，全部结束战斗，计歼敌 700 余名，击沉敌机帆船 2 艘、帆船 10 艘，击伤敌舰 5 艘。

艇队迅速返航，60 师政委汪大铭赶到锚地慰问。

“你们伤亡情况如何？”汪大铭关心地问。

“艇有擦伤，人员无一伤亡。”指导员王立成报告说。

“奇迹！奇迹！”汪大铭惊叹：“真是奇迹呀！”

5. 乘胜拔“钉子”

夺回 4 岛以后，接着就是实施第二步计划，解放积谷山岛。

解放积谷山岛的前景如何？陈雪江作了认真分析：我军是胜利之师，敌人是惊弓之鸟，这是解放积谷山岛的最有利因素。

但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不利因素：陈雪江得悉，解放 4 岛后，国民党海军派来了第二舰队司令齐鸿章。他带来了 4 艘军舰，目前大陈已有 13 艘军舰。齐鸿章到大陈，就亲自指挥 2 至 3 艘舰艇在一江山、积谷山、披山一带巡逻。此人先后毕业或受训于国民党海军雷电学校一期航海科、要塞炮训练班、德国快艇训练班和美国海训团，历任过艇长、舰长、舰队参谋长、舰队司令。齐鸿章也是败将。但齐鸿章与胡宗南不同，胡是陆军出身，而齐是海上老手。

还有一个对我不利的因素，就是积谷山岛的地形、守军和设防。积谷山是个头粗腰细的小岛，活像一颗“钉子”，钉在我近岸航道上。各种奇形怪状的礁石，乍一看到，真叫人心惊肉跳。山上只有一条窄得连身子都转不过来的羊肠小道，有“难于上青天”之称。就在这样险要的岛上，驻守着国民党军官战斗团三营七连，共 120 多人，大都由军官组成，连长是上校，士兵以少尉至上尉居多。设防也很坚固，遍岛都是钢筋水泥工事，山脚山腰布满一道道铁丝网，上下左右挖通了壕沟。所以胡宗南刚来大陈时就吹嘘过：“要是共军打下积谷山，我就放弃大陈岛！”

联合指挥所就如何解放积谷山岛，举行了一次作战会议。

“我们决心以一个营的兵力登岛，准备牺牲 600 人，也要把积谷山岛拿下来；”王坤下了决心，又转向陈雪江：“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登陆前后，请你们炮艇把敌人舰艇打跑，因为只有一个地方能登陆，三个连要从一个地方三次登陆，时间会拖得很长，敌人舰艇肯定会来袭击我们登陆部队。”王坤最后又问了一句：“你能不能保证做到？”

“要我保证可以，”陈雪江说：“但要依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王坤急忙问：“你快说。”

“登陆时间由我来定。”

60师确定登陆时间为白天，原因是积谷山地形复杂，形势险要，工事坚固，白天看得清楚，行动方便，便于指挥。

“你认为登陆时间选择在什么时候好？”王坤关心地问。“黄昏。”陈雪江解释说：“海上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又没有空中掩护，如果白天同敌人军舰正面较量，我们艇队肯定会吃亏；但是，为了提高你们炮兵的命中率，便于部队登陆，可以在天黑以前一两个小时发起进攻，天黑前登陆部队登陆完毕。”

“这个条件不高么，这对我们行动没有多大妨碍，”王坤笑着说：“你这里有什么奥妙？”

“这样白天行动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了夜里，我们就有办法把敌舰打跑！”陈雪江阐述自己的想法：“如果增援敌舰没有到达，我们还可以用炮火直接掩护你们部队登岛及向纵深发展。”“只要你们把敌舰打跑，登陆部队不遭敌人舰艇袭击，就算你们完成任务。”

“作为海军，我们有两个任务，”陈雪江说：“一个是保证登陆部队在航渡和登岛过程中的安全；另一个是用炮火直接支援登陆部队歼灭守岛敌人。”

“后一个任务就免了吧，只要你们能完成第一项任务，我们就谢天谢地了。”

“好吧。”

作战会议后，陈雪江立即把陈立富找来，交待了两项任务。

“陆军王参谋长虽然不要我们直接用火力的支援登陆部队，但作为我们海军，还是要尽力做到。”

“我一定做到！”

1953年6月24日，我军发起了对积谷山岛的战斗。

陈立富和季克勤率领一中队4艘艇迅速穿过满载陆军的登陆船队，疾驶在最前面。

我4艇飞速来到山脚附近，岛上敌人疯狂还击。突然，陈立富发现敌人大口径炮多数安装在山顶，造成了“死角”地段。

“疏散队形，向敌岛下边阵地靠近！”

4艇分成两组，逼近到敌岛数十米处，进入敌人重炮“死角”，猛打滩头敌人。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活着的都钻进了地堡。我登陆部队乘机迅速登岛，占领了滩头阵地；当登陆部队向纵深发展时，陈立富又指挥艇队用炮火进行直接掩护。我登陆部队前进到哪里，艇队的炮弹就在登陆部队前面不远处的敌人人群中爆炸……

3艘敌舰偷偷摸摸地抵近积谷山岛轰击我登陆部队，陈立富指挥艇队悄悄地逼到敌舰跟前，接连不断地一阵猛揍。敌舰招架不住，只好拖着几具尸体向大陈方向逃去。大陈又派3艘军舰向积谷山岛驶来，又被我炮艇打跑。一个小时后，3艘敌舰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在十多海里处就开炮。水兵们幽默地说：“让他们的炮弹填满大海，派陆军来打我们吧！”……

大陈岛防卫司令部。

胡宗南感到夺回积谷山无望，只好向台湾发了一份电报。

“5岛失利，乃麻痹大意所致，恳请总裁给予立功赎罪机会，改过自新……”

胡宗南不甘心失败，还没有等到蒋介石回电，又指挥军舰频频出动，前

去炮击 5 岛，一连数天，都遭到岛上炮兵和海上炮艇还击；他又命令黄八妹部 3 次偷渡登岛，但在航渡中就遭到我艇队的堵截。胡宗南感到共军已经巩固了 5 岛阵地，加强了海上力量，要想夺回 5 岛已很困难，只有另找“立功赎罪”机会。就在这时，蒋介石从台湾发来了电报：

“着调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兼浙江省主席胡宗南回台，另有任用。”

为了总结解放积谷山岛的战斗经验，陆海军联合指挥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海军舟山基地打来一个电话：张爱萍最近在宁波检查海军部队战备工作时，高兴地这样说：“你们知道大陈岛的头子是谁吗？是胡宗南，是国民党上将胡宗南。他在解放战争时期，是西北王。指挥 20 万大军包围了我们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就是这个胡宗南。可是，他现在流落到海上来当海匪头子。他现在没有办法了，还斗不过我们的小大队长陈雪江呢，只好回台湾去了……”

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无不称赞炮艇大队的英勇行为。

“当初，我们还准备用牺牲 600 人的代价攻下积谷山呢！”王坤高兴地说：“可是，结果呢？我们全歼守岛敌人 121 名，其中毙伤尉官以下 32 名，俘虏校官 3 名，尉官 42 名，还有士兵 23 名，另有 11 名下落不明。而我们呢，牺牲 47 名，轻重伤 167 名，另有 11 名下落不明。这个代价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小得多。”王坤说到这里，问陈立富：“你们的伤亡更少吧？”

“我们无伤亡。”陈立富回答。

“奇迹，奇迹，真是奇迹！”汪大铭连连地赞叹说：“你们的小炮艇真行！”

“因此，我建议，”王坤接过汪大铭的话说：“应该给陈立富同志立大功，至少也得记二等功！”

“陈立富同志立功问题，由我们 60 师向舟山基地写个报告。”汪大铭干脆地说：“至于其它人的立功授奖，由大队自己办吧。”

第十二章

初夺制空权

1. 崔巍、姜凯拉开序幕

大陈岛。敌防卫司令部召开的作战会议刚刚结束。

一位陆军中将首先出现在大门口，他是蒋介石新任命来接替胡宗南的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刘廉一。刘廉一虽然也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不甚了解，但是比起胡宗南来，年纪轻，雄心大，脑子灵。他还有一种别人难以看出来的傲气：上将也不过如此，现在还不是要我这个中将来收拾败局。刘廉一上任后，就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撤换了一批指挥官。现在防卫司令部下辖 1 个师又 1 个团、7 个游杂部队和 1 个海上纵队，共有 2 万余人，此外，他还可以指挥掌握大陈的 10 多艘舰艇，随时请求台湾空军支援。

跟在刘廉一后面的，是舰队司令齐鸿章。积谷山岛失守以后，他所以没有像胡宗南那样遭到撤职，蒋介石考虑他刚到浙东不久，又念其是数枚奖章获得者，故要他继续指挥舰队协助刘廉一。

海上突击纵队司令黄八妹快步跟了上来。她仍是渔妇打扮。这是她引以自豪的打扮：你们这些堂堂的将军，还不如我这个渔妇呢。她所以还保留现职，一是 5 岛失利与她无直接关系，二是刘廉一还需要她，而且把她的部队放在第一线——东矾列岛。

三人进了汽车，直向山头奔去。他们刚开完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利用猫头洋一年一度的渔汛引出共军舰艇，然后组织海、空军联合打击。

“齐司令，你还有什么高见？”刘廉一问。

“现在又有了空军配合，那几艘小炮艇还不是小菜一碟！”

“据情报称，共军护卫舰已到了舟山？”

“那些护卫舰我知道，都是些刚下海的‘旱鸭子’，要同我舰队交手，还排不上号呢！”

“可你别忘记在万山群岛留下的伤疤噢。”

“那是偷鸡摸狗的小炮艇干的，共军要出动护卫舰，就有它好戏看噜。”

刘廉一点点头，又侧向黄八妹。

“我所以把你的部队放在东矾列岛，因为那里实在重要：第一，自从 5 岛失守后，东矾列岛成了第一线；第二，东矾列岛距离猫头洋最近，睁眼就能看见。”

黄八妹会意地点点头。

汽车在山腰间的一座房子门口停了下来。这是台湾空军设在这里的飞行管制站，专门引导飞机配合陆、海军作战的。

“欢迎你们的到来。”刘廉一见站长，空军上校走来，伸过手去：“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我们很快就要组织出击。”

“不知刘司令有何指示？”空军上校问。

“当然是希望得到你们空军的密切配合。”

“这没有问题，我来大陈前，空军司令部有命令，只要你刘司令有什么要求，我们一定尽量满足。”

说话间，刘廉一突然接到要他立即回司令部的紧急电话。他急忙驱车下

山，叫齐鸿章、黄八妹回部队，自己回到了司令部。

原来，是蒋介石马上要到！

5月20日是蒋介石“连任总统大典”。他要在“大选”以前巡视大陈岛，以示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对前线将士的关怀。

“峨嵋”号军舰徐徐靠上码头。刘廉一立即率领高级将领登舰晋见。然后，由刘廉一陪同，巡视了大陈，又去一江山、渔山诸岛海域转了一圈。巡视中，蒋介石就如何防务大陈诸岛作了许多指示。临离开大陈岛前，还给刘廉一丢下一句话：

“大陈是我们党国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而东矾列岛是我们前进基地的前哨阵地，一定要守好，不可疏忽。”

刘廉一送走蒋介石以后，就立即命令齐鸿章率舰队袭击猫头洋渔场，并多次得手……

猫头洋渔场，5000艘渔船正在追捕鱼群。

浙江定海。舟山基地司令员张元培，突然接到华东军区海军命令：立即派炮舰南下支援巡逻艇队作战。张元培把任务交给“兴国”、“延安”2艘炮舰。2舰立即起航，并有舟山基地巡逻艇大队的6艘炮艇配合行动。

1954年3月18日凌晨，分队指挥员聂奎聚指挥“兴国”和“延安”2舰隐蔽进至三门湾之北泽岛附近海面秘密埋伏，相机对出扰的敌舰艇进行突然打击。果然不出所料，敌“太”字号护卫舰、“永”字号扫雷舰及小型炮舰各1艘，出来炮击我渔船。我2舰立即出击，一发炮弹当即命中敌“永”字号舰尾，起火冒烟。正要扩大战果，我2舰突然遭到敌F—47型战斗轰炸机的袭击。幸好，敌机投弹技术差，均未命中。与此同时，正在三门湾活动的我6艘炮艇在击伤敌舰一艘后，也遭到6架敌机攻击，投弹6枚；艇队虽予以还击，并击伤其中一架，终因艇队过于密集，致使612、505两艘中弹受伤，牺牲3人，受伤5人。

舰艇仍处于敌机的威胁之中，分队指挥员聂奎聚紧急发报给舟山基地，要求海军航空兵宁波指挥所派飞机进行空中掩护。

海军航空兵是1952年4月开始组建的。

目前只有一所海军航空学校，航1师的水鱼雷轰炸机团与歼击机团，航2师的歼击机6团。6团进驻宁波机场不久，由海军航空兵司令部副参谋长纪亭榭常驻这里指挥。

纪亭榭得悉由于没有航空兵掩护，我舰艇遭到轰炸的通报以后，立即命令担任值班的副大队长崔巍和中队长姜凯，随时作好起飞迎敌的准备，并向华东军区防空军作了报告。按规定，在华东地区的海军航空兵作战，必须同时接受华东军区防空军指挥。“纪副参谋长，是不是不起飞为好？”华东军区防空军指挥部回电话提醒说：“敌机可能乘隙袭击我宁波机场？”纪亭榭陷入深深的思考。他原是空军3师副师长，朝鲜战争期间曾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空军前线指挥所参与指挥过最大的一次空战；这次空战的空域达100公里，参加的飞机，美国有300架次，中朝200架次，空战从12000米高空打到100米低空，直打得美国空军大败而回。他指挥果断、机智、灵活。两个月前，纪亭榭才从空军调来海军航空兵。为了使6团早日起飞作战，很快组建了航2师机关，健全了各级组织，加强了敌前训练，完善了保障系统。他曾对当前敌我力量作了分析。6团的长处是：斗志昂扬，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曾击落美机10架，击伤1架，一批骨干有空战经验；全团进行了3个月

的空战和射击科目训练，能够升空作战；使用的米格—15 比斯速度大、升限高，爬升和俯冲性能比较好。弱点是：飞行员缺员较多，多数只飞过 100 至 200 小时，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经过复杂气象和海上训练。而敌机飞行员，大都飞过 1000 至 2000 小时，技术熟练，战术灵活，熟悉海区，其螺旋桨飞机续航时间长，水平机动性能好，地面保障完善。同时，敌机也有弱点，主要是人员斗志不强，飞机性能速度慢，升限低，爬高和俯冲性能比较差。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机场除 2 架值班飞机外，其它飞机都在其它空域执行任务。此刻，如果我值班飞机起飞掩护舰艇部队，敌机乘隙前来袭击机场，机场必将受到严重损失。但是，如果我机不起飞，我舰艇部队也将受到严重威胁。怎么办？纪亭榭向参谋询问了敌机活动情况，认为现在敌机的主要攻击方向不是袭击我机场，而是我舰艇部队。

“眼下敌机没有袭击我机场的迹象，我机可以起飞。”纪亭榭拿起电话，向华东军区防空军指挥所报告了自己的分析和决心。

“那就由你决定吧。”

纪亭榭放下电话，立即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崔巍、姜凯接到命令，立即驾机飞到战区上空，盘旋搜索；空中能见度差，远处朦胧不清，好容易在南田岛上空发现敌机 4 架，正向南飞。果然不出所料，敌机正在寻找我海上舰艇。崔巍、姜凯迅速向敌机扑去。崔巍下降高度，尾随隐蔽接敌，第一次开炮，因距离远，未命中。敌机发现遭到攻击，右转企图摆脱。崔巍立即切半径靠上去，在距离敌机 400 米时再次开炮，打得敌机空中开花。另 2 架敌机企图夹击崔巍，被姜凯冲散。姜凯见长机已没有危险，便加大油门，向 1 架敌机追去，一个上升转弯，绕到敌僚机尾后，连续射击 3 次，将敌机击落。

纪亭榭立即报请总政和海政批准，授予崔巍、姜凯银盾各 1 座，各记三等功 1 次，并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

我海军航空兵第一次升空击落敌机 2 架，揭开了海空的战斗序幕。可喜、可贺！但是，更可喜可贺的，是我水面舰艇和航空兵第一次协同作战取得成功！从这次海、空协同作战中，我水面舰艇指战员体会到，只有在海军航空兵的掩护下，才能保障舰艇的安全，并取得胜利；我航空兵则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更重了，决心夺取制空权。

2. 轻取东矾列岛

国民党海、空军遭到打击后，不敢再轻易袭扰我渔场和航道。但是东矾列岛（包括田岙、头门山）这个海匪窝子，还在敌人手里，斗争形势仍无多大改变。

北京。1954 年 4 月 25 日、26 日，总参谋部两次电示华东军区：应抽调一个团部队，进驻并固守田岙、头门山，配合海军执行护渔任务和确保该区航行安全。华东军区海军应组织现有力量，积极寻找战机，予猖狂之敌以打击，转变该区海上对敌斗争形势。海军也根据总参谋部电示精神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在配合陆军进驻东矾列岛时，必须派舰艇和海军航空兵掩护守岛部队，以打击敌人可能进行的海、陆、空军联合反扑。

华东军区海军根据华东军区的统一作战部署，决定以舟山基地登陆艇大队的“碾庄”、“卫岗”2 艘登陆舰及 16 艘登陆艇，组成登陆输送队，运送

陆军 60 师 180 团登陆。台州、嵊泗两个巡逻艇大队 12 艘炮艇组成警戒队，掩护陆军航渡和登陆，并担任对大陈、渔山方向的巡逻警戒。第 6 舰队组成护卫舰掩护编队担任登陆输送队侧翼警戒，打击出扰反扑的敌舰。鱼雷艇一中队待命配合护卫舰作战。海军航空兵 2 师 6 团负责掩护海上舰艇行动，单独或协同舰艇对敌机作战。所有参战部队都由浙江军区和华东军区海军组成联合指挥所实施统一指挥。联合指挥所由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任指挥，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公安 16 师师长李国厚。60 师参谋长王坤和海军温州水警区副司令员陈雪江为副指挥。联合指挥所设在浙江省黄岩县城。

上海，白莲径码头。第 6 舰队司令部。司令员邵震和副司令员冯尚贤，接到“南下执行任务”以后，立即开始行动。

第 6 舰队，是海军第一支护卫舰部队。它是在华东军区海军第 1 舰大队和第 2 舰大队基础上扩编而成的。第 6 舰队于 1950 年 4 月在上海成立。成立时，陈毅司令员到会作了报告。第 6 舰队下辖 3 个大队，共拥有护卫舰 10 艘。第 6 舰队由于没有空中保护，一直在定海以北海域活动。因此，这是第一次南下执行护渔护航任务。

第 6 舰队第一任司令员是饶子健，邵震是第二任司令员。邵震原是陆军副师长，在参加解放万山群岛战役后，即调来第 6 舰队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冯尚贤，原是陆军 25 军 75 师参谋长，在海军学校学习了半年，是学习技术的尖子。邵震和冯尚贤虽然在陆军都打了十几年仗，但这次指挥护卫舰南下执行任务，都属第一次。所以，两位司令员把执行这次任务看作是“护渔护航演习”。

这次第 6 舰队参加南下执行任务的护卫舰有“南昌”、“广州”、“长沙”、“开封”，另外配属由聂奎聚指挥的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瑞金”和“兴国”2 艘炮舰。

两位司令员围绕着面临的任務，就敌我力量进行了分析。敌舰艇数量多，训练有素，有的还有海战经验；我舰队军舰数量少，技术水平差，但速度比敌人快，火力也明显优于对方。他们还分析：敌人尚不了解我护卫舰情况，再加 3 月 18 日那次战斗，敌人又占过便宜，最近肯定还会出来骚扰。因此，两位司令员决定：派“瑞金”、“兴国”2 艘炮舰前往诱敌北上，然后在敌占岛屿的炮火射程之外与敌作战。

作战方案确定后，副司令员冯尚贤立即率 4 舰由上海起航南下，于 4 月 27 日夜进入作战海区：大队长李辛指挥“广州”和“开封”2 艘护卫舰在檀头山北部抛锚待机，分队指挥员聂奎聚指挥“瑞金”和“兴国”2 艘炮舰则在南面诱敌。4 月 28 日上午，聂奎聚报告：发现敌 1 艘“信阳”号驱逐舰、2 艘“太”字号护卫舰和 1 艘“永”字号扫雷舰。敌舰编队发现我“瑞金”、“兴国”只是 2 艘炮舰，马上接近并射击。

“立即诱敌北上！”冯尚贤命令聂奎聚。

我 2 艘炮舰边还击，边北驶。

“继续诱敌北上！”冯尚贤又命令 2 炮舰。

冯尚贤不停地计算着敌我军舰的位置。当炮舰“瑞金”、“兴国”处于敌舰编队正前方阵位，护卫舰“广州”、“开封”处于敌舰编队左舷前方阵位，形成两舷夹敌编队的态势时，冯尚贤立即下达了“出击，开炮”的命令。编队火炮指挥员冯长天，指挥 2 艘护卫舰，集中火力射击。3 发炮弹当即命

中敌指挥舰“信阳”号。敌人没有料到我炮火如此猛烈，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顾不得应战，散开队形，各自调头向渔山列岛逃去。

就在这时，敌机突然出现在战区上空，寻找我护卫舰。

“对空引导组，立即呼叫宁波机场！”冯尚贤命令道。

对空引导组，是接受“3·18”海战经验而特地由海军航空兵派到指挥舰“广州”号上来的。这次果然派上了用场。

“海鹰，海鹰，我是海魂，飞贼出动，飞贼出动了。海鹰，听见没有？请回答！”

“我是海鹰，明白！”

海航副参谋长纪亭榭一看敌机位置，已经超出200公里的作战范围。

在首战告捷以后，纪亭榭就组织飞行员就许多战术问题，如怎样扩大海空战区，怎样进行海上低空作战，怎样远伸作战等问题，都进行过讨论，并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组织飞行，反复演练。超出200公里作战范围，就属于这种作战问题。因此，纪亭榭一听到“广州”舰上的对空引导小组的呼叫，就当机立断，命令值班双机起飞。可是，当我双机编队飞临我舰艇编队上空，4架敌机已逃之夭夭。我护卫舰编队在双机掩护下安全返航。

为确保我登陆编队隐蔽集结、航渡和登陆，纪亭榭领导指挥所制定了周密的迎击敌机的方案：一、如敌单机或双机来犯，即用一等战斗值班双机起飞迎敌，三等值班的飞机立即转入一等待命；二、如敌小批次（6架以下）来犯，即由值班中队起飞迎敌，其它兵力转入战斗值班待命；三、如敌小机群（12架以下）入窜，则在保证机场安全的前提下，投入最大兵力起飞迎敌；四、如敌以大机群突击，则请求空军支援，海军航空兵重点歼灭海上战区的敌机。为了保证远伸作战，纪亭榭还报请华东军区防空军在南田岛上建起了雷达站；指挥所又加强了指挥舰上的对空引导组，进行隐蔽引导，进一步加强舰艇与飞机协同。

5月11日，登陆部队已于海门集结，进入临战状态。

上午10时30分。

“海鹰！海鹰！我是海魂，飞贼出动了！”指挥舰上的对空引导组突然呼叫起来。

“报告指挥所，发现敌机2架！”南田雷达也急促地报告说。

纪亭榭得知是2架F—47，活动地点在松门南30公里处，他当即判断：敌机可能对我海门进行侦察袭击。纪亭榭正要下令，有人提出，现在敌机是在我作战范围的200公里以外，距离太远，虽然来回油量够用，但活动时间很少。

现在第一位的是保证我登陆部队的安全，决不能让敌机靠近海门一步。

“起飞！”纪亭榭果断命令。

正在值班的中队长保锡明和飞行员董世荣，用最大速度向战区飞去，但没有发现敌机。

“继续向前搜索！”纪亭榭命令道。

3分钟后，双机过了松门。海上雾气腾腾，天地线难分，仍没有发现敌机。我双机掉头沿原航线往回搜索。

“右下方发现敌机2架！”僚机董世荣报告。

“你攻击，我掩护！”保锡明立即命令。

我双机边转弯边下降高度。董世荣迅速咬住敌僚机，2次开炮击中敌机

右翼。敌机作蛇形机动飞行力图摆脱。董世荣没有识破敌机企图，也减速跟敌机进行水平缠斗，以致开炮6次，都没有命中，负伤的敌机乘机逃脱。

保锡明在掩护董世荣占位攻击敌僚机时，发现了敌长机，并迅速占据敌后的有利攻击位置，在距离300至1000米处连续射击7次，命中3次。敌机随即带着尚未投下的炸弹坠进大海。

正当保锡明上升转弯脱离时，突然遭到迎头飞来的那架负了伤的敌僚机的射击，中弹2发，1发打中机翼，1发打进座舱，击中了保锡明腰部，座舱里充满了黑烟。座舱盖突然被掀掉。但他忍着伤痛，狠拉驾驶杆，一直爬到7000米高空才顶杆。当油量表红色警告灯闪亮时，他已到了我机场上空。当他安全落地，顿时就昏迷过去。

纪亭榭当即报请上级机关，给保锡明记二等功1次。

祝捷大会刚开完，部队情绪却出现了波动。有人说：“飞机的红色警告灯都亮了，打得太远了，太冒险了！”还有的说：“红灯一亮，就该跳伞，这是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处置，纪亭榭在总结会上，引导大家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这次远距离出击，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保证了登陆部队集结点的安全；我双机越过敌人指挥中心——大陈岛作战，使敌人惊恐不安，是击落击伤敌机以外的又一重大胜利。凭这两条，保锡明、董世荣双机做得对。至于油量表红色警告灯闪亮，主要是在战区活动时间过长；人、机负伤的原因不是作战距离远造成的。根据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纪亭榭又进一步引导大家讨论改进措施，并在组织训练中一个一个地克服，使飞行员作战水平又提高了一步。

由于我舰、机频频出击，并取得胜利，我登陆部队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而且始终隐蔽得很好，所以，我军于5月15日夜向东矾列岛发起总攻，一举登陆成功，全歼守岛敌军。

3. 要使敌人感到反攻无望

大陈岛防卫司令部。

以“冷静”著称的刘廉一，当听到我军登陆东矾列岛的消息，又是跺脚，又是骂街，情绪十分反常。

“共军攻击我东矾列岛的企图，我们司令部竟然一点不知道！”刘廉一吼叫着：“舰队干什么吃的，飞机又到哪里去了！”

指挥所的人谁也不敢喘声粗气。

事实不能不使刘廉一的情绪反常。不久前他在内心里暗暗嘲笑胡宗南这个败将，现在竟然在自己手里丢掉了东矾列岛，今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本想以东矾列岛为基地，向大陆方向发展，如今竟被共军占领了，反而把指挥中心大陈岛暴露在共军面前。叫我怎样向总裁交待！

但是，刘廉一毕竟是个“沉着”的将军，在发泄了一阵以后，立即下了一系列反攻东矾列岛的命令。

“立即通知齐司令，要他亲自率领舰队，把共军的舰艇打掉，打跑！”

“立即通知飞行管制中心主任，要他转告台湾空军司令部：派一级飞行员，驾驶最先进的飞机掩护舰艇出击，不要一见共军飞机，就跑到大陈防卫司令部上空打转转！”

“还有……唉，不知道黄司令现在在哪里？”

“刘司令，我在这里。”

原来，我军总攻东矾列岛时，黄八妹正好乘着机帆船穿梭于各岛之间巡视。机帆船慢慢向头门山驶去，突然发现我军舰艇，黑压压的一大片。她知道不妙，立即命令转舵，逃到了大陈岛。

“黄司令，你幸免遇难，值得庆贺，也给我带来希望。”

“刘司令，你快下命令吧，”黄八妹咬牙切齿地说：“把所有能动的机帆船都调拨给我，我要亲自把登陆部队送上东矾列岛！”

“好！”

在黄岩县城的联合指挥所里，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正在听取指挥所汇报。张爱萍在部队集结海门前就来了。来到以后，他坚持多听、少说，尽量发挥指挥所的作用。现在已经拿下东矾列岛，但是如何巩固它，张爱萍决定先听听指挥员们的汇报。在指挥所汇报的过程中，张爱萍不时插几句话。张爱萍说：“东矾列岛是拿下容易，巩固难。”张爱萍还就“巩固难”的种种原因谈了自己的看法。

张爱萍说：“我们拿下了东矾列岛，就等于在刘廉一的胸口上举起了一把刀，他肯定会来反击，蒋介石也会支持他反击，因此，我们决不能让敌人得逞。”

张爱萍又说：“挫败敌人反击的办法，不能光是守，更重要的是要进攻，要主动进攻，海军和空军要同时进攻，要使敌人从内心里感到我军的力量，感到反攻无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东矾列岛。”

张爱萍的讲话传到部队，纷纷行动起来。守岛部队日以继夜地加固工事，舰艇部队四处寻找战机，航空兵部队不停地升空搜索……

5月16日。

5时，晨雾笼罩着海面。

第6舰队司令员邵震，乘指挥舰“南昌”号，率4艘护卫舰和2艘炮舰寻找战机。他派聂奎聚指挥“瑞金”、“兴国”2艘炮舰出去诱敌。敌1艘“太”字号护卫舰和1艘“永”字号扫雷舰贪“食”上“钩”。聂奎聚率2艘炮舰突然出击。数发炮弹命中敌舰。敌舰高速东窜，消失在晨雾之中。

战斗中，敌机突然出现在我编队上空；我对空引导组立即引导我机出击，敌机转头就逃。

10时，天空晴朗。

邵震命令护卫舰“开封”号出击诱敌。“开封”号在菜花歧附近发现1艘敌“太”字号护卫舰，并施计诱它北上。敌舰“嘴馋”又“上钩”。当敌舰来到我预定地点，邵震率3艘护卫舰从两侧迎面夹击敌舰。敌舰猝不及防，连中数弹。敌舰尝到我130炮的厉害，掉头高速南窜。我编队进行炮火追击，又有4发炮弹命中敌舰。

战斗中，又有敌机窜犯我编队上空；我机在对空引导组的引导下，迅速把敌机打跑。

陈雪江率领的炮艇部队，也几次出击，直打得敌舰艇狼狈逃窜。

我舰艇在航空兵掩护下频频出击，把敌人打得心惊肉跳，都龟缩到大陈及大陈以南海域去了。

4. “瑞金”舰遭空袭沉没

敌机又利用低空飞行优势，变着花招，寻找我舰艇。

经过几次海战，“瑞金”和“兴国”2艘炮舰弹药消耗过半，分队指挥员聂奎聚报请舟山基地批准，到檀头山附近海面补充弹药。按计划，2舰在夜间装弹完毕，然后在5月18日拂晓前返回东矾列岛。目的是避开白天航行，不让敌机有可乘之机。但是，2舰到了檀头山附近海面，天将拂晓时才找到弹药船。2舰装完弹药，天色已明，随即返航。

敌人利用我指挥上的失误，派出4架F—47型战斗轰炸机，采用超低空手段，高速发现我2舰，并实施平桅轰炸。2舰立即组成防空队形进行还击。敌3号机向“兴国”舰俯冲下来。舰长鞠庆珍立即进行规避。鞠庆珍原是国民党海军护卫舰“黄安”号的舰务官。他与其他几人于1949年2月12日率舰起义，开创了国民党海军军舰起义的先例。起义后多次立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鞠庆珍面对高速飞来的3号机，果断地进行了适时的、不断的规避，并机智地指挥炮火，与“瑞金”号一起，把3号敌机击落在投弹之前。

3架敌机向“瑞金”舰俯冲下来。此刻，代理舰长惊慌失措，指挥连连失误：先是没有加大舰速，进行规避运动；敌机进入战斗航向后，又未能将敌机置于最难以攻击的零度或180度方位，增加了敌机的投弹面；当敌机进行进攻时，又由于射速不够，造成炮火间隙。敌机利用指挥上的错误，实施平桅轮番轰炸，3枚炸弹击中“瑞金”舰的主甲板和右舷机舱，舰体开始下沉。炸弹爆炸的弹片，击中大队政委高一心和舰政委孙毅芳，当即牺牲；聂奎聚也被震晕栽倒，苏醒后立即组织火炮反击，1号敌机当即击落坠海。

“瑞金”和“兴国”2舰密切协同，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

海水吞没了“瑞金”号的桅杆。在这特殊的考验中，指战员们出现了许许多多“宁愿自己死，也要战友活”的动人场面。

在这生死关头，分队指挥员聂奎聚和信号兵邹吉才之间的崇高友谊，有力地鼓舞着水兵们。

聂奎聚，原是护卫舰“广州”舰舰长。解放东矾列岛前夕，组建了由“瑞金”和“兴国”2艘炮舰参加的分队指挥所。聂奎聚临时调来担任代理分队指挥员。他1926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朐县（今青州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4年7月参加八路军，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陆军，他担任过战地通信员、警卫班长、团文化干事、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他先后参加了莱芜、潍县、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在战斗中，聂奎聚带领的连队荣获了“勇敢顽强”的奖旗和“钢铁连队”的称号。他自己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2次，三次被评为“战斗模范”。他四次负伤，小腿里还有一颗美国子弹头。聂奎聚下水后，自己不大会游泳，又没有救生器材，但他每见到一人，总要鼓励说：“坚持住，游回去，来报仇！”

在聂奎聚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兵在吃力地游着。这是信号兵邹吉才。邹吉才是1948年入伍，1950年入党，才21岁。他已参加过9次海战。在军舰第1次中弹时，他第1个中弹倒下，昏了过去。当苏醒过来时，他发现已被海水冲走好远。他的左腿膝盖已被打断，连同头部、手掌和肩膀，已有8处负伤。海水咬着他的伤口，犹如针扎指尖那样的疼痛难熬。他已感到四肢无力，再也不能动弹了。就在他身子往下沉的时候，一只空炮弹箱朝他浮来。这可是一只救命箱啊！箱子给了邹吉才活下去的希望。他又充满信心地浮着游着。突然，邹吉才发现右前方的一个浪尖上有一个人头。“这是谁？”正猜着，这人又从浪尖上摔了下去，水面卷起了一个漩涡；不一会，人头又

冒了起来。啊，这不是分队指挥员吗？他马上想到聂奎聚不大会游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把他救上去，在任何时候，保全指挥员的生命是一个革命军人的职责！”邹吉才用力向聂奎聚游去。正要接近时，一个浪头把他们冲开了。由于刚才用力过猛，邹吉才顿时感到全身伤口剧痛。他咬咬牙，用尽平生之力，向聂奎聚游去。快要游到时，一个浪头又把他们冲开了！邹吉才看到，聂奎聚被水呛得脸发白，眼乱翻。“快！”邹吉才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猛地冲破浪头，一把抓住聂奎聚，又把箱子推过去。“指挥员，要是我牺牲了，请你转告党……”这时，聂奎聚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他知道，邹吉才的游泳技术虽好，伤势却很严重。他最需要木箱！聂奎聚立即把木箱推回去。“吉才同志，要坚持，一定要划回去，同志们会马上来救我们的，我们还要去解放台湾呢！”聂奎聚的话，给邹吉才增添了力气和勇气。“我会游泳，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划回去，上岸再见！”邹吉才怕聂奎聚再把木箱推回来，用力向一旁划去。

邹吉才用力划啊，划啊。由于流血过多，伤口又痛，整个身子由麻木而失去知觉。当邹吉才被救起，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眼睛还没有睁开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指挥员回来没有？同志们回来没有？”当有人告诉他，聂奎聚和同志们也被救起来的时候，邹吉才那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聂奎聚和邹吉才的友谊延续了一生。邹吉才的右腿被切断，转业到上海，聂奎聚始终关怀着他；聂奎聚授予中将军衔，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海军副司令员以后，仍一如既往，关怀着邹吉才，只要有人一提到后来的迁升，他就会说：“是邹吉才救了我。”而邹吉才呢，始终敬爱着聂奎聚。1992年7月2日，当聂奎聚由于积劳成疾，身患绝症，突然去世时，邹吉才痛哭流涕：“要是他的病能治好，我愿用生命再救他一次！”）

5月18日的对空作战，“瑞金”舰被炸沉。这是人民海军战斗史上最为沉痛的一次。

当晚，张爱萍得悉“瑞金”号沉没的消息后，立即率林维先、马冠三等指挥所机关人员，乘船前往“瑞金”号沉没海域观察，并向烈士致哀。张爱萍没有责备任何人，而是向中央军委发电，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

5. 给蒋介石送一伤“厚礼”

怎样从“瑞金”舰的沉痛教训中引出好的结果呢？

就在张爱萍召集指挥所人员研究对策的时候，从大陈传来一则消息：刘廉一专门发电祝贺蒋介石“连任总统”。他在电文中说：“我空军击沉共军一艘炮舰‘瑞金’号，这是我浙东前线将士献给总裁连任总统的一份厚礼……”蒋介石高兴地回电说：“我接受这种厚礼！我希望你们经常送来这样的厚礼！”指挥所人员听了这消息，又气又恨。

“我们都不要气，也不要恨，”张爱萍幽默地说：“我们也给蒋介石‘连任总统’送一份厚礼，怎么样？”

大家听了，先是一愣，继而深入讨论起来。

“我们送给蒋介石的厚礼应该是：把这里的制空权夺过来！”

张爱萍果断地作出了决定。

准备“厚礼”最积极的，要数纪亭榭和他指挥的飞行6团了。

怎样准备这份“厚礼”呢？纪亭榭分析了刘廉一的心态，一方面，因丢

失东矾列岛而不甘心，必定谋图报复；另一方面，因炸沉了我“瑞金”号而大喜过望，急切扩大战果。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刘廉一肯定要对我进行大规模反扑和报复。飞行员们听了纪亭榭的分析，都连连点头，并提议：“要是多投入兵力，赶到一块儿打就好了。”纪亭榭就此引导大家进一步讨论，最后提出了一个“一域双机多批”作战方案，并进行了反复演练。

就在“瑞金”号沉没的当天下午3时，发现渔山列岛东15公里处敌机下一47型飞机2架，正向南韭山方向窜来。时隔1分钟，又于披山东20公里处发现敌机F—47型飞机4架，活动于大陈岛一带。纪亭榭分析断定：前一批2架敌机企图利用复杂气象袭击我舰艇，后一批4架敌机企图诱我机南伸，以掩护前一批敌机偷袭。纪亭榭当即决定：派大队长宗德峰、中队长尹宗茂双机打击前一批2架敌机；派王万林、宋国卿双机去南田，钳制后一批4架敌机；派石瑛、常华臣双机担任增援。宗德峰双机在随舰对空引导组引导下，僚机尹宗茂在南韭山上空击落敌机一架。

5月19日，敌机F—47飞机8架又利用复杂气象，突然出现在大陈岛东南100公里处。这8架飞机分成两批：前一批4架向渔山方向窜犯，后一批4架活动于大陈一带。指挥所的参谋们认为，飞向渔山方向之敌机，企图窜犯舟山，主张前往拦截；而有的则主张出击后一批敌机。

“敌机如果窜犯舟山，用不着分主攻、佯攻；”纪亭榭只提醒大家注意：“它究竟干啥，看它飞过渔山是不是转弯。”

敌机飞过渔山，果然扭头向我刚解放的东矾列岛窜来。纪亭榭当即判断：前一批4架敌机绕到渔山，企图诱我机向渔山出击，然后突然下降高度袭击我驻岛陆军部队和港内舰艇；后一批4架敌机则是牵制我兵力。他当即命令王万林和宋国卿、宗德峰和尹宗茂两对双机间隔2分钟连续起飞，直线出航，拦截敌机于头门山、一江山一带。对后一批4架敌机暂不出击。

我两对双机冒雨起飞。王万林双机到达头门山上空，宋国卿发现左下方有敌机2架（实为4架）。王万林立即命令宋国卿投入攻击，同时呼叫后续双机迅速赶来战区。敌机发现遭我机追击，急忙从云上窜到云下，以得到敌舰火力支援。王万林、宋国卿毫不畏惧，冒着被3艘敌舰炮火击中的危险，紧紧咬住敌机不放。宋国卿在距敌750米时3炮齐放，击落敌机1架。王万林掩护宋国卿击落敌机后，把飞机拉到高处，看到敌机队形已被打乱，并纷纷投掉炸弹，加速逃窜。王万林立即向赶到战区的宗德峰双机通报敌机的具体位置，并提醒大家：“天气不好，注意高度，靠近些打！”这时，我4机在同一空域，互相照顾，互相支援，密切协同，没有后顾之忧；而3架敌机则成了惊弓之鸟，各自逃命。

宋国卿击落1架敌机后，盘旋一圈，又对另1架敌机进行攻击，开炮2次，将其击伤。王万林咬住1架敌机，先将其击伤，拉起来重新占位，连续开炮将其击落。宗德峰、尹宗茂双机发现敌机，即进入攻击，宗德峰因速度过大，冲到敌机前面，未能射击。尹宗茂主动接敌占位，三炮齐放将敌机击落。

这次空战，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我机无一伤亡。

纪亭榭高兴不已，立即打电话向在海门的张爱萍报告战况……

“我向你报告！”张爱萍风趣地说：“我在望远镜里亲眼看到击落3架，击伤的那一架也掉进海里了，你们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张爱萍笑着说：“明天是蒋介石‘连任总统’日，你快把这个厚礼送给他吧！”

从5月10日至20日，在历时10天的解放东矾列岛战斗中，我海军航空兵6团共起飞38批、98架次，以我1机轻伤的代价，取得了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的战果，受到了领导机关的通报表扬和地方政府的祝贺。

敌机连续遭到打击之后，出动次数大大减少，尤其是一听到我米格战斗机出动就闻风而逃。

从1954年3月到7月，海军航空兵在浙东前线共战斗起飞86批、252架次，空战9次，击落敌机10架，击伤4架。我机轻伤1架，飞行员伤1人。飞行员从不熟悉海上飞行到掌握海空作战特点，从一般气象条件到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逐步压缩了国民党空军在海上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作战区域，夺取了150公里半径的战区制空权，从而扭转了海上斗争形势，保护了航运和渔业生产的安全。这就为我陆海空三军继续南伸作战，最后解放浙东诸岛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十三章

三军渡海强攻一江山

1. 美蒋的如意算盘

东矾列岛解放后，敌人设在大陈岛的防卫司令部就赤裸裸地暴露在我军面前；于是，我华东军区立即把解放大陈岛列进了日程表。

张爱萍，作为华东军区参谋长，很自然地把筹划解放大陈岛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

在筹划解放大陈岛的过程中，张爱萍从情报部门获悉，敌人正在加强大陈，一江山、渔山、南麂一线岛屿的防御。显然，敌人是想扭转眼前的被动挨打的局面。张爱萍立即指示司令部：密切注视敌人的活动，加紧攻打大陈的准备。不久，张爱萍又从情报部门和报刊杂志同时发现，美国和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频繁的往来活动。张爱萍根据经验，敏锐地感到，美蒋一定在酝酿着什么阴谋，于是又立即命令司令部，在继续加紧攻打大陈岛准备工作的同时，要注意系统研究美蒋活动的动态。

果然不出所料，美蒋正在酝酿签订“共同防御条约”。7月中旬，中央军委命令华东军区：以空、海军轰炸上、下大陈。张爱萍立即指挥华东军区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对敌占上、下大陈岛实施轰炸。

轰炸达到了中央军委预期目的。第一，进一步摸清了美蒋签订的条约和真实意图：美国企图利用“条约”来进一步控制台湾及台湾海峡；蒋介石则借用这个“条约”取得美国支持，阻止我军解放包括大陈岛在内的、浙江和福建两省的沿海岛屿。美蒋虽各怀鬼胎，但都是针对我国而来。第二，这次轰炸，明白地警告美蒋：中国人民决不会屈从于美国压力，一定要解放敌占岛屿。

华东军区为了粉碎美蒋阴谋，于8月10日下达了解放大陈岛的预先号令；8月20日，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唐亮和参谋长张爱萍联合向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报告：加紧准备工作，尽快解放大陈。

2. 由北往南打的决策经过

解放大陈岛，开始并不是直接针对美蒋搞什么“共同防御条约”，早在1952年就提出来了。不过，为了粉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我军加速了解放大陈岛的进程。

1951年2月，张爱萍由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调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司令员。他上任后，就开始考虑解放大陈，解放整个浙江沿海岛屿。同年3月，张爱萍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解放大陈、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仍是他考虑的中心课题。7月，陈毅司令员把张爱萍叫到上海，要他主持研究解放浙江和福建沿海岛屿问题。

张爱萍接受任务后，组织了班子，提出了一个从北向南打的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是：首先解决浙江的大陈岛，由北向南，逐岛攻击，由小到大，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然后，再由北向南攻占马祖列岛、大、小金门等福建沿海岛屿。

张爱萍同时考虑了从南往北打的方案，即首先解放大、小金门岛，尔后攻占马祖列岛，最后再解放大陈岛。张爱萍认为，先夺取大、小金门，可以收到不战或小战而一举解放福建和浙江两省沿海岛屿的效果。为此，张爱萍曾于1953年1月率华东军区司令部工作组到福建实地勘察。

在这期间，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提出了一个中间突破的方案，即以越岛攻击的方式，置上、下大陈和大、小金门于不顾，首先攻占马祖列岛，解除敌人对闽江口的封锁。尔后再解放大陈和金门。

这三个方案，张爱萍经过反复研究认为，先攻击大、小金门从南往北打，困难较多：福建还未修通铁路，机场又太少，制空权和制海权均控制在敌人手中，空军与海军航空兵和海军护卫舰不能南下作战，再加实施规模较大（需数个加强军），渡海作战困难。因此，张爱萍倾向于从北往南打的方案。

陈毅司令员将由北往南打的方案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说：“朝鲜停战前，不要进行，停战以后再说。”

朝鲜停战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会议，他说：“形势变了，准备打大陈，先解决浙江沿海岛屿，估计美帝不会有大的干涉。你们就准备吧！”

1954年8月2日，即解放东矶列岛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在总参谋部主持召开了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净、海军副司令员方强、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邓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人。

会上，张爱萍专题汇报了解放大陈岛战役的设想。

彭德怀组织与会人员作了充分讨论。他最后表示同意张爱萍的战役设想，并说：“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

粟裕在讲话中强调说：“这是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组织工作比较复杂，还要估计到美国可能插手，要作艰苦的打算。”他要求张爱萍拟订一个作战方案，再来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一次。

张爱萍回到南京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提出了一个详细的作战方案，并派作战处长石一定去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

8月22日，粟裕听取了石一定处长的汇报，表示同意，并作了具体指示。

8月24日，彭德怀在听取石一定处长的汇报以后，强调说，要用宰牛刀子去杀鸡。他解释说：“人们常说‘杀鸡焉用牛刀’，这次我们就是要用宰牛的刀去杀鸡。”为什么要这样做，彭德怀根据我三军首次联合渡海作战的要求，讲了很多精辟的道理。彭德怀还就轰炸大陈作了具体指示。他说：“轰炸大陈的那天，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查明大陈港内及其停泊在那里的美舰；如有美舰在那里，我们暂时不攻击，等他们离开以后再打，这样做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们的原则是既不主动惹事，但也绝不示弱。”

在彭德怀听取汇报的当天晚上，总参谋部就给华东军区发来电报：“同意石一定同志代表军区汇报的作战方案，可先着手准备。”随后，中央军委又作了三条指示：一、要充分准备，有把握后才发起攻击；二、在组织海军和空军行动中，要严格掌握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既不主动惹事生非，又不示弱的自卫原则；三、从小到大，从实践中训练和锻炼部队，为解放整个敌占岛屿创造条件。中央军委还决定：为及时指导和总结我军首次三军协同作战经验，将浙东前线指挥部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3. 从大门打进去

作战方案批准后，华东军区立即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陆海空三军有关部队的林维先（浙江军区代司令员）、聂凤智（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马冠三（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为副司令员，王德（华东军区副参谋长）为参谋长。浙东前线指挥部设在宁波天主教堂的大院里。这里布满了无线电天线和有线电话线，开设了500部电台，通信人员达1300余名。指挥部下设华东军区空军浙东指挥所、华东军区海军前线指挥所、登陆指挥所，还有华东军区政治工作组，后勤联合指挥部。

浙江前线指挥机构成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突破口选在哪里，也就是说，先打哪个岛子，对取得大陈战役胜利最为有利？对这个问题，彭德怀、粟裕都有过指示，张爱萍也早有想法，但是，张爱萍仍召开作战会议，目的是通过讨论更好地统一思想。

果然，会上出现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先攻大陈岛。他们的理由是：大陈岛分上大陈和下大陈2岛，是国民党军队在浙东占领的岛屿中最大的岛子。在大陈岛的西北方向和南北两侧，有一江山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山岛等岛屿。大陈岛是国民党军队在浙东沿海的中心点，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这些岛屿上约有两万人，在大陈岛就有一万多人。因此，攻下大陈岛，其它岛屿就好解决了。持这种意见的人占多数。

另一种意见是先攻一江山岛。主张这种意见的人主要列举了两方面的理由：第一，国民党很重视一江山岛，把一江山岛看作是大陈岛的“大门”。这从大陈岛传来的许多消息都证明了这一点：把驻守在一江山岛的官兵称作是台湾“北大门的卫士”；美国顾问团团长视察了一江山岛，决定要“加强这扇北大门”，以“保卫自由世界”的“钢铁堡垒”；台湾的“国防部长”俞大维陪同蒋经国登岛向官兵训话，并在深更半夜把突击第四大队大队长王弼时叫到跟前，说：“一江山岛是大陈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守；大陈失守，台湾垂危！”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和台湾当局把大陈岛看作是“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而把一江山岛又当作“大陈的大门”。一江山岛对于台湾当局如此重要，那就从一江山岛这扇大门打进去。第二，一江山岛距离我东矶列岛近，容易打。持这种意见的只是少数。

对这两种绝然不同的意见，张爱萍都听，而且听得很认真，还不时插话要大家把理由“说得再具体些。”最后，他说：“我同意先攻打一江山岛。”

指挥员虽然在讨论中也清楚知道了张爱萍的倾向，但听他支持少数人“先攻打一江山”的意见，还是为之一震。

“我所以支持先攻打一江山岛，”张爱萍概括了先攻打一江山岛的种种理由后，说：“这里，我只强调一点：我军最前沿的岛子是东矶列岛中的头门山岛，距离大陈岛约15海里，而距离一江山岛只有5海里。我军是第一次举行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下子要渡过15海里去攻打大陈岛，距离远，容易受挫；先攻打一江山岛，距离近容易成功。如果攻打一江山岛成功，我军只要调整一下部署，以一江山岛为依托，乘胜从两面或三面解放大陈岛，这就比较容易；如果攻不下一江山岛，调整兵力部署也方便些，也不会受大的损失。”张爱萍停了一会，向大家提出了一个思考题：“你们想想，在攻击目标的选择上，是不是符合彭总所说的‘杀鸡用牛刀’的精神？……”

4. 杀鸡用牛刀

把攻打一江山岛作为解放大陈岛渡海登陆战役的突破口以后，就开始组织部署三军兵力。

对于这个问题，张爱萍根据彭德怀提出的“杀鸡用牛刀”的精神，也早有设想，并透露给了指挥部有关人员。对这个设想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不同意见。张爱萍又专门召开作战会议进行深入讨论。

讨论是从陆军投入多少兵力而开始的。指挥员们首先分析了敌情。一江山岛驻有国民党“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及所属“反共救国军”突击四大队、二大队四中队和炮兵中队共 1000 余人。许多人根据陆战经验，认为陆军只需 1500 至 2000 人就行了，至于炮兵，最多用两个营。这些人的理由很简单：一江山岛的面积容纳不了太多的登陆兵力。一江山岛由南江和北江两岛组成，相对而峙，都无居民。北江东西长约 1900 米，南北宽约 100 米至 700 米，面积约 1 平方公里；南江东西长约 1010 米，南北宽约 300 米，面积约 0.75 平方公里。在这样的弹丸之地，登陆兵力多了也施展不开。持这种意见的人占多数。

针对多数人这种意见，张爱萍不时引导大家：彭总为什么要提出“杀鸡用牛刀”？根据在哪里？这下讨论就更热闹了。不少人认为，在使用兵力上，一定要占绝对优势，这是因为我军第一次进行三军渡海登陆战役，更要慎重初战，以利鼓舞士气，积累经验，提高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能力。他们提出的具体依据是：第一，敌人都系海上惯匪和逃亡地主；第二，岛子险要，易守难攻。岛上无树木及其它遮蔽物；地形陡峻，光滑，攀登困难；周围岩岸久经风浪冲刷，岸壁陡度一般在 40 度以上，岸高 10 至 40 米，稍有微风，即生岸浪，不宜靠船；第三，工事构筑坚固。在这个小岛上，竟有各种地堡 130 多个，而且大都为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在前沿多为永久性地堡和堑壕相联结，工事较隐蔽，射击死角小，地堡多设有阻止步兵抵近的铁丝伪装网。在堑壕、交通壕内及前后倾斜面的防空、防炮及掩护部，均有射击设备，副防工事系各铁丝网及地雷阵；第四，阵地编组严密。它分三条线：第一线以靠近海边的突出部为前沿支撑点；第二线为山腰各突出部，筑有辅助战壕和地堡，并以交通壕与前沿及纵深相连，组成“封锁工事”；第三线以 203、190、180、160 四个高地为主要核心地点，利用制高点，构成上墙及永久发射点，形成坚强的环形防御。第五，火力配置强。它共有四层，主要控制滩头前沿：以南江的小山炮、榴炮为第一层，在 4000 米以内距离上开始射击；以战防炮、机关炮配置于前沿突出部为第二层，在 2000 米以内担任直接瞄准射击；以迫击炮及配置前沿的火箭筒和机枪为第三层，在 1000 米以内射击；以冲锋枪、卡宾枪、手榴弹为第四层，在 150 米内射击和投弹。这四层火力内，平均每 100 米正面有两门火炮和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稠密的火网，控制可能登陆的滩头。此外，还有大陈岛的大口径火炮掩护，及经常游弋于附近海面的扫雷舰和小型炮艇支援。通过讨论，持这种意见的人仍只是少数。

在使用兵力上，张爱萍仍支持少数人的意见，必须占绝对优势。

“请同志们注意：我们进行的是三军联合渡海登陆战役，这就是说，一个是‘三军联合’，一个是‘渡海登陆’，两个都是我军首次，坦率地承认，我还没有这方面的指挥经验，广大指战员也同我一样，也都没有这方面的经

验。”张爱萍直截了当地说：“没有这方面的作战经验，但又要打胜仗，怎么办，只有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使自己的兵力占绝对优势。”

但是，张爱萍所说的“绝对优势”，不是简单的兵力数量上的多少，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各种兵力的科学计算而形成的。因此，他在作战会议以后，马上又指示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对各种兵种进行了战术计算。

在计算过程中，张爱萍有三位最得意的参谋；陆军参谋方中岳、海军参谋郑武、空军参谋袁仲仁。他们都很年轻，很精干，有魄力，有知识，肯学习，肯用脑。过去，他们在本军种司令部工作，组织指挥比较单纯，到了浙东前线指挥部以后，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很快熟悉了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参谋业务，能把指挥员的意图，迅速准确地变为各军兵种参战部队的行动，成为指挥员的得力助手。这三位参谋接到张爱萍的指示后，以登陆部队的胜利为中心，对参战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计算，最后提出了一个参战兵力的方案，这个方案通过指挥部讨论通过，由张爱萍报请中央军委批准。

这个方案确定了各军种的参战兵力。

陆军，步兵第60师178团、180团（欠1个营）；炮兵122榴弹炮2个营、76.2野炮1个营、75山炮2个连、120迫击炮2个连。

空军，轰炸航空兵第20师60团、歼击航空兵第3师、第12师。

海军，航空兵5个团，舰艇、船188艘（其中护卫舰4艘、炮舰2艘、鱼雷艇12艘、炮艇24艘、火箭炮船6艘、各种登陆舰艇、运输船138艘）、2个海岸炮兵连。

参战三军，共有17个兵种，28个战术群，与敌人相比，占绝对优势。其中，步兵4个加强营，3600人，3倍于敌；炮兵4个营又12个连，火炮119门，高炮6个营60门，5倍于敌。这是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还有一个难以计算的是性能上的绝对优势。这就是使各兵种、各战术群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为这，张爱萍又给参谋们出了一道数学题：如何把陆、海、空三个军种，17个兵种，28个战术群，以及各种舰艇、飞机、火炮，根据它们各自的性能，在规定时间内，准确地把炸弹、炮弹以及其它各种弹药投掷到指定的目标上。这是一道极为复杂的数学题。为了解答这道数学题，指挥部参谋方中岳、郑武、袁仲仁以及海军指挥所、空军指挥所和登陆指挥所的参谋们，有效地进行着各种兵力计算。

就这样，经过各级指挥员及参谋们的运筹计算，使复杂的军兵种、繁多的战术群、各种武器装备，得到充分的发挥。他们并把这个计算成果，落实到了《协同动作计划表》上。这个计划表，就成了每个参战部队指战员的行动准则。

5. 报请毛泽东决断

但是，这个《协同动作计划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们认识和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着。

这个变化首先是由“整个战役如何进行”这样一个问题而开始的。对此，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占着绝对优势，陆、海、空三军一齐出动，一起搞。这里所说的“一起搞”，主要是指夺制空权、夺制海权和登陆作战三件事同时进行。这种意见提出不久，就被张爱萍否定了。许多人都为他的这种“反常现象”感到吃惊。张爱萍是以倾听指战员意见著称的指挥

员，怎么一下子就否定了别人的意见呢？

在一次会议上，张爱萍阐述了否定“一起搞”的理由。

“现在，我们把整个大陈岛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夺制空权和制海权，这是能否解放一江山岛的先决条件；第二阶段，登陆作战，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张爱萍这样解释说：“分两个阶段进行并不矛盾。在夺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同时，可以积极做好登陆作战的准备。”张爱萍又作了进一步分析：“我们之所以把战役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只是因为，海空、海面 and 岛上同时展开战斗，我军则要同时对付来自空中、海面 and 岛上的敌人，指挥关系复杂，我们还缺乏指挥经验。比如，指挥通信，三个军种之间，军种内部各兵种之间等等，如何沟通上下左右的联络，就很复杂，弄不好就会失控，因此，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组织指挥，这样稳妥些。同时，我军也有分两个阶段进行的条件，这主要是我们不受时间限制，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有人还想坚持“一起搞”，又去寻找依据，想说服张爱萍。

“你们不要再提这种意见了。”张爱萍认真地说：“这三件事一起搞，如何指挥，我没有这个经验，我没有这个本事，我没有这个把握。”张爱萍接连说了三个“没有”，然后笑着说：“哪个人能同时指挥这三件事，我交权！”

话是这么说，争论并没有停止。最后，张爱萍上了北京，向彭德怀作了报告。报告客观地反映了两种意见争论的焦点，以及自己对“一起搞”的顾虑。

彭德怀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就主持开会讨论。会上也出现争论，并各不相让。无奈，彭德怀就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后，当机立断：战役采取两个阶段进行！

6. 把战区控制起来

战役的第一阶段——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战斗开始了。

“把战区海空和海面都控制起来！”

张爱萍下达了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命令。之后，他时而在指挥所，时而在机场，时而在临时训练基地，指导着每一个战斗行动。

11月1日，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混合机群41架飞机在华东军区空军浙东前线指挥所司令员聂凤智和参谋长纪亭榭（海军航空兵副参谋长）的统一和直接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轰炸了大陈岛。这是我军首次大编队轰炸敌岛，从而结束了敌空军长期任意单方轰炸我军的时代。

11月2日，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又出动了强击机4架，歼击机6架，首次对一江山岛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

11月3日，海军头门山海岸炮兵连的4门130巨炮，突然袭击了抵近侦察的敌扫雷舰“永春”号；“永春”号连中数弹，重创逃窜。

11月4日，张爱萍得悉台湾当局的一个动向；重创敌“永春”号以后，蒋介石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会后，当即派“国防部长”俞大维，副参谋长余伯泉协同美军顾问团团团长麦克唐纳秘密赶赴大陈、一江山视察，勒令刘廉一加强防守2岛。张爱萍从中分析断定：台湾当局以为我军要攻打大陈、一江山2岛。为了加深敌人的这个想法，张爱萍当即命令部队再给敌人以沉重

打击。张爱萍下令不久，海军航空兵的一支由9架杜尔飞机组成的大队，在空军驱逐机大队的掩护下，由团长姚雪森率领，对一江山敌指挥机关及集团工事实施轰炸，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1月14日，我鱼雷艇部队击沉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更使敌人心惊肉跳。

这天夜里，敌“太平”号护卫舰由大陈岛东口出来，向渔山方向游弋。它一露头，就被我高岛雷达发现（艇上无雷达设备）。岸上指挥所立即命令隐蔽在高岛锚地的鱼雷快艇作好出击准备。

执行任务的是华东军区海军鱼雷快艇第31大队的6艘艇。6艘鱼雷快艇组成一个中队。每艘鱼雷快艇的排水量为24吨，装备的主要武器是两管450毫米鱼雷和12.7毫米高射机枪。它的显著特点是速度快（最高航速可达52节），体积小，机动性好，杀伤力强。

这支鱼雷快艇中队是11月1日由青岛首次南下，已在这里待机15个昼夜。岸上指挥所设在高岛雷达站，指挥员是31大队副大队长纪智良；海上指挥所设在155艇，指挥员是中队指导员朱洪槽、副中队长铁江海。指挥部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击沉国民党海军中型以上舰艇1至2艘。

“太平”号护卫舰正是他们的攻击目标。“太平”号原是美国海军“戴克尔”号护卫舰，1949年“赠送”给国民党海军的。该舰排水量1430吨，舰上有官兵200余人，主要武器装备有76.2和40毫米炮各4座，20毫米机关炮10门，还有两组48发火箭炮，是国民党海军的主力之一。

11月14日零时5分，岸上指挥所命令155、156、157、158等4艘鱼雷快艇出航，至五棚屿以东1海里待机。

1时28分，在距离37海里、左舷45度处发现敌舰！

铁江海立即命令各艇修正航向加速前进。当距敌舰4海里时，铁江海大声命令，“各艇注意，预备——放！”8条鱼雷呼啸而出，直扑敌舰。放雷完毕，4艇立即转弯返航。

随着一声巨响，敌舰驾驶台前升起一股又高又黑的浓烟。直到这时，敌人才从梦中惊醒，以为是被我飞机炸中，一个劲地向空中放炮。水兵们风趣地说：“敌人在放礼炮向我们祝贺哩！”“太平”号失去动力，随浪漂泊了一个多小时，3艘国民党军舰才从大陈方向驶来援救。“太平”号在拖带航行中，逐渐下沉，于7时45分沉没于高岛方位140度，距离18海里处。

这是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组建以来的首次作战。击沉“太平”号护卫舰，这对国民党海军是一个沉重打击。连美国新闻媒介也为此惊呼：“太平”号被击沉，证明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台湾当局恐慌不安，高级官员在24小时内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结论是：共军攻打大陈、一江山无疑，再次命令刘廉一加强防卫。

张爱萍得悉敌人的新动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所。

“聂凤智同志，为了迷惑敌人，隐蔽我军战役意图，这次要轰炸新地方、新目标！”

“你是说轰炸渔山和披山？”聂凤智顿有所悟。

“对，快组织吧！”

聂凤智和纪亭树立即开会作出轰炸方案。11月18日和20日，我空军和海军各一个航空师，分别对渔山和披山2岛之敌实施了轰炸，只见2岛炮阵地和舰艇停泊点燃起浓烟烈火，几天不散不灭。

但是，张爱萍却把亲手点燃的浓烟烈火，自己又给“吹散扑灭”了。一则来自大陈的消息说：台湾当局又命令刘廉一加强对披山和渔山 2 岛的防御，说共军最近时期的袭击可能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原因是共军目前还没有攻打大陈周围各岛的能力，多次派出的侦察机也没有发现共军有攻打任何岛屿的企图，因此提醒刘廉一不要忽略对披山和渔山 2 岛的防御。据此，张爱萍决定“休战”，使敌人感到自己判断的正确性。

果然，张爱萍发现刘廉一正不分主次地加强对大陈周围各岛屿的防御。张爱萍暗自高兴，决定再给敌人一次更大的打击。

“休战”后的第 40 天，即 1955 年 1 月 10 日，张爱萍下达了“重新开战”的命令。

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连续出动飞机 130 架次，对大陈岛实施突击轰炸。空中指挥员、空军 20 师副师长张伟良率领 3 个轰炸机大队（即 3 个梯队）飞临大陈上空，根据发现的目标，给各梯队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第一梯队扔下的炸弹命中了停泊在大陈岛大番港内的“中权”号舰。“中权”号是一艘坦克登陆舰，1946 年美国杜鲁门“赠给”蒋介石的。它的载重量达 4000 余吨，有舰员 130 多人，可装坦克 30 辆。“中权”号当即爆炸，燃烧一天后沉没。

1 月 10 日这一天，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除炸沉敌坦克登陆舰“中权”号 1 艘外，还击伤护卫舰“太和”号和修理舰“衡山”号等舰艇 4 艘。

我航空兵大规模袭击大陈岛及其锚地后，敌舰艇纷纷逃高大陈港。张爱萍又命令海军鱼雷快艇夜间出去寻找猎物，进行袭击。

敌 1 艘“永”字号出了大陈港向南驶去。海军指挥所发现后，立即命令正在大陈岛以西白岩山待机的鱼雷艇 1 大队出击。这个大队于 1954 年 12 月 21 日进驻白岩山，共 6 艘鱼雷艇，都是苏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的，各 25 吨，主要武器也是两管 450 毫米鱼雷和 12.7 毫米高射机枪。

大队岸上指挥所接到“出击”命令后，立即命令 105、106 两艇起航。这可急坏了 102 艇艇长张逸民。102 艇在上一次出击中，由于左发射管的送药盒没有燃烧，里面的鱼雷没有发射出去。由于它只有右管一颗鱼雷，岸上指挥所没有让出击。可是，岸上指挥所经不住张逸民的三次要求，终于批准 102 艇出击，只是要求不要赶速度，“跟在 2 艇后面航行”。张逸民兴奋不已，立即起航。

可是，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前面 105、106 两艇对 1 艘“永”字号攻击没有成功，奉命返航。而跟在后面的 102 艇因没有收到返航命令，仍继续前进着。这时天气奇冷，扑到水兵身上的海水竟然立即结成薄冰。由于只有左管装有鱼雷，再加风大浪急，艇身向左倾斜厉害，随时都有倾翻危险。张逸民一面熟练地操纵着，避开了一个个凶猛的旁浪；一面命令舱面人员站到右舷，减轻了艇身的倾斜度。航行中，102 艇突然在左前方发现敌炮舰“洞庭”号。

一场遭遇战展开了。102 艇进入规定攻击“洞庭”号炮舰的距离，张逸民几次要扳动鱼雷发射把，都被自己制止了。只有一颗鱼雷，一定要近战歼敌，一定要打它个船底朝天！102 艇已接近到“洞庭”号 250 米。水手长张德玉急了：“艇长，再不发射，艇就转不过头来啦！”张逸民点点头，但

又一次目测“洞庭”号。当102艇进入200米以内，他才扳动鱼雷发射把。102艇发射鱼雷以后，由于惯性原因，又往前冲了几十米。张逸民知道自己转不过艇身了，只好马上来了一个原地停车，然后转过头来。就在这时，鱼雷轰然爆炸，激起了一个又高又白的水柱。由于距离太近，102艇强烈地震动起来，全艇所有的玻璃品，都震碎了！

这颗鱼雷打得准极了！正好命中“洞庭”号炮舰的中部（后来获悉：敌人打捞检查，竟把它截为两段）。

就在102艇返航途中，接到了指挥所的电报：舰队给予艇长张逸民记二等功！

“洞庭”号炮舰虽小，只有300多吨，但是它被击沉后，却引起世人强烈反响。一位曾经在海军鱼雷快艇学校任教的教员说：“我查了许多外国军事史料，都没有发现用单艇独雷在大风大浪中击沉敌舰的战例；在200米以内发射鱼雷，在世界上也没有找到先例！”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专家听到这个消息，翘起大拇指连声说：“奇迹，中国人行！……”

自1954年11月1日起，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先后对大陈及周围岛屿轰炸7次，投弹80余吨（1600余枚），炸毁敌舰1艘，炸伤4艘；我海军鱼雷艇及海岸炮兵击沉敌舰2艘，击伤1艘。至此，我军获得了大陈岛以北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优势，迫使敌海军舰艇白天远离分散，夜间龟缩锚地，活动重点也由北转南（披山到南麂山海面）；敌空军飞机也不敢在白天越过大陈岛以北空域，夜间有时出动单机或小编队对我进行骚扰，但只要我机一起飞它就逃得无影无踪。这就为我军解放一江山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7. 登陆时机和地段的争论

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以后，摆在参战部队面前的，就是如何攻占一江山岛了。

要攻占一江山岛，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正确选择登陆时机和登陆地段。而要解决好这两个关键问题，都有一个从我军实际出发确定具有自己特色的打法的问题。

关于登陆时机，早在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期间，张爱萍就召集作战会议进行了讨论，参加会议的除两级指挥员外，南京军区的苏联首席顾问也参加了。

讨论开始后，苏联顾问就竭力主张夜间航渡拂晓登陆。他引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登陆诺曼底、西西里和冲绳的战役后说，只有夜间航渡拂晓登陆才能成功，理由是航渡中可以避开敌机和敌舰的骚扰。一些参加过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指挥员也支持这个主张。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和华东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听后不约而同地起来反对，主张白天航渡傍晚登陆。

这位苏联顾问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很强，一听有人反对他的意见，就提高嗓门用教训的口气说：“如果白天航渡傍晚登陆肯定要失败！”

陶勇和聂凤智都是驰骋沙场几十年的名将，提起意见来，从来是不饶人的。陶勇说：“制海权、制空权控制在我们手里，怕它什么！”聂凤智紧接着说：“就是台湾的飞机倾巢出动，我们也能牢牢控制制空权。”

苏联顾问气鼓鼓的，几次望望主持会议的张爱萍。张爱萍明白苏联顾问

的意思。但是，他想，讨论刚刚开始，应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张爱萍没有理会苏联顾问。苏联顾问见张爱萍不支持自己的意见，火了，夹起皮包就离开会场。

讨论越来越深入。有人鼓动陈雪江发言：“这个问题，你最有发言权。”陈雪江现在在登陆指挥所担任副参谋长。陈雪江的确有发言权。在他们艇队配合陆军解放（袭击）几个岛屿中，攻打时间有的放在夜间，也有的放在白天，几乎都取得成功。

“放在白天打，还是放在夜间打，这要看具体条件而定。”陈雪江说。

“什么具体条件，快说！”又有人催促说。

“这里的关键是首先要看对我们登陆部队是否安全。”陈雪江说：“现在，战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基本掌握在我们手里，这就是说，登陆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我认为白天航渡傍晚登陆比较好。”陈雪江还根据一江山岛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敌人防御情况，阐述了白天航渡和傍晚登陆的具体理由。

张爱萍看看大家没有什么新意见了，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苏联顾问走了也好，”张爱萍笑了笑说：“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问题吧。”接着，张爱萍又转而严肃地说：“苏联顾问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他对现代化作战是有经验的，对这次战役准备也提了不少好的意见，我们要尊重他；但是，他不理解，我们仗是在特定条件下打的，不能脱离我们现有的条件来研究现代化作战。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作战之路。至于说到登陆时间问题，我同意白天航渡，傍晚登陆。”

张爱萍正是按照实际情况，阐述了他所以支持白天航渡傍晚登陆的理由：第一，一江山岛是悬崖陡壁，具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夜间不易攀登攻击；第二，我渡海装载工具是从各方面拼凑起来的，艇船性能不一，夜间不便于组织协同；第三，我们已基本上掌握了战区的海空优势，这为我们白天发起进攻提供了胜利的保障。“关于登陆时机问题，我看是这样，”张爱萍最后决定：“中午开始航渡，下午 14 时 30 分涨满潮时登陆，黄昏前结束战斗。”在讨论登陆地段时也出现了争论。

一江山岛山势陡峻，山脊狭窄，山坡平滑，岸壁坡度一般都在 40 度以上。由此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是选在暗礁少的海滩上，以便登陆艇抢滩靠岸，加快登陆速度；持这种意见的人认为，各国登陆作战，登陆点一般都是选在滩头的，我们也不能例外。第二种意见是选在海边的突出部，这样可以一举夺取制高点。两种意见争论了很久，迟迟定不下来。

“张司令员，你做结论吧！”不少指挥员要求说。

张爱萍却摇摇头。他思考的是：登陆艇抢滩靠岸，是可以加快登陆速度，可是一江山岛的滩头又少又窄，还是敌人防御的重点地段，可以从三面进行夹击，这样登陆时间长，部队损失大。他否定了第一种意见。张爱萍也主张把登陆点选在海边的突出部，这里距离制高点近，登陆部队不必涉水，可以缩短夺取制高点的时间；又由于敌人认为这里难以登陆，防御相对薄弱，登陆部队可以减少伤亡。但是，突出部有漩涡，受拍岸浪影响大，登陆艇操纵较复杂，弄不好登陆艇被撞坏，部队上不去。

“我看，不要忙于做结论吧；”张爱萍说：“现在体会，我们马上去进行试验。”

张爱萍带着登陆指挥所陈雪江等指挥人员，来到一个类似一江山岛地形

的大小猫山岛屿跟前，组织登陆艇与登陆部队进行实兵演习。反复操练了很多次以后，张爱萍才做出决定：把登陆地段选择在最不容易登陆、又为敌人忽视的黄岩礁、海门礁、向阳礁和乐清礁等突出部！

8. 万事俱备不要“东风”

台湾海峡形势的变化要求我军尽快发动大陈岛战役，1954年12月2日，美蒋正式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当蒋介石军队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军应立即“采取行动”。“条约”签订后，美国第七舰队就出没于台湾海峡示威；国民党海军舰艇也四出挑衅。

现在是万事具备，只等好天气了。根据我三军武器装备性能状况，必须在二三级风以内才能发起战斗，如果海上风平浪静则更好；否则登陆作战只得停止或推迟。

张爱萍请来各路气象专家“会诊”，得出的结论是：一二月间大陈地区适宜于我军作战行动的好天气只有五至六天，而1月17日、18日、19日三天为好天气时段。据此，张爱萍决定把发起攻击的时间定为1955年1月18日，并把这个决定报告了中央军委。

1月17日清晨6时，张爱萍与参谋长王德率少数参谋人员，驱车由宁波出发前往头门山岛前进指挥所。出发前，张爱萍又把气象科长徐杰找到跟前。

“18日这个好天气，可靠不可靠？”张爱萍问。

“可靠。”

“诸葛亮借的是‘东风’，我可不要‘东风’，我要的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好天气！”

“我知道；”徐杰怕张爱萍不放心，又说：“愿立‘军令状’！”

“这就放心了。不过，‘军令状’还得由我向中央立。”

车到临海，张爱萍被军分区的参谋截住，说是北京总参谋部要他接电话。张爱萍来到军分区司令部。总参谋部的电话说，1月18日发起攻击为时过早；过早发起攻击受挫后将会造成不良影响；可以考虑推迟，甚至推迟两三个月也可。

打不打？张爱萍又与王德简单交换了意见，认为现在部队都已开始运动，收回有困难；特别是国务院刚通过新的兵役法，将由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制，按规定，只留少数老兵做骨干，大部新兵怎么能打仗？张爱萍找到了总参谋部分管作战的陈质副总长。张爱萍列举了种种理由，充满信心地说：“战役发起时间不能变。”陈赓当即报告了彭德怀，彭总又报请毛主席。毛主席授权彭总下决心。彭总果断地支持了张爱萍的意见。

张爱萍登上头门山前进指挥所。这时，海上风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登陆舰艇互相碰撞起来。张爱萍立即询问马冠三、曾麦溪：“怎么又刮起大风了？我可向中央立了‘军令状’的啊！不行就不行，你们去查一查，要如实反映情况。”徐杰知道了，毫不犹豫地保证：“这是阵风，拂晓前可以过去。”徐杰虽然这么说，张爱萍还是做了打与不打的两种部署。这一晚，张爱萍怎么也睡不着，经常带着王德、陈雪江登山头，看天气。

18日凌晨，果然出现了浙东海区少有的风平浪静的好天气。红日喷薄升起，把海面映得闪闪发光。

9. 揭开胜利的序幕

“战斗开始！”

18日上午8时整，张爱萍下达了第一道命令。

首先揭开登陆战役序幕的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

由51架飞机组成的强大混合编队（杜—2型轰炸机27架、依尔—10型强击机24架），在12架拉—11型战斗机的直接掩护下飞临一江山岛上空，对敌指挥所、炮阵地以及其它重要设施，实施猛烈轰炸突击。

在12架拉—11型战斗机的直接掩护下，由21架组成的另一支混合编队（杜—2型轰炸机9架、依尔—10型强击机12架）轰炸突击了大陈岛大岙里的防卫司令部及远射程加农炮阵地。

机群投下的炸弹，像暴雨似地落在了预定的目标上。大陈岛上的雷达及无线电通讯设施被炸毁，断绝了大陈与台湾的通讯联络。一江山岛上的各个重要设施，大半被平为废墟。

当一江山岛的蒋军还没有从猛烈的轰炸中清醒过来，设置在头门山岛上的、由55门火炮组成的陆军和海军炮兵群，又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把一万二千发炮弹倾泄到了一江山岛上。

一江山岛上的爆炸声还没有停息，由38艘护卫舰、炮舰、护卫艇和火箭炮船组成的一支支编队，抵近一江山岛，从各个角度，向敌军阵地进行直接轰击。

刚刚还是清晰可见的一江山岛，顷刻间，已经辨别不出它的真面目了。炸弹和炮弹爆炸时激起的黑色和白色烟土，将一江山变成了一座“雾岛”。但是，这座“雾岛”上的一切，我飞行员、炮兵和水兵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对敌人的几个主要阵地，又开始了重点摧毁。北江是一江山岛敌军防守的重点，而它的一个炮阵地，又是北江的主要兵力。为了摧毁这个炮兵阵地，我航空兵轰炸机和强击机轮番轰炸了2次，海岸炮兵又依次清扫了一遍，最后由军舰开到最近距离，来了一个急速射。转眼间，敌炮阵地出现了一个个深坑；一门门大炮被炸成碎片。这个炮阵地连一炮也没有发射，就被击毁了。

10. 雄伟的海上进军

“登陆运输队起航！”

18日12时15分，张爱萍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海上进军的动人场面出现了！

满载着3600名陆军指战员的、由138艘组成的登陆艇编队，排成波浪队形，分成三个方向，迅速地航行着。尽管登陆艇类型繁杂，速度不一，大小不等，在水兵们的熟练操纵下，竟像是一条条直线在移动。

由30艘护卫舰和护卫艇组成的战斗舰艇，激起高高的白浪花，从登陆艇编队的两侧疾驶而过，为登陆部队开道护航！

我航空兵的27架轰炸机和24架强击机，掠过编队上空，朝着一江山岛俯冲下去，实施第二次航空准备。

我航空兵刚撤出一江山岛上空，头门山和白岩山2岛海岸阵地以各种火炮287门实施火力支援。

炮兵火力支援刚结束，我护卫舰、护卫艇和火箭炮船编队，抵近一江山

岛，分别向登陆地段进行直接瞄准射击。那五颜六色的火焰，吞噬着登陆点上的生物。

啊，多么雄伟的海上进军图！此时此刻，要是有一支乐队伴奏该有多好！不，乐队不是正在伴奏吗？飞机的呼啸声，炸弹的怒吼声，火炮的轰击声，还有各种舰艇前进时发出的轰鸣声，组成了一曲最美妙的乐章，这是“大海胜利进行曲”！眼前的一切，使人们想起了百万雄师乘坐木船横渡长江的情景。多么惊奇的速度啊，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已经迈开了胜利的步伐！

11. 突出部激战

但是，最严重的考验在等待着他们。

指挥艇上升起了“成登陆队形前进”的信号旗。各登陆艇分队成“一”字横队展开，向着海门礁、乐清礁、三山礁、向阳礁等各个突出部疾驶。

各登陆艇离各自的登陆点只有几十公尺了，舱里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已经作好准备冲锋的姿势，两眼紧盯着登陆点。

敌人向我猛烈射击，开始了它的“歼敌于水际”的计划。

突出部开始了激战。

一支登陆艇分队载着陆军五连，迅速向自己的登陆点乐清礁接近着。五连要从这里拿下一江山岛的制高点— 203 高地。敌人的炮弹越打越猛。212 艇艇长于延增两腿被炮弹打断，坐在甲板上坚持指挥。正在左炮射击的枪炮班长张义山腿部负重伤，失足落海；副炮手魏福根一个箭步，站在炮位，继续射击。右炮突然损坏，敌人炮火乘机压了过来，右炮手林金山和副射手姚昌伸马上架起轻机枪向敌人扫射，压住了敌人的人力。炊事员韩富平运送弹药中弹牺牲，双手还保持着推送弹药箱的姿势。

登陆即将开始。这时，212 艇人员已伤亡过半，艇身中弹进水正在下沉。两腿已经被打断的艇长于延增又中弹牺牲。登陆艇突然失去控制。操舵兵柏文昌说了声“听我指挥”，毅然站到艇长的指挥位置，操纵艇减了一下速度，把大门向上一提，艇头抬了起来。他乘此机会，猛一加速，登陆艇“呼”地靠上了乐清礁。舱内陆军战士立即冲出大门，攀上悬崖。

敌人的“歼敌于水际”的目的没有实现，又开始了“以预备队逆击”的计划，并占领了有利地形。突出部激战进入了白热化。五连战士还没有站住脚跟，就遭到敌人预备队的阻击。战士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但是，他们前赴后继，顽强前进。一个化学兵端着火焰喷射器冲了上去，喷射着炽烈的火焰。火力点顿时使敌人化为灰烬。敌人溃退了，三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向指挥所报告着“占领乐清礁”的消息。张爱萍立即操起对讲机“祝贺登陆成功。”

12. 争夺 203 高地

五连战士胜利前进着。但在占领第一道堑壕的时候，遭到了敌人山腰支撑点和制高点的火力封锁。不迟不早，从我舰艇打来的一颗颗炮弹在敌人阵地上爆炸。右额已经负伤的连长毛坤浩立即指挥战士向前冲杀。战士们穿过交通壕，登上陡峭的山脊，迅速向上猛攻着。山腰里的第二个支撑点又挡住了五连的去路。从舰艇上打来的炮弹又在敌阵地上爆炸。敌人支撑不住，战

战士们很快地占领了第二个支撑点，开始了争夺 203 高地的战斗。203 高地，是一江山岛的最高点、主阵地。舰艇火炮连续轰击了几分钟。五连战士立即发起攻击，接连摧毁了敌人 4 个地堡。15 时 05 分，已经负伤的连长毛坤浩扛着红旗，奔向山顶，把红旗插上 203 高地。

此刻，160、180、190 三个高地，也先后插上了红旗。张爱萍不顾同志们的劝阻，当即毅然登上一江山岛，巡视战场。他思潮奔涌，激情满怀，咏词一阕：

沁园春
一江山登陆战即景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

东海风光，
寥廓蓝天，
滔滔碧浪。
看骑鲸蹈海，
风驰虎跃；
雄鹰猎猎，雷击龙翔。
雄师易统，
戎机难觅；__陆海空直捣金汤，
锐难当。
望大陈列岛，
火海汪洋。

料得帅骇军慌，
凭一纸空文岂能防。__忆昔诺曼底，
西西里岛，
冲绳大战，
何须鼓簧。
“固若盘石”，__陡崖峭壁，
首战奏凯震八荒。
英雄赞，
似西湖竞渡，
初试锋芒。

__浙东沿海冬季多狂风恶浪，难得适合渡海登陆战气象。__蒋介石逃台后，于 1954 年 12 月 1 日与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__一江山地势陡峭，无登陆滩头，美蒋共同设防，自吹为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3. 拙劣的谎言

我登陆部队经过不到两小时的战斗，就全歼一江山岛守敌 1086 名（毙敌上校司令王生明以下 519 名，俘敌上校大队长王辅弼以下 567 名），缴获各种火炮 27 门及大量武器弹药物资；我军亡 393 名，伤 1024 名，其中海军伤亡 144 名（亡 13 名，伤 131 名），轻伤护卫舰 1 艘、登陆艇多艘。

为了彻底扑灭敌人的反击幻想，1 月 19 日我对大陈敌军又进行了两次袭

击。白天，我航空兵3个大队突袭了大陈岛上的指挥所、雷达站、弹药库；夜间，我鱼雷艇1大队在大陈附近海域一举击沉了敌炮舰“宝应”号。

美蒋称为“固若金汤”的大陈岛的“大门”——江山岛终于被我军打开了。

台湾当局为了掩饰其失败，编造谎言，进行欺骗宣传。他们开始时称自己的“损失甚微”，继而又一再渲染一江山岛登陆战役的规模，称这次登陆战役已远较韩战中著名“伤心岭”、“铁三角”之战为伟大，是“一场大规模战争”，说我军动用海空军兵力及发射之大为历次战役（包括朝鲜战场）“所未有”。台湾当局所以如此渲染这次登陆战役的规模，既是为自己的失败进行开脱，又是在为下一步行动作准备。

14. 从大陈撤逃

台湾当局的下一步准备，是逐步透露出来的。

正当我军准备攻打大陈的前夕，张爱萍接到总参谋部“关于暂缓对大陈本岛攻击”的命令。于是，张爱萍与聂凤智研究决定，航空兵仍每天起飞，任务有二：一是侦察敌人动向；二是继续轰炸大陈。他预言，解放一江山岛以后，再对大陈实施轰炸，必将引起连锁反应，大陈列岛有可能不战而取。

1月30日，我航空兵以一个杜—2轰炸机大队对大陈岛进行了轰炸。这次轰炸规模不大，但刘廉一向台湾俞大维报告说，大陈已处于“度日艰难”地步。他的用意是要台湾当局赶快派兵增援大陈。俞大维呢，根据蒋介石指示，通过驻台美军顾问，要求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大陈支援，说这是属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但是，美国政府已决定采取“舍车保帅”的策略，要蒋介石放弃大陈，固守台湾，并由第七舰队司令普赖德同蒋介石“商讨”撤退大陈的建议。蒋介石明知单靠自己的力量守不住大陈岛，只好接受了普赖德的建议，当即派蒋经国亲往大陈视察，搞了一个从大陈撤退的“金刚计划”。从大陈撤退军队，会不会引起我军的攻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忧心忡忡，决定对我进行试探。他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等人去台湾部署兵力，同时又通过海军部发言人发出战争威胁；“目前对大陈进行的任何进攻，都将被美国解释为干涉第七舰队的任务。这种干涉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又要国务卿杜勒斯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私下透露，如果让大陈蒋军撤退，中国共军可否对大陈不进行攻击？莫洛托夫把这个情况通报了我国政府，得到答复后，莫洛托夫以自己的口气对杜勒斯说：以我看，中国军队不会进行攻击。

我政府得悉美国政府的意图后，即由彭德怀打电话给张爱萍：“此事涉及到国际关系，就让他们撤退算了。”张爱萍接到指示后，随即组织兵力，准备进驻大陈岛。

美国政府放心了，艾森豪威尔下达命令，以第七舰队为主，调集了132艘舰艇、500多架飞机，4500名海军人员、3000名空军人员，参加“金刚计划”。美国军政要员，第七舰队司令普赖德、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美国驻台湾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蔡斯，都先后到大陈部署、监督撤退工作。

在撤逃期间，美国舰队又想炫耀武力，于2月7日派出飞机6批28架次，先后入侵我一江山岛、头门山岛上空。聂凤智请示张爱萍：“打不打？”张爱萍肯定地说：“打！”我航空兵当即起飞迎击。美机见我机起飞，马上向

东南方向逸去。从此，张爱萍命令各部队，凡是美机入侵，不用请示报告，即可进行反击。2月9日，美AD型飞机2架又入侵我松门岛。龙王堂山岛、北港山岛和白岩山岛上空，并向我附近渔船进行俯冲，低空扫射。我驻岛高炮部队当即予以还击，并击落其中的1架。事后，美军人士在香港对记者说，这是1架“迷航飞机”。张爱萍听了，对身边的参谋说：“你们看，这就是毛主席说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2月8日至12日，在美国海、空军的直接掩护下，在大陈、渔山、披山等岛屿的国民党军队2.5万余人，全部撤走，并强行掳走1.5万余居民至台湾。在撤逃时，国民党军队将岛上的营房、民房、工事及各种设施全部破坏，并埋下了近万颗地雷，还在水井中施放了毒药。

2月13日，我海军台州、石浦、温州巡逻艇大队，配合陆军分别进驻上、下大陈、渔山列岛和披山岛。

2月26日，我海军温州巡逻艇大队又掩护陆军两个营进驻了南麂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第十四章

接管旅顺口防务

1. 强大的凝聚力

南方，浙江省大陈岛战役还没有结束；北方，辽宁省旅顺口“战役”又开始了。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役，是一次不动枪不动炮的、在团结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战役。

1955年1月30日。

驻天津市铁道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彭林，司令员，副书记罗华生和副司令员刘昌毅突然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调铁道公安部队直属机关部队改建成旅顺口海军基地司令部。”三人立即赶到北京。中央军委公安军副政治委员李天焕、副司令员程世才和海军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分别向他们传达了接收旅顺口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两个月，即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并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等。《协定》第三、四、五条中规定：“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而由中国偿付苏联自1943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协定》签订不久，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驻台湾海峡，并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威胁远东和平，中苏两国政府于1952年八九月间协商，同意延长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后来根据新的国际形势，中苏双方于1954年发表了《关于中苏会谈公报》和《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联合公报》指出：“现协定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根据中苏联合公报，组成了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并成立了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总会。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邓华等均为总会的负责人。

“中央军委要求你们：学习好，接收好，团结好。”苏振华传达了中央军委的要求，说：“从现在起，只有4个月，时间很短，任务很重，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这项关系到祖国尊严、领土主权完整的任务完成好。”

彭林、罗华生和刘昌毅三人回到天津一传达，部队立即投入出发前的准备。指战员们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出发前的准备，但这次却与以往不同，他们用很多精力和时间寻找着有关旅顺口的历史资料。天津各书店的苏联小说《旅顺口》被抢购一空。

3月12日，彭林、罗华生和刘昌毅三人带着铁道公安机关和部队625人登上了北去大连的专列。一路上，三位领导的情绪与指战员一样，始终处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翻阅着《旅顺口》及其它有关资料，畅谈着旅顺口的

历史。

旅顺港的修建始于 1880 年 10 月，1890 年 11 月竣工，历时 10 年之久，整个工程分两期。第一期工程自 1880 年到 1886 年，是修建工程最艰难的阶段。工程全部都由中国自己设计建设，只是请了一些德、英等外国专家协助。这期工程建港费用耗资约 300 余万两白银。第二期工程自 1887 年至 1890 年，全部由法国包建。建港费用耗资约 130 余万两白银。

旅顺口一直是外国侵略者争夺的重要目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旅顺和大连地区曾多次入侵和争夺，使旅大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

1897 年 12 月，沙皇俄国打着“中国救星”的旗号，把舰队开到旅顺港，强占大连，后用 50 万两白银买通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了《旅大租地条件》，从此，沙俄取得了租借旅大 25 年等一系列特权。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后，又于 1915 年勾结窃国大盗袁世凯，在 21 集中要求将旅顺、大连的租期延长为 99 年。在这次日俄战争中，中国无辜的民众死伤达 50 余万！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0 日，美、苏、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雅尔塔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是：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苏联对日作战，其条件包括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长铁路、苏联将和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等。苏联政府根据这一协定，于 1945 年 8 月 8 日正式对日宣战，8 月 22 日占领了旅顺口。以后旅顺、大连地区的防务一直在苏军的管辖之下。

在铁道公安部队 625 人到达旅顺以后的一个月里，全军 100 多个单位的 11375 名指战员，也接到中央军委“接管旅顺”的命令，陆续来到旅顺口。

彭林、罗华生和刘昌毅到了旅顺，也不休息，就带着指战员乘舰出海巡视，登岛勘察阵地，攀山爬岭眺望，跑遍了每一座码头，每一项设施，每一个阵地，更感到肩负的重大使命。旅顺口，这是多么重要的军港啊！东面是黄金山，同西面的西鸡冠山、老虎尾半岛相对，宛如大蟹之双螯，形势险要，港口向南面开，港内水深宽阔，终年不冻，可供中型以下舰艇停泊。旅顺港与庙岛列岛及山东半岛的蓬莱共扼渤海海峡，构成祖国首都——北京和渤海海岸的天然屏障，被称之为“京津门户”，真是名符其实。1840 年以来，帝国主义各国军队 9 次进犯北京、天津，有 8 次是首先从占领旅顺口、大连湾开始的。旅顺口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列强争夺的史实，使指战员们都感到自己能在旅顺口站岗放哨，无上光荣！这成了 12000 名指战员的强大的凝聚力。

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发出电令，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周希汉担任主任委员，彭林、段德彰、罗华生、邵震、宋景华为副主任委员，刘昌毅、林真、张敬一、孙亮平、隐剑、朱叶民、任汉章，侯向之为委员。海军分会下设 12 个接收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机关、部队的接收工作。具体的接收任务是：按照各个不同兵种、部门接收防务，接收装备技术设备，学习苏军经验和规章制度。

2. 让团结友谊之花盛开

2 月 15 日，整个防务接收工作开始。

怎样搞好与苏军的团结，这是海军分会遇到的最重要的课题。彭林是分管政治工作的副主任。关于团结，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他讲了两军团结的意义，分析了可以搞好团结的基础，以及如何搞好团结的具体方法。他反复强调“‘团结好’，是‘学习好’、‘接收好’的前提、基础和保证。团结不好，就谈不上学习好，接收好，就完不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指战员称他是“团结政委”。

这位“团结政委”首先抓住生活上的团结不放。彭林发现，生活问题，最困难，也是最容易影响团结的第一大问题。旅顺城市只有32000人，现在突然进驻12000人部队，根本没有房子可借；住进军营里，马上就会影响苏军的生活。又由于突然增加了那么多人，粮食及副食品也紧张起来。彭林抓住这些问题，反复进行动员，要求指战员们以主人翁态度对待这些困难。于是，指战员们住澡堂、地下室和山洞，高炮部队吃高粱米、睡高床（双层铺），爬高山。他们把这嬉称为“三高”。

在一次会议上，彭林听到这样一件事：岸炮连有个姓林的战士，睡了几天地铺，发现苏军宿舍里有个空铺，提出了要住进去的要求。彭林立即来到岸炮连，找到这个战士谈心。

“你是怎样想的？”彭林亲切地问。

“我睡在地上很冷，冰凉，受不了。”战士答。

彭林摸摸战士的手臂和小腿，果然是凉冰冰的。他一面耐心劝导战士不要再提出这种要求，一面又指示后勤部门给这位战士增加被子。回到机关，彭林就这件事召开了会议，并规定了几条：一、指战员不得直接向苏军提出生活上的要求；二、凡是睡地铺和山洞的战士都增加被服或毯子；三、所有指战员，特别是各级领导，都要关心苏军生活，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些规定很快成了部队的实际行动。指战员们的行动又迅速影响了苏军。那位姓林的战士被苏军请进了宿舍，许多苏联官兵也主动腾床铺，让宿舍。彭林发现后，立即拜会苏军指挥官，表示感谢。

一个偶然的时机，彭林发现我军通信兵处主任石志庆与苏军通信兵处主任哈兹洛夫互设家宴，互赠礼物。原来，石志庆留学苏联时，与哈兹洛夫是同学。这次在旅顺重逢，格外亲切。彭林抓住这个典型，号召指战员主动与苏军交朋友。于是，从水兵到将军，与苏军官兵广交朋友，其中，我海军官兵赠送给苏军官兵纪念品有45种6161件，苏军官兵赠送给我方官兵的纪念品有51种5000件。刘昌毅和宋景华两位领导，还为苏军《红星报》撰写文章，赞扬中苏两国海军友谊。彭林的朋友、苏军消磁专家哈基莫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遇难。他和刘昌毅亲自带领机关干部轮流为哈基莫夫守灵，并慰问他的遗属，发放抚恤金，专门派人护送他的遗属回国。

3. 苏军司令连声说“奇迹奇迹”

团结友谊之花，必结技术之果；而只有学习好，才能“接收好”旅顺的防务。

参加这次接收旅顺防务的12000名指战员，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从华东军区海军等单位调来的“老海军”，绝大部分指战员都是刚从陆军部队直接调来的“旱鸭子”。要把他们变成“水鸭子”，掌握这些武器装备，一般需要三年。参加接收旅顺防务的最后一批人是在3月上旬到达的。这就是说，到

5月31日完成接收任务，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学完平时要3年才能学完的技术，行吗？

时间不允许领导者们犹豫，也不允许他们围着桌子整天进行讨论。他们很快确定了一条学习原则：“接收什么学什么”；提出了一个学习形式：开展“兵对兵，将对将”活动。

彭林深刻地分析了学习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反复向指战员们指出：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是“留苏学生”，都有一位苏联专家进行具体指导，只要肯学习，肯动脑子，就能在两个多月内拿下这座“技术山”。

在建国以来的4年里，铁道公安部队领导者的视线，天天放在37198华里的铁路沿线和858个守护值勤点上。现在要把视线转到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并迅速地掌握它，这里的困难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他们都拿出了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精神，开始了新的“长征”。

领导者们把苏联专家请上讲台；讲授海军战略战术，讲授旅顺口的兵力部署、阵地设施和作战计划。苏联专家还给部队讲授海军各种武器装备、性能及使用方法，领导者们课课必到。遇到不懂之处，就请专家“个别教练”。他们更重视结合任务进行学习。他们从面临的任务出发，实地考察了旅顺口防务的历史和现状，制订出防务计划。计划订好后，请专家指点，交司令部讨论，再综合各方意见，进行修改，从而提高自己，并使计划更加完善。为了检验学习效果，他们组织了一次“以我为主，苏军协同”的各级司令部、各哨所带通信工具的实兵演习。演习结果使苏军大吃一惊，苏军基地司令举着大拇指，连声说“奇迹奇迹”！

鱼雷艇支队支队长陈右铭，原是陆军一名团长，善长打硬仗，曾在河南合水镇战斗中，指挥一个团活捉过两名伪军少将，并亲手击毙一名日本指导官松木。现在，他把鱼雷快艇技术比作一座坚固的堡垒。他以打硬仗的精神，向堡垒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坚战。陈右铭感到文化低，学习技术困难，就拜一名文化教员为师，学习数学。他把学技术和学文化交叉进行，互为促进，创造了技术和文化紧密结合的学习方法。他还善于运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理论初步弄通以后，他就上艇操作；初步掌握操作以后，又去看书学习。如此反复多次，从中不断得到提高。在向苏联专家学习中，陈右铭也有独到之处，他不是采取你讲我听，也不是你教我做，而是在苏联专家解答问题中学习。在理论学习或实际操作中，陈右铭常常提出一些难题，请苏联专家解答。有时，苏联专家也被“考住”了，不得不作一番准备再向他解答。由于这些难题都是他动了一番脑筋提出来的，一旦得到解答，提高更快。陈右铭创造性的学习方法，使他第一个学会了驾驶鱼雷快艇，第一个学会了指挥鱼雷快艇作战，成了学习海军技术的“尖子”。彭林抓住了这个学习典型，把陈右铭的学习经验推广到整个部队，使指战员们大大缩短了掌握武器装备的时间。

通过“兵对兵、将对将”的学习活动，我军指战员比较清楚地了解了所要接收的武器和物资器材的性能。从3月中旬开始，中苏海军各级主管干部依据“三等六级”的评定标准，开始进行鉴定，并陆续达成协议签字。全基地有偿接收的苏军装备主要有：小型鱼雷艇39艘、护卫艇9艘、各型辅助船只18艘；依尔—28型水鱼雷机64架、乌依尔—28型教练机12架、里—2型领航教练机2架；180毫米岸炮4门、130毫米岸炮42门、100毫米岸炮8门、85毫米高炮96门、37毫米高射炮26门，以及其它器材等，

共支付 2.7 亿卢布。无偿接收的有：布雷舰 1 艘、护卫舰 2 艘、护卫艇 2 艘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等设施 and 器材。在各中队、大队对口学习和交接的基础上，各编队分别举行了交接仪式。

4 月 15 日，中苏两国海军在旅顺基地“水兵俱乐部”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两国海军官兵代表肃立两旁，乐队演奏中苏两国国歌，两国海军代表致词，然后由中国海军代表罗华生、苏联海军代表阿·普·库德梁切夫在《辽东半岛协议地区海军防务交给证书》上签字。《交给证书》宣称：苏联海军已将辽东半岛协议地区之海军防务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并自 1955 年 4 月 25 日 24 时 0 分——比原定计划提前半个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首长负责该地区沿岸之防务。

在《莫斯科——北京》的乐曲声中，洗刷了半个多世纪旅顺口受外国侵略军占领蹂躏的耻辱，记录了苏联红军解放并驻防旅顺口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守卫自己国土——旅顺口的光荣一页！

4. 辽东半岛演习中初显威力

1955 年 5 月 3 日，国务院发出电令，任命罗华生为旅顺基地司令员，彭林为政治委员，刘昌毅为第一副司令员、邵震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景华为副政治委员，谢正浩为参谋长、邓可运为政治部主任。5 月 14 日，国防部正式授予旅顺基地的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旅顺基地”；1955 年 6 月 11 日，海军党委报请总政治部批准，成立了中共海军旅顺基地委员会，由彭林任书记。

军政两个班子成立后，立即根据“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建立了 4 个师级党委、9 个团级党委、17 个营级党委、135 个党支部，然后，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和团结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打好技术桩子”，强化了战斗力量建设。

旅顺基地建设得怎么样？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提供了一个检验机会。

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是由总参谋部组织的。演习由叶剑英担任总导演，粟裕、陈赓、邓华、甘泗淇、肖克担任副总导演。演习课题是在使用原子武器条件下，在抗登陆战役中的诸兵种合同作战演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陆、海、空联合作战水平、能力的大检阅。参加演习的三军总兵力约为 3.8 万余人。海军投入的兵力，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登陆舰、扫雷舰、潜艇、猎潜艇、鱼雷艇等各型舰艇 65 艘，飞机 63 架，岸炮 14 个连，高炮 8 个连，探照灯 1 个连，官兵达 6400 余人。旅顺基地投入了主要兵力，并负责海军演习的保障工作。演习分抗登陆准备、抗登陆防御实施和演习总结。海军担负的任务，第一阶段扮演“蓝方”登陆运输队，以登陆舰运输一个陆战师，在其它水面舰艇组成的支援队和警戒分队的协同下，以海军航空兵为掩护，干预定的登陆地点强行登陆；第二阶段扮演“红方”海军，组织潜艇、鱼雷艇、海军航空兵，对“蓝方”登陆输送队进行打击。参加演习的海军部队，由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参谋长周希汉直接指挥。海军部队按预定方案完成了演习任务。

旅顺基地在演习中表现得相当出色，特别是他们刚从苏军手里接收防务，基地组建才几个月，就能完成如此重大的抗登陆战役演习，更是受到各

级领导的赞扬。旅顺基地的苏联顾问,见了基地领导,就伸出大拇指说:“好,很好!”许多乘坐过旅顺基地舰艇的三军高级指挥员,无不称赞他们是“创造奇迹的部队。”

肖劲光司令员对旅顺基地在学习中的表现,作了如此讲评:“你们刚从陆军来,说明对海军知识学得不错。旅顺基地在基地首长领导下,很快地完成了接收工作。很好,我很满意。”

11月1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来到旅顺基地视察,首先到了快艇16支队。支队长陈右铭向他们报告了部队情况。

刘少奇和邓小平询问了各种装备性能,观看了水兵们的操演,又兴致勃勃地来到鱼雷舵机调试室。

“它是掌握方向的,要是它出了毛病,方向就偏了,就要犯方向路线错误。”邓小平听了陈右铭介绍舵机性能以后说。

刘少奇、邓小平又询问了几位支队、大队干部会不会操纵快艇,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

“你会不会操纵快艇?”邓小平问支队副政委冯达。

“他正在学习驾驶,还学得不错呢!”陈右铭插话说。

邓小平感慨地说:“政工干部要学习技术,一点技术不懂,政治工作也做不好。”

临走前,刘少奇、邓小平再次勉励指战员齐心协力,把旅顺基地建设好。

第十五章

开辟两条海上航线

1. 布设天罗海网

北方，还在友谊地进行着接收旅顺基地“战役”；南方，却又围绕着通往福建福州和广东汕头的海上南北航道而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

浙江沿海岛屿解放以后，对敌斗争的重点转移到了福建沿海。

为解放金门，马祖诸岛创造条件，早在1953年10月15日，中央军委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批准了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上报总参谋部的“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计划”，决定加紧修建鹰潭至厦门和南平至福州两条铁路；在福建的福州、龙田、惠安和广东的汕头等地修建机场。

修建铁路和机场，需要大量的物资器材；而要把大量物资器材运到福建各地和广东汕头，主要靠海上船队。于是，海军和中南军区、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决定开辟两条海上航线：上海至福州、广州至汕头。

开辟这两条海上航线的主要困难是：台湾海峡的制空权在台湾当局手中，我运输船队随时都有遭到袭击和拦截的可能；航道复杂，天气多变，更增加了海上运输的困难。

面对着这些困难，中南军区海军和华东军区海军分别开始了紧张的护航准备工作。

由上海至福州的航线，是两条海上航线的重点。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政委康志强和参谋长马冠三，亲自召集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

这次海上航运任务由上海航运局组建的“南洋船队”担任。船队共有船只29艘，编成“通州”、“扬州”、“鸿贲”3个船队及1个预备船队。“南洋船队”由公安护航团指战员上船执行武装护航，每艘船上都有连以上干部指挥，同时配备了37毫米、20毫米高射炮和13毫米机枪，以加强船队的自卫和防空能力。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武装监护。根据华东军区命令，由华东军区海军和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共同完成海上航运的护航任务，而护航的组织指挥主要由海军部队负责。

3月24日，华东军区海军向部队下达了护航作战命令。

这是一个周密的护航计划。

从上海至福州，全程423海里。指挥原则是“实行统一指挥下的分段护航和分段指挥”；航行要求是“温州以北采取白天航行，洞头以南采取夜间航行，到达沙埕港、东冲、三都澳、官头，必须是拂晓之前进港，黄昏之后出航，遇有特殊情况，未经批准不得起航。”参加护航兵力，海军有舰艇50—60艘，航空兵3个师，高炮3个团、岸炮3个连，鱼雷艇1个大队；与此同时，福建军区和浙江军区也分别在沿海加强了炮兵部队和高炮部队等护航兵力。

所有这些兵力，很快撤到了由上海至福州的海上运输线上，组成了天罗和海网。

由中南军区海军组织的另一张天罗海网，也在广东珠江口以北的海上运输线上迅速展开。

2. 激烈的对空作战

敌人犹如飞蛾扑火，火越旺，它越是要扑。台湾当局发现了我军行动，非常恐慌。蒋介石立即接见美国远东司令派楚琪，决定“强化空军，应付共军威胁”。国民党空军司令王叔铭接到蒋介石指令，叫嚷要不惜一切地“及早摧毁共军修建的空军基地”。并把距离台湾空军基地最近的沙堤港和汕头港这两个停泊点，列入袭击的重点地区。

对空作战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首先打响对空战斗的是驻守汕头市的高炮独立第2营。

独2营是由中南军区海军刚组建的，去年年底才进驻汕头港，任务是保卫汕头港和汕头机场的修建。对完成这样的任务，不少指战员信心不足，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全营只有12门37毫米高炮，很难担当如此重任；二是营领导班子不健全，没有营长、教导员，只有副营长李世昌一人；三是新兵多于老兵，缺乏实战经验。因此，他们要求上级增派高炮部队。李世昌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也分析了部队的现状。他承认这三点是事实，是不利因素；但他认为也有不少能够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有40多名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骨干，他们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以此向部队作了动员，并提出了“杀鸡（机）过年”的口号。李世昌又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按新老搭配的原则，重新进行了战斗编组；根据地形地物，把各炮部署到最佳阵地上；充分发扬民主，制定了多种作战方案；抓住重点，强化军事训练。这一系列活动，提高了全营指战员的信心，决心“杀鸡（机）过年，打它个开门红”！“杀鸡（机）”的机会终于来了。1955年1月1日，国民党空军F—47型和F—86型战斗轰炸机各2架，先后窜入汕头市上空进行袭扰。副营长李世昌立即指挥各连以猛烈炮火迎击，击落F—47型机1架，真的“杀鸡（机）过年”，打了个“开门红”！

战斗中，李世昌发现3连的火力发挥得不充分，到了现场一看，才知道是由于地形低、死角多而造成的。他把3连排以上干部召集到一起进行研究，把4门高炮移到了一个新阵地上。

1月19日，国民党空军共出动飞机33架次，分4批先后袭击汕头港。

第一批是F—47型和F—86型战斗轰炸机各2架，于早晨6时50分从汕头东北黄冈上空逼近澄海。然后分成两批，一批2架在我高炮火力范围外盘旋扫射；另一批2架绕过汕头，从桑浦山扑向港口。李世昌一看就明白了敌机的企图：以一批2架在外围活动，分散我高炮注意力；以另一批2架轰炸汕头港。他指着扑向港口的2架敌机，大声命令：“集中火力打！”顿时，汕头港上空组成一道道火墙，3连4炮组成的火墙更是又密又厚，当即击落敌机1架，其余敌机向东逃窜。

12时40分，第二批F—47型机12架，沿着第一批低空入寇的航线，经澄海直奔汕头，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朝我高炮阵地和港内艇船扑来。李世昌又很快断定：敌机妄想以此分散我火力，达到它轰炸的目的。李世昌当即指挥3连，集中火力射击迎头扑来的敌机，当即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敌机顿时乱了阵脚，其余10架慌忙向东逃窜。

13时30分，第三批PT—33侦察机1架又出现在黄冈上空，其目的是侦察第二批敌机轰炸效果，以便重新选择轰炸目标。李世昌把自己的判断迅速通报到各连，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更加艰苦战斗的准备。

14时，第四批F—47型机16架飞临澄海上空，突然分成三批，以梯队形对我海军码头和港内运输船队俯冲攻击，连续投弹24枚。李世昌指挥各连，按敌机进入的高度、方位和批次间隔，组织火力，轮番打击敌机，当即击落击伤各3架。我方也受到损失：南海163号轮中弹1枚，油箱和机器被炸毁，失去机动能力；3艘驳渡船被炸沉，死3人，伤17人；英国1700吨的货轮“正伟健”号也被炸沉，船上60名船员经海军战士奋力抢救全部脱险。但是，目睹这场对空作战的中外人士无不为之叫好。英国“正伟健”号大副金穆德激愤他说：“我们是不会被这次轰炸吓倒的，我们还要来中国做生意！”船长勃克·邱奇见了水兵就喊：“向奋勇抢救船员的战士们致敬！”

激战以后，为了使敌机摸不清我独2营的火力部署，李世昌利用战斗间隙，又指挥各连适时地转移和构筑了新的高炮阵地，多次出敌不意地击伤敌机6架。到今年年底，国民党空军袭击汕头共出动110多架次。独2营和驻汕头港炮艇英勇抗击，共击落敌机6架，击伤10架，保卫了汕头港内运输船只的安全和汕头机场修建的顺利进行。

3. 闽、粤边界空战酣

敌机在汕头吃了亏，又把轰炸重点转移到闽北的沙埕港。

沙埕港位于福建省东北部，与浙江省毗连。海港三面环山，山势壁立陡峭，宛如护港城墙，是运输船队的理想停泊点，因此成了双方争夺重点中的重点。为了保卫这个停泊点，我海军航空兵4师于3月底进驻浙江路桥机场，负责大陈以南至沙埕一线的防空任务；而驻宁波机场的海军航空兵2师则负责大陈以北一线的防空任务，并支援4师作战。为保证南伸作战，航4师在沙埕设立了前进指挥所。

海上运输船队不断增加，国民党空军的袭扰也日益增多。1955年4月中的9日、13日、14日、15日、25日，国民党飞机连续5次经浙东窜入上海、嘉兴、杭州、宁波地区侦察袭扰，气焰非常嚣张。我海军航空兵决定给予坚决的打击。

5月4日，国民党空军F—47型战斗轰炸机4架袭扰沙埕港的运输船。航4师10团肖广、程开信奉命驾驶米格—15比斯型双机升空拦截。肖广击伤其中1架，余机逃窜。

敌机接受了教训，马上改变袭扰策略。6月27日9时，国民党空军F—86型机4架，自台北起飞，朝沙埕而来。航4师指挥所命令10团团团长张文清率领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中队（2号机刘春华、3号机王洪喜、4号机葛长泰）从路桥起飞，到渔山一带巡逻迎敌。10团是一支以英勇善战著称的团队，在朝鲜战场上曾击落美机12架，击伤2架。张文清率领机群迅速来到指定空域。当他们正在台山列岛西南20公里处巡逻时，突然又接到沙埕前进指挥所命令，要张文清迅速拦截在附近空域的另外2架敌机。原来国民党空军采取主攻和佯攻相结合的战术，利用4架飞机在高空远距离佯攻，吸引我指挥员注意力；另外再出动2架飞机，从我雷达盲区低空隐蔽北犯，飞至台山列岛时突然爬高，企图偷袭停泊在沙埕港的运输船队。张文清接到前进指挥所指示以后，立即指挥编队来到台山列岛西北10公里处，及时发现了正要偷袭的2架敌机，立即发起攻击。3号机王洪喜咬住其中1架，追到距敌机533米处开炮，敌机当即起火爆炸，坠落在台山列岛东南15公里处；另1架

敌机见势不妙，马上利用低空性能优势，在距离海面 70 至 100 米高度盘旋飞行。张文清当即抓住有利时机，猛地俯冲下去，将敌机击落。

张文清率队返航。师指挥员判断，国民党空军可能派飞机救护坠落的飞行员，立即命令 10 团大队长王崑率米格—15 比斯型歼击机中队（2 号机徐富根、3 号机程玉升、4 号机周志高）从浙江路桥起飞，到台山列岛与北崑之间巡逻待机。王崑在朝鲜战场上曾屡立战功，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有着比较丰富的空战经验。他率领中队飞抵战区后，即逼近福建马祖列岛侦察。3 号机程玉升突然报告：“左下方发现敌 PB7 型海上巡逻救护机 1 架！”王崑立即命令：“你攻击，我掩护！”程玉升发起四次攻击，均未命中。王崑考虑到程玉升炮弹即将耗尽，遂令 4 号机周志高掩护程玉升返航，自己率 2 号机徐富根迅速绕到敌后，突然佯攻射击，迫使敌机改出盘旋，降低高度向马祖方向逃窜。王崑边追边打，从 2000 米高度一直打到距离海面只有 70 米，终于将敌机击落。这一仗打得十分惊险，王崑将飞机拉起爬高时，高度表已指到“0”的位置，喷气尾流把海水冲起一股高高的浪花，又一次显示了他那机智勇敢和超低空作战的卓越技能。

敌人不甘心失败，继续组织袭扰我沙埕港。7 月 3 日夜，海航 4 师指挥所获得国民党空军将在第二天派 4 架 F—86 型战斗轰炸机袭扰沙埕港。师领导决定隐蔽出航，打一个空中伏击战。7 月 4 日，海空云山叠嶂，好一个空中伏击的好天气！16 时许，4 师领航主任陈泰渠奉命率米格—15 比斯型歼击机中队（2 号机王兆全、3 号机朱庆泰、4 号机陈根发）从路桥起飞。陈泰渠率中队故意先向北飞，再突然折回至北礮搜索，以迷惑敌人。果然，陈泰渠发现左下方有 2 架敌机向沙埕扑去。他正准备向敌后绕去，又突然发现还有 2 架敌机远远在后面跟进，将形成对我咬尾之势。说时迟，那时快，他果断迅速地改变了攻击目标，转身向尾随的 1 架敌机发起攻击，敌机转眼间坠入大海；另 1 架敌机也被 2 号机王兆全击伤。企图袭击沙埕港的 2 架敌机见势不妙，掉头就逃。

1957 年 7 月，福建空军基地的第一期工程顺利结束。国民党《中央日报》于 7 月 22 日作了如此报导：“共军在汕头和福州两地所建立的新型喷射机基地，现已至完成时期，其附设之各种新式设备，已可启用。此两基地之完成，对我金、马两岛和台湾，已产生严重之威胁。共军于数月前，又于福建境内添建福鼎之沙埕，福清之龙田，莆田之笛石数处巨型喷射机基地，以上各基地完成之期也在不远。等到这几处基地完成后，共军空军即将形成对台湾侵略的包围势态。”这则报道告诉我们，台湾当局对我修建上述空军基地十分注意，决不会停止破坏。情况果然如此，福建国防施工第二期工程刚开始，国民党空军又频繁出动飞机前来袭扰。1955 年 12 月 13 日和 1956 年 4 月 14 日，国民党空军先后出动飞机 10 架，仍想袭扰沙埕港，又被我王崑和贾杰民 2 个中队击落击伤各 1 架。至此，在一年中，我航 4 师先后战斗起飞 124 批、404 架次，击落敌机 5 架，击伤 4 架，把敌机的活动范围压制在三都澳以南，基本上控制了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海的制空权。

4. 8 0 的胜利

为了保卫沙埕港，海军除加强空中和海上兵力以外，又命令高炮 5 团于 1955 年 4 月驻防沙埕港。

高炮5团是一支新建的部队，全团装备都比较落后，计有日（本）式75毫米高炮16门，苏（联）式37毫米小口径高炮12门，还有一部分高射机枪。团长叶凤开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他率领5团来到沙埕后，立即组织调查战区情况，勘察地形。各连兵力部署在山上还是部署在山下，一时成了争议的焦点。兵力如果部署在山下，高炮就能轻而易举地进入阵地，生活也方便；如果部署在山上，这里没有上山的公路，要靠人力把高炮拉上去，比登天还难；就是把炮拉上去了，人员生活也很艰难。高炮高炮就是要登高打炮么！叶凤开毫不犹豫地决定：把炮拉到山巅上去！没有上山通路，战士们就凿石砍树，然后把火炮卸开分段搬运；山上没有住房，就铲除灌木丛撑起帐篷，以石作床；没有厨房，就在山洞里搭起锅台；没有菜吃，就用盐水下饭。生活异常艰苦，战士们的情绪却非常高昂，昼夜监视着天空。

天空出现了魔影，而且接连不断。

6月20日起，国民党飞机巧妙地避开我航空兵的追歼，几次侵犯我沙埕港。叶凤开指挥全团奋起反击，于27日和28日连续击落2架F—84型战斗轰炸机。战后，叶凤开马上组织各营、连认真分析研究敌机侵袭的活动规律和技术特点，总结经验教训，迅速提高了战斗力。

对空作战一次比一次激烈。12月16日中午，国民党的F—84型机8架，分两批向沙埕港扑来。第一批4架，高度5000米，飞到离沙埕50公里时，突然爬高到8000米，快速越过沙埕上空，向西北方向飞去。第二批4架，低空快速临近后折向东南，又绕到东北镇下关投弹扫射。

团长叶凤开迅速判明敌机的意图：从沙埕越空而过的敌机有可能回头与袭扰镇下关的敌机相互配合，连续向港内舰船发起攻击。于是他立即命令各连：严密监视敌机，发现敌机攻击我港内舰船，立即予以还击。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批4架敌机向镇下关投弹扫射后，立即兵分两路。2架高空佯攻，吸引我高炮火力；2架突然低空进入，对我高炮一雷达阵地俯冲扫射。

“集中火力，拦截首架敌机！”叶凤开的命令声刚落，全团高炮在俯冲的敌机前面筑起了一道火墙，首架敌机当即中弹坠毁，余机各自逃遁。

叶凤开又清醒地进行了分析，认为敌机有可能从其它方向进行偷袭；为了不贻误时机，他又下达了“各连自行掌握射击”的命令。

又不出所料，第一批向西北方向飞去的4架敌机，突然降低高度，分成两路纵队，一路纵队沿两山之间的峡谷，向沙埕港冲来。叶凤开虽然估计到第二批4架敌机可能折回袭扰，却没有想到竟会采取如此冒险的进击手段。此刻，已来不及组织火力反击，眼看敌机从5连上空穿过，开始投弹扫射，港内船只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5连根据“自行掌握射击”的命令，迅速转移火力，击落敌长机，余机急速爬高逃遁。

这次对空作战打了28分钟，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击伤1架的胜利。

就这样，高炮5团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保卫沙埕港的对空作战中，以落后的装备抗击敌机33批、83架次，共击落敌机5架，击伤3架，而自己无一伤亡，取得了8比0的胜利。

闽、粤两省国防工程全部如期竣工。为此，国防部特地发布命令，嘉奖海军航空兵部队和高炮部队在保卫海上运输线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卓越功勋。

5. 周恩来海上阅兵

海军在保卫海上运输线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以及建军8年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引起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1957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特地委托周恩来总理，在山东半岛胶州湾检阅了迅速成长壮大的人民海军。

是日，上午9时40分，周总理在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陪同下，登上鱼雷艇——检阅艇。检阅艇离开了大港码头，向胶州湾飞驶而去。

10点40分，周总理登上“101”驱逐舰——检阅旗舰。周总理站在高高的指挥塔上极目眺望，整整齐齐排列在胶州湾里几十艘各种型号的舰艇，一一映入眼帘。人民海军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一直关怀海军建设的周总理，眼望舰队的强大阵容，心情怎能不高兴！周总理不时地、长久地向水兵们挥手致意。

周总理向受检阅部队发表重要讲话：“你们在建设海上武装力量上，在保卫海防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祝贺你们！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国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的领土台湾，你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周总理清脆宏亮的声音，在海空滚动，在水兵耳边久久回荡。

雄伟的海上分列式开始了。

航行在最前列的，是标志着我们海军战斗力量迅速成长的潜艇编队。周总理以极大的兴趣，观看了每一艘潜艇，不时地点头微笑。

紧跟着驶来的是驱逐舰编队，它威武雄壮，是一支坚强的海上突击力量。总理微微踮起脚尖，挥手致意。

猎潜艇编队接踵而来。这是眼光锐利的海上侦察兵。有了它，敌人的潜艇就难钻进我国的领海。周总理看着一艘艘疾驰而过的猎潜艇，高兴地说：好哇！好哇！

炮艇编队高速驶向旗舰。这是海军建军初期海防斗争中的主力。总理连声称赞道：好！好！

鱼雷快艇编队向旗舰飞驶而来，它轻巧如燕，勇猛如鹰，以最快的速度，激起了高高的浪花，像一道白光一闪而过。总理又连声称赞道：真快，真快！

海军航空兵的歼击机和鱼水雷轰炸机。整齐而雄壮地掠过上空。周总理仰首观看，举手答礼。

机群刚过，海上表演开始了。

一艘潜艇驶到旗舰附近海面，做着“蛟龙闹海”的动作，它时而冒出水面，转眼钻入水中，刚才还平静的海面，顿时搅得涌浪滚滚。

海面还没有恢复平静，海军航空兵的飞机又出现在海空，作着“仙女散花”的表演。只见一个个美丽的降落伞像朵朵鲜花，在长空怒放，轻盈地向海面飘舞。

12点整，检阅结束。周总理激情满怀，一挥而就，为海军指战员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庆祝中国人民海军的成长和壮大！希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的人民海军，为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不息！”

8月5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又接见了海军驻青岛部队大尉以上干部，并一起照了相。

毛主席的接见和周总理的检阅，载入了人民海军建设的史册，成为鼓舞海军指战员建立强大海军的巨大力量。

第十六章

封锁金门之战

1. 来自同温层的信号

闽、粤两省国防工程的竣工，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惊异，妄想摧毁于我使用之前。于是，他们派遣特务潜入我大陆搜集情报，出动飞机从空中进行侦察。他们空中侦察的范围由闽、粤两省沿海，扩大到了浙江，江西、江苏和山东。

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予以坚决打击。

首先给予敌人打击的是海军航空兵驻山东青岛的第4师第10团。10团是在完成掩护海上运输任务以后，由浙江路桥机场转到这里的。

1958年2月18日，青岛市到处是一派欢度春节的景象，而机场上的歼击机，却是一派腾空作战的气氛。

担任节日值班的是中队长胡春生和飞行员舒积成。

10时45分，我情报站突然通报：北纬31度37分、东经124度23分，RB—57型战斗侦察机1架，高度8000米，并沿航向爬高，距我海岸线130至170公里。

RB—57型战斗侦察机终于又来了。这是美国制造的喷气式远程高空侦察机，是B—57型轰炸机的改型。将轰炸机改为侦察机，最大的外型变化是翼展加长，几乎比B—57型轰炸机加长了一倍。这是为了改善它的高空性能，让它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它的实用升限可达18000米以上，高空最大时速950公里，航程约4800公里，1957年底，美国送给国民党两架RB—57型高空侦察机，专门用来对我进行高空侦察。由于它飞得高，速度又快，兄弟部队每次出动都没有打着它。10团进驻青岛后，师指挥员就根据敌我飞机的性能及其飞行特点，提出了几个作战预案，并组织飞行员开展了练兵活动。

10时54分，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

胡春生和舒积成双机穿过胶州湾上空的薄雾，以航向10度爬高。这叫背敌出航，目的是把我双机引导到有利高度上，再到自己适合的空域待机。我双机很快进入同温层；分别取得了15000米和15700米的有利高度，并经过三个转弯、11次修正航向，占据了有利阵位，向敌机接近。

在这以前，在世界空战史上，还从来没有在同温层空战过。所谓同温层，是指12000米以上的一个高空空间。这个空间层温度常年在零下56℃，通常没有云、雾、雨、雷，飞行员进入这一层空间飞行，呈现在眼帘中的不再是蔚蓝色的天空，而是深蓝色、紫色以及近乎黑色。在同温层以上天空能不能开炮？开炮后自己飞机会出现什么情况？谁的心里都没有底，总有些担心会出现意外。因为在12000米以上飞行，由于空气密度稀薄，发动机推力减少，飞行速度慢，仰角大，操纵飞机本身就有些困难了。如果开炮后，炮口喷出的瓦斯进入了发动机，可能使自己的飞机发动机停车；还有，在开炮时每门炮都有六、七千公斤的后坐力，又可能导致飞机失速、坠入螺旋，这样不但打不掉敌机，反而自己摔掉了飞机。胡春生和舒积成冒着危险，紧紧咬住敌机不放。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上校赵广华。在这以前，他曾因多次侦察我大陆有功，获得“飞虎奖章”。赵广华发现自己被咬住，采取各种办

法摆脱。胡春生和舒积成则以最大速度向他接近。

就在这时，由于第一次在同温层作战，胡春生的耳膜突然被压破了；他不顾这些，首先投入进攻。胡春生三次进入，三次开炮，从 433 米打到 75 米，只见红绿色曳光弹在敌机的右发动机、机身和机尾部闪亮、冒烟，敌机倾斜下滑。

敌机没有遭到致命打击，仍在飞行。指挥所下达了“僚机攻击”的命令。舒积成加速出击，但由于速度过大，高度过高，飞到了敌机右上方，只得采取下滑倒转动作进入攻击，开炮两次，都未击中。舒积成又第二次进攻，两次开炮，从 603 米打到 330 米，击中敌机右机翼，敌机从同温层里一直摔进大海。

美制蒋机 RB—57 型高空侦察机的坠落，以及后来几个月的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活动是一种信号，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国民党军队又将采取什么动作了。

2. 要育实际行动的支援

国民党军队果然对我采取行动了，它的行动是在“中东事件”中开始暴露的。

1958 年 5 月，黎巴嫩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卖国的夏蒙反动政府；7 月，伊拉克发生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

美英两国为了保持他们在中东的殖民利益，悍然出兵干涉。7 月 15 日，美国陆战队 3 个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7 月 17 日，英国空降约旦。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指挥它在远东的部队制造紧张空气，一方面指使国民党军队在台湾地区制造紧张局势；7 月 17 日，蒋介石命令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并派飞机向我福建、广东沿海地区进行频繁的骚扰活动。

据此，我国政府宣布：“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挑衅行为，绝不会袖手旁观！”于是，我国各大城市进行了 24 小时的示威游行，北京的空前大示威达到了 150 万人次。

1958 年 7 月 18 日，夜。北京中南海华灯初上。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吸着烟，思考着。

一批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将军陆续来到会议室。他们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副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陈赓大将，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大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空军上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

中央军委会议开始了。

“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游行示威是一个方面，是道义上的支援，这是从政治上打击帝国主义。”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同时，我们不能限于道义上的支援，而且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

“选择哪个方面进行实际行动的支援呢？”毛泽东先是望望彭德怀、粟裕，接着又把目光转向肖劲光、刘亚楼，然后提高了声音继续说：“只有选择金门、马祖地区，主要是打蒋介石。金门、马祖是我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是我们的内政，在政治上有理，在军事上有利。美国找不到借口，而对美国则有牵制作用。”他吐了一缕白烟，把目光投向了陈锡联，用右拳轻轻地

晃动了一下：“因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第一次炮击 10 至 20 万发炮弹，以后每天打 1000 发，准备打三个月。”

将领们都兴奋地点头微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美国所有远东部队都在进行战备，制造紧张空气，企图牵制我们。”毛泽东磕了一下烟灰，继续从容地说：“我们用实际行动回答它，牵制它在远东的兵力，使其不能向中东调兵，减轻美国对中东人民的压力，同时，告诉全世界人民，美帝国主义要打仗，中国人民是不怕的！”毛泽东以坚定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与会将领，接着说：“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国的目的，这是它的侵略本质所决定的，它是一只凶恶的真老虎，但也是虚弱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也不能轻视它。在远东、台湾地区，美国有着海空优势，我们尽量不与它发生正面冲突，海空军不出公海作战。”毛泽东侧身对彭德怀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的主要作战对象是蒋介石，要防止误击美机、美舰，既不示弱，也不主动惹事。”毛泽东最后说：“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个电报，命令各大军区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把作战任务下达给福州军区和海军、空军、炮兵，越快越好。”

3. 为了取得出敌不意的效果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叶飞，按照中央军委命令，立即组建了军区前线指挥所，指挥所由福州军区政委叶飞。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政治部主任廖海光、副参谋长石一宸组成。指挥所设在厦门市紫云岩。军区前线指挥所下设空军指挥所和海军指挥所。空军指挥所司令员是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指挥所设在泉州晋江罗裳山；海军指挥所是在海军厦门水警区基础上成立的，司令员兼政委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高立忠（厦门水警区司令员）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天哲（厦门水警区政委）为副政委。指挥所设在天界寺。

彭德清上任前，曾专程去北京领受任务。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特地召开专门会议，向他下达了作战命令。在上海，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又向彭德清作了具体交待。他到了厦门，马上去紫云岩军区前线指挥所向叶飞报到，并参加了作战会议。

彭德清领受任务后，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传达了任务，部署了兵力，明确了指挥。

金门岛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与厦门隔海相望，处于围头、莲河、厦门、镇海三面包围之中，岛上目标均在我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内。金门又分大金门和小金门。大金门面积为 120 多平方公里，东西长 20 公里，中部最狭处仅 3.5 公里，全岛呈蜂腰状。东部以北太武山为制高点，海拔 326 米。小金门面积 10 多平方公里，东距大金门 2 公里，西距厦门 6 公里。

大金门的东坪和北坪多浅滩、礁石、陡崖，不能停靠船舶。金门港和南部的料罗湾是国民党舰船的主要停泊点。

国民党军队在金门设有防卫部，下辖 6 个步兵师，2 个战车营，共 88500 余人，驻扎在大金门、小金门及大担、二担、东碇、北旋、虎仔屿、草屿等 9 个岛屿，在海、空军配合下进行防御。岛上火力配备计有 105 毫米口径以上火炮 308 门，90 毫米高射炮 32 门，40 毫米高射炮 114 门，轻型战车和自行火炮 106 辆。

根据总参谋部的部署，海军在封锁金门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协同陆、空军，以海岸炮兵打击敌人的运输和作战舰船，控制敌舰船停泊点和飞机场，压制敌远程炮兵阵地；水面舰艇则在海岸炮兵协同下相机袭击敌航行和停泊之舰艇，切断敌人海上运输线。海军航空兵配合空军作战，夺取福建沿海的制空权。

根据总参谋部赋予的任务，海军参战兵力主要由东海舰队下属部队组成，北海舰队和南海舰队的部分舰艇和海岸炮兵部队分别南下、北上支援。计有水面舰艇 92 艘，其中鱼雷艇 47 艘，护卫艇 31 艘，猎潜艇 6 艘，登陆艇 8 艘；海岸炮兵 14 个连，共 60 门炮，其中 130 毫米炮 50 门，100 毫米炮 8 门，76.2 毫米炮 2 门；海军航空兵两个团，53 架飞机（配属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指挥）。在这个指挥所之下，还设立了云顶崖岸炮指挥所和东山岛、西洋岛、镇海角指挥所。

这次作战会议上，彭德清组织各级指挥员研究了各自部队的打击目标和具体要求。

“这次封锁金门之战，是一场以军事手段导演的政治战和外交战，总导演是毛主席。”彭德清强调说：“什么时候开战、打多少炮弹，何时停，何时打，以及战区的范围，打击的主要目标，等等，都由毛主席亲自确定。因此，我们每个指战员，特别是我们指挥员，都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要是违反了，不管何人，都要追查到底，严加处理！”

作战会议后，彭德清就率领部分机关人员下到各部队亲自检查阵地、待机点的情况。在上海时，陶勇司令员与他曾亲自策划，鱼雷艇 1 大队在上海车运南下时，艇只用帆布遮盖，人员穿着陆军服，禁止与亲友通信。列车到站后，彭德清考虑白天目标大，他命令火车驶进山洞隐蔽。到了夜间，彭德清又亲自指挥把列车开到码头卸艇下水。艇在驶往待机点的航渡中，又根据他的指示，紧靠岸边成单纵队以单车微速分组航行，并使用消音器，严格灯火管制和无线电静默。进入待机点后，鱼雷艇靠在民用帆船内侧，并严格伪装。他还不放心，又驱车来到待机点进行观察，直到自己站在山头都看不清港内的鱼雷艇时，才放心驱车来到海岸炮兵阵地。他对岸炮阵地，也是逐个检查，指导伪装，同战士一起搭伪装棚。彭德清又一一检查了各个舰艇停泊点。回到指挥所，彭德清提出了保持隐蔽的几条规定：白天，人员不得在外面走动；夜间，严格灯火管制；不准往海里抛东西；不准煮饭冒烟；不准发出大的响声。

我军隐蔽的程度如何？侦察部门获取的一份敌军“报告”这样写道：“我前沿阵地加强日夜观察，没有发现共军有任何调动兵力的迹象，那种共军要袭击我军的说法，纯属谣传，不要轻信，把自己搞得神经过分紧张。”

4. 万弹越海捣金门

指战员们从广播中不断听到美国向中东增兵的消息，更盼望指挥所早日下达惩罚蒋军的命令。

正当许多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指着杜勒斯的鼻子，斥责美国伙同英国入侵黎巴嫩和约旦的时候，中央军委命令：于 1958 年 8 月 23 日下午 17 时 30 分开始，“立即集中力量对金门国民党军予以突然猛烈的打击，把它封锁起来！”很显然，中央军委所以确定于 17 时 30 分开始炮击金门，是经过

反复研究了。这天是星期六周末，金门守军夏季的晚饭时间是 17 时 30 分，他们毫无准备，处于松弛、懈怠的状态。这时发起炮击，可以达到“攻其不备”的效果；从炮兵作战的射击条件上来考虑，也是战术上的需要，这时的阳光正是有利于我炮兵瞄准射击的大好时光，阳光西射大、小金门岛，而对于敌方却是逆光，不利于射击瞄准。当然，还有后来才得悉的一个意外的巧合：17 时 30 分，胡璉正在宴请“国防部长”……

我军 400 余门大炮昂起头，直指金门岛。

当时针跳到 17 时 30 分的瞬间，只见各炮喷射着桔红色的火光和白色的爆烟。随之而来的是震撼大地的炮声。炮弹在海空发出呼啸的声音，10 秒钟以后，像冰雹似地从天而降，密集地在金门岛上的一百多个目标上爆炸开了。火光、硝烟、尘土笼罩着金门岛。

当数千发炮弹在金门岛上爆炸的同时，我 3 个海岸炮兵连的上千发炮弹，接连不断地在金门料罗湾爆炸着。料罗湾里的舰艇乱作一团。正停泊在料罗湾双打街卸货的排水量 4000 多吨的“台生”号登陆舰，连中 5 发炮弹。甲板冒烟起火，人员呼天喊地，舰长紧急倒车驶离岸滩，向料罗湾东南海域逃窜。另 10 艘“中”字号、“美”字号、“江”字号军舰以及小货船、炮艇、登陆艇，有的砍断锚链，有的紧急起锚，向东南海域逃去。

敌人被打痛了。美国顾问亲自上阵督战，组织几个炮兵连，采用“集火射击”，朝着对他威胁最大的我海岸炮兵 150 连疯狂打来。顿时，150 连阵地周围全是敌人炮弹的爆炸声和弹片的呼啸声，方向瞄准手安业民像没有听到似的，把炮口始终对准着罗料湾。

满族战士安业民，22 岁，共青团员，不久前，随 150 连从旅顺基地调到厦门前线。他是参军才一年的新兵，但是看他那准确、迅速、沉稳的安然自如的操作动作，还以为是久经沙场的老炮兵哩！

炮战激烈地进行着。突然，敌人一颗炮弹在大炮后面放药包的附近爆炸了。转眼间，药包起火，火焰吞噬着炮位。炮长尹太安厉声喊叫着：“跑开，灭火！”炮手们取来灭火器、水桶，奋勇扑火。此刻，几个战友同声呼喊：“安业民，下来，快！快！快！”可是，安业民此刻想到的是排在战前的嘱咐：“在战斗中一旦射击暂停，不论遇到何种危险，方向瞄准手一定要把炮身转回隐蔽的位置，保护火炮的安全。”安业民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炮身还暴露在左面，要是不把炮身转回隐蔽位置，就有可能受到敌人炮弹约损伤；要是把炮身转回隐蔽位置，他就来不及躲闪扑来的烈火。安业民毫不犹豫地操纵着方向盘，把炮身隐蔽起来。就在这时，烈火扑上了护板，扑上了炮身，扑上了他的身体，安业民成了“火人”，脸部烧烂了，头发烧焦了，皮肤烧黑了，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七十。安业民只觉得天旋地转，头脑发昏，倒下了。当他苏醒过来时，只听得炮长尹太安的声音：“继续战斗，狠狠地打击敌人！敌人打我一炮，我们还他十炮！”安业民应了一声，光着身子，跳上炮位，坚定及时地踩着发火板，一串串炮弹飞向敌舰。副炮长两次来接替他，他都响亮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安业民忍受着刀割一样的疼痛，在战位上坚持了 40 分钟，直到战斗胜利结束。

（安业民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朱德委员长专门书写了“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的题词。）

17 时 35 分，第一次火力急袭暂停 5 分钟，17 时 50 分又开始为时 5 分钟的第二次火力急袭。

400余门火炮的两次10分钟的急袭，共发射了31757发炮弹，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摧毁和破坏了敌指挥机关及雷达、仓库等一批防御设施，击中了1艘“中”字号舰，压制住了敌发射阵地。在炮击过程中，金门守军所期望的空军支援未能实现，战区制空权始终掌握在我军手中。

敌军惊恐万状，在无线电里，语无伦次地惊呼：“共军的炮火像冰雹一样，满山遍野，防不胜防，打得太厉害了。”金门机场控制中心报告：“张先生脑子疼，无法起床”（指运输机中弹片，无法起飞）。

炮击后我情报部门还获悉：当日17时30分，金门防卫部高级官员在“翠谷厅”举行的周末会餐刚刚结束，胡班上将正在陪同前来金门岛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悠闲地散步和交谈，当听到我军炮声时，赶紧向太武山侗指挥部奔去。胡琏动作迅速，逃脱厄运；俞大维动作慢，受了轻伤。副司令赵家骧中将、章杰少将以及澎湖防卫部副司令吉星文中将，猝不及防，中弹负伤，抢救无效而死亡；金门防卫部参谋长刘明奎中将也中弹负伤。

深夜敌1架C—46型运输机载运“国防部长”俞大维及3具副司令尸体返回台北。

两次10分钟的急袭，共击毙、击伤敌中将以下官兵600余名。我军炮击金门的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却舒展眉头，出人意料地连声说：“好！好！好！”原来，自我军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以后，美国一直以削减美援相威胁，逼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便孤立台湾，然后托管台湾，制造“两个中国”，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蒋介石当然明白美国的意图，就是不愿从金门、马祖撤军。我军炮击金门，他立即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共“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既然如此，从金门、马祖撤军，等于敞开台湾门户，这怎么行！蒋介石似乎找到了一个公开拒绝杜勒斯的建议，顶住美国的压力的借口，所以眉头舒展。

我军炮击金门的消息，却震惊了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总统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为了履行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义务，连忙下令给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比克利中将，密切注视台湾海峡的局势。并迫不及待地调兵遣将，从中东地中海和菲律宾调遣航空母舰7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0艘及美国第六航空队、第1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集结于台湾与台湾海峡，以“保卫台湾”。从而使中东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封锁金门岛之战，引发了美、蒋、我三方政治斗争的微妙关系。

5. 大炮欢迎鱼雷欢送

8月23日我军炮击后，美国和台湾当局的要人最关心的是如何对金门岛进行补给。炮击前，台湾当局为维持对金门的供应，每天都以大型登陆运输舰船进行昼夜补给。炮击后，为了维持供应，减少损失，马上把白天运输改为夜间进行锚地卸载。但是，我海军部队立即给它来了个“大炮欢迎、鱼雷欢送”！

8月24日傍晚，在金门料罗湾锚地，停泊着准备卸载的10余艘舰艇。彭德清传达了军区前线指挥所决定，打掉“台生”号和“中海”号登陆舰。

为了保证海岸炮兵对目标的射击，陆军炮兵36个营对金门岛上的17个目标发射了一万余发炮弹。

天空由暗变黑。金门岛的敌人正忙着对付我陆军炮兵的袭击，我 150 和 149 两个海岸炮兵连首先向料罗湾锚地开炮“欢迎”。料罗湾在大金门后面。停泊在料罗湾的 10 余艘舰艇被我炮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登陆舰“中海”号和“台生”号排水量均为 4080 吨；长 96.4 米，宽 15.3 米；上面装有 8 门 40 炮和 12 门 20 炮，是国民党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船，各有 130 人。“中海”号在逃窜中，被我两个海岸炮兵连，连连命中。“中海”号看看“台生”号昨天的遭遇，感到这里不是“安生之地”，掉转船头就往外逃，很快脱离了我岸炮射程。负伤累累的“台生”号见此情景，紧跟着“中海”号逃出了料罗湾。其它舰艇也都一艘接一艘地向台湾方向逃去。

彭德清发现敌舰艇逃跑，于 18 时 10 分下达了“鱼雷艇出击”的命令。

鱼雷艇编队指挥员是张逸民。他在 1955 年 1 月 10 日单艇独雷击沉敌舰“洞庭”号以后提升为大队参谋长。张逸民正要组织出击，彭德清又亲自打来电话。

“我向军区叶政委、舰队陶司令员打了保票，一定要打沉 1 艘大型登陆舰。”彭德清交待了任务，又问：“你有把握吗？”

“请首长放心，”张逸民满怀信心地说：“有把握击沉它 1 艘，争取 2 艘都击沉！”

彭德清提醒说：“你要先集中兵力干掉 1 条，有把握时，再打另 1 条。你们是代表海军参战的，一定要为海军争光！”最后，彭德清又叮嘱：“你们干掉 1 条，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干掉 2 条，就算超额完成任务，回来给你们记功！”

我 6 艘鱼雷艇队在岸上指挥所刘建廷副支队长的导航下，立即开出了隐蔽的海湾，成单纵队向战区驶去。

18 时 30 分，我鱼雷艇编队航行到东旋岛北偏西方向，距离五海里处，岛上敌人用机关枪拼命向我艇队进行拦击，我艇队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就在这时候，我海岸炮兵立即开火。第一群炮弹就命中目标，接着又是第二群、第三群，敌人的火炮被打成哑巴。鱼雷艇迅速通过东旋岛海面，向战区一步步逼进。

18 时 40 分，艇队雷达根据岸上指挥所指示的方位进行着搜索，很快发现 2 艘刚从大金门料罗湾里逃出来的、负了伤的“台生”号和“中海”号两舰。

张逸民很快就分配了任务：一中队攻击“台生”号、二中队攻击“中海”号。艇队迅速接近。张逸民借着月光看清了敌人舰艇的编队队形，发现其右翼防御比较薄弱，决定从这个方向突击。

敌我双方相距 30 链时，敌人仍未发现我鱼雷艇突击群。张逸民下令“展开”。艇队很快向“台生”号扑去。我艇队接近到 15 链时，敌舰向我发出识别信号，我理都不理，只是迅速接近。一直到我艇队接近到 4 链处，敌舰“台生”号才向我艇队开火，但是它已经来不及转向规避了。我艇施放鱼雷后 20 秒，只见“台生”号升起两个巨大的火光，把海面照得如同白昼。“台生”号在熊熊的火光中下沉。“中海”号此刻也受到重伤。

这是我鱼雷艇部队继击沉“太平”号、“洞庭”号、“宝应”号 3 艘舰艇之后，再一次大显神威。它的直接效果是，迫使国民党海军暂时停止了对金门岛的海上运输。为此，福州军区、海军和东海舰队分别通令嘉奖，并给鱼雷艇一大队大队部记集体一等功。

6. 凡来必打

8月24日一举击沉“台生”号舰和击伤“中海”号舰以后，台湾对金门岛的运输补给几乎陷入了中断状态。台湾当局和美国要人立即研究对策，决定改用中小型运输舰船利用夜间进行补给，并加强掩护力量。他们认为，这样目标小，既可防止我鱼雷艇的攻击，岸炮也不易击中，登陆装卸灵活，能保证供应。

针对敌情的变化，彭德怀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达了全面封锁金门岛的命令。军区前线指挥所根据这一命令，提出了“大来大打，小来小打，凡来必打”的作战原则。

9月1日天气预报：明天中午前，台风将在厦门与汕头之间登陆，沿海风力将增至6至7级以上。

国民党海军认为，我舰艇小，抗不住大风浪，就于9月1日14时20分，派中型登陆舰“美坚”号由马公港起航，预定于22时左右抵达金门料罗湾。护航的是“维源”号、“论江”号和“柳江”号。这是3艘中型猎潜舰。

此刻，我前线指挥所接到粟裕总参谋长的命令：“今晚打‘美’字号登陆舰，不要误击美舰。”

命令下达到了鱼雷艇1大队和高速炮艇中队。

鱼雷艇编队首先向敌舰发起攻击。但是由于岸上指挥所导航上的失误和风浪超过了鱼雷艇的承受能力，攻击未能奏效。

副中队长王兴华率领556、557、558艘高速炮艇接着出击。3艇都是75吨，新造不久，组建才一个月。

3艇迅速发现了敌舰“沱江”号，并步步向它逼近。编队指挥员、大队长魏垣武下达了“各艇向敌舰发起攻击”的命令。顿时，10多条火龙，带着曳光，向“沱江”号飞奔而去。

敌我距离越打越近。副艇长华克毅指挥556艇由3000米打到300米。华克毅操纵技术精湛，又有海战经验，中队指定他分管航行指挥。华克毅指挥着556艇，迅速地咬住“沱江”号。“沱江”号虽然只是1艘中型猎潜舰，但比起556艇来，就成了“大舰”了。它的排水量450吨，比75吨的556艇大6倍。“沱江”号的火力也比556艇强得多。它装有7门火炮，最大的口径为76.2毫米，最小的也有20毫米。相比之下，556艇的人力又小又少又弱，最大的火炮口径只有37毫米。

面对着占有绝对优势的强敌，华克毅的心里竟然特别的宁静和舒畅。他眼视四方，耳听八方，巧妙地指挥556艇运动到最佳阵位。

“各炮注意，”艇长宫疏斌命令各个炮位：“准备射击！”

“长点射！”前炮炮长李维路命令。

“咚咚咚咚咚咚……”只见一连串连珠般的曳光紧贴着海面向敌舰飞去，刹时在“沱江”号上空连续闪烁着爆炸的火光。

“短点射！”后炮炮长季传浪命令道。

“咚咚咚，咚咚咚……”

“沱江”号上的那门76.2毫米炮再也不吭声了。556艇越打越猛。“沱江”号不断冒出团团火光，看样子再也没有还手之力了。突然，敌舰仗着舰大的优势，猛地右转弯，向556艇扑来。看得出，“沱江”号舰长是个有作

战经验的老手，海上作战，不同于陆上。在海上，战胜对方的心理因素更为重要，操艇的指挥员一旦胆怯，全艇士气马上就被压下来。敌舰长深知这个缘由，想发挥一下心理战术的威力。“沱江”号像张开血口的巨鲸，劈开浪山，向我艇队扑来。瞬间，557、558 两艇迅速规避，远离了敌舰。

华克毅一眼看透了敌舰长的险恶用心，紧紧盯住“沱江”号，咬住它的右舷不放：一是不让“沱江”号左舷发挥火力；二是使受伤的“沱江”号单侧进水，失去平衡，加速下沉。敌舰长也看出了华克毅的用意，硬是要发挥左舷火力。为此，他要甩开 556 艇。华克毅就是不让它转过来，指挥着 556 艇绕圈子，继续打击“沱江”号。敌舰长一看甩不掉 556 艇，做出最后一招：转向朝 556 艇撞来。

海上战斗，犹如一条变色龙，谁是“龙”的主人，那就要看驾驭舰艇的指挥员的本事了。

华克毅不愧是 50 年代海军水面舰艇的优秀指挥员，他在与敌“沱江”号只有几十米的距离上，脸不变色心不跳，一拉最高速，从敌舰舰首冲了过去。“沱江”号再次急速转舵，华克毅眼尖手快，又甩掉了“沱江”号的撞击。“沱江”号这才采取了边打边逃的战术。华克毅则是穷追不舍。

557、558 两艇迅速赶到，会同 556 艇，再次向“沱江”号发起猛烈攻击。这下，“沱江”号被打懵了，“腿”也打瘸了。看它的“肩膀”一只高一只低的，带着千疮百孔的躯壳，歪歪扭扭向台湾方面爬行。但是，它连台湾的影子都没有见着，就在马公港附近海域沉没了。

这次海战，由于陆上指挥所导航上的失误，没有达到打击“美字”号登陆舰的预定目的，但给敌护航编队，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7. 试探美国佬观战还是参战

“沱江”号沉没，台湾当局又增加了拖住美国“协防金门、马祖”的借口。而美国当局则借台湾海峡局势“更加紧张”之际，继续调集重兵，加强对台湾的全面控制。

我前线三军指战员决心以实际行动回答美蒋的新的军事挑衅。

就在这时——9 月 3 日晚上 21 时 45 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给前线指挥所张翼翔中将打来电话：“刚才毛主席指示，从明天起，9 月 4 日、5 日、6 日三天内，暂停炮击金门，陆炮、岸炮均不准射击。”

张翼翔半信半疑，有点不理解，问：“怎么搞的，莫明其妙？为什么不准打？海上要不要封锁？请发个特急电报来，这么大的事，口说无凭啊。”

王尚荣语重心长地说：“老张啊，头脑要冷静一些，打了 10 天了，中央要观察一下国际动态，特别是美国佬的动态，他们已调集了那么多的兵力，必须弄清楚他们的意图，是观战还是参战啊！……你不要忘记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可不能乱放炮啊……”张翼翔虽然仍没有全部理解“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的意义，但是放下电话，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向部队下达了暂停炮击的命令：三天内，一炮不打，炮管冷却三天，炮弹不准上膛，敌人打我们也不准还击，违反者军法惩处！

9 月 4 日 5 时起，前线一片寂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奉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领海线为 12 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

及其上空。”前线各级指挥员似乎悟出了到什么，把金门地区的海图、空图标绘了领海基线与12海里领海线。美国公然宣布：不承认中国的领海为12海里，只承认3海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活动：9月5日，美国飞机P—5M型1架侵入我领空挑衅；9月6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由“中途”号等4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驶到基隆以东及台湾海峡，起飞141架次战斗机，向我军显示其“有效打击”的威力。

三天内，金门蒋军向我射击9次，打了134发炮弹，造成学生、工人、农民伤亡35名（死亡11名，重伤8名，轻伤16名），激起我指战员极大义愤，但我军一炮未放。

9月7日，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停止炮击1天。

这天，一支美蒋海军特混编队来到金门海域，共有11艘舰艇，其中美国重型巡洋舰1艘，驱逐舰4艘。1艘“美”字号登陆舰在特混编队护航和空中数十架美蒋飞机掩护下，向料罗湾岸滩卸货。我军一炮未发。可是美国以为我软弱可欺，不断派舰艇、飞机侵犯我国领海。领空：11时33分，美国驱逐舰1艘侵入我东旋岛以东7.5海里；15时33分，美国第七舰队旗舰、重型巡洋舰“海伦娜”号侵入金门岛以南4.2海里；16时30分美国又1艘驱逐舰侵入东旋岛以东8.7海里；“海伦娜”号竟然又侵入围头角以南4海里处活动，正好在我海岸炮兵的射程之内。“海伦娜”号排水量2万吨，全长218米，装备9门203毫米三联装主炮、12门127毫米双联装前炮，24门76毫米高炮、60门20毫米双联装高炮，号称“海上堡垒”。我指战员仍克制又克制，一炮未放。只是把美舰入侵状况上报给中央军委。

这天，叶飞、张翼翔、聂风智、彭德清在紧张中度过。美国海军公然卷入了这场冲突，实在欺人太甚，忍无可忍！被激怒的指战员万一打炮击中了美舰，是要负重大责任的呀。打不打？

正当将军们焦急的时刻，新任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于23时30分给叶飞打来了电话。

“毛主席、周总理研究了美国海军今天公开介入的情况，作了两点指示：第一，为了惩罚国民党金门守军的炮击行为，我们准备还击，对大、小金门、二担的军事目标，包括指挥所、通信枢纽部、步兵、炮兵阵地进行炮击，炮击的规模要比8月23日还要大，准备打3万发……，明天下午5时到6时左右炮击……第二，准备用海岸炮与鱼雷艇打击运输舰船，今天蒋舰在美国海军直接掩护下来金门海域，我外交部明天要发出严重抗议警告，如果第二次再来，则以鱼雷艇与岸炮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舰船。但是美蒋军舰混在一起不好打，就不打，打蒋军舰船主要是打靠在码头上的船只。”

午夜时分，王尚荣又向张翼翔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估计明天和后天，美国海军特混编队可能继续来金门护航，因此要求严密掌握美国护航军舰的活动，发现美舰及时上报，越早越好。”

叶飞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最后，他用手指重重地敲击着桌面，严峻地说：“只打蒋舰，不打美舰，这是一个死命令，要坚决执行。……事态还在发展，一切要听从中央军委命令。”

9月8日，天气晴朗。

美、蒋、我三方又演了一出空前激烈、极其微妙的“活剧”。

美国海军由重型巡洋舰“海伦娜”号及6艘驱逐舰组成的第72特混编队，在布拉克本海军少将指挥下，再次“光临”金门海域，在镇海角外60海里处

游戈。

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所率领的由“阳”字号、“太”字号、“永”字号、“江”字号、“美”字号等 7 艘军舰组成的编队，在美国海军第 72 特混编队的掩护下，从东旋岛以东 20 海里处向金门岛料罗湾驶来。

11 时 35 分。912 吨的中型登陆舰“美乐”号和“美珍”号，满载着汽油、弹药和军需物资，分别在双打街、沙头附近岸滩卸载。它们处于抛锚状态，正是我海岸炮兵射击的有利时机。

此刻，金门海域的美蒋海军共 12 艘军舰，组成了两层巡逻警戒线。美国军舰又侵入了我国 12 海里领海内。

对金门第三次大规模炮战即将开始。参加炮战的地面炮兵为 42 个营和 6 个海岸炮连，共 48 门大炮。

叶飞亲自向彭德清打电话说：“今天要力争击沉‘美’字号登陆舰，但绝对不准向美舰开炮，我可是向毛主席立过军令状的，就是美舰向我们射击，没有上面命令也不还击！”

12 时 43 分，彭德清命令海岸炮兵 149 连、150 连、107 连、108 连开始射击。炮弹越打越快，越打越密，料罗湾里燃起一片火海。没有多久，“美乐”号连中 8 弹，燃起大火，并发出了剧烈的爆炸声，犹如山崩地裂，不到 4 分钟就开始下沉。舰上的弹药爆炸，油料起火，一瞬间被撕成两截，舰尾沉入海中，舰首翘出水面，浓烟与烈火腾升天空，一股粗大的黑烟直冲云霄！

此刻，在指挥所里，叶飞正坐在 40 倍望远镜后侧观察着“美乐”号爆炸、起火、下沉的情景。他观察了美国特混编队的位置，用手指了指金门，发出了宏亮的射击命令：“预备——放！”顿时，400 余门大炮开火。

金门海域马上发生了新变化：美国海军旗舰、重型巡洋舰“海伦娜”号在主桅上悬挂着一面旗帜，6 艘驱逐舰迅速齐转航向 180 度，加大航速，调转舰首，离开我领海，驶向料罗湾以南 12 海里以外，一炮未发，丢下了它的国民党“盟友”军舰不顾，在安全的海域中漂泊观战。

站在“信阳”号旗舰指挥台上的国民党海军副总司令黎玉玺海军中将，眼看着它的“盟友”布拉克本海军少将指挥着强大的美国海军特混编队，不顾他们的安危，放弃了掩护支持的“义务”，向海外驶去，愤怒地骂道：“美国人见死不救，太不够朋友了，这叫什么共同防御？！”

13 时 52 分，彭德清又下令 107 连、149 连、150 连的 12 门 130 毫米岸炮，集中火力，向“美珍”号登陆舰射击。“美珍”号被迫逃出料罗湾，向“信阳”号靠拢，以求保护。但是，黎玉玺严令“美珍”号重返料罗湾登陆卸货。无奈，“美珍”号又不顾死活地转过航向驶进料罗湾，我岸炮当即猛烈射击，打得“美珍”号负伤累累。“美珍”号又被迫逃出料罗湾。这次，“美珍”号不是向“信阳”号求援，而向美国海军特混编队靠拢。

叶飞看了这一幕幕戏剧性的变化，终于摸到了美国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底牌，摸到了美国的所谓“共同防御”的态度和限度，并把这些变化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8. 小目标也不放过

9 月 8 日以后的几天里，美国军舰侵入我国 12 海里领海事件仍有发生。前线指挥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确定了一个原则：凡是美国军舰护航或侵

入我国领海，我炮兵必定痛击蒋军的运输舰船。这样斗了几个回合，美国军舰先是在我领海线以外为国民党海军舰艇护航，继而逐步退出护航序列。

国民党海军知道“盟友”已经靠不住，决定加强对运输舰船的护航力量；但屡遭我炮兵的猛烈袭击，补给逐日减少，连官兵吃饭都很困难。

中央军委根据这些新情况，指示前线指挥所：进一步封锁金门岛，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船和装卸点，但切实避免误击美国军舰。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从9月11日起，我前线炮兵部队开展了“零炮射击”活动。“零炮射击”是指零打碎敲的意思，即以一门炮或数门炮一发一发地射击，白天和夜间不规律的射击，以杀伤敌有生力量，封锁交通要道，破坏工事、通信设施和雷达，使敌人防不胜防，更加恐慌不安。

“零炮射击”经验上报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看后，于9月13日从武昌写信给周恩来副主席、黄克诚总参谋长，不但作了肯定的评价，而且使之更加完整：“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黑夜，对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着重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校好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较有利。……顺祝旗开得胜！”

我军开展的“零炮射击”战术，积小胜为大胜，在政治上起到了打击士气，瓦解敌军的作用；在军事上起到了封锁和连续打击的作用，迫使金门岛守军的运输补给量平均每日仅171吨，为炮击金门岛之前的42.6%，使其陷入“寅吃卯粮”的窘境。于是，国民党海军又被迫使用水陆两用输送车进行补给。这种水陆两用输送车是美国制造的，每辆可载人员30名或物资二三吨，耐波性3至4级风浪，航速每小时5节左右。它的目标小，炮弹不易击中，适于短距离驳运人员、物资。但是，国民党此举也没有挽回金门岛匮乏补给品的被动局面。

9月14日9时32分，我围头海军雷达发现1艘大型坦克登陆舰“中鼎”号，在护卫舰“太”字号的护航下，驶向料罗湾，迅速放下舰首大门，驶出15辆水陆两用输送车。输送车泛水后进行编队航行，5辆一波，两辆间隔80至100米，波与波距离400至600米，向料罗湾的各个沙头岸滩驶去。

彭德清立即命令3个岸炮连集中火力向“中鼎”号射击，“中鼎”号冒着浓烟向外海逃去。岸炮又转过炮口，协同陆炮群拦击水陆两用输送车，但都未命中。

彭德清召开了紧急会议。开始，大家信心不足，认为要在2万米左右的射击距离上击中如此小的目标，确实像“高射炮打蚊子”，难度太大。彭德清就引导大家深入讨论，提出对策：把输送车放近些，较正弹着点更准些，火力密度更大些，发射速度加快些。这办法果然逐渐奏效：5天内，我海岸炮共击伤敌舰5艘，击沉输送车5辆。

但是，绝大多数水陆两用输送车都逃脱了。如何击沉更多输送车？彭德清又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使用高速炮艇。

9月19日0时24分，556、558两艇奉命来到东旋岛西北海面，根据岸上指挥所导航，果然发现一辆水陆两用输送车在蠕动，黑呼呼的，像只乌龟。556艇两门主炮击中了目标。可是真怪，敌人既不还击，也不加速，只是慢腾腾地往南跑。艇长宫毓滨、副艇长华克毅决定派跳帮小组上去抓活的！当556艇靠近输送车的瞬间，机枪手郭培爱、炮长李维路、大队业务长韩文灿

相继跳了上去。三人从甲板搜到舱内，竟不见一个敌人，但机器声还在轰鸣。原来，水陆两用输送车上的敌人，当 556 艇开炮射击时，一个个都吓破了胆，跳海逃命了。于是，556 艇拖着这辆水陆两用输送车回到厦门港。（后来，这辆水陆两用输送车被送到北京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供群众参观了）。

9. “响尾蛇”也挽回不了败局

在海岸炮兵和高速炮艇袭击敌舰艇及水陆两用输送车的同时，我陆军炮兵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袭击，摧毁了金门岛上的一批防御设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也频频出动，接连击落击伤 10 多架飞机。对于美国军舰的每一次入侵我国领海的行为，则三管齐下：我国外交部发出“严重警告”；我国代表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出“强烈抗议”；我前线部队采用炮兵猛袭金门岛敌军，给以“直接交涉”！美国佬嘴上虽然仍是强硬，行动上却不敢像过去那样放肆了。

蒋介石见海上运输日益困难，美国“盟友”又不愿“直接护航”，决定使用“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进行报复。

国民党空军为了增强其“空中优势”，已有 221 架 F—86 型飞机装备了美制“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响尾蛇”导弹属 GAR—8 型，代号为 AIM9D，它全长 2.89 米，直径为 0.127 米，全重 70 公斤。时速达 2.5 倍音速，最大射程为 9 至 11 公里。内装有 4.8 公斤烈性炸药。它的弹头里，装有红外线的导向设备，因此它能受热力的吸引，自动奔向目标。当目标的热辐射进入它的视界以后，就有一种信号传到飞行员那里，表示自己找到了目标。如果目标的距离在 5 公里以内，飞行员就把导弹发射出去。这时，导弹的动力装置——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就推动导弹前进。当火药烧尽后，导弹就按惯性飞向目标。而我们的歼击机上，装的是机关炮。两相对比，“响尾蛇”导弹射程较远，威力较大，命中率也较高，是当代比较先进的空中兵器。在这以前，在世界空战史上还没有使用过空对空导弹。蒋介石为了挽回海上被动挨打的败局，亲自于 9 月 24 日命令空军第 11 大队北犯袭击我海军航空兵。

这天上午，正在我海军路桥机场指挥所值班的海军航空兵 6 师副师长石璜和副参谋长马万仁，突然接到对空雷达报告：敌机 F—86 型机 24 架先后由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北犯，第一批 12 架活动于温州、乐清、玉环岛一带空域；第二批 12 架活动于洞头、平阳一带空域。两位指挥员立即判断：第一批 12 架为侦察机群，第二批 12 架为掩护机群。并决定：罗烈达中队、师匡腾中队、姜凯大队共 16 架相继起飞迎敌，王万林大队担任掩护。

我 16 架飞机分别赶到指定空域，投入战斗。敌机以双机对我一机或三机对我一机进行疯狂进攻。我 16 架飞机奋力迎敌，机智地甩掉敌机，转入反攻。我战鹰忽儿迎头向敌机冲去，忽而跟着敌机穷追，把敌机从高空打到低空，又从低空打到高空。24 架敌机队不成队，形不成形，乱作一团，连一枚“响尾蛇”导弹也没有发射，就向外海逃跑。这时，师长赖金华赶到指挥所，命令“不要出海”，机群掉头返航。

还在我机群猛追敌机的时候，飞行员王自重驾驶的 3 号飞机，由于速度过快，发生反操纵，掉队了。王自重正在寻找自己的机群，突然发现了 12 架敌机。敌飞行员看到王自重只是单机，便从左、右、后三个方向夹击过来。王自重不顾敌我悬殊的情况，向敌机冲去。王自重是位有勇有谋的飞行员。

他驾着飞机，迅速转了一个弯，甩掉了敌机群，从太阳方向插过来，紧紧咬住一架敌机，使敌机无法发射导弹，而自己立即开炮，击落了其中的一架，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第一次击落携带空对空导弹的飞机！

王自重所以能够采取这样果断的行动，是与他对于敌我飞机性能的了解分不开的。自从美国把“响尾蛇”导弹装备国民党空军以后，王自重和战友们一起，对它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们认为，“响尾蛇”导弹虽然有不少先进之处，但它同所有先进武器一样，也有自己的弱点：一是红外线导向装置对目标的选择性很差，分不清敌我，不管哪一方飞机，只要进入它的作用范围，它就跟踪而来，因此，敌我飞机搅在一起，容易打中自己飞机；二是红外线（热力）容易被云、雾、雨吸收；我机处在太阳方向或低空飞行时，机身的热力就和太阳或地面物体的热力混淆在一起，这样红外线导弹装置的作用和导弹发射的准确性就大大降低了；三是“响尾蛇”导弹和发射装置分量重，飞机负荷大，这就影响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战斗力就相对降低，因此携带导弹的敌机群通常不敢与我机正面交锋，而多采取隐蔽袭击的手段；四是“响尾蛇”导弹对平直飞行的、目标较大的、飞行状态稳定的飞机作用比较大，歼击机机动性很大，一般是按照攻击曲线作战的，转弯半径小，动作迅速灵活，导弹攻击有困难。王自重正是根据“响尾蛇”导弹的这些弱点，敢于同 12 架敌机展开了搏斗，并迅速击落了其中的 1 架。

王自重驾着飞机，又插进敌机群中。剩下的 11 架敌机，输红了眼，活像一群绿头苍蝇，围着王自重，上下左右乱窜。可是，王自重犹如进入无人之境，在敌机中穿来穿去，忽儿高升，忽儿下冲，忽儿赶到南边，忽儿赶到北边，不一会儿又击落了一架敌机。王自重看看仪表，不觉一怔：油快用完了！他趁着敌机慌乱的机会，调过机头，向基地返航。可是，已经躲在一旁的敌机，暗中发射了 5 枚“响尾蛇”导弹，王自重不幸壮烈牺牲。

对于美国直接指使国民党空军使用“响尾蛇”导弹向我海军航空兵发动进攻一事，我国国防部发言人郑重宣布：我军“必须采取惩罚性的打击”。中国人民说到做到。没有几天，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一起出动，一次又一次地把敌机揍下来，我海军舰艇和岸炮，连续发起攻击，把敌人舰艇打得沉的沉，伤的伤；我陆军炮兵部队万炮齐鸣，又把金门岛扒了一层皮。

10. 以美国不护航为条件

自 8 月 23 日开始炮击金门到 10 月 5 日，我军已进行了 4 次大规模炮战、83 次中、小规模炮战和千余次“零炮射击”。而最后几天的一系列打击，使国民党守军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支持台湾蒋介石的美国当局，也更加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蒋介石和美国当局都想另谋出路。美国害怕越陷越深，力图尽早脱身，但又不愿意放弃侵略政策，于是就加紧玩弄“两个中国”的阴谋：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要我“事实上的停火”，要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并在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提出了荒谬的所谓“停火建议”。而蒋介石则坚决表示“坚守金门”，而且故意制造借口，扬言要轰炸闽、赣两省。于是蒋介石与美国当局之间的矛盾又出现了新的微妙变化。

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看穿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确定对金门岛采取“打而不登，封而下死”的斗争策略，并提出了具体对策：“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守军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

不撤。当然，又要使它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能脱身。在必要时，我军仍可以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将金、马这一条绞索继续套在美国的脖子上，拖住美国以保持台湾海峡斗争的主动权。”

根据毛主席的决策，中央军委于10月5日8时命令福建前线三军：“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日、7日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10月6日零时起，我军全部停止炮击，福建前线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第二阶段，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10月6日清晨，我军厦门岛前沿两座巨型大喇叭筒开始广播。先是向金门岛国民党守军官兵播送乐曲，尔后广播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将会出来作证明的。……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短缺，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

这几天，金门海域及料罗湾一片繁忙。国民党海军22艘舰艇和美国6艘军舰护送着9艘登陆艇和11辆水陆两用输送车向滩头登陆卸货，夜间，台湾出动运输机59架次空投物资。金门岛上，更是一片新气象。守岛官兵，成群结队地从坑道里、掩护部走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晒太阳，凉衣被，理发、洗澡。

到了第7天，即10月13日，暂停炮击期限已到，国民党金门岛守军立即转入“戒备状态”，实行“灯火管制”。但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10月13日凌晨，又发布了由毛主席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下达的命令：“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条件仍是“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此刻，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大将，在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海军少将、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海军中将、政治委员康志强海军中将的陪同下，来前线视察，这是炮击金门岛以来，我军职务、军衔最高的老将军首次莅临厦门前线。肖劲光先后视察了鱼雷艇部队、岸炮部队、雷达部队，慰问了前线指战员和伤病员。

10月20日午饭后，肖劲光一行驱车登上了海军云顶岩岸炮指挥所，准备观察我军炮击金门的情景。

这次炮击，是由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美国为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缓和美蒋之间的矛盾，决定派国务卿杜勒斯于10月21日赴台与蒋介石会谈金门、马祖问题；二是10月19日夜至20日晨，美国海军登陆舰1艘直接参加对金门的运输补给，并有4艘驱逐舰护航，这就违反了国防部长彭德怀暂停炮击的先决条件。于是，中央军委于10月20日凌晨1时20分，下达了恢复炮击金门岛的作战命令。

15时57分，第5次大规模炮击开始，参加这次炮击的有陆炮32个营和海岸炮兵7个连，共422门火炮。

肖劲光举起望远镜，刚才还清晰的金门岛顷刻间又笼罩在硝烟迷漫中。肖劲光身经百战，曾于1948年率领第1兵团围攻长春。他高兴他说“我从未

见到过这么规模巨大的炮战！”肖劲光继续用大倍望远镜观察着。只见4艘“中”字号登陆舰和1艘大货船中弹起火。

彭德清见此情景，对肖劲光说：“我岸炮对料罗湾敌舰射击，距离大远，炮弹落角大，大部分命中在甲板上，所以很难命中水线以下，9月8日击沉‘美乐’号，是因为炮弹命中了弹药库，引起爆炸。”

他们边观察、边交谈，逐渐形成了许多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措施：强化训练，提高岸炮命中率；调整兵力，加强岸炮的威力；“以战教战”，各兵种实行轮战，把前线变成提高海军战斗力的“大课堂”……

为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揭露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国防部长彭德怀根据毛主席指示，于10月25日又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船只，但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逢单日也不一定打炮。”10月31日，毛主席又打出一张牌：“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人员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以后，福建前线部队采取了“打打停停，半打半停”的方针，基本上以零炮射击为主。如果政治上需要，也中打、大打。

对于这种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打法，许多指战员不理解。他们说，“打了几十万发炮弹不是浪费了吗？”“打了这么多胜仗不是前功尽弃了吗？”“我们不是要解放沿海岛屿吗，为什么现在又不打了？”“开始要求全面封锁，现在又为什么这个不准打，那个不准打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肖劲光在鼓浪屿黄家花园别墅里，向海军营职干部、大尉以上军官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阐述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和“双日不打炮单日打炮”的斗争策略的意义。

肖劲光操着湖南口音，首先肯定他说，自8月23日发起炮击金门岛以来，40多天的激烈战斗，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看了一下小本子说，就海军参战部队来说，海军航空兵不计在内，共参加炮战81次，海战3次，击沉敌舰艇5艘、击伤17艘、击沉水陆两用输送车18辆、击伤敌运输机3架，击毙敌官兵600余名。肖劲光合起小本子，接着说：“我军发射了30多万发炮弹，这是几十年国内战争前所未有的炮战，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获得了重大胜利，又一次‘东风压倒西风’，拖住了美国兵力20多万人在台湾地区，使美蒋之间矛盾尖锐化，使美国人民起来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我们摸到了美国对协防金门、马祖的底。”

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迟解放好，还是早解放好？是一步走，还是分两步走？肖劲光运用大量事实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金、马暂时由蒋军占领，待将来和台湾一起解决，对我们有好处，现在拿金、马作活的军事教材，作真的练兵场，对我建军有极大的好处。我们要拖住美国使其不能脱身，可进一步揭露其侵略台湾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对金、马的斗争策略要达到什么目的呢？”肖劲光喝了一口茶，继续说：“我看就是要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军队，孤立美国，扩大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蒋介石要拖美国下水，不让美国脱离；美国则想以停火、非军事化、和谈撤军等方法，继续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蒋介石放弃金、马；陈诚、薛岳之辈要坚守金、马，以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和梦想反攻复辟的资本。他们完全不听美国人的话是不行的，离开美援就无法生存，还要听美国人的话，但也不会完全听。”

肖劲光郑重他说：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认识几个原则问题：坚决反对美国任何停火阴谋，反对美国利用和谈、利用金、马制造“两个中国”，坚决不让任何外国人或联合国插手中国的内部事务，必须认识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肖劲光最后说：“我们必须看到金、马、澎、台的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战斗准备应树立有备无患的思想。将战备与基地建设结合起来，加固阵地、调整部署，改进作战体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建好快艇基地、停泊场、海岸炮阵地。”

肖劲光在福建前线期间，还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出了“海上破袭战”的指导原则，并探讨了台湾海峡作战的战略战术……

第十七章

台湾小股窜犯计划的破灭

1. 新花招的出笼

如果说，我三军渡海强攻一江山岛，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以后，国民党军队在福建沿海岛屿还有一点主动权，还有活动余地的话，那么，我军进行封锁金门之役，国民党军队则处处被动挨打，被迫龟缩到台、澎、金、马那狭窄的海域内了。“反攻大陆”真正成了“痴人说梦”。失去“天堂”是痛苦的，但是，蒋介石仍在做着返回“天堂”的美梦，无时无刻不在窥探大陆动静，寻找“反攻大陆”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加上急于要在“十五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进入共产主义”左的错误，苏联“老大哥”又瓦上加霜，乘机逼债，饥荒和财经困难严重威胁着大陆人民生活。

蒋介石以为时机已到，又打出了“反攻大陆”的旗号。

那天，他在办公室里、抓抓秃头顶，摸摸尖下已，对坐在他跟前的陈诚说：“反攻行动委员会我当主任，你当副主任，马上就下达征兵动员令，提前征兵，现役军人要无限期的延长服役。”

“美国政府态度怎么样？”陈诚不安地问。

“我们要引他上路嘛！他对老朋友总不能袖手旁观吧！只要把它第七舰队拖下水，事情就好办了！”

“美国人有点靠不住，金门一战，中共舰艇就在他的鼻子下，美国佬就是视而不见，转身溜了，像是一只怕老鼠的猫！”

“我心里有数，你赶快研究一个作战方案，送给我看看！不要错过良机。”

“好吧！”陈诚转身走了。

蒋介石于1962年4月30日下达了“征兵动员令”和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同时在国民党政二于校开设了“战地政务班”，准备在沿海登陆后建立伪政权的党政干部。就这样，一场“反攻大陆”的闹剧开场了，并且愈演愈烈。蒋介石派出一架架侦察机窜犯大陆，一个个舰艇编队在沿海挑衅，接二连三的军事小组到美国、英国购买新式武器，好像蒋介石真的要回南京城了。

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窜犯大陆，中央军委于1962年5月向全军发出紧急战备的通知。5月31日，罗瑞卿总参谋长在上海作了战备动员报告。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为了贯彻上述指示，海军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以东海舰队为主要兵力，一百多艘舰艇，数百架飞机组成了参战部队，成立前线指挥部。全国全军也行动起来，严阵以待，同时对国民党和美国的阴谋作了公开揭露。

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很快汇成文字，传到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办公桌上。总统一边看着台湾“反攻大陆”闹剧的情报，一边又看着中共大陆紧急战备，调兵遣将的内参。他不安地踱着，一串可怕的镜头闪在眼前：

朝鲜战场上，美国动用三分之一兵力参战，结果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挡在三八线，寸步难进，白白死掉美国军人39万，逼得克拉克上将老老实实在

板门店签字，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上签字的美国陆军司令官。

在金门炮战中，美国以为第七舰队替蒋介石护航，中共海军一定不敢出动，谁知毛泽东根本不把第七舰队放在眼里，反而宣布：美国军舰护航，我就开炮！美国军舰不护航，我就不开炮！搞得美国好狼狈。中共海军就这样在美国第七舰队眼皮底下把蒋介石的运输舰艇吃掉了。

如果美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不但第七舰队要卷进战争，而且台湾这点兵力根本就登不上去，要登上去美国就得出地面部队，又会像朝鲜一样卷入一场更可怕的战争，会耗费美国巨大资财，美国战略中心在欧洲，万一欧洲有战火，美国不是两头受击吗？到那时兵力就难以支撑。美国有句谚语说得好：没有长远永久的朋友，只有长远的美国利益。决不能让蒋介石拖进战争！为这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去拼命，岂不是太傻了吗？

肯尼迪分析来分析去，还是保美国利益为上策，决不能再犯朝鲜战争错误，他不能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第二天，肯尼迪通过白宫发言人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反攻大陆等于自杀！”言下之意一目了然，你蒋介石要冒险，被中共歼灭，我有言在先，听不听从由你！

美国的冷风一下吹到台湾，美国顾问给蒋介石作了婉言通报。蒋介石一听，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双目一闭，一副哭相，那瘦巴巴的脸，没有一点血色，像霜打的麻叶。

正在这时，办公室进来情报局长叶翔之，另一个是情报局督察室主任谷正文。谷正文30多岁，一脸横肉，目光凶好。此人原籍山西，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就加入特务组织，担任华北特工组长，参与执行破坏和暗杀中共干部和亲共人物。1949年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当“侦防组长”17年，后来提升为情报局督察室主任，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

叶翔之一看蒋总统脸色，凭着嗅觉，知道准有不测风云。他和谷正文默默立在那里，不敢吱声。

蒋介石慢慢睁开眼，看到叶翔之和谷正文立在那里，马上说声：“坐！”然后问道：

“大陆有新情况吗！”

“共军调动频繁，从城市到农村都在备战，加强联防，党政机关也投入支前备战活动，这里有几份文件，请总统过目！”叶翔之汇报着。

“好吧！你先放在这里，你说说，今后反共救国方面有何打算！”蒋介石把视线移到谷正文脸上。

“把你的想法给总统说说吧！”叶翔之推给了他的助手谷正文。

谷正文毕躬毕正坐了下来。他为什么得到蒋介石如此器重呢？原来1955年他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案，妄图谋害周恩来总理，幸好周总理临行前改道从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塞尔会谈；然后从仰光起程，经新加坡飞雅加达参加万隆会议，没有经香港。而谷正文的特务是在飞机停香港时放上炸弹的，结果炸死了数十人，其中多数是新闻工作者。虽然没有炸死周恩来，但谷正文的行动成功了，因此蒋介石对他引起注意，觉得这个年轻人身手不凡。

“除我正规军渡海登上大陆之外，还有没有更妙的办法！”蒋介石问谷正文。

“报告总裁，我们一直在策划小股行动计划，其目的是使中共不得安宁，建立反共救国军游击基地，破坏中共重要的军事、经济目标，鼓动人民造反，制造混乱，配合我军反攻大陆。”

谷正文的一席话，使蒋介石的倒挂眉又扬了起来。蒋介石心里想，要稳住军心，就得高举“反攻大陆”旗帜，眼下一点没有行动，掩旗息鼓，他的政治危机就会更大，统治根基就会动摇。他也明白“反攻大陆”是神话，美国人不支持更难以成为现实。但为了政治需要，谎言是不可少的。大规模不行，来个小股捣乱还不行吗！这不正是“政治登陆”吗！既可捞来政治资本，又能对“反攻大陆”有所行动，还可使中共大陆不得安宁，成本不大影响不小，我蒋介石面子也有光彩。

蒋介石沉思片刻后说：“小股作战方案你拿来我看看，然后再开会研究，我看这个有点名堂！”

就这样，台湾当局“政治登陆”的所谓“特殊游击战”的小股袭扰活动就出台了：用2000多名特务，从朝鲜半岛到南海北部湾，在万里海疆上，组织“武装渗透”、“两栖突击”、“海上袭击队”，数十股特务，像老鼠一样，向大陆沿海窜犯。

2. 斩断敌海上退路

我军很快掌握了台湾当局“特殊游击战”的情报。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十分重视反小股作战。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引起各级注意，提高警惕，研究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使用的新特点、新花招和我们的新对策。”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广州军区和海军的作战部门，接总理指示后纷纷召开会议，研究反小股作战。

也许有人会说：“几个匪特，小股窜犯，用得着大惊小怪吗！”其实反小股有许多特殊性，在某些方面，比正规作战还要麻烦。这种斗争具有长期性和突然性。开始沿海部队搞得很紧张，天天准备他们来，却又不知道他们在何时何地出现，往往备而不战，战而不备。海军值班舰艇长时间在海上待机，日常训练，维修、休整都不好安排，人员容易疲惫、松懈、麻痹。敌人小股，目标很小，出没无常，可南可北，我全线都要戒备。而且敌小股多于夜间利用岛礁、渔船作隐蔽行动，钻我雷达盲区的空子。小目标钻进雷达盲区，却又在我目力观察距离之外，很容易跟其它小目标混淆，造成误判。

再说，敌小目标行踪不定，很难抓住，使我很难把握住战机。你出击早了，他就缩回去了；你出击晚了，他消失了。待机舰艇，七夜八黑在茫茫大海上要找到小目标，犹如大海捞针，必须要从几个方向合击，而且要在陆上雷达引导、指挥、识别、跟兄弟艇协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相当复杂。而且我艇队出击后，往往在岛礁区或敌炮火威胁下机动作战，受到许多限制。敌人小股装备也有新招，什么自杀艇，阻击雷，海狼艇等等，如何搜捕、击毁这些海上特殊交通工具，我水兵必须要进行新的训练，不然就会上当！

总之，反海上小股窜犯主要的不在斗力，而是一场斗志、斗智、斗技的特殊战斗。海军的主要任务是断敌海上退路，消灭敌海上运载工具。敌登上陆岸之后，主要由陆军和民兵去歼灭。总参和军区要求海军：“尽量放进来打，打敌运输船，打回头船。”

台湾当局的小股活动，最先是从“武装渗透”开始的。所谓“渗透”就

是在大陆沿海寻找薄弱环节，在大山密林荒无人烟地带，登陆钻进来伪装成各种角色，建立“反共游击基地”，开展破坏活动。这些匪特大多带有大批伪钞和伪造证件，一旦成功危害极大。

作战初期，海军有过教训。1962年3月7日，台湾派输送船送武装特务到蒲台岛。由驻澳门的国民党特务派一艘速度较快的渔船791前往接运。广州军区和南海舰队都掌握了这一情报。广州军区命令待接敌返回时，将其消灭，由万山要塞统一指挥。海军南海舰队立即派出四艘炮艇，前去拦截，万山要塞也派出两艘巡逻艇，各自在指定位置待命。

3月7日16时，台湾输送船和澳港特务船791交接，台湾输送船走了，特务船向香港方向开进。要塞小看了特务船，下令陆军巡逻艇去拦截，命海军炮艇待机巡逻。

陆军巡逻艇追上之后，令特务船791停车受检，特务船不予理睬，慌忙向巡逻艇射击，而且开高速向澳门方向逃跑。陆军巡逻艇因速度慢，火力弱，越追距离越远，眼巴巴望着目标钻进澳门。海军炮艇编队只是抓住敌舢舨上4名特务。

这次协同作战没有经验，组织不严密。陆军巡逻艇立功心切，小看特务船的航速；海军炮艇因没有接到要塞追歼命令，没有主动出击，结果特务船逃掉了。

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张学思带着班子，亲自到东海、南海召开作战会议，总结打海上小股窜犯的经验和新战法，纠正“不主动出击，等军区命令”的被动思想，研究制定了“以小对小，以快制快，把握战机，预先展开，翼侧出击，由外向里，一域多艇，两艇一队，夜战近战，速战速决，主动歼敌的反小股作战原则”，水兵们把这战法叫“海上猫捉老鼠的特殊战争”。平时引而不发，战艇分散在战区若干待机点上，形成有利态势，敌动我出。在打击行动上，采取分进合击，抄敌后路，从外海向我岸压，使其小股失去敌占岛屿依托，断绝归路；在战斗队形上，在海域尽可能作二、三线配置，外层警戒、掩护、截击，内层搜索、攻击、歼敌，并以双艇编战斗小组，一艘攻击，一艘掩护。这一套新的战法，后来一再证明，使小股窜犯之敌吃尽苦头，有翅难飞。

国民党搞了一个“班超计划”，掀起小股窜犯高潮。10月31日，在担杆岛东南30海里外，从东沙方向开来1艘特务输送船，里面有26名武装特务，都是那个军统特务头子谷正文训练出来的两栖蛙人，为首的是特务队长张一柱。他脸色阴沉，知道凶多吉少，但还是挥着手枪，在甲板上对垂头丧气的特务们说：“弟兄们！要挺起腰来，我们一上岸就会有游击队来接应，我们是广东反共先锋队，个个都是英雄，反攻大陆成功，你们都是将军和百万富翁。”

这时从香港方向开来一艘接运特务船1545，双方在海上交接。头戴潜水镜的特务们，一个个爬上了香港来的1545船，朝西驶去，企图在台山县赤溪半岛偷登。

敌特海上目标被南海舰队雷达控制，早已布下罗网，川岛水警区副司令员郗志刚，亲自率艇队出击。艇队分成三群，在三个待机点上待命。当敌船靠近赤溪本岛约8海里时，三个艇队立即出击，在外海形成封锁线，断敌逃路。郗志刚一声令下，率587、504两艇像把钢刀一样，插进敌船抛锚海域。敌船一看不好，匪特队长张一柱喊着：“快，把锚链砍断！”一个匪特冲上

去，轮起板斧，嗵一声劈断锚链，特务船转舵就逃。

可是一切都晚了，外海炮艇已在航路上守着，敌船舱内开始混乱，张一柱自己全身汗直流、两手哆嗦，不知所措。

郝志刚指挥两艇包围敌船，连续发出三次信号，命令停车受检。敌船不理，拼命往外逃跑。张一柱嗓子发颤的喊着：“开火！开火！”匪特们拼命还击！

郝志刚一看火了，刚才还有点担心别打错目标，对方一还击，肯定是敌船了，大声命令 504 还击！咣当咣当只是几炮，敌船起火爆炸，匪徒乱成一团，纷纷跳海，敌船很快沉没。

张一柱手下的这伙匪特，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全部当了俘虏。我无一伤亡，受到广州军区和海军首长嘉奖。

1964 年初，台湾当局又策划了窜犯大陆的第二次高潮。1 月 21 日，国民党特务驻澳门头子郭汉，奉谷正文之命，带领台湾送来的 20 名武装特务，乘渔船从高雄起航，企图钻到珠江口灯笼山偷登，然后煽动劳改农场犯人进行暴乱。

南海舰队川岛水警区接到出击命令，郝志刚副司令员坐上吉普车赶到码头，登上指挥艇就出击。他先后指挥三个艇群，封锁大西水道并向大万山西南方向巡逻，一下子断敌退路。特务船在大横琴南 4 海里处换乘。郝志刚立即率领 557、577 两艇，像火箭一样插到敌侧翼，一下子逼到敌船 600 米，命令其停车受检。敌船一看不妙，边逃边射击。郝志刚命令两艇左右夹击，几炮就使敌船中弹起火。敌人叫爷喊娘，纷纷跳水，我艇立即捕获跳水特务 5 名，那个特务队长郭汉也见了阎王。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台湾派出 20 多股匪特，多数在海上被歼灭，即使有几股钻上岸去，也是短命鬼，被当地军民击毙或活捉，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政治登陆”的阴谋。

3. 识破“迷魂阵”

台湾小股窜犯连连失败，但是由于政治上需要，蒋介石“明知故犯”，要用小的代价去换他“政治生存”大目标。

那天他又把谷正文找来，愁眉苦脸地问着：“中共为何对我行动一清二楚，会不会有内奸！”谷正文对此早有准备，他申辩说：“关键是中共海防雷达距我岛屿太近了，我目标一举一动都很难逃过雷达监视。”

“你有什么计策，使大陆雷达不能发现我们？”

“我们作过专题研究，请美国顾问也参加了，必须改变战术，不在近距离偷渡，而是远距离两次换乘登陆，多次改变路线和船型，就能甩开中共雷达跟踪，同时伪装成别国船只，使中共难以辨认，这才有可能成功。”蒋介石一听点点头，觉得这个“迷魂阵”布得好。

1964 年，台湾匪特在美国协调下，应用南朝鲜和南越的岛礁，开始远距离的行动。但是，他们的命运还是不佳，连续放出 8 股，都有来无回。

台湾国民党跟南越当局勾结，在砚港设立基地。7 月 10 日，伪装外国渔轮，将原名“大金”1 号、2 号改成了“欧渔”1 号、2 号，还书写成英语，挂着南越国旗，运载着“神爷大队三中队九分队”蛙入武装特务 45 名，企图在广西北海市地角村登陆，“捞一把就走”。两渔轮在少校指挥官何寇堂指

挥下，从砚港出发。走到半路，何寇堂紧张得胸口突突跳。他觉得这是不祥之兆，赶快借口“已被中共海军发现”，向台湾报告。台湾命令他们改变航向，先回台湾再说。

海军榆林基地的猎潜艇和护卫艇早已盯上这一目标，副司令员田松在作战指挥室像只猫一样盯上这两只老鼠。他一看老鼠要缩回台湾，浓眉一扬，一拳擂在海图桌上：“打！在外海路上截住它！不让窜回老窝去！”他带着作战参谋，坐着吉普车赶到码头，登上指挥艇就高速出击！

田松不断接到舰队通报，敌船非常狡猾，正沿国际航道航行。田松命令舰艇分成三个突击群，逐渐接近目标，很快完成合围。田松自己率领两艘猎潜艇，高速追上目标。15时19分，“泉州”指挥艇发出“停车受检”信号，并派538艇接近到距目标300米观察是不是“欧渔”1号、2号，信号员说：“没有错，是敌船！”田松立即命令两艇各打一艘敌船。

两艇都冲到离敌2000米之内，再次命令敌船“停车受检”，敌船不理睬，高速向外海逃跑，两艇瞄准射击。第一炮就把“欧渔”1号的驾驶台掀掉了，第二炮“欧渔”2号也中弹起火。我猎潜艇命其投降，可是队长何寇堂顽固不化，自己端起枪向我射击，还喊着：“准投降！我就毙了他！”

田松一看敌人还在顽抗，他的浓眉竖了起来，命令艇长集中火力向敌船攻击。何寇堂被炮火击中头部。顿时两艘敌船燃起大火，敌船尾部一翘，头朝下开始沉没。敌人乱成一锅粥，纷纷跳水，我两艇一边喊话，一边捞救，俘敌60名，毙敌少校指挥官何寇堂以下14名。这一仗受到总参、总政通令嘉奖。

1964年7月12日，东海舰队得到上级通报，台湾特务船“满庆升”、“满庆盛”，载着国民党情报局江苏省“反共救国军”19纵队1支队武装特务51人，伪装成日本渔轮从台湾淡水北上，妄图到江苏吕泗港至射阳河口一带偷登袭扰。东海舰队当即命令正在舟山海面训练的两艘护卫舰、两艘扫雷舰，作好出击准备。

敌船为了逃避我海军雷达监视，故意北上，到遥远的苏北偷登。在他们看来，这是最保险的，我雷达肯定难以发现。敌船从120海里外，逐渐向吕泗港方向靠近，离沿海地区30海里时，我“衡阳”舰、“沙家店”舰立即高速向外海插去，从外海向里面靠近了敌船。

敌船上的匪特一看是我军舰，吓得个个面无血色，腿肚子打颤。敌大队长陈复新跳上驾驶台顶，端着枪喊着：“慌什么？听我的指挥，你们别装熊蛋！”

“衡阳”舰咬住了目标，在离敌船2海里时发出识别信号，敌不回答。我船指挥员初步判断是要搜捕的目标。马上又鸣炮警告，敌船回答：“是日本渔船。”“衡阳”舰靠近敌船，用探照灯照射，发现船舷有“庆盛丸”三个字，但那个“丸”字很明显是用油漆刚刚刷上的，船首那两面“太阳旗”也是红油漆刚刚刷的。我指挥员判断：这就是那艘“满庆盛”匪船，立即用喇叭展开政治攻势：

“蒋军弟兄们！你们伪装是没有用的，我们早就在这里等你们了，你们不是日本渔轮，是‘满庆盛’特务船，别替蒋介石卖命了，投降吧！顽抗死路一条！你们回不去了！”

敌船死一样的沉寂，舱面上没有一个人。我舰再次鸣炮警告，炮弹就在敌船前头、后头爆炸，接着我又展开政治攻势。可是那个大队长端着枪守在

驾驶台，谁要出舱就把谁打死，匪特们都被封在舱内。

隔了十多分钟，敌船还不投降，一个劲朝外海开。我指挥员火了，立即命令对敌船攻击，咣咣几炮，敌船马上起火，一片鬼哭狼嚎。我停止炮击，又展开政治攻势。敌船的驾驶台内伸出竹竿，上面拴着白布头，表示投降。

“衡阳”舰派出跳帮组，猛虎似地跳上敌船，大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我水兵冲进驾驶台一看，那个大队长陈复新已被打死。其他匪特，一个个抱着脑袋，从舱内走了出来。

我“沙家店”舰也用同样战术，把“满庆升”特务船击沉了。

南海、东海舰队连续多次歼灭偷渡小股，使敌人远海多次换乘偷渡的阴谋破产，再也不敢玩弄这套鬼把戏了。

4. 追歼“海狼艇队”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反小股的情报如此准确呢？原来我海军在沿海增设了一批比较先进的雷达观通站，各个海域实行分段包干，使万里海疆有了一条警戒线，对台湾和金门、马祖等敌占岛屿，严密进行监视。只要敌舰船一出动，“千里眼”就盯上了，过了警戒线，就发出通报，海上舰艇立即待机出击，陆上公安、民兵作好准备，因此敌人有来无回。

但是，蒋介石最怕台湾海峡的平静寂莫，生怕“反攻大陆”失去军心，因此他总要有所表示，有所动作，不断地变着鬼花样，弄出个新发明，来个“政治丰收”。

蒋介石对谷正文有些不满，认为他的鬼点子不灵，“班超”、“海威”、“长风”、“太武”、“神斧”、“曙光”等等窜犯行动都有去无回。那天他又把情报局长叶翔之和主任谷正文叫到办公室，双方面对面坐着，蒋介石不说话，使叶翔之和谷正文心里咚咚跳，生怕一怒之下成了阶下囚，伴君如伴虎啊！

“翔之！听说你们又搞了个海上突击行动计划？”

“我们已制造和购买了一批海狼艇、自杀艇、还有阻击雷、塑料舟，目标更小，速度更快，火力更强，能突如其来的给中共炮艇打击。谷主任亲自抓的海狼艇队更有海上突击威力！”叶翔之说到这里，给谷正文使了个眼色，让他把海狼艇队的情况给总统汇报。

“正文，海狼艇队是你在抓？”蒋介石的目光移到谷正文脸上，似乎有些悦色。谷正文马上说：“报告总裁，海狼艇队主要放在金门、马祖一线，只要夜间中共炮艇、武装船出来，我们就打，打得他们不敢夜间出来，为我们渗透和登陆杀出一条海上通道。”

蒋介石的倒挂眉又扬开了，他觉得谷正文不愧是党国精英，忠于职守，有谋略有胆量。他梦想着谷正文的海狼艇队能创造点奇迹。他用手摸摸尖下巴，猛地抬头命令着：“正文！你在台湾指挥有些不便吧！我看你还是到金门督战，为党国效力！”

“是，总裁，谢谢你的信任！”

叶翔之松了口气，总算有个替死鬼垫背了。他知道，在金门那个地方，随时都有遭到共军炮击的可能，弄不好突然间就粉身碎骨，在地球上消失了。他马上表态说：“对谷主任家属子女，我们一定照顾好！”其实叶翔之明白，谷正文跟家人关系紧张，常常只跟三只狗同室生活。蒋介石点点头说：“要

同心协力啊！我们过去的失败，都是勾心斗角坏我大事啊！”

谷正文的确跟总统是同心的，他明白自己是蒋介石树上的猴子，树倒猴孙散。他第二天就坐飞机到了金门。他想，前几次白费心，没有获得总裁称赞，这一次成立“海狼艇队”，就是要搞点名堂，捞回影响，不然，叶翔之的那个局长位置要轮到他来坐就没有戏了。从此，金门、澎湖一带，人们都怕见到那个理着平头，戴着潜水镜，一脸凶相的特务头子谷正文。他残酷地训练蛙人，士兵们背后叫他“魔王”。他有句口头语，动不动就说：“我宰了你！”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刚好遇上雾季，这一带飞鸟又多，雷达难以分清哪是海狼艇，哪是飞鸟，谷正文决定开始行动。

总参谋部和海军，早已掌握敌岛海狼艇队的动向，命令海军福建基地研究战术，寻找战机把海狼艇歼灭。谷正文碰到的对手，正是三都水警区司令员陈雪江。他从长江口打到福建，是个有名的“炮艇专家”。陈雪江得到敌人海狼艇队要进行海上袭击之后，带着马干大队长和参谋人员，日夜观察海区，研究海狼艇在雷达萤光屏上的回波特征，制订各种战法，决心要收拾金门、马祖的海狼群。

5月1日夜，陈雪江刚好担任战备值班。他从观通站和福州军区电报中得知，海狼艇已经从东引岛出动。陈雪江早已把三种速度不同的炮艇，布置在三个待机点上，速度最快的100吨炮艇离东引最近，在那里值班的是马于大队长。他长期生活在福建前线，打小股敌特是他的拿手好戏。陈雪江一把抓起电话：

“马于同志，海狼出洞了，在东引方向，你率艇马上出击，给我敲掉它几条，有把握吗？”

“有，请首长放心！”

“好，你全权海上指挥，三个突击群都听你的，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马于放下电话，一把抓起作战预案和出海包，一边喊着参谋：“快，快，出海！”一边向码头艇上跑去！

三支艇队先后赶到战区，像张大网，在敌人东引岛的西北方向展开了搜索。海狼艇只有5.6米长，2.5米宽，排水量4吨，艇上有4人操纵，指挥艇有5人。它的速度快，最快每小时达30海里，它火力也很强，有无坐力炮一门，火箭发射筒一具，轻重机枪各一挺，还有手雷。要是它靠上我炮艇，也是够受的，不沉也得咬出几个洞来。

海狼艇很狡猾，一会钻进渔场的渔船中，一会又隐蔽在岛礁附近，回波在雷达上非常弱，开起来活像飞鸟，停下来就消失。

6时40分，雷达发现浮鹰岛北内航道上，有4个快速小目标，朝东南方向驶去。马于得到这个信息，立即命令两艇截击，他自己又率两艇高速向目标追去。

我艇发出识别信号，对方不回答，我艇鸣枪警告，对方突然向我艇队开火。马于怒视着敌艇，发出命令：“狠狠地打！”两艇立即展开队形，猛烈轰击。4条海狼，拼命向东引岛方向逃窜。它们速度快，但哪里有炮艇的炮弹飞得快呢！第一组炮弹拦截，就把敌164艇击伤，失去机动，我两艇迅速把它俘获。

这时天已大亮，陈雪江在指挥所得到马于的报告，俘获1只海狼艇，正在追击其余3只海狼。

敌岛发现我炮艇正在追海狼艇，急忙拉响战斗警报，用大炮阻击我艇队，掩护海狼艇逃窜。

在东引抛锚的敌“丹阳”号驱逐舰，“北江”号猎潜舰，急忙起航追出锚地，也用火炮截击我炮艇。

炮弹在我艇队周围爆炸，站在驾驶台上的马于面临严重敌情，但他脸不改色，决心不动摇，命令 577 艇去攻击敌大舰，自己率 588 艇和另一艘炮艇依然追击海狼艇，硬是在敌炮口下把两艘海狼艇打得粉身碎骨，另一只海狼总算腿长，逃出覆灭的命运。马干这才命令艇队返航。

神乎其神的海狼艇，头一次出击就三沉一伤，这使谷正文哭丧着脸，三天不说话。

当然谷正文是不甘休的。他把海狼艇又重新整顿。10 月 18 日夜里又出场演出，用一艘海狼艇拖着一艘自杀艇，由马祖出航，慢速航行，有意引诱我炮艇出击。接着又出来两艘海狼艇，躲在礁后漂泊，妄图伺机攻击我炮艇。

我待机的炮艇早已看出敌鬼花招，并来个将计就计，高速向慢速航行的海狼艇追击，还没有靠近，敌人就慌成一团，早早地把自杀艇引爆，这下敌人帮了大忙，火光把海狼艇目标照亮，我两艇立即炮击，当场把海狼艇打沉。另 2 艘躲在礁石后的海狼艇一看身后 2 艘炮艇向它扑来，三十六计，逃为上计。我 2 艘炮艇奋起追击，海狼艇速度快，离马祖近，终于逃脱。

1966 年 9 月至 10 月，海狼艇变着花样多次出动，又是布雷，又是自杀艇攻击，但没有一次成功，先后被我击沉 4 艘。从此，海狼艇队一蹶不振。国民党苦心经营的小股海上窜犯终告失败。那个雄心勃勃想在金门、马祖露几手的谷正文，不声不响溜回台湾，从此名落孙山，引退养老了。情报局长叶翔之也因行动不力而被解职。

1962 年到 1966 年底，人民海军共击沉小股匪船 35 艘，俘获 26 艘，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一手导演的“政治登陆”的闹剧。

第十八章

挖掉“西方战略眼睛”

1. 屡战失利

台湾当局在策划海上小股窜犯大陆的同时，空中也配合行动。美国给国民党空军一批最先进的侦察机，从低主高空窜犯大陆，搞侦察，撒传单，进行“反攻大陆”心理战，来扰乱人心。其中最猖狂的是 P2V—7 和 RF—101。

P2V—7 是美国制造的电子侦察机，在 60 年代也算世界上第一流的间谍飞机，不但飞得远，而且能全天候飞行，擅长低空和夜间飞行，隐蔽性能好。台湾空军装备这种飞机后，对大陆进行空中电子侦察和政治性骚扰破坏，气焰极为嚣张。自 1959 年至 1964 年，侵扰大陆的范围从沿海各省市逐步扩大到内陆省江西、河南、河北，甚至窜到京津地区，有时还飞到四川。其中 1964 年 3 月到 6 月，就先后 6 次窜入我沿海地区。中央军委下决心要打击敌侦察机的窜犯活动，捍卫祖国大陆的和平、安宁和尊严。总参谋长罗瑞卿说：就是海底捞针也要把这种飞机打下来。但是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备战多次迎敌，都失去战机，根本就打不着。

RF—101 是美制高空快速侦察机，机上有 6 部电子照像机，被美国称为“西方的战略眼睛”。台湾空军掌握这种先进飞机后，自 1961 年以来，先后 30 多次窜入大陆进行侦察，这些活动不仅对我国防建设造成威胁，而且政治上也对我造成不好影响，似乎蒋介石“反攻大陆”已有力量了。因此，毛主席、周总理和军委首长都下决心，一定要打掉它。但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多次起飞拦截都没有成功。RF—101 甚至猖狂地从我军用机场上空掠过，有意刺激我飞行员。

P2V—7 和 RF—101 飞贼，成了我海军和空军打击的主要目标，用现有相对落后的装备，能不能歼灭这两种美制的先进飞机？这几乎成了全军关注的热门话题。

2. 找到“斩妖宝剑”

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我军的一个历史特点。P2V—7 多次窜犯山东和辽宁半岛，使海军各级航空兵伤透脑筋。当时负责空中作战指挥的青岛基地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面对敌 P2V—7 毫无办法，总有一种对不起党中央和祖国人民的耻辱感，几乎夜不能安眠，吃饭走路都在想这件事。

那天他轮到值班，把敌 P2V—7 飞机挂图照片放在跟前，点起一支烟，一边吸着，一边盯着敌机思索。敌机最大的特点是低空，是夜间窜犯，我们用什么部队和兵器去打它呢？

陈士珍想起毛主席的一段话：“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他想，现在的首要问题是深入知己，必须立足在部队现有装备上打，不切实际去幻想新的、先进的装备是远水难以解近渴，而且一时也不可能。高炮部队早已拉出去埋伏在沿海口岸，就是为打击突然来犯的 P2V—7。现在的战斗飞机只有两种，一种是轰炸机，一种是歼击机，这两种飞机从速

度上讲，都能追上敌 P2V—7，但是这两种飞机恰恰没有精密雷达，不能夜间作战，瞎猫那能捉住狡猾机警的老鼠呢？地面虽然有雷达，但测出的高度、位置都是粗略的，不能精确到几十米之内，而空战领航，往往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盲目开炮，命中的可能性极小。

陈士珍撇灭烟头，从桌子跟前走到窗口，拉开窗帘朝天一看，只见天上满天星斗，地上青岛市灯火辉煌，远处港口轮船码头路灯一串，真像女人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啊！

突然，码头上射出一道强光，陈士珍心里一亮，马上想到探照灯营。对，用探照灯协同空中作战。他马上回到桌子跟前，在图纸上摆弄起来。越摆他越泄气，觉得这个办法对付飞贼 P2V—7 根本不行。探照灯营不能机动，是装在地面的，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打埋伏，流动是不行的。再说敌机变化大，我机追击范围也大，探照灯怎能配合天上作战呢？他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陈士珍思路又回到轰炸机上，这种飞机前面装有雷达，可是炮在尾部，要先越过敌机再往后方射击，这在夜间是很困难的。他想来想去，问题的焦点集中了，突出了，夜间作战，看不见，抓不住，有劲使不上，这就是屡失战机的要害。怎么办？他决定集思广益，到群众中找解决办法。

第二天，陈士珍把有关部门的处长、参谋都召集在一起，要大家想办法攻克这个“把黑夜变成白昼”的难题。

作战处长说：“一种歼击机作战不行，能不能跟轰炸机协同作战，用轰炸机的雷达，目歼击机的火炮！”

一个参谋说：“舰艇海上夜战，一当靠近敌舰就打照明弹，把敌舰照亮，我们空中行不行呢？”

另一个处长说：“天上作战，夜间两种机种配合，陆上指挥轰炸机，再由轰炸机指挥歼击机，歼击机没有雷达，还是看不到敌机，而且这样繁锁，敌机早跑了。”

“在轰炸机上装探照灯行不行？”

“一盏探照灯有啥用！”

争过来，议过去，还是找不到一条妙计。会议散了，陈士珍点着烟还在办公室里踱过来走过去，寻找着“斩魔的宝剑”。

“两种机型配合”，“舰艇海战用照明弹”，会上的这两句话在陈士珍脑海里旋转，突然智慧火花一闪，灵感闪出光芒，对，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掷照明弹，歼击机在一侧冲上去进行攻击，这样不就把黑夜变成白天了吗？他想到这里笑了，把烟头往烟缸里使劲一揷，然后拔脚就去作战处。

陈士珍一五一十把自己办法说了出来，处长和参谋一个个都睁大眼睛，连声说：“好好！斩妖有了宝剑啦！”

陈士珍马上组织班子，研究陆地如何导航，轰炸机如何投照明弹，歼击机如何攻击，两机如何协同，它们之间的最佳距离和角度又应该是多少，拿出了一系列训练方案。接着，陈士珍和航四师副师长周克林一起研究，成立了专打 P2V—7 的独立五大队。他们白天黑夜探索着歼敌战法。经过反复探索和苦练，夜航大队终于取得了几个关键性的数据：一旦压上敌机航迹，轰炸机高居敌机之上 2000 米左右，在敌机前进方向 2000 米左右投掷照明弹为最佳；歼击机的空中位置摆在敌尾后 30 度以内，在后上方 200 米左右，距离敌机 150 米左右为最佳。如果进入这个理想框框内，P2V—7 必定是空中开花了。这种战法不但我军是头一次，就是世界空战史上也很难找到。那么这种战法

到底灵不灵呢？能不能出奇制胜呢？独立大队指战员们日日夜夜百倍警惕，决心等待 P2V—7 来试一试！

3. 陈根法、召振山击落 P2V—7

1964 年 6 月 11 日 18 点 10 分，独立五大队等了几年的战斗警报拉响了。已经担任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的陈士珍命令第一尖刀组上机，陈根法和石振山冲出休息室，提着飞行包，向机场跑去。

可是狡猾的敌机，先向青岛方向飞来，突然又钻进山沟，改变方向，目标在雷达上消失。直到 22 点 55 分，目标第二次出现。从江苏连云港市的丰桥向西转入大陆，之后约摸一个来小时，又不见踪影。

指挥室里的陈士珍急得两眼发红。眼看等了几年的斩妖宝剑已经抽出鞘了，可是狡猾的敌人又一次消失了。

陈士珍分析着上级一份份通报，研究过去敌机来犯的规律，他猜测着敌机还要窜扰山东半岛的可能性大，很可能经潍坊再左转利用山区掩护而向东窜犯。

正在他这样分析判断时，突然电话响了，他一把抓起话筒，原来是济南军区作战指挥室通报敌机在沂蒙山区上空从南向北飞行，军区设在那里的高炮部队，已经猛烈开火，可是没有击中敌机。

陈士珍一听，更加坚信自己分析的正确性，敌人在兜圈子迷惑我战斗机，又借沂蒙山区打掩护，目的要躲开我雷达搜索跟踪，现在最大可能是潜伏在什么地方，下个目标一定会在潍坊上空出现，然后西折内窜。陈士珍想到这里扬开眉宇，再次命令参战部队保持百倍警惕！陈士珍心里明白，只要敌机在潍坊地区上空出现，那么就正好钻进罗网，这一空域是他们千百次演练战斗方案的地方，最熟悉不过了。

22 点 50 分，机场警报再次拉响，石振山和陈根法，在航四师参谋长辛元英直接指挥下，像猛虎下山，只用一分半钟就进驾驶舱作好起飞准备。平时一等战备规定 5 分钟，今天快得惊人，轻如飞燕，干净利索。

23 点零 8 分，辛元英命令立即起飞。

陈根法和石振山驾驶着轰炸机和歼击机，分别冲向跑道，直插夜空，很快编成战斗队形。

当编队飞往敌机前置点时，敌机却改变了航向，造成了我两机和敌机位置搅成一团，混淆不清。领航员一看这个情景有点慌了。

辛元英镇静地命令：“别慌，把我机拉出来重新编队。”

两机拉出来时，领航员的口令中少了个“右转弯”的“右”字，结果两机一个向左转，一个向右转，一下子处在敌机一前一后。石振山离敌机 8.5 公里，陈根法处在敌机后方 2 公里，但在领航员的引导下，双机很快恢复了战斗队形，并全力尽快地压向敌机航迹。

这时领航员想利用敌我速度差追赶敌机正前方投弹，调整我机航速，修正航向。可是敌机又施展右闪左躲的故技，迫使我机跟随它也左右飞行，形成被动态势，始终无法下手攻击。领航员此时发现，原先掌握敌机最快速度有出入，实际速度快多了，立即命令我机再加速。这时敌我距离缩小了，敌机一看有些不妙，做起 20 度到 40 度的蛇形飞行，我又无法占领最佳攻击位置。领航员此时相当冷静，命令双机右转弯，重新编队，并向左转杀了一

个回马枪，直奔 P2V—7 敌机前方。

关键时刻到了，辛元英和参谋们，紧紧盯着那个圆圆的荧光屏，紧张得不敢大声喘气。北航指挥室里，陈士珍拿着耳机，拳头捏出水来了，心提到嗓子眼，希望石振山、陈根发这两把斩妖主剑，能传来最佳音，几年的心血就要浇开空中这朵胜利之花。石振山驾着轰炸机，掠过敌机侧方，压在前头。他瞪大眼睛，心想：“老狐狸！你这套鬼把戏我领教了，这一回我可不上你的当了。”他已有上两个回合的教训，知道敌机又会用蛇形飞行来甩掉他。他死死盯着，保持队形和距离，把敌机罩住了。

指挥员辛元英发现此刻到了最佳距离和角度，大声喊道：“投照明弹！”

石振山牙齿一咬，手指一按电钮，顿时，12枚照明弹投了下去，骤然间战区黑夜变成了白天，照得敌机晕头转向，慌忙做50度的机动。可是晚了，驾驶歼击机的陈根发，早已盯上敌机，他在高度870米、距离700米处，进入攻击，以震天欲裂的连珠炮，“隆隆”地射击，第一回合就把P2V—7左翼打得起火。敌机还想拼命甩掉，但陈根发死死抓住不放，压着敌机坡度，又第二次进入攻击，“哒哒哒”又是一阵连珠炮，从500米打到200米，敌P2V—7中弹起火，还想用它的低空战术逃掉。

陈根发调整角度，“老子要叫你空中开花！”又发起了第三次攻击。这一回敌机完蛋了，一头朝地下栽去！陈根发惊喜地向指挥部报告：“敌机起火，倒栽葱了！”

深夜，营区一片欢腾！

“土办法”终于打下最先进的夜飞贼，成了海军航空兵中传奇的一页。

陈士珍在楼前的花坛旁，吸着初夏凉风刮来的阵阵月季花香。他望着青岛市的灯火，理了理头发，作着深呼吸，几年来憋在胸口的那口气，总算消了。他伸手摘了一支月季花，放在鼻子上闻着，披着夜幕，朝自己宿舍走去。

北京传来嘉奖的消息。周总理接见作战有功人员时称赞说：这次战斗是群众的智慧与联合作战的胜利。

4. “低空霸王团”出征

蒋介石在 P2V—7 被中共击落之后，并不死心，仍然命令 RF—101 继续到大陆侦察。重点在浙江沿海一带窜犯。

海军、空军用高炮埋伏在一些敌 RF—101 机可能来犯的地域上，可是高炮跟不上它的速度，全是“马后炮”，气得高炮兵直跺脚。

海军和空军还专门抽调一批飞行员尖子，组成一批尖刀小组，决心要打掉 RF—101。可是敌机速度很快，我歼击机追不上它，眼巴巴看着敌机逃走，一次次起飞，一次次落空。

战报不断传到北京，引起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一天，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周总理汇报了海军、空军打击 RF—101 的情况。毛泽东听后点起一支烟，慢慢吸着，踱着步，默默地思考着。突然，毛泽东收住脚步，转身对周恩来说：

“海军航空兵中不是有个十团吗？把他们拉上去，怎么样？”

“对，十团被台湾称为‘低空霸王团’，都害怕它，就叫十团参战！”

毛泽东点了将，周恩来赶紧给总参谋部和海军下达命令，请十团出战。

海军肖劲光司令员马上同副司令员兼海军航空兵司令员刘道生商量，决

定由十团组织一支机动作战小分队，由北方转场到浙江路桥机场。

师长周克林接到刘道生的指示，来到十团副团长王鸿喜的跟前。这个身材魁梧，高人一头的王鸿喜，正拿着一架小飞机在地面练飞行。他们正在改装一种国产歼六飞机，王鸿喜连头搭尾算起来，才飞过三个起落，对歼六的性能及火炮攻击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能不能去？”

说实话，这种歼击机设备能不能适应南方、能不能夜航？秘密转到路桥去行不行？王鸿喜心里还没有底。可是眼下听说是毛泽东点将了，十团在领袖心中挂了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马上作了坚定的回答：

“能，没有问题！”

“你能亲自去吗？”周克林又问道。

原来王鸿喜妻子金风琴马上要临产了。她生第一胎时，在农村由于没有医院，妻子在炕上滚了几天几夜。这第二胎，王鸿喜要弥补做丈夫的过失，一定要让妻子平平安安在医院里生孩子。而且他按着自己的心口，对妻子保证过：一定要精心护理她。周师长对这些情况心里清楚，现在叫王鸿喜南下，她感情上能受得了吗？

“这里有医院，有战友，我放心，我能去！”

其实，周克林他也不愿把王鸿喜从妻子跟前拉走，可是王鸿喜曾击落击伤美制蒋机 F—86 各一架，有空战经验；他的飞行技术全团数一数二，改装歼六之后，他是飞得最好的。 RF—101 飞贼老奸巨猾，没有技术精、战术巧、有空战经验的一流飞行员，是很难把它敲掉的。他分析来，分析去，还是王鸿喜带小组出击为最佳入选。

“我们飞歼六时间短，虽经改装，速度等方面，还是不如 RF-101，因此要把困难想得足一些。”

“师长请放心，只要我们细致地准备，严格训练，再对打法作些研究，我看敲掉敌机是有把握的。”

“那你就跟妻子做做工作，作准备吧！”

“好的。”王鸿喜点头走了，他心里很开心，毛主席点将，我妻子能不“放飞”吗？

1964年12月2日，王鸿喜妻子生孩子的第二天，他跟政委李建和，飞行员王相一、高绍英要从北方转场去浙江路桥。

这一天转场少有的隆重，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刘道生，专程乘飞机来到青岛机场，为十团尖刀分队送行，祝贺他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王鸿喜率领小分队，登上战鹰，庄重地举手向肖劲光、刘道生敬礼，然后拉上舱盖，发动机器，进入跑道，像两支利箭一样直插蓝天。

为了隐蔽，他们保持无线电静默，而且不飞高速，跟歼五保持同等速度，在他们上方，一群歼五战鹰为他们掩护，以便迷惑敌人。

王鸿喜驾着歼六，朝舱外一看，美丽的城市，哈达似的河流，江南的田野，绿油油的麦田，……有些激动。他心里默默地喊着：“祖国！你的儿子去为你出征了！”

是日下午，尖刀分队在路桥机场着落，降落时没有打开减速伞，而且落地后迅速拉到机库隐蔽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了出敌不意。

3日上午，台湾 RF—101 就出来了。路桥机场立即发出战斗警报，王鸿喜和高绍英双机升空。可惜雷达判断不准，升空晚了，让敌机溜掉了。

3 日下午天气不好，阴雨绵绵，敌机起不来，我机也飞不了。周克林和王鸿喜集中有关人员，一边备战，一边研究战法。

RF—101 是台湾的“王牌”飞机，最大时速 1800 公里，实用升限 15500 米，美国人使用以来，还没有被击落过。台湾自称：“高炮够不着，导弹瞄不准，飞机迫不上”，简直吹得神乎其神。那么用国产歼六战斗机，到底能不能把它敲掉呢？用什么办法把它敲掉呢？

周克林师长把 9 张飞行图摊在大家面前，指着图说：“这是 1964 年以来 RF—101 窜犯路桥和浙江一带留下的航迹图，我们首先要从这些航迹中，找出敌机的规律和弱点，然后再研究我们歼六的长处，才能做到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嘛！”

战前的训练就这样开始了。尖刀分队日夜守在战鹰边，琢磨战法。数十次的研究、分析、计算，终于从这 9 张图上，发现重大机密。他们把敌 RF—101 窜犯的时间、方向、航线、高度、侦察方法等情况，归纳成四个方面，26 个专题，2000 多个数据，通过分析发现敌机在爬高、转向、改平、拍照时速度快不起来，是我歼六飞机攻击的最佳时机。虽然这些阶段时间很短，是一瞬间的，但只要我快速抓住，稳准狠地攻击，就有可能把敌机击落。

王鸿喜分队训练的重点抓住了，针对敌机速度快、爬高快的优势，怎样趁它快不起来时打掉它？

经过反复研究，找出要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发现关，主要由地面雷达负责；第二关是引导关，主要由指挥所人员负责；第三关是攻击关，主要由小分队飞行员负责，只要领航员把我机引导到有利攻击位置，就有可能干脆利索地歼灭敌机。这三关环环紧扣，那一环出毛病，也不能击落敌机。

为了过好攻击关，王鸿喜小分队在“快、准、狠”三个字上苦练功夫，经过一段时间摸索，群策群力，根据战斗需要和以往经验，小分队总结出“上飞机快、起飞快、发现敌机快、战斗动作快和战术快”等等要领口诀：

“上飞机快的口诀：先穿伞，后挂勾，两带扣好接头。”

“发现敌机快，瞄准快的口诀：听引导，看方向，压坡度，找下方。下决心，朝前靠，标志清，光环套，光点稳准就开炮……”

这些口诀大家背得滚瓜烂熟，半个月的白天黑夜，都在算、记、练，一点不放松，时时刻刻等待着 RF—101 的光临。

5. 王鸿喜击落 RF—101

12 月 18 日，天气晴朗，台湾天高云淡。RF—101 的飞行员谢翔鹤，正在拥抱妻子，亲吻女儿，突然电话铃响了，要他立即驾机升空去窜犯大陆。这是个曾经获得“宣威”、“彤弓”、“飞虎”、“云龙”多枚奖章的少校飞行员。他感到出航无所谓，妻子对他说：“要小心，返航就回家！”他点点头，穿上军装，再次跟女儿招招手，就迈出家门，驾着汽车奔向飞机场。

谢翔鹤是个“老刁”，窜犯大陆已经多次，没有一次遇到过危险，就像入无入境地，拍照很成功，多次受到美国顾问那茨和勃尔直接表扬。刚才电话，又是这两位顾问直接下达的命令，谢翔鹤也以此为自豪！

信号弹升空了，谢翔鹤驾着 RF—101 直插蓝天，飞过了台湾海峡，朝浙江沿海而去，要到路桥机场一带去侦察。那个空域他去过四五次了，从机场穿过，中共高炮和飞机也奈何不了他。中共飞机升空，他早以无影无踪，飞

出千里之外了。他估计这次侦察任务，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返航。他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低空霸王团”尖刀分队早在那里等候他了，没有想到这一次飞行是他空中飞行的结束，是一次划他个人历史句号的最后飞行。

路桥机场，王鸿喜分队早已作好升空作战的准备，先有歼五尖刀分队升空，在海岛上空佯动，以迷惑敌人，掩护歼六尖刀小分队的突然出击。

14时42分30秒，王鸿喜尖刀小分队2架歼六，离地升空，进入1号海域接替歼五待战，在地面引导下向敌机方向飞去。

4分钟之后，突然敌机目标消失。指挥所的领航员，就是那个引导我机击落P2V—7的魏承超。王鸿喜非常欢喜这位领航员，说他是“二郎神”，有只慧眼，能识妖魔，点将把他调进路桥尖刀分队。

魏承超果真有两只“二郎神”的“神眼”，失去目标后不慌张，他估计敌机在利用高山，躲避雷达，而实际航线不会变，他一个劲地推算，不断令王鸿喜改变飞行航向、速度，调整我机位置。15时0分35秒，魏承超令王鸿喜扔掉副油箱，果真一分钟之后敌机就在“神眼”推测的航路上出现了。

15时3分45秒，指挥所向王鸿喜发出通报：“敌机在右侧方5公里，高度1500米。”

王鸿喜四周搜索，见不到敌机。指挥所又令他改变航向，并指示：“敌机在左侧方，高度2500米。”他仍然没有见到敌机，心里有点焦急。他想起口诀：“敌改平，我爬高，高敌两千不可少，敌改平，我改平，高敌一千为最好。”他立即打开自动加力，上升高度至5500米，他想从高处搜索敌机，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右转40度。”

指挥所的命令，使他突然想起：压坡度，找下面的口诀，向后回头，正好发现敌机就在他的右侧方1.5公里处。

王鸿喜高兴极了，瞪大两眼，心里在说：“老刁，你终于来了，我可要给你点厉害瞧瞧！”王鸿喜来了个反坡度左，又来了个反坡度右，这下咬住敌机了，他紧紧地追。

谢翔鹤的确是个“老刁”，凭着他速度快，一下子窜到了王鸿喜的左前方，把王鸿喜甩在后面了。但是此刻还在射程之内，要击落它，只有一个“准”字。

这时谢翔鹤以为甩掉王鸿喜了，他爬高，准备改平后照相。王鸿喜一看机会来了，爬坡和改平敌机都快不起来，他以30度角爬高追击，一按雷达电钮，绿灯亮了，光环套住了敌机，他稳定在敌机喷口上，标志很清楚。当敌机正在爬高改平时，王鸿喜一按炮钮，“当当当”三炮齐射，只见敌机抖了一下，肯定命中了。谢翔鹤大吃一惊，发现追他而来的，并不是歼五，而是歼六，这下他惊慌了，碰到对手了。立即翻身滑了下去，从高度9700米降到1600米，王鸿喜紧追不放，当敌机改平时，他又“咚咚”开炮了，敌机立即冒起依烟。

谢翔鹤感到完了，马上就要栽到海里了，只好按动电钮，弹出坐舱跳伞，飘飘扬扬的向茫茫大海落去。

此刻，RF—101变成一团烈火，翻着跟斗向大海栽去，“轰隆”一声巨响，浓烟伴着水柱，像一枚大炸弹一样，在海中爆炸王鸿喜舌头舔了一下嘴唇，笑了，他立即向指挥所报告，“敌机被我击落！请求返航。”

王鸿喜胜利返航一个多小时后，从温岭县传来电话：敌机驾驶员被民兵

抓到了，是渔船上的民兵抓到的，飞机残骸也从海里用渔网拖了上来。师长周克林要民兵们赶快把敌机残骸和俘虏押到路桥。

晚上7点多钟，在路桥基地小会议室里，审讯俘虏开始了。有几位师的领导，请王鸿喜也参加。

俘虏大大咧咧地进门来，装着一种虎死威不倒的架式，坐在会议桌边说：“我要求见见打下我飞机的人！”

“你会见到他的，你先要回答我们的提问。”周师长严肃地对俘虏说。然后问着：

“是哪个部队的？”

“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六大队四中队少校作战官，已飞行2000多个小时了。”

“过去窜犯大陆多少次？”

“很多次，从来没有出过事。完全没有想到，这次人陆仅4分钟就掉下来了。”

当周师长审问到台湾空军情况时，他精神不安他说：“长官，你问我什么，凡我知道的都可以讲，但有个请求：第一，不要打死我；第二，把我放回去，我家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第三，我讲的情况你们不要广播、不要登报。”

周师长答应他三点请求：“你放心吧！我们的政策是宽待俘虏，保证你的安全。”谢翔鹤痛快地回答了师长的提问。王鸿喜拿来一盘桔子，请他吃，他边吃边说：“大陆的桔子甜，好吃。”

“你知道我们路桥机场有什么飞机吗？”

“知道，有米格17（即歼五），我们不害怕。可这次不同，是米格19，低尾巴的。你们的领航引导也和过去不同，我很佩服你们。”

王鸿喜有点憋不住了，对手还不知道击落飞机就是在坐的他。他问谢翔鹤：“这次你怕不怕？”

“怕，很怕。我一看是个低尾巴就想到不好对付，刚压低想跑，就被打上了。我们早知道你们有米格19，但也没有我的飞机性能好，速度快。”

“可你们的飞机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爬高以后改平那一段。”王鸿喜刚说到这里，谢翔鹤就把目光盯住他了，好像猜到自己的对手就是这位身材魁梧的中共飞行员。他用一种异样目光审视王鸿喜说：“是的，是的，我佩服你们领航员和飞行员，所以我一定要见见他们。”

当时为了保密，王鸿喜没有告诉谢翔鹤是他击落的。后来谢翔鹤是在报纸上看到了王鸿喜的照片，这才恍然大悟，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大高个，就是自己天上的对手啊！

12月下旬，北京来了电话，毛主席、周总理听说打下“西方战略眼睛”，要接见有功人员。王鸿喜和捉住俘虏的民兵代表，以及师长周克林、领航员魏承超等七八个人就去北京了。

在人民大会堂里，毛主席、周总理在会议厅里接见了有功人员并照了相，毛主席还单独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再次跟王鸿喜握手，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王鸿喜激动他说：“我叫王鸿喜，是吉林长春人。”

“你名字是哪三个字？”

“三横一竖的王，鸿雁的鸿，喜欢的喜。”

毛主席微笑着点头说：“好，好，好！这个名字取得好。你打下了敌机

大家喜嘛！”

接见完之后，王鸿喜和代表们又跟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了迎新文艺晚会的节目。

第十九章

“八·六”海上歼灭战

1. 金刚山上“千里眼”

台湾当局搞大批小股匪特窜犯的同时，还玩弄海上心战新花样。组织一些速度快、火力强的战斗舰艇，成立“特遣队”，在海上抓我大陆渔民进所谓“临时反共海上学校”集训，扰乱我渔场生产。

我海军在剿灭小股敌特袭扰中，越战越强，自己建造的大批炮艇参加服役，水兵们早都有“打小股不过瘾，打大舰才算强”的念头。总参谋部和海军命令南海舰队、东海舰队组织兵力，打击敌人的所谓“特遣队”，狠狠教训蒋介石。

1965年8月5日这一天，海军东海舰队金刚山观通站跟往日一样，电波穿云破雾地搜索着海面。这个站与敌占岛屿一水之隔，雷达天线屹立在最高的悬崖上，24小时不停地呼呼转。这里一年四季多雾，潮湿，环境恶劣，但为了祖国安宁，渔场安全，有利掌握敌情，再苦再累海军战士也要在这里安营扎寨。

雷达副班长王永明，昨夜值班，上午补了一觉，此刻他爬到山顶，望着海边浪花击石，海鸥飞翔。

突然，警报鸣响，王永明两脚生风似地朝雷达机房跑去。

他进机房一看，只见雷达兵王国柱正在操作着。

“发现什么目标？”

“好像美国驱逐舰！”

“我来看看！”王永明换下王国柱，摇着天线，扫描针在荧光屏上转动，扇面上出现许多星星点点。这时站长也赶到了，人们都静声屏气盯着荧光屏，想弄清那个可疑光点的真面目。

这些星星点点的光点，是一队队渔船，一艘艘商船，还有星罗棋布的岛礁，有的穿梭往来，有的朝前疾驶，有的一动不动，总共有七类几十批目标，让人眼花缭乱。神话中有位天将叫二郎神，他额头有只眼睛，能看千里。如今海军雷达兵也能看千里，但不是神话。

王永明用扫描针压住了那个可疑活动光点，脑子里的“天线”也在飞转。的确，最近一个时期来，每月都有美国第七舰队的一二艘驱逐舰侵入兄弟屿附近海面，进行侦察挑衅活动。今天它到底来干什么呢？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啊！只见两个光点向渔场方向移动。他发现这两个光点比平时观察到的美国驱逐舰的光点要弱，光点周围的毛刺好像少得多。他越看越觉得回波不象美国驱逐舰。

“报告站长！不象美舰！”

站长吩咐在场的雷达兵，都坐在荧光屏前，来个共同“会诊”。你一言，我一语，每个雷达兵都拿出自己诊断的结果，把智慧和经验铸成“照妖镜”。很快断定不是美国驱逐舰，而是两艘国民党军舰。前头那艘是“永”字号，后面那艘是“江”字号。都是“特遣队”的主要成员。

站长立即向舰队发出通报。消息从东海飞到南海。南海舰队司令部首长和参谋，在作战指挥室里，把各观通站报来的情况汇合起来分析，判断金刚

山观通站最先发现的目标是正确的，下决心要捕捉住这个战机，立即命令有关舰艇备航备战。并把作战方案报告总参谋部和海军。

金刚山观通站的雷达兵们更加紧张，紧紧盯着那个移动的光点，黑乎乎 的雷达室内闷热，电子元件发射出一种酸热气，更使空气混浊。雷达兵们全身被汗水湿透。王永明心里在想，莫非这两艘美制蒋舰，又要到渔场“捞一把”就走吗？又把渔民捉去搞“心战”吗？莫非还要输送小股匪特上岸捣乱？

站长把值班记录全部翻了一遍，弄清了这两艘蒋舰是从台湾的左营港隐蔽出航，航渡中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就是说，光收信号，不发电波。而且从航线上可以看出，采取迷惑和佯动战术，企图钻我雷达空子。敌舰离左营之后，先驶向南澳岛，尔后才改变航向朝兄弟屿开来。它到底要干什么呢？

“报告站长！敌舰向渔船中钻！”

“盯住它的航向航速！”

“报告站长，目标离海岸 30 海里！”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舰队作战指挥室传来命令：“战斗就要开始，由你站引导我艇队接近敌舰，要全力以赴，准确无误，力求全歼！”

“是！保证完成任务！”站长放下电话，转身对大家说：“引导我艇队攻击敌舰！”

王永明胸膛一挺，两手紧紧把住雷达控制手柄。这时我岛岸锚地，突然出现三群小光点，朝着敌舰方向运动。王永明激动他说：“你们看，我艇队出击了！”

2. 孔照年率艇队出击

这些出击的艇队，是南海舰队汕头水警区的炮艇和鱼雷快艇，海上指挥员是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

此刻，他已带着作战参谋们在 593 艇上。5 月 24 日，该艇被国防部授予“海上先锋艇”的光荣称号。它原先是国民党海军的一艘日本木壳雷艇，排水量为 180 吨，后被我命名为“先锋”1 号艇，在解放万山群岛海战中，创造以小打大和跳帮俘敌的战例，立集体大功一次，荣获“英勇机智”锦旗一面。“先锋”艇虽然人员不断更替，但“先锋”精神代代相传。现在的 598 艇，是国产的新造炮艇，又称护卫艇，它延续了“先锋艇”的建制，成了大队的指挥艇。

跟孔照年副司令员并排站在驾驶台上的，是一位 30 来岁的青年军官，他就是“海上先锋艇”的艇长石天定。

“石艇长，今天会餐有没有人喝醉酒的？”孔照年问着。

“没有，不，有一个，是来帮助工作的副艇长！”

“人哪？”

“报告孔副司令员，我酒醒了，能完成任务！”

“军中无戏言，你要误大事，我可要军法从事！”孔副司令员严肃地瞪了那个副艇长一眼。原来今天是星期日，“海上先锋艇”自“八一”那天起，一直在海上备战值班，没有放过假，今天好不容易交班靠上码头，补一下一年一度的“八一”会餐，孔副司令员也来参加了。他对石艇长说：“今天你们可以喝点酒，但不准醉！”指导员徐寿棋，他听出孔副司令员话中有话，他们处在海防斗争第一线，长期备战，虽然今天放假，但不等于没有战事，如

果眼下年轻人开心过头，喝得烂醉，一旦有战事，岂不误大事吗？他感到自己肩上担子重，于是端着酒杯，一会走到这个班，一会走到那个班，名义上是给官兵敬酒，实际上是提醒大家不能过量。他不愧是“海上先锋艇”上的优秀政治工作者，有先见之明，会餐到一半时，舰队来了命令：“‘海上先锋艇’备航备战，立即出击！”眼下全部人马上艇，一个不缺，只有来帮助工作的那个副艇长喝多了，在跑警报时跌在码头上，他喊住几个水兵，命令着：“把……把我抬到……‘海上先锋艇’上……”他上艇一看孔照年副司令员领着班子上驾驶台，打仗的气氛把他的那点酒醉解除了。他伸出两个指头，朝嗓子眼里一掏一挖。朝着海上哇哇一吐，转身就进入自己的岗位。当孔副司令员询问喝酒情况时，他已经上了驾驶台。

孔照年一看手表，已经21点24分。海上很黑，“海上先锋艇”向茫茫夜海驶去，跟在后面的是3艘新型高速护卫艇，编号558、610、611。南海舰队为打好这一仗，在兵力上集中了优势，二个战斗群共有16艘战斗艇，第一梯队是6艘鱼雷快艇和4艘高速护卫艇，第二梯队是6艘鱼雷快艇和一艘炮舰。第一梯队为突击群，第二梯队为预备支援兵力。

孔照年把海上指挥部的几个人召集到海图室，布置着战法。孔副司令员对如何打敌人较大舰艇编队早有研究，头脑里有各种各样预案。今天是第一次指挥鱼雷艇和护卫艇作战，又是夜间，而且小艇群航速都很快，对他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如何协同，训练搞过，实战没有经验。熟悉的是他指挥过多次海上反小股匪特作战，对护卫艇作战已经摸熟。他指着海图说：“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隐蔽接敌，靠拢近战，由护卫艇先攻击，穿插分割敌舰，炮火要先杀伤舱面敌人，压制住敌火力，然后让鱼雷艇冲上来攻击，先吃掉‘剑门’再打‘章江’号，作战海区在南澳岛以东，东山岛以南，或者南澳岛以南和南澎岛以西海域。”

大家点点头，立即分头去落实。这时机要员送来一份总参谋部电报，主要内容有5点指示：第一，放进来打，越近越好；第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第三，不要误伤自己舰船和外国商船；第四，不要上敌人当；第五，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基地。孔照年阅后交给有关人员传阅。

孔照年卷起袖子，来到驾驶台，这时艇队实行灯火管制，高速前进。石天定艇长向孔照年副司令员建议，为了高速接敌从预备航线直插过去，那里虽然是危险海区，礁多道险，但他们早已摸熟，可以出敌不意。孔照年点点头说：“好！直插过去！”

孔照年是从陆军来的，当过班长、排长、指导员和营长，作战勇敢，到海军后当过十二年的大队长，进过海军学院，多次参加海上战斗。他深知一切战争瞬息万变，从来不会按预案来打，固守预案就会失去战机，必须敌变我变，不失时机地采取对策，才能歼灭敌人。

机要员又紧张地拿着电报来到驾驶台，孔照年接过电报一看，敌两舰已到兄弟岛东南2.5海里，孔照年拳头一捏说：“好，肥肉送到嘴上来了！”转身对石艇长命令着：“加速！通知后续艇要跟上，别掉队！”

指挥“章江”、“剑门”两艘猎潜舰的是台湾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少将。他是海上“心战”特遣队的老成员，此刻正洋洋得意地立在“剑门”号驾驶台。跟他并排站着的是“剑门”号舰长王韞山中校，还有作战参谋黄致君中校。

“剑门”号原系美国“海鸥”级扫雷舰，原名叫“巨嘴鸟”，1965年

4月刚送给台湾，满载排水量1250吨，航速每小时18海里，舰上的武器装备很强，有各种炮6门，有雷达、声纳，是一艘装备比较先进的军舰。“章江”号原是美国的猎潜艇，于1954年交台湾，排水量满载450吨，最高航速20海里，有各种炮7门，还有火箭发射器1座，深弹投掷器4座，声纳雷达各一部，火力也很强。

胡嘉恒眉头拧着，双目注视着窗外黑沉沉的大海。他的心情有些灰暗，每次跟舰队出航都提心吊胆，知道共军战术是钻空子偷袭，往往神兵天降，突然发起攻击，而且喜欢玩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连条退路都找不到。共军士兵好象吃过仙药，一个个都不怕死，勇敢无比，国军跟他们交手，十有九次失败。眼下根据他掌握的情报，共军在福建、广东一带还没有护卫舰、驱逐舰，只有小炮艇和鱼雷快艇，要想吃掉他的舰队还没有这个能力。但他也明白，共军的炮艇数量多，速度快，炮火也够厉害，可不是好惹的。他今天出航的任务，是抓几艘渔船，或者吃掉共军一条炮艇，捞一把就回台湾，拿点小便宜给蒋介石一点安慰，也算是为党国尽点心了。

“报告司令，离兄弟屿只有2海里了，要不要给台湾发报？”王温山舰长问着。

“不！保持无线电静默，让共军摸不清我们的底细。”

“司令，前面有渔船，要不要钻进去抓一把？”

胡司令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突然作战参谋紧张地跑进驾驶台，结结巴巴报告：“糟了，雷达发现目标，是共军的小炮艇。”

“有多少目标？”

“有两群，十多个目标。”

“什么航向？”

“朝我们而来！”

“咳！”胡司令顿时脸无血色。他镇静了一会，马上对王舰长命令：“迎上去，先下手为强，我们大炮射程比共军炮艇要远，到了射程就开炮！”

“是！”王舰长脸上流着汗珠，按在窗口的那只手有点发抖。

不一会，王温山就命令枪炮长瞄准共军目标射击。顿时，咣咣一阵排炮撕破寂静的夜海，带着火焰的炮弹飞向我炮艇编队。

“海上先锋艇”上的孔照年副司令员，一看对方开炮，笑了笑，知道敌人害怕了。他立即命令：“不要理它，隐蔽接敌！靠近打！”

敌人开炮了，见到火光，有些艇长沉不住气，一个劲催促“快开炮吧”！

孔照年对作战参谋说：“作好射击准备！”

不料口令被误传为“射击”，艇队早已憋不住，便一齐朝火光方向射击，实际上艇队根本就没有发现目标，也不在射程之内，带有盲目性。孔照年一听炮火恼怒了，一拳擂着海图桌吼着：“胡来！命令停止射击！”

多数艇炮火停了，可是有的艇还在射击。孔照年再次下令三个不准打：没有命令不准打；看不清目标不准打；瞄不准目标不准打。这道威严的命令管用了，火炮立即停止射击。似乎都在反省刚才头脑太热，有点紧张，因而出现盲目射击。

这时敌舰各种炮火朝我艇队射击，敌我双方更接近了。又经过几分钟的高速航行，敌舰进入有效射程之内，孔照年拳头一挥：“打！”“海上先锋艇”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其它艇紧紧跟上，一齐冲向敌舰，越打越近。

孔照年命令艇队发起两次冲击，硬是把两艘敌舰分割开了。可是天很黑，

根本分不清哪是“剑门”，哪是“章江”；上级指示先打“剑门”，孔照年一看，有一艘敌舰一边向我射击，一边向东逃窜，另一艘则被艇队咬住不放。孔照年灵机一动，管他是“剑门”还是“章江”，先吃掉一艘再说。他对石天定艇长说：“先吃掉眼前这艘，并行大夹角从尾部攻上去！”

3. 炮艇发起第六次冲击

海战越打越激烈。

敌舰拼命反击，炮弹在我艇队四周爆炸，弹片纷飞，炸声不断，艇队的每块甲板都好象要被撕裂。

双方照明弹飞向空中，窜来窜去，活象条条火龙。

我英勇艇队，在波涛和血火中冲杀！

“海上先锋艇”不愧是人民海军骁勇标兵，此刻像支利箭，一直在前头打先锋，杀出一条靠近敌舰的路。

艇长石天定咬着牙，镇定他说：“不要急，逼近些再打，让我们再来一回刺刀见红！”“海上先锋艇”飞快靠近了敌舰，巨大的黑影就在跟前，离敌舰只有1000米了，石天定艇长才高喊一声：“打！”

震耳欲聋的连珠炮立即怒吼起来，跟在“海上先锋艇”后面的两艇，也一齐开炮，一串串火龙似的炮弹飞向敌舰。“海上先锋艇”从1000米打到500米，连敌人在甲板上鬼哭狼嚎，乱跑乱窜，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紧跟在“海上先锋艇”后面是601艇。艇长吴广维挺立指挥台，两眼喷着火焰；怒视敌舰。他一个劲地喊着：“再靠近打，把它打个稀巴烂！”601艇前后炮和机关枪一齐开火，一颗颗拖着亮光的炮弹，飞向了敌舰，炸得敌舰上腾起一团团浓烟烈火，顿时敌舰前主炮成了哑巴。

“打得好！加把劲，把敌舰打沉！”吴艇长喊着。他指挥护卫艇转过一个弯，又向敌舰冲击。

就在这时，咣当一声巨响，敌舰一发炮弹命中我601艇指挥台，在火光中艇长吴广维倒在血泊中，一块弹片击中他的头部，鲜血染红他雪白海军装。他挣扎着想爬起来继续指挥，可是刚抬起的身躯又倒下。他昏迷过去，但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打！打！……”

在这紧急关头，前来这里跟班见习的北海舰队护卫艇副中队长王瑞昌，立即一步跨到艇长的指挥位置上，大声喊着：“现在我代理艇长，注意我的口令！”

艇队第二次向敌人发起冲杀，战斗进入白热化的程度，每艘战艇分分秒秒离不开指挥员。王瑞昌虽然也当过艇长，但艇的型号不同，操纵也不同，他到601艇时间很短，还没有完全熟悉战艇的性能，但他明白，两军拼杀，勇者胜，只要靠近敌舰，就能打得准，打得狠。他一把抓过话筒命令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炮！”

战艇勇猛地进逼到距敌舰只有200米了，王瑞昌突然下令各炮猛打。在火光中，他见到敌舰的雷达天线被掀掉，后炮被打得不见一个人影，中甲板上的敌人乱成一团。

跟在601艇后面的是611艇，这是一艘新艇，编入中队才两天。但艇长崔福俊是个老海军，在炮击金门战斗中立过功。眼下能参加海战机会难得，他决心要跟兄弟艇比个高低。

这艘被我艇队咬住的敌舰是“章江”号，那艘往西逃的敌舰是“剑门”号。狡猾的敌舰队司令胡嘉恒，命令“章江”号阻击，他自己却溜了。此刻，“章江”号一个劲呼叫“胡司令炮火支援”，可是胡嘉恒所在的“剑门”号只在远处乱打炮，不敢再靠近。眼下胡嘉恒发现“章江”被围，急得直跺脚，去支援怕自己被歼灭。单独回台湾又怎么向蒋介石交待，左右为难，只好命令王韞山在外海来回的窜！

2时54分，孔照年又命令护卫艇队进行第三次冲击，当编队抵近敌舰“章江”号四五百米与它同航向运动，并减速到15节时，再次对敌舰实施猛烈射击，直打到距敌200来米。这时“章江”号中弹起火，从火光中看到敌舰甲板上士兵乱跑，有的往海里跳。敌舰垂死挣扎，突然把正航向，加快速度，向我艇队冲来，企图把我艇队冲散，夺围而逃。

敌舰朝着我611艇冲来，眼看两船就有相碰的危险，“海上先锋艇”、610艇加速从敌舰首冲过，610艇急向右转向，避开了敌舰猛烈射击，正好夹在我艇群与敌舰之间。尽管孔照年大声喊着：“停止炮击！”但敌我双方的炮弹不断地落在611艇上，连续中弹数发。

611艇人员伤亡过半，后左主机突然停了车。轮机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启动机器，“咣当”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艇上，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额，直插到左侧靠太阳穴的额叶里，血和脑液流了出来，他顿时失去知觉，两脚一晃跌倒在机舱里。副指导员一看麦贤得受伤，赶紧跑过去替他包扎伤口。这时麦贤得睁开眼，苏醒过来了，但嘴里发不出声音，腿也站不起来。他着急了，用右手推着副指导员，左手吃力地指着机器。战友们立即明白麦贤得的意思：“机器！别管我！现在最紧要的是管好机器啊！”

副指导员一把抱着麦贤得，搂进自己怀里，含着泪花说：“要听话，要服从命令！”麦贤得放下双手顺从地让包扎了。可是副指导员刚一转身离开机舱，钢铁战士麦贤得就用左手按着身边机器，支撑着站了起来。敌人的弹片可以损伤一个战士的肉体，但摧毁不了麦贤得消灭敌人的战斗意志。这个渔民的儿子，从记事的时候起，就念念不忘一家几代人悲惨的遭遇：日本鬼子烧掉他家的船，爷爷被活活饿死，父亲受尽了国民党的欺压，母亲带着哥哥到处逃荒，他出生那年家乡又遭到敌机轰炸，差点全家人丧命。直到新中国成立，穷苦渔民获得解放，这才过上当家作主人的日子。为了保卫新生活，他光荣地穿上军装。眼下敌人来犯，他只有一个心愿：把敌舰打沉！

机器是军舰心脏，决不能停止跳动。麦贤得用惊人的意志力，又站到战斗岗位上。他发现后左主机早已启动，机器正在正常运转，于是他又向前机舱走去。

从后机舱到前机舱，有一扇小门，只有四十厘米宽，六十厘米高，是个椭圆形舱洞，即使四肢完好、神志清醒的人，要钻过去也不容易。何况负了重伤的麦贤得，眼睛已被血痂盖住，神志已经不清，可是他却钻了过去，还一刻不停地在检查机器。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他穿来绕去摸索着每根管路，每个阀门，每个螺钉。

时间一刻刻过去，战斗还在激烈进行。麦贤得血流得太多，右叶的那个弹片往脑叶扎得更深，他脚步虚浮了，动作迟钝了。但是，他的战斗意志仍然十分坚强，他竟然能从几百个螺丝中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螺丝被震松了，他摸着拿出扳手，把螺丝拧紧，保证了机器不停地运转。他在机舱里坚持着，直到战斗胜利。

这时“章江”号燃起大火，不断发生油柜爆炸，但是它还在挣扎，还没有沉没，还不时的用火炮反击。立在“海上先锋艇”上的孔照年，心里有些焦急，他几次命令鱼雷艇赶紧出击，把“章江”号埋葬，可是落后的通信设备，喊哑了嗓子也联系不上。他此刻只好改变方案，命令艇队发起第五次攻击，集中炮火往敌舰水线下轰击，坚决要把敌舰击沉。

鱼雷快艇为何不见踪影，它到底在哪里呢？原来，茫茫大海，漆黑之夜，无线电通讯设备的落后，再加上协同作战没有经验，鱼雷艇队出了几次失误。第二突击小组的2艘艇引导出了偏差，延误了时间，没有打上；第三突击小组的2艘艇判错目标把全部鱼雷打完了，只好返航。现在只有第一突击小组的2艘艇了。

大队副政委阎风起带着第一突击组的两艘鱼雷艇，于1时58分发现了“章江”号。阎风起命令两艇展开，下令：“鱼雷作好发射准备！”

黑夜茫茫，敌舰作灯火管制，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这时敌舰遭到孔照年艇队的攻击，舱面火炮还很凶猛，航速也很快，机动性很强。敌舰发现鱼雷艇之后，全力对付，拼命规避。

“预备——放！”

阎风起拳头落下，四条鱼雷冲向“章江”号。由于鱼雷艇受炮火截击靠近不了敌舰，发射距离较远，角度太小，加上敌舰有准备的进行规避，四条鱼雷全从“章江”号身边穿过，一枚也没有命中。

阎风起气得直咬牙，一拳擂在操纵台面上，无可奈何地下着“返航！”命令。

小炮艇要把“章江”号击沉，实在是不容易。“章江”号像只蜂窝，有数十个舱室，互相密封，数十发炮弹钻到水线下，也很难沉掉。

孔照年一看第五回合打下来，敌舰还没有沉，他又挥着拳头发出命令：“各艇发起第六次冲击，一定要狠狠把它打沉！”“章江”号再次爆炸，于3时33分沉没在东山岛东南24.7海里处。

孔照年这才命令编队，返航！

4. 鱼雷给“剑门”号送终

“章江”号下沉的时候，“剑门”号还在我领海线外徘徊。胡嘉恒在驾驶台上急得直搓手，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回走着，是赶快逃回台湾呢？还是去救海上的弟兄？

就在台湾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迟疑不决的时候，我编队孔照年副司令员收到上级一份急电：继续追歼“剑门”号，并由岸上雷达引导。

孔照年把袖子一卷，对边上的艇长石天定说：调转航向，追歼“剑门”号！

石天定一听，兴奋得笑了起来。他是个“烟鬼”，刚才激烈的战斗使他什么都忘了，眼下轻松一下，烟瘾来了，刚点起一支烟，才吸几口，一听要追歼“剑门”号，他随手拔出嘴里的烟，从窗口往海里一扔，嘴里说了声：“好！对劲！”“海上先锋艇”马上调转船首，像把利剑一样，劈开波浪，高速地朝外海驶去。其它几艘艇也立即转向跟了上去。英雄的艇队第二次出击！

孔照年副司令员看看艇队，再看看东方的鱼肚色，离天亮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命令各艇立即清查弹药，边追击边进行动员，一定要歼灭“剑门”号。

4点40分时，指挥艇雷达已经捕捉住“剑门”号，十来分钟之后，艇队追至离“剑门”号5000米，敌舰惊慌万分，马上用炮火攻击。孔照年抹抹脸上雾气，命令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炮！”

艇队高速向“剑门”号逼近，穷追不舍，“剑门”号一边还击，一边拼命向外海逃去！到5点时，我艇队离敌舰只有2000米了，敌舰上的大小炮火一齐向我艇队猛烈射击。

孔照年两手叉着腰，铁塔似的立在驾驶台。艇队在高速向敌舰逼近。镇静异常的石天定，操着艇时而向左拐30度，时而又向右拐20度，曲折航行，规避敌舰打来的炮弹。5点10分时，“海上先锋艇”离敌舰只有700米了，孔照年才下令：“集中所有炮火，对敌舰射击！”

这时“剑门”号上的敌二舰队司令胡嘉恒，也立在驾驶台亲自指挥，敌舰长王韞山操舰，外表上装得很镇静，实际内心非常恐慌。胡嘉恒明白，此刻军舰所处海域，对他相当不利，金门、马祖的炮火支援不了，台湾的驱逐舰一时也来不了，唯一能解救他命运的，是天上的飞机。

“王舰长！赶快发报，请求台湾轰炸机支援，把共军炮艇炸掉！掩护我们返台！”

“胡司令，恐怕晚了，我马上发报！”王舰长给观通长面授电文，观通长记下后立即跑去发报。

正当这时，孔照年的艇队冲上来开火了，炮弹像雨点般落在“剑门”号上，打得驾驶台钢板当当响，一串串火花在飞溅。甲板上、舰舷旁炮弹不断地爆炸，“剑门”号被打得在震跳，不时传来爆炸声。突然一发炮弹在驾驶台左侧爆炸，一团火光钻进指挥台，胡嘉恒惨叫一声，像锯断的木头一样倒下。

这时，孔照年艇队已经冲到“剑门”号跟前，与敌舰保持同航向，从敌舰大舷角靠近，集中火力猛打。敌舰火力很快被我迅猛的火力压了下去，5分钟之后，敌舰就中弹起火。孔照年抓住“剑门”号不放，又组织第二次冲击，再次狠狠给敌舰打击！

天已经渐渐亮了，我第二梯队5艘鱼雷快艇相继赶到。他们已经知道第一梯队没有打好，心里内疚，这一回非要为鱼雷艇争口气不可。编队指挥员张守瀛大队长，率领艇队迎着黎明，昂着艇首，两舷张开白色的浪翼，紧贴海面，雷鸣闪电般向敌舰冲去。

孔照年副司令员一看鱼雷艇已占领阵位，马上命令炮艇采取小舷射角，杀伤敌舱面人员，为鱼雷艇攻击让出最佳舷角。

“剑门”号清晰可见了，我鱼雷艇队已经进入打击敌舰有效射程之内。指挥员张守瀛喊出：“预备——”举在头顶的那拳头没有马上落下，他心里在吩咐自己，近些，再近些，这一仗一定要打好，杀出威风！

鱼雷艇队继续前进，距离已经缩短到不能再近了，那个“剑门”号巨大黑影好象向头顶压了过来。张守瀛举在头顶的那个铁拳头这才挥了下来：“预备——放！”

条条鱼雷齐飞敌舰，顿时“剑门”号传来三声闷雷似的巨响，冲起烈火浓烟，爆炸声不断，敌舰迅速解体，甲板建筑物横飞，有的溅落在鱼雷艇上。距敌最近的119鱼雷艇，被敌舰爆炸掀起的巨浪，震得剧烈摇晃，竟把电讯

兵甩出了座位，发报电键也抛向空中。5点22分，“剑门”号冒着大火开始沉入茫茫大海。

孔照年一看“剑门”号沉没，马上命令鱼雷艇返航。此时4架敌机已飞到我护卫艇编队上空。南海舰队等指挥机关电令艇队立即返航，并说“返回基地就是全胜。”但孔照年发现海面上漂浮着许多“剑门”号的官兵，考虑到人民军队应该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也可以从俘虏口中了解更多情况，于是他命令艇队一面组织防空，一面打捞俘虏。

喇叭一个劲的向敌人宣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开展攻心战，落水的国民党士兵纷纷向我艇游来。有两个人游到“海上先锋艇”边上，突然又调头游走了。孔照年一看，估计可能是敌军官，马上命令慢速靠上，把他们救上甲板。原来这两个家伙就是“剑门”号舰长王韞山、中校参谋黄致君。

我艇队共救捞上俘虏33人。

此时天已大亮，东方升起红太阳，大海一片金色。敌机发现我艇队后企图攻击，但为时已晚，我空军歼击机编队已经出现在我艇队的上空，掩护艇队胜利返航。敌机一看不妙，只好朝台湾方向飞去。

就这样，台湾“特遣队”“剑门”、“章江”两艘主力舰，一夜之间就被我埋葬海底了。我编队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海上先锋艇”上的孔照年望着大海，望着自己的英雄艇队，他笑了，笑得很甜很甜。

5. 毛泽东赞扬“打得好！”

一个喜讯传下来：周总理和中央首长要接见“八·六”海战有功人员。海军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和“海上先锋艇”指导员徐寿棋作为参战官兵代表，乘坐专机飞往北京。

他们到了北京成了大贵宾，海军领导机关早就派员在机场迎接。孔照年等向海军首长汇报了“八·六”，海战的经过。8月17日下午1点，孔照年、徐寿棋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刚坐下一会，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一起，来到会议厅。一一跟孔照年他们握手问候，坐下后孔照年就向首长介绍代表单位姓名。

周总理对孔照年说：“好吧，你们就谈谈海战的情况吧！”孔照年开始汇报，有点紧张，心咚咚跳，后来看到周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逐渐平静下来，就不那么紧张了。

周总理听了孔照年的汇报十分高兴。他向参战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赞扬说：打得好，打得坚决，发扬了英勇顽强精神。接着，总理问孔照年：“你是哪里人？”

“山东平阴人。”

“什么时候当海军的？”

“1952年。”

“这次海战是那些艇参加打的？”

“有587、598、611、601……”

“你说的我也记不住，你告诉我是什么型号的？”

孔照年望着周总理笑笑说：“是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第一突击群6艘，第二突击群5艘。”

周总理点点头，看了一眼肖劲光司令员说：“第一次虽然没有打好，但

给第二次创造了条件，也要表扬。不要打好了仗就表扬，打不好就批评，主要是总结经验。海军获全胜是第一次。鱼雷艇第一次没打中，打在小岛上了吗？近战、夜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第二次不是就打好了吗？”

罗总长插话问孔照年：“高速炮艇是我们自己造的，吨位小、速度快。近海作战以小的、快的，整他大的，行不行？”

孔照年笑着说：“完全可以。”

周总理又接着说：“空军、海军都是这样，开始总是以小的打大的，以弱的打强的。美国这么多兵力放在越南，运输、补给困难，拖也把它拖死了。”

“罗总长说：“三军比起来，你们海军战机最多，要抓住战机。”

周总理说：“不是每一次来了都打，要有理有利。打起来不要急，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割开，先歼灭弱的，先打小的，后打中的、孤立的、强的。”

周总理看了一眼孔照年说：“这次不是有个轮机兵头部负重伤，看不见，还坚持开机器呐。现在怎么样啊？”

“报告总理，他叫麦贤得，还昏迷不醒。”

“一定要抢救。你们回去，向伤病员、牺牲同志的亲属，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周总理还嘱咐海军首长：“要把上海的外科医生也请去。”

40分钟之后，周总理看了一下手表说：“时间快到了，毛主席要接见你们，我们一起照个像吧！”

照完像后，孔照年他们来到大宴会厅。这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他们都站好队了。孔照年等参战代表安排在中央首长后边紧靠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位置。

不多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来了，宴会厅顿时沸腾起来，毛主席向大家频频挥手。周总理走到孔照年跟前向毛主席介绍说：“这是‘8·6’海战的代表。”还简单地汇报了‘8·6’海战情况。毛主席听后不断点头。毛主席望着孔照年笑着说：“打得好！是以小打大，蚂蚁啃骨头嘛！”

孔照年激动了，他的眼睛模糊起来，晶亮的泪花在闪动！

战后，参战部队受到国防部通令嘉奖，称赞“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是近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对国民党海军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有力的惩罚”。

在北京城里庆祝“8·6”海战胜利的日子里，台湾蒋介石也在召开特别联席会议。他恼怒万分，提出了撤销刘广凯海军总司令职务的议案。虽有美国顾问替海军司令求情，但多数人不买美国人的账，还是举手通过此案。其实，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是个最倒霉角色，“不倒翁”桂永清易位了，刘广凯也下台了，换过来换过去，谁也没有这个能耐扭转此局面！

连美国顾问也说：台湾海军尚未走向鼎盛便开始衰落，目前已不能与大陆海军匹敌！

“8·6”海战后，人民海军起了向钢铁战士麦贤得学习的高潮。1966年3月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和叶剑英代表毛泽东主席专程到医院看望了麦贤得。同年2月23日，国防部颁发命令，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号召全军学习他英勇顽强、不怕苦、不怕死的硬骨头作风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学习他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歼灭胆敢再犯的一切敌人。共青团中央授予麦贤得“模范共青团员”的称号。海军党委授予587艇为“海

上英雄艇”的称号；授予 119 快艇为“英雄快艇”的称号。

第二十章

崇武以东海战再扬威

1. 基地传来紧急电话

南海舰队打了个“8·6”歼灭战，全海军都在向英雄学习。东海舰队炮艇和鱼雷快艇部队，摩拳擦掌，不甘落后，想抓住战机，也打个漂亮仗。本来嘛，“剑门”、“章江”那两艘敌舰是东海舰队金刚山观通站先发现的，东海也准备要把敌舰吃掉，可是敌舰偏偏向南海舰队作战海域跑，眼巴巴望着南海吃“肥肉”，心里能不着急嘛！

东海舰队的指战员们掀起练兵备战高潮，特别是福建前线的炮艇和鱼雷快艇，瞪大眼睛，时刻准备出击。海岸雷达观通站，向金刚山观通站学习，百倍警惕地监视着台湾海峡海面。

1965年11月13日下午，一辆吉普车粘满泥水，风尘扑扑地开进了厦门水警区的招待所，车子嘎吱停下，里面下来两位海军军官，年龄都不小了，那个岁数大点、说话嗓门有点沙哑的是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周仁杰；那位年轻一点的就是“炮艇专家”、刚上任不久的福建基地副司令员陈雪江。他俩刚走进房间，值班员就气喘喘跑来了：

“报告陈副司令员，有紧急电话！”

周仁杰一听笑了：“好快啊！前脚进门，后脚电话铃就响，会不会是你的老婆有急事啊？”

“不会吧！”陈雪江拔腿就去接电话。原来是福建基地张朝忠副司令员跟踪寻来的：“我找你好久了。”

“什么事这么急？”

“老陈，你立即去平潭岛娘宫。”

“怎么回事？”

“发现两艘敌舰出来活动，舰队指示我们出击。”

陈雪江明白了，基地司令员和政委都不在家，张朝忠在家主持工作，现在舰队命令基地舰艇出击，要到海上去指挥，张副司令员走不掉，自然就想到我陈雪江了。他一听是打仗，心里痒痒的。他来基地之后，先抓作战的拳头部队，看中了炮艇和鱼雷艇，狠抓护卫艇（炮艇）与鱼雷快艇协同作战的训练。眼下来了两艘敌人大舰，用护、快协同消灭它，那该多带劲！他这次陪周仁杰副司令员从汕头回来，就是去南海取经的。他听说炮艇和鱼雷艇在“8·6”海战第一阶段打“章江”号时没有协同好，各打各的。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个新课题，尽管训练多时，但打仗跟训练是不同的，要复杂得多。眼下要他赶去海上指挥这场战斗，他乐得咧开了嘴。

回到房间，周仁杰一看陈雪江乐呵呵样子，好奇地问着：“急么，有喜事？”

“对，有两艘国民党军舰出来了，舰队要我们出击，张朝忠同志叫我去娘宫指挥。”

周仁杰一看表，马上笑着说：“你看看都几点了，能赶到吗？你有翅膀还差不多吧！”

陈雪江低头一看手表，大吃一惊，根本就赶不上了。急得他直抓头皮。

“这样吧，你赶快给张朝忠同志打个电话，说明情况，叫他另派海上编队指挥员。”周仁杰接着果断地说：“我们借厦门水警区的作战指挥系统，协助他指挥吧！”

“好，好，也只能这个办法了。”

陈雪江立即接通电话，找到张朝忠副司令员。

“你怎么还不走？”

“不行，时间不行了。”陈雪江把周仁杰的指示说了一遍。陈雪江推荐说：“海上编队指挥员就叫海谭水警区副司令员魏垣武同志担任吧，由他统一指挥；护卫艇大队大队长马干，鱼雷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为海上编队副指挥员。你放心，魏垣武和张逸民是老搭档，完全可以担任指挥。”

站在一旁的周仁杰接过电话说：“张朝忠同志，陈雪江同志实在来不及了，你就大胆指挥吧！我们在厦门水警区协助你。”

海上编队指挥员就这样定下来了。其实，“8·6”海战总结表彰大会，陈雪江和魏垣武、张逸民都赶去参加了。3人回来之后又修改了战斗方案，进行合同训练，前后已经折腾3个多月了，眼下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

此刻魏垣武正在码头上检查护卫艇工作，接到命令赶紧回到机关，召开了有关人员的紧急作战会议。他对大家介绍了敌情，这两艘国民党军舰是“永昌”号护航炮舰和“永泰”号猎潜舰，排水量600吨左右，航速12节，炮火比较强。敌舰这次隐蔽出航乌丘屿，很可能有三个目的：其一是送敌特登陆；其二是炮击、抢劫我渔船、商船，引我炮艇出来给予打击，报“剑门”、“章江”一箭之仇；其三是送高级军官到敌岛部署新的任务。这三种可能性，前两种可能性较大。

月夜。乌丘屿海面东北风3到4级，轻浪、中涌，视距为1至2海里，正是炮艇和鱼雷艇海上打仗的好天气。魏垣武当即宣布战斗预案，确定了参战兵力，16时就向部队下达作战命令。

快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带领鱼雷艇大队在前线战斗值班。傍晚他接到魏垣武的电话，立即命令鱼雷艇作好战斗准备。他多次参加海战，曾单艇独雷击沉“洞庭”号舰，还指挥鱼雷艇编队在金门海战中击沉“台生”号和击伤“中海”号大型运输舰。他来到前线之后，全力以赴地跟陈雪江研究炮艇、鱼雷快艇协同作战问题。眼下他担任海上编队第二指挥所的指挥员，率领6艘鱼雷艇出击！

2. 周恩来在总参作战指挥室

海战实际上由北京直接指挥。

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指挥室里，指挥员和参谋们正在忙碌，不断传来福建军区、海军作战指挥室，以及前线参战部队的电话和电报。

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突然出现在指挥室门口，大家一时心情都有点紧张。

周总理笑着说：“你们是拉着黄牛当马骑嘛！”

顿时空气活跃起来，刚才严肃、紧张的气氛好像一下子消散了。

今天上午，周总理接到总参的报告：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海军将破坏崇武以东海面渔场；报告还说，由于罗瑞卿总长不在北京，所以只好直接请示总理了。周总理决定听取一次汇报再定。总理动身来总参前，又把贺老总

请来了。

周总理走到座位上，从皮包里取出纸和笔，静静地听取总参谋部的汇报。

在这以前，总参谋部同时接到了福州军区和海军送来的作战方案，并作了研究，认为海军作战方案是可行的，现在是这个仗究竟打不打，要总理来决定。

“现在国民党海军在崇武方向的兵力怎么样？”周总理问总参作战部长。

作战部长走到一幅巨型桂图前，拿着一根漂亮的长木杆，向总理开始汇报：

美国有“马松”号和“奥勃来恩”号两艘驱逐舰，隶属第七舰队，目前分别在东山岛的正南和正东海域巡逻，似乎是策应国民党海军的行动。

国民党海军，在东引岛有1艘“太湖”号护卫舰，1艘“柳江”号猎潜艇；在金门锚地，有“维源”号和“珠江”号2艘猎潜艇；东引和白犬两岛的小股匪特也有袭扰的征候；乌丘屿有105毫米榴弹炮。这些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增援前来侵犯的“永昌”、“永泰”号。

国民党海军执行特殊任务的编队，由“永昌”、“永泰”两舰组成，已由马公起航，目前正在向我崇武以东渔区驶来，航速每小时为12海里。

周总理点点头，在纸上记了一下，接着又问作战部长：“我们的兵力情况怎么样？”

“我方有高速护卫艇6艘，鱼雷快艇6艘，目前已到娘宫锚地集结待命。”

“这些部队素质如何？”周总理问着。

“这些部队素质不错，护卫艇和鱼雷艇协同作战都经过多次训练。其中有一艘566艇，被大家称为‘猛虎艇’，是总理去年在人大会上表扬过的，现在改为125吨，编号换成588艇；鱼雷艇编队指挥员张逸民曾参加过多次海战。”

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

“你们的打算呢？”周总理又问作战部长。

“我们同意海军意见，有把握就打！”

“贺老总！你的意见呢？”总理侧过身问。

“可以打。”贺龙摸了一下胡子说。

周总理深思片刻，看了看图上的态势，对作战部长说：“我的意见是，如果敌舰侵犯我渔场，破坏我航行安全，就坚决打。”

参谋人员沙沙地作着记录。

“如果打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夜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周总理停了片刻又补充说：“夜间能见度差，不要误打自己；天亮前要撤出战斗。”

周总理的指示，迅速传到了福州军区和海军。

3. 敌舰击中我指挥艇

13日22时16分，我海上编队离开待机点东月屿，成单纵队，护卫艇在先，鱼雷艇殿后，披着夜色，高速向战区驶去。

魏垣武立在指挥艇的驾驶台，正在海图上观测着敌我态势。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命令艇队从风大浪高的十八列岛礁区隐蔽航行，直插打击

点东沙屿。十八列岛礁区有明礁，也有暗礁，既有狭窄航道又有浅滩。为做好战场准备，陈雪江、魏垣武和张逸民他们，对这片海域早已进行了精密测量，选择了舰艇可以安全航行的编队秘密航道，并经常在这里进行突然出击训练。眼下，这里正是英雄用武之地。

编队航行一段时间后，上级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大大增强了指战员打好这一仗的信心。

23点14分，指挥艇上的雷达兵刘启明，突然在荧光屏上发现两个针尖似的亮点一闪。他唰地把扫描线往上一压，亮度增强，两个目标一前一后，有节奏地跳动着。他的神经骤然绷紧，大声喊着：“发现敌舰！”并立即向指挥台报告了两艘敌舰的位置。

“咬住它！别丢了！”

“是！”刘启明响亮回答。

魏垣武此刻已经抓住目标，右舷10度，距离10.5海里。而敌舰对我编队一无所知，两敌舰成近似右梯队，航速12节，间隔7至8链，正向敌占乌丘屿航行。

魏垣武用计算尺比划了一下，决定以“人”字队形从敌两舰中间插入，先将敌分割，然后第一突击群咬住前导舰，从敌舰右侧经敌舰尾部插入左侧，以同向同速由里向外打，迫使敌舰向外转向背离乌丘屿，切断敌退路，以利我各个歼灭。

23时20分，魏垣武下令第一突击群展开右梯队，准备右舷攻击。

我艇队高速插向敌阵。魏垣武所在的588指挥艇冲在最前，紧随的是579、576、577艇，像一把把尖刀朝敌舰胸膛捅去。

13分钟之后，艇队第一突击群，突然出现在敌舰跟前。588指挥艇离敌舰只500米时，魏垣武挥着拳喊着：“打！”

瞬间，我4艘炮艇的全部火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前导敌舰齐射，几分钟之内就把2000余发炮弹倾泄到敌舰上。我编队从右舷60度进入，一直打到150米，敌舰被打得晕头转向，一下子失去还击能力，慌忙向北偏东逃窜，连一枪一炮也未打出来。

我编队第一回合就把敌舰分割，把敌舰队形打乱，为鱼雷艇攻击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我分工钳制的兵力没有及时展开，机械地执行先打沉一艘，对后制敌舰没有及时盯住，结果使后制敌舰腾出手来，对我编队进行反击。

“咣咣！”几声巨响，敌舰飞来的炮弹命中魏垣武的指挥艇和预备指挥艇，驾驶台上许多同志倒在血泊中。副大队长李铎和中队政委苏同锦同志，当场牺牲了。魏垣武和其他6位同志也受了重伤。

作训参谋刘松涛，头部、臀部多处受伤，头部流出的血挡住他的视线，想伸出右手摸一摸，可是怎么使劲也抬不起来，原来右臂骨头被打断了，用左手摸头上，钢盔也坏了。此刻，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战斗十分激烈。他看清艇长已经倒下，战艇失去指挥，他用尽最大力气，顽强地站了起来。魏垣武副司令员上半身全是鲜血，艰难地对刘松涛说：“你来操艇！”刘松涛点点头，毫不犹豫地走上了艇长的位置。

一排巨浪打来，刘松涛伸出左手去抓挡板做扶持，不料没有抓住，打了个趔趄，就在这身子一晃的功夫，他觉察到右手食指也被打断，只连着一点皮，操艇很不方便。他忍着痛，用牙齿咬下食指。舱里有几个同志上来给他包扎，他还一个劲劝说：“先包扎别的同志，别管我！”

魏垣武被弹片击中右眼，右胸锁骨被打断，骨尖刺破动脉血管，血流如注，他倒在罗经边上昏迷着。激烈的炮火把魏垣武震醒。他想到周总理：“要集中兵力先打掉一艘”的指示，艰难地扶住罗经挣扎着站起来，下令用信号弹和超短波机同时命令鱼雷快艇实施攻击。信号兵王树生咬着牙发出了信号，把命令传给张逸民的鱼雷艇队。当信号兵发完信号转过身来时，魏垣武又昏倒在罗经边上。王树生赶紧扶起他，给他包扎。

大家这才知道魏垣武副司令员也受重伤了，都围拢过来。

魏垣武知道自己难以坚持了。

“快，告诉大队长马干，接受指挥，……告诉他们，一定要击沉敌舰！”

“是。”

王树生立即拿起话筒，呼唤 576 艇，并通告编队各艇。576 艇没有回话。这落后的通信器材，怎么也联不上，王树生嗓子都喊哑了。

魏垣武又昏了过去。

当人们准备把他抬下指挥台时，他又醒了。

“别把我抬下去，我就在这儿躺着……”魏垣武抓住通往中舱的水密门，躺在门旁指挥。

战艇一边吼着炮声，一边追击着敌舰。

4. 鱼雷终于命中“永昌”号

张逸民正在鱼雷艇的指挥台上，一边航行一边观察着战区情况。他心里明白，夜间海上作战，情况瞬息万变，预案只是一种设想，只有适应了变化的情况，才能打胜仗。

突然，他接到鱼雷艇队出击的信号，心里先是一愣，仗刚打起来，双方炮火如此激烈，怎么就命令鱼雷艇出击呢？但他马上意识到，一定是炮艇编队遇到特殊情况。

“雷达兵！敌舰情况？”

“敌舰正向南逃窜！”

张逸民心想，战机稍纵即逝，决不能放走敌人，坚决冲上去打。他当机立断，立即命令第二突击组出击。

海战仍在激烈进行，炮弹在两舷的水面上炸响，激起的水柱此起彼落。炮弹穿行在敌我之间的海空，飞来飞去，照得夜幕下的大海一片火红。

鱼雷快艇 131、152 艇，向敌舰“永昌”号攻击！

张逸民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员，在第二组攻击的同时，他就在琢磨，如果敌舰已经瘫痪，第二突击组完全有把握击沉它；假如敌舰还能机动，并有火力阻击，那第二突击组就很难攻上去，必须组织更多的艇队强攻。

海上炮火纷飞。第二突击组已经向敌舰逼近，可是敌舰上的火力仍然很猛。一看鱼雷快艇那张开的雪白翅膀，拼命还击。机枪和火炮一起在海上筑起弹幕，阻击鱼雷艇靠近。狡猾的敌舰长操舰很有一套，灵活地用舰首对准鱼雷艇，避开最大舷角，只用最小舷角，使鱼雷很难命中。

我两艇接近“永昌”号敌舰 900 米时，敌舰突然转向，鱼雷艇即向左右展开，准备两舷夹击，快艇的速度慢了，敌舰又再次转向，未能形成两舷夹击的态势。

23 时 52 分，131 艇占领敌舰左舷 40 至 50 度，距离只有 300 米。可是

浪太大了，看不清敌舰首，错判敌舰失去机动能力，发射两枚鱼雷，未命中，只好返航。

14日零时零2分，152艇第三次占领敌舰左舷70—80度，距离只有200米，判断敌舰航速8海里（实际是12海里）发射两枚鱼雷又没有命中。

此时，“永泰”号已逃往乌丘屿，“永昌”号继续南逃。

张逸民一看，敌舰火炮抗击猛烈，机动自如，很不利于鱼雷艇队的攻击。他抓起话筒，请求海上指挥部，叫护卫艇编队，再给敌舰一个打击。但是呼叫多次，没有回答。又是落后的通信工具碍了大事啊！

张逸民不等指挥部的回答，就对身边的大队政委贾毓文说：“不能眼看敌人逃掉，我们强攻吧！”

“好，强攻！”贾政委同意。

“各艇注意，跟我上！”

张逸民一声令下，各鱼雷艇队向敌舰猛扑过去。鱼雷艇的攻击，最关键的是占领有利阵位，不然很难命中敌舰。

张逸民指挥第一、三两个突击组，共4艘快艇，在距敌舰1000米时，左右展开，实施两舷夹击。在800米左右时，曾两次进入战斗航向，下达“预备——”的口令。可是敌舰相当灵活，老奸巨猾，多次改变航向，规避攻击。张逸民一看不利攻击，立即命令编队拉出来重新占领阵位。

张逸民率艇冲在最前面，为了便于指挥，他站在指挥台上。小小鱼雷艇，他那么站着，目标太明显，完全暴露在敌人炮火下。战士们担心他会负伤，把自己头上的钢盔搞下给张逸民戴上。可是他不要，又给战士戴上。

根据敌舰机动情况，张逸民命令第三组两艇原地机动，佯攻牵制敌舰，自己率第一组两艇实施攻击。当第一组扩大舷角40度，张逸民高喊一声：“进入战斗航向！”可是狡猾的敌舰又转向，扩大的舷角又消失了，鱼雷艇又处在不利的阵位。

张逸民已经看到，第一突击组再去占领有利阵位，时间来不及了，他立即改变决心，命令第三突击组两艇慢速接敌，自己率第一突击组两艇佯攻牵制，逼着敌舰转向，给第三突击组创造有利的攻击阵位。

零时30分，第三突击组的145艇接近到敌艇左舷90至100度，艇长谈遵树挺起胸膛，瞪大双眼，紧紧瞅着那个敌舰黑影。

艇组指挥员命令：“单艇相继射击！”

此时，145艇已冲到离敌舰只有400米的位置上，处在最佳角度。艇长谈遵树喊着：“预备——放！”2条鱼雷带着火焰，向敌舰“永昌”号冲去。轰隆一声，敌舰尾部升起水柱火光，马上失去机动。145艇指战员高兴地喊着：“打中了！打中了！”

张逸民发现敌舰没有沉，还有炮还击，他马上命令第三突击组两艇作再次攻击。刚要冲上去，我编队588、589两艘护卫艇也发起再次攻击，集中火力攻敌舰水线下，敌舰加速下沉。

张逸民一看鱼雷艇队处在我炮艇编队炮火之下，有被误击的危险，此时敌舰首翘起，尾部沉没，急速下沉，于是他下令鱼雷艇队撤出战斗。

1时零6分，“永昌”号一个鲤鱼翻身，腾起一团汹涌波涛就在海面上消失了。

我艇队又立即展开捕俘，捞起敌舰上的落水人员。

3时零5分，我海上编队胜利返航。

我人民海军击沉敌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附近渔村。民兵们拿起武器，普通老百姓拿起菜刀、斧头，似急风如骤雨，朝集合点飞跑。他们扬帆出海，去帮助我艇队捕捉海上俘虏。

参战艇队返回基地时，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已处于休克状态。体温急剧下降，血压量不出来，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一定要救活魏垣武！”上级一再传来命令。

周总理指示：要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抢救魏垣武！

魏垣武终于从昏迷中醒来。他一见看望他的首长就说：“我没有完成好战斗任务！”

“你打得勇敢，打得好！你要好好养伤！大家都很关心你。”

1965年11月17日，周恩来总理委派陈毅副总理会福建前线参加祝捷大会。10天后，周总理又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了张逸民等参战有功人员。周总理一见张逸民就说：“祝贺你们胜利！你们打得好！”

588指挥艇在崇武以东海战中，以猛虎下山之势，用猛烈炮火痛击敌人，荣立战功，受到周总理赞扬。1966年2月3日，国防部授予588艇为“海上猛虎艇”的光荣称号。

第二十一章

援越抗美战功累累

1. 切不断的“海上钢铁运输线”

60年代，人民海军不但保卫着东南沿海的运输和渔业生产，打击台湾国民党舰艇、飞机的窜犯，给祖国大陆带来了和平安宁，同时还担负着支援越南抗美救国的斗争，用生命和鲜血维护着“同志加兄弟”的友谊。

1964年8月，美国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在北部湾遭到越南袭击为借口，发动了侵越战争。1965年2月，美国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实施野蛮轰炸。越南人民抗美斗争面临严峻局面。胡志明主席请求中国从海上开辟运输线。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侵犯越南北方就是侵犯中国，中国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援越南北方人民把抗美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政府应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政府要求，派出了工程、运输、后勤保障和防空部队，人民海军也为援越抗美斗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海军于1965年4月下旬下令南海舰队迅速组建一支海上运输队，协助北越进行国防工程建设。海上运输队由登陆艇23艘、运输船4艘以及汽车4辆、交通艇2艘组成，人员共计493名。人们称他们是给越南人运送物资的“海上马帮队”！

“海上马帮队”出发后，先到我国边境港口白龙尾，夜间航行，海上一片宁静，次日拂晓便到北越的锦普港。

天亮一看，这里情景完全跟国内不同了。锦普港本是座风景秀丽的海滨旅游城市，可是眼下已成为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到处是炸毁的房屋，港湾里船只很少，路上的行人更少。

大队长杨振和和政委周丰成一看，感到船队在这里停泊很危险，他们跟越方同志商量，决定到6公里外的一个山沟里安营扎寨，船队分别隐蔽在几个海岛边，夜间才把器材和生活用品送到施工点上。

船队的方针是“防御为主，隐蔽出动”。北越东北群岛称为夏龙湾，这里水深浪小，海中有山，一个个石笋般的山峰，被茂密的绿林覆盖，重峦叠嶂，悬崖突兀，耸立在深蓝色的海面上。

杨振和看着停在附近的船队，目标还是明显，敌机来了容易受袭击，如果把小艇也伪装成绿树青草，在这群岛之中，目标就隐蔽了。他立即命令船队砍树枝伪装。

可是树枝两天就枯萎，目标还是容易暴露，老砍树枝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这时有艘登陆艇上的几个战士，从山上砍来一棵棵野菠萝，插在盛淡水的罐头瓶子里，长出根来，叶子鲜嫩翠绿，再用绳子把罐头一个个拴连起来，固定在艇上，艇就伪装得像灌木丛。

大队长一看，觉得这个办法妙，有创造，立即推广。从此，所有船只都伪装成一片绿了。

不久，美国飞机对锦普市又进行狂轰乱炸，一批接一批，气焰很嚣张，有的从南越机场起飞，有的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有的为了避开雷达，超低空飞行，常从艇队头顶掠过，声音恐怖，让人难受，船上的伪装被吹得哗哗响，有时连帽子也被卷进海里。这些飞机重点是轰炸军事设施、铁路干线、公路

枢纽，企图切断中国对北越的物资援助。美国飞机对这支“海上马帮”也好像有所觉察，经常在海岛之间寻找着。

有些战士气得拳头捏出水来，真想用机枪对着美机开火。可是也有些战士不同意打，他们认为登陆艇上只有两挺高射机枪，一挺轻机枪，还有几支冲锋枪，怎么可能打下美国先进的 F—105 轰炸战斗机呢？开火就会惹是生非。一些战士说：“船队迟早会暴露，等受到攻击时再开火，就晚了。”

11月20日上午，3架 F—105 美机，突然窜进船队的锚地，进行俯冲。杨振和大队长一看情况不好，马上下令各艇准备战斗。

第二批敌机 3 架，又疯狂地对船队俯冲而来。杨振和盯着敌机，大声喊着：“打！狠狠地打！”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愤怒的火焰喷向敌机，第一架 F—105 霎时被打得起火，带着浓烟一头栽进海里，轰隆一声巨响，腾起一股水柱，炸得粉身碎骨。另 2 架敌机害怕了，弄不清猛烈炮火是从哪里来的，再也不敢低空俯冲，转身溜走了。

大队长杨振和立即命令：艇队马上转移！

“海上马帮”刚走，敌机群就来报复，对原先锚地狂轰滥炸。可是美机白白耗掉炸弹，什么也没有捞着，只是那些小岛小礁倒了霉，挨足了美国人的炸弹。

初战告捷，群情振奋，那种认为小艇打不了敌机，只能躲的悲观思想，一下子云消雾散了。

杨振和头脑冷静，马上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小艇在哪些情况下能打，哪些情况下不能打。他说：“敌机可以打，但必须在保证完成运输任务，保证艇只安全情况下打；我们火力不强，射程很近，必须在对我船队俯冲时，在射程之内打，不准主动暴露目标，不准有意吸引敌机，不准盲目射击。”大队党委经过研究，同意大队长杨振和所说的这些原则，连夜传达到船队每个指战员。

美国飞机决心要消灭这支中国“海上马帮队”。一场小艇大战敌机群的战斗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8月13日上午8点，敌机 12 架次向我运输船队锚地轮番袭击，我艇队靠在隐蔽山崖下，敌机第一次袭击没有成功，很难靠近。第二次敌机改变战术，朝山崖上发射火箭，把山崖岩石炸得纷飞，企图利用飞落的山石，把艇队砸毁。这一招的确厉害，101 艇被一块石头和弹片咣一声砸中，砸了两个大洞。

机枪班长曹瑞华大腿被一块石头砸断，他顾不得包扎血肉模糊的伤腿，眼看第三批敌机又向他们俯冲，他牙齿一咬，嘴里喊着：“美国佬，你狂什么，尝尝我的子弹吧！”他一把抱起机枪，对着俯冲的敌机，拼命射击，敌机被他打中，冒着黑烟逃走了。另一架敌机又向他俯冲，他转过身子，抱起机枪又朝敌机猛烈射击，四周炸弹不断爆炸，水柱冲天，又有二块弹片击中他的胸部，全身全是鲜血，终于倒在血泊中。

卫生员冲上来给他包扎，他仍喊着：“打呀！打呀！不要管我，完成运输任务要紧！”

这时敌机走了，但曹瑞华的伤势很严重，躺在那里还在喃喃地说：“我没有丢脸，我没有为祖国丢脸……”终因伤势过重，他英勇地牺牲了。这个盼望着完成任务回国做新郎的战士，为越南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

美国人对中国这支运输船队相当恼火。“海上马帮队”尽是数十吨的小艇，从空中看像是一只只火柴盒，可是三番五次轰炸都没有炸烂炸沉，照样在群岛之间钻来钻去，把大批物资源源不断送上岸，送上岛。这就使得美国空军有些丢脸、难看，因此对运输船队的轰炸不断地升级。

9月上旬的一天，艇队正准备转移锚地，突然14架次美机，低空多方向用火箭、炸弹、机关炮攻击我747和767艇，结果一艇中弹，牺牲5人，伤13人。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们毫无惧色，英勇顽强，奋力反击。中队长卢补珍，在艇中弹进水的情况下，临危不惧，靠在驾驶台端着机枪指挥战斗，痛击敌机，连续击落敌机3架，光荣牺牲。分队长徐学舟胸部中弹，鲜血染红全身，仍像铁人一样屹立在指挥台上，直到停止呼吸。

血战机群取得胜利，也付出沉重代价。指战员们估计敌机还会来，大家研究了对策，根据敌机的活动规律，利用有利地形，把艇队埋伏在敌机可能来犯的航线上，决心给敌机突然打击。

这一回是“海上马帮队”主动歼击敌机了。

一天清晨，果然美国8架飞机又来寻找中国运输船队。我4艇锚泊在一个岛屿待机。当敌机由南往北从4艇头顶上低空掠过时，他们一动不动。有些水兵不满地说：“为什么不打，丢失机会太可惜了。”

“敌机马上就会回来的，阳光对着美国飞机，那时打对我们有利！”指挥员对大家说。

果然，没有多久，8架敌机从北向南飞来了。刚才从这里飞过，没见过中国船队，这次回来好像很放心，又低空进入岛屿上空。隐蔽在山背后的我4艇突然开火，猛烈射击。敌机毫无准备。像无头的苍蝇，顿时大乱，4秒钟内就被我击落4架，而我艇无一伤亡。

敌人非常恼火，半小时之后，又出动12架飞机前来报复。当敌机到达时，我4艇已经转移到另一个岛屿隐蔽起来了。敌机寻找不到船队，就拿海岛出气，把炸弹一个劲往岛上扔，炸得山石乱飞……

“海上马帮队”的英雄事迹，成为人民海军历史上闪光的一页。

2. 用血肉固守北越要地

人民海军在支援越南抗美斗争中，航空兵的三个高炮团及6个营以及部分雷达站和3个探照灯分队，也和陆军、空军高炮团一起，赴越南轮战，有力打击了美国飞机的气焰，保卫了越南北方的交通要道和地面战略要地，也锻炼和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1966年12月26日，海军第一批高炮部队进入北越国土，3营在外苏进驻，独立1营在克夫进驻。他们被编入我空军第10师29团战斗序列，担负着保卫车站和铁路桥梁的防空作战任务。

外苏和克夫是相邻的两个防区，位于河内至友谊关铁路中段，均为援越物资列车必经之地，是美国飞机轰炸的重点。高炮部队到达营区之后，进入构筑工事，研究和制定作战方案，与兄弟部队一起布下了严密的对空火网。

3营营长乔兴义，穿着蓝色制服，立在山头上，望着脚下的车站和那蜿蜒通向中国的铁路，心里有点激动。没有想到抗美援朝出国打仗没有赶上，而今轮到自己带队到越南作战，敌人还是当年的那个美国佬。他望着这山山水水，又想起听人说的那个黑旗军援越抗法的故事。

中国黑旗军首领叫刘永福。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他应越南

阮氏王朝的请求，率兵千余名，在河内西郊的纸桥设伏诱敌，与法国侵略军展开激战，大刀长矛对着洋枪洋炮。法军损失惨重，其头目安邨当场毙命，被迫退出河内。战后越王为了酬谢刘永福，封他为二宣副提督。越南人为了表彰黑旗军的英雄业绩，在纸桥立碑纪念。

乔兴义心想，当年黑旗军面临强敌受考验，如今自己率领的高炮部队同样也面临强敌，也将受到严峻考验，一定要杀出威风来，第一仗就要叫敌人望风丧胆。

乔兴义袖子一卷，立即到各连检查作战方案落实情况，准备跟敌机拼杀。

11月3日15时，突然拉响警报，乔兴义营长钻进指挥所，各连先后发现美国F—105战斗机4架，直扑外苏地区，接着又发现第二批F—105战斗机4架，也压了过来。

乔兴义心里想，根据兄弟部队介绍，美国飞机经常使用多批多路袭击的战术，他命令各连要同时加强其它方向监视。不一会，果然发现还有一批4架F—4和4架F—105战斗机在附近策应配合。

乔兴义营长根据美机各批次之间间隔距离较大的情况，毅然指挥各连首先对第一批美机集火射击。猛烈炮火在天空布满了烟云和火光，顿时第1架美机被击中，变成一团火焰坠落在地。还有2架被击伤，余机逃窜。

乔兴义扬了扬眉毛，把外衣一脱，袖子卷得更高。他发现附近策应的那4架敌机，正要准备向兄弟部队倾泄子母弹，马上命令：“各连炮火对准策应机开火！”

3营离兄弟部队阵地有2500米，但正好是在射程之内，猛烈炮火从侧面拦截着敌机，第1架俯冲机被击落，第2架被打得冒起一股黑烟逃掉了，有力支援了兄弟部队。

首战告捷战士们当然高兴，许多人在阵地上又蹦又跳。乔兴义一看急了，他对着话筒喊着：“各连注意，不准离开战位，敌机还会来！”

果然，2分钟之后1架F—101从东北方向进入防区，侦察轰炸效果。乔兴义早在那里等候，敌机一出现他就命令开炮，炮火在F—101敌机前面筑起一道道弹墙，敌机被打得空中开花，一头栽地。

与此同时，独立1营在克夫阵地上，也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出国首次战斗取得如此战果，官兵高兴极了。但乔兴义心里不轻松，他已经看到美国飞机不但多，而且都是很先进的，战术也多变，不愧是世界空军王牌军，一次二次跟飞贼较量，并不能决定胜负。他还看到，在击落敌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火力。丝毫不能轻松麻痹啊！

乔兴义到各连炮阵地上转了转，对战斗部署又作了调整，使火力更加集中。他每到一个连都要对指战员们说：“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要加固工事掩体，不要怕辛苦！”

外苏地区经过这一仗暂时平静了下来，敌机只是在附近窜犯，偶尔突然钻过也是侦察机。许多战士说：“敌人害怕了，不敢来了！”乔兴义一听马上说：“不对！敌人一定在研究对策，玩弄新的花样，我们要百倍警惕！”

1967年4月20日下午，敌机群果然压过来了，28架分成3批，轮番攻击外苏地区，妄图一次把车站、桥梁夷为平地。乔兴义率领全营指战员和兄弟部队一起，英勇奋战，用猛烈炮火结成空中火网，连续击落美机3架，击伤1架，把敌机群打乱，使它不敢低空投弹，没有达到目的就逃走了。

夜很宁静，月亮在白色云块中钻进钻出，好象是一只弯弯的小船，在浪

里航行。只有白天被轰炸的车站附近，还在冒着一股股浓烟。乔兴义营长立在山顶上吸烟，脑子却在沸腾，敌机群白天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吃了大亏，会不会晚上来报复呢？美国空军夜航能力是很强的，雷达也很精密，完全不受黑夜影响。而我们白天胜利了，疲劳了，容易松劲，这正是敌机钻空子的机会。乔兴义想到这里，他钻进指挥室，给各连连长打了电话，要求今夜格外警惕，睡觉不离炮阵地，三分之一人员值班。他自己来到探照灯连，布置任务，要他们随时作好开机准备。

乔营长果真有点先见之明，料敌如神。午夜 23 点，敌机出动了。这一回是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 A—6，采取单机连续跟进、间隔 1 分钟的队形，对外苏地区实施下滑投弹攻击。

3 营提前拉响警报，幸而部队有了准备，当美机即将进入高炮火力圈时，探照灯突然开灯，光柱像一把把长剑，一下子罩住了 2 架敌机，强大的光刺得美机飞行员们两眼发晕，看不清地面目标，晕头转向。

乔兴义营长大声命令，各连抓住探照灯照住的敌机打，咚咚一阵猛射，火力组成弹网，第一个齐射就把 2 架敌机击落，达到“灯开炮响敌机落”的要求。

这是海军高炮部队入越后第一次在探照灯配合下取得的夜战胜利。阵地上一片欢腾乔兴义望着夜空和阵地上欢腾的场面，也笑了。

再说说克夫阵地上的海军高炮独立 6 营。

克夫车站是越南较大的援越物资转运站，美机把这个站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袭击格外猛烈。在这美机袭击的重点方向上布设高炮阵地，尽管不时出现较大伤亡，但只要还有一门炮、一个人，就坚持血战到底。因此被称为“钉子阵地”，各高炮部队都以能调去“钉子阵地”而感到无上光荣。

美国人心里有数，北越地区火炮如此猛烈，是中国高炮在援越。因此美国人对中国高炮阵地恨之入骨，专门盯着不放，拼命轰炸攻击。

美国人是唯武器论者，一当有了先进常规武器，首先就要用来对付中国人，朝鲜战场如此，越南战场也如此。美国人发明了一种子母弹和气浪弹，是专门对付高炮阵地的。子母弹是由弹箱装进大量小型炸弹构成的集束炸弹，每个弹箱装有 300 多个触炸和延时爆炸的小炸弹，弹壳表面嵌铸有许多珠形弹丸，炸碎后四散飞进，大面积杀伤有生力量。气浪弹是以气化燃料爆炸后形成的超压来杀伤破坏目标的炸弹，有效杀伤面积达直径 40 米。

1967 年 6 月 7 日 独立 6 营 1 连被调往克夫防区后 进入转运站东北 400 米处的“钉子阵地”。

1 连是个英雄连队，进入越南后在布下驻防，1 月 18 日首战中，就跟美国 F—105 飞机 18 架和 F—4 飞机 4 架，展开拼杀，击落敌机 3 架，击伤 1 架。1 连也有些伤亡，但士气很高，毫无惧色，越战越勇。

4 月 19 日，1 连仅以 62 发炮弹一举击落敌机 1 架。6 月 2 日，是个阴雨天，敌机 1 架来犯，刚进入 1 连防区，炮响敌机落，飞行员跳伞，被俘。这个执行过 9 次轰炸任务的美国空军少校飞行员沮丧地说：“没有想到我的超音速飞机，竟被五十年代的高射炮击落，不可思议啊！”

6 月 11 日 8 时 58 分，美国舰载机出动了，黑压压的机群蜂涌而来，鬼怪式飞机 36 架分成 4 批，多层次、多方位的马蜂战术，以火箭和重磅炸弹对克夫车站和机场进行轮番轰炸。

连长李杰手举红旗，指挥火炮猛烈朝敌机射击。敌机群鱼贯跟进俯冲攻

击，一会低空进攻，一会高低空同时进攻，一会又多方位同时攻击。显然，美机改变了以往直进直出、速战速决的战法，而是采取长时间轮番攻击，要使我高炮阵地气喘不上，弹供不应求，然后乘机摧毁。

敌变我变，先变于敌。指战员们面临敌机满天飞，炸弹遍地炸的情况，沉着果断，在李杰指挥下，时儿集火近战，叫敌机空中开花；时儿适时转移火力，朝对阵地威胁最大的敌机揍。一批又一批，炮火连天。

从8时58分一直打到9时34分。反空袭继续这么长时间，这在越南战场上是少见的，中国高炮部队援越作战遇见这种情况也是少见的。1连阵地上，满山遍地是弹壳，运来的弹药箱垒成了小山，有500多箱，光消耗的57炮的炮弹就有2509发，每个运弹手、装填手，在36分钟内就把几千发机枪子弹射向敌机。连炮管都打红了，所有炮管上的油漆烧烤得斑斑剥落。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跟兄弟部队一起，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

下午，敌机18架第三批又来克夫地区攻击。1连因距车站太近，敌人爆炸燃起的烟火，烤得大家脸上火辣辣的。他们当场又击落敌机1架，击伤1架，并俘获两名跳伞的飞行员。

8月4日下午4时，美国空军出动16架F—105轰炸机，由正东方向飞来，前4架作迂回佯攻，后面间隔500米左右，双机错位跟进，从6000米高度、45度角俯冲而来，用爆破弹、气浪弹、子母弹对高炮阵地轮番攻击。

1连在李杰连长的指挥下，朝着投弹的敌机猛烈射击，第1架敌机当场空中开花，可是炸弹也同时落到1连阵地。咣当两声巨响，2枚气浪弹在1炮和3炮之间爆炸，接着又有2枚气浪弹在阵地入口处和山坡下的大油机旁爆炸。气浪弹爆炸产生的高温高压，霎时间阵地变成一片火海，火炮的炮管被压弯变形，战士们身上的衣服、皮带被气浪吹掉、烧毁，许多人被掀起的泥土埋住。

这时，团营领导和军医赶来1连阵地抢救，山下的越南老百姓也赶来了。当大家扒开被厚厚的泥土覆盖的炮3班掩体时，只见班长郭振祥仍像活着的一样紧握着指挥旗，指向敌机来袭方向；一炮手王永明双手紧握方向盘，一只脚踩着击发板；六炮手张安高举右手张着嘴，仿佛在高呼战斗口号；七炮手陈玉飞两手紧紧抱着一夹炮弹，战友们呼喊他的名字，他喃喃地说“共—产—党—一—员”四个字就停止呼吸。五炮手茅涨贵正托着一夹炮弹，同志们把他抬上救护车时，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指导员张耀宗说：“指导员！我没有给中国军队丢脸，要报仇！”到医院就牺牲了。炮3班8名同志在这次战斗中全部牺牲。

1连虽然出现重大伤亡，但跟敌机血战到底，跟阵地共存亡的战斗意志更加坚强，决心要向烈士学习，向美国佬讨还血债。

8月24日上午，敌人出动52架，分两个攻击波对克夫地区疯狂攻击，投下大量子母弹、爆破弹。1连早已严阵以待，打得十分勇猛，跟兄弟部队一起当即击落击伤敌机各2架，取得重大战果。

这是独立6营轮战回国前的最后一仗，在“钉子阵地”上用血肉写下壮烈的英雄篇章。

在人民海军援越抗美高炮部队的英雄谱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雷达兵，他们智斗美国“百舌鸟”导弹，创造了奇迹。

“百舌鸟”是一种空地导弹，专门跟踪和捕捉雷达电波，对地面防空雷达、炮瞄雷达以及导弹制导雷达，都能进行有效的攻击。开始我没有掌握敌

人的这种导弹性能，吃了大亏，多次受到攻击，造成人员、器材重大损失。

经过反复探索，雷达兵们终于发现，带这种“百舌鸟”导弹的敌机，跟别的飞机有所不同。飞机在发射导弹前，要盘旋寻找目标，在发现雷达波束并对准方向后才发射导弹，通常距离在 20 公里之内。如果在这之前的一瞬间，雷达天线采用隐蔽或改变方向，或关停，就有可能使“百舌鸟”变成“色盲鸟”，从而命中不了目标。

雷达兵们抓住这一特点，研究制定了斗“百舌鸟”的战术，总结出“早开机、近升压、快捕、稳跟、快打”的操作方法。

1968 年 1 月 25 日，美 F—105、F—104 战斗机两批 12 架，一路纵队向阵地而扑来，企图引诱我高炮炮瞄雷达集中一个方向对其搜索跟踪。指挥员看出敌机的花招，命令炮瞄雷达操纵手掌握好升高压的时机，作好捕捉打击目标的一切准备。

美机渐渐靠近了，距离已到 20 公里，各连炮瞄雷达同时升压，在 3 至 7 秒钟内，6 部炮瞄雷达全部抓住了目标。这时，敌机突然下滑，这是要发射“百舌鸟”的征候。雷达操纵手们毫无畏惧，灵活机智地把天线左右猛甩，使敌机无法瞄准，几次下滑企图发射“百舌鸟”导弹都未能得逞，而炮连抓住这个最佳时机，发扬火力，把第二批敌机击落 1 架、击伤 1 架。敌机在慌乱中发射的两枚“百舌鸟”导弹，无一命中。

战士们高兴地说：“百舌鸟”变成“百死鸟”了。

美国人惊呼：高炮部队找到对付“百舌鸟”导弹的手段了。

不久美国人又发明一种记忆电路，当电波突然消失时，导弹可按照原来所推断的航向继续飞向目标。原先反“百舌鸟”的那种战术和办法又不灵了。

敌变我变，中国的雷达兵们，又很快寻找到对付这种记忆电路的办法。他们采用在导弹不可分辨的角度范围内，用两部以上雷达或干扰机顺序开机，把导弹误引到远离目标的安全区域，而且一些雷达工程师找出一种计算公式，使美机发射的许多“百舌鸟”导弹命中山崖石头，或者山谷，落在两个雷达之间。美国佬又连连惊呼：中国人手里有种特殊的干扰机，专门对付“百舌鸟”……

3. 披危斩险清扫水雷

美国原以为凭他的空中优势加上南越部队，打胜这场战争是易如翻掌的，但战争不断升级，一拖数年，什么也没有捞到，寸步难进，使美国人感到丢脸、恼怒，最后不得不使出凶狠的一招：对越南北方沿海港口实行大规模的水雷封锁！于是，一夜间使越南北方沿海所有港口变成死港，所有船只不能动弹。

北京。外交部向周总理报告说，越南驻华大使要求马上见总理。周总理一听就明白，大使是为了美国布雷的事情而来。周总理告诉大使说：我国海军扫雷工具比较落后，苏联海军扫雷工具先进，你们能不能请苏联帮助扫雷？周总理说的是实话。我国海军 50 年代在长江口虽然扫过雷，但那是土办法，扫的是触角雷，工具都非常简陋，后来虽然有了一些改进，但跟苏联相比，相差很远。大使听了总理的话，没有直接回答苏联是否愿意帮助越南扫雷，只是再次转达越南政府对中国的要求。周总理送走大使，马上决定召开由外交部、交通部和海军参加的紧急会议。

议题很快转到如何组织扫雷部队问题上。根据海军现有扫雷舰艇情况，都不适用扫磁性水雷。但上海有家造船厂，正在研制遥控扫雷艇，适用扫磁性水雷。会议最后决定，赴越扫雷任务由海军承担。

经过一个星期紧张筹划，海军司令部协同南海舰队提出了一个赴越扫雷实施方案。方案经周总理审阅后，又报请毛主席批准。方案中提出加快建造新型遥控扫雷艇的计划。

海军扫雷队很快成立，由扫雷艇 12 艘、保障艇 4 艘，共 318 名人员组成。队长张守瀛，政委郭宝兰。部队集结北部湾待命。

出国前，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要充分估计扫雷任务的艰巨性，要有献身的革命精神，要根据水雷特点科学扫雷。

7 月 25 日，第一批 3 艘扫雷艇带着周总理的嘱托，成为中国海军扫雷队开路先锋，奔赴北越海防。

指挥部经过研究，扫雷首先要掌握美国水雷特性，因此必须打捞到水雷样品，然后进行解剖。在国内，或许经过东奔西走，能找到一些资料，可是在越南，在异国他乡，没有地方求援，唯一办法是下海去摸水雷，然后进行解剖，当然这是相当危险的，但明知山有虎，也只能偏向虎山行了。

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潜水组的头上了。

第一个下水的是潜水员周春起。他穿着轻潜水器材，来到楠潮口航道。这个航道是江海汇合处，水流复杂，海水浑浊，淤泥竟有一二米深，美国投下的水雷都深深地扎进了淤泥里。周春起顶着急流，在海里趴着前进，每趴 30 米，用竹签探条插一根。两个小时过去了，周春起累得一头汗，可是水雷没有捞着。

周春起出水后，其他潜水员又轮流地下水探摸，一连 19 天，潜水 70 多人次，在楠潮口航道中插了两万多平方米的海底竹签，却没有摸到一个水雷，真急得潜水员们心里像团火。

周春起是分队长，他对潜水员们说：“别灰心，到航道西侧探摸，说不定美国佬有意把水雷扔到边上，让船只靠边走时触雷。”

周春起他们不敢应用重潜水器材，因为铁器带有磁性，会引起爆炸，他们只能用铜性潜水镜，赤着脚去用脚踩，用手摸，用绳子拖，摸过的地方用不带磁性的竹签来标志。虽然这样死神威胁要少些，但仍然是在雷区行，只要踩响，就会粉身碎骨。

那天又轮到周春起下水探摸，摸呀摸，突然脚趾头触到一个硬梆梆、圆鼓鼓的东西，他心中一喜，钻到海底用双手一摸，天啊！是水雷，足有 300 多斤重。他立即惊喜地向指挥员报告：发现水雷！

人们早已忘记危险，一听找到水雷，都高兴得又蹦又跳，好像找到个“金元宝”。指挥员传来命令：当心敌机，保持肃静！这时海面漆黑，潮水哗哗，附近美国飞机不断地在投照明弹，一忽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忽儿又亮如白昼。像魔鬼脸，一忽儿哭，一忽儿笑，使气氛更加恐怖。大家生怕被美国飞机发现，都小心地伏在海面。

怎么把水雷捞上来呢？周春起早就想好了，他通知水面人员传下绳索。他扎了个套结，把水雷拴上，然后海面人员又把水雷拴在两只橡皮艇之间，绑扎在中间的竹棍上。一切准备好了，周春起一头钻出海面，命令大家使劲向岸边划。

突然周春起大声喊着：“停！停！”他趴在橡皮艇边上一听，感到不对

劲，好像水下传来吱吱声。他立即一头钻进海里，伸手一摸水雷，天啊！水雷发烫了，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不久就会爆炸。他一头钻出水面，用潜水刀嚓一声割断绳子，大声命令：“快，顺流划！水雷要爆炸了！”

大家齐力划着橡皮艇，刚划出 50 米，轰隆一声巨响，一根巨大水柱冲上天去，像鼓出一座浪山，顿时把橡皮艇冲个底朝天。水雷爆炸，把大家掀进海里，互相援救，幸运的是没有死伤一个人。

第一次虽然失败了，但取得了经验。队长张守瀛从越南海军那里弄来一份资料，打捞美国磁水雷 MK—52 型，最好是拔掉保险器上的水压杆，这样水雷就处在安全状态。大家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这种办法对打捞水雷比较理想，虽然危险性极大，也只好这样去冒险，别无选择了。

潜水组继续下水摸雷。这次非常顺利，又摸到一个圆鼓鼓的家伙，断定是 MK—52 型水雷。周春起自告奋勇说：“我有经验，我下水拔水压杆！”

张队长同意了。周春起看看满天星斗，深深吸了一口空气，戴上潜水镜，雄纠纠的去水下披危斩险了。

夜是黑暗的，但还有星光，可水下黑得什么也看不到，像是掉进了墨水缸里。周春起伸手摸着水雷保险器，水压杆有筷子粗，食指长，跟引爆装置是联在一起的，拨动水压杆要是触动引爆装置，顷刻水雷就会爆炸。

周春起静静心，蹲在水雷边，摸到水压杆。他用两个指头捏住水压杆，轻轻地拔一次，用耳朵贴到水雷上听听，拔了多次，水压杆一动不动。他仔细一摸，发现是由于水雷投下的时间长了，水压杆渗进泥沙，“咬死”了。

周春起心里想，不使劲拔是难以拔出来的。使劲拔虽然危险，但顾不得自己生死了，扫雷艇队已等个把月，不解剖水雷，又怎能弄清性质呢？不弄清水雷性质，又怎能清扫？他弓着腰，俯着身，一手扒住雷，一手捏住水压杆，使劲地拔。水流急，冲得他身子晃动，水压杆很短，拔了几次仍然丝毫不松动。周春起把屁股坐在海底，双脚蹬住水雷，双手紧紧捏住水压杆，憋足浑身力气，一点点拔啊拔！终于松动了。他赶紧扒在水雷上听听，又用手摸摸，发现一切都正常。他乐了。

周春起喘喘气，拧了几下水压杆又拔不动了。这时他想起白天大家想出的那个办法。对，试试吧！他从身边布袋里摸出一只螺帽，拧到水压杆顶端，然后在螺帽上拴根绳子，两手使劲拔绳子，吱得一声，水压杆终于拔出来了。

“报告队长，成功了！”

心拴到喉尖上的人们，一听水压杆拔掉了，都咯瞪一下，心口上那块千斤石头落地了。第一枚水雷就这样捞了上来。

水雷捞上来之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拆卸解剖。这也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稍有疏忽，同样会雷炸人亡。在扫雷队技术组工作的舰艇研究院 10 所水雷专家李荣紫亲自动手解剖这枚水雷。军士长朱重滨积极要求参加拆雷。他在扫雷大队时，就是一个对水雷钻研很有兴趣的人，眼下尽管有危险，他还是非要弄清美国水雷的“奥秘”不可。捞雷过程中，他一直关注着潜水员们的安全，给他们讲拔水压杆应注意的事项。现在要拆水雷了，他更是视为学习的机会。

水雷放在沙滩上。为了防止拆卸中水雷爆炸造成伤亡，在距离 30 米处挖了一个掩体。指挥员和观察人员全部进入掩体。

拆卸开始了，李荣紫按预定方案进行拆卸，朱重滨则立一旁观察、记录。

掩体里的人们盯着他们，心口像压着块千斤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此刻空气好象快要凝结了。人们看到李荣紫精心细致地拆卸着，朱重滨把拆下的零件一样样的登记，又画出草图，一切显得从容不迫。经过两个小时跟死神的搏斗，水雷之谜终于解开。人们冲了上来，紧紧把这两位英雄拥抱。

扫雷战斗就要开始了。

首先去扫雷的是 05 号艇，这是从上海刚接来的遥控扫雷艇。这种艇小，吃水浅，艇和扫雷具为一体结构，不需要收放扫雷具，机动性好，适合港湾、河口、岛礁区作业，对音响、电磁水雷都可以清扫。

05 号成了扫雷先锋艇，因为是第一次试用，能不能扫到雷，有没有危险性，大家都没有底数。这时朱重滨来到 05 号艇，成了扫雷的指导。大家还选他当党小组长，他说：一定能扫到雷，大家要有信心。

一切准备好了。05 号艇的任务是清除南栅口 17 至 20 号灯浮之间的航道。这是海防港咽喉，是主航道。在这样重要地段扫雷，又是第一次，成功与否，影响很大。朱重滨和艇长田铭首先去观测和熟悉那里的航道、渔栅、沉船、航标的位置，观察对照海图，回来后研究扫雷措施。结果发现小艇航速有问题。在这一带布下的是 MK—52 型水雷，要求 05 号艇航速不能超过 2—3 海里，最大不能超 4 海里，不然艇就会被水雷炸掉。而 05 号艇最低航速就超过 7.8 海里，航速快反而成了大危险。

怎么办呢？朱重滨想出办法，在小艇后面拖帆布袋。可是一试不行，拖索一拖全断了。后来有人提建议，后面挂两只大铁锚，速度是降慢了，但还是不符合要求。大家一看艇不能用，有雷不能扫，心急火燎的。

夜深了，朱重滨坐在灯下翻来覆去地琢磨着。他拿着纸，涂来改去，总想寻找一个减速的计策。他时而抬头望着小灯苦思，时而凝神窗外天上的星群。忽然他对自己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为什么不把遥控改成人工操作呢？这样机器不就可以随动了么？但他思想上也斗争起来，本来是岸上遥控操纵的，比较安全，现在改为人工操纵，要到海里去，这就危险多了。转面一想，要扫除水雷，不付出代价能行吗？改装好 05 艇再扫雷，这要等到猴年马月，越南人会怎么看？

朱重滨思绪千万，走出房间来到河堤上，忽然来了一只橡皮艇，后面有挂机，“突突”地响着马达往前开去。朱重滨脑海闪过一道强光，天啊！这不是好办法吗？用挂机装到 05 号艇上去，马力小了，航速不就减下来了吗？他马上找艇长商量，第二天就试验，果然成功了。

05 号艇开始出击，它悄悄地驶向雷区。朱重滨立在后甲板，灵活地操纵小艇，战友们各就各位，扫雷战斗开始了。这时海上一片漆黑，没有星光。突然，一架美国飞机怪叫着从他们头顶飞过，投下四颗照明弹，把夜海照得如同白昼。朱重滨和艇长指挥大家一边前进，一边对空射击。他们避开照明弹，继续扫雷。

轰隆一声巨响，离 05 号艇 20 米外，一根高大水柱腾空而起，第一枚水雷被扫响了。

05 号艇继续扫雷，一枚枚水雷不断爆炸。指战员们高兴得盾开眼笑，他们为自己成功而感到自豪。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枚水雷离他们 15 米的地方炸开，气浪裹着海水、泥沙，劈头盖脑地倾泻到艇上。小艇被巨浪托起，瞬间又狠狠从浪尖摔下来。顿时机器震坏，管子破裂。他们回到岸边立即进行抢修，一个小时之后，05 号艇又开足马力，冲向新的雷区。

越南政府又提出：为了配合越美巴黎和谈，必须预期打通海防港航道，把红旗插上龙州岛。经中越双方商定，立即组织一支中越联合扫雷队。05号艇又成了开路先锋。

晚上，海上刮着六七级大风，05号艇在这种情况下出海，随时有翻船危险。朱重滨经过计算，提出用主机“高速低磁扫雷方案”。这是在水雷即将爆炸的瞬间，扫雷艇高速冲过去，把水雷抛在艇后爆炸。这要冒更大风险。

05号艇方案被批准，党小组围拢在朱重滨周围，大家举起拳头宣誓：为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我们准备作出最大牺牲。

朱重滨看看大家说：“牺牲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扫出美国水雷，要让美国人看看，中国海军扫雷兵的威风！”

中越扫雷队迎着海风出航。05号艇走在最前面，时而蛇形前进，时而调头复扫，迂回航行。第一个航次，05号艇就扫掉8枚水雷。

美国的水雷不但定时，还定次，如果定在5次爆炸的水雷，你扫过4次它也不炸，第5次航行到它身边时它就炸开了。为了扫雷编队的航行安全，朱重滨指挥05号艇来回清扫，他对战友们说：“我们多扫一个航次，后面编队的安全就多一分啊！”

越南同志发来信号：“谢谢你们！”“你们扫过的雷区，我们放心！”

12月23日晚上，朱重滨又被派到13号扫雷艇当指导，这是从祖国刚来的新扫雷艇，艇长因初次扫雷心里无数，一看朱重滨来了，很高兴，大家要求马上出海扫雷。13号艇的任务是清扫芒果岛征河口第一、三雷区。在这5海里长的航道内，美国布下100多枚水雷。

13号艇像离弦的箭，全速向雷区驶去。行驶途中，朱重滨又一次检查了各个战位。最后他来到正在操艇的夏三保艇长身边，用手指着前方和左右，向夏三保介绍航道情况。

“进入雷区了！”朱重滨提醒夏艇长。

“放磁！注意各部位工作！”夏三保命令着。

“我去检查一下！”朱重滨说了一声，就到战位去检查工作情况。强大的磁场从艇身放射出去，向海底撒下无形的、巨大的电网，捕捉着藏在水下的水雷。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艇左舷一百多米处，一枚水雷爆炸了，13号艇像要撕裂，在海浪冲击下剧烈跳荡。朱重滨不放心，一面督促大家坐到橡皮座上，注意安全，而他自己却走进驾驶室，把水雷爆炸位置标在海图上。

13号艇继续前进！就在朱重滨跨出驾驶室的瞬间，一枚水雷就在离艇3米地方突然爆炸，强大的气浪把艇掀了起来，紧接着哗啦一声，大水柱把艇压在海里。朱重滨和战友们都被甩进海里。朱重滨受了重伤，六处骨折，昏迷过去。海水的冲击，风浪的吹打，又使他从昏迷中清醒。他睁眼一看，13号艇失去控制。他张嘴呼喊，但喊不出声；他向战艇划去，但四肢已骨折。海浪又迎面袭来，每划一寸，他都要忍受着极大痛苦。这时他看到艇长爬上了战艇。战艇得救了，他微微一笑又昏迷过去。

朱重滨醒来时，他已经躺在越南医院里，但他很快又昏迷，嘴里还在呓语：“05艇加满了油，请下命令！”

这位中国人民海军英雄的扫雷兵，为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流尽最后一滴血，停止了心脏的跳动！

1973年元旦，越美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人答应负责战后清除水雷。还

有那个“老大哥”也表示马上派扫雷队帮助北越扫雷。

在北越人看来，中国海军扫雷艇小，人数也少，干不了大事；美国、苏联是海军强国，扫雷肯定现代化程度很高，他们才是主力军。这时中越关系已经有些不妙，他们对中国扫雷队有意冷淡，并把中国扫雷队支配到次要地方扫雷。

美国组织 78 扫雷特混编队，由美国水雷作战司令部麦考利少将兼任特混舰队司令。他们出动各类舰船 46 艘，直升机 44 架，总兵力 4700 多人。庞大的舰队在龙州岛以南呈扇形队形安营。2 月 27 日摆好阵势，派直升机试扫一下，28 日又偃旗息鼓，退避三舍。就这样扫扫停停，磨磨蹭蹭……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越南人看出美国人不会真心实意为越南人扫雷，他们假借扫雷为名，深入越南海防，通过“合法”途径干他们非法搜集情报的勾当。那个“老大哥”扫雷队也摆阔气，说三道四指挥越南人干。

北越海军领导人态度又变了，他们找到中国扫雷队长张守瀛说：“只有中国和越南是真心实意扫雷的，中国支援是真诚的，无私的。”张队长笑笑，心里在说：“为越南兄弟卖命的，只有中国军队，因为我们是同志加兄弟！”

美军扫了 3 个多月，总共才扫爆 3 枚水雷。至于那个“老大哥”，听说连水雷影子也没有见到。美国扫雷编队最大“贡献”是用直升机反复多次“检查”中国扫雷情况，结论是：“中国人清扫得真彻底！”越南老百姓说：“中国扫雷最多最棒。”

张队长看到通报，微微笑了，心里在说：周总理啊！中国海军为祖国争了光彩！

1973 年 8 月 27 日，中国扫雷队班师回国，北越海军举行了盛大欢送宴会，直把中国编队送到白龙尾岛。中国人民海军也组织隆重欢迎扫雷队回国大会，为优秀的祖国儿子披红戴花！

朱重滨被授予越南一级战功勋章。人民海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一等功。朱重滨的名字，永远跟中国海军扫雷部队连在一起。他是人民海军扫雷英雄。

中国扫雷队在越南名声大振，后来柬埔寨民主政府也要求中国海军援助扫清湄公河的水雷。

1976 年 5 月 3 日，人民海军一支排雷队，根据中央军委邓小平副主席的指示，来到柬埔寨湄公河为柬排除水雷。

这次排雷跟越南时不同，是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用鱼雷快艇投放深水炸弹，把河底下的水雷炸掉。湄公河很快恢复了通航。

第二十二章

海南上空的较量

1. 在极限高度上冲刺

在援越抗美过程中，人民海军不仅派部队出国参战，而且在海南岛直接跟来犯的美机较量。

美国一面派飞机对我国援助越南部队及物资进行狂轰乱炸，以便切断我国对北越的一切支援；一面又派飞机搞什么“擦边战术”，对我国进行挑衅。

所谓“擦边战术”，就是沿中国领海线边缘飞行，时出时进。我海军飞机升空赶到时，他向公海飞，你走了他又侵入。他把你击落了，说是在公海上向他挑衅，他是出于自卫；你向他开炮，他说你侵犯了他公海自由飞行权。要粉碎这种“擦边战术”，打到他的痛处，那必须抓住他侵犯中国领空的瞬间把他击落，而且敌机残骸必须落在中国领海线之内。这的确是一场斗智斗勇的空战，况且中国飞机没有美国的先进，这就使空战更加艰难和神秘了。不过中国人的脑袋从来不比美国人差，无论美国人使用无人驾驶飞机也好，有人驾驶飞机也好，从高空来也好，从低空来也好，都在中国海南栽了跟斗。

美国人要搞“擦边战术”就得弄清中国人防卫力量如何？到底有多少飞机场，高射炮和雷达网，有没有导弹基地？于是首先派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来侦察。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海军航空兵要击落这种高空无人驾驶飞机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人计算好了，中国的米格战斗机，若是冒险飞到极限高度以上，其速度也跟不上，因此，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犯中国领空是最安全的。它既可叫中国人束手无策，又可弄回军事情报，两全其美。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的一个高招。

所谓极限高度，是指某型飞机所能到达的最大高度。飞机上升的时候，它的上升率为零时的高度叫理论高度。上升率为每秒0.5米时的高度叫实用升限。采用跃升的方法，使飞机获得超过理论升限的高度，叫动力高度。任何飞机都有它的极限高度。为了对付这种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挑衅，海军航空兵4师10团，又奉命专门组织一个尖刀分队，在海南待机轮战。由大队长张炳贤、副大队长舒积成和王相一组成，都是一群天上高手。

美国无人驾驶机体积小，重量轻，但速度很快，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全靠无线电遥控式程序控制。它由运输机带到空中发射，完成任务后可以收回。主要靠开伞垂直降落。

10团小分队针对这种美国无人驾驶飞机，进行详细分析，找出其特点和弱点。它的特点是高度高，体积小；它的弱点是按程序飞行，遇有情况不会随机应变；受攻击时不会机动，也不会寻目标反击，就像是靶机。对付它的最大困难是飞行高度。当时我国战斗机飞不到这一高度，要把它打下来，就要飞到极限高度上去，而在极限高度上飞行是极其危险的。大家分析来分析去，唯一办法是征服极限高度。只有攻克这一难题，打下敌机才有把握。

到底能不能征服极限，如何征服，成了尖刀分队日夜思索、实践、试验的重大课题。白天他们顶着烈日，轮流试飞；晚上，具体分析飞行中的各个

动作。他们在试飞中都感到，飞机一当进入极限高度上爬高，操纵稍不注意，飞机就有可能因得不到支持自身重量的最低速度而螺旋式下坠；高空空气稀薄，升力小，开炮时强烈的后坐力又容易产生坠毁。怎么办呢？小分队同志们响亮地回答：闯！一定要闯出一套在极限高度飞行和作战的经验来，飞机的性能不够，就加上人的“性能”！

他们在试飞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碰到危险的时候，总是这样提醒自己：“敌机就在我们上空 100 米、200 米怎么办？”他们又坚定地命令自己：“冲上去，消灭它！”试飞中，他们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当飞机已经爬上极限高度时，速度表上的指针已经指在一般平时认为不能再小的刻度上，速度再小就可能失速而螺旋下坠。但是，他们根据实际经验，知道让表速再减小一点，飞机就可能爬得更高些。于是他们就冒着更大的危险，沉着地慢慢减小表速，飞机终于因加上了人的“性能”而飞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为击落美无人驾驶飞机创造了条件。

1965 年 3 月 24 日，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出现了。王相一进入一等战备。虽然海南是春天，实际已经高温，20 分钟在坐舱里待命，满身是汗水，顺着衫衣往下淌，从头部脊梁流到皮靴里。目标时儿出现，时儿消失，直到下午 1 时 27 分才令王相一单机升空。

他距敌机 30 公里时，发现目标，看清了敌机拉出白白的烟。王相一边爬高，边修正航向，待敌机距他 3800 米时，他拉跃升，瞄准敌机，当相距 411 米，敌机被他牢牢地套住光环。他按动炮钮，双炮齐发，打得美机左翼冒烟。王相一紧迫不放，再次开炮，敌机直线向外海坠去。

王相一接到返航命令，回来时因油量已不够，只好在附近的机场着陆。尖刀分队第一仗就胜利了。

但王相一对自己要求很严，认为这一仗打得不理想，存在两个缺点，第一，击落的敌机没有掉在中国领海线内，美国人造谣说是在公海上攻击他的飞机，使美方有空子可钻。按上级要求，海南岛上空击落的美机，一定要坠落在中国领海内，叫美国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第二，对美国无人驾驶飞机的速度，掌握不准，实际飞行速度比预计的快，因我机追击时加速，故返航时油料不够，如果附近没有机场，很可能会出现险情。另外，第一次射击打得不准不狠，没有当场开花。

王相一对自身的严格要求，给了战友们极大的启示，张炳贤、舒积成吸取王相一的这些初战经验后，对付美国无人驾驶飞机更加有把握了。

3 月 31 日战机又来了，舒积成奉命首先单机起飞截击，王相一随后也起飞在一定高度待机。舒积成在 30 公里处发现了敌机，在地面引导下，在极限高度上跃升接敌。为了确保命中，舒积成一直逼近到距敌机 110 米才按炮钮。敌机的投影已超出了瞄准具光环，黑影几乎罩住他的座舱盖，这一炮够准够狠的，左右两翼都冒起火星，敌机向左倾斜，又向后退，差点撞在舒积成的飞机上。舒积成一压杆，来了个右转弯，再右跃升，冲过了敌机。此刻敌机开始坠落，一头栽在海南岛三亚以北地区。4 月 3 日，国防部授予舒积成“战斗英雄”称号，之后，舒积成又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一个星期内，尖刀分队敲掉两架美国无人驾驶飞机。这一下美国佬感到有点为难了，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但美国佬总是不甘心罢休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8 月 21 日又来犯了。这一回美国玩新花招，运输机带着 2 架无人驾驶飞机。12 时 51 分，在南越砚港北部一空域投放第 1 架，到北部湾

之后，混入小机群，朝越南北方飞去；第2架13时11分投放，从高空窜入越南北方。敌人想用第2架来掩护第1架入侵海南的企图。

指挥所命令值班的舒积成起飞。舒积成刚离跑道，美无人驾驶第1架飞机就突然右转弯，向我海南岛窜来。

“加力起飞！”

“投副油箱！”

塔台连续传来两道命令。

舒积成是空中猎手，空战很有经验，知道这些紧急命令预示着敌机就在附近了。战机稍纵即逝，他立即升高到指定空域拦截敌机。突然他又与地面无线电联系中断，在紧急关头，他凭着平时练就的本领，判断敌我位置，果断地转弯跟踪追击。敌机已经很近了，他立即拉起飞机，瞄准敌机，打出第一串炮弹，没有命中；他瞬间又以近战的战法靠上去再打，只见敌机身上升起一团火，在正前方划着圈下坠。这时两机相距只有58米了，舒积成立即脱离，胜利返航。

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先后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3架，狠狠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965年12月29日，国防部授予10团为“海空雄鹰团”的光荣称号。

2. “麻雀”不认自家人

美国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犯海南岛的同时，还用各种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侵犯海南上空。他们仍玩弄“擦边战术”，时而进入中国领空，时而又飞进公海领空，对我海军航空兵挑衅。

开始，美国人凭他的装备先进，战斗机装有“麻雀”导弹，以为中国海军航空兵不敢较量，就用机群来玩“擦边战术”。

1965年4月9日，美国起飞了两批8架F—4B型“鬼怪”式战斗机，第一批4架，向我驾歌海方向靠近。8时19分，在11000米的高空，用时速900公里侵入我海南领空。第二批4架，又侵入我黄海、乐东等地区上空。这是一种舰载机，飞行速度快，带有4枚麻雀导弹，杀伤半径为12—15米，可在任何气象条件下发射。

指挥所命令我机升空，任务是“飞行巡逻，监视敌机”，实际上就是要把美机群挤出领海线外，粉碎敌人的“擦边战术”。

大队长谷德合率领4架米格战斗机立即升空，占领阵位准备迎战时，第一批美机4架已转向飞到公海去。这时第二批美机4架又趁机侵入我领空。指挥所命令我4架左转追赶美机。

“后下方1000米发现美机！”我4号机飞行员李大云报告。

这时大队长谷德合同时发现，4号机的左前方也有2架美机。“左转准备战斗！”大队长发出命令。

李大云的4号机，此时被2架美机咬住尾巴。李大云沉着应战，向左急转弯，迫使后面的美机冲前，然后立即反扣，咬住1架美机，并逼近到200米，请示攻击。

谷德合大队长掌握上头精神，赶出美机为目的，美机敢打第一枪，我就坚决还击。他又考虑4号机追赶美机编队较远了，因此他下令：“不要攻击，返回归队！”

李大云服从命令，放弃攻击，左转归队。美机赶紧下滑逃窜。与此同时，3号机中队长魏守信也以大坡度急转弯，摆脱2架咬尾的美机。我机编队摆脱美机咬尾之后，向五指山上空靠拢。

8时55分，我编队在五指山一带巡逻。美机以为我编队害怕了，又转向再次侵入我领空，而且向我编队靠近。

突然，我4号机护尾器发出警报，李大云回头一看，2架美机已经咬住了他的机尾。李大云心里想，这可是机会来了，你美国佬不就是有“麻雀”、“响尾蛇”吗？这些导弹武器虽然先进，但也有弱点，不是“万能法宝”，有时还会“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李大云立即向左急转，迫使美3号机冲到自己前头，然后他来了个迅速反扣，咬住了美机，并一个劲地追赶瞄准。李大云的勇猛果敢动作，把美3号机吓得失魂落魄，连续左右机动，企图下滑逃跑。李大云猛追不放。位于李大云后面的4号美机，急忙前来营救，向李大云连续发射2枚“麻雀”导弹。李大云知道美国佬会来这一招，他突然急转避开。可是3号美机根本就不知道4号机已经发射导弹，一心只想摆脱李大云4号美机发射的的追击，结果“麻雀”导弹击中3号美机，“咣当”一声，空中开花，粉身碎骨。

大队长谷德台发现美机公然向我发射导弹，又见美机群向我逼近，侵入了我领空，他立即下令：“向美机群冲去！”2架美机见势不妙，慌乱中又发射4枚“麻雀”导弹。我机早有防备，迅速避开，脱离了导弹的作用范围。这4枚导弹，在离我机群200—400米处的空中先后爆炸。2架美机发射导弹后，分别向左、右转弯。我3号、4号机迅速冲向正在左转的一架美机。美机急速下滑逃掉了。

此刻，指挥员考虑到气象的变化，油量也不多了，命令我机编队返航。在返航途中，我2号机飞行员程绍武发现1架美机向右后方逼近，一边报告，一边做大“S”机动飞行。我3号、4号机也迅速前去支援，从左、右、上、下方威胁美机，美机只得下滑转弯逃窜。至此，我4机编队粉碎了美机偷袭的企图，安全返回机场。

空战结束后，在如何计算战果时，发生了争论。有的说：“美机3号应该算李大云击落的。”

李大云摆着手说：“不行！不行！我一炮未放，怎能算我击落的呢？”

“是你用了一个勇猛动作，勾引敌机上当的，这才造成美国的‘麻雀’打掉了美机！因此，这战果应算你的！”

“不行，我李大云可不要白拣的功劳，我要的是自己开炮击落的战果……”

有人说：“那就算谷德合编队4人击落的吧！”

谷德合也摆着手说：“不行！我们都没有开炮。”

有的指挥员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把这个战绩算在美国自己身上吧？”

参谋自作主张，在当天战斗日志上写着：美国飞机在中国海南岛上空，施放“麻雀”导弹，击中美国F—4B战斗机1架！

美国人又如何看待这件事呢？当日，即1965年4月9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声明说：“美国没有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交战是在海上进行的”，“不知道袭击美国飞机的米格机的国籍”，“美国飞机始终被授权自卫”。

不管美国政府如何抵赖，在言词上玩弄花招，但1架美机把另1架美机击落在中国海南岛地区，这一事实改变不了。

3. 打它个空中开花

美国人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小型战斗机、大型舰载机，一次次在海南岛上空被击落。按理美国人应该守点规矩，尊重中国主权，承认领海 12 海里了。但他的战略方针是跟中国大陆为敌，企图搞垮共产党政权，因此就决定了他的本性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当然中国人也有自己的战略方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65 年 4 月之前，中央军委指示海军航空兵对美机一般不主动攻击，自美机发射导弹，主动向我机攻击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美机入侵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从此，对美机入侵的政策，便由原来的一般不予攻击，改为坚决打击。管你高空也好，低空也好，管你有人驾驶也好，无人驾驶也好，有导弹也好，无导弹也好，只要侵犯中国领海、领空，尊严受到侮辱，就要自卫。特别是我王牌军——“海空雄鹰团”决不允许美机在他们面前称狂，一当奉命长空拦截，就要杀出威风。

1965 年 9 月 20 日，海南岛上空格外晴朗，微风拂拂，海面白帆穿梭，鱼鳞闪闪；岛上凤凰树火红，椰林里传来歌声，一派和平劳动景象。

10 时 47 分，指挥所里突然接到海岸雷达站的报告：“发现美机 1 架，正西 90 公里，高度 4000 米，时速 1150 公里，航向 15 度！”

一张画着细细蓝线的航线图，很快展现在指挥员跟前。这条蓝线明明白白地告诉他：美国 1 架 F—104C 战斗轰炸机正紧临海南岛西岸向北移动，已经接近中国领海线了。

指挥员凭着多年经验，马上判断，这是 1 架准备入侵海南岛的美机。美国人企图用世界上第一流的战斗轰炸机来惹是生非，企图以此表明美国是不承认中国领海线的，你把我击落了，我也照样要飞。指挥员一掌落在桌子上，大声发出命令：“打！高翔双机升空！”

大队长高翔浓眉大眼，一股虎劲，他一接令就跟黄凤生驾着银燕，越过椰林，射向指定空域。心想，到海南轮战，汗水流了几斤，可是就轮不到他的战机，今天好不容易遇上了，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人民回报，希望跟世界上头号空中美机交手。

他低头望去，下面就是自己熟悉的五指山。他很快明白，指挥员要他在这儿待机，其目的是要用最短时间，最好航线，突然出现在美机面前，同时非常有把握击中美机，不会坠在公海，一定坠在海南岛或领海内，让美国佬无法抵赖。

他俩在万米高空来回地运动。几分钟过后，心急的高翔就沉不住气了，一个劲地问着领航员：“美机在哪里？怎么不叫出击？”说话像响雷，办事如闪电的高翔，瞪大双眼，到处在搜索。高翔听说了，越战不断升级，美国佬威胁中国，要来一次空中较量，还要打一场“亚洲地面战争”。高翔心里无比愤怒，美国佬像宪兵，在世界上称王称霸，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他下定决心：“我要遇上入侵美国飞机，打不下来，我撞也要把它撞下来！”他曾在日记上写着：“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沿着革命道路走，誓为理想抛我头。”现在美国飞机来犯，他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

当然，地面指挥员理解高翔这种心情，但是指挥员所要考虑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时机出击最有效，尽量首发命中，让美机没有还手的余地。

雷达在搜索跟踪着美机，指挥桌上标图员画出那条航线已经进入中国领海线内，可是蓝线马上又拐出领海线。指挥员看到，美机航线是北部湾加油伴动飞行，想迷惑我雷达，然后突然窜进海南上空。

11时19分，美机果然急转，直窜我雷州半岛。

“高翔出击！”

正在五指山上空巡逻的高翔一听，喜得浓眉一扬，马上回答：“明白！”高翔双机以最大速度，风驰电掣嗖地飞向作战空域。

在地面引导下，高翔飞快地接近美机，高翔注视着每朵擦机而过的白云，却连一只鸟也看不到。

“注意！搜索目标！”高翔提醒黄凤生。

高翔又有点沉不住气，美机在哪里啊！但他马上提醒自己：“要沉着！要冷静！”他圆睁虎眼，紧蹙浓眉，不放过眼前每个目标。突然，高翔眼睛一亮，看到右边有个小白点，再接近一看，他惊喜地报告：“发现美机！”

这是1架F—104C，是单座高速喷气战斗机。这是美国速度最快，航程最大，续航时间最长，武器装备最好，带有新式“响尾蛇”导弹，既可担任轰炸，又可担任防空拦截的最先进的战斗机。对越南进行轰炸的绝大多数是这种飞机，特别是对高炮部队的袭击都是这种飞机。

高翔一看是美国F—104C，立即火冒三丈，他马上呼叫黄凤生：“准备攻击！”他加大油门，大速度地猛扑上去。美机一发现，来了个向右转弯。高翔紧跟来了个向右转，紧紧咬住美机。

“左面没有情况，放心打！”地面指挥员向高翔通报。

“后面有我掩护，你放心打！”黄凤生在鼓励着高翔。

高翔浑身是力量，又加速扑了上去，美机已进入有效射程了。高翔吩咐自己“近些！再近些，打它个空中开花！”美机被套进瞄准光环了，高翔右手伸向电钮，但马上又缩回来，对自己说：“沉着，再近些！”巨大的美机黑影已经把他的瞄准环盖住了，他牙齿一咬，猛按电钮，“轰轰轰轰！”一串串闪光飞向美机，直打到39米才脱离。转眼间，美机变成一团火，轰隆一声巨响，敌机爆炸了。高翔的战鹰震动了一下，美机爆炸的碎片竟飞到了他的飞机上，连一个发动机也突然停转了。

高翔吩咐自己，要沉着。他终于驾着一个发动机的战鹰，胜利返回机场。机械师检查时发现，美机爆炸的碎片，有13处飞到高翔飞机上。

4. 活捉美飞行员史密斯

在人们欢庆胜利时，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跳伞了，他惊魂未定便飘落在琼州海峡海面。渔民们发现后，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当年琼崖纵队红军老战士符气台冲在最前面，大声喊着：“缴枪不杀！”

这个军号为4360的美国飞行员的史密斯，早已吓得面如土色。在一片叫喊声中，史密斯手捧着美国国防部发给他的、上面写着十三国文字的“身份证”连同他随身所带的武器，全部交给了渔民。

史密斯被带到陆地，安置在一间房子里，他吃得饱饱的，又洗了个痛快澡。他已经发现，中国人很文明，不会虐待俘虏，他已经不像刚抓住时那样惊慌恐惧了。

新华社记者来到史密斯的房间，与他进行交谈。史密斯拿出妻子及两个

孩子的照片说，“我讨厌这个越南战争，但他们硬要我来，现在不知道我的妻子怎么想念我啊！”史密斯还对记者说：他在20日上午10点多钟从南越砚港起飞，还不到一个小时就被揍下来了，更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成了中国民兵的俘虏。

记者问他这次空战情况时，史密斯脸色大变，心有余悸地说：“这样近的距离开炮，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是一次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的空战！”

美国电台也惊呼：这样先进的飞机被中国击落，政府感到“震惊”，军方也感到“不可理解”。一些第三世界的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民是“不可惹的”，警告美国佬“要清醒一点”！如何对待侵略者，“中国是我们榜样”。一次小小空战，震动了全球。

这一战，也难怪美国人惊呼，因为F—104C战斗机，自造出来之后不可一世，还没有人在空战中把它击落。中国人民海军的“海空雄鹰团”，再次创造空战又一个第一。

更有意思的是，中美外交关系恢复之后，史密斯专门来访问中国，他已经是个商人了，他在上海再次见到空中对手——高翔，两人友好握手。史密斯说：“我不希望看到美国和中国对抗，我希望中美友好！”高翔笑着说：“你们美国政府如果再派飞机来侵犯中国，我还会上天参战，还会把你们飞机击落！”史密斯说：“我也相信这一点！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

第二十三章

西沙海战

1. 张元培深夜疾书

美国虽然在越南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是怎么也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一面继续支持南越西贡向北方进攻，一面又唆使西贡当局窥探我南海诸岛。

西贡阮文绍心领神会，立即采取行动。

1973年9月8日，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西贡当局突然狂妄宣布，南沙群岛11个岛屿划归其福绥省管辖。随即阮文绍集团派武装人员抢占了鸿麻岛。紧接着，西贡当局又把眼睛瞄准了西沙。中国南方蓝色国土受到被瓜分的威胁，一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尊严的严重斗争，又历史地摆在人民海军面前。

9月10日那天，在南海舰队司令部作战指挥室里，大家围在一张大海图跟前，正在听着作战参谋讲述南海诸岛近三四年来被周边国家非法侵占的情况。在醒目位置上坐着一位神情严肃壮实的老军人，他就是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他理着平头，有些白发，桌上放着笔记本，手上夹着一支烟，精力集中地听着参谋汇报。

参谋越讲越激动，他说：

“南沙海域盛传蕴藏着丰富石油、天然气和其它矿产，说是‘第二个中东’，于是一些国家开始组织所谓‘远征队’，进行勘察、探矿，纷纷抢占岛礁，宣布对全部或部分岛屿拥有主权。目前，除最大的太平岛驻有国民党军队，其它11个主要岛屿均被外国占领。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是我最早发现，最早开发，最早管辖。三国《南洲异物志》、《扶南传》都有关于这些岛屿的记载。近年西沙出土文物，有西汉、东汉和明朝的古铜钱，都说明中国人民很早就在这里劳动生活。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曾占南沙小九岛，我渔民就进行过反抗，拔掉了外国旗，用渔炮打击法国军舰，最后法国人不得不滚蛋。二次大战中，日本人又占我西沙、南沙。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专门派舰队去接管被日寇侵占的岛屿。现在蒋军驻守的太平岛就是当年用‘太平号’军舰命名的。他们先后在太平、中业、北子、南子、南钥等岛上建立了主权碑。现在这些主权碑大多数被侵入者偷偷替换了……”

张司令员弹了弹烟灰，自言自语地说：“鞭长莫及啊！我们军舰太小了，缺少中型以上战斗舰艇，现在没有一艘能到南沙执行任务。”他缓缓地喷出一口烟云，指了一下海图说：“王参谋，你先讲讲西沙情况吧！”

“西沙是海空航道的要冲，战略地位很重要。正因为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很重要，因此历来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南越对西沙早怀有野心，1957年3月6日西贡当局就派遣武装人员非法占了珊瑚岛，有一连兵力驻守。近来南越军舰在永乐群岛一带活动频繁，有进一步侵占我甘泉岛、金银岛等的企图，情况对我越来越不利。”王参谋望望在场舰队首长，把文件夹子合上了，他要说的都说了。目光好象在说：留下的难题是看你们这些守边关的将军们了。“我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西沙要出乱子哟！”张司令员站了起来，把烟头使劲往烟缸里一揷，转身对作战处长说：“要加强西沙方向的巡逻！”

作战处长面有难色地说：“能到西沙执行任务的舰艇只有7艘了，在汕

头的5艘担任国家战备值班，应付突发事件，不能动，由总参、海军指挥；另外2艘不是这儿有毛病，就是那儿有故障，都不能用。上个月去执行任务的只有4艘小炮艇，遇到了不算大的风暴，差点翻掉。”

“你的意思取消西沙巡逻？”

“没有军舰，这……”作战处长摊摊手，有些无可奈何。

“装备处长，你是干什么吃的？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竟跟我拉稀。”张司令员恼火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脸色阴沉地说：“西沙要出问题我担当不起，你也躲不掉！”

“司令员，你别发火。”装备处长委屈地说：“全舰队的舰艇在航率不到一半，300吨以上的只有四分之一能执行任务，但没有一艘能跑西沙，‘文革’这些年造的军舰几乎都停在码头上，没有一条质量过关的，老舰船又缺配件，失修严重啊……”

“我不听你诉苦，你得给我抢修！要抓紧时间，没有军舰怎么打仗，怎么守海疆……”

当天晚上，张元培司令员望着墙上那幅西沙、南沙形势图，心口像压着一块千斤石，异常沉重。这张图上标有大量外国舰艇活动标志，南沙比较大的岛礁差不多全被别国占了。作为南海舰队的司令员，他的军舰竟然没有一艘能开到南沙去，现在竟连到西沙巡逻的军舰也如此少，而南越军舰却在这一带频繁活动，大有吞侵其它岛屿的可能性。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张司令员忧心如焚。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的海疆被一些弹丸小国步步蚕食，居然无可奈何，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自己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张司令员转过身，马上连夜伏案疾书：

“国务院、中央军委并海军、广州军区：

“目前作战舰艇存在问题很突出，很严重……作为海军战士，不能有效地完成保卫祖国海防任务，深感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眼看着祖国的领土被外国入侵而无力保卫她，心情更加沉重和不安……”

的确，海军三个舰队中，装备最差的是南海舰队，北海舰队要对付“北极熊”的侵犯，兵力重，装备自然要好些；东海舰队要对付台湾，自然也得有些中型军舰；而南海舰队当时是战略后方，“有北方打炮，南方看报”的说法，估计不到那些小国会趁人之危来蚕食我蓝色海洋国土，这能不使张元培司令员心中焦急如焚！他的报告还没有批下来，西沙的战事就爆发了。

2. 南越入侵西沙永乐群岛

1974年1月15日，西沙甘泉岛附近海域，机声隆隆，我海南渔业公司402和407两艘渔轮，正在紧张地进行捕捞作业。有的在捕捉肥大的梅花参，有的在捕捉龙虾，有的在钓鲨鱼，迎来又一个丰收的渔汛季节。

11日晚上，收音机里突然传来了南越西贡当局蛮横地将我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太平岛等划入其版图的消息。南海起风浪，渔民们心中掀起怒涛。渔轮负责人张秉林在甲板上对渔民们说：“西贡当局突然来这么一手，必有更大阴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南沙、西沙世代都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啊！”

不出所料，西贡当局不顾我国政府一再警告，竟悍然出动军舰入侵我国西沙永乐群岛海域。

15日早晨，南越16号驱逐舰，突然朝着402、407号渔轮“咣咣”就是两炮，白色水柱从船头不远地方高高腾起。船长杨贵急忙把住舵轮，只见南越军舰有意从两条渔轮中间高速开过，把渔网撕得支离破碎。杨贵气愤地喊着：“强盗！强盗！”他的牙齿咬得格格响。

16号驱逐舰袭扰我渔轮之后，就大模大样朝甘泉岛方向而去。舰长用手指着甘泉岛上的五星红旗：“给我打掉！”主炮转向甘泉岛，轰轰隆隆一阵响，岛上的旗杆断了，庄严的五星红旗在硝烟中飘落……

南海舰队司令部接到民兵通报，王参谋立即向张元培司令员作了汇报。张司令员一听被震怒了，两眼瞪圆。他立即向北京汇报了西沙情况。中央军委指示广州军区和海军：“为了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对于西贡当局非法窃据的西沙珊瑚岛和对我渔轮的挑衅活动，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央军委强调：在斗争中，我应坚持说理斗争的原则。我舰艇、飞机、民兵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先打第一枪，如入侵者首先向我攻击，我应坚决自卫还击。张司令员接到中央军委指示后，一把抓起电话，开始调兵遣将。

17日，榆林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奉命率271编队，实际只有两艘猎潜艇271、274开赴永乐群岛。两艇到达西沙一看，南越又增派4号驱逐舰，已输送士兵侵占了我甘泉、金银两岛。魏鸣森当即率编队从永兴岛载一个民兵排驶往晋卿岛、深航岛。

18时编队抵永乐群岛时，发现南越驱逐舰16号和4号正对我402、407渔轮挑衅，竟然大声喊叫：“这是越南领土，中国人立即离开！”我271编队当即发出警告，南越军舰调头离去。

18日清晨，天上乌云密布，海涛发出沉闷的响声。我船长杨贵驾驶407号渔轮又到永乐群岛捕鱼。南越军舰4号和16号又一前一后高速驶来。16号舰一个当官的伸长脖子，拿着扩音喇叭喊着：

“中国渔船必须离开！这是越南领土！”

“这是中国领土，我们是在中国领海内捕鱼，你们睁眼看看清楚！”杨贵立在船头怒喝道：“你们侵入了中国领海，必须立即离开！”

那个拿喇叭的南越军官，把脖子拉得很长，指指舰上大炮，喊着：“你想尝尝大炮的滋味吗？”

“只要你敢开第一炮，我们准叫你有来无回。”渔民们都愤怒地站在甲板上，有的叉着腰，有的拍胸脯，他们世代开发的这片美丽的海域，决不能让入侵者占去。

16号舰一看渔民们不怕死的样子，知道恫吓不凑效，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16号舰刚走，4号舰又来了，它挂着“操纵失灵”的旗帜，高速朝407渔轮撞来，咣当一声，船身剧烈震荡，几个渔民摔倒在甲板上，4号舰的铁锚死死钩住了驾驶台的铁窗。渔轮迅速倾斜。杨贵冲进驾驶台，将铁锚推出铁窗。对方又将铁锚扔了过来，把照明灯、航行灯、左舷网板全部砸毁。渔民们怒不可遏，拿起斧头、鱼钎、撑篙要跳到4号舰上拼命。4号舰一看不妙，赶紧逃走。

这天从清晨到黄昏，南越两艘军舰总想把我407渔轮挤走，先后组织8次冲撞。我英勇的渔民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我271编队得到消息，赶到水乐群岛，再次向南越军舰发出严正警告，对方这才不得不放过渔轮。

当天南越海军又派5号驱逐舰和10号护卫舰至永乐群岛。16时10分，

3艘南越军舰从珊瑚岛附近驶出，成楔形队形，向我271编队锚地逼近，妄图偷袭。我编队猎潜艇发现后，立即起锚，全速迎击。南越军舰见我有了戒备，炮口已经朝着他们，只好溜到珊瑚岛背后去了。

2艘猎潜艇面临着4艘南越军舰，吨位超过我20余倍，炮火哪一艘都比我强，我编队处于劣势。南海舰队张司令员不断接到南越军舰增多的消息，感到西沙局势严重，赶紧又命令汕头水警区大队长刘喜中，立即率两艘猎潜艇到永兴岛待命，随时应付永乐群岛海域的突发事件。可是刘喜中用最大航速，也要8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西沙啊！

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问作战处长：“不是西沙附近还有几艘军舰吗？”

“还有396、389两艘扫雷舰，是给西沙运送生活用品的！”“参战行不行？”

“有的修理好才个把月，还没有训练，新兵也多！但已装有炮弹！”

“好，赶快叫他们向西沙海域靠近，准备参战！”

这天午夜，2艘扫雷舰赶到西沙，396编队和271编队会合，锚泊琛航岛海域。此时，尽管人民海军也有4艘军舰了，但加在一起的吨位还不如对方一艘驱逐舰，火炮口径也没有对方大，仍然处于小舰要对付大舰的不利态势。

19日清晨，南越军舰趁着黎明前黑暗，向琛航岛、广金岛驶去，企图偷袭并占领两岛。

两舰在离琛航岛500米处停泊，23名荷枪实弹、头戴潜水镜的家伙，爬上两艘橡皮艇，偷偷地向岛上划去。他们悄悄下水，从礁盘缝里钻过，蹑手蹑脚地爬上海滩。

南越人以为岛上无人，但又怕树林里藏着中国人，猫着腰前进。

“站住，不许动！”

这一声大喝使南越军队吓了一跳，立即全部卧倒，有的全身哆嗦起来，他们看到了中国民兵那几支明晃晃的刺刀，已经抵在他们的胸口。

“别开枪！别开枪！”一个瘦巴巴的越南人慌乱地用中国话乞求着。前面5个人赶快退了回去。

这时，海滩上有个当官的，从腰里拿出一面南越旗帜，想趁势插在岛上。民兵班长吴先锋一个箭步冲过去，将枪口捅到这个当官的腰里，吓得当官的赶紧扔下旗帜。吴先锋一脚将南越国旗踩在脚底。此时我埋伏在树林里、战壕中的民兵，都端枪冲了出来，把这些家伙压在海滩上。那个领头家伙赖着不走，指指海上的南越5号军舰，用手比划着，意思是回去不好向舰长交待，要求给他写个纸条。

民兵苏敏掏出钢笔，在纸上写道：“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个领队头目，瞅了瞅那张纸，把它放进胸前口袋里，做了个撤的手势，就七手八脚爬上橡皮舟，狼狈退去。

另一批南越军队21名，从4号舰上乘2艘橡皮艇，向广金岛而去。

广金岛上的民兵在排长罗予孝指挥下，早在战壕里等着他们爬上来。

“这是中国领土，我命令你们立即离开！”罗排长在战壕里喊着。对方不理睬，还是向广金岛逼近。罗排长一连发出10次警告，对方不但不听，还在阵地前200米首先开枪。罗排长立即命令还击，第一个回合就把越军头目撂倒，两名机枪手也被击毙。越兵乱套了，丢下尸体和机枪，慌忙退到海上，爬上橡皮艇就逃走了。

为了掩护 4、5 号两艘驱逐舰侵占琛航、广金，南越 16 号舰、10 号舰向我 396 编队靠近，有意挑衅。我编队立即起锚迎敌。

3. 英勇还击入侵者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总不是一相情愿的，中国人不想惹是生非，不想动枪动炮，271 编队也好，389 编队也好，都希望把南越舰艇挤出海域，尽量克制，决不开第一炮。

君子难度小人心，好人总是首先受到坏人的袭击。4 艘南越军舰，见强登琛航、广金两岛图谋失败，又见我巡逻舰艇吨位小，几次接触没有开炮，于是利令智昏，以为中国人软弱可欺，贼胆就大了。

1 月 19 日 8 点 25 分，南越 16 号舰向我 389 扫雷舰横冲过来。我 389 舰舰长肖德万，立即令信号兵发出警告：“这是中国领海，立即离开！”对方置之不理，凭着吨位大，用右舷撞击我 389 舰，“嘎吱”一声，389 舰栏杆和指挥台支架都被撞坏，肖舰长真想命令开炮，可是忠厚的中国军人，还是克制住决不首先开炮。

“你违犯航行规则，我严重警告你！”

南越舰长龇牙咧嘴地一笑，暂时离开。

海面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忠厚的中国指挥员，以为南越军舰该收场了，一触即发的战火能避免了。

10 月 21 分，南越军舰分成两群，展开战斗队形，全部炮口朝向我编队。我立即发出战斗警报，两个编队迅速抢占阵位，作好迎战准备。我 396 编队对付敌 10 号、16 号舰。我 271 编队对付敌 4 号、5 号舰。10 时 23 分，敌舰首先向我编队开炮。

魏鸣森副司令员此时才后悔不该用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想要避免的战争还是避不过去，于是怒目一睁喊着：“271、389 编队，给我反击！狠狠地打！”顿时水兵们的愤怒声和炮弹的呼啸声汇成一片，压过了大海的咆哮，颗颗炮弹带着刻骨仇恨，似条条火龙飞向南越军舰。南越 4 号舰导航雷达天线被击倒，驾驶台冒起浓烟，慌忙向 5 号舰靠拢。

我 396 舰击中南越 16 号舰，16 号舰拖着浓烟，仓惶逃避。

激战中，突然 389 舰主炮的炮弹不过火，按规定要等三十秒才能退弹。天啊！一秒钟也不能等，满面硝烟的炮长刘占云，瞪圆虎眼，大喊一声：“闪开！”他冒着危险，打开炮门，用尽全身力气，把卡壳的炮弹拉了出来。这时刚好一个大浪冲来，军舰一晃，炮弹落在甲板上。董副政委一个箭步冲上来，抱起炮弹就扔进海里。火炮又怒吼起来，一连四发炮弹打中了南越 10 号舰驾驶台，驾驶台上的救生圈连同它的主人，一起被抛进大海。

战士梁昔伦，右手虎口被炮弹片打穿，他仍不停地运弹、压弹，每发炮弹都染着他的血。

战士廖拾金，全身多处负伤，仍然一口气把二十多箱弹药送上炮位，他来回奔跑的甲板上，鲜血淋出一条路线。

在几十分钟之内，指战员们就把三千多发炮弹倾泄到南越军舰上。

南越军舰乱成一团，有的抱着脑袋往炮底盘下钻，有的急忙在穿救生衣，有的丧魂落魄呼天号地……

274 猎潜艇向南越 4 号舰全速冲去，从 1000 米直打到 300 米。敌 4 号舰

指挥台中弹起火。就在这时 274 艇也中弹多处，电舵出了故障，舰艇操纵失灵。南越 4 号舰、5 号舰一看，以为报复机会到了，赶紧调头冲过来夹击。

“快，转换人力舵！”李福祥舰长大声命令。

操舵班长从驾驶台一跃跳到甲板上，冒着炮火冲到后舵房，操起人力舵，战舰又飞速地甩开南越军舰的夹击，占领有利阵位。274 艇的前主炮时而向 4 号舰猛烈开炮，时而又向 5 号舰开炮。很快打得 4 号、5 号两舰又冒出浓烟烈火。

这时我 389 舰已中弹起火，南越 16 号舰拼命攻击。我 396 舰赶紧支援，集中炮火，猛烈打击 16 号舰。16 号舰也把炮火对准了 396 舰。肖德万命令 389 舰带伤继续打击 16 号舰。

389 舰与 10 号舰正好相对运动，双方越打越近，最后出现了接舷拼杀，我指战员用冲锋枪、手榴弹勇猛作战。南越军舰到处开花，炮手抱头钻进舱去，无法发挥火力。

南越 10 号舰被打得失去控制，乱冲乱撞，撞坏 389 舰的后位舱。顿时，汹涌的海水从直径 10 多厘米的弹洞进入 389 舰的后弹药舱，流向主机舱，高速运转的主机受到威胁。

这时正在运弹的给养员郭玉东，已负重伤，全身是血。为了保护主机舱正常运转，他奋不顾身的扑向弹孔，脱下身上的呢制水兵服，裹在木塞上堵住破洞。这时水不断地把木塞冲出来，郭玉东也不断地把木塞堵住漏洞，然后用自己身体顶住，直到牺牲他的姿势也没有改变，像一座英雄塑像一样坚守在自己岗位上，被人们誉为“海上黄继光”。

这时，南越 10 号舰遭我重伤之后，歪歪扭扭地向南逃窜。我 389 舰也受重伤，进水过多，舰身开始倾斜。

舰长肖德万一看情况不妙，军舰不但进水，而且燃起了熊熊大火。他急忙调转舰首，向附近海岛冲向浅滩……

11 时 49 分，汕头水警区刘喜中率领的 281 号、282 号猎潜艇由永兴岛赶到战场。

此时，南越 4 艘舰均受重伤，见我 2 艘猎潜艇又赶来支援，来势凶猛，吓得赶快各自夺路逃命。

此时，魏鸣森副司令员命令刘喜中，集中火力把南越 10 号舰击沉。

南越 10 号舰摇摇晃晃已逃向羚羊礁。

刘喜中从雷达里已经发现目标，他命令两艇高速追赶。12 点 12 分，刘喜中率 281 编队追上南越 10 号舰。魏副司令员传来命令：“靠近打，务必击沉 10 号舰！”

“明白！”刘喜中喊着，他的拳头快捏出水了。

刘喜中命令两艇冲到敌 10 号舰炮火的死角，第一回合打上层甲板和驾驶台，使敌 10 号舰失去反抗能力。第二、第三回合，集中火力攻敌舰水线下，让炮弹去钻眼，加速敌 10 号舰下沉。10 号舰油舱起火，接着又引起弹药库爆炸。14 点 52 分，敌 10 号舰舰尾一翘，终于被无情海水吞没。

刘喜中在驾驶台上，拿着望远镜一看，他露出微笑：“10 号！你就留在西沙海底作证吧！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4. 南中国海要有铁拳

肖德万舰长，开着燃着大火的 389 扫雷舰，终于登上了琛航岛的浅滩，军舰再也不能动了。这时最大的危险，是弹药库有可能爆炸，他命令舰员赶快抢救伤员准备离舰。

一直跟海军舰艇同呼吸共命运的 402、407 两艘渔轮，此时不顾自身危险，分别冲过来靠上 389 舰，准备随时援救落水人员。

“快离开！危险！军舰要爆炸！”战士们看到渔民靠过来了，在甲板上焦急地喊着。渔民们还是向 389 舰靠近了。

“请你们离开，军舰有爆炸危险。”肖德万舰长用高音喇叭喊着。

两艘渔轮放下十多条小船，带着急救包、灭火器、水桶，奋力向 389 舰划去。阵阵热气迎面扑来，弹片从头上飞过，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把子弟兵从烈火中救出来。冲在最前面的渔民，有的和水兵们一起灭火，有的抢救伤员。当全部人员上小船之后，他们飞快地运到琛航岛。

在这之前，两艘渔轮已经把船上的药品、医疗器材全部搬到了琛航岛，而且搭起帐篷，建起了救护站。当伤员上岛后，医护人员立即进行包扎、抢救。

渔民孔令任脱下身上的一件棉衣，披在受伤的战士身上说：“穿上吧！这是你们的棉衣！”

原来去年的今天，孔令任出海遇到大风浪，船翻人落水，被人民海军舰艇救起，水兵送棉衣为他御寒。这件棉衣凝结着军民深情厚意啊！

上级通知要把伤员从琛航岛运到永兴岛，渔民们又用小船把伤员运到 407 号船上。船刚刚起航，突然发现 389 舰甲板的硝烟中，一个人影晃了一下，然后一头跳进海里。

“还有人！”渔民喊着，几乎同时有两个渔民跳下海，向 389 舰划去。

伤员跳海后昏迷了，渔民潘正安把伤员的头枕在自己的胸脯上，渔民齐连吉用手托着伤员的双脚，又朝琛航岛游去。

这位伤员是 389 舰主机班长梁任龄，在激战过程中，机舱中弹，他受了重伤昏迷了。当他醒过来时，发现机舱起火，进水，他又起来灭火堵漏，他再次昏倒。海水涌进机舱，把梁任龄泡醒了。他渐渐地爬了起来，艰难地出了机舱。这时烈火把甲板都烧红了，梁任龄赤着脚，走过烧红的甲板，跳进了海里，幸好被渔民发现接着，中央军委下令陆海军空三军密切配合，乘胜追击，收复永乐群岛。20 日，我舰艇编队运送和掩护陆军部队连续攻占甘泉、珊瑚和金银 3 岛，全歼守敌。至此，我全部收复西沙永乐群岛。

1 月 23 日，中央军委、国务院给参战全体军民颁发了嘉奖令。

同日，南越西贡当局国防部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一片混乱声中，发言人黎重轩唾沫横飞地宣布：“……19 日拂晓，中共海军特混舰队入侵我领海，向我四艘舰艇发起突然袭击。战斗空前激烈。中共军舰 11 艘，后又增至 14 艘，包括有导向飞弹的驱逐舰 4 艘。我海军官兵英勇顽强，自拂晓直战到下午 4 时，由于力量对比悬殊，我四艘舰均被中共冥河导弹击中，‘怒涛’号护卫舰被击沉，3 艘驱逐舰负伤后顺利撤出战斗……”

一名记者站了起来，问黎重轩：“我是路透社记者。请问黎先生，中共的 4 艘导弹驱逐舰出现南海，您能肯定吗？”

又有一名记者站起来发问：“我是法新社记者。据我所知中共海军还没有装备导弹驱逐舰，这也许是个误会。世界上每一艘军舰下水，在我们《简氏防务周刊》上都有记载。中共南海舰队绝对不会拥有导弹驱逐舰。”

黎重轩一阵脸红，张口结舌，十分狼狈，因为他自己也明白，这全是谎言。

2月4日，在日内瓦联合国安理会上，南越代表慷慨陈辞，控诉中国侵略南越领土。

“你说的是西沙群岛吗？在我国的地图上标明是中国领土。”阿尔巴尼亚代表讥笑说。

“西沙群岛一直是中国领土，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南越的？”巴基斯坦代表也发出嘲笑。

碰了一鼻子灰并不甘休，南越伪总统阮文绍公开扬言：“一定要夺回西沙。”

西沙海战说明人民海军的力量应该南移，南海舰队需要中型军舰，需要陆战队……

中央军委为此采取了措施，把一批导弹护卫舰调归南海舰队，来加强南海作战力量，使南海有中型战舰，有海上铁拳。

军舰由北调往南海，要经过台湾海峡，一般情况下，台湾海军就要出来拦截，或者运用岸炮加以攻击。因此，在以往的25年里，我军舰南北调防，都要绕弯子，先到公海上，尽可能避开在台湾海峡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

这一年蒋介石已经八十八岁，大权交给了蒋经国。但是西沙海战后，重病在身的蒋介石提出要每天看战报，他也关心着西沙战事。那天蒋介石在花园里，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秘书送来西沙海战的简报。秘书立在一边给他念着一份国防部急电：中共几艘导弹护卫舰，今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

秘书念完后，望着蒋介石轻声问：“国防部请您谕示，是否拦截？”

蒋介石听了国防部的急电微微睁开眼说：“西沙战事紧呐！”就闭目养神了。

当天，人民海军的几艘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加入了南海舰队战斗序列。

中央军委认为无论保卫西沙、收复南沙，海军都需要一支两栖作战部队。于是从1979年开始重建海军陆战队。经过十多年建设，初具规模，已成为一支由步兵、装甲兵（坦克）、两栖侦察、通信、导弹、防化、工兵等诸兵种组成的、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和较强战斗力的两栖作战部队。

1987年3月18日，美国陆战队司令凯利上将观看了中国陆战旅越障碍、格斗、抗击打、岸壁捕俘等惊心动魄的精彩表演后，连连叫好，感慨地说：“参观中国海军陆战队，是我一生中的最有意义一天，永远不会忘记。就基础训练而言，你们一点儿不差，可以说这些方面比美国还好，你们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西沙群岛也加强了国防工程建设，增强了军事力量，守岛建岛爱岛成了指战员们的响亮口号。西沙中建岛有“南海戈壁滩”之称，经过指战员多年的艰苦奋斗，戈壁滩变成绿洲。同时还多次粉碎越南武装人员的入侵和挑衅。1982年10月，中建岛守备队被中央军委授予“爱国爱岛的天涯哨兵”。如今的西沙，生产和经济建设都日新月异，充满生机。

埋在西沙深航岛上的18名烈士，请你们放心吧！你们的牺牲换来了西沙的安宁和春天，祖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的英魂同蓝色国土永存。

第二十四章

中国“龙宫信使”长波台

1.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的较量

人民海军队诞生那天起，就始终不渝地坚持着一条“边打边建”的方针，以“打”推动“建”，又用“建”加强“打”，从而加速了以“空、潜、快”为重点的轻型舰队的建设，而其中又以潜艇部队的发展最快。

潜艇部队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碰到了一个“走不出家门”的难题。指战员为了迅速提高水下作战能力，一个劲的要求走出家门，到太平洋去搞训练。但是，中国没有超长波台，陆上统帅部就无法指挥远航的潜艇，走出“家门口”也是一句空话。

中国急需超长波台，要求“老大哥”帮助建设，苏联国防部也初步答应。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妄图抓住此事，搞什么“联合舰队”，要“共同使用长波台”。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于是围绕长波台建设的一场斗争展开了。

也许有人会问：潜艇为什么一定要依赖长波台呢？因为无线电短波、中波都不能进入水里，只有长波能进入水下，最深可达40多米，这样遨游碧波下的潜艇，就不必浮出海面来接收陆上统帅部的指令，在水下就可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搞的“水下狼群”战术，就是靠长波台指挥的。战后苏联和美国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人才、资料和器材，迅速建起一批长波台，他们的潜艇才开始遨游五大洋。但苏联潜艇进入印度洋时，收的信号不理想，于是“老大哥”就开始打中国人的主意了。

1958年7月，苏驻华大使尤金提出要求见毛泽东主席，表达苏领导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个核潜艇基地和长波台供苏使用，便于搞“共同舰队”。

毛主席接见了尤金，严肃地问：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法？尤金吱吱唔唔解释不清。毛泽东听后有些恼火，严厉地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讨了个没趣，回到大使馆就向莫斯科发了一份急电。莫斯科又要尤金再向毛泽东说明。尤金又返回来向毛主席说：“建长波台，是为搞联合舰队，共同对付美国。”

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不行，这事必须讲清楚。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请他自己来讲！就这样，尤金又再次给莫斯科发电汇报，赫鲁晓夫决定立即来华秘密访问。

7月31日，赫鲁晓夫来了。赫鲁晓夫乘坐的“图-104”客机，缓缓落在机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到南苑机场去迎接。气氛跟过去不同了，他们没有笑容，不说话，都很严肃。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毛主席只是同赫鲁晓夫握握手，寒暄几句就进会客室。

毛泽东请赫鲁晓夫坐下，对赫鲁晓夫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意思，但说不清究竟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先是埋怨尤金，说他不会办事，没有理会苏共领导的意思。然后他就自己对毛泽东讲起他的想法。中心意思是苏联的远程潜艇服役后，苏

联舰队要在太平洋活动，他们的主要基地是海参威，他们要对付的是美国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活动，需要在中国建个长波台等等。赫鲁晓夫连讲带手比划，又加上翻译，差不多讲了十几分钟。

毛泽东神色肃穆，不停地吸烟，望着赫鲁晓夫默默地听着。赫鲁晓夫显然摸不清毛泽东在想什么，将会有什么问题，因此越讲越得意，有点手舞足蹈。

突然，毛泽东抬手做了个断然打住的手势，只是说：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讲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他说是呀是呀！你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作笑容，有些不自然。他接着说：尤金告诉我了，你很火。尤金不行，他没讲清楚。我们只是有个想法，想跟你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便直接地指出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吱吱唔唔，想出一句显然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毛泽东抓住这个要害不放：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长波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只不过是同我们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甚至，愿意把它送给你们，但是，希望它尽快建起来，我们的舰队可以在太平洋活动……

毛泽东眉头一皱，拍了一下桌子，愤然立起身，指着赫鲁晓夫鼻子：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一看毛泽东那个恼火样子，脸刷地红了，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他只好搪塞着说：我们只不过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说：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在愤怒之中带有嘲弄口气：你们都拿去算了！

精通中文的汉语学家、苏副外长费德林，赶紧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耸耸他的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了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两手带着鼻音嘟囔着：我们没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毛泽东重新坐下说：你这个意思不对。他至今还没有附和过赫鲁晓夫一句。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我们只不过跟你们一块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会。赫鲁晓夫愠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办了！

赫鲁晓夫已经感到搞“共同舰队”是完全不可能了。他想早点收场，又建议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拂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赫鲁晓夫眯了眯眼，又说：毛泽东同志，你们中国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想去，也不希望你们到我们这里搞名堂。

赫鲁晓夫摊摊手，长时间望着毛泽东，好像在说：我没法理解你，也没法跟你谈话。

毛泽东象给赫鲁晓夫上课似地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曾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想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似乎也不服气，他也给毛泽东上起课来，大讲苏联如何援助了中国，还讲到提前 25 年归还大连旅顺港。

毛泽东用柔和的声音说：这是另一个问题！

第一次会谈就这样结束，赫鲁晓夫跟尤金一样，自己也说不清，在毛泽东跟前碰了钉子。

第二天，毛泽东又在游泳池里会见赫鲁晓夫。只谈政治形势，不谈长波台建设问题。

8 月 3 日，赫鲁晓夫回莫斯科。送行时，没有搞什么仪式，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也没有拥抱。

中国方面对长波台建设提出三条原则：第一，超长波台由中国负责建设，主权属中国所有。第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中国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所供的资料、器材、来华专家以及其一切费用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第三，苏联需要使用中国超长波台问题，由双方再另行谈判。

这就是“八·三协定”。它维护了我国主权，不再是“苏联国防部的需要”。8 月 3 日这一天，苏方只好同意了这一协定，中国第一座超长波台就这样上马了。

2. 风云突变“老大哥”翻脸

1959 年 9 月，在高原的一片盐碱地上，突然沸腾起来，千军万马在那里安营扎寨，草棚加帐篷，像草原上的蘑菇一样多，在枯草和盐碱地上被风刮得抖动。一个军事巨婴，将在这片荒野中诞生，这儿就是未来中国长波台台的母腹。

周恩来总理调兵遣将，由海军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总参通信部组成超长波台建设委员会。建委主任为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建委副主任为国家经委副主席谢北一、国家计委副主任范慕韩、海军工程部部长赵一萍、海司通信兵部部长徐明德。

周总理点将，要北京市第一工业建筑设计院承担工程土建设计，土建施工由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第四工程公司担任，这个公司是由朝鲜归国的志愿军一个师集体转业而组成。由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铁塔加工和架设。海军承担技术设计的工艺、安装调试和地网的设计。各路建设大军听从周总理调动，派调出最强人员和装备，浩浩荡荡开赴荒原，轰轰烈烈拉开了长波台创建的帷幕。

但是，1960 年 6 月，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妄图控制中国和指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坚决反对。“老大哥”翻脸，并指挥一些共产党国家围攻中国代表团，掀起了一场政治风云。这就是所谓“布加勒斯特会议”。最后赫鲁晓夫恼怒了，想要报复毛泽东，压毛泽东屈服。他下令撤回派往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苏联援建的超长波台的协定被撕毁，8 名专家紧急召回，带走了部分图纸。长波台工程突然间瘫了。中国长波台建设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天，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把海军周希汉副司令员找到办公室，问着：“海军长波台怎么办？是上马还是下马？依靠我们自己力量能不能搞？”周希汉愣了一阵，他知道工程宏大，技术复杂，这可不是光靠拍拍胸脯说个“行或不行”所能决断的。他实事求是地说：“现在我还不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罗瑞卿看了周希汉一眼，心情沉重地说：“有把握就干，没有把握就算！”

周希汉离开罗瑞卿办公室之后，马上把通信部长徐明德叫来，对他说：“你们讨论一次，分析分析，到底依靠我们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能不能把超长波台建起来。上马或下马，你们都要给我说出理由来。”

一副千斤重担一下子压到徐明德身上，这个红军时代就抓通信的老兵，非常懂得通信是战斗中的神经。特别是超长波台，潜水艇没有它只能呆在家里，不敢出家门口，要想在更广阔海域里隐蔽地打击敌人，就相当困难。人民海军目前的兵器中，只有潜艇能离岛岸在较远海域独立作战，没有长波，潜艇一到远海就会变成瞎子、聋子。大概赫鲁晓夫看中了这一点，要给中国海军一个难题啊！甩掉“洋拐棍”，中国人能不能独立走自己的路？

这天下午，徐明德召集有关人员在会议室开会，研究和分析长波台上马或下马的问题。“上马”、“下马”，虽只一字之差，但压得到会人员喘不过气来。会议室里，烟雾腾腾，没有人说笑话，也找不到一张笑脸，大家低头抽闷烟……

会议从下午开到半夜，人们两眼布满了血丝，长波台上马或者下马，还是没有定论。

徐明德部长站了起来，把窗子推开，满屋子的烟雾从窗口冲了出去，一股子夏凉夜风刮了进来。

会议气氛又活跃起来。

“下马，这成千上万的器材就泡汤了，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这是人民的血汗啊！”

“下马，我们的命运就拴在别人裤腰带上。”

“下马，正是赫秃子的愿望！”

“下马，我们潜艇何时能远航？何时能形成战斗力啊？”

“我们决不能屈服于苏联，我们要自己干！”

大家都憋着一口气，都有一种民族气节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但一碰到技术问题，谁也说不清到底有没有把握。

人们的目光一齐转向了戴眼镜的通信部长徐明德身上。他早为此事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也跟一些无线电专家调查过，他想发言，但他知道自己发言的份量，尽量先听听大家意见，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此刻，他一虎站起来说：

“我就不信缺了把黄花菜，炒不出八大碗，苏联要卡我们脖子办不到，我们自己动手干！”

“徐部长！你有这个把握吗？”

徐明德把袖子一卷，伸出手指头，一个个讲起他思索已久的有利条件。人们瞪大眼睛，伸长脖子，把烟熄灭，有的站了起来静声屏气地听着徐部长的发言：

“第一，我们曾经建过三座小型长波台，尽管技术要简单得多，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第二，我们参观过苏联长波台，大部件心里是有数的；第三，

我跟工程处长吴定安去过一些科研单位，他们说，技术上只要有几个挑大梁的，难关一定能攻下来；第四，国家有关部门都非常支持这一工程；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非常重视这一工程，特别是周总理，他一直亲自抓。第六，全体施工人员都希望上马，把长波台建起来，用实际行动回击赫鲁晓夫，为中国人争光！因此，这六大因素加在一起，就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就能依靠我们自己力量把长波台拿下来。”

“徐部长，能找到挑大梁的人才吗？”

“这么大的中国，还能找不出来吗？”

“好，有你这席话，我们就吃了定心丸，我们齐心合力干，一定要走过这座火焰山！”

第二天，徐明德向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汇报，讲述了上马的有利条件。最后他拍着胸脯说：“搞成功了有我一份功劳，也有你一份功劳；搞不成功撤我职，责任由我承担！”

周希汉笑了，他说：“有你这句话，我放心了，长波台一定能拿下来，我明天就向罗瑞卿副总理汇报。”

3. 谁来挑大梁

人民海军急需超长波台，潜艇部队在日夜翘首相望。海军的意见一向是坚持要把超长波台建起来。徐明德部长组织人员寻找挑大梁的工程师。他的眼睛像雷达天线，时刻在转动，在国内无线电专家中搜索着。他带着人跑遍首都院校、研究所，寻找有超长波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级科技人才。但哪所院校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他们虽多方努力，也未物色到挑大梁的人选。徐部长的眉头又皱紧了，他睡不安，吃不香啊！

徐部长心里明白，任何高新技术听起来吓人，其实都是一般科技的组合，只有几项是难点，而攻破这几项难点的人，就是挑大梁的角色，其余只是个组合得更巧妙的问题。

谁能攻破超长波那几个难点呢？徐明德的眼光从外转向内，开始在海军内部搜索了。他坐在办公室里，捧着花名册，突然，他的眼光闪过一道强光，双目盯住一个名字不放了。那人是他的部下，叫周建畏，是无线电工程师。

徐明德放下花名册，立在窗口，看着蓝天中飞翔的雄鹰，想起周建畏的经历：

周建畏是1941年从西北工程学院毕业的，在学校就是高才生，长期做电台工作。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和一颗爱国之心，于1949年7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已经31岁。在部队一贯勤勤恳恳，为我军通信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上大学时他参加过国民党，曾在国民党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做技术工作，后又去印度加尔格答的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修理飞机通信设备，还曾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广播电台当过工程师，他的前妻和女儿在香港，弟弟在台湾。

徐明德眉心拧紧了，胸口一下子压上块千斤石。在“左”的政治空气下，“阶级立场问题”、“海外关系”、“招降纳叛”等等政治帽子满天飞，徐明德能没有压力吗？他敢推荐周建畏到一个一流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工程去挑大梁吗？徐明德回到办公桌前，一屁股瘫在那里了。

徐明德毕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为了革命连死都不怕，还怕政治

上莫须有的牵连吗？在这长波台“生死”关头，在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艰难时刻，没有自己的工程师，只能被别人卡脖子，长波台就会憋死在摇篮里。我们要拿着铁锹挖掘人才，为国争光，而不能去挖洞，埋没人才，使国家建设受损失，何况这是一场国际重大政治斗争呢？建起长波台就是胜利，就是头等政治。对，我不怕坐牢撤职，我要推荐周建畏，别人不熟悉他，我熟悉他。

他马上拿出公用笺，刷刷地写起报告。

可是在某些领导机关，往往管人才的不懂技术，有的人死抠档案上那些历史问题，徐明德的报告一次次被顶回来。他到处诉说，后来竟搬出肖劲光大将，一次次到领导机关作说明。

他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说：历史问题要历史地看，重在本人的现实政治表现！

他一次又一次地向肖劲光、周希汉等海军领导表示：“我以党性担保，周建畏是个好人！”

“上帝”终于被感动。徐明德的报告被批准，同意周建畏参加长波台技术攻关。徐明德拿着报告，高兴地说：长波台有救了。

那天夜里，春风徐徐，徐明德来到周建畏的家里。周建畏正在看书，马上给部长拿椅子，倒茶水。

徐明德开门见山把建长波台的情况说了说，然后告诉他，上级决定调他到长波台工地工作，主要承担技术攻关任务。

周建畏一听有一些惊骇，感到意外，他知道这是一项绝密工程，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参加，怎么会轮到他的呢？他看着自己的老上级，发现部长眼里充满了信任和期待，这是不容推诿的目光。同时他也感到一种民族自尊心在心里燃烧，苏联过河拆桥，有意刁难，不就是要中国俯首贴耳听他们指挥吗？历史告诉他，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付出沉重代价的，国家独立的尊严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洋专家，难道中国就不搞现代化了吗？周建畏决不在困难时刻退缩。

“徐部长，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

“我就要你这句话。”

“部长，请你放心。”

“周工啊！建设长波台的技术问题就拜托你了。”

“我有个请求。现在我心里没有底，想看看长波台的图纸，了解一下到底有多大难度。”

“好啊！明天你就到保密室去，我去替你借，但只准在那里看，不准带出来，这是规定。”

“行！”周建畏点点头。

徐明德非常高兴，想不到周工明天就投入工作。总参还等着汇报，技术上到底有哪些难题，有了周工，一切都会“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了。

徐部长走了，周建畏非常激动，他望着窗外圆圆的月亮，好象有满肚子的话要说。这时爱人邓述珊来到他的身边。这个1953年被错打成“大老虎”蹲了十个月牢房，1957年“反右”被人无辜陷害，又差点蹲大牢的周建畏，过去没有流过一滴泪，此刻却泪流满面地对妻子说：“我的历史复杂，组织上仍对我这么信任，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要拼命干，孩子就拜托你了。”

周建畏第二天就背着挎包来到保密室，里面装的是咸菜和馒头，中午就在里面吃了，千把张图纸，一个星期他全部看完了。

徐明德早在那里等着，他要听听周工的意见，把握性到底有多大啊？

“怎么样？”

“困难不少，都是局部的零件图，整体安装图被苏联专家拿走

“我们自己能拿下来吗？”

“我看当务之急，就是要组织技术力量攻下整体安装图，办法是先按系统拿下局部安装图，然后由局部走向整体。”

“蚂蚁啃骨头？”

“对！分成几组攻关，问题解决就快了。”

“好！”

徐明德立即决定，成立攻关小组，由工程师周建畏，技师倪少白、何应麟 3 人组成。攻坚战开始了。

4. 拿下总体安装图

超长波台是一座电子城堡，有数以万计的零部件，堆在一起就是一座山，没有科学的组合就是废铜烂铁，一经科学组合就是金山银山。科学组合靠的就是总体安装图，有了它才有神经，才有生命。

在中国谁也没有画过这种总体安装图，连见也没有见过。一副沉重的担子落在周建畏身上。他把科技人员分成若干小组，按照发射机心脏、发射天线、地网、操纵系统、安全系统、冷却系统、防护系统，先从局部开始，每个小组攻一个难题，绘出安装图，然后由他再把各个局部组成整体。

周总理批准海军的要求，广招贤能，到清华大学、华中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哈尔滨工程学院、总参通信学校、海军工程学院、海军通信学校等，挑选高才生，组成新中国超长波的技术人才队伍，纷纷来到高原盐碱地，使周建畏有了新生力量，攻坚队伍不断地扩大。

原向国外订货的 122 项，已到货的才 38 项。为了摆脱“老大哥”的牵制，决定将其中 81 项转为国内安排生产，其余再通过外交贸易途径来解决。已经停顿半年多的工地，又重新沸腾起来。

周建畏全力抓总体安装图的设计，实际上他就是长波台的总工程师。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炎热中午，他都趴在图桌上度过。他的经验、他的智慧都浓缩到他的笔尖上，变成了图上神秘的点、神秘的线。

在那困难的年代，馒头加咸菜就是周建畏最好的营养。他夜里加班，组织上照顾他，多给一个窝窝头。他像头老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

夏天，高原荒草里蚊虫多得吓人，夜里灯一开，马上就会发起“总攻”，成千上万的围过来，那灯泡周围像有个车轮在转，劈啪直响，小虫不断地落在周建畏的脖子里、图纸上，他却忘掉了一切，神游在长波的天堂里。

冬夜，高原上到了零下 20 多度，帐篷里到处结冰，窝窝头冻得象个铁疙瘩，周建畏喝着白开水，啃着“营养铁蛋”，依然不离开图纸。

周建畏从百花盛开的春天，迎来了酷热的盛夏；他送走绿色的盛夏，又迎来多彩的秋天；他送走了多彩的秋天，又迎来大雪飘飘的寒冬腊月。他房间里的图纸，在一张张地增加。

一天，周希汉碰到了徐明德，不放心地问着：“周建畏行不行？”

“行，他本事大着哪！”

“你有什么根据？”

徐明德笑笑，他给周希汉讲起一件事：1951年，刚刚组建的人民海军急需电台，领导们很着急，沿海战争还在进行，多么需要电台指挥联络。周建畏自告奋勇说：“有办法，我们自己造吧！”徐明德和战友们，谁也不信这些废铜烂铁能造出电台，谁也不信周建畏有这么大的能耐，以为只是开玩笑而已。两个月后，他向徐明德报告，8部小电台制造出来了。徐明德大吃一惊，他叫参谋们试试，果真嗒嗒嗒响亮了，跟远方舰队勾通了。徐明德十分佩服周建畏，他感到自己部下能有这样的奇才而感到欣慰。

徐明德讲完这个真实故事，周希汉听了也点头称不简单，可是他还说：“那是小电台，现在可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大电台，恐怕情况不同啊！”

周建畏用他智慧火花，解决着一个个难题。他着了迷，入了魔，常常把吃饭、睡觉忘掉了，把白天黑夜也弄倒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拼搏，奇迹出现了，中国第一座长波台的总体安装图终于拿下来了，有厚厚8本。这是周建畏和战友们的心血啊！这是对祖国母亲忠诚的一份厚礼！徐明德当成特大喜讯，去向周希汉副司令员汇报。周希汉一听，乐得咧开嘴，连连说：“你是伯乐，有眼识千里马！你有功！”

“我可是准备丢乌纱帽的！”徐明德也笑了。

5. 艰难困苦的岁月

长波台建设高潮时期，也正是国家处在最困难时期。一边是三年自然灾害，一边是苏联逼债，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债，瓦上加霜，长波台工地就是全国的一个缩影。

没有营房，全是简陋的工棚，一间要挤20多人。夏天，工棚像个蒸笼，站着一身汗，躺下一窝水。冬天，薄薄的工棚百孔千窗，门上、窗上到处结冰，半夜醒来一头白霜，个个当“团长”，睡到天亮两脚还冰凉。

高原黄沙地带，一到季风季节，吃饭更倒霉，没有饭堂，只能蹲在地上吃饭，黄沙一刮满天昏暗，饭菜到处是沙子，牙碜得不敢咀嚼。

为了不占良田，长波台选择在一片盐洼地，下起暴雨，洪水冲来，沼泽地成了一片汪洋。战士们紧急行动，抢救器材，用方木搭架子，把设备垫起来。用沙袋堆起防水坝，避免机房进水。工棚成了池塘，大家抱着衣物坐在床上过夜。

最难忍受的是饥饿。体力劳动繁重，没有油肉供应，口粮标准低，每顿饭每人只有两个黑馒头或玉米窝窝头。一碗菜汤，只有几片叶子，能照出人的影子。营养不良使许多人浮肿。

政委和指导员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讲述红军长征的艰苦岁月，鼓励大家像红军那样战胜千难万险。而且政治干部带头去挖野菜，去尝百草，寻找能充饥的野菜和树叶。

满地牲口吃的苕苗草和各种野菜，他们挖了一筐又一筐。放进锅里一煮，又苦又涩，大家难以吞下。政委、指导员就拿起碗，盛满野菜，大声地说：“同志们，不填饱肚子哪能干活，一定要吃啊！”他们带头大口大口吃起来。

饥饿，像猛兽一样，向人们扑来，不少战士有气无力地倒下了。有的战士吃野菜中了毒，拉稀不止，发烧难退。饥饿逼得人们去寻找各种食物，度

过难关。

有一天，突然附近村干部带着一些群众，拿着棍棒，风风火火地冲向工地。

正在施工的安装连连长徐延祥，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迎上去，伸开两臂问着村干部：“你们要去干什么？”

“找你们领导算账去！”

“什么事用得着这样？”

“你们的战士，挖了我们祖坟，破坏风水，子孙不兴旺，断了龙脉。”

徐延祥连长吓了一跳，面色煞白，知道闯祸了，要是闹到工地领导那里去，准会搅成一锅粥啊！他赶紧把村干部和一些群众请到宿舍，又倒茶又递烟，主动承担责任说：“这件事我有责任，我向大家检讨。”村干部们一看连长又瘦又黑，满身泥汗，对老百姓又如此客气，气就消了一半。徐连长双手向大家作揖连连说：“很对不起大家，很对不起大家！”

原来，安装连那天在抬器材时，突然窜出一只老鼠，大家七手八脚把它打死了。有个战士对连长说：“你看看！人饿得皮包骨头，这老鼠却是肥墩墩的！”另一个战士马上接着说：“俗话说，老鼠还有三年余粮嘛！”徐连长问着：“这是什么意思？”那战士说：“每个老鼠洞里准有存粮，最少也有斤把。”徐连长一听，眼睛亮了，挖老鼠洞去寻找粮食，不是也可以使战士多吃点饭吗？

徐连长在那个战士启发下，立即要大家成立小组，利用业余时间去挖老鼠洞，这要比挖野菜好。大家情绪很高，展开竞赛，在田里、土埂旁，见洞就挖。嘿！果真是每个老鼠洞都有金灿灿的谷子，黄澄澄的大豆，圆鼓鼓的高粱，少者有斤把，多者有五六斤。而且怪得很，每颗粮食一经老鼠嘴舔过，三年五载不生虫。

有些战士，不懂当地风俗习惯，只要有老鼠洞就挖，结果把几个坟墓也挖开了大洞。老百姓看到了，自然就生气了，起风波了。徐连长连连说：“我们马上把坟填好，我向诸位道歉！”他又向村干部和群众鞠躬。

村干部沉默，那些群众低头不语，他们一切都明白了，战士的过失是可以理解的，部队饿着肚子施工，只有人民军队才能这样，要是过去国民党军队，早进村抢粮了，能管老百姓死活吗？

一个村支书说，“徐连长！我们没有做好工作，拿不出粮食支援你们，还来找麻烦，实在对不起！”说完，他带着村干部和一些老百姓走了。

晚上，徐连长召集点名，规定再不准挖群众坟墓。第二天派人把挖有洞的坟墓全部填平。这场风波平息了。不过老鼠洞里的粮食帮了安装连的大忙，短短几天就挖粮 2000 余斤，在那个饥荒年代是多么珍贵！

野菜难吃，老鼠粮有限，唯一有效的办法是自己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八路军不是有个南泥湾嘛！于是全工地紧急动员，各连开展生活自救。第二年生活就有了改善。

施工进入高潮，车轮飞转，电花闪射，机器轰鸣，开山炮隆隆。长波台工地充满了生机。

1964 年 5 月的一天上午，突然工地来了 40 多辆小轿车，台长刘巨扬、政委常振华赶紧去迎接，原来是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央首长来工地视察了。邓小平一见刘巨扬就风趣地说：“你们海军怎么成了旱鸭子了？”大家一听笑了，空气轻松多了。邓小平说：“边走边看边谈吧！”

当时没有地方，只好在一间仓库里接待。跟随邓小平身后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询问：“架铁塔的无缝钢管是怎么解决的？苏联答应给的器材到齐了没有？当前还有什么困难！”

“苏联给的器材中以次充好，架第一座铁塔就发生断裂，苏联给的钢管有沙眼！”刘巨扬汇报着。

“他们总是靠不住！”彭真说。

“还有，许多贵重器材，他们装箱时不加以特殊保护，结果到了工地拆开一看，全震坏了，造成巨大浪费！”

“这是存心捣乱！”邓小平生气地说。他要有关部门去找大使馆，要求苏方赔偿损失。

邓小平和彭真离开仓库，去参观机房要地。他们走过长廊，进入地堡，来到长波台发射机的“心脏”部位。这是个地下无线电城堡，千支万管，密密麻麻，像蜘蛛网；成千上万个仪表，开关，五颜六色，多得像满天星斗。那些巨大的电子原件，都像是鱼雷似的躺在铁架上，技术人员正在安装。刘巨扬台长详细地给邓小平、彭真介绍着，他们时儿惊骇，时儿点头，时儿又好奇地问这问那。

彭真对刘巨扬说：“这是反修工程，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听说地网要上万吨铜，有没有解决？”

“解决了。陈毅副总理亲自批的。”

彭真和邓小平听了点点头，走了。

6. 制服“雷公爷”长波唱欢歌

艰苦奋斗，使一个个困难，就像荒原上的土坡、烂树根、大石头，统统被铲除，夷为平地。

艰苦奋斗，使技术上成千上万个问号一个个被拉直了，智慧的火花，结出了丰硕成果，使东一堆西一堆的数万个零件，各就各位，组成了长波台美妙音乐的乐谱。

1964年10月，超长波台机器安装工作胜利完成，上级批准转换为超长波台发信机的调试。为此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由胡定安任组长，刘巨扬任副组长，周建畏负责技术工作。

这数以万计零件组成的整体，到底能不能唱出一首美妙的歌曲，人们没有底数，没有经验，也没有专家指导，一切都要靠探索。但周建畏心里明白，一旦通上电，十几万伏高压电，完全是个鬼门关。

他拿着图纸，爬上爬下，对照来对照去，检查再检查，一切都放心了，他才向胡定安点点头。

“开机！”胡定安下达了命令。机器轰一声响，开始了运转。

“加上高压！”胡定安下达第二道命令。

顿时，调谐厅机房内，咣当一声巨响，飞出一个蓝色火球，把电子管的硬化装置烧毁了，一股难闻的气味钻了出来。

周建畏吃了一惊，他从一楼跑到二楼，又从二楼跑到一楼，测量来测量去，到底是什么故障呢？一时找不出答案。

周建畏召开民主会，把所有技术人员召集在一起，集体会诊，自由发表见解，一连几天，人们提出数百条意见。周建畏就像勤劳的蜜蜂，在这些花

朵之中采集有用的花粉，经过自己加工，酿成蜜。他发现电路设计有些不合理，于是进行了一次“手术”，故障终于排除了。

就这样群策群力，边试边调，克服许许多多故障，使各部件的调试，逐渐达到技术指标的要求。

1965年5月，调试工作转入关键性一环，也就是最后的一步，整机调试，发出信号。

整机调试难度更大，要高度协同。为了更有把握，周建畏决定先成立学习班，进行上课，详细介绍方法步骤，注意事项，并且按专业分工，各部位都有人监视和监测，做到万无一失，安全操作。

长波台是无线电家族中的巨人，几百米长、臂粗的天线高入云天，组成天线阵网。天线周围的万亩土地下，还铺设着地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强大的信号能送到五大洲、四大洋。

一旦几十万伏高压送上天线之后，在天线场区内，挂在身上的电笔会自动发亮；奔跑的野兔顿时蔫了，蹲在草丛中打颤；放在地上的钢筋和自行车都带上了感应电压，造成人员触电麻手。因此，操作安全、营区安全成了重要问题。

一切工作就绪了，人们像打仗一样进入自己的战位。胡定安、刘巨扬、周建畏3人小组，来到自己岗位。

整机调试开始了。加上高压电后，调谐厅机房里，一些仪表乱晃动，接着咣唧唧发出巨响，一条火龙带着蓝光窜过来窜过去，炸声如雷，响个不停，令人心惊肉跳。

周建畏在调谐厅外的有机玻璃窗前，一个劲朝里观察，想要弄清到底故障出在何处，可是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怎么也看不清。他只好命令停机。

“雷公”到底潜伏在哪里？周建畏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千斤重担压得他直不起腰来。他抱着图纸，一项项检查，他翻着资料，分析着故障原因，送走长夜又迎来黎明。他带领技术人员对高频未级放大器产生的寄生振荡，进行逐段检测，三天过去了，加上高压电一试，还是雷声不断，可怕极了。

看来不进调谐厅里去观察，故障就找不出来；可是进调谐厅里去，生命有危险，弄不好会烧成炭的。

经过几天研究，有人提出制造一只铁丝笼，用铜片包着，中间留观察洞，有电弊作用，人在里面不会触电致死。

可是这到底是一件冒险的事，万一发生意外，生命就完了，有人提议，可以先用动物作试验。

铁笼制造好了，一只狗被关进里面。铁丝笼带着狗被送进调谐厅里。所有人都关注着这条狗的命运。

“开机！”指挥员下了命令。顿时调谐厅里出现火龙和电光，雷声惊天动地。

“关机！”电原切断了，调谐厅里一片寂静，人们关切地注视那只狗的命运。门打开了，狗从铁笼拖了出来，人们一看，大吃一惊，那只狗被烧成了焦碳，一股焦肉味从笼里飘了出来。

人们垂头丧气走了，都以为铁笼不行了。工程师袁翊发现，铁笼底下铜皮没包好，狗的爪子撕破铜皮从那里伸出脚爪，结果被电击死了。有人信，有人不信，最妙的办法是再试。第二只狗又进了铁笼内，送进调谐厅，升上

高压，10分钟之后，才关机，这次果真成功了，那只狗一打开铁笼跳了出来，汪汪直叫，人们一片欢呼，好象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我进！”周建畏报名。

“我进！”刘巨扬也报名。

“我进！”袁翊也挺身站了出来。

数十个科技人员为了长波台早日发出信号，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抢着进铁笼去观察故障。

领导小组经过研究，决定身强力壮的袁翊去承担这一危险工作。这跟战场上去炸敌堡，去排地雷没有两样，需要对海军事业有颗赤胆忠心。

袁翊雄赳赳地钻进铁笼，向大家招招手，就把门关上了。在这瞬间，人们的心一下子揪到了喉咙尖，天啊！袁翊的命运会如何？

胡定安脸色有些可怕，手有点发抖；周建畏鼻梁上的那副眼镜也在跳；刘巨扬咬着嘴唇，拳头快要捏出水来。有几个女同志吓坏了，按着心口溜掉了。

“加压！”随着一声口令，那只推电刀的手在惊跳。顿时调谐厅里，雷声隆隆，电光四窜，三分钟就停机。

人们赶快打开厅门，把铁笼拉了出来。袁翊笑着出来了。他浑身大汗，兴奋异常地对周建畏说：“看清了！看清了！火球是从出口那带传出来的。”

“好！雷公藏身地方找到了，我们就能捉住它！你立了大功！”

马上召开“诸葛亮会”，先分析原因，然后立即组织人员对引出孔进行全面测试、检查，终于发现通频带太窄，强大电流电压挤压堵塞，结果发生跳火，产生雷声。

他们一连苦战五天，把这段电路重新更换组装，打开了一条新的通路。通过加压试验，终于制服了“雷公”，使千千万万个零部件组成了一首欢乐的歌。强大的长波信号发射出去了。1965年10月24日，这是长波台难忘的日子。这天天还没有亮，人们就早早起来了，因为今天超长波台要进行对潜通信试验，这个“龙宫信使”第一次要到大海底下去送信，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啊！

试验开始了，操纵厅里10位女军官，穿着崭新的军装，立在每个人的岗位上。她们每人手上拿着一把钥匙，按照次序一把把插进暗锁，少一把也不能打开庞大发信机的“锁”，这是一种特殊保密措施。人们把这10位女军官，称天神女将，是把守天门关的，只有她们放行，长波信号才能走向天桥而入海。

机器开起来，仪表像满天星斗，指示灯五颜六色眨着眼睛。机器一切正常，一组组信号传上天去。

一条中国蓝鲸，在碧波下遨游。

潜艇按事先规定，在不同深度、水温、流速下，作着接收信号的试验。测出的技术数据完全达到设计要求。中国的超长波台昂首挺立在东方大地，它向全世界宣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压不服的，中国要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愿望，谁也阻挡不住！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说超长波台建成了，非常高兴。毛泽东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从此，我们中国海军舰队无论走到哪里，从南沙到南极，从南亚三国到南太平洋，有了超长波，水下水上，通信都有了保障

超长波台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超长波台是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

第二十五章

蓝鲸走向大洋

1. 老虎尾诞生中国“蓝鲸”

超长波台的建成，给中国潜水艇部队带来福音，带来动力。早已憋着要到太平洋远航的愿望，热烈地燃烧起来。官兵们从小学课本上看到，太平洋就在中国门口，中国海军却长时间被关在内海而不能出大门。现在一切条件成熟了，到太平洋练兵摆到议事日程。但由于“文革”的混乱，潜艇远航的梦被禁固，中央军委首长们一次次看着海军远航的申请报告，都因安全难以保障没有签发命令。

直到 1976 年的 12 月，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才正式批准人民海军 252 潜艇突破第一岛链首航西太平洋训练的计划。一个从黄水走向绿水，从绿水走向蓝水的时代开始了，一个“八一”军旗飘向蓝水的时代开始了。虽然春天姗姗来迟，但它终究是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出足了风头，被击沉的舰船中，三分之一是潜艇干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又显示了神威。英国被击沉的军舰中，有 20% 是被德国潜艇打的，商船高达 70%；日本被击沉的舰船中，60% 毁于潜艇；苏联被击沉的舰船中，有 40% 也是德国潜艇干的。可见潜艇具有较强的隐蔽突击力量。中国是屹立在太平洋西岸的大国，有 18000 公里的海岸线和 6000 多个岛屿。为了有效地保卫我国领海，维护海洋权益，抵御外来侵略，中国理所当然地要建立和发展潜艇部队。

早在 1950 年 11 月，海军肖劲光司令员就笑眯眯地坐在上海百老汇大厦里，等着一位年轻军官。一刻钟之后，一位 30 出头英俊威武的军官进来了，他就是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参谋长傅继泽。

“首长，你找我有任务吗？”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中国马上要筹建潜艇部队，为此先搞个学习队！”

“真的？！”傅继泽扬开眉毛，这位穿黄军装出身的舰队参谋长，如今爱上海军，一心一意要在他们这一代人手里，把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搞起来，光靠机帆船小炮艇的海军，是难以阻挡帝国主义侵略的。

如今听说又是搞新兵种，傅继泽哪能不高兴呢！

肖劲光请他坐下后，就讲起在苏联参观潜艇的情况，接着又讲起潜艇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威力。然后就开始正题，讲了如何选择基地，如何培养人才。最后讲到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跟苏联签订了协议，为中国培养 4 艘潜艇艇员。

“首长，你要我干什么，去苏联学习潜艇？”

“对，经海军党委研究决定，由你担任潜艇学习队的队长，你看怎么样？”

傅继泽腾地站了起来，一时不知作何回答。他毕竟只有一年的海军军龄，水面舰艇还没有完全掌握，又要到水下开潜艇，这的确太意外了。但他对建海军有狂热，潜艇又是个崭新的天地，为新中国开辟一个新的事业，这对傅继泽有着强烈诱惑力。他胸膛一挺，果敢地说：“好！我干！”

就这样，傅继泽第一个进京筹建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海军从机关到部队，上上下下严格挑选潜艇艇员。不久，挑出了275名政治素质好、有文化、年轻、体质强的官兵，组成了潜艇学习大队，傅继泽任大队长兼政治委员。这是人民海军的一支“精华”，成为创办海军潜艇学校和组建潜艇部队的骨干。

他们名义上是出国到苏联留学，实际上就在旅顺口老虎尾的苏联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分队学习。对“老大哥”的崇敬，对潜艇技术的渴望，使200多颗心激荡，早已飞向大海，飞向龙宫，神秘变成了神圣。

1952年，海军为了解决潜艇学习大队学员结业后，潜艇部队驻泊、技术装备、后勤等问题，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开始筹建潜艇基地。同年11月，中央军委调原川北军区机关500多名官兵筹建潜艇学校，傅继泽成了第一任校长。

潜艇学校的建立，潜艇基地的建设，与潜艇学习大队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54年6月28日，中国潜艇学习大队，就驾驶“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两艘潜艇，飘着“八一”军旗，从老虎尾向青岛航行，划出了第一道中国潜艇部队的航迹。从此，古老的中国，龙的故乡，诞生了“龙”的部队，它乘风破浪地潜航在大海。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一个梦，共产党人经过三年奋斗就变成现实，中国历史上又多了一个新的兵种——潜艇部队。

在学习期间，党和国家领导非常关怀，周恩来总理两度亲临学习大队视察。“秀克”型、“斯大林”型两种潜艇，他都亲临视察，走遍所有舱室，并与许多官兵谈过话。周总理在我国潜艇舰桥上的风姿，至今铭刻在第一代潜艇艇员的心中。周总理第二次视察大队时，还在潜艇值更日志上留下宝贵题词：“按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

1954年7月23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也兴致勃勃视察潜艇独立大队，满怀激情地写下诗篇：“人口六万万，立国太平洋。面对侵略者，必须有海防。水上多舰艇，空中能飞航。海深深千尺，潜水亦所长。件件皆掌握，样样是内行。严整陆海空，捍卫我边疆。和平可确保，建设日辉煌，战贩如伸手，必定遭灭亡。大哉新中国，指日富且强。”

1955年11月，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接受中央军委的命令，参加总参组织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两艘潜艇向“敌”登陆舰发起突击，4枚鱼雷齐射，全部命中“敌舰”，充分显示了潜艇部队的威力。

1956年以后，人民海军潜艇部队走向了大发展时期，由一个支队扩建为数个支队，从黄海扩展到东海，以后又发展到南海。万里海防线上，一支碧波下的反击力量初步形成，很快成为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

为了我国沿海的安全，维护海上权益，我国海上防御纵深需要向外延伸，不光是守在家里，而是要到家门口防御敌人侵略，因此，潜艇到太平洋远航，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动乱年代”刚结束，一个远航训练的新时代就开始了。

2. 许志明率艇出航

某潜艇支队副支队长许志明接到中央军委批准远航训练的命令，兴奋异常，躺在床上几乎一夜没合眼，满脑子的出航！出航！

许志明这个老潜艇，如此激动也可以理解，这个出航报告是他组织写的，

已经是第三次了，这次美梦总算变成现实。早在 1975 年春天，远航报告已经再次送上了，而且他率潜艇编队到近海和濒临岛链的海区进行了适应性演练，初步掌握了这一带海域的地理、水文、气象等资料。如今命令终于来了，252 潜艇就要成为海军首航太平洋的第一个闯关穿岛链的先锋艇。而随艇出海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就是他许志明。

潜艇跟水面舰艇不同，跟陆军更不同，每次出海都面临生死问题，俗话说水火无情，何况潜艇是在深海底下航行呢！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活着的没有几个。美国的“长尾鲨”号潜艇在海底突然爆炸，粉身碎骨，艇员没有一个活着；美国“锯蚺”号潜艇在大西洋突然沉没，99 名艇员全部丧生；……据不完全统计，自 1900 年以来，在非战争的情况下，潜艇发生重大事故 487 起，其中沉没 276 艘潜艇。可见，潜艇由于其特殊性，每次出航都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何况 252 潜艇是首次远航西太平洋呢？因此，许志明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是很自然的。他决定披危斩险去闯关探路，为人民海军远航训练当开路先锋！

为了执行好中央军委命令，支队制订 3 套预案，进行了 30 多种紧急情况下预案的操练，从物质上、精神上、战备上作好一切准备。可以说，一艘潜艇出航，从军委、海军、舰队、支队都在忙碌。其一是如何保证安全，其二是如何应付各种涉外事件。这就是海军所具有的特殊性。

1976 年 12 月 25 日，一阵急促的警铃响了，252 艇像匹脱僵“烈马”，满怀远征渴望，急速地驶向茫茫的大海。

许志明站在舰桥上，迎着打来的风雨，不停挥手，向码头上欢送的人们告别。

“老许，雨大了，下舱吧！”一个 50 多岁的军官，和蔼可亲地喊了一声，他就是支队副政委苑炬成，是许志明的老搭档，比他大 3 岁。苑副政委是出海人员中岁数最大的，他不顾年大体弱，决心支持许志明完成这次光荣任务。

“我们这次出去，担子很重啊！”

“我想信你能挑起这副重担，凯旋而归！”

“好！我俩同心协力共挑重担！”

这时天黑了，潜艇迎着风雨已经到了潜航点。一阵急促“速潜”铃声响了，所有人员进舱，所有舱口严密封盖，潜艇开始注水，像条鲸鱼似的潜入大海深处，开始了“铁罐头”内的单调、枯燥、艰苦的远航生活。

太平洋到底是个什么样？是温柔还是暴躁？岛链到底是个什么样？能一次打破封锁，穿越而过吗？在海峡一带不但布有雷达，而且有水下侦听站，能不能秘密通过？……这一连串问题在许志明头脑里旋转。他要一个个解开这些方程式。

天公不作美，出航第二天，寒流跟随而来，海上刮起 9 级大风，3 米多高的海浪，前呼后拥。浑沌的大海沸腾着，圆圆的艇体在剧烈地左右摇晃，闷在“铁罐头”内的水兵们开始缴纳“公粮”了。呕吐使艇内空气更加浑浊。

鱼雷部门长胡中玉，一更中就吐了七次半，据说那半次是吐到嗓子眼，怎么也吐不出来了，胃已经空了，因此大家算他半次。此刻，他拎着塑料袋，一边吐，一边嘴里还在嘀咕：“这鬼天气，太不讲交情！”

潜艇充足了电，开始在深海底下穿行。

31 日凌晨，潜艇开始进入突破岛链前侦察。

这里指的岛链，就是指太平洋西部的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

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及大巽他群岛等排列成弧形，好象挂在太平洋脖子上的一条珍珠项链，因此人们形象地叫它岛链。这些群岛之间有许多宽窄不一的海峡通道，这些通道，大都属于国际航道，是我国进入太平洋的必经咽喉地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采取敌视态度，纷纷在这些岛屿驻扎重兵把守，利用这些天然屏障，对我进行经济封锁，堵住我到太平洋的去路，以阻挡各国跟中国通商。我年轻人民海军被迫呆在家里，丧失了与太平洋交臂的权利。目睹这一切，许志明和水兵们哪个不心急如焚？征服太平洋的梦不知做过多少回？

潜艇进入潜望深度，潜望镜徐徐升出海面。许志明发现，天阴沉沉，海面有一层浓浓白雾，这给寻找岛链带来了困难。

4 时许，航海长向许志明报告：“根据航迹仪显示的数据，我艇离岛链目标 37 海里。”

“测准艇位！”许志明命令着。

这是关键一环，数天风浪一定对艇位影响很大，在这墨黑的水中，完全凭海图推算，而眼前这些航行资料，多数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误差是难免的。许志明叫航海长采取增加时差定位密度的方法，选择 24 个艇位，综合修正误差，提高精确度。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到航海业务长李相勋的身上。出航前他就搜集整理了几大本海洋水文气象资料；绘制了昼夜明暗图，时差双曲线导航和整个航线上的星空图；还专门组织航海干部学习、操练、熟悉岛链水道及航行海区，反复研究准确定位、识别判明岛链目标的方法。因此，他胸有成竹地说：“根据反复计算，现在我艇与航迹仪显示的位置差 2 海里。”

“保持航向，加强对目标的观察！”许志明命令着。他的脸色严肃起来，差错丝毫，就会误入歧途；茫茫大海一望无边，只有靠科学的计算测定才能不迷航啊！

片刻之后，潜望镜的镜片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片模模糊糊的影子。经过雷达隐蔽测定，果然是岛链那个要寻找的目标。指挥舱内，军官们顿时充满欢乐，就好象沙漠里久渴的人们，突然发现清泉一样。

3. 一辈子记住这一时刻

潜艇保持航向、像条长鲸，悄悄地朝岛链目标驶去。

这对全艇指战员来说，寻到岛链出口，是这次首航战役的第一炮。这一炮打响了，士气就会高，就会增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突然，舰务军士长满头大汗，紧张地跑到许志明跟前说：“许副支队长，机械出故障了！”

“啊？！什么故障？”许志明尽量保持冷静，舰务军士长脸色阴沉地说：“两台压缩机水泵密封装置漏水了。”

“赶紧组织力量抢修，要快！”许志明又对机电长陈德跃说：“你去看吧！”

故障给人们带来了紧张气氛，谁都明白，潜艇只要有一点点故障，在高压海水环境下，随时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英国有艘潜艇，就是因一个螺钉松动而沉没的；苏联有艘核潜艇是因一个继电器起火而沉没；德国有艘潜艇是通风时氦气过量，全艇人员活活笑死而沉没。眼下两台空压机同时出现故障，人们心情能不紧张吗？

潜艇在慢速航行，时间在嘀嗒声中度过，心在受着煎熬。4个小时之后，故障才排除，压在人们心上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潜艇顶着暗流又艰难地航行着。

艇长连续下达三道命令：无线电保持静默，舱内不准发出任何撞击声；节约用电，空调器、照明灯、电风扇全部停止使用；一天只做一次饭。这三道命令一下，各舱室温度迅速提高，上升到40多度。艇员们从冬天一下子变成三伏天，呢子服脱光了，许多人穿着背心裤头，一动一身汗，活象生活在蒸笼里。

主机舱里渴度更高。轮机兵们守在机器旁，油光光的脊梁上汗如流水，不到两个小时，胶鞋里就倒出半碗汗水。

指挥舱内军官们在精心操作，有的用海图推算，不时测算艇位；有的操纵着开关，注视纵倾和横倾仪，保持着潜艇的平衡；有的注视着各种仪表，掌握着潜艇各部位是否正常。艇长张铿然和副支队长许志明眼睛紧紧地盯着潜望镜，随时搜索着海面目标。

最紧张的是声纳舱里，这是唯一能侦听到铁壳外面世界的地方。声纳业务长坐在椅子上，监视着声光屏上的动静。那颗电子蓝色的珠子，叮铃叮铃发出清脆的响声，随着声纳的扫描情况，从左向右的运动着，一当碰上潜艇前方海底或海面有什么障碍和目标，蓝珠子就会突然惊跳起来。

大海里有成千上万“居民”。这些“居民”也有各自的语言。一当打开声纳声音放大器，立即就会传来大海里“居民”的喧闹声。活象一条繁华的大街，有汽车喇叭声，有女人的笑声，也有老人干咳声。那都是鱼儿世界里生活的情景。

突然，业务长姜克义双眼睁大了，声纳扩大器里传出了一阵小马似的惊叫声，由远而近，周围“居民”好象很慌乱。

“业务长，这是什么怪物？”声纳兵问着。

“哪个世界都有称王称霸的角色，刚才才是鲨鱼在追吞鱼群！”

艇内一片沉默，没有人大声说话，只有机器声有节奏地响着。经过7个小时的航行，航程仪上终于跳出一组令人兴奋的数码：潜艇已穿越岛链，纵深达数十海里了。252潜艇进入太平洋！

激动的欢呼声此起彼落，经久不断。许志明微笑了，他看了看表，正好是12月31日20时整。他默默地说：我一生都会记住这个美好时光！

声纳业务长姜克义，忽然脱下他脚上的解放鞋，把一块角铁夹在中间，然后将细绳把它死死捆在一起。那表情非常庄重。

“姜业务长，你要干什么？”声纳兵问着。

“这是重大机密！”

谁也猜不透他的这一招。直到潜艇深夜零点浮上海面充电航行时，他的“重大机密”才暴露。当他钻到舰桥上侧天时，把脚底下的那块角铁扔进了太平洋。他要给太平洋留下人民海军的永久纪念。这是252潜艇首次突破岛链啊！三角铁上有姜克义的名字。

水兵们发现这“重大秘密”之后，都翘着拇指赞扬说：“够棒的！有心机！”

4. 征服太平洋的豪情

穿过岛链便开始了太平洋遨游训练。随着时间推移，太平洋越来越凶暴了。太平洋水温高、盐度浓，对潜艇腐蚀破坏性大；洋面开阔，洋底深邃莫测，洋面的浪，上无阻挡，下不着底，极易形成涌，涌的长度和高度要比近海大得多，一般都在3米以上，给潜艇操纵带来极大困难；洋底的漩流，稍有不慎，就有艇毁人亡的危险。

那天，252 潜艇插向太平洋深处，接着又浮起进入半潜状态，在第一个预定点上，他们发出第一份电报，接着他们收到海军和舰队的贺电。这就是超长波台在通信。中央军委在时刻关注着252 潜艇的情况，在预定点上跟潜艇联络上，证明潜艇安全，一切按照统帅部批准的航线在行动。

太平洋像是要考验一下中国海军的能耐，开始了折腾。那天深夜，252 浮起充电，洋面上骤然刮起9级偏北风，如山的涌浪发狂似地向潜艇扑来，潜艇顿时变成晃动的秋千，左右摇摆到35度。于是管你愿意不愿意，许多人翻肠倒肚的向太平洋缴纳“公粮”……

越往后，水下生活越是艰苦。起初人们还觉得到太平洋逛逛顶新鲜，日子一长，单调、寂寞的生活使人闷得心慌。这里不能像水面舰艇那样，站在甲板上可以看日落日出，可以观看遨游的鱼群和飞鸟，也不能站在船头去照相留念。实在憋不住了，就去请求姜克义业务长，到声纳舱里听听大海“居民”的声音。

日历一页页地撕着，碧波下的生活更加艰苦。长期晕船，没有阳光和新鲜空气，一个个脸变得憔悴，嘴唇没有血色，开始一层层掉皮，口腔霉烂。人们头晕、胸闷，记忆力在减退，因缺维生素，一刷牙就一口血。

在艰难时刻，水兵们最美妙的梦是晒一分钟的太阳，吸一口新鲜空气。常人天天能享受的东西，在碧波下成了珍贵之物！潜艇为了隐蔽，很少浮出海面，能钻出升降口的人更少。于是，许多人开始怀念家乡村口的那棵大树，门前的那条小河，还有村后的那片杨树林，啊！家乡一切都那么美妙了，的确是天堂了。只有经过潜艇远航的人，才会对生活更热爱，更珍惜，才会知道世界最美好的东西是和平环境下的灿烂阳光和清新空气。

特别到了远航后期，舱内常温39度，整天泡在汗水里，衣服裤头结了盐霜，再加上空气浑浊，电池的酸味，机舱的油味，人身上的汗味，十几种有害的气体在铁筒内来回循环，最后使人们的嗅觉麻木，香臭不分了。这对每个艇员都是一种意志和毅力的考验。

老政委苑炬成是很有经验的政治工作者，他心里明白，此刻又该轮到 he 上阵的时候了。俗话说：“编箩编筐，功在收口。”最后阶段的工作能否做好，关系着这次远航的成败。在这大洋之中，任何松懈都可能功毁一旦。他抓着话筒一遍又一遍地动员，不断地表扬好人好事，成了一座水下的广播电台。

潜艇离返航日子越来越近了，统帅部规定的课目任务大都完成了。有些人因为没有碰到什么“敌情”，就麻痹起来，说：“太平洋也只不过如此！很太平嘛！”

1977年1月9日，声纳扬声器上蓦地发出一声嚣叫，荧光屏上同时跃进一串波纹。

“报告，右舷150度，发现噪音目标！”声纳员传来报告。艇长立即拉响战斗警报，艇员们各就各位，作好了战斗准备。

经过潜望镜观测校对，噪音目标是某国的航空母舰编队，正向南航行。

252 潜艇立即占领阵位，跟航母编队平行航行……

这是公海、大洋，谁都有权利在海面或海底航行，各走各的航线。

252 潜艇终于完成全部课目，准备返航。

1 月 24 日凌晨，进入祖国的领海线。透过潜望镜，看到了模糊的岛影，这是祖国的土地。许志明第一个喊了出来：祖国！我们远航回来了！

历时 30 昼夜的远航训练任务胜利完成了。通过远航训练，初步熟悉了太平洋航行的操纵指挥；掌握了水文、暖流带、岛链等情况，整理了重要资料；增强了到太平洋练兵的信心，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保卫世界和平增添了力量。

水兵们开始清洁保养，有的刮起了胡子，老政委在喇叭里动员大家，要穿上干净的衣服，把苦相藏起来，让祖国母亲看看优秀儿子们雄赳赳的英雄相吧！

许多人激动地流着眼泪。祖国这个字眼，许多年轻水兵平时不怎么去想它，而现在，谁都感受到回到祖国身边，就是回到母亲的怀抱！

252 潜艇突破岛链，首航太平洋的成功，受到统帅部和海军的赞扬。

5. 走向大洋是几代人的愿望

穿越岛链，到太平洋去，252 潜艇打开了这扇长期对中国关闭的神秘大门。从此，人民海军掀起了到太平洋远航训练的高潮。继 252 潜艇突破第一岛链之后，271 潜艇又突破第二岛链。接着又是第三艘、第四艘……潜艇进入太平洋！

潜艇是远航太平洋的开路先锋，接着水面舰艇编队也开始走向太平洋……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海军舰艇要到深水大洋远航训练呢？世界军事家对海军现代化程度有这样的评价：活动于近海黄水里的海军是小海军，走向大洋，活动在蓝水里的海军才是现代化的强海军。

60 年代，我们的蓝色国土观念着眼在 12 海里领海线之内。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海洋权益斗争更加尖锐。70 年代之后海洋权益产生了新观念，国家管辖范围不仅仅是领海线之内，还有专属经济区、承袭海、渔区、大陆架等。

专属经济区的中心内容，是国家有权在其领海线以外划定一个经济区，对该区的一切生物和矿产资源拥有所有权，但可允许外国船舶、飞机通过，也可以敷设电缆和管道。

承袭海的观念基本跟专属经济区差不多，宽度要考虑地理，总共不得超过 200 海里。

大陆架是指大陆在海底的延伸部分，一般宽度 200 海里之内。大洋海底的矿产资源也属世界各国所有。

所有这些海洋权益新观念，一般宽度已延伸到 200 海里，机帆船、小炮艇组成的黄水小海军，已经无法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人民海军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到深水大洋上远航。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海军领导机关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在海军司令员刘华清、政治委员李耀文等人的领导下，在技术装备上着重解决了三大难题：远洋油水补给船、远距离通信、远距离导航，为远航编队插上了翅膀。

太平洋平均水深几十米，舰船航行不能靠码头，也不能随便抛锚，要在航渡中补给油水食品。这是海军技术装备发展中的一个难题，只有少数国家能掌握。西方国家要么对我技术封锁，要么漫天要价，趁机敲竹杠。我科研人员自力更生，不到三年就攻下难题，解决纵横液货干货补给技术装置问题。1987年我“丰仓”号远洋油水补给船，在太平洋上成功地从左、右两舷和尾部同时给两艘导弹驱逐舰、一艘导弹护卫舰补给油料、食品，这在中国海军史上是第一次。这表明我海军已拥有中远海后勤保障能力，舰船编队远航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能随同提供油水、主副食品的补给，海上后勤保障能力大大提高。

通信手段也有很大改进，不但有了超长波台，而且有远距离超短波通信系统，还有适合海上编队通信的新型电台。这样，我海军通信手段已覆盖全球，舰艇编队走到天涯海角也能跟陆上统帅部保持联络畅通。

在航海导航仪器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在主要战斗舰艇上，都装有多种先进导航仪器，可靠性好，使用简便，能长时间连续工作，能在全球大洋上，在各种气象条件下定位，进行各种航海计算，自动修正风、流压，随时显示舰位的经纬度。所有这些科技成果在军舰上的应用，大大提高了人民海军现代化的程度。

远航是个大熔炉，大大提高了官兵的素质，使舰艇长和编队指挥员的组织指挥才能得到锻炼和提高，培养了水兵不畏艰难，敢于压倒一切困难的顽强作风。远航也激发了官兵爱大海、爱祖国的情，增强了使用国产装备的信心。总之，远航给水兵们带来厚礼。远航加快了我国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八一”军旗飘向蓝海，是中国海军战斗力长进的显示！

外国军事家惊呼：中国海军开始由黄水走向蓝水了！

第二十六章

核潜艇水下巡航

1. 元帅将军的新设想

人民海军在现代化建设中，不但重视常规舰艇和潜艇装备技术的改进，而且从 50 年代末期开始，就注意向导弹化、核能比方向发展，把尖端武器的研制提上了议事日程，特别是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的研制，更是全力以赴。

50 年代末，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海军装备发生了重大革命，导弹化、核能化已成为西方世界海军发展大趋势。

1957 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去苏联访问，着重了解苏联海军技术装备发展情况，原本想向苏联购进一批常规舰艇，后来他在私下会见苏联老同学时，听说苏联海军正在向导弹化、核能化方向发展。可是当他向苏联海军总司令提出在导弹化、核能化方面给中国海军技术援助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中国不需要”。肖劲光深感耻辱。回国后，肖劲光提出了中国海军“新阶段”的发展设想。一方面力争发展核动力、导弹武器尖端技术，另一方面努力改进常规装备，尖端和常规相结合，逐步过渡到尖端为主的发展方向。肖劲光的这个“新阶段”发展设想报给了毛泽东。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向核动力化、导弹化目标迈进了。

谁先打报告要制造核潜艇呢？是聂荣臻元帅，当时他分管国防科研，他最关心的是中国要有原子弹、氢弹和导弹，也要有核潜艇。因为元帅看到，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发动新侵略战争的威胁。美国不甘心在中国大陆失败，企图从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三个方面来扼杀年轻的共和国。他们把原子弹运进南朝鲜，在日本冲绳修建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在台湾驻扎装备导弹的美国空军，把“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开进台湾，还公开宣布，要在台湾帮国民党建立 5 个“原子师”，“以满足原子战争的需要”，这就是当时共和国面临的军事压力。

元帅明白，共和国手中没有核盾牌，就会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威胁，只有手中有核武器，才能制止敌人这种威胁，别无选择。而且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艰苦奋斗的路，中国人才能有这张王牌。

1958 年 6 月，我国第一座实验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之后，聂元帅就想到海军要有核潜艇。他把海军领导、国防各部委有关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还有科学院一些专家，召集在一起，专门讨论研究核潜艇建造问题。

聂元帅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审阅报告后作了批示。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元帅也很快圈阅。

聂帅拿着这份批回来的报告有些激动了，他披着衣服走到窗边，望着初夏星空，心中升起一丝疑虑：苏联“老大哥”在核潜艇问题上，能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吗？

聂帅手里唯一的资料，是两张美国核潜艇浮在海面上的模糊的照片，对中国军队和科学家来说，这东西太神秘，太陌生了。

1959 年 9 月 30 日，赫鲁晓夫第二次来访时是公开的，那时他刚访美归来，又加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自然很得意。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拒

绝了苏联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共同使用”的要求，赫鲁晓夫也拒绝了
中国关于核武器技术援助的要求。中苏关系笼罩着阴影，很快苏方撤走全部
专家，“老大哥”要制服“小弟弟”。不屈不挠的毛泽东，几十年的艰苦卓
绝，铸就了他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发出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聂元帅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国防科研力量，挑起这副重担。他要
海军赶快成立班子，着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海军刚刚拉开核潜艇研制的序幕，突然又接到中央通知：“暂停。”因
为国家连续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有困难，拿不出钱来搞核潜艇。直到 1965
年 7 月；海军又重新写报告要求上马。

8 月，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十三次中央专门委员会，基本同意了这个报
告。这样，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又重新展开了。

海军对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呕心沥血的人是装备部长于笑虹将军。第一颗
原子弹爆炸不久，他就把专家黄旭华、钱凌白等人请到家里，他们一边喝着
茶，一边热烈地讨论着。

于笑虹说：“六机部部长方强和七院院长刘华清，对海军核潜艇都很关
心，现在形势好了，该上马了，没有航速快、航程远的核潜艇，无论如何是
不行的，刘华清院长嘱托我写报告。”

“这太好了，我们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黄旭华兴奋的从沙发上跳了
起来，两眼射出光彩。

于笑虹一看专家们如此兴奋，他的心情更是难以克制，两腿往沙发上一
盘说：“海军迫切要有反潜力量，我想了很长时间了，第一步要尽快研制出
能对付敌人核潜艇的反潜核潜艇，然后第二步要搞出导弹战略核潜艇来！”

报告批下来之后，于笑虹白手起家，“开张营业”了。

他渡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带着参谋班子天南海北地奔波，首先是拜专
家们为师，请他们当顾问，建立起一个个研究所，有了人才就会有产品。后
来经周总理批准，又从大专院校挑选 1500 名高才生，充实到各个研究所，为
核潜艇研制充实新生力量。

那个在于笑虹家里喝茶的专家黄旭华，后来成了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他
集思广益，呕心沥血，设计了一个水滴形的巨大模型。专家和科技人员就在
这模型跟前，展开思维翅膀，发挥创造性，对中央控制台、主机控制台、鱼
雷发射舱、核动力室，舰员生活舱等等，展开讨论，犹如总攻前的军事民主
会，一个个质的飞跃在此产生，一张张清晰的蓝图，一串串精确的数字，都
从这巨鲸的模型中流了出来，使模型注入生命，渐渐地活了起来。

于笑虹将军，是中国核潜艇诞生的助产婆，尽管他现已离开人世，但人
民海军的将士们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为建设强大海军而流尽心血的有功之
臣。

2. 绕过人为的暗礁

共和国总是多灾多难，现代化建设刚要腾飞，翅膀又要被折断了。“文
化大革命”的混乱席卷全国，到处是停工停产，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又面临着
扼杀的危险。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数千家工厂，只要有一家工
厂不能同步进行，核潜艇就不能下水潜航。虽然召开过几次协调会议，但许
多项目仍无法落实，急得核潜艇研制办公室负责人陈右铭夜不能眠。他根据

大家的要求，希望国家各部委召开一次有担负此项些工程主要任务的研究所、生产厂领导人和技术负责人参加的协调会，并请中央首长出席。报告送上去批准了，定于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

但陈右铭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担心聂帅出不了场。因为2月16日怀仁堂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老师们尖锐地批评了“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乱了，结果被林彪、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把聂帅他们诬蔑为“黑干将”，全国掀起批判高潮，处境相当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聂帅能出场吗？

6月25日那天，陈右铭起得特别早，这是会议最后一天，中央首长要讲话，到底是谁来？到底唱什么调，真令他担心。他跟参谋们把会场布置好，里里外外又检查一遍。

上午9时，聂帅出现在会场上，人们响起热烈掌声。聂帅穿着军装，面庞清瘦，但仍然保持着庄严而又慈祥、谦和的表情。

陈右铭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只要聂帅到会，一切都有希望。

聂帅首先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工程宏大，协作面广，质量要求很高，一环扣一环，因此每个部分工作都要服从全局，只能提前，不能拖后。眼下困难很多，要千方百计克服，要为国家做出新贡献。

陈右铭他们整理了聂帅讲话，建议用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特别公函”，报告送给刘华清副主任，他又送给聂帅，聂帅当天就签发。这一下，陈右铭扬开眉头了，有了“尚方宝剑”了，他拿着这份“特别公函，南来北往到处去传达，目的是保证系统工程不要变成“胡子工程”。他成了核潜艇工程的“监工总头”。

周总理是核潜艇工程的最大靠山和保证，没有他的全力支持和操劳，核潜艇工程有流产的危险。许多专家在他保护下，照常工作；许多难题在他指示下，联合攻关，一个个被突破。

1969年10月10日，周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听取核潜艇电子钟和无线电导航问题的汇报。总理劳累一天，细心听取汇报，并多次以小学生的态度说：“你们好好给我讲讲，我不懂。”

在汇报中，总理详细询问了原子钟、无线电导航的用途和技术要求，国外这方面的技术情况，我国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哪些单位参加研制。到深夜12点时，服务员送来面包，总理一边让大家吃面包，一边继续谈问题，直到凌晨1点，总理看看表才说：“你们该休息了。”总理放下面包，站起来说：“核潜艇技术很复杂，比两弹还要难，核潜艇就包括两弹。”最后他要求几个科研单位组织协作攻关，不要互相保密，并且要按照系统，组织有关厂家，成立三结合攻关小组，每个难题都要有小组攻关。他并强调指出：任何“造反派”都不能冲击这些小组。

1970年7月14日，陈右铭心情有些激动，他要跟核潜艇动力专家彭士禄去向周总理汇报核反应堆陆上试验情况。

“老彭啊！你简单一点，总理太忙太辛苦，别占他很多时间。”

“我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工作中不许有半点马虎，汇报要讲不清楚，会挨批评的。”彭士禄还在校阅汇报提纲。

原来，1940年周总理亲自派龙飞虎副官，到白区把彭士禄等一批革命烈士的孩子领出来，由贺怡同志带到延安。在重庆时，彭士禄就住在周恩来的身边。他是革命烈士彭湃的儿子。解放后在周总理身边工作多年，因此对

周总理很了解。

15日下午，陈右铭和彭士禄及伙伴们，来到大会堂福建厅等候，不一会，周总理、聂帅、叶帅就进来了。

周总理聚精会神地听着彭士禄关于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四大关的汇报，及下步要请求提升功率试验。彭士禄和伙伴们向总理和两位元帅整整汇报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又接着汇报。

“总理，您昨晚休息好吗？”

“噢！听你汇报后，我兴奋得一夜难眠。”总理在沙发上挪了挪身子，风趣地笑了。

“陈右铭，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周总理问着。

陈右铭汇报试验的三种可能：第一种，搞得不好会爆炸；第二种，基本成功，但问题不少；第三种，可能都成功，很顺利。我的估计第二种可能性最大。周总理鼓励说：搞武器试验总要付出一定代价，有时可能会有牺牲。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好，认真负责，就是爆炸，失败了也不责怪你们，只要很好总结教训，总是可以干成功的。最后周总理指示：要充分准备，一丝不苟，万无一失，一次成功。

会后，周总理亲自指派飞机送参试人员回基地。陈右铭和彭士禄刚下飞机，罗舜初就来电话：周总理刚来电话，问你们到了没有，试验的每个进展情况，都要向总理通报。

的确，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试验，是一次笼罩着神秘色彩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探险。人们急切、激动、欣喜、担心、恐惧，以种种复杂心情面对着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核潜艇动力模拟堆啊！只要它一旦成功，中国核潜艇就有了心脏，“一万年”就在眼前了。

1970年7月18日，这是令人难忘的日子，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也在一点一点缓缓提升。彭士禄和科技人员瞪大眼睛，观察着中心控制台上那一排排烁烁闪光、五光十色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的仪表，仔细记录着各种数据，大厅里气氛紧张，人人脸上严肃紧张，没有一点欢乐的色彩。

同一时刻，在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里，周恩来通宵达旦守在电话机旁，几乎个把小时就用电话询问一次试验情况。

就这样，到8月28日，反应堆试验达到预定要求，主汽轮机超过原定设计指标，核动力装置主要性能达到指标，共和国核潜艇的龙头工程终于攻克了。船用核反应堆的神秘面纱掀开了，美国人折腾10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几年就拿下了。

彭士禄走出试验大厅，抬头望望那虎踞龙盘似的群山，看看那黑绒天幕上的满天繁星，长长地松了口气，压在心口上的千斤石，几乎掉下一半了。这位烈士的后代，为共和国的核盾牌，在科学道路上跨过了第一座险峰。他清楚地知道，核反应堆要用到大海底下的潜艇上，道路就像面前这些群山一样，有无数险峰要继续攀登，困难会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但有毛泽东、周恩来和老师们撑腰，一定能战胜。他望着星空，仿佛看到了中国核潜艇劈波斩浪正在航行！

3. 穿过“水下死亡线”

核潜艇系泊码头试验也成功了。

核潜艇水面航行试验性能也良好。

核潜艇留下的最后一道试验，也是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深潜试验。有人把它称为“穿越死亡线”的试验，因此非同小可。这关顺利通过了，中国的核潜艇就成功了。否则，就会变成水下的一堆废铜烂铁……

上艇参加试验的人员都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因此事先都要照像。政委说：“这是立功授奖用的。”但大家都明白：这是准备的遗像。

世界上核潜艇的事故太多了。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是进厂修理后到海上作深潜试验时，突然在水下爆炸，变成了碎片，没有一人活着，至今事故原因还说不清楚。至于苏联，核潜艇水下航行事故更多，沉掉也不少，只是由于保密人们难以发现而已。水下有强大的压力，核潜艇要在极限深水中航行，自然就更危险。但作为一种共和国的王牌武器，不经过这种“死亡线”上的考验，水兵们又怎么知道和信任自己手中兵器的性能呢？在跟敌人较量时，又怎么发挥兵器最大性能去战胜对手呢？兵器，绝对不能是“聋子的耳朵——摆着看的”，而是用来跟敌人拼杀的，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深潜试验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核潜艇的设计师、建造师、驾驭者们汇集到试验基地，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一当踏上核潜艇的甲板，进到舱内，再也没有“特殊安全保护区”，再也没有“特殊人物”，上到将军、科学家，下到水兵、工人，都是一个待遇：“同舟共济”，“生死与共”。

核潜艇徐徐离开码头，奔向试验海域，尽管海面上有救护舰船、飞机，其实谁都明白，一旦水下出事，谁也救不了。

“报告指挥员，潜艇到达试验区！”艇长神色严肃而又庄重地报告着，手中的潜望镜还在转动。

“立即向舰队和基地指挥部报告。”艇长杨玺吩咐着。他看了一下手表。立在他身边的还有核潜艇总体设计师黄旭华；舰队副参谋长王守仁，核潜艇总办主任吴廷国，核潜艇生产厂长助理王道桐。平时大家在一块，总是有说有笑，互相打闹。可是，今天谁也笑不起来，一个个庄重、严肃，这跟战场上送炸药包的战士差不多，谁也不希望冲上去就是死，但又不得不准备用生命去开辟胜利的道路。这时，接到上级深潜试验开始的命令。核潜艇劈开大海的胸膛，像条巨鲸一样，开始下潜了。这时全体艇员进入一级战备，一个个严守岗位。

艇长从潜望镜里看到，海上风浪越来越大，潜艇开始摇晃，蔚蓝蔚蓝的大海，一丝丝的白云，一朵朵的浪花，时而是航船，时而是海鸥，一派和平景象。

“一舱情况如何？”

“一舱准备好，一切良好！”

“二舱情况如何？”

“很好，一切正常！”

“三舱情况如何？”

“一切准备完毕，一切运转正常！”

潜艇此时加大深度，开始向极限接近。各舱室下潜 10 米便通报一次情况。

杨玺脸色铁青，眉头拧成“川”字，眼睛死死地盯住深度表。这位中国

第一任核潜艇艇长，早已开始研究西方核潜艇的情况，而且展开了他美好的翅膀，要为共和国第一支核潜艇部队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多么希望共和国的第一艘核潜艇质量能过关，能成为第一流的产品。但终究是第一次深水试验，他没有实践经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能不能达到设计要求，心里没有底，因此心情是紧张的，心越来越往上提啊！

黄旭华总设计师，尽量在控制自己情绪。他眯缝着眼，两只手抱着胸，紧紧盯着眼前深度表。但还是憋不住眉头微微在悸动。

在指挥舱还有王守仁、吴廷国、王道桐等，他们不说话，脸上肃穆，不动神色，时而看看仪表，时而静静地随着潜艇往大海深处潜去。但从他们的呼吸喘气声中，可以发现越来越短促，不时作深呼吸来调节那颗跳到嗓子眼的心。

机器嗡嗡地响着，潜艇向更大深度潜去。谁都知道，已经进入“死亡区”。世界潜艇沉没事故告诉人们，在60米处沉没，生还希望30%，超过100米水深，潜艇一旦失事浮不起来，生还希望不足10%，超过150米水深，生还希望等于零。世界上水下救生研究最先进的英国，也没有创造什么奇迹啊！深水潜艇救生，是世界科学难题之一，还远远没有攻破，这比宇宙飞船飞越太空，登上月球还要难得多。

这时的核潜艇各舱室已封闭，互相不能通行，这个巨大的铁罐头，此时分割成密封的几段，好象是由几个罐头焊接而成。而且那一扇扇圆门上的把手，早已经卸下，一旦发生事故就怕惊慌中把舱门打开。眼下核潜艇采取这个措施，就是从最坏情况着手的。

黄旭华抱在胸口的那双手松开了，叉起腰，挺起胸。他耳朵听着机器声，两眼扫视着眼前一排排仪表。他坚信自己设计的核潜艇，深潜安全系数是可靠的。通过连续的深潜，潜艇已经接近极限深度，并没有异常情况，黄旭华送给杨玺艇长一个眼光，暗示他放心吧！平安无事。

杨玺点点头，看了一下表，拳头一捏命令着：“向极限潜去！”

中国核潜艇要跟死神拼杀，要穿过“死亡线”。

机器隆隆地响着，深度表达达在跳，就要接近那根红线了，人们静心屏气的盯着深度表。杨玺眉头不时在惊跳，黄道桐脸上肌肉有点失调，王守仁、吴廷国干脆转过身去，不看仪表，一个劲在作深呼吸，尽量保持镇静。黄旭华泰然立着，一会插腰，一会双手抱胸。

核潜艇下潜，下潜，不达目的不罢休，不钻过“死亡线”不回头。核潜艇像中华民族的意志，对侵略者不低头，对张牙舞爪的死神不低头，它终于在极限深度上潜航，一切都很正常，各战位立即记下各种数据。

“深潜任务完成，上浮！”杨玺艇长下了命令，他的眉头扬开了。黄旭华抱在胸口的那双手松开了，他露出一丝微笑，他的总体设计是成功的。

核潜艇渐渐上浮，不久就一头钻出海面！

为它保驾的几十艘舰船，看到自己的核潜艇安全出水了，都同时拉响汽笛，向它致敬！甲板上人们在欢呼跳跃！

黄旭华、杨玺、赵福山在指挥台上向人们招手，欣喜的眼泪再也克制不住。核潜艇的各舱内，指战员互相祝贺，成了欢乐的海洋。

消息传到北京，传到世界……

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第1艘核潜艇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从此，人民海军进入了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第二十七章

水下发射雷震海天

1. 从水泥筒到水下发射

中国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研制成功之后，马不停蹄，立即开始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当时世界上战略核武器的发射设施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把核武器藏在发射井内，可是卫星上天之后，这些发射井被卫星拍成了照片，成了对方攻击的死目标，受到威胁。许多军事家说，这些发射井一旦发生核战争首先被摧毁，很难再有核反击能力。为了避免第一浪头被摧毁，保持核反击力量，于是又采用流动发射设施。苏联发明发射车队，日夜不停地在深山老林里流动。美国把战略核武器转移到 B—52 大型轰炸机上，不停地轮流分批在天上流动。可是这样做的结果，耗资巨大，很不安全，仍然不能百分之百的避开打击。于是又寻找第三种办法，这就是水下核潜艇，汪洋大海自由遨游，隐蔽性好，核潜艇可以三月半年不出水，是最好的水下流动发射井，把核武器放在核潜艇上，是最安全的武库。于是核潜艇一下子就成了战略武器的王牌，美国、苏联等国家争先恐后的掀起战略核潜艇研制高潮。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国的核战略反击力量也必须尽快转入水下核潜艇。因此，研制战略核潜艇，解决水下发射弹道导弹，就成了人民海军的重大课题，并被国家列为国防尖端技术重点任务之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全国两千多个单位承担和参加了这一研制试验任务。

导弹核潜艇是在水下运动状态下发射导弹的。这无疑要比陆上发射技术复杂得多，困难得多。导弹发射时，靠燃气发生器弹射系统，将导弹从筒内弹出。导弹出筒后，从水下直线上升，钻出水面，导弹发动机点燃，按预定的飞行路线飞向目标。

美国在 1960 年水下发射导弹成功。苏联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技术，于 1963 年研制成功。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试验过水下发射导弹，战败后研制水下发射的专家被美国人抢走，而发射装置又被苏联人抢走。但搞成潜地导弹，真正武装在潜艇上，却又走了 15 年的路。可见，水下导弹发射技术，是多么复杂和艰难。轮到中国人研制导弹核潜艇时，什么资料也没有，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对中国都实行尖端技术封锁，中国人一切都要自己从头开始，因此更加艰难。

要想水中试验减少损失，必须在陆上首先趟开路子，积累一些必要的经验，解决一些重大难题。在国外，都有巨大宽敞的水下试验场，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如果等建造起来再搞，不但耗资巨大，而且要延长 5 年时间。中国人本来落伍了，再要耽误 5 年实在是受不了。中国人必须走自己的路，尽量少花钱，走快步。

有人提出，搞一个巨大钢筒，埋在地里，再糊上水泥，成为发射井，里面灌进水，模型弹就在这水井里试验，解决配药和点火装置，也能代替那个“水下试验场”。的确这个土办法很妙，一系列重大的试验就是在这水井里进行的。

第一次试验开始了，目的是要选择哪种发射动力系统最好。吊车将灌满水的模型弹垂直吊起竖入发射井中，它的重量跟真的导弹一样。

试验场的人员藏在掩体内，用电钮进行点火，咣啷一声巨响，燃气发生器喷出的高压气体，虽然把模型弹弹出了发射筒，但同时也把发生器的弯管冲破了，就连厚厚的水泥墙也被冲塌打碎，个别配件飞出几十米之外，一辆车子的顶篷被砸出一个大窟窿。有位潜艇艇长也在现场观察，被这一切惊得目瞪口呆。他知道铁壳潜艇并不比这铁筒水泥坚固多少，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水下，他的潜艇就成为“水下棺材”了。

中国的许多先进东西，都是从土里土气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围绕发射井，经常是车水马龙，挑灯夜战，成了个不夜城。许多数据、参数、装备，都是从这发射井中一次次实验得到的。其中有两位年轻人，几乎形影不离的工作在发射井，一个叫李银芳，一个叫薛佩勤。李银芳是名牌哈军工的毕业生，从事弹体专业，整天在发射井钻来钻去，对导弹精心维护。导弹装填时，井内拥挤，有时为了纠正弹体错位，李银芳就在狭缝中指挥，只要稍有故障他就会被挤成肉饼。有一回发现一处有漏水，必须用一种特别胶补上，而这种胶有毒，接触后会产生积累性中毒，按规定只准干10分钟，要几个人轮换。可是那个地方很狭窄，工作起来很困难，李银芳有些不放心，自己冒着危险延长时间，结果他的眼睛视力下降了，左眼失明了。

一位领导听了李银芳的事迹，很感动，马上说：“这位女同志不简单，应该表扬啊！”大家听了哄堂大笑。李银芳根本不是女的，而是个男子汉啊！从此人们开玩笑就叫他“妇女队长了。”

有人提出，十多吨重的导弹，发射时万一垂直砸下来，会不会把潜艇砸毁了，发射时燃气产生的后坐力会不会使潜艇失去控制而坐沉海底？

为了解决危及水下安全的一系列问题，既要有理论分析，又要有实验回答。负责水下发射的副指挥周诚，肩上压着重担，脑子里装满这些问题，他们把模拟弹运到某大桥，从高处垂直落下，反复实验导弹入水的深度，结果证明是安全的，而且又调整发射的角度，安全系数增大了。

燃气产生后坐力，燃气二次燃烧会不会在筒内爆炸，周诚都请专家来检测，作理论分析，一切都比较有把握了，他才放心一些。

水下发射碰到的第二个难题是通信联络问题。潜艇在水下，而跟踪测量站都在陆上和海面船上，不同步进行很难掌握可靠数据。西方国家是在潜艇上焊一铁塔，上面装天线，潜艇发射时，天线露海面，及时发出信息，各测量站可同步掌握。而中国的水下发射是从常规潜艇开始的，焊铁塔架天线根本承受不了，不然就会翻掉。因此必须寻找新办法。

通信处长王秋科和两位参谋牛须长、苏广智承包了这项课题，3个人开始折腾，上北京、下西安、去上海，走访许多科研单位，好容易弄出两个方案，左思右想，推敲再三，发现根本不行，只好放弃，再寻新路。他们翻阅大量资料，终于想出由潜艇拖带浮筏天线方案。可是天线如何从密封的潜艇内引出来，导线会不会太长而信号消耗太大。潜艇不许可钻洞怎么办？他们通过大量实验，反复计算，找到严密可靠的办法，终于成功了。一些专家赞扬他们独出心裁，解决了大问题。

发射试验那天，许多记者跟随舰上，他们跟踪的就是那个通信筏。远远看去，好象一只海鸥在浪中浮沉。就是凭着这一特殊标志，使跟随舰紧紧与潜水艇保持一定距离。运载火箭进入发射阶段，浮筏上的泄光管亮了，白炽耀眼，一目了然，使人们的目光和仪器都集中在那个海域，火箭一出水就捕捉住了。人们都感到这玩意挺神的，采访时才弄清发明者并不是专家，而是

几个普通的海军通信军官。

水下发射之前成千上万个难题，就这样一个个攻克了。

2. 水下发射也有女性的心血

潜艇水下发射导弹，好象是个男人拼搏的世界，没有女人的席位。其实不然，中国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也凝结着女性的心血。

为了预防潜艇在水下发射时发生不测事故，比如爆炸沉没，浮不起来了，那怎么办？上级要求上艇的所有参试人员，都要学会水下逃生的技术，要戴着轻潜水装具，从发射管内爬出来。这种训练对男人来说都是高难课目，对女人来说更是困难和危险。

孙淑贤和藏丹两位女同志，批准上艇，但必须要过这一关。这可以说，中国妇女中她俩独此一份。

训练开始了，潜艇鱼雷发射舱内，藏丹和孙淑贤在着装，她俩红红的脸上挂满汗珠，目光中有些畏惧。她俩互相鼓励说：“男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对，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也有女人！”两人把潜水面罩戴上了。

这时，鱼雷发射管的后盖打开了，是个长长的发射筒，两人像鱼雷一样伸直双手和双脚，用肘挪动爬了进去。

筒内又光又滑，黑古隆冬，爬到里面，就好像与世隔绝，掉进了可怕的黑洞。

突然警铃响了，后盖一声被关死，两人就在铁筒里，心快跳到嗓子眼，一个劲吩咐自己要沉着，要冷静，别惊慌啊！此时灯光闪了一下，一股响声喷了进来，鱼雷发射管里开始注水。海水渐渐地漫过她俩的身子，最后把全身都淹没了。接着咣当一声，前盖打开，一股压力把她俩从管里射了出来，两人此刻就冲出潜水艇了。这就是逃生训练的全过程。

藏丹体质强，因此在水下能游能划，她终于浮出海面了。可孙淑贤体质差点，再加上心情紧张，水下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可能弄错了开关，突然供气断了，一个死神黑影向她扑了过来，不一会她就不省人事了。

男人们马上跳进海去，潜入海里，把昏迷的孙淑贤救捞上来。经过医生急救，她从死神怀抱里挣脱出来。男人们以为这下把她吓破胆了，不会再坚持上潜艇参加发射试验了。可是女人总是好胜的，尤其是在男人们跟前，何况这是为了祖国的事业，全中国亿万女人中，唯有她俩走进潜艇参加发射，难道就这样被淘汰吗？不，孙淑贤站了起来，她笑笑说：“没啥了不起，我要再来一次！”她第二次、第三次训练都参加了，都成功了。她俩成了中华妇女之最，应该记入史册。

女技术员翟丽丽，担任着测量控制中心电子计算机的主操手。她原准备去上大学，一切都准备好了，妈妈已经跟大学联系好了，教授经过面试，也非常欢喜这位有才华的女军人。可是回到基地之后，她听说要进行寻弹水下发射试验，这是共和国最重大的首次试验，翟丽丽十来年的刻苦奋斗，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翟丽丽在试验基地也算个传奇女人，她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毕业，爱弹六弦琴，歌声也很优美，只要她的六弦琴叮咚一响，她就象块磁石，男男女女都被她吸过来。有人说：“她玩玩琴唱个歌还行，操作计算机不行，文化程度太低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突然她的六弦琴不响了，歌声也断了，战友们感到奇怪，纷纷前来找她。推门一看，只见她桌上摆着一堆书，正对着一道道数学习题在冥思苦索，那丰满的脸庞消瘦了，红晕也消退了，终于明白六弦琴消失的原因。她的头脑中的数学细胞一天天充实起来，渐渐摸到了自学高等数学的门径。在两年多时间里，她自学完了这个专业的大学全部基础课程，演算了两千多道习题。

一次领导上组织 40 多个有大学文凭的技术人员考试，翟丽丽一个劲要求参加。有人白了她一眼，好象说：“连高中都没有上过一天，还想考大学课程，别凑热闹了！”可是出人意料的是，翟丽丽的平均考分竟是 97 分，考了第一名。这一下爆了冷门，对她刮目相看了。如今要进行首次发射，她操纵的主计算机是最重要岗位，她能为自己上大学而离开吗？她对妈妈说：“人家乘火车，我走路也要到达目的地！这个大学我就业余上吧！”

翟丽丽一心投入中心计算机操作的准备工作，发射那天，一位副主任病重，她成了主操手，她为托起水下战略导弹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她虽然失去了上大学机会，但水下发射试验场上，有她立功受奖的名字。

令人最感动的还是技术员张亚平。她在小组里担任的角色，是把遥测站接收导弹发回的信号，进行优先运算，为指挥所提供数据。张亚平负责编计算机工作程序并进行操作。她文化程度也不高，大学课程全是业余时间自学的，经过十年的奋斗才够胜任专业工作。接受水下导弹发射试验任务时，她刚好怀孕了，她计算了一下时间，非常不巧，正好是预产期。

十年苦斗，十年拼搏，舍弃了少女时代的浪漫，抛开了青春妙龄的妆扮，简衣素食，淡描轻抹，孜孜以求，面壁钻研，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而这一天到来时，能因怀孕而离开岗位吗？那十年的黄金岁月不是付之东流了吗？

怎么办？试验期是中央定的，不能推迟；产期是老天爷定的，也不能推迟。她的唯一选择是人工流产，服从试验期。

这么大的事她不能不告诉丈夫，可是丈夫一听很恼火，大声吼着：“你疯了！流产！你都快 30 岁的人了，怀个孩子多不容易，我不信没有你张亚平，导弹就不能上天？”

张亚平已经作出决定，她耐着性子说：“导弹缺了我照样上天，没错。可是你替我想过没有，如果不参加，就白白扔掉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十年。孩子，十月怀胎，就能一朝“分娩”，而导弹一朝分娩，却要“怀胎”十年。你说哪头轻，哪头重啊！”

张亚平心在滴血，她何尝不想要个宝宝呢？何况胎儿是她的心头肉啊！她的眼睛红了，几乎要流泪了。她的痴情，感动了丈夫，两人商量这件事要保密，不能对老人说。待任务完成了，再说服老人。

张亚平躺在手术台上，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胚胎终于离开了母体；她双手紧紧抓住了手术台的栏杆，没有呻吟，但眼角流出两行滚烫的热泪。

3. 李福才与安全控制系统

水下弹道导弹发射各个系统都在加速准备，但是有一个难题却一直找不到人落实，那就是安全控制系统。这东西到底起什么作用呢？这是关系着地面城市工厂的安全问题。因为战略导弹要飞越几个省，数十个城市，其中有许多要地和人口密集地区，万一试验出毛病，导弹要掉下来，落到城市和要

地，那就会是一场大灾难；如果飞到周边国家去了，又是一场难以说清的涉外事件。因此，导弹在飞行中，一旦失灵，就必须用无线电安全控制系统，及时指挥导弹在空中爆炸，防止灾难的发生。因此安全控制系统就好像拴在导弹上的一根保险绳，控制在地面操作人员手中。而这种安全控制系统是导弹各部件中的特别神经，不能错乱，一点错乱导弹就会乱来。它是由复杂的电脑软件系统组成的。

有关部门因找不到合适的人员设计而伤透脑筋。那天领导正在开会，焦急地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这时一位中年人闯了进来。他戴着眼镜，瘦瘦巴巴的，但那双眼睛锐气逼人，他叫李福才，是海军试验基地设计数学模型的。他挺起胸说：“我们自己干吧！我们有这个能力！”领导一听都愣住了，可是一看李福才是严肃认真的，没有半点开玩笑味道。

“李福才，你敢立军令状吗？”

“我试试吧！”

“不行，必须搞成，不是试试。”

“好，必须搞成。”

李福才接任务了。这可引起不少人议论，有的说：“李福才行吗？他吃豹子胆了！”有的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是个有才气的人，我看能成功。”

因为这个系统很复杂，又神秘，人们弄不清也讲不明白。李福才举例说：我设计的数学模型，类似手电筒的光束，保证导弹在“光束”中飞行，一旦飞出“光束”，自动指令就会毁掉它。

为了这个系统的成功，李福才耗去4年心血，光程序框图就画了一年，整个系统反反复复搞了4次，滚了4次雪球，设计出总体方案二十八本，最后定稿的方案就一尺多厚，如果用这些数字排成一路纵队，恐怕有万里长城那么长了。这套“软件”工程，涉及到地球物理、应用数学、飞行力学、大地测量、光测遥测、数据以及控制原理等十几门科学的知识。李福才为了这个方案的诞生，他割舍了一切工作以外的活动。

妻子每天下班，一进门总是看到李福才伏案入迷，写写算算，对她到来都没有发觉。再一看家里，乱七八糟，满桌满床是书，孩子弄得满身满脸是泥尘，他也好象没看一眼，锅碗筷堆在那里没有洗。妻子生气了，发火了，他两手一摊笑笑，又坐回去伏案计算。而且没有节假日，有时连半夜三更也突然爬起来计算。中午怕做饭浪费时间，馒头加咸菜再加杯开水，三下五除二就塞饱肚子了。

李福才为攻下这个系统着魔了，连季节和日子都糊涂了。那天他突然立在窗口朝外一看，天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了。他自言自语说：“呀！都初夏啦！”原来他从大雪纷飞的严寒冬季伏案计算，就一直没有外出过，对周围环境也没有留意，他的脑子还停留在冬天啊！

妻子为了让丈夫安静点，带孩子回上海休假一个月。当她回来看到李福才时，给吓坏了，流泪了。他脸清瘦煞白，全身一副骨头架，上楼梯就直喘，跑几步就哇哇吐。妻子又气又心疼：“你……你不要命了……”李福才还是笑笑：“我不要紧的！”

妻子赶快想办法，弄来三斤鸡蛋。那年月副食品相当困难，吃个鸡蛋算大补，弄一斤鸡蛋都得开后门烧香拜佛、磕头弯腰啊！李福才一见妻子弄来这么多鸡蛋，他的眼睛瞪得比鸡蛋还大了。他一个劲地追问：“你从哪里弄

来的？你要是为生活小事去低三下四求人，我就不吃！”妻子说：“你需要营养，你的担子太重了。”李福才把手中鸡蛋一放，不吃了，气得妻子啼笑皆非。

在水下发射快临近的决战时刻，已瘫痪 8 年的李福才的母亲，突然又患脑溢血住院了。李福才知道母亲不久将离人世。母亲在他身上花的心血最多，他对母亲也最爱。他多么想赶到医院去守候在母亲的身边啊！可是他的计算已到关键时刻，分分秒秒都很珍贵，他实在不能启口请假。

李福才明白，母亲的恩要报，但党和国家的恩更要报，母亲生我的是血肉之躯，党和国家给我的是知识才能。帝国主义还在欺压中国，没有水下发射的核武器，中国的腰就硬不起来，说话就没有份量。早日使试验成功，就是我李福才报效党和国家最好机会。

李福才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他加倍工作，他相信水下发射成功的那天，亲人们会理解的。只有他搞的安全控制系统万无一失，他才对得起母亲给他的爱啊！

1982 年 6 月 25 日，第一次用飞机作目标，全系统动态校飞一举成功，整个测控系统的硬件设备通过计算机应用软件连接起来，工作协调正常，从而解决了最担心的问题。向北京汇报后，领导机关通报表扬了他们。此后经过 40 余次全系统合练，16 次动态校飞，证明首区测控系统方案正确，设备匹配，工作协调，一扫萦绕在人们心头中的疑云，赢得上级和专家的肯定和信赖。有了这一套测报系统，当导弹发射时，人们在指挥部，就可以通过指控中心各种显示记录仪，随时了解导弹的飞行情况和运动轨迹，真是“坐在大厅中，遥知云天外”。

为表彰李福才的重大贡献，组织上给他记二等功，提前晋一级，并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李福才开辟了一条战略导弹飞行的安全航线，弥补了试验基地一项重大的空白，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是祖国的孝子。

4. 首发失败之后

1982 年 10 月 1 日，新华社授权发布禁航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 1982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月 26 日，向北纬 $28^{\circ}13'$ ，东经 $123^{\circ}53'$ 为中心，半径 35 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运载火箭，为了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舶飞机，在当时时间每日 9 点至 17 点，不要进入上述海域或海域上空。”

10 月 7 日，下达了发射命令。这天清晨，参加水下发射的艇员和科技人员，告别了亲人，带着人民的重托和前来码头送行的首长、同志们的祝福，登上潜艇，驶向发射海区，潜入大海。导弹舱内的操作手们和科技人员，个个全神贯注地监视着工作台上闪亮的红绿灯。

“30、20、10……5、4、3、2、1、发射！”操作手屏住呼吸，有力地按动发射按钮。13 点 14 分零 1 秒，发射动力系统点火，瞬间导弹从发射筒弹出，越过水障，跃出水面，一级发动机点火，发射成功。

这时海面上、空中、山头上所有测量仪器一齐捕捉、跟踪目标，适时地将火箭内部信息传送到指挥中心；等候在导弹出水点附近的观测船和空中直升机上的摄影师聚精会神地拍摄导弹出水，起飞实况。但是当人们对发射成

功的喜悦心情还未来得及反应，导弹出水后仅 4.2 秒，突然失控翻滚，在空中轰隆一声巨响，爆炸自毁了。

“啊！？”人们惊骇，笑容顿时消失，倾刻间情绪低落。

正当人们相对无语，沉默凝思的时候，16 点 10 分，从北京传来中央军委张爱萍副秘书长的声音：告诉首区的同志们，特别是技术人员要适当休息，不要搞得过分疲劳，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所有问题都要注意到。不久又传来军委聂帅、徐帅的指示：既是试验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要象我国女排夺冠军那样，胜不骄，败不馁，大家不要泄气，更不要埋怨，主要是总结经验，更好地进行技术检验，找出问题所在，以利再战，我们一定会获得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大家再努力吧！

军委首长的亲切宽慰和期望，使全体参试人员放下了思想包袱，开动脑筋，查找失败的原因。从总设计师到工程技术人员，都认真查看遥测、光测、录相的记录和实况，分析各种数据；从指挥员到操作手都在反思自己的工作和操作，共同寻找导弹夭折的原因。

这时，一位头发花白、年过半百的老人出来说话了，他就是水下发射导弹的总设计师、著名的中国火箭专家黄纬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还在英国一家工厂实习，那天突然一枚德国 V—2 飞弹在附近爆炸，差点把他埋在地下。他感到非常惊奇，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德国人用火箭从海峡对岸飞过来。黄纬禄马上想到，中国军队要是有这种火箭打日本鬼子那该多好啊！对，将来我回国以后一定要为祖国制造火箭，回击那些侵略者。

50 年代，黄纬禄应邀参加钱学森关于发展中国航天事业的报告会。他举目一看，全是军人，而且多数是同龄的老将军。他有些惭愧，当祖国最需要时，他在国外，而在坐的同龄将军们却在沙场上浴血拼杀。如今要建设新中国，难道自己还不应将科学知识献给祖国吗？他下定决心，要为祖国火箭导弹事业奋斗。

从此，他埋头铸神箭，作贡献。他曾担任我国各种型号的中、远程火箭控制系统的组织和技术指导工作；曾任某些型号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和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他这次是首次担任潜地导弹第一枚固体燃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眼下他看到第一枚导弹发射失败，人们情绪受到打击，很容易产生互相指责，领导也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追查责任上，而忽略毛病到底在哪里。同时他也看到，问题不可能出在所有系统，人人自危对下一步发射试验更不利。既然火箭从潜艇射出来是正常顺利的，既然遥测系统也是正常的，那么问题最大可能性，是出在弹体本身。

黄纬禄挺身而出，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责任揽了过来：“大家不要有压力了，问题是导弹本身的问题，责任在我这个总设计师。”黄总的话掷地有声，立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众说纷坛、甚至互相猜疑的迷雾中，聚集到一个局部，解脱了大多数人的精神压力。

黄总这种勇于负责，敢挑大梁的精神，使人们看到这位科学家坦荡而又伟大的心灵。

整个气氛变了，分析失败原因在求实和团结的气氛中深入展开。很快揭开了导弹发射失败的毛病，大家顾不得休息，立即对准备发射的第二枚导弹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作进一步检查，全力做好再次发射的准备。

5. 共和国的“辉煌一瞬”

10月12日15点，实施第二枚导弹的水下发射试验。潜艇载着导弹，在一队队水面舰艇和观测船只护卫下，驶入大海，直下“龙宫”。

发射准备进入最后时刻，发射舱格外沉静，布满红黄绿信号的发射系统各个工作台前，操作手密切注视着信号依次闪亮。这时的人们，脑子里一片洁白纯净，什么杂念也没有，只是专心听那机声的运转。进入5分钟准备时，更加宁静，只有自己的喘息声。

保险栓打开，可发射！测试插头分离！发射控制台上表示发射条件全部满足的最后两颗信号灯亮了，耳边顿时响起指挥员报时声。时间一到，发射操作手把右手拇指放在按钮上，身子一动不动地坐在发射控制台前。

“发射！”就在这撼人心魄的命令下达的同时，操作手屏足气，有力地一按。潜艇猛烈一震，紧接着是一阵海水刷刷的响声，导弹以雷霆万钧之势跃出发射筒，穿过深深的海水，冲向海面。

金色的阳光照在碧波如镜的海面。突然，从海底传来一声轰响，冲起几十米高的水柱，像宝塔一样兀立在海上。

乳白色的“巨龙”从高大的水柱中飞窜出来，浑身披着水帘。导弹向上飞腾，水帘倒挂下来，犹如悬在空中的瀑布。水珠四溅，像水晶、翡翠在阳光中闪烁，晶莹迷人。

只见导弹喷出的桔红色火焰，把蓝天、碧海染得金碧辉煌。巨大的气浪压迫升腾的水柱绽开，犹如一朵盛开的巨大雪莲。

此刻，人们的心都乐开了花，热烈的欢呼声伴随着“巨龙”冉冉上升。导弹带着亿万人民振兴中华宏图大志向天际飞去。

在测量大厅里，指挥员们盯着那个电视屏幕，跃出海面的导弹图象始终在屏幕上跳跃。导弹尖尖的头部清晰可见，它那扶摇直上的雄姿，刺破青天的气势，令人振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屏幕上的导弹的图象渐渐缩小，随着关机的报告声，空中导弹在猛烈喷的火焰推动下，一直向前飞去。导弹的图象在屏幕上变成了光点，最后消失在茫茫长空。

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在跟踪控制。

电子计算机在飞速运转，显示在各种屏幕上的信号，是个神奇的世界，有的像流星划过，有的像彩带飞舞，有的像银珠弹跳，有的像天女撒花。这些信号又神奇地变成各种各样导弹运行参数，记录在那些瀑布似的纸带上，画出导弹运行是否健康的全部历程。

测控中心大厅的落点显示板上，贴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导弹在空中运行不久，自动记录笔已经把根据飞行数据运算出来的它的最后落点，标定在地图上。电子计算机同时又把这些数据送到溅落区的海上测量船队，引导他们捕获从远方飞来的“巨龙”。

导弹返回大气层，进入再入段状态飞行。在规定的圆形海域内布阵的测量船队上的各种仪器，立即收到了“远方来客”从天际发出的各种遥测信号。这些信号经过处理变成各种波形数据，清晰地显示在眼前，证明导弹再入段的飞行正常。

远洋测量船“远望”1号淡黄色的雷达荧光屏上突然跳出一个亮点。“发现目标！”操作手兴奋地喊着。

站在甲板上的人们，看到一个火球钻出云层，像流星一样飞来，溅落在烟波浩渺的大海，激起冲天水柱。弹头散出的染色剂把海水染成翠绿色，形成一个圆形染色区。

“成功了，命中了！”试验末区的船队拉响汽笛欢呼，人们在甲板上雀跃，共和国的伟大一瞬间，在历史长河里闪出辉煌！永远留给子孙后代光彩的一页！

在指挥所里，周诚和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腾一下站起身，紧紧跟黄纬禄总设计师握手：“黄总！向你祝贺！你为中国航天事业呕心沥血，你为海军水下战略核盾牌的铸造又立下大功！你是我军现代化的脊梁啊！”

黄纬禄老人激动了，两眼闪着泪水，连声说：“成功了，归功于祖国，归功于大家多年共同奋斗，谢谢大家！”

17点50分，担负水下发射任务的潜艇返航了，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靠上码头。

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国宇，挤进人群。别看他是个将军，是个大官，此刻他变成个老小孩，脸上笑得像朵花。他用四川口音，洪亮地说：“同志们，我早就盼望着潜地导弹试验成功的这一天，这个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他把一包东西放在地上，把它点燃。那东西立即燃烧，放射出灿烂夺目的火花。原来这是他保存多年的一块潜地导弹固体发动机火药，当时是留下作纪念的，现在成了庆祝胜利的礼花！

一块小小的燃料，寄托着这位将军对我国海防事业深沉细密的情思。多年来，他像珍藏稀世珍宝那样珍存着它。就是这位杨国宇将军，当年以“营房部长”的代号，突然失踪了，3年之后家人才知道，他在荒野的海湾里，为中国海防导弹建立第一个海上试验场。如今将军两鬓斑白了，中国海军从鱼雷火炮为主要武器的时代，变成了以导弹电子为主要武器的时代，从岸上到海上，从空中到水下，从近程到中程，从中程到远程，海防导弹系列初具规模。今天又有了水下核反击力量，海军有了战略部队，老将军怎能不高兴呢？他怎能不变年轻了呢？他数十年流的心血，终于在他创建的试验基地开花结果了。

一直关注海军现代化建设的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为水下发射导弹呕心沥血，多次到试验区视察。他深知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有强大的中国。那些不平等的条约，那些割出去的国土，都是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中国的产物。今后几百年内，是争夺海洋资源的时代，谁看不到这个人类生存的大局，谁就会被生存困惑。眼下潜艇水下发射导弹成功了，老将军兴奋不已，诗情涌起，写了《浪淘沙》词一首：

形胜渤海湾，
浩荡无边，
群龙追逐雪花翻。
一代玲珑神工手，
险峰敢攀。
骑鲸龙宫潜，
红火凌烟。
虎啸腾飞破云山。
那怕狂风激恶浪，

雷震海天。

潜艇水下发射导弹试验成功了，中国导弹核潜艇扬威世界海洋的时代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世界舆论十分关注，水下发射导弹成功的新闻公报一发表，议论哄然而起。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说：“由于试验成功，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肯定已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装载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并且能够从核潜艇上发射这种导弹的国家。……这是以‘沿岸戒备’为重点的中国海军为了将来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拥有机动能力的‘外洋型’海军而进行的准备。”

法国法新社报道说：“中国一艘潜艇发射了一颗弹道导弹，在技术上取得了惊人的突破，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导弹能力的国家。”

美国美联社报道说：“这次发射显示了中国拥有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军事能力。”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这次弹道导弹试射，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它进一步表明中国的海军在国防现代化方面享有优先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比较向外看的政策，其中包括急剧扩大其世界范围的商业航海活动，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中国人还意识到，随着近海油田的发展，需要有一支更强大的海军来保护这种商业利益。”

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成功，显示了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有了质的飞跃！

第二十八章

特混编队穿过赤道

1. 将帅们的期望

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不但以潜艇为主的水下战斗力大大提高，水面舰艇也向电子化、导弹化迈进，形成了海防导弹系列，中型以上舰艇由火炮鱼雷为主的武器，走向了电子导弹为主要突击力量。海军官兵经过远航训练，素质也大大提高。后勤保障也由陆地为主走向海洋为主，各种辅助船只形成配套系列，补给手段现代化的程度也有长进。航海保障建设，海测和气象部由近海走向深海大洋，为舰队走向深海大洋创造了很好条件。因此，中国海军进入 80 年代之后，完全具备了走向蓝水的能力，开始担当起国家赋予的科学试验和考察等重大任务。1980 年我国第一次向南太平洋预定区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末区弹着点的测量，弹头内高度机密的数据仪器仓的打捞收回，末区安全的警戒护航，全部交由海军完成。

海军根据中共中央、中央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建国以来最大的特混编队，由 18 艘舰船组成，航程万里，海上作业时间一个月，中间没有任何码头可供补给。如果没有实力，没有现代化的装备，岂能完成如此重大任务。这可以说，是一次向世界人民显示中国海军实力的机会，是中国海军由黄水走向蓝水的历史性转折，是一次中国海军历史上辉煌的难忘的航行。这伟大的一幕，是中国海军数代人奋斗的结果。

那是 4 月底的一天，吴淞口已是鲜花盛开的春天，微风送着花香洋溢着军港。一支强大舰队飘动着五星红旗，刚刚接受完工震、耿飊两位副总理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检阅，马上就要登程远航了。

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魁梧的将军，登上了“向阳红”5 号测量船的指挥台，他就是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他是特混舰船编队的总指挥兼政治委员。他那前额上刀刻似的绉纹，记录着他长征路上的风雪，抗日前线的硝烟，解放战争的征尘。海军刚组建领导机关时，他就担任了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那时他才 35 岁。面对着新型现代化军种，只有小学文化的刘道生，刻苦钻研海军知识，自学文化，又到苏联留学 4 年，掌握了海军的战略战术和装备技术知识。如今，他看到强大的编队就要起航，就要在万里征途上去战胜大风浪，完成国家赋予的重大任务，能不激动吗？

他望着国产的导弹驱逐舰、远洋补给船、远洋打捞救生船、远洋测量船，心潮起伏，为了中国有一支强大海军，领袖们付出多“心血啊！在这瞬间，刘道生的脑海里，映起了电影：

1953 年 2 月 19 日至 24 日，毛泽东主席乘坐“长江”舰：“洛阳”舰、跟水兵们生活三天四夜，为人民海军制订了建军的方针。

1957 年 8 月 4 日，周恩来总理在青岛代表毛泽东主席检阅舰艇部队，指示海军要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为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1974 年 8 月 18 日，88 岁高龄的朱德委员长，第七次到海军视察，检阅了导弹驱逐舰和核潜艇等 4 型国产新型舰艇。他询问陪同视察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这是国产的吗？”肖劲光回答：“没有一个零件是进口的！”检

阅完后，朱老总十分喜悦地说：“谢谢同志们！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继续奋斗吧！”并题词勉励海军指战员：“增强革命团结，加速人民海军建设”。

1979年7月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青岛检阅了海军部队，为指战员留下了珍贵的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这一连串镜头在刘道生脑海里一幕幕闪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老师们的，始终关心着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坚定不移地要建设一支足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安宁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海军。

十年前，人民海军还只能在领海线附近活动，不能远足重洋，更不能担负起去南太平洋配合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重任。因为那个时候，海军没有远洋补给船、远洋打捞救生船、远洋测量船。导弹驱逐舰航行3天就要补给油水。远洋测量船是海上科学城，有许多尖端仪器，所有这些关键问题，帝国主义和西方世界，还在对中国封锁，一切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来弥补这些空白。1969年8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718”工程领导小组，专门领导研制发射远程火箭科学试验需要的远洋测量船及其辅助船只。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将来发射人造卫星、包括发射载人飞船，都离不开舰船，有了舰船就可以到大洋上任何地方去执行试验任务。因此他把它看成是“关键性组成部分”。原子弹都能造出来，核潜艇都能造出来，难道这点远洋测量和辅助舰船的困难能阻挡住吗？在科研人员和海军官兵们的奋斗下，这些难题不到5年就一个个解决了。如今特混编队就要起航，领袖的嘱托，将帅们的心愿就要实现了。

刘道生拿起望远镜，看着特混编队一艘艘舰船的雄姿，微微地笑了。

刘道生看了看表，出航时间到了，他发出命令：起锚出航！

顿时，汽笛声声，红旗猎猎，静温海空，口荡起激昂的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一艘艘舰船，犁开了一道道雪白的航道。群岛由近变远了，祖国的海岸在视界中消失。站在甲板上的人们，顿时一股热浪涌上心头，都默默地喊着：“再见吧！祖国！”

2. 向南太平洋挺进

编队经过一昼夜航行，穿过滔滔的东海，穿过第一岛链，航行在太平洋上。

红日刚刚跃出海面，甲板上就站满了人。久仰的太平洋，今天中国水兵看清了你的尊容。人们情不自禁的仰起头，久久望着那飘在桅顶上的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心里感到一种无限的自豪。当年252潜艇突破岛链还是悄悄在水下进行的，如今我们的庞大编队已是在海面上公开通过。

5月3日，太平洋开始考验人民海军的能耐了。大浪无情地冲击着船身，发出“格格吱吱”的声响，山一样黑压压的大浪，把舰船一会推上顶峰，一会甩进浪谷。

在编队指挥台上，一位将军走进驾驶室，他就是编队参谋长张序三。

“参谋长，你值班时间没有到，回去再睡会吧！”值班参谋对他说。

张参谋长笑笑，拿起六分仪，走到舰桥上，选择着天空的星星，测量着舰位。他是1950年从陆军调来海军的。30年来，他每次出海，都手不离六分仪。编队进入太平洋后，他每天都像第一次指挥编队航行一样，一轮到他

上岗值班，第一件事就拿起六分仪，用天体定位。

“参谋长，有先进的卫星导航仪，还要那个原始工具干什么？”参谋好奇地问着。

“如果船上突然停电怎么办？如果卫星早过了顶，接收不到信号怎么办？你说没有六分仪测位还能走吗？”一串问号把参谋问住了，原来将军使用“原始工具”，是为了绝对的保险啊！

张参谋长看看手表，卫星过顶时间已过，他又习惯地拿着这个“原始工具”，对着天上的星星测量起来。他测出两颗星星的高度，记下时间，经过一番计算，得出了舰位。他又去查阅航线图，发现舰位偏左5海里，不觉一惊。这是值更人员对太平洋的流压估计不足，没有及时修正航向造成的。“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多玄哪！再这样航行下去，就会偏离火箭溅落区。张参谋长是个很有航海经验的指挥员，马上把唐建华叫到驾驶台。

唐建华是海军司令部航海业务长。编队到南太平洋这条航线，就是他用半年多时间画出来的。有人也许会说：茫茫大海，宽阔无垠，哪里还不能走，要费这么大劲去画条线干吗？此话差矣！这只能说明你对航海太不了解了。这条航线要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安全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画航线前，唐业务长查阅了大量航海图，光海图就有四个国家一百多张。在精心计算修改之后，他画出了一条较理想的航线。但他还不放心，又一次次进行推敲。果然在一张新海图上，发现所画航线附近，有一个藏在水下5.4米的暗礁。好险！于是他又重新计算，改画这段航线。为了避台风，他画了几条预备航线；为了防止发生涉外事件，他画的航线相距别国领海线不少于28海里。

那么这条航线不是曲里拐弯了吗？妙就妙在这里！正是有几处“曲里拐弯”，这条航线就成了一条“经济航线”。它充分利用了洋流和季风。光是关岛附近这条500余海里的航线，由于利用了洋流和季风，就少走3个小时。这样，每艘舰船就可节省油料3万余元，18艘舰船该省多少钱啊！

眼下他看看舰位，再看看航线，很快画出纠偏的航线，使编队很快回到安全航线上。

5月4日晚饭后，指挥人员来到作战指挥室交班，有刘道生、杨国宇、张序三等人。气象分队长许经林报告说：编队东北上空出现一个热带低压，缓慢向东移动，有形成台风的可能。

大家一听马上警觉起来，台风就是“敌情”啊！交班一结束，刘道生总指挥就上了驾驶台，坐在高架椅上，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海面平静，海空无云。越是平静越是要注意意外啊！他对那低气压实在不放心，又专门到气象预报分队再去了解了解。

“那个低气压怎么样了？”

“还在原地打转。”

“有可能形成台风吗？”

“有可能。”许经林详细介绍热带低气压的形成和发展经过。他计算了一下，一旦形成台风刚好是在编队航线上。

“宁可信有，不可信无！改变航线。”刘道生自言自语。他回到驾驶台，跟唐业务长一起研究，下决心改变航向，避开低气压。

编队距离热带低气压区域越来越远了，人们心头上的愁云消散了，正常的航渡生活又恢复了。但作为指挥员来说，时刻都得保持警觉。

编队副总指挥、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每天半夜都要起来巡视。这天夜里

他又披上衣服，穿好鞋子去开门，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杨国宇明白了，可能是医生搞的鬼，因为白天医生警告过他，夜间船摇摇晃晃，海水又常打到甲板，很滑溜，而且夜间航行黑咕隆咚的，杨国宇都年过花甲，62岁了，要是滑倒，摔断骨头，医生怎么负责得了呢！杨国宇天性就爱动，半夜三更蹑手蹑足常常“失踪”。作为医生实在无奈，只好来了个绝招，把门反锁起来。

杨国宇走到医生房间，发现医生睡得很“死”。他笑笑。他不愿叫醒医生。杨国宇猜到钥匙一定在医生手里，他东摸西找，可就是没有。他想了想，对，一定在枕头底下，他伸手一摸，果真拿到了。

“你又要干什么？”医生醒了，一屁股坐了起来。杨国宇笑笑说：“你睡吧！我出去看看！”

“首长！我是对你安全负责！”医生活还没有说完，杨国宇已把门打开，钻出门去了。

本来，中央军委根据杨国宇同志的要求，已经批准他担任特混编队总指挥。后来不巧他生病住院了，刘道生钻了这个“空子”，赶紧要求自己率编队出海。中央军委批准了。临出海那天，杨国宇从医院出来，继续要求出海。领导考虑他身体受不了，劝他养病。这下杨国宇急了，动了感情，说：“不准我出海，反而会把我憋出病来，我几十年来就盼这一天，不能剥夺我的心愿啊！我能顶住！”

的确，杨国宇对运载火箭倾注了心血，他参加过研制的领导工作。十年动乱时，在他受批判审查的日子里，周总理同他一起吃饭，亲切地嘱咐他：“你还是要抓，不要泄气，把大家团结好，为制造新武器继续努力。”当时，他含着热泪向总理保证：“一定不泄气，要继续抓！”杨国宇也不会忘记，有一次，朱老总来到车间视察，指着正在研制的运载火箭说：“这家伙好！快搞出来，好为祖国站岗放哨。”现在运载火箭就要进行全程飞行试验，自己不能出海，能不动感情吗？

他请求说：“刘道生当总指挥，我当他助手，再不好安排，就当个普通水兵，反正只要去太平洋，干什么都行！”

领导还能说什么呢？只好批准他的请求，临行前赶到吴淞口上船了。

杨国宇来到驾驶台，他笑呵呵问着值班人员：“有情况吗？”

“那个低气压果然形成12级台风，但它已经被我们编队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不要麻痹，要时刻保持警惕！”杨国宇翻了一下航海日志，然后又下扶梯，到别的战位上视察了。别看他62岁，还有一身病，可是在船上他是个活跃分子，水兵们哪里也能见到他的身影。

特混编队乘风破浪，加速前进。3个分编队都不时遇到外国飞机。这些飞机一会儿低头侦察、拍照，一会儿又空中盘旋，跟踪、尾随的外国舰船也不断地增加，一批又一批，不断向编队靠近。

杨国宇看到这些情况，早在预料之中。中国发射洲际导弹友好国家高兴，可是那些心怀鬼胎的人，他们害怕中国强大，希望中国试验失败，因此千方百计想要弄到试验情报。

5月8日，一个神秘的时刻就要到来。

3. 一脚跨过赤道

“今天要跨越赤道！”消息象金凤凰一样，在人们的心里飞翔着。许多人从小学就听过“赤道”这个名字，但到底热到什么程度，“赤道”是个什么样？还是十分神秘的。

有些人开始在甲板上试验，不到3分钟衬衣便被汗水紧紧地粘在身上；汗滴到甲板上，吱一声响，冒着白烟，很快成了一个白点。有人看了一下温度计，39.5，快接近40了。

“喂！’快来喝冰镇汽水吧！”一位头发雪白、脸盘消瘦的将军向大家招手。他叫侯向之，已经62岁，水兵们称他“白头翁”。他是老海军，当过机关作战处长、训练处长、装备部副部长，现在是海军后勤部副部长，特混编队的后勤部长。他为了解决驱逐舰用水问题动了很多脑筋：蔬菜在岸上洗好再速冻，省得上舰再洗；每人发个橡皮袋装25斤水，作个人生活用水。这还不够，他又到上海许多科研单位求援，制造三种洗涤剂：洗澡、洗衣、洗餐具洗涤剂。这三样东西在海上可解决问题了。比如洗澡，首先把大约10毫升洗涤剂溶解在1公斤海水里，用毛巾沾上配有洗涤剂的海水溶液，反复擦洗全身，然后将三分之一杯淡水，浸透折叠好的毛巾，从头到脚抹擦脱盐，重复两三次就行，这同淡水洗澡一样，干净、爽快。这样可节约大量淡水。

“白头翁”部长还到一些军舰上调查，凡能装上制淡机的，都装了。但这种由海水变为淡水，是一种蒸馏水，缺正常饮水所含的人体需要的钾、镁、钠、钙等元素。喝了不但淡而无味，饮用时间长了，对人体心血管和神经系统还会产生不良影响。能不能把这种蒸馏水改造成合格的饮用水呢？侯向之又到了海军医学研究所，经过专家们的努力，研制出一种“矿化调味剂”；蒸馏水经它一渗和，就变成合格的饮用水了。

眼下的“冰镇汽水”，也是侯向之部长早在岸上准备的，就是为了战胜赤道的炎热啊！

赤道附近，果然是座“火焰山”。太阳如一团火，吹来的风是热乎乎的，船上的扶手、栏杆是热的，海里抽上来的水是热的。有的舱室没有空调，活象蒸笼。机舱的温度普遍在43，而且噪音叫人难以忍受，但每个轮机兵牢记自己的职责，守护着军舰的心脏。他们穿着能拧出汗水的裤头，汗珠在他们油光光的脊梁上流成细河，穿在脚下的胶鞋里咕吱咕吱直响，里面盛满了汗水啊！

赤道就要到了。指挥船的驾驶室里，人们的眼睛盯着卫星导航仪显示屏，静心屏气，默默地数着数码。当时钟指向17点20分的瞬间，纬度表上突然跳出三个字码“000”。

“鸣汽笛一分钟！”总指挥刘道生将军手一挥下达命令。顿时汽笛声声，划破长空，震撼南北半球。

甲板上许多水兵，望望天空，又环顾四周，情不自禁地喊着：“赤道，你好！”

赤道好象听到了大家的问候，展开了它那宽阔的胸膛，在太平洋上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支特混编队。人们贪恋地欣赏赤道的风光。已经偏西的太阳，射出红白相间的奇特光亮，好像挂在几十米空中似的，但仍然令人灼热发烫。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涌浪，瓦蓝瓦蓝的洋面，透明得像块玻璃，特混编队远远望去，好象是在玻璃上滑动着，滑动着，好神奇！

在指挥船的驾驶台上，一群人围着刘道生、杨国宇两位将军，热烈议论

着非洲、美洲和欧洲人穿越赤道的纪念方式。七嘴八舌，很快就集中到一个共同的要求：做个赤道纪念章。

“这是个好主意。”刘道生马上赞许说：“今后，在我们海军，谁驾着舰船越过赤道，就发给他一枚赤道纪念章。”

“我也赞成。”杨国宇立即支持说：“当海军么，就得到大洋上来，就得到南半球去！”

讨论一阵之后，很快形成决议，把制作纪念章的任务交给了编队政治部主任杨宝镶。当天夜里杨宝镶就用电报把决议发回北京。

刘道生快70岁的人了，当海军30余年，穿赤道到南半球来，也是首次。在他们这代老将军中，爬雪山、过草地有的是，但像他这样“古来稀”还率舰船编队穿过赤道线，征服大风浪的就没有几个。他拿着照像机，到处给大家照像。

刘将军的兴奋点久久不能平静。他又伏案作了一首诗：“年过花甲不算稀，穿越赤道堪称奇，惊涛骇浪无所惧，锤炼丹心志不移。”

精神的东西往往是一种“大补”，任何药物难以代替。穿越赤道使刘将军年轻了。在他这一代人的手里，看到从木壳小炮艇发展到导弹驱逐舰、导弹核潜艇，如今特混编队梦一般过了赤道，能不兴奋自豪吗！他们这一代人花费了多少心血！为的就是新中国海军要有走向大洋的一天啊！

第二天一早，人们发现强烈阳光下，有个人的背影。这人不穿鞋，不戴帽，上身赤着膊，下身只穿条裤衩，正在打拳。天啊！谁在赤道附近打拳啊！那人转过脸来，呀！是刘道生将军。

人们不觉想起出航前老将军的一件事。当时他有病，有些人担心这么大岁数漂洋过海，经不起长期海上的折腾，医生、家人都劝他不要逞能，他笑笑。

有人向他提出：这次远航万一有人牺牲或病故该怎么处理？不少人说，按中国的习惯，叶落归根，遗体怎么也得运回国来。刘道生只是指示侯向之做好运回去的准备。刘道生自己却豪迈地对干部们说：“人么，总有一死。我宁愿死在太平洋上，也不愿死在家里；如果我真的死在太平洋上了，同志们不要把我的尸体带回去，按海军条令办，就安葬在太平洋。不过，你们要给我标个经纬度，回去向组织报告个安葬位置，就行了。”许多干部听了很受感动，说：我们如果在太平洋上死了，也照刘指挥员说的办，海葬！

这时候向之也走过来凑热闹，两手比划着，要打太极拳。刘道生说：“来吧！赤道上洗洗太阳浴，难得，对身体有好处。”两人就打起太极拳来。

“驱逐舰上油料够吗？”

“我正在计算，等会向你报告。”

编队跨过赤道，向太平洋的预定海域驶去。突然海面起了涌浪，舰船摇晃厉害。在编队航向前方出现一道呈半圆拱形的彩霞，从远处看好似要从这扇“门”里通过一样。正当大家在甲板上热闹时，老天爷跟大家开个玩笑，突然撒下一阵子小雨，把大家赶回舱内了。

中午时分，一架美国P—3C侦察机出现在编队附近，飞得很低。美机突然在指挥船右舷扔下一个白色物体，冒着咖啡色浓烟。有人喊着：“炸弹！”“不，是水雷！”杨国宇将军马上说：“料它不敢！是声纳浮标，是为了定位侦察！”美机这时又朝别的舰船飞去。

杨国宇将军笑着当场“诗兴大作”，来了一首打油诗：“远望海天一点

白，近看飞机遮眼帘；P—3C 来探何事，愚公移来众铁山。”我问了杨副司令，他说是“众”字，“众铁山”，是指 18 艘舰船。

5 月 12 日，特混编队三个战斗群，准时在就位点会合。各舰船都在指定位置上漂泊，不时地左右前后移动，保持着自己的位置，开始了迎接远程运载火箭飞来前的模拟演习。

4. 取回蓝海上的“红宝石”

按照预测 6 天内的气象，18 日应该是个最理想的天气，因此拟定为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的时间。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踏着南大洋的浪花，来到了。刘道生登上驾驶台，顶着炎日，拿着望远镜，观察着。这时试验区好象筑起一座宏伟的科学城。一艘艘集中了现代最新科学成果的舰船，布着整齐的阵容；各种精密仪器，闪烁着五颜六色的讯号；一双双智慧的千里眼、顺风耳，不停地转动着。再看看甲板上，人们屏住呼吸，举起望远镜，拿着照像机、电影摄影机、录像机，目不转睛地望着祖国方向。

“十分钟准备！”

“五分钟准备！”

“起飞！”

扬声器里，传来了祖国火箭发射场清晰的声音。

荧光屏上显映出火箭的运行情况：运载火箭进入主动段，火箭推着弹头，按照预定的速度和角度，飞向太空；火箭开始了自由飞行段，弹头与弹体突然分离，弹头在大气层外依靠惯性，向东南飞来。

“遥测收到信号！”

“雷达发现目标！”

“双频跟踪正常！”

一连串短促而又清脆的报告声，打破了仪器操纵室的寂静。一切都清楚的表明：当火箭冒出地球弧线的霎那间，全部由我国自行制造的各种跟踪测量仪就迅速地抓住了它！

“飞来啦！”

“火箭飞来了！”

人们翘首相望。啊！火箭！只见一个红中透绿的火球，从云团中钻出来，在湛蓝的天幕上闪耀着桔红的色彩。刹那间，火球散发出绚丽的礼花，越飞越快，渐渐变成银白色，犹如一颗耀眼的金星，拖着一道淡淡的烟，带着闪电，呼啸着划破长空，流星般朝着预定海域飞来啦。

“看，火箭后面！后面！”有人在失声叫喊。

啊！数据仓，只见火箭的后上方，一顶红白相间的降落伞，正在飘落着。降落伞的下面，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属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红宝石”——数据仓。它好似一朵绽开的蓓蕾，在碧海蓝天中徐徐飘落。

火箭，横跨南北半球，穿越六个时区，遨游太空，飞行万里，它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天而降。

雷达兵在这一瞬间，迅速记下了火箭溅落的位置和时间。突然，轰隆隆的巨响，像春雷滚滚而来，经久不息。火箭激起的水柱高达 150 多米，就像一条巨大的蛟龙，披着多彩的鳞光，跃出海面，直刺蓝天。水柱泼向海面，

又腾起一片白白水雾，好像中间蒙着一座大山。

打捞数据仪器仓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4架直升机，迅速、准确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两架直升机在拍到火箭溅落点和数据仓的位置后返航了。

机长郭文才拨过机头，向着数据仓方向飞去。前面乌云滚滚，大雨阵阵，挡住了去路。郭文才毫不犹豫地把飞机降到500米，勇敢地冲进云雨。顿时，超高频罗盘因受云雨干扰，两次失去数据仓的方向。郭文才镇定自若，把飞机稳定在原来的航线上。当他冲出云雨层，又接到航测机的报告，数据仓离他只有七公里了。他朝前一看，那个红色东西正在蓝海上漂动，好象蓝缎子上放着一颗红宝石。

郭文才把飞机停旋在离海面30米的高度上。

早在机舱口待命的年轻潜水员刘志友，由于穿着厚厚的紧身潜水服，背上又背着气瓶，热得他汗如雨下，可是他全身热血沸腾，恨不得一头跳下去，把那颗“红宝石”抱在怀里。

桔红色的圆形气囊，带着闪亮的数据仓，漂浮在蓝色的海面上。指示目标的染色剂，迅速扩散，好象在波澜壮阔的南太平洋上，开放着一束绚丽多彩的鲜花。

舱门打开了，刘志友迅速地顺着绳索下到海面。飞机的旋翼，在数据仓的周围掀起了七八级风浪。刘志友与数据仓足有7.8米远，但他每前进一寸都要使尽全身力气。他终于一把抱住了数据仓，挂上吊钩。直升飞机把他收回舱门，一看表，才用去5分20秒。

这时一群鲨鱼好象发现染色液的怪味，露出大鲨头，黑背脊，向这边游来。但它们晚了。

一架美国飞机迅速飞了过来，作超低空飞行，但它也晚了。当他们发现没有东西可捞时，便利用飞机上先进设备，放下一只桶，盛了一桶染色剂染绿的海水飞走了。真是玄啊！

官兵们在甲板上欢呼、拥抱，十年心血为的就是这一伟大时刻，中国人又一次胜利了，成功了！

在人们欢呼胜利的时刻，刘道生念念不忘那只骨灰盒。那里装着为海军装备建设奋斗毕生的海军装备部第一任部长于笑虹的骨灰。于笑虹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先后担任过海军第七、第三研究院院长。从50年代到60年代，他为制造各型舰艇踏冰雪、住草棚，费尽心血。从70年代起，他又为研制远洋补给船、远洋测量船呕心沥血。他病魔缠身，遭“四人帮”迫害，但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履行自己的使命。他对战友们说：“同志们不要为我担心，要是我真的死了，请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到火箭溅落的地方，我的灵魂也要跟着我们自己建造的舰船编队去远航！”于笑虹没有看到特混编队远航就离开了人世。战友们和家人为了实现于笑虹生前愿望，特意把他的骨灰盒送到编队的一艘船上。

刘道生心里默默地说：老于啊！你的心愿实现了。他下令为于笑虹举行撒骨灰仪式。

在另一艘测量船上，田震环抖动着双手，捧起了于笑虹的骨灰盒，走向了船舷。骨灰盒上复盖着党旗，旁边是于笑虹将军的照片。甲板上白色的船舷披上了黑纱，网状天线低下了头。于笑虹那安详的遗像，凝视着大洋。随着八名战士举枪鸣放的响声，由红色绸缎包裹着的于笑虹同志骨灰，从舷梯旁缓缓地进入太平洋。人们记下了安葬的时刻和位置。

这里是我国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溅落的地区！

这里是我国第一支持混编队演习的地方！

这里是穿过赤道的南太平洋！

银白色的测量船、调查船如同海燕一般双双飞翔，深灰色的导弹驱逐舰，威武地破浪巡航。面对这壮丽的画图，于笑虹将军，你在九泉之下，一定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5. 跟外国舰船巧周旋

5月20日，特混编队18艘舰船结束了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的海上测量回收任务，胜利返航。这时徐徐跟在我编队左侧的外国舰船上，官兵们凭栏遥望，挥手相送，不断用灯光打来自信号，传达友情：“祝你们一帆风顺！航行愉快！”

我驱逐舰上的国际信号灯光忽忽闪闪：“谢谢！”

“再见吧！朋友！祝你们一路平安！”

不知情者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跟外国舰船热乎上了。这里也有段传奇般的经历啊！

早在中国编队由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后，就接连不断地受到外国舰船和飞机的跟踪、侦察，甚至是骚扰。5月18日，我108舰正在火箭落区海面警戒线上巡逻。一清早，新西兰考察船“莫诺威”号突然朝试验区驶来。

“你已进入危险区，应改变航向。”我108舰对它发出了警告。“我有公海航行权力！”“莫诺威”号用国际信号回答，态度很生硬。

“我正在作业，遇有危险，你应负责！”对方不予回答。另一艘驱逐舰也同样遇到麻烦，1艘澳大利亚教练舰203号，不断地向我舰接近。

“靠近我舰危险！”我用信号警告。

“愈靠近你舰愈安全，谢谢！”203教练舰回答。

“你应尊重我国的公告，我正在作业，请让开！”我又再次警“我有公海航行自由，请不要互相干涉。”203号澳大利亚训练舰再次回答。刘道生将军赶紧把杨国宇、张序三两位将军招来商讨对策。刘道生说：“这样硬碰硬的下去，会误事的，得改变一下策略。”

“对，我们应用友好、友谊方式，请对方理解，达到我们的目的，又使对方服从我们的调动。”张序三好象明白刘道生的用意了。当夜，就向三个战斗群发出了有关指示。

将军们的智慧，果真改变了被动局面，唱出一曲精彩的新戏。

108舰不再采用超船或拦截的做法，而是有意拉开距离，然后发信号规劝：“我们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了安全起见，请你远离作业区。”

真诚的友好很快被理解，善意的劝告终于被接受。“莫诺威”号换了一副笑脸，爽快地发出一串表示感谢的信号。

5月18日上午10时30分，“莫诺威”号二副乘橡皮舟靠上108舰左舷，送来一个船徽，一顶军帽和一封介绍该船情况的铅印信件，还主动提出：“我们船长能否到你舰来？”108舰重任在身，不便应酬，只好婉言谢绝。

下午一时，我国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时间已临近，“莫诺威”号还在危险区内，怎么办呢？舰长和政委都伤透脑筋，往前去驱赶，不符合国际航海规定；不敦促离开吧，万一“莫诺威”号闯进来，将会带来一系列麻烦！

舰上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答应“莫诺威”号的要求，请船长到108舰作客，这样既表示友好，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也便于同对方船长商谈，以保证任务的完成。

信号发出后，“莫诺威”号二副作为船长代理人，乘橡皮艇十分高兴地登上108舰。按照国际惯例对等的原则，我舰派出副政委、副舰长去接待他。

当时舰上没有翻译官，这可怎么办。后来马上想到信号兵刘宝来，他学国际信号，很精通，懂一些英语，当个小翻译还是胜任的。

在1号房间里，味道鲜美的红烧牛肉，油炸花生米、香肠、午餐肉等佳肴飘着香味，驰名中外的青岛啤酒在杯中冒起白沫，108舰欢迎国际友人的“宴会”开始了。宾主频频举杯畅叙友谊。

“我们是新西兰皇家海军海洋调查船，我们是奉政府命令在海上进行调查作业，已经来9天了，完成任务后就回国。”“莫诺威”二副坦率地介绍着。

“中新两国人民是友好的，李先念副总理不久前访问了贵国……”108舰副长在亲切谈话，对方笑着点头。

106号驱逐舰跟澳大利亚203号教练舰之间的情况也改变了，由对抗变成了理解和友好。当我火箭拖着绚丽夺目的火焰出现在太平洋上空时，澳204舰官兵都簇拥在甲板上欢呼。听说我编队要返航时，203教练舰的舰长派副长领3名水兵，乘小艇到106舰，送来一封信，上面用英文写着：“舰长：我荣幸地与你结交，你驾驶的是一艘高效率、管理得很好的舰。真诚地向你致意。”

新西兰“莫诺威”测量舰也给108舰发信号：“祝你们返航一路平安！”

6月1日至2日，我特混编队胜利安全抵达上海吴淞港。张爱萍将军等一行人早在码头迎接，在大礼堂里开了盛大欢迎会。82岁高龄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亲临会场看望大家，并讲了话。

特混编队受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的通令嘉奖。他们向党和祖国交了一份很好的答卷。

第二十九章

天涯追踪星箭

1. 航线从危险区通过

1984年我国预定要进行通信卫星发射试验，需要在海上建立若干个飞行跟踪测量站。这种站分别设立在3艘测量船上，其中最远的在关岛附近的测量点要由海军派船完成。卫星发射及跟踪测量时间的统一精度，是以毫秒（千分之一秒）、微秒（百万分之一秒）计算的，因此，测量船不仅要根据发射任务的需要，按时准确地进入跟踪测量点，而且要确保各种精密仪器高度稳定地正常工作，稍有疏忽，就将影响全局，任务相当艰巨。海军决定由南海舰队J506船（临时改舷为“远望3”号）承担这一任务，国防科工委23基地派出工作组加强了对该船的领导。

1983年7月的一天，J506船船长谢新福从舰队开会回来，他踏上甲板，官兵们就把他围住了。这个问：“船长！我们该回海南了吧？”那个问：“船长！我们在外流浪都8个月了，该跟老婆孩子见个面了吧？”

谢新福看看大家，脸色有点为难。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老婆孩子啊！为了完成潜艇水下发射导弹的测试工作，他离家也有8个月了，连一封信也没有通。他走的那天，妻子还病倒在床上。眼下任务完成了，总该轻松一下，回去休个假。他常常想，在家庭生活上，他是对不起妻子的。父母亲病危，急电一份又一份，可是他在海上，是妻子代他去料里的。妻子一次次得病晕倒在地，他又在千里之外，没有陪她看过一次病，送过一次药，有点不近人情啊！可是，海军的事业，四化的大业能从天上掉下来吗？没有创业者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事业是不会成功的。他当初结婚之后，夫妻盼团聚，以为随军之后，就可以结束十几年的牛郎织女生活。随军之后十年多了，结果还是过着天各一方难相会的日子。数不清的分离，使他连孩子读几年级的书也弄不清。每次夫妻相见，妻子都流下眼泪，使他心酸、内疚。可他只能耐心说服，要她顾全大局，他每次拿到立功勋章都对妻子说：“有你一半，我忘不了你！”这次水下发射测试任务完成后，心想舰队首长一定会叫他回南海休整了。可是舰队首长对他说：“老谢啊！你们很辛苦，按理应该回南海去休整一段时间，可是，国家有重要任务，非用你们船不可，海军已经来电，要你们明天马上开着船到江阴报到。”

“首长，什么任务啊？”

“要发射同步通讯定点卫星，这是我国第一次！听说科学家们前后奋斗了十年啊！”

谢新福一听任务重大，全身又振作起来，那根松动的心弦，一下子又绞紧了。他马上说：“好，我马上回去备航！”

眼下指战员们立在他跟前，他怎能不为难呢？可是军令如山倒，气可鼓而不可泄。谢新福笑笑说：“我告诉大家一个喜讯，我国要发射通信卫星了。”谢新福如此这般他讲起卫星的重要，讲起卫星跟国防现代化的关系，不知不觉地把大家的心灵点燃了，他们把参加这次发射测量工作当成最大光荣，把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又统统抛在脑后……谢新福宣布：“马上出航！”

J506船开到江阴，只见码头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青年学生手握鲜花，

载歌载舞在欢迎他们。大胡子船长别看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是激动起来，一股热流撞击着他的心窝。

夜安静下来了，江水在轻轻地拍打着船舷，好象母亲在抚摸着摇篮里快要入睡的孩子。码头上的路灯，像少女脖子上的珍珠项链，沿着江堤闪闪发光。大胡子船长一时不能安睡，他意识到，这隆重欢迎的背后，一定是艰苦的任务，要他们挑的担子轻不了

第二天中午，谢船长领受任务回来，一上船，航海长袁桥芬便跟了上来。

“船长！要我们跑什么航线？”

“是条没有人去的航线。”

“在什么方位？”

“在关岛以南！”

“啊！那是台风发源地，还有大漩涡，是舰船绕道走的危险区！”谢船长把海图摊开了，他拿起红笔一指：“大局方针已定，航线要从这危险区通过！”他在海图上打了一个记号，然后不慌不忙他说：“任务很艰巨，给我们的航海资料很少，有一点也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皇历，说得很玄乎，好象是个魔鬼三角区。”他看了一眼航海长，用铅笔敲了两下手心说：“当然罗！万事预则立，我们还是把它当成真老虎，多准备几乎，万一到了景阳岗真的跳出大白虎，就用不着心惊肉跳！”接着，他俩就商量起办法，开始作航海准备。

航海长一边翻着海图，一边问着船长：“跟我们一块远航的还有几艘船？”

“船是有好几艘，可是各奔前程，这个海区只有我们一艘船，别的船离我们上千里。这回是单枪匹马闯太平洋，没有拐棍了。”船长这席话，使航海长头皮发凉。第一次南下太平洋是一个强大混合舰队，浩浩荡荡。海军首长、舰队首长全在海上，发生什么问题请示报告方便，出了毛病，有众船支援。眼下要单船去闯危险区，这可是头一回，心有点虚了。

“不用怕，把压力当成动力，世间的事，都是人干的嘛！”谢船长一边安定着航海长的情绪，一边手不停地摸着下巴的胡茬，一条崭新的航线在脑海里延伸着……

2. 勇斗大洋魔鬼

朝阳映红海面。 J506 船汽笛长鸣，徐徐离开码头，驶出长江口，乘风破浪直奔太平洋。

J506 船去太平洋的任务是遥测火箭各部位仪器是否正常，特别是火箭点火、脱落、关停的一些要害性数据。船上装满了各种精密电子仪器，这些仪器在陆地上都是第一流的，在太平洋的风浪中行不行？海区几个测量点，究竟船能不能有绝对把握稳定在规定航向和就位点上？可以说，这次远航是探索，是开路，为正式发射作准备。

远航生活开始了，3 天就度过了四季。出发时大家都穿着呢子服，风冷得刺骨；出了岛链，气候变成春天和初夏，水兵们穿单衣。到了太平洋赤道附近时，就热得喘不过气了。

不少新战士，登上船远航太平洋，他们就像是大姑娘出嫁，又喜又惊。喜的是终于当上名副其实的海军了，惊的是太平洋是个捉摸不透的“怪物”，

想亲近它，又怕它翻脸不认人。

第三天，他们进入了规定的海区。海水蓝得像蓝黑墨水，透明而又发黑，船头像把锋利的刀，切开了万顷惊涛，击起的雪白浪花刷刷在两舷滚动。太平洋的气候有点像娃娃脸，说变就变。平静时，像面镜子，船像只鸭子在浮动；发怒时，像猛兽在格斗，浪头扑过 16 米高的驾驶台，每一个冲击，都像重磅炸弹在船舷爆炸，震得船达达发抖，好象龙骨要断裂。有时一天变几变，早晨还是彩霞满天，万里无云，眨眼，云和风像从海底钻出来似的，很快包围天空，一下子就昏天暗地。白浪席卷千里，万吨大船像个喝醉了酒的大汉开始狂舞。更有趣的是，有时船前甲板上阳光灿烂，而后甲板却是倾盆大雨。

10 天后的傍晚，船正在测量海流，突然气象分队长焦急地来到驾驶台，把一份气象报告递给谢船长：“离我们前方 400 百公里，第 17 号台风，每小时以 10 公里速度向我们移动。风力 12 级以上。”人们一听，脸色刹时阴沉，刚才还热烈交谈着明天的调试计划，此刻鸦雀无声。

“党委成员，马上到会议室开会！”船长把脖子上的望远镜一脱，一挥手就向六层会议室走去。

天空越来越黑，云层越积越厚。那一团团的乌云，像草原上的羊群，从西北方向滚滚而来，不一会就布满天空。海天交界线上，雷声隆隆，洋面上一群鲨鱼不安地探出剪形大尾巴，不时露出一颗颗大鲨鱼头来。

会议室里头头脑脑都集中起来，如何冲出台风眼，成了当务之急。大家的脸色有些紧张，好像“敌人”已经兵临城下。眼下是在台风中心地带，又是在茫茫的太平洋，要是冲不出去，全船生命难保，海测任务又怎么完成呢？

船长心里明白，魔鬼三角区名不虚传，海洋上的魔鬼要出洞了。时间就是生命啊！他严肃地指出：“少说废话，拿出高招。”会上发言是很热烈的，有的主张高速原路开回去，死也要死在中国海；有的主张开到关岛背后去，向美国求援；有的主张在太平洋打运动战，跟台风兜圈子；有的按惯例分析，台风会从日本海转入南中国海，可以向西北航行。

“咣啷！”一个巨浪盖过驾驶台，瀑布从天落。会议室里的人们有的跌倒，有的互相拥抱。突然沉默了，大家目光都望着窗外。这时狂风呼号，浪山千重，雷电闪闪，视距很差，眼看天就要黑了。人们视线又从窗外转向了船长，大家都看着他。

船长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吸烟。他知道眼前迈错一步就会成千古恨。1935 年日本海军在这一带演习，错选航向，卷进台风中心，38 艘军舰沉掉一半。1944 年美国海军舰队钻进了台风中心，150 架飞机，34 艘军舰全部葬身大海，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眼下他选择什么航线决定着全船的命运啊！

“航海长！你的意见呢？”船长猛地抬头问着袁桥芬。

“我认为应向西南航行！”

“根据？”

“我查阅了这一带海区 21 年的台风历史，总共有 812 次台风从这里发生和经过，其中只有两次发生在 11 月份，跟我们这个季节相同，而这两次台风跟夏季不同，它没有进入南中国海，而是经日本海后转向西北。根据资料记载，这两次遭到巨大损失，日本有两艘巨轮沉没在这一带。”航海长讲到这里，发现船长和大家都在静心屏气地听他发言，那目光，那精力的集中，使他感到自己每句话的份量。他接着说：“向西南航行看起来是危险的，要跟

台风相遇。但根据相对运动计算，台风速度是 10 公里，就算是 20 公里吧，我船航速可达 20 海里，肯定能抢在台风前头而穿越过去，这样我们就进入台风安全半球，如果台风也转向西北，我们既安全又不离开调查海区。”

船长的眉头松开了。他跟航海长是不谋而合。他在出发前也查阅了这方面资料，现在听航海长这么一说，更增加了下决心的勇气。他再次感到袁桥芬的出众才能，有独到见解。船长一掌落在桌子上，斩钉截铁地说：“好，向西南航行，就这样定了，要抢时间，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散会！”

此刻船长的权威是神圣的。

船长又把机电长潘基荣留下，严肃地吩咐着：“老潘啊！就看你的了，一定要保持高速，机器绝对不能发生故障，要全力以赴，全船的生命都在你的手上了！”

“船长。你放心吧！”潘基荣由于疲劳，脸发黄，工作服上一身汗臭味，背后印着许多白圈，这是汗水干了湿，湿了干留下的痕迹啊！机舱是舰船的心脏，温度高达 40 多度，噪声，油烟味，就是不晕船的年轻人，来这里呆不到 3 分钟就得憋不住地吐了。机电长要值更，要检修，要巡视，他每天工作都在 12 个小时以上，脸色怎能不憔悴呢！

船长目送着机电长下机舱，自己到房间抱了条毛毯，就奔向驾驶台。

夜漆黑漆黑。狂风巨浪冲刷着甲板，扑打着驾驶台，船高速地开着，不时哒哒哒地在抖动……

船长紧紧抓住扶手，死死盯着前方。他心里明白，这是生命的拼搏，这是跟大洋里魔鬼决斗，稍一偏航，就会被带进阴森可怕的黑洞。船长不时问着雷达情况，航海长不时查青海图、观察罗经，卫导班不时报来船位。全船官兵都投入在一场特殊的激战中。

在下舱房间里，谁也不敢合眼。大浪像万吨气锤，疯婆似的猛烈敲击，钢板发出一种刺激神经的嗡响声，像电钻往脑里钻。平时最爱逗闹的老兵，此刻也屏声息气，一双双恐惧的眼睛，透过玻璃窗，望着那群魔狂舞的黑暗世界……

经过 8 个小时的高速航行，船终于抢在了台风前头。离天亮前 2 个小时，气象分队送来台风预报，17 号台风果真转向西北了，船进入了台风的安全半球，钻出了台风眼。虽然人们一夜没有合眼，但激战的胜利，却使人们的脸上挂起笑容。

航海长立在舰首上，发现一只巨大的信天翁，他轻轻地说：“莫非你真的是圣鸟，保了我们平安！”他回到驾驶台时，发现谢新福裹着毛毯，坐在高凳上睡着了，嘴角上露出一丝微笑。他太辛苦了，别叫醒他，让他睡一会吧！

3. 制服海上“娇小姐”

经过一个星期的初步试测，发现有架遥测机对电压要求很严，不能有一点变化，而使用船上的电源，很难做到这一点，要用其它机器代替也已不可能。这下可把船长憋住了，浓眉又一次紧锁额头。

船长回到房间，翻了几本资料，想闭上眼睛休息，可是脑袋里的难题又旋转起来。他想着想着，第一次远航太平洋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那次他也遇到一个新问题，两架直升飞机要在后甲板降落。他们的任务，

是要用最快速度把远程运载火箭的数据仪器仓抢回来。这是国宝，火箭中的许多秘密都在这只铁盒里。据事后得知，当时不怀好意的外国舰船和飞机都在打这个铁盒的主意。为了万无一失的完成任务，他跟飞行员们一起研究了多项措施，一项一项地去落实，接着又探索飞机下降和起飞的最佳航向、航速，使船和飞机密切配合，高度协同。他跟飞行员们一块反复合练，七百多次，一丝不苟，从严把关，次次都做到安全可靠。

船上有一个专门装飞机燃油的舱室，第一回装油前船长亲自下舱检查四次。第一次用水清洗后，他下去用手在边边角角一摸，总有金属碎沫和沙子。“不行！这些碎东西万一把飞机上的油管堵住了，岂不是误大事吗？给我用油清洗！”第二次，第三次他用白手套检查，还是有灰，有杂质。船长有点急了，战士们也感到没有办法。后来，船长从伙房抓了一块软面团，身上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脚钻进油舱，把软面团往边边角角一按一粘，雪白的软面上，沙子碎沫都粘上了。他再用白手套一抹，一尘不染，非常干净。这一下船长像年轻了十岁。他这一独创，受到海军首长赞赏。

谢船长想到这里，他笑了，觉得那次任务确实是完成得出色，靠什么呢？还不是准备充分，什么都想到了，这才万无一失。这一次以遥测追踪星箭为主，其中最担心的是电压不稳，哪怕一闪，电子计算机都可能产生不正确啊！他想到这里，给机电长拨了个电话：“机电长！请你来一下！”

满身油迹的机电长潘基荣来到船长室。他两手用棉纱擦着，脸上还挂着汗珠：“船长！有什么事？”

“你有没有本事叫电压稳定一个小时，要一点不跳动，哪怕灯泡一亮一暗也不行！”

“这……难哪！船上有400多人，800多只手，还有上百个舱室，还有那么多的电动机、水泵、冰库、电风扇、电台，都要控制不动，这太难了。”

“这些装备一动，都会影响电压吗？”

“对啊！你要求太高了。”

“不是我，是电子计算机，它是个‘娇小姐’，它若撒娇，一切都泡汤了。”船长的目光审视着机电长疲惫的脸色，总希望他有高招，能把电压稳如泰山。潘基荣沉默，他不敢轻易答应，他知道自己的脑袋值不了几个钱，误了事上军事法庭判决是小事，使科学家们准备十年的心血泡汤，那就会拖了“四化”后腿。船长焦急地站起来了，在房内踱来踱去，两脚像走在烧红的铁板上。

沉默，只有隆隆机声，哗哗的海浪，更使船长显得迫入困境，他不安地摸着下巴胡茬。

机电长看着船长如此焦急，如坐针毡，自己脸上也直淌汗珠，手上那团棉沙头，捏进了手心。船长突然转过身来，他把手掌往桌上一拍：“这样吧，用笨办法，先试一下船上哪些装备对电压有影响，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来测试，你要详细纪录。”

“船长，这办得到，我马上进行！”机电长走了。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但心中的那块千斤石依然悬着……

整整三天，机电长把测试的报告送来了。船长一项项地检查着，他已经有了一个大方的方案，他要按一级战斗部署，把全船所有的人都固定在一个岗位上，不准流动；所有电器设备在拉响战斗警报后，开着的不准关，关着的不准开，干扰大的设备更是严加把关。他还要求把船上的所有电灯，只要

有一丝闪光不稳的，全部换掉，只要这样做了，稳定电压就有可能。

大胆的设想，科学的实践，结果是可喜的，两架电子计算机运转正常，计算正确。这下全船沸腾起来，测试圆满完成了。

这天夜里，太平洋少有的安静，不起风，不扬波，蓝得像面镜子。银色的月光倾泻在洋面上，月光铺成的大道，从船舷直通远方，美丽而又神秘。船长谢新福手扶栏杆，举目眺望，第一次欣赏起太平洋的月夜。他想起了家中的儿子，他出航时收到了一份急电。儿子跌进火堆，两脚烫得肉一块块往下掉，急救药物又过敏，生命危险。妻子急病了，她第一次求他火速回来。那天船长看完信，急得眼泪星子在眶里直转，心如火焚，他突然仰天长叹一声，一拳落在桌子上，心里在呐喊，“妻子啊！委屈你了！军人要当个合格丈夫、称职爸爸真难啊！”谢新福就是在这样为难时刻出航的。如今半个月了，妻子、儿子又怎样了？

4. 急救盒是他出海的“保镖”

谢新福船长的妻子叫王荻范，是个典型的贤惠女子。她是湖南人，在中学任教，跟谢新福结婚后，分居十三年，在老谢的一再动员下，她放弃了鱼米之乡，随军来到海南岛。从此，一副千斤重担压在她的肩上，开始了她人生旅途中最艰难的日子。她要替孩子上学升学担忧，又要替丈夫闯洋过海的安全担忧。她每天送走孩子，自己还要赶班船过海去上班，中午还得赶回来给孩子做饭，不到十年，一个漂漂亮亮的少妇，变得苍老许多。她曾经责怪过丈夫没尽家庭义务，可是她又心疼丈夫劳累过度。因为她对丈夫最清楚，每次出远海回来，丈夫总是疲惫不堪，又黄又黑，两眼布满血丝，胡子长得老长，结实的肌肉变松弛了，一睡下就醒不回来。可是没有等丈夫身体恢复，一个电话又把他叫走了，常常连跟她见个面也来不及，一去就是几个月没有音信，好象失踪了一样。她记得1981年，有次谢新福病倒住院了，她真希望他能躺在医院休整一段时间。谁知第三天，她带着女儿，买了水果西瓜到医院去看望他，他却早走了——他听到船要去西沙执行任务硬是逼医生办了出院手续，连家门也不入，跳上船就出海了。王荻范气得下决心等丈夫回来，要跟他吵一场。可是丈夫一回来，她心又软了，看到他疲惫的样子，她只能给他温暖、柔情和体贴，她觉得做妻子的没有权力再去给他制造什么别的烦恼。这数十年她深深地体会到，如果把军人生活比作一串珍珠项链，那么紧张、单调、分离、艰苦、牺牲则是这条项链上的颗颗珍珠，她只能千方百计给他做几个菜，让他咧着嘴，开心地跟儿女们干一杯，戏闹一番，享受一下做父亲的天伦之乐。每当这个时候，她什么都不想去责备他，只想看到他的笑脸。只有这种笑，她心里才踏实，预测到丈夫在船上一切顺心。

那天一个不幸的消息使王荻范通宵难眠，有人告诉她，谢船长得了严重心脏病，躺在医院里不能动弹了。她把儿女安排好，托亲友买好飞机票，急急忙忙地飞到上海，赶往江阴。

王荻范对丈夫身世最了解，当年老谢在海校讲了几句实话，硬说是右派言论，毕业时别人提中尉，他却只有少尉。后来好不容易要提他当舰长，可是“四清”下乡又得了急性肝炎，住院半年位置被别人顶掉了。“文革”中听说要提他当大队长，却又抓住他“单纯军事观点”，结果又卡壳。七拖八拖，直到现在，又说他岁数过格了，难进领导班子。尽管如此，但他干事业的那

颗心是诚实的。眼下听说丈夫病了，她能不焦急吗？

她来到医院，一见到丈夫就想哭，可是她惊住了，她发现丈夫正在有说有笑地跟船上干部谈话，床头床尾堆满航海方面的书，并不像别人告诉她那样，不能动弹了。

“呀！你怎么来了？”丈夫惊骇，有点意外，就像天上突然掉下一颗星，喜得他不知所措了。

“你病得厉害？”

“不不，跟从前一样！”船长赶快向医院请假，带着妻子去招待所。路上，妻子一个劲的埋怨丈夫为什么不写信，为什么住院不告诉。老谢笑着说：“忙啊！开始保密不让写信，后来老出海，其实心里顶想你的！眼下住院是为了增强体质。”

“你心里只有那条船，早把我们抛到脑后了！”

“我也是个有感情的男子汉嘛！哪能把妻子忘掉罗！”“……”

夫妻久别重逢，自然是亲热的。王荻范见到丈夫没有病危，跟从前差不多，就放心多了。她决定留下来，要好好掏掏心里话，好好地照顾丈夫的身体。

J506 船经过两次远航太平洋，前后 80 多天，搞清了海区情况，进行了遥测、通讯的试调，一切都是良好的，上级就决定转入正式发射的准备工作，因此船上的工作又紧张繁忙起来。船又要去太平洋了。首长把医生找来，专门研究谢新福的病情，确定他能不能到太平洋上去。奇怪的是，从心电图上看，谢船长的病是严重的，有些医生不同意他出海。可是从老谢自己感觉来看，从来还没有感到心绞痛或其它不舒服，前一两年天天跟战士一块打球，不折腾得全身湿透是不休兵的。但有的医生认为越是他本人没有感觉，越是有危险。

首长有些为难，谢船长当了 22 年船长，大事故一件没有发生，他开船一百个放心。可是，老谢确实有病，按理不应出海，这不能不是个头痛的问题。

正在首长为难之时，谢船长出现在他们面前，首长惊喜地问着：“是医生批准你出院的？”谢新福避而不答，只是笑眯眯地用手一拍上衣口袋：“有急救盒，没问题！”

急救盒，谢船长先后领过三只了，每次检查身体，医生总是要给他配只急救盒，而且千吩咐万吩咐，一定要他带在身上。可是过不了几天，他船上工作千头万绪，哪里顾得上自己的病啊！急救盒早被遗忘，不知扔在哪儿了。这一次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的，他明白这次任务到了关键时刻，急需要他。他生怕医生出来干涉，不让他出海，就把急救盒作为出海的“保膘”了。领导上几番商讨，司令员决定把自己的保健医生调上船去，专门保驾谢新福。

没有不透风的墙。王荻范多少得知丈夫的病情，做妻子的心不安了，万一在海上发生危险，这如何是好啊！她有点七上八下了。那天晚上，她忍不住开始劝说。

“中国有十多亿人口，就少你一个船长？”

“话不能这么说，眼下我对这艘船熟，换了船长我不放心！”

“你有病，就老老实实养病吧！”

“这次是发射中国的第一颗定点同步卫星，也是我的第三个第一，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有我老谢的心血，第一枚水下导弹发射也有我老谢的心血，为这第一颗卫星，我也花了快半年多时间了，马上就要发射了，我能躺在这

里吗？”

“要是你在海上出点什么事，可把我急死了。”

“我有急救盒，再说不能全听医生的，他们喜欢吓唬人，我每次回来不都好好的吗？”

王荻范一看丈夫的心早已到了太平洋，一听出海还是那个样，心里总是痒痒的。要把他拴在家里，是办不到的事。再说自己也看到老谢是水兵的一根支柱，特别是航海长，每天都来打听船长能否出海，他需要老谢就象老谢需要他一样。王荻范看到这些，心想自己也是个共产党员，对丈夫这种事业心只能珍惜，不能浇冷水。她下决心不再分散丈夫的心，她又开始慈母贤妻的生活，尽一切办法给丈夫做些可口的菜，让他休息好，送他去远征。这就是军人妻子的一颗心啊！军人，若没有这样贤惠的妻子，往往事业上的追求一无所得。

5. 喜庆神星太空游

盼望的日子终于到了。

3月26日，细雨蒙蒙，大地春意正浓。J506船接到命令，再次向太平洋进发。谢新福在驾驶台上，不时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军医来到驾驶室，他向谢船长微微一笑。谢船长马上用手拍拍胸口，表示急救盒在身上，军医放心地走出驾驶室。

船在前进，耕耘出来的浪花在船后延伸着。航海长袁桥芬对船长说：“我真担心你出不了海，有了你这只信天翁我放心多了。”船长笑着说：“我不能半年心血白流，死也要死到太平洋去。”3月29日凌晨2点，J506船顺利地到达就位点。此刻，大家再次见到太平洋的月夜、星星，已有第二故乡之感。不少人忘记航途疲劳，站在甲板上欣赏夜色。

太平洋的夜是很美的，在天水交界的地方泛起一片澄黄的闪光，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升腾起来。它仿佛是从海水里涌上来的，全身洗得洁净如雪，皎洁如玉。细密浪花轻松地跳跃，四处都是一片闪烁的银光。令人想起传说中的月下梳妆打扮的美人鱼，想起那龙宫中翩翩起舞的神女，想起那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水下宫殿。

待机点上，3天准备和合练，遥测和通信都处于最佳状态。

1984年4月8日14点，谢船长兴奋地拉响战斗警报，命令全体人员进入发射前5小时准备。船上所有人员都奔向自己的岗位，再也不准离位。黄政委从驾驶台来到机舱，对辛勤维护舰船心脏跳动的机电兵表示慰问。语言是简短的，力量却是巨大的。

第二次警铃又拉响了，全体人员进入发射前半小时准备状态，人员处在静谧之中，气氛异常紧张，谁的心都在剧烈跳动。为了使大家都知道发射情况，喇叭和电话都打开了。从边疆到北京，从陆上到海上，所有发射参试单位的指挥部，尽管远在千里万里之外，但声音却近在眼前。科学把整个世界都压缩到小盒子之内了。

19时20分，从首区指挥部发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口令：“启动！”

“开拍！”

“起飞！”

一声惊雷腾空而起，星箭直射天际，像嫦娥扬绢奔太空，似蛟龙破水驾

雾腾云。它是祖国的骄傲，是“四化”结晶。全船 400 多颗心，此刻静心屏息地听着一个声音。终端报房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电报房电键声声，时统机房信号灯闪闪，全体参试人员凝神屏息，密切注视各种机器仪表工作状态。太平洋上折腾一百多天，为的就是眼前这 5 分半钟啊！

“报告 13 号抓住目标！”303 遥测机手用激动得带颤抖的声音，向指挥员报告。

“2 号明白！”

谢船长一听已经提前发现抓住目标，顿时露出喜色。驾驶台上所有人员兴奋异常，全船人员都在立耳倾听从天空发来的每个最佳音。

“飞行正常！”

“达到高度！”

“进入轨道！”

顿时，全船沸腾起来，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有的举起双臂高呼：“发射成功了！”有的互相拥抱，齐声喊着：“我们胜利了！”第二天朝霞满天时，一个火球跃出海面，给无边无际的太平洋涂上一层金。在红日徐徐升起的时刻，J506 船庄严地将五星红旗升上旗杆，在这“流动国土”上的儿孙们，望着这火红飘扬的旗帜，就好象是奥运会上运动员得了金牌，幸福的泪花在脸庞上流成小河。祖国啊！中华儿女又为你的美丽和富有，献上了一束含露的鲜花！

5 月 22 日，南海舰队隆重举行庆功大会，国防科工委和海军给 J506 船记集体二等功，舰队授予该船“三下太平洋见精神”的奖旗，以表彰他们为祖国建立的功勋，船长谢新福也荣立二等功一次。

1986 年 2 月 1 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实用通信广播卫星，海军 J506 船又一次胜利地完成了海上的遥测保障任务。

第三十章

南极立起中国人的丰碑

1. “白衣女神”向中国人招手

人民海军完成国家赋予的另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去南极援助建立我国第一座科学考察“长城站”。

南极，有人说它像一位安卧在蓝色大洋上的“白衣女神”。它离大陆遥远，终年被冰雪覆盖，是一片“未知的土地”，这个孤独的白色世界，具有神秘莫测的诱惑力。

1984年6月25日，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海军、国家海洋局联合行动，将首次考察南极，并建立中国南极长城考察站。中央军委邓小平副主席于同年10月15日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进一步明确了这次考察建站的目的。考察编队命名为“625”编队，由国家海洋局“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远洋打捞救生船组成，包括南极洲考察队和南大洋考察队。其中有近百名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308名海军官兵，还有随船采访的新闻记者。

消息像金凤凰一样飞到J121船上，人们沸腾起来，高兴极了。但是，南极对中国人太陌生了，对海军官兵更是个神秘世界，许多人不约而同地产生一串问题：南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人为什么要到遥远的南极去？

南极的诱惑力到底在哪里？

会议室里，挤得满满的，坐无虚席，人们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在听着船上指挥赵国臣参谋长的动员。他当过潜艇艇长、支队长，基地参谋长。他时而指着地图，时而翻着资料，把在坐的官兵，带到那个神奇莫测的南极的冰雪世界里，解开人们心中的一个个不解之谜。

20世纪以来，撩开南极洲这位“白衣女神”的面纱，探索她的奥秘，成了世界科学家的追求目标。经过近百年科学的探险、考察，原来“白衣女神”裙下是块“聚宝盆”，蕴藏着220多种矿物资源，还有大量的煤、石油气、金矿。浩瀚的南极大洋底下，也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其中环绕南极大陆约500公里的海底就有大量的锰结核矿石……

南极又是科学研究的圣地。它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天然实验室”。几百万年前地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陆漂移”学说证据在哪里？南极光神奇多彩，但为什么使无线电中断，雷达信号失灵，卫星和宇宙飞船迷失方向？南极陨石是“天外来客”，在冰层保护下是世界上保存本来面目最完整的，是研究天体的稀世珍宝。南极冰雪酷寒孕育许多具有特殊生理功能的生物，是医学医药研究开拓新路的圣地。其中有不少是人类健康长寿的“灵丹妙药”。

南极，这块独具魅力的万宝之地，成了世界科学家投向她怀抱，去探索白色世界奥秘的真正吸力所在。

中国人对黄土地有兴趣，对南极这块白色万宝之地不大注意，世界组织几次大规模科学考察活动，中国人没有参加。南极的财富也有中国人的份，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块宝地呢？1983年，中国正式申请，要求加入

《南极条约》。

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南极会议，只能坐在旁边，连文件也不发给，因为中国不是协商国，而是缔约国。在表决南极重大问题时，中国代表要走出门外，没有表决权。因为中国在南极没有科学考察活动，更没有考察站。这跟堂堂大国，多么不相称啊！

按照《联合国海洋法》的规定，除领海线内的海洋国土外，我国还拥有对近海海域 300 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底土以及南极洲，都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我国也有分享的权益。

我国能源不足，交通紧张，人口过多而耕地和资源不足，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增加，陆地资源日益减少，向海洋要资源，要生存空间，将是必然趋势。因此，开发海洋资源，保卫海洋权益，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历史昭示：闭关锁国，重陆轻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走出封闭的大陆，奔向广阔的海洋，才能迎来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姗姗来迟的中国人觉醒了，到南极去进行考察，去建站，中国人才能有发言权、表决权，子孙后代才能在南极有立足之地。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到南极去的理由。

中国海军为什么能进入南极呢？军事力量不是不能进入南极吗？《南极条约》规定：南极是非军事区，任何国家不准在那里进行军事活动和核武器试验，但并不禁止为了科学研究和其他和平目的而使用军事人员或军事设备。中国人民海军接受国家赋予的重任，是和平建站，科学考察，因此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赵国臣参谋长的动员，解开了官兵们心中的扣子，大家的情绪更高了，纷纷给党支部写决心书，表示纵有千难万险，也要征服南极，填补祖国科学考察的空白，为子孙后代和平利用南极，开辟一条航道！有的本来结婚佳期已定，却执意劝说未婚妻等返航后再办喜事；有的还没有度完蜜月，就匆匆告别了新婚的妻子；有的正在照顾刚刚分娩的爱人，一接到出航通知，便毅然赶赴部队；有的悄悄给亲人留下遗书：“万一我牺牲了，请不要伤心，我是为祖国的南极考察事业而死的，你们应该感到自豪”……

航海考察队的郝培章，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海洋气象教员。由于母亲重病住进医院。他请假回去照料。正好是老人做胆囊摘除手术的那天，他接到了学院发来的电报，通知他去南极考察。郝培章兴奋得热血沸腾，难以控制，几乎半个小时就要看一次电报。躺在病床上的母亲，看出儿子有心思瞒着她，就催着儿子说出电报上到底说的是什么事。郝培章就讲起去南极考察的重要性，而且上级批准他也参加，这是百年难遇的时机。

“培章啊！自古尽忠尽孝不能双全，南极考察更需要你，我有医生护士照顾，你就放心走吧！努力去为国效力吧！”母亲拉着儿子手说着，郝培章喊了一声“妈！”热泪流出来了。第二天，他就踏上北去的列车，按时赶到船上。

船长于德庆的爱人三年前去世了，留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大儿子有病，生活不能自理，繁重家务落在于德庆的身上。他既当爸又当妈。这次远航，一去就要半年，本应好好安排一下孩子生活，可是紧张的装载，繁重的备航，使他忘记一切。出航前的一天中午，他才抽出时间给孩子买好粮食和过冬用

煤，省下生活费，嘱咐他们说：“我到南极去了，你们要听叔叔、阿姨的话。”孩子们含着泪送走了爸爸。

多少人抛开私事，多少人克服个人的困难，服从国家的需要，把自己的一颗心，一片爱，献给了“白衣女神”！

2. “封缸”航行千海里

1984年11月22日凌晨，汽笛一声长鸣，赴南极考察和建站的编队出航了。

编队刚刚驶出吴淞口，气象分队便向指挥部报告：有两个台风的移动方向正好在考察编队预定的航线上！

“真是出师不利！”编队总指挥、海洋局副局长陈德鸿皱起了眉头。他是位老海军，当过大队长、支队长、作战部长。如今突如其来的情况，也使他有些焦虑不安。

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大家分析了情况，提出四种避台风的方案。到底按哪种方案行，拍板权力落到第一把手陈德鸿肩上。他听完大家意见，静静地思索。南极的夏季每年从11月到第二年3月，只有短短的100天，编队必须在12月底之前赶到，不然要耽误一年，建站和考察计划就会泡汤。所以眼下要做到既保证编队安全航行，又要不误时间，而要两全其美唯有第四个方案，即改变编队航线，由原来航经宫古水道，改为从日本吐噶群岛的宝岛和横当岛中间穿越岛链，驶入太平洋，插向关岛以南，再进入计划航线。这样既可避开台风，又不耽误更多时间。陈德鸿想到这里，果断地说：“按第四方案前进！马上改变航线！”编队以18节的航速，修正航线，穿过了岛链，进入太平洋。碧绿海水一下子变成了暗蓝色，水面上有条海与洋的分界线。中午时分，水天连接处，一片黑云钻出海面。风好象从海底钻出来似的，卷着黑云，翻腾咆哮，转眼间吞没太阳，天昏海暗。编队正擦着台风边缘航行。风暴挟裹着一个个泛着白沫的巨浪，呼啸凶猛地扑向船的甲板，飞过驾驶室，像炸弹爆炸，像落地雷似的一个个在船两舷鸣响，船好象在雷区航行。

人们失去平衡，一个个像腾云驾雾，走起来头重脚轻，跌跌撞撞。舱里也好象着了魔，桌子上茶杯腾空而起，地板上水桶在滑冰，那些没有固定住的物体在狂舞，许多人向太平洋缴纳“公粮”，为鱼群作“贡献”，翻肠倒肚的呕吐。人的毅力和大洋的暴虐展开了较量。

突然，轰隆一个开花浪飞上船来，船头甲板上的吊车吊臂吱咯吱咯不停地晃动，钢缆被松动了。吊车是唯一吊运建站物资的工具，万一有闪失，就会误大事啊！于德庆船长两眼瞪大了，他大声命令着：“赶快固定！”

“是！”枪帆长邵德全带领几名水兵，披上雨衣，拿着工具，像战场上炸敌堡一样冲了过去，船晃得厉害，他们就像在“翘翘板”上行走，一步一晃。猛地一个大浪砸来，于船长“啊”的一声惊叫，只见两个水兵被大浪卷到舷边不见了。天啊！这下完了。可是船首从大浪里抬起时，忽然发现那两个水兵抓住栏杆，没有被卷进大海。浪峰一过，这两个水兵飞快地爬到吊车旁，那敏捷的动作，活像两只猴子。于船长情不自禁地赞扬着：“好样的！好样的！真是勇敢的水兵！”

钢缆被拧紧了，吊臂不晃了，人们这才松了口气啊！

可是祸不单行，两天两夜刚刚摆脱台风的威胁，J121船的主机舱里又

突然发出“咋”的一声巨响，右主机第一缸活塞冷却管支架断了，连接支架的一根水管也被断成两截，随着主活塞的强大推力，支架被卷进曲轴箱内，冷却水顺着破裂的管口成伞状猛烈地向外喷射。

一个人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双手用力一拉右机制动阀，轰隆一声，飞转的主机紧急停车。这个人就是主机班长高光洲。他拧着眉头，看到这一切，冒了一身冷汗。

“出什么事了？”机电长徐兆富第一个赶到机舱。主机的运转就象一首乐曲，他就是音乐家，只要其中一个音符出了毛病，他立即就能发现。

“一缸活塞冷却管支架断了！”高光洲班长报告着。机电长一看，心凉了半截，害怕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上万里的航程，主机就是双脚，现在一条腿有了毛病，还能走到南极吗？

机电长马上指挥大家，立即拆开曲轴箱，一股的人的气浪冲了出来。这时曲轴烫人，按规定要冷却15分钟后才能进入。

“机电长！我进！”高光洲顾不得这些，一头钻了进去，他伸手插进润滑油里，捞出水管和支架一看，已经断成几截。机电长一看惊呆了，在场人们脸色阴沉，情况严重啊！冷却管支架无法修复，船上没有这种备件，支架不换，主机就运转不了，离阿根廷乌斯怀亚港还有11000多海里，现在才走六分之一航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洋茫茫无边。人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喉咙尖。

一个紧急会议在船上召开，寻找抢修主机的最佳方案。有的说，用一台主机单腿航行，到阿根廷再抢修；有的说一条腿跑大慢，会耽误建站；有的主张返航上海，修好再来，可是来回最少要半个月，南极夏天不会等中国人啊！指挥员陈德鸿、赵国臣脸色难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机电长，还有没有招了？”赵国臣问着。

在坐的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徐兆富，他成了“上帝”。徐兆富抓抓头皮，拿出一份资料往桌上一摆说：“只有最后一招了，但这是冒险的一招！”

赵国臣一听还有最后一招，目光射出一束彩光，迫不及待地问着：“快说，什么招？”

“封缸！”

徐兆富一看许多人不懂，他就介绍起来。封闭右主机第一缸，用其余八缸继续航行。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海军40年的历史还没有人敢试过，没有先例，没有把握，一旦封缸航行失败，使一个主机完全瘫痪，另一个主机马力不足，再要发生一点故障，船就断了双腿，一旦遇到风暴就会凶多吉少！

“没有别的选择了，封缸航行！史无前例，我们就闯一闯吧！”赵国臣下了决心。把此方案报给北京海军首长，很快得到批准。

封缸开始了。

主机舱热得像个蒸笼，尽管开着空调，一个劲往里送凉风，可温度仍然在40度以上。徐兆富机电长带领机电干部和士兵，轮流钻进60多度的曲轴箱里抢修。船体被大浪颠簸摇摆，使人站立不稳，刺鼻的油烟味，令人窒息。机电官兵们，一手扶着箱壁，一手艰难地拆除被打坏的导管，清洗箱内的部件。汗水像雨珠一样顺着肌肤往下淌，污垢蹭得满身都是，个个都成了“油人”。

从指挥员到水兵，都关注着机舱里这场搏斗，它关系到祖国声誉，关系到每个人的命运啊！“同舟共济”这个词，此刻理解得最深刻了。水果、饮

料、慰问信源源不断地送进机舱。

5 个小时后，只听“轰”的一声炸响，接着便是有节奏的隆隆声，右主机又开始了运转。“封缸成功了！”官兵们情不自禁地欢呼着。考察编队又朝大洋彼岸驶去。

12 月 1 日凌晨，编队驶抵赤道海域。

于德庆盯着屏幕，纬度出现“000”，他使劲拉响汽笛。信号兵对着天空当当当打了三枪，三发绿色信号弹升上天空，纪念赤道的仪式开始了。每人领到一张装璜精美的“过赤道纪念书”，为的是给人们留下这一生可以骄傲的时刻。考察队员们更是热闹非凡，有的用苹果穿成的项链，戴在脖子上跳起“驱鬼舞”；有的向大洋抛下各种纪念物。编队由北半球驶入南半球，蓝色的洋面上留下一条雪白的航迹。

3. 闯过“魔鬼区”

穿过赤道，一股阴森的寒意就向人们袭来。人们马上知道西风带就要到了。

西风带是指南纬 40 度到 60 度海域。这里太平洋与印度洋宽连敞通，陆地和岛屿很少，西风环流几乎不受阻挡地漂转，因此常年累月波涛汹涌，浪有 10 米高，海员们把它称为“咆哮四十度”。历史上有许多舰船被埋葬在这里。

指挥员们正要按照原定计划穿越西风带时，气象组长彭邦安报告，说有两个高压气旋在活动，如果按原来预定航线前进，可能会受 8 级大风的影响，他建议绕过这两个高气旋。

领导召开会议，研究要不要改变航线。有的说改变航线绕道走，要远好几百海里，会耽误时间；有的说还是改变的好，西风带本来就危险，再加大风太玄乎了。两种意见截然对立，相持不下。

“老唐，请你谈谈看法！”副指挥何纯连打破僵局。人们的目光，这时都不约而同地盯着这位海军航海业务长唐建华。

唐建华不慌不忙，在看气象预报图，然后对照他划的这条航线。这位海军司令部航海业务长，近十年来海军所有远航的航线，几乎都是他精心绘出来的。1976 年科学考察船去太平洋首次远航考察，航线是他作的；1980 年 5 月特混编队去南太平洋配合远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航线也是他作的；如今去南极的航线还是他作的。人们都说他制作的航线最佳、最安全。因此从将军到士兵，都格外信任他。“航海专家”这个誉称就是这么来的。他已经 58 岁，按理该退休过“酒菜花”的清闲日子了，喝杯酒，买点菜，种点花。可是，老将军们还是把他请来当“航海保镖”。唐建华站起身，指着舱壁上的航路图说：“根据以往远航经验，像我们这种船船舷较高、舱面建筑较大的船只，要尽量避开侧风，或者是顶风。这不仅可以保证安全，而且可以增加航速。西风带 70% 时间刮的是西风，按原来航线是顺风顺浪，就是遇到大风，对船也不会造成更大威胁。如果航向变了，则是侧风航行，可能危及巨轮安全。权衡利弊，还是不改航线为好。”

不愧是“航海专家”，经他一点拨，指挥员心头落下块石头，马上说：“按老唐意见办，航向不变！”

12 月 12 日中午，船进入西风带，“咆哮”开始了。巨浪压向编队，两

船陷入了怒海狂涛之中。正在吃饭的水兵们，一个大浪打来，互相“拥抱”到一块了，桌子上碗筷甩出去几十米远，菜饭泼了一身。一只几十斤重的汤桶滑起冰来，“嘭”一声撞在墙上，菜汤哗啦一声冲上天花板，来了个“仙女撒花”，浇了人们一身。一个水兵冲过去，一把抓住菜汤桶，固定在铁柱上，这才停止这惊险的一幕。

躺在床上休息的水兵，不抱住铁索，随时有被甩下床的危险。那可怕的大浪，一个个袭来，好象船被一枚枚鱼雷命中；那爆炸似的响声，大恐怖了，好象船龙骨要被折断；钢板被浪击中所产生的嗡嗡声，像钻头似的往人们脑袋里钻眼，难受极了。人们你瞧瞧我，我看看你，脸色阴沉、恐怖、惟怀，没有一点血色，满地都是从胃里倒出的饭菜、黄水，一股酸性味在舱内蔓延着。航海这碗饭不好吃啊！海军不好当啊！难怪历史上每趟从日本到美国的客轮上，都有人受不了这个罪，宁可跳海自杀了。枪林弹雨往往是一阵子的，而这惊涛骇浪对人的折磨是几天几夜啊！远航，是对人意志最大考验啊！

就在这恐怖的气氛中，出了一位怪人，他叫夏叔眉，是一位航保工作者，业余爱好雕刻。水兵们知道后，整天缠着他，要他雕刻一枚南极之行的纪念章。他答应了，开始了设计图案，又找来一块黄铜，利用中午、晚上时间，拿着铁锤、凿子一点点琢刻。他入迷了，船在西风带如此摇晃，弄得他头晕眼花，但他手中的工具没有放下，就在大风大浪中的十个日日夜夜，他的纪念章雕刻完成了；在南极洲图案的下面，叠印着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在我国南极长城站的位置上，闪烁着一颗耀眼的金星。这枚珍贵的图章，在水兵们中传递着，他们把这个寓意深刻的图案印在自己的本子上、信封上，成了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过了西风带，海鸟多起来了。12月18日清晨，在细雨弥雾中发现一条狭长的黛色暗带，人们兴奋地叫喊起来：“大陆！看到大陆了，大洋彼岸到了。”编队很快到了阿根廷的鸟港，周围山上到处是白色的世界。阿海军官兵举行了欢迎仪式。第二天参观了森林公园，密密层层的大树，遮天蔽日，疏落的阳光透进森林，林中鸟语阵阵，令人心旷神怡。经历了30天海上颠簸的考察队员和官兵，见到这原始森林，真是一种“精神大补”，感到万分的惬意。

12月23日下午，J121船马上就要过“德雷克”海峡了。偏偏又遇到鬼天气，人们又感到焦虑。这个海峡是有名的“航海家的坟墓”、“死亡之地”。出航后一个小时，果然遇到咆哮的大浪，几乎全船没有一个人敢闭眼安睡……

“德雷克”海峡好象对初来的中国人很客气，第二天变得温顺了。傍晚时，左前方10海里处，发现一个长方形目标。雷达测定，既不像船，又不像岛，每分钟60米移动，天啊！是一座巨大的冰山！

航海长用六分仪测出，冰山1000多米长，宽300多米，露出海面80多米，就像一座玉石堆砌的城堡在洋面移动。冰山闪烁翠绿色莹光，顶上有厚厚积雪，还有一群洁白的海鸟又蹦又叫。水兵们第一次见到冰山，都瞪着一双双惊奇大眼，琢磨不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越往南走，一座座冰山多了起来，航海人员开始提心吊胆了，在冰山之间穿行稍有不慎船会被撞翻，压到冰山下……

冰山四周，簇拥着无数大小小浮冰，好象砸碎了的玻璃。一只只肥胖的海豹躺在冰上，悠然自得。一群群企鹅，整齐列队，煽动着小翅膀，好象

迎接远方的客人。一头头巨鲸，不时喷出高高水柱，像礼花似的在大洋上怒放。这奇观使水兵们惊叹！好象来到童话中的仙国。

12月26日凌晨2时，编队驶进得兰群岛的布兰斯菲尔德海峡，然后向北进入民防湾。这时民防湾微风习习，碧波荡漾，巨轮就像漂泊在清明节的西子湖上。如果不是到处是冰峰，很难相信这里就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目的地——南极。

4. 风雪中建起“长城站”

南极的夏季没有真正的黑夜，每天晚上10点多钟太阳才下山，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又升起来了，弄不清哪是朝霞，哪是晚霞。就连午夜时分，天空仍然是白蒙蒙的。所以有人把南极夏季称为“白夜”。

“长城站”建在哪里？经过艰苦的考察，从7个预选位置中，最后确定建在菲尔德斯半岛上的南部。这是一片台阶式的鹅卵石地带，地域开阔，海岸滩涂平坦，便于小艇抢滩登陆；离智利马尔会基地机场只有2.3公里，附近还有三个淡水湖，经化验，水质很好，适于饮用；在夏季岩石裸露，便于地质考察；这个地区的苔藓、地衣等植物生长十分旺盛；岛上企鹅和鸟类很多，很适宜多学科考察。

考察队员们登陆后，立即在冰天雪地上投入建站准备，有的测量站的范围，有的在搬运考察仪器，有的在搭制帐篷，有的在安装卫星定向信号接收天线，还有的在几个鸟类栖息的小山周围竖起“生物保护区”的标牌。

突然，海上腾起一股浓雾，潮水般涌上来，顿时吞没了冰山、雪峰，淹没了乔治王岛。接着狂风夹着雨点，雪花呼啸而至，搅得岛上、海上一片昏暗。小艇无法返回船上，大家只好留在小帐篷里过夜。1985年元旦的这一天，是人们难忘的时刻，长城站举行了奠基仪式，宣告中国南极考察站正式成立，郭琨为站长。

建站施工刚刚展开，却一连遭到7天的特大暴风雪的袭击。建站物资无法卸运，人员被困在船上不能登岛。总指挥陈德鸿急得两眼充血，南极夏天很短，3月中旬大海就要封冻，他数来数去只有60天时间了，要把500多吨物资运上岛去，还要建360平方米的房子，架设4个20米高的铁塔，修建一个气象站。完成如此大的工程，谈何容易啊！他是第一把手，能没有压力吗？建站要是失败了，中国人的脸不光彩啊！

强大的突击力量要数海军了。需要在海滩上修筑一座简易码头，才能把大批物资送上岛去。308名海军官兵，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开始拚命了。他们跳进齐腰深冰海里，抡起十几磅大锤，把一根根铁管打进海底砾石之中。在暴风雪铺天盖地，巨浪翻滚，冰块互相撞击的水中，不怕严寒，用沙袋在海滩上筑起码头。裤管被冻住，就用木棍敲打后再下水干，许多水兵双手冻裂，嘴唇发紫，四肢颤抖还在坚持干。

经过几天昼夜不停的奋战，海军官兵创造了奇迹、一座29米宽、3.1米高的码头，屹立在风浪不息的海湾里。

在修建码头的同时，船上的日子也不好过，随时随地都有惊心动魄的战斗。10级大风浪，从湾口涌进来，摇晃着锚泊的J121船。

雷达班长王录信瞪大发酸的眼睛，紧紧盯着眼前荧光屏。这是一部先进的避碰雷达，可以对200米内的目标变化自动报警。但王录信不敢大意，船

尾方向海底伸展着一片暗礁，距船只有几百米，船一旦脱锚，报警也来不及。他全神贯注地控制荧光屏上的光点，频繁地扫瞄着那个暗礁连着的海岸。突然，荧光屏右上角显示出数字，几乎在同时王录信高声报告：“距洛马角三链，我船脱锚！”

值更副长何应启；果断紧急启动主机，船身猛地震动，强大动力将万吨船从礁石旁边拉开了，好险啊！

风速增加至 30.5 米/秒，J121 船无法抛锚，只能顶风顶浪保持安全。接连三个大浪打上甲板，新的险情又出现了。从大仓吊到甲板的建站货物没有固定，随时有可能卷进大海。更要命的是几十只油桶正在互相撞击，每刻都有起火爆炸的危险。随着扩音器的告急，一群官兵冒死冲上去，呼喊，搏斗，把货物、油桶固定住，一切都化险为夷了。

海军突击队用“蚂蚁啃骨头精神”把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岛上。1月16日就全部完成运输任务，为建站争取了宝贵时间。突击队在潜水长刘宝珠的指挥下，又展开建站的总攻。别看是一群当兵的，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刘宝珠是个熊腰虎背的铁汉子。他把队员分成供料组、搅拌组、运输组、他自己拿着铁锹参加搅拌，天上下起了雨，阴冷潮湿，但工地热火朝天。浇筑基座用的是防冻快干水泥，搅拌要用热水，搅拌好后要快速进入基坑内，技术要求高，许多战士在风雪中穿件单衣，甩开膀子干。原计划 27 小时完成，结果只用 4 个小时就完成了。郭琨队长深有感慨地说：“无论在什么艰难困苦场合，还是解放军过硬！”

考察队员和海军突击队员，夜间急需用电取暖，用电照明，而两台 2.6 吨重的发电机还在船上。该轮到直升机组唱戏了！

指挥员问于志刚：“有把握吗？”

于志刚是我国第一代舰载机飞行员，曾参加过运载火箭试验中远洋飞行，海上飞行时间已达 1500 小时，称得上“老资格”。来南极后已进行过 10 多次直升机着船试验，心里已经有底，因此他对指挥员回答：“放心吧！我有把握完成任务。”

上午 11 时，于志刚和战友们，打破常规，在风速 11 米/秒的情况下强行起飞。179 号直升机沿着事先侦察过的航线飞了一个回合。当飞机接近甲板上空时，机组地勤人员迅速把一只装着发电机的木箱推到平台中心。

于志刚看到了目标，稳稳地把飞机驶到甲板平台上空，旋停在 200 多米高度上。吊索放了下来，地勤人员在猛烈旋风下，神速地把木箱的钢缆系到吊索的保险扣上。

发电机是人们在南极生存的生命之火啊！于志刚镇静、沉着，一丝不苟，全神贯注操纵。他紧握操纵杆轻微拉动一下，飞机便呼啸着从旋停状态改为向上飞升，发电机被吊离甲板，人们心头的大石也悬空了。经过 50 分钟的惊险战斗，2 台发电机终于安全地运到工地。

夜里，发电机响了，所有帐篷、房屋里，一片光明。考察队员和海军突击队官兵顿时欢腾起来。

1月21日下午2时30分，于志刚和战友们驾机载着 20 多名

考察队员，沿着乔治岛的海岸线缓缓飞行。摄影师们把眼底下充满神奇色彩的冰川、雪原、露岸、岛礁和海上的流动冰山、浮冰，以及海豹群、企鹅群，收入镜头。当飞机来到靠近布勒岩群岛附近的上空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猛烈气旋，把 179 号直升机从上千米的高空直往下卷……

“报告，179号直升机失踪了！”船上雷达员惊慌地喊了起来，指挥员们一把按住胸口，心快要蹦出来了，天啊！难道失事了吗？极地冰盖飞行，本来就是禁区，每年平均有2架飞机在南极坠毁，难道179号也……

“报告船长！看到了！179号升上空中了。”人们随着这一声报告，顿时脸上的乌云化开。179号机战胜气旋，安全地回到J121船甲板平台上。机上和船上的人们拥抱起来。

1985年2月14日22时，中国第一座南极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在人民海军J121船的支援下，终于建成了。考察编队给北京发去电报，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民报告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26天前这里还是乱石遍地的荒野，如今已变成了一座房屋幢幢、道路纵横、铁塔林立的“科学城”。

5. 冰海深处的考察

考察队对陆上和浅海里的考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植物动物资料，但是，乔治岛地区的海底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中国首次南极考察船编队的科学家们，都希望在这次考察中不要留下这个空白。

指挥员非常理解科学家们的这个愿望，决定要海军潜水员到海底去探险。潜水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争先恐后报名，要求把任务交给自己。领导研究的结果，是由潜水长刘宝珠担任。其实他也是自告奋勇争来的。他对指挥员说：“南极谁也没有潜过水，一无资料，二无经验，危险性大，我是潜水长，又是共产党员，我不先下谁下？”

1月18日那天，乔治岛民防海湾内阳光灿烂，周围海域有着大块浮冰，放射出蓝宝石似的光芒，海豹和企鹅立在浮冰上；蓝色海水里，不时有巨鲸在游动。所有这一切表明，潜水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刘宝珠穿好了100多斤重的潜水装具，从右舷的扶梯上，下到只有0.3度的海水里。他先试验头盔排气系统，又试试对讲电话，一切都正常，才使劲地排气，渐渐地沿着入水绳向海底潜去。

气泡像枪弹一样从头盔内射了出来，一个个像气球一样不断上升，不断扩大，冲出水面就变成了浪花。南极的海水格外清洁、透明，潜水员好象就在玻璃柜里行动。甲板上的人们可以一眼看到30米水下的情景，但人们都替刘宝珠捏把汗，生怕他在海底遇到怪物，也怕他受到鲸或鲨这些凶神的攻击。

刘宝珠手上握着潜水刀，瞪大双眼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小心地一米一米向海底潜去。他是个老潜水员，水下生涯有10年历史，潜水达300多次，曾5次荣立三等功，称得上“水下蛟龙”。在建站中他当了突击队长，苦干一个月，实在是太累了，按理在这种情况下潜水员是禁止水下作业的，何况这里水深超过50米，又是在冰水里作业。但刘宝珠考虑的是科研需要，既然来到南极了，何不潜到海底去看看呢？他听说世界上还没有人敢在这里潜水，他是第一个，他就更要冒这个险了。

指挥员并不比刘宝珠轻松，当他们肉眼看不到刘宝珠身影时，耳朵一个劲听着对讲电话里传来的呼吸声。这时信号员报告，有群鲸鱼向这里游来。指挥员赶紧命令一艘小艇转起圈子，防止鲸进入作业区。

20分钟过去了，刘宝珠从57米的海底安全浮出水面。他手上提着一只白布袋，海底探险的一切结果都装在袋里。海洋科学家们一眼看到那只白布

袋，都喜得扬起眉头，赶紧把“珍宝”拿了过来，生怕再掉进海里！

刘宝珠进铁箱关禁闭减压了。人们的目光和兴趣都集中到白布袋里的秘密。科学家们为了满足众人要求，哗啦一声白布袋倒在甲板上，秘密向大家公开了。

“哇！怪海草！”人们惊呼，南极海底也有海草，而且太怪了，一株海草长出三条尺把长的项链状的枝叶，色如玛瑙。沾在海草头部的泥沙，是黑色的，在泥沙中还有一只斑斓多彩的小贝壳。这就是说南极寒冷的海底下，同样有生命存在着。

刘宝珠减压出来了，成了神秘人物，大家一拥而上，非要听听他海底的耳闻目睹。刘宝珠说：“水下能看清两三米远，海底长着一丛丛海草，枝条细密，色泽金黄，草丛中有软体动物游动，还有美丽的贝壳。”

刘宝珠海底探险成功了，他不仅填补了我国在南极海底进行科学考察的空白，而且开拓了我国潜水事业的新领域。

刘宝珠在南极作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

2月18日，乔治王岛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是中国编队来南极两个月来少有的好天气。老天爷知道今天有贵客来临，特意收敛它往日可怕的尊容。

上午11时，一架草绿色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平安地降落在智利马尔会基地机场。穿着红色羽绒服的中国慰问南极代表团的成员，鱼贯地走出机舱。其中有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他微笑着向大家招手。队员们、官兵们一齐拥上去和祖国亲人们握手，互致问候。在宽敞的餐厅里，举行慰问仪式。杨国宇一看冰原上出现了中国人的“科学城”，看到那面猎猎飘扬的五星红旗，非常激动，诗兴大发，当场吟诗一首：“洁白银沙铺大洋，冰雪王国多宝藏。建站造福全人类，五星红旗又增光！”

为了永远留下人民海军的足迹，J121船把一只1.5吨重的大铁锚立在长城站的国旗杆旁边，锚杆上铸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8名官兵首次赴南极纪念”22个大字。

铁锚作证：人民海军又一次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十一章

揭开“跃进”号沉没之谜

1. “跃进”号沉没震惊中外

人民海军在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视加强防险救生部队的建设。它的主要使命是保障舰艇作战、训练活动，及时援助战伤、失事和受损的舰艇、飞机、潜艇及其人员，以保持和恢复部队的战斗力。体现防救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是水下作业能力，潜入水下的深度，这也是开发海洋，打开蓝水宝库的金钥匙。海军防险救生战斗力的建设，是在边干边建中成长起来的。海军防险救生部队参加完成了国家赋予的许多重大任务，其中大规模参加公海水下作业，是30年前从调查“跃进”号远洋货轮沉没事件开始的。

1963年5月1日，北京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

下午2时左右，中南海周总理的办公室，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总理听完电话，脸色顿时严峻起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在公海上沉没。

“跃进”号，的载重量为15930吨。根据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跃进”号装载着近万吨玉米以及其他货物，于4月30日从青岛港外锚地起航，首航日本的门司和名古屋西港，开辟中日航线。

5月1日下午2时10分，交通部收到了“跃进”号第一次发出的“SOS”国际求救信号。晚上，得到确切消息，“跃进”号沉没了！

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海军，命令“立即派军舰去营救。”

5月2日，日本贸易促进会发来通知，“跃进”号59名遇难船员分乘三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时，被日本渔船救起。周总理再次命令海军：“派军舰把遇难船员接回来！”

当天夜里，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向全世界发布了一则消息：“中国产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赴日途中因腹部命中三发鱼雷而沉没。”

日本电台的这则消息，震撼了世界，引起各国政府的关注。美国声明说，他们当时没有海军船只在那个地区活动。美国人还说，不象潜水艇打的，是中日战争时期布的水雷没有打扫干净，触雷而沉。日本人说，那里根本不是水雷区，那是我们的渔场，渔民经常在那里打鱼，从未发现过水雷。美海军部长还专门召开记者会，叫太平洋舰队司令出来作证，说他们没有派潜水艇到这个海区活动。南朝鲜也声明，他们没有潜水艇。

“跃进”号沉没的消息传到国内，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是新造的万吨船质量不过关，经不起大浪的冲击而沉没了。有的说是选择的航线不好，因为航区附近就有暗礁。而“跃进”号上的船员，不少人认为是鱼雷击中而沉没的。他们说，“跃进”号快要下沉时，船尾出现了水柱，腾起一丈多高，且伴有响声。2秒钟后，船尾又出现了水柱，水柱之后又传来响声。这很可能就是三枚鱼雷击沉的。

“跃进”号的沉没，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它一时成了世界头号新闻，也成了一个谜。

没有证据，谁来负责任？

没有证据，怎样向世界和中国人民做说明呢？

周恩来总理向国内外庄严宣告：中国将组织自己的船队，在“跃进”号沉没的地点进行调查。

2. 周总理视察调查编队

海军4艘潜水作业船和6艘护卫警戒的战斗舰艇，组成了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编队，在上海吴淞口集结待命。

5月12日，周总理在百忙中亲临吴淞检查参加海上调查作业的舰艇部队，亲自给海军调查编队作动员。

周总理听说潜水作业很艰难，过去没有人下过50米的水深，45米就视为空气潜水禁区，而“跃进”号沉没的海区，普遍深度在50米以上。海军医学研究所潜水医学研究室已决定要在最短时间里，突破50米深度，目前正在实验。周恩来马上决定到医学研究所去看看。

下午，周恩来总理在海军首长陪同下，来到海军医学研究所的加压实验室。在那里指挥实验加压的潜水医学研究人员一见是周总理来了，非常激动，不知所措。

“你叫什么名字？”总理亲切问着。

“我叫龚锦涵！”

“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老家在哪里？”龚锦涵一一作了回答。总理走到加压箱旁边，问着龚锦涵：“潜水员在高压下，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由于氧气压增高，脉搏会减慢。”他回答。

周总理点点头，随手拿起加压舱上的电话对舱里正在加压的潜水员说：“你数数自己的脉搏告诉我。”

潜水员们从窗孔里看到了周总理，大家激动得流出泪花。接总理电话的是潜水卫生员丁章来，他赶紧按自己脉搏，然后向周总理报告：

“每分钟脉搏56次！”

当压力增加到6个气压时，水深相当50米了。周总理又拿起电话，身体微向前倾，面容慈祥，神情专注，右手扶着加压舱。

“感觉怎么样？”

“报告总理，感觉很好！”

总理还不放心，他对着电话说：“你们能不能活动？做个操给我看看！”

舱内潜水长李宝珠胸膛一挺，在窗孔前做起体操。总理看清了，笑了，连连说：“很好！很好！”

加压时间到后，就逐渐减压了，这就相当于潜水员从水下50米开始上升回到水面。舱内一下子浓雾弥布，窗孔有机玻璃上凝满水雾，舱外什么也看不到。潜水员们是多么想到舱外见见周总理啊！互相不安地交谈着：

“总理工作这么忙，他老人家一定走了！”

“是的，真遗憾，铁箱把我们隔绝了。”

“……”

出舱时间到了，潜水员们从圆门里钻了出来，当他们抬头时，部惊喜地叫起来：“周总理！周总理！他没有走！”

周总理戴着老花眼镜，迎上来跟潜水员们握手，跟他们交谈，问长问短。总理看着潜水员活蹦乱跳的，心里踏实了。他伸手拉住潜水卫生员丁章来：

“小丁！你再量量脉搏！”总理一边看手表，一边轻轻按着小丁脉搏。每分钟跳动69下。周总理又从口袋里摸出2寸来长的一截铅笔头，把这数字写在本子上。在场的同志都深深地被总理这种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的精神所感动。接着，周总理又要去上海打捞局听取有关水下作业的汇报。临行时，总理突然问：

“‘跃进’号舱里装的是玉米，这东西鲨鱼爱吃吧！”“可能吧！”

“潜水员到舱里工作，遇上鲨鱼怎么办？”

“这问题我们没有想过。”

“这么大的问题要注意，不能伤了潜水员！”

“好，我们马上研究解决。”

5月13日，天气格外晴朗，对海军战士来说，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上午8点多钟，周总理在东海舰队领导陪同下，来到海军吴淞码头，检阅和视察参加调查“跃进”号失事原因的海军舰艇部队，以及上海打捞局参加海上作业的同志。周总理亲切地检阅了列队的指战员，然后一个舰一个舰地进行视察。

总理来到“徂徕山”登陆舰，视察全舰后，跟舰长盛常泰交谈起来：

“这舰有多长？多宽？”

“100米长，15米宽。”

“能跑几节？”

“10节！”

“装多少水？多少油？”

“装一千吨水，3百多吨油！”

“还能不能多装一点？”

“还能装800吨！”

“蔬菜能不能保证作业同志吃10天的？”

“可以。”

“那好。准备得越充分越好。”周总理听完舰长的回答，满意地点点头。周总理走到后甲板时，又跟那里的一群战士交谈，问长问短，笑声朗朗。

9点30分，周总理来到护卫舰“成都”号上，舰长安立群向总理敬礼报告后，陪同总理到军舰各部位视察。最后总理提出，要看看声纳。

“你们发现过‘跃进’号？”总理问着安舰长。原来“成都”舰奉命去寻找遇难船员时，舰上的声纳曾经发现了‘跃进’号沉没的位置。

“是的！”安舰长一边回答，一边把声纳班长陆万鑫找来。

总理坐在声纳室里，先听班长的介绍，然后亲自用手摇着声纳回音操纵柄问班长：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过往船只，泥土、港岸回音。”

总理点点头，笑笑，又看了看声纳的水平、垂直信号部分。在声纳室里总理停留半个小时，然后又到观通无线电部门视察。

周总理视察“成都”舰后，又到“昆明”舰和其他舰船视察，最后来到“和平”16号潜水作业船。

一群潜水员看到总理来了，都非常激动和高兴。

周总理问着一个老潜水员：“据说外国人有水下照明灯，潜水员是凭灯光来作业的。”

“是的。”

“你们为什么没有灯光也能摸黑工作呢？”

潜水员们七嘴八舌地回答，其中几个老潜水员勾起了痛苦回忆。旧社会把他们当成“水鬼”，只能在黄浦江替有钱人打捞掉进江底的贵重物品，生活和生死都没有保障，哪能还有水下照明灯呢？只能凭手指来代替眼睛，天长日久了，就练出这套摸黑工作的本领了。解放之后，潜水员才成为宝贵人才。再看看眼下，总理跟潜水员如此促膝谈心，心里都热乎乎的，困难再大也要为国争光啊！大家纷纷要做潜水表演让周总理检查。

周总理立在甲板上，认真地看着潜水员如何穿衣、穿鞋，如何戴头盔、通电话。潜水员们情绪很高，多次下水作表演。总理满意地离开了。这时已经 12 点半了。

中午，周总理就在吴淞码头食堂里吃饭，一边吃一边办公，当场解决一些问题。2 点之后他又给调查作业 1000 多官兵作动员报告。晚上他参加调查编队临时党委会，作了重要指示。深夜 12 点才乘飞机回北京。

第二天上午，指战员们在新闻节目里又听到，周总理正在大会堂接见外宾。许多指战员都情不自禁流下热泪。

“敬爱的周总理，你为我们国家和人民操尽了心啊！”

3. 海底寻到“跃进”号

5 月 16 日，编队出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经周总理批准，5 月 18 日 9 时编队离开了吴淞码头，驶向公海。

率领编队的指挥员是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浩天及护卫舰 6 支队支队长聂奎聚。他们立在驾驶台，望着海面上的一艘艘舰船，心里很不平静。因为，这是中国舰船编队第一次在远离我领海线 200 多公里的海区作业，既没有经验，又不熟悉海区情况；而作业海区是公海，任何国家的舰船都可自由航行，一些敌对国家，还有台湾国民党当局，可能派舰船前来捣乱。因此，这次调查作业带有火药味。为了对付敌人的可能挑衅，舰船编队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调查作业队，由 10 艘舰船组成；第二梯队为支援兵力，有 24 艘军舰和潜艇，还有 140 架飞机。正因为这样，指挥员的心情是很沉重的。

编队起航后不久，突然海面上大雾弥漫，视距很差，陶勇下令抛锚。到下午 13 时左右，雾稍为小了些，但视距仍小于 0.5 海里。

“怎么办呢？”指挥所人员都注视着陶勇。将军皱着眉头，看了看手表。他想，新华社已发布了关于我编队赴济州岛西南海域调查“跃进”号货轮沉没原因的公告，我们必须按时到达作业区。于是，他果断地说：“拔锚起航！不能再等老天了。”

编队动用一切航海仪器，保持队形，经过 26 小时航行，穿过了浓云密雾，于 19 日中午按时到达作业区。

作业区的雾仍然很大，只能看清 100 米左右以内的目标，但为了迅速找到“跃进”号沉船位置，弄清情况，只好带雾展开搜寻工作。

陶勇司令员命令猎潜艇“金州”、“兖州”两艇，在浓雾中以双艇编队进行搜索，以便确定“跃进”号的概位，然后再搜索“跃进”号沉船的准确位置。

当日下午 4 时 16 分，猎潜艇“金州”号声纳发现可疑目标。经过两个小

时的鉴别，仍然不能确定是不是沉船。指挥员最后下了决心，要“金州”号用慢速和停车的方法，直接通过目标上方。“金州”号在湍急的海流中缓缓朝目标开去。尽管海浪汹涌，船体剧烈摇晃，“金州”号还是安全地通过了目标上方。

成功了！初步确定是礁石，可能是苏岩礁。

陶勇听了很高兴，他又命令扫雷舰“沙家店”、“周口店”号进一步搜索苏岩礁。不久扫雷舰发现了水下目标，但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苏岩礁。这时天色已晚，只好第二天又用慢速、停车的方法，从目标上方通过。根据回音，以及海水深度变化、水色、浪花、水流急等特点，确定是苏岩礁。当天向海军和总参谋部作了报告。

21日，“金州”号继续搜索。10时11分，声纳兵兴奋的向艇长报告：“发现金属回波，位置在北纬32°06′，东经125°24′。”

艇长已有探测第一个目标的经验，大胆沉着地朝目标上方慢速开去，测出水深由50米突然变为32米。艇长立即命令航海人员用磁性水砣鉴别。航海人员兴奋地向艇长报告：“水下目标感觉到有吸引力，是铁家伙！”艇长兴奋地向海上指挥员报告了金属回波的正确位置。

第二天，指挥员又命令3艘汽艇，组成编队，到目标上方和周围进行拖扫。

两个小时后，1号小艇的铁锚收上来时，发现锚钩上刮有白色和绿色油漆。另外两艘汽艇的拖锚，也拖到了沉船。其中一艘起锚时大家兴奋地喊了起来：“玉米！玉米！”原来锚上夹有玉米，再次抛锚时，锚钩在沉船上再也不能动了。

指挥员肯定了“金州”艇发现的目标是“跃进”号。

陶勇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消息，通过海军和总参谋部报告周恩来总理。

5月22日下午，“海设”号立即组织潜水员探摸沉船水下状态。第一个潜水员下水就来了个下马威，被急流冲得好远。好不容易潜到海底，突然发现工作船在移动，眼看潜水员空气皮管不够用了，只好赶快出水。第二个潜水员又接着下水，不到一个小时，也因工作船的移位而停止了作业。

首次下潜失败了。

25日，海面上波涛滚滚，大雾弥漫，海流冲得潜水工作船不停地摇晃，巨大的浪花在船舷飞舞。天气仍然十分恶劣。指挥员研究了新的方案，确定潜水员严士法下海。

严士法潜到50多米深的海底，黑乎乎什么也看不到，只有窗前五光十色的海火，像节日的礼花吱吱地飞来飞去。严士法小心翼翼地向前摸探着。正在这时，海面上信号员发现了鲨群，离作业区不远。“跃进”号上装的是玉米，一定会吸引鲨鱼的，这对潜水员威胁太大了。指挥员陶勇马上命令警戒部队，用汽艇把鲨群赶走。所有这些，水下的严士法是不知道的。他继续向前摸着，突然潜水鞋当的一声踢到硬东西上，伸手一摸，好家伙，是堵墙，再一摸，一排螺钉。这是沉船啊！他沿着这堵墙，往上一漂，来到沉船上面。他的手触到一个凸凹不平的东西。他静下心，仔细摸着，脑海里闪出了“跃进”两字。他立即报告：“跃进号！跃进号！我摸到‘跃进’两个大字了！”

5分钟后，严士法又报告，他摸到沉船的锚孔了，是朝上的，上甲板近似跟海底成垂直状态，船体左倾斜卧在海底。

5月25日，编队临时党委召开会议，并吸收部分潜水工作人员参加，对

调查作业情况作了研究，决定“和平”60号进入沉船左上方抛锚。

4. 碧波下拿到足够证据

26日上午，第一名潜水员下潜时，却没有摸到“跃进”号，人们有些吃惊、不安。航海人员对船位进行了测量，发现一夜之间海流已经把船位移动了100米。经过研究，又加抛了4只大铁锚，这才把潜水作业船稳当地固定在“跃进”号沉船附近。

大规模的潜水作业开始了。被称为“潜水专家”的沈阿四老将出马，穿着100多斤的潜水装具，钻进了波涛汹涌的海里。他来到沉船上，摸到第三货舱后部的船底部分，发现有条纵向裂口，他用脚一步步地量着，约有17米，宽处约40厘米。而且发现所有裂口的钢板是朝向船舱里面卷曲的。

第二个下潜的是李宝珠，他是人民海军第一代潜水长。这时，舰艇上的战斗警报拉响了。只见一架有美国标记的侦察机，正在编队上空盘旋。飞得很低，连座舱内的飞行员也看到了。他看到舰艇上的所有炮口，都徐徐地朝着他转动，大概是有点害怕了，赶快放下起落架，表示他是和平飞行，不是挑战。美机拍完照，招招手，转了一圈就飞走了。

李宝珠潜水长也发现一条裂缝，在“跃进”号的船首，里面还有不少石头粉末和碎碴。

一连7天，潜水作业紧张进行，潜水员们不断从“跃进”号上传来报告。

潜水员们从沉船中取出航海日志、航向记录纸、国旗、船舶资料等28件物品。这为搞清“跃进”号沉没和整个航行过程中的情况，找到了文字证据。

在探摸“跃进”号的同时，潜水员们对苏岩礁的情况也进行了调查。发现礁石上粘有紫红油漆，周围还有很多岩石碎块。

历时15天的水下侦察工作结束了，潜水员们取得了足够的证据。6月3日，周总理来电，命令调查作业编队返航。

5. 向世界公布调查结果

调查作业编队指挥部根据潜水员们掌握的大量证据，给周总理写了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报告，确认不是鱼雷攻击而沉，而是触苏岩礁而沉。其理由是：

“跃进”号的破损处，有三个明显特点：其一，所有裂口皆纵向，前口大，后口小；其二，钢板虽已卷裂，但较整齐，方向一致；其三，底层肋板也朝同一方向倾倒。这些特征说明，这不是爆炸物爆破所形成的，而是触礁之后撞裂的。

苏岩礁上的油漆成分经过化学分析，跟“跃进”号上的油漆成分是一样的。可见，“跃进”号是从苏岩礁上通过的。

从“跃进”号破损的裂口中和船底凹缝内搜索到一部分礁粉，经过化验，与苏岩礁被撞下的礁石石质是一致的。

“跃进”号沉没的位置，距苏岩礁仅1.2海里。根据航海日记所记数据计算，误差2%是正常的，这个误差就足以触上苏岩礁。可见，在选择航线方面有问題，不科学。

“跃进”号沉没时，周围并没有重大的爆炸声和硝烟等，而只听到“咚”的一声，船身稍微有点震动，茶杯、玻璃没有震坏，人员没有受伤。这些证明，响声并不是爆炸物造成的，如果是鱼雷命中，舱内一定损坏严重。

“跃进”号船体三段合拢的两条焊缝，经过多次核查，未发现破损，也无异样变化，这就排除了由于造船工艺有问题而沉没的可能性。

以上可以断定，“跃进”号系触礁而沉没。

同时，报告中对船员看到沉没时所出现的水柱也作了说明。“跃进”号触礁后，大量进水，舱内空气受到压缩，最后冲破舱盖而引起大量水柱。

周总理看完报告，马上叫新华社发表一项声明：“‘跃进’号是触礁沉没的。”

周总理对编队的工作很满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联合发出了嘉奖令；罗瑞卿总参谋长奉命专程前往上海迎接编队。

这一事件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第三十二章

打捞“阿波丸”工程

1. 举世关注的沉船

海军防救部队的潜水员，在调查“跃进”号作业时，潜水深度突破 45 米，到达 52 米。在支援南京大桥建设时，又突破水深 63 米。海军领导机关已经看到，向深水进军相当艰难，潜水医学成了向“龙宫”进军的关键，因此海军党委决定把潜水医学研究小组，扩建成潜水医学研究室，成立了海军医学研究所，加强了科研力量。到 70 年代初，海军潜水作业能力大大提高。1977 年参加了更大的福建牛山洋打捞“阿波丸”沉船作业工程。

“阿波丸”到底是艘什么的船？为什么引起世界关注呢？

“阿波丸”原是一艘日本客货运输船，全长 154 米，航速 18 节，总载重量为 1249 吨，是 1943 年建造下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是日本的军用船，有防空和对海防卫火炮，还有 24 名武装士兵。要害部位都加厚了甲板，通信设备也很好。1943 年，日本扣押和集结美、英等国战俘和侨民 16.5 万余人，关在日本、中国东北、台湾、上海等地。美、英等国要求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关注日占区内盟国战俘和侨民的处境。在战争状态中，通过中立国的努力，要求日本派民用船承运红十字会给盟国战俘和侨民的救济物资，而美国也向日本及全世界承诺，从日本到中国东北、上海、台湾的航线和日本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保证日本此种民用船的航运安全。

日本抓住此种机会，提出美国不能对此种船只进行检查和攻击。美国只答应日本“阿波丸”船承担此任，并且美国要求日本必须在“阿波丸”两舷及烟囱上，用油漆刷上绿底，并画出白十字，夜间航运中，必须两舷都打开灯火。日本人答应了，这就是“绿十字船”的来历。

1945 年 3 月，这是“阿波丸”最后一次航行。当时美国海军完全控制了太平洋，切断了一切舰船与日本本岛的来往，日本人的制海权、制空权全部丢尽，驻东南亚的日军惊慌不安。日本军政要员都希望乘坐“阿波丸”回到日本。

“阿波丸”的到来，对于居住在新加坡、雅加达一带的日本人来说，好比落水人在绝望中发现了块木板，争着要搭船回国。几天来，为了能搞到一张乘船证，上层日本人中间展开了紧张的角逐，在运输司令部的接待室内外，门庭若市，从港口飞往日本东京的密码电报像雪片一样多。同时，每到深夜，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兵监护下，“阿波丸”神秘地装着货物，20 几辆运输车，来往于新加坡银行地下金库，把大批贴有封条的箱子运上“阿波丸”。

据战后有关资料获悉，搭船者为 2009 人，多数是日本军政要员、高级商人和外交官。船上装有近万吨橡胶块和锡锭，还有大量的黄金和钻石。

然而，争先恐后搭乘“阿波丸”的这些人，有谁又不为安全担心呢，使他们稍微有些把握的，是“阿波丸”烟囱上漆着的那个巨大的绿十字。

绿十字能不能成为护身符呢？“阿波丸”进入公海航行之后，船上的人愁眉苦脸。不少人身带一尊小菩萨，一个劲地磕着头，祈祷菩萨保佑他们平安。

“阿波丸”航行的第一天，平安地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2架美国飞机突然飞临，顿时，船上的人被吓得抱头乱窜，可是，美国飞机在“阿波丸”上空盘旋一阵后，像是看到了那个巨大的绿十字，飞走了。下午，又有2架飞机跟踪“阿波丸”，可也没有打机枪、投炸弹。

傍晚，海上雾气腾腾。船上人员轻松了一些，这时，有人发现在船的右前方有条大鲸游来。许多人正指着鲸鱼看热闹，突然有人惊慌地叫道：“不是鲸鱼，是潜水艇！”这下，大家又乱了套。但是，潜水艇只是跟踪“阿波丸”并肩航行了千把米，就钻进海里不见了。

连过三关，船上人开始相信绿十字的作用。他们忍受不住航途生活的单调，开放了酒吧间，举办了舞会。船上的军政要员和财团主子们扔掉伤兵的伪装，个个衣冠楚楚，陪着浓装艳抹的夫人，翩翩跳起舞来。

4月1日夜，“阿波丸”行驶到我国福建平坛县牛山洋面。船长突然接到值班员惊惶地报告：“发现一艘敌船尾随我左右多时！”

“绿十字旁边的灯都打开了吗？”他问。

“都开了。”

“别理它，保持原速。”船长吩咐。可值班员又报告：“糟了，是美国潜艇，发报要我们停航检查！”船长还是说：“不理它！”“阿波丸”照样高速前进。

但是这一次，绿十字失去了效用。跟踪“阿波丸”的美国“皇后鱼”号潜艇果断地发射了三颗鱼雷。

40秒钟以后，“阿波丸”一阵轰响，火光冲天。不到5分钟，便沉入了海底。“皇后鱼”号赶到现场，只救起一名昏迷不醒的三等厨师，船上其余人员全部丧生。

这时是1945年4月1日夜23时30分。活下来的那个三等厨师叫田勘太郎，他刚好在甲板上散步，在鱼雷爆炸的巨大气浪中被抛进了大海，在挣扎中被美国“皇后鱼”号潜艇救上来，当了俘虏，几经周折才回日本。“阿波丸”许多情况都是他讲出来的，他是唯一证人。

美“皇后鱼”号艇长叫拉福林，他向上级报告时，说击沉一艘敌国驱逐舰。

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说：美国无故进攻“阿波丸”，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最无信行为，要求美国负全部责任。美国政府拒绝日本抗议，声称艇长已交军事法庭，并指出日本把军政要员装上“阿波丸”使此船的正当性存在疑问。日方虽然再次抗议，但似有难言之隐；美方表示遗憾，但语中带刺。由于被人抓住把柄，日本只好自动放弃要求美国赔偿，这就使“阿波丸”事件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因此，“阿波丸”被击沉，被世人称为“太平洋战争之谜”。

我国政府为什么决定要打捞“阿波丸”呢？

自70年代初起，世界许多国家掀起了打捞沉船热。美国海军上校查利·李斯堡在他的一本名为《海底藏金六万亿》的书中声称，人类由于沉船被埋藏在海底的金银珠宝价值占陆地财富的八分之一。

于是，1945年在我国福建平坛县牛山洋面沉没的日本万吨巨轮“阿波丸”，顿时成为举世关注的沉船。美国、日本等国家有关公司纷纷向我国请求合资打捞“阿波丸”。尼克松访华时带来见面礼，向中方通报了“阿波丸”的大体位置，还说据他们掌握的资料，“阿波丸”是条金船，里面装有40

吨黄金，40箱艺术品，15万克钻石。过去有些国家请求与中方合作打捞，被周总理婉言谢绝。“阿波丸”沉在我国领海，主权属我国所有，我们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进入中国领海打捞这条沉船。

我国交通部和海军密切注视着有关“阿波丸”的情报和资料，经研究认为，尽管各国对“阿波丸”的金银财富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这条沉船处于我国航道上，为开辟新渔场，清理航道，还是应当打捞。为此，交通部和海军联合起草了报告，要求打捞“阿波丸”。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份报告。于是，自1977年5月起，海军防险救生部队和中国救助打捞公司，先后共派出600多名潜水员，在茫茫的洋面上，展开了为期3年的大规模潜水作业。

2. 小木牌成了大证据

牛山洋是著名的风浪区，无风浪三尺，有风浪滔天。要找到“阿波丸”，如同大海捞针。

打捞工作展开后，海军派出2艘猎潜艇，用声纳扫海，紧张地寻找着。第一天他们发现了水下一个巨大目标，声纳兵刚要测定目标宽度长度时，突然海底目标活动起来。过了一会，在他们艇的正前方，哗啦一声喷出一股水柱，涌出黑乎乎一块大“礁石”，天啊！原来是一头大鲸。

第二天风浪很大，艇晃到40度，天线的固定钢索被打断了。声纳兵又发现水下目标，过了一会，那目标又游动起来。声纳兵打开扩大器一听，“咕咕”直叫，原来是一群足有3米厚、300米长的黄花鱼群。

两天折腾使水兵们翻肠倒肚，疲劳得很。但是大家斗志很高，都觉得是在寻找金船，为国出力。有人还说：“这金银财宝藏在水下，就是怕人发现，因此它是活动的！”还有人说：“应该夜间出海，金银财主会在海上闪出金光！”战士们的各种猜想，更使“阿波丸”神秘莫测。

第五天，猎潜艇又发现水下目标，这回是固定的，而且回波是铁质，肯定是沉船。可是从声波记录来看，太怪了，沉船怎么会是“丁”字形的呢？大家进行集体会诊，初步断定很可能船断成两截，沉没时成了“丁”字形了。但台湾海峡在二战时有大批沉船，到底眼下这艘“丁”字形的沉船，是不是“阿波丸”呢？谁也没有这个把握下结论。声纳兵再也拿不出证据，只有靠潜水员到海底查个究竟了。

潜水作业就要开始了，海军打捞船上的指挥员是东海舰队防救大队大队长张达伍。他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把锚抛到沉船附近，离远了潜水员找不到沉船，靠近了锚缆和沉船上建筑物绞到一块，潜水员下去就有危险。因此，准确抛好第一只锚，实在是个高难科目。

张达伍大队长是从打捞船上出来的，当过机电长、船长、参谋长，抛锚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可是在牛山洋这浪山之中，船晃30多度，一会在峰顶，一会在浪谷，实在是惊险万分。周围数十艘舰船都在看着张达伍第一只锚怎么抛，能不能按图纸上的就位点抛住，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张达伍立在驾驶台，手上拿只电喇叭，3天3夜测流速，测风向，摸清规律，心里已经有了数。他指挥着打捞船朝就位点前进，突然大喊一声：“抛锚！”哗啦啦一阵响，一只2吨多重的铁锚抛了下去。就在这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滚过甲板，飞过了驾驶台，船被冲出数十米，还传来一声像炸弹

爆炸那样的巨响，那根连在锚上碗粗的尼龙绳崩断了。

张达伍惊骇，眉头拧得紧紧的。他马上对着喇叭说：“不要慌，要沉着，第二只锚准备！”就这样，他指挥打捞船六进六出，折腾 17 个小时，终于抛下 4 只大锚，牢牢把打捞船固定在海面，为潜水作业开辟了作业场。工程师们经过测量，发现张达伍抛的锚距离最好，最符合作业要求了。

潜水作业开始了，当务之急是要查明海底沉船是不是“阿波丸”。这里的水深有 60 米，接近空气常规潜水极限。一般潜水员根本就不敢下。工地指挥部决定成立尖刀组，从地方打捞队和海军潜水队中抽老潜水员参加。

队长马玉林，是上海市劳动模范，有名的潜水大王。他凭着高超的潜水技术，顽强的意志，第一个钻到海底。在漆黑的海底，他东闯西摸，细心侦察。突然，咚当一声，头盔碰上了硬东西，顺着摸过去，是一堵长满海生物的墙壁，墙壁上有舷窗。他断定，这是一条不小的沉船。老马的发现很快被证实了。尽管这艘沉船的长宽大小和“阿波丸”差不多，但在台湾海峡，沉船很多，谁能确切地证实它就是“阿波丸”呢？

在海军作业船上的严品忠、严士法两兄弟，都是老潜水员，有“水下铁人”之称。他们再次潜入海底侦察。沉船上覆盖着 3 米多的烂泥，海生物厚达 30 厘米。他俩在沉船附近摸到一支手枪，一把指挥刀，还有一双烂皮鞋。出水时间到了，船上医生一再催促赶快上来。老大出水了，老二有些恋恋不舍。突然，他在烂泥里抓到两块小木牌，上面还有个小孔儿。他有点好奇，便往腰里一插，抓住入水绳浮出了水面。

人们往往是在无意中取得新发现的。这两块小木牌帮了大忙。木牌上的字迹能辨认出“杉浦隆吉”、“横尾二郎”字样，专家们拿着木牌与当时遇难者的姓名资料一核对，其中，恰好有这两个姓氏。木牌成了大证据，人们惊喜地相告：“阿波丸”找到了。

大规模的潜水作业就展开了。根据潮汐规律，不分昼夜，在平潮时潜水，因此数十艘作业船加上海军警戒巡逻的军舰，牛山洋海面到夜间就成了“不夜城”。数百名潜水高手，轮流地在急流滚滚的碧波下，进行着神秘的打捞作业。

3. 金库在哪里

“阿波丸”沉船，埋在海泥里 3 米多，上层建筑上东飘西挂的到处是渔网，清理完这些障碍物，就整整花去一个多月时间。潜水员们最大的心愿，自然想第一个发现沉船里的金库。他们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些资料：

美国人写信给国家领导人华国锋，说“阿波丸”装有 40 吨黄金，12 吨白银，30 公斤工业金刚石，40 箱珠宝、工艺品，还有大量日元、美元纸币、证券。美国要求打捞。并提出 360 个工作日就把“阿波丸”捞上来，欢迎中国参加。

德国除重申上述资料外，还预计在“阿波丸”船上将捞取价值高达 50 亿美元财富，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打捞“阿波丸”的全套深水设备，但对打捞上来的收获，要求分成百分之五。日本方面也多次提出要求打捞“阿波丸”，说船上装有橡胶、锡块、铝块、大米，船上设有三个金库专放贵重物品。同时还声明，日本打捞此船是为了那 2008 名死难者的尸骨。打捞上来的珍宝用于中国治黄治沙。

台湾、香港有些人士，也要求打捞“阿波丸”……

总之，在一些外国及台湾、香港人的眼里，“阿波丸”是一块“肥肉”。所有这些，都给中国潜水员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魅力。

当时我国使用的是常规空气潜水，不是氦氧潜水。尽管我国医学保障是属世界先进，但在这样深水下大量作业，难免会发生潜水病。

海军潜水员马玉松，那天在水下作业，想在驾驶台一些舱室内找到金库，结果东钻西钻迷失方向，皮管信号绳被绕缠。当时刚好潮流变了，水流很急，下了两个潜水员也没有解开。

在现场指挥抢救的是大队长张达伍。他望着那层层旋涡，刀流箭浪，再要下水去救，很可能也出不来了。“怎么办？”他在甲板上召开了干部紧急会议，要大家提抢救方案：

“把皮管割断，拴上新绳把他拖上来！”

“在他袖口插入新皮管，割掉被绕皮管！”

“还是在水下避过急流！”

三个方案一下子摆到张达伍面前。到底采用那个好呢？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他。张达伍的头脑沸腾着，他在分析每个方案的利弊。割断皮管和袖口中插入皮管，这方案在静水中是可行的，而眼下是深海急流，一当割断皮管，潜水员被急流卷走，那就完了。眼下不管怎么说，潜水员的皮管和信号绳都在人们手里，这是生命线啊！第三方案是避过急流，这要潜水员在水下渡过6个小时，这是很艰难很危险的，但潜水员要安全得多。经过分析，张达伍果断地挥下拳头：

“采用第三方案，避过急流！”

全船拉响战斗警报，作了简短动员，决心全力以赴，为马玉松提供安全保障。张达伍拿起电话：

“小马，你辛苦了，我代表全船同志向你慰问！”

“大队长，谢谢！”

“你要有信心，要耐心顶过这阵急流！”

“大队长，我相信你。”

“好样的，要坚强些！”

在张达伍的鼓励下，马玉松战胜了黑暗、寒冷、饥饿，顽强地在水下度过5个多小时。潮水急流稍为平稳，张达伍即派潜水员下去把马玉松救了出来。经过加压治疗，马玉松平安无事了。张达伍这个老防救，又一次为战友化险为夷。

尽管潜水员们面临危险，但这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的重点工程，是在为共和国寻找现代化建设的资金啊！因此，沉船上的金库还是吸引着他们。

海军潜水员在沉船驾驶台附近作业时，突然发现桅杆下有扇小门，可是潜水员怎么也钻不进去，只好向工地指挥部报告。

人们在图纸上一核对，根本就没有那个小舱室。为了弄清问题，海军打捞技术人员决定采用电割，把秘密舱室打开。

海底电割是危险作业。如果舱室附近有油气，容易发生爆炸，过去在江阴打捞沉船时就发生过类似事故。电割能手、海军潜水员周文刚，下潜到沉船舱室位置，先顺好导线，夹上割条，用潜水刀铲除海生物，然后用割条在甲板上一敲，瞬时喷出高达7千度的烈焰。冰冷漆黑的海水，红通通的一团火焰在晃动，活像一朵珊瑚花。

周文刚心里想，据外电许多资料证明，“阿波丸”有3个金库，为什么一个也找不到呢？他渴望他脚下这个秘密舱室里，能装满金银珠宝。经过两个潮水时间的奋斗，“秘密”舱室终于打开了。周文刚钻了进去。他憋住呼吸，伸手往烂泥里摸，东摸西摸，触摸到一大堆环形硬物。难道这真是金玉镯之类的宝物？在甲板上等待结果的人们更是焦急，他们围挤在绞车旁，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甲板上一片寂静，人们屏声敛气，只有绞车吱吱格格地响着，好像把人们的心越绞越紧。不一会，装着打捞物的铁筐被提出水面，吊放在甲板上。人们一看，全都愣住了。这哪里是金玉之宝，全都是些铁夹子。

金玉之宝在哪里？人们在献计献策，提出自己的设想。有人说，金银宝器装上船，肯定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判断，财宝可能是藏在船长室里。于是，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船长室。

海底漆黑一片，潜水员们顺着过道摸进了船长室。在船长室里，他们把所有的箱子、柜子，通通撬开，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突然，一只封得严实的铁桶，被翻了出来。潜水员们费了很大劲把铁桶上的螺帽拧开，再把这只铁桶从舱室内搬出来。

铁桶被吊出水面，人们七手八脚打开铁桶，倒出来一看，全是些碎瓷片。直到这时，人们才产生疑问：这艘沉船上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金库……

4. 这是什么怪物？

“阿波丸”沉船上究竟有没有金库？金库到底在哪里？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不休，从福州到北京，从军队到地方，一时都成了热门话题。既然“阿波丸”号沉船在渔场上，碍了大事，因此无论有没有金库，也要把沉船清除掉。

经过专家们反复论证，决定采用“分层解体”的打捞方法，把一层层甲板掀开，依次打捞舱室，这样什么东西都不会漏掉了。

一天傍晚，有个年轻潜水员对朱其华悄悄地说：“分队长，我在舱里冲泥时，碰到一个怪物，软乎乎的老是碰我头盔，好像个头很大。我伸手抓了几次，没抓住，会不会是海怪？”

一听沉船舱内发现海怪，人们马上就围了过来，个个都象破案的侦察员，对海底下的怪物分析、推测着。

“会不会是海蜇头，可要当心，被它螫一下会中毒的！”

“也许是章鱼，这东西是灵长类动物，又凶又鬼，不好对付啊！”

一个潜水员说：“听人说，章鱼最欢喜在沉船上建造房屋，你要捣毁它的老窝，它会凶得发狂，被它绕住了，那……那就没有命了。”他抓抓头皮，见朱其华没事似的正在吸烟，心想，别看你是水下英雄，碰上章鱼恐怕也要怩头，就有意大声讲起章鱼攻击潜水员的故事。

瑞典潜水员勃奇常年累月在海底采集名贵的珍珠。有一天，在40米深的海底捞珍珠贝，突然碰到个软柔柔的东西。勃奇感到不对头，马上用潜水刀向左方砍去。这时有两只冰冷的触腕抱住他的身子，其中有一只被他砍断了。可是勃奇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另两只长腕又抱住了他的双膝。他正要用潜水刀砍去时，那怪物猛然朝他头盔一撞。勃奇失去平衡跌倒了。他正要向水面发出求救信号，那怪物接连发起攻击，把他拖出3米多远，直往岩洞里拖。

正在这危急关头，海面上为勃奇拉信号绳的朋友，发现气泡和拉绳不对头，拖也拖不动，断定可能遇上什么海怪了。勃奇的朋友很机智，马上跳上一只小船，利用小船在波涛中一起一伏的浮力来抢救勃奇。他把拖勃奇的绳索绕在船舷柱子上，当小船落入波谷时，尽量收紧勃奇绳索和供气管；当小船随波涛颠上浪峰时，一下子就将勃奇和那怪物一块都拉离海底。当勃奇浮出海面时，那怪物还紧抱住他不放，原来是只大章鱼。勃奇的潜水衣破了，肩和颈都流血。章鱼的触腕头上有个吸盘，上面布满小锯齿，吸到人身上就能把肉吸烂啊！

听着这故事，一些人有点紧张，特别是新潜水员，都怀疑沉船舱内那软柔怪物，有可能是章鱼，要被它抱住，可脱不了身啊！

朱其华朝他们笑笑说：“不用怕，对章鱼我有诀窍！”

“什么诀窍！快说。”

大家异口同声地问着。朱其华笑着说：“你遇到章鱼时就装死，保险没事！”

接着有个老潜水员讲起美国水下摄影师克来格的故事。克来格在海底发现了个大洞，他好奇地往里一瞧，倒吸了口冷气，洞口上盘着两只巨大章鱼。他转身要逃走，可是来不及了，章鱼盯住他了，向他猛扑过来，把他抱住。克来格蹲在那里一动不动，章鱼果真放开，不感兴趣地走了。克来格曾3次用这种办法，从章鱼怀里脱险。

一个新潜水员伸伸舌头，半信半疑说：“乖乖！我可沉不住气，让章鱼玩够了才脱身，天啊！它要不走怎么办？太玄乎了。”

那个老潜水员说：“问题就在这里，这需要潜水员勇敢、沉着，惊慌就完了。克来格头次就差点送命，章鱼松开他之后，他急忙就逃，结果那章鱼一看是个活物，又扑过来了。幸好他动作快，开大气门，一下漂出海面了，人们赶紧把他救上船来，这才脱险。如果当时克来格动作慢，章鱼的触腕吸盘依附在岩石上，那就根本漂不到海面。”

大家听得出神，不能不信这是真的。朱其华一看手表。潜水作业时间到了，该轮到 he 下水了。他拍着胸脯说：“你们不用怕，沉船舱内那个怪物，是不是章鱼，我跟它去交交手吧！”

朱其华抱着炸药包潜入海底，但心里一直在琢磨刚才讲的海底怪物的事。他在货舱里转了几圈，没有发现奇怪的漂浮物，于是摸放炸药的位置。

炸药放好了，朱其华正在轻轻上浮。突然，头盔撞到一个软东西。他习惯地迅速拔出潜水刀，以为真的是章鱼的长触腕伸过来了。他挥动着潜水刀，什么也没有碰到。他继续往上升，咚一声头顶在甲板上。他伸手一摸，大吃一惊，又有许多软乎乎的东西，手轻轻一动就晃。怪物？顷刻间，他使劲按住一块，用潜水刀狠狠一刺。刀反被“咬”住了，他急忙向水面报告：“发现奇怪漂浮物！”

“快把它捞上来！”话筒里传来命令。

朱其华把漂浮物从舱口推了出来，然后浮出水面。这软乎乎的黑色漂浮物，原来是橡胶块！真是虚惊一场。

橡胶块的发现，再次证明，外国朋友们在信中说的情况有些对上了。那3个金库的诱惑力又在人们心中燃烧。

有天夜里，正是平潮时间，这可是潜水的黄金时刻。没有月光，没有风浪，牛山洋难以见到的平静。

海面上和往常有些不一样，海底下的鱼儿，不时钻出水面，成群地窜跳，好象很烦躁。特别是海蛇，像花领带一样在海面漂游，有的还爬上锚链乘凉。

突然，对面作业船上一片惊慌，有人在喊，“鲨鱼！鲨鱼！快……不好了！”

这时，一条2米多长的鲨鱼从海底跟踪潜水员而来。人们忙把潜水员拖上甲板，剪开潜水衣，脱去潜水具。潜水员的毛裤被咬破，腿上流着血，伤口处还留着鲨鱼的牙印。医生们赶紧消毒伤口，并把潜水员送进医院。

整个工地停下来了。人们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到处都在议论着这凶恶可怕的鲨鱼。有的说：鲨鱼是海中老虎，吃人不吐骨头，太可怕了。有的说：鲨鱼牙齿是个牙阵，前后有3排，加起来有3万颗牙齿，人到了它嘴里，轻轻一磨，就成肉酱啦！后甲板上，一些潜水员带着不安的心情在讨论着事故的原因。他们说，重潜水员被鲨鱼咬伤的记载不多见。潜水员的衣服是特制的，有股强烈的橡胶味，鲨鱼害怕这种味。再说，重潜水员在海底排出的气泡声音很响，鲨鱼听到这种声音也会害怕。但是，鲨鱼咬伤人的事毕竟发生了。因此，有人建议，下潜前来一阵“礼炮”，先用炸药包和手榴弹猛炸一阵，把鲨鱼轰走。

可是，十多天后，几位海洋生物专家来到船上，他们看到潜水员下水前总要来一顿“礼炮”，好奇地问：这到底是为了啥？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了驱鲨。他们一听笑了，说这样做不但达不到驱鲨目的，反而会把鲨鱼“请”来。鲨鱼有个特性，对血腥味特别敏感，几十里外它都能闻到。你们又是炸药包，又是手榴弹，“咣啷咣啷”这么一炸，就会把好多鱼和其它海洋动物炸死，这岂不把鲨鱼给招来了吗？听了专家们的解释，下潜前放“礼炮”的作法被取消了。

后来，有关部门送来了专用化学防鲨剂。这种驱鲨剂一当溶在海里，发出一股浓烈气味，鲨鱼一闻到就不敢靠近了。从此，再也没有发生鲨鱼伤人的事了。

5. “阿波丸”留下一串谜

经过几年的努力，“阿波丸”沉船的船艏部被捞出海面，有关“阿波丸”的谜应该全部解开了。然而，旧谜解开了，一连串新谜又摆在人们的面前。首先，“阿波丸”究竟是怎样被击沉的。资料记载是被鱼雷击沉的，但打捞结果表明，船体被炸成两截，像是被比鱼雷威力更大的爆炸物击沉的。人们猜测：可能有人事先在船上安放了炸弹；也可能是当时的日本人，不甘做美军的俘虏，自己爆炸而沉没的。其次，人们发现在“阿波丸”的船体上，有被人割开的洞，这是谁干的？他们是海底盗金者吗？

猜测和议论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起码可以说，这是“阿波丸”的谜中之谜吧……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潜水员们撤离打捞现场之后，世界上对“阿波丸”又掀起大波，不少国家的打捞公司和著名潜水员，向中国交通部递交申请书，要求再次打捞“阿波丸”。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打捞3年没有发现金银财宝，他们认为如此大的船，有数百个舱室，中国人还有三分之一没有打捞，金库很可能还在沉船上。有些友好国家还送来资料，称有人亲眼目睹金银装上“阿波丸”，因此只有彻底打捞上“阿波丸”，真相才能大白于天下。

这个打捞工程的确有些遗憾，因为还留下个尾巴，没有全部捞上“阿波丸”……

6. 向深水龙潭进军

打捞“阿波丸”的工程告一段落后，许多海军潜水员立功受奖，指战员们经受了一次很好的锻炼，水下作业的能力大大提高。

但是，打捞“阿波丸”工程也使海军领导机关看到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空气潜水到了极限，万一潜水艇在100米以下遇险不能浮起，防险救生部队如何去援救呢？大陆架的水深多数在100米以上，那里的矿产石油资源很丰富，中国人如何去开采去利用呢？无论从军事和经济上看，中国急需突破300米的深水大关，必须寻求新的潜水技术。

70年代末，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向经济、实用的饱和潜水技术发展，中国对此还比较陌生，必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改变落后局面。

1980年，海军和石油部挑选一部分最优秀潜水员，到法国马赛潜水学校学习饱和潜水技术，并引进一套深水潜水装备。中国海军潜水员车跃进、张宁、王民山、殷晓宝、赵军健、房英畏，不但在法国全部拿到三级潜水员的毕业证书，并于10月22日在地中海维尔费朗海湾与法国潜水员一起创造了氦氧饱和潜水实潜205米出入潜水器的世界纪录。1981年4月14日，中国海军潜水员范兴禄、秦绍双、隋小宁又与法国潜水员一起创造了206米的世界纪录。他们为中华儿女争了光彩。

常人在陆地上生活，只处在一个大气压下，可是到200米以下的深海去，就要承受21个大气压。这意味着人体上每平方厘米面积要有21公斤的压力。人要是突然置身于这样的压力下，身体就会象一枚炸弹拉响了引信，五脏六腑立即爆裂。难怪乎“水下禁区”是这样森严。要适应这种环境，就需在高压舱内逐渐向人体内压进一种特殊气体，使之内外压力平衡，这就是饱和潜水的科学依据。

潜水员在200米的水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中国海军潜水员们游着游着，突然感到一股寒气透入骨髓，全身关节发出咯咯的响声，好象骨头变脆了。而且在海底泥泞里走一步哄一声，“火星”四溅，脚后像节日的焰火。他们能在海底回游16分钟。这是世界上前人从来没有经受过的16分钟。地中海海底第一次印上了中华儿女的足迹。

法国三家电视台连夜播放了这一大新闻。第二天《尼斯晨报》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此消息，并把中国潜水员出减压舱的彩色照片和美国当选总统里根的照片并列在一起。

法国轰动了！中国潜水健儿的壮举引起了世界的注意。

中国潜水员从法国学习回来转眼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一定关心中国饱和潜水技术到底进展到何种程度？

1989年1月25日，海军潜水员在水下深潜22昼夜后，从350米深的“海底”顺利返回“水面”，这是一次高压舱内实验。中国模拟饱和潜水已经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创造了亚洲最高纪录。中国建立了亚洲最大最先进的饱和潜水实验舱，为潜水医学、潜水装备的研究和探索，创造了攀登的“天梯”……

潜水技术、潜水装备、潜水医学，中国都走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这是海军防救部队海上和水下援救实力的标志。

第三十三章

南沙礁盘上的科学城

1.74 号海洋观测站

人民海军在完成国家交给的许多任务中，数在南沙建立海洋气象观测站最为艰巨。它远离海南榆林港有 560 余海里，工程规模很大，是海军第一次到如此远的蓝色国土上施工，又遇越南当局挑衅，政治斗争和工程技术都相当复杂，对中国海军的实力是一次严峻考验。

本来这次施工，完全是和平之举，是为世界航海气象事业作贡献。中国到南沙建站是受世界教科文海洋气象组织的委托。

1987 年 2 月，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召开第十四届海洋委员会年会。21 日这一天，与会国一致通过《全球平面联测计划》，并决定由各国负责建设本国境内的观测站，共同享用测量资料。要求中国建立 5 个海洋观察站，其中大陆沿海 3 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各建 1 个。

为贯彻第十四届国际海洋委员会年会精神，海委会设在西太平洋的机构，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了第五次会议。与会各国代表经过权衡之后，把在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测站的任务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表决时，越南代表和菲律宾代表也在场，而且都同意将建立 74 号海洋观测站的任务交给中国的决定。

我国政府决定派出“向阳红”5 号科学考察船到南沙群岛选址。这时越南当局突然反悔，并宣称：“要对中国在南沙群岛建立海洋观测站进行干预。”

此刻，中越边境武装冲突再度升级。

为了确保南沙建站工程的顺利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海军。

1987 年 5 月 8 日，南海舰队派出一支阵容壮观的编队，为“向阳红”5 号考察船护航，为建站进行选址和测量，作好施工准备。

南沙群岛是个风光秀丽的群岛，航船犁起银浪，海鸟翱翔蓝天，飞鱼掠水腾空，椰林拂动白云，水产和矿产极为丰富，是一派令人神往的热带风光。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是我南疆的前哨。

1937 年 7 月，法国人曾想侵占南沙小九岛，但遭到我渔民反抗，我国人民也掀起抗议高潮，法国人灰溜溜走了。

1939 年日本侵占我西沙、南沙。二战结束后，国民党当局派海军收复南沙，“太平岛”这个名字，就是当时以参加收复南沙的国民党海军“太平”舰命名的，至今仍由中国台湾军队驻守。

1951 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庄严宣告：“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1958 年 9 月 4 日，中国政府发表领海线声明时，明确指出西沙、南沙、中沙、东沙群岛都包括在内。9 月 14 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总理，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9 月 4 日关于领海决定的声明。”越南官方出的地图和教科书都明确承认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但 70 年代以后，越南人对南沙又眼红了，突然推翻过去政府一再声明

西沙、南沙都是中国领土的立场，一夜之间把西沙、南沙划入了越南版图，并变本加利地进行蚕食……

74号海洋观测站能不能在南沙建立起来，引起世界关注，人民海军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

2. 南中国海的开路先锋

南沙群岛由于历史上种种原因，被西方世界称为“死亡海区”，原因就是缺乏最新最可靠的海图和助航标志，以及没有大型现代化的海洋观测站，无法为世界航船提供准确的海洋气象预报。这次在永暑礁建站，中国海军要有大批舰船在南沙活动，因此尽快测出永暑礁周围海域礁盘和海底情况，就成了当务之急。

自西沙海战之后，海军航海保障建设就向南中国海延伸。航海保障主要包括海道测量，绘制新海图，建立灯标灯塔，建立海洋气象观测站，为中外舰船提供安全保障。

人民海军40多年来，在航保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完成了领海线12海里基点测量、海岸线测量、台湾海峡测量、苏北千里滩涂测量等等任务，一个个弥补着海图空白，一幅幅绘制出的新海图，为世界各国商船提供中国海航行海图，为渔业生产提供渔场海图，为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活动提供了安全保证。70年代之后，海道测量的重点移向南中国海。

南沙海测的任务，由南海舰队海测大队承担。坐在海测船驾驶室里的那个50来岁的老军人，就是海测大队的大队长吴步云。他被人们称为“南中国海开路先锋”。

吴步云是个传奇式人物。南海2400多个岛礁，绝大多数留下了他的脚印。他驾驶的测量船的航程，累计可以绕地球5圈多。他亲手交出的测量数据10万多个，已为南海绘出400多幅海图，曾3次荣立三等功，20多次嘉奖，“南中国海开路先锋”名副其实。

在大海上搞测量，就像水牛犁田一样，要一道道一片片地犁过去。海测兵操纵各种测量仪器，随着船只驶过的每一道航迹，测出水下的流速、潮汐的变化、海底状况、障碍物等一个个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汇集在一起，标在特制的晒图纸上，这就成了航海家们不可缺少的海图。吴步云当战士，当船长，当大队长，风风雨雨24年，始终没有离开过他的事业——为海军舰艇当开路先锋，为国家提供精确海图，他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海面上度过，海测成了他热爱的事业。

20多年来，南海海区哪里空缺海图，哪里航路不清，哪里是陌生海域，吴步云就有一种补缺、弄清、熟悉的责任感。海南岛琼洲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域之一，每秒钟的流速达3米，且水下浅滩密布，被航海家视为“畏途”，许多船只曾在这里遇难。吴步云为了摸清这一海区的“龙潭虎穴”，来回奔波近千里，指挥4个台站、6个验潮站展开测量。为了搞清一个无名岛周围的海潮情况，拿到精确数据，他冒着生命危险，坐着老百姓的小船亲自上岛。这里刀流剑浪，十来里路竟划了4个小时；待他们接近无名岛时，又赶上落大潮，岛周围水深流急，小船靠不上，只好在急流中拼命地划桨，一直折腾了2个多小时，潮水涨上来后，才登上了只有几百平方米的小岛。对海峡水域的测量，那怕差之毫厘也会失之千里的！他不分白天黑夜，亲自

操纵仪器测量、验潮。当时又逢台风逼近，补给船无法上岛补给，他和3名战士连续吃了3天冷酱油炒米饭，终于拿下了一串数据。他们在琼洲海峡奋战了4个多月，为航海者顺利通过这一海域扫清了障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跟外国交往越来越多，过去有些海图残缺不全，留下许多空白点。这些空白点，常常是一些“死亡海区”、“航海家坟墓”，要抹掉一个空白点，常常都是一场惊险的搏斗。1974年夏天，吴步云带着一个测量小组，划着一条小木船从西沙永兴岛向浪花礁进发，对浪花礁进行测量。他们刚刚涉水登上礁盘，只见百米远处细浪翻滚，并不时竖起冲天水柱。“不好！我们遭到鲨鱼的袭击了！”吴步云话音未落，只见一群剽悍的鲨鱼，张着血盆大口，已逼近礁盘！这个涨潮后露出水面只有几十平方米的礁盘使得他们无路可退，三五个人哪里是这群鲨鱼的手！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吴步云端起冲锋枪向鲨鱼猛烈扫射，身旁的几名战士也都端起枪来一齐开火。不一会，这群鲨鱼钻到水下逃跑了。后来，吴步云把随身带来的几块红布绑在竹杆上插到礁周围，鲨鱼见到红色就再不敢接近了。然而，他们赶走了鲨鱼，并未安宁，又遭到了数百条海蛇和海蚂蝗的袭击。他们刚刚下到水里作业，一群海蛇立即聚围过来，一条条又粗又长的海蚂蝗直往他们腿上钻，……吴步云让战士们上礁测量，他自己穿一条长裤，连脚裹扎在一起，只身下海作业。晚上，当吴步云脱下长裤时，新战士小李几乎吓昏过去。只见在大队长的两条腿上，十几条足有3寸多长的海蚂蝗已钻进他腿上肌肉里；鲜血直往外渗，咬破的双腿血迹斑斑。他的下身几乎麻木了。吴步云咬着颤抖的牙齿，把蚂蝗一条一条拔出来，然后贴上伤湿止痛膏。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他和战士一起坚持了23天，直到测量任务完成才撤离。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中国海，吴步云和他的测量大队又何止于与生禽猛兽搏斗呢！在测量作业中，他遇到过多少危险，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1986年4月，吴步云带领测量分队开赴广西北部湾白龙尾海区进行复测。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军队的火炮阵地。越南特工人员要把我海军测量大队长吴步云和工程师杜世泉两个人活捉过去，我广西边防情报部门通报他们迅速撤离此地。然而，吴步云和杜世泉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更没有被越南人的阴谋所吓倒，他们继续率领部队测量。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与越南特工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胜利完成了领海线边缘的复测任务。

这样一位不怕艰险、有强烈责任心的老海测兵，看到南沙群岛海图是空白，他能不焦急吗？他主动请战承担测绘任务，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他率领工作船出发了。南沙海区的一张张海图，在这位老海测兵的指导下，依靠共和国培养出来的测量大学生们的共同奋斗，终于诞生了。

3. 永暑礁的“守护神”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估计越南当局很可能先下手抢占我南沙永暑礁，使中国建站工程处在被动地位。下令南海舰队一边组织海测和施工部队，一边组织502先遣编队，提前往南沙巡逻，主要是保卫永暑礁海域安全，防止越南捣乱。

1988年1月初，榆林基地新任参谋长陈伟文刚好在家休假，第三天就接到火速归队的电话。回到基地一听说要组织502编队去南沙，他可沉不住气

了，一个劲地要求率编队出海。基地首长说：“你刚来，暂不参加编队吧！”陈伟文一听急了，马上申诉一串理由：“我是基地老兵，在南海巡逻20多年，参加过4次海上战斗，其中2次是在西沙对付越南入侵者。我对南海海区和斗争对手熟悉，这次率编队巡逻还是让我去吧！”经过上级研究，终于批准了陈伟文率编队先行南沙。

临行前，舰队副司令员刘喜中跟他进行了一次交谈。刘喜中讲了南沙斗争形势，交待了任务，特别提醒他不要再吃当年西沙海战准备不足的苦头……

陈伟文年轻力壮，有人称他“少壮派”。他毕业于大连海校，曾参加过4次海战，在和平时期这样的指挥官实在不多。更重要的是他对建设强大海军有着一腔热血。西沙海战使他看到中国海军深层次的问题。冲到敌人跟前扔手榴弹，这种勇敢精神要保持，要发扬，但今天已经是电子化、导弹化的时代了。面对不断发展中的新科技和高技术，他觉得作为一个海军军官，再也不能墨守成规，在现代科学技术城堡外盘桓。整个民族，包括海军在内，在动乱中浑浑噩噩地耗费了十年，足够一个国家和民族完成一次形象再塑。日本搞了十年工业，成了富国。以色列搞了十年军事，成了世界军事强国。我们却斗了十年，蹉跎十个春秋，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更悬殊了。要改变这一切，赶上先进国家，必须借助科学的伟大翅膀。中国海军能不能迅速强大起来，军事院校建设是重要关键。陈伟文看中了这一岗位，他一连三次打报告，要求去当教员。

到了海校，他如鱼得水，把理论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三尺讲台上施展才华。很决，他从教员提升为教研室主任、训练部副部长。正当他钻研中东海战、马岛海战的时候，一纸命令下来，又把他调回原基地任参谋长。

陈伟文立在驾驶台上，目光炯炯，说起话来嗓音朗朗，此刻他扫视着前方。海上晴空万里，墨绿色的海水一望无边，舰首冲开的白色浪花一眨眼就被甩在船尾，形成一条宽阔的航迹，就像飘荡在大海中的玉带，久久不散。

陈伟文望着这墨绿色的汪洋波涛，心里既自豪又兴奋。南沙是祖国最远的蓝色国土，但他穿了30年的海军军装还是头次去南沙，因此有一种遗憾和荣耀的复杂心情。遗憾的是来晚了，建国都快40年了，过去列强没有分割霸占去的南沙数十个岛礁，如今却被一些小国占领，……荣耀的是自己还是争取到南沙来，在祖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为施工部队打前站，为他们站岗巡逻，开辟前进基地……陈伟文看看两舷雪白的浪花，挺了挺胸膛，两肩往上顶了顶，深感肩上压着沉重担子。他决心要挑起这副千斤重担。业在今朝，功在千秋啊！

经过3天航行，302编队抵达南沙群岛海域，向着永暑礁方向航行。编队到达永暑礁海区后，陈伟文按照舰队指示，由553、556两舰护卫永暑礁工地安全，他率领502、503两舰对永暑礁周围一些礁盘进行勘测，建立一些临时高脚屋，为保证永暑礁施工安全建立前哨警戒点。

502舰出海已经19天了，舰上的淡水只够用10天，每人每天早上只发一小茶缸淡水，有时一杯也不发，连开水也中断了。有些人把半杯用来洗脸的水，也只好喝掉了。用海水煮饭，又苦又涩，有人吃了就吐。陈伟文总指挥也没有特殊，他跟士兵一样捧着碗在吃海水饭。有时实在太渴了，他就挤点牙膏润润嘴，坚持着。官兵同舟共济，虽苦尤乐，大家对完成自己任务充满信心。

美国人的眼尖，苏联人的耳灵，他们不断地派飞机来南沙群岛上空侦察，

有时在 502 编队上空盘旋，好象闻出一点味来。因为这一地区，实际上存在几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中国人建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两个超级大国各有算盘，当然关注。附近海域有苏联的一支航母编队，美国的一支航母编队也在附近活动。

陈伟文几次接到了南海舰队通报，越南海军舰艇正在集结，可能在南沙要有行动，提醒他要及时报告永暑礁一带海面兵力变化情况。

陈伟文也发现越南武装舰船在附近海面的活动频繁起来，行动诡秘，在占领岛礁上加紧构筑工事。还有两艘武装船，企图靠近永暑礁，被我 502 舰挤走了。这种迹象表明，越南人正在酝酿着一场鬼把戏……

陈伟文立在舰首，叉着腰，仰望桅顶上的那面五星红旗……

4. 华阳礁争夺主权碑

1 月 31 日上午，越南人派出 2 艘武装船，满载建筑器材，突然朝永暑礁开来，妄图抢占、搞垮我建站计划。

上级立即命令编队迎头拦截，不准越船靠近永暑礁战斗警报拉响了。这一下吓坏了越武装船，他们转悠一阵之后只好溜了。

上级已经看出，越南的鬼把戏是要抢占礁盘，把我挤走。为了保证永暑礁建站的安全，必须在附近其它一些岛礁上设立防御体系。舰队命令 552 编队，迅速开往南沙展开施工。

2 月 17 日，我 162 舰和 508 舰护送南拖 147 船驶离永暑礁，前往华阳礁巡逻勘测。

夜里，147 船在华阳礁附近抛锚，此刻祖国正好是春节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而在南沙却一片漆黑，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

战士们在甲板上围着队长林书明，要他讲讲家乡情况。他是从家里奉命赶回来的。他说家乡闹旱灾，连水也喝不上，村里要到老远的地方挑水。回家那天，他发现挑水人群中有一位驼着背的老人，浑身是汗，气喘吁吁，步履艰难。他赶紧去帮忙，弯腰一看，天啊！原来老人是自己父亲，马上哗地流下眼泪。父亲已是 70 岁的人了，患一身病，还要到三里外挑水，怎能叫当儿子的不伤心落泪啊！

“爸！儿子没有别的本事，是个工兵，我一定替村里人打眼井，今年休假我就干这件事。”这位大学毕业的工兵队长，马上跟村里人筹划，找泉水。正在勘测，电报来了，南沙要施工，林书明是个老兵，一看就明白。

父亲抖抖嗦嗦看电报，心拴上了块千斤石。但他明白，儿子是部队里的人，军令如山倒，自古忠孝难两全，国事大如天啊！

“孩子！别惦记我们了，赶路吧！”

林书明正在讲着回家见闻时，他发现大个子裴伟学正在沉思，他知道这个志愿兵已到退役年限，这是最后一年服役了。

“哎！山东大汉，是不是在想老婆？”

“想是正常的，不想才是一种病态！”

“哟，还有理论，鹊桥相会才 3 天，分开时一定眼泪满银河了吧？”

原来裴伟学妻子从山东赶到部队探亲才 3 天，本想过个团圆年，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谁知老婆千里征路疲惫还没有消失，他又要远走高飞了。当时领导要他留下，他思索一阵之后说：“不行，当兵十多年了，就盼去南沙，

今天盼上了，不去会终身遗憾，我得去！”经过一场“舌战”，领导总算照顾这位老兵的心愿，批准

“我就是有件遗憾事弄不懂！”裴伟学说着。

“什么遗憾事，快说给大家听听吧！”

“我那个3岁女儿，怎么也不叫我一声爸爸！”裴伟学说到这里，两手一摊，两肩一耸，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原来分别那天，妻子流着泪要女儿叫声爸爸。可是见面时间太短，小女儿对爸爸太陌生了，上次见面时才1岁多点，如今一年多没见，相逢才3天，女儿胆怯，不敢叫，躲到母亲背后去了。码头上的汽笛响了，船要开了，妻子命令似地喊着：“快！快叫爸爸！快！”小女儿不但不叫，哇一声大哭起来，妻子急了，打了女儿一下，妻子自己也哭了。这坚强的山东大汉，当时控制不住感情，在女儿带泪花的脸上亲了亲说道：“闺女，爸爸欠你太多了！将来我再补吧！”裴伟学又对妻子说：“苦了你啊！”转身就朝船上跑。

裴伟学把这一幕一讲，许多老兵和干部都有同感。孩子感情是假不了的，谁在他身边时间长，谁就是他的亲人，她能在3天里把一个长期分居的当兵的爸爸的形象塑造出来吗？因此叫不出口在情理之中。

大家七嘴八舌聊天，马上就要开迎春晚会，炊事班长给大家发罐头饼干，算是过年了。这是大年三十夜，谁不怀念大陆上的亲人，谁不想同妻子儿女欢度佳节，谁不想在电视屏前迎来龙年的钟声……

忽然警报响了，越南武装船妄图抢占我华阳礁，上级命令147船立即组成突击队，抢登华阳礁。

越军一艘扫雷舰和一艘运输船，在黑夜掩护下，也靠近了华阳礁。几乎同时双方相遇，双方火炮都立即对峙，刀光剑影笼罩着华阳礁。

147船面对越军舰炮口，只有200米，他们用越语广播：“这是中国领土，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越南人不但无理，反而大喊大叫：“这是越南领土！”147船又再次用灯光、手旗发出国际信号，要求越方离开。越南人狞笑着，同时放下小艇，要抢占华阳礁制高点上的中国主权碑。

“立即登礁！”147船长下令。队长林书明带领裴伟学、杨永仁、王学洲、杨敢林、李明等6人，跳上小艇，向华阳礁主权碑驶去。

此刻，海上斗争形势相当严峻，正当我艇向华阳礁冲刺时，越军也放下了橡皮舟，向礁上划去想抢先登礁。这是一场速度的竞争，意志的抗衡，胆量勇气的较量。

林书明是施工队长，此刻他们扛着机枪、冲锋枪，驾着小艇，开足马力向岛礁冲去。这时老天爷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刮起7级阵风，巨浪狂吼着向小艇扑来。小艇像片树叶，忽而推上浪尖，忽而埋进浪谷，随时都有触礁翻船的危险。

裴伟学举着国旗，大声喊道：“同志们！祖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为国争光时刻到了！”

杨永仁身背冲锋枪，手操舵柄，熟练地驾驶着小艇高速向主权碑靠近。海浪早把他们的衣服浇透。

浅滩上，礁岩林立，小艇随时有搁浅碰礁的可能。刚驶进几米就被两礁石卡住。林书明一看不好，越南橡皮舟在拼命划着。

“快，跳下小艇推！”林书明命令着。他第一个跳下海去。大家谁也顾不得两脚被礁石划得鲜血淋漓，拼尽全身力气推着小艇，有时还抬着小艇越

过浅滩。

越南人的橡皮舟离主权碑只有 200 米了，情况十分危急！

我方小艇终于越过浅滩，高速地向主权碑冲去。在小艇接近主权碑的一瞬间，林书明张开两臂，纵身跳上礁去，一把抱住主权碑。一个大浪袭来，他被打倒、刷下，手臂和脸立时被划割出几寸长的血口。他指挥裴伟学把国旗插在礁缝中。几个战士跳进海里，抡起 18 磅大锤，砸起钢钎。岩石太坚硬，一锤下去，钢钎在石上蹦蹦跳，震得虎口麻木。一连砸了 6 根钢钎全变了形，直到第 7 根，这才牢牢地扎进礁缝里。五星红旗就顺势绑在钢钎上，再用铁丝将钢钎和主权碑一起捆牢。火红的国旗哗啦啦地飘扬，战士们手握钢枪，护卫着国旗，横眉冷对着百米之外的越南士兵。

越南人一看中国官兵屹立在制高点上，他们有点胆怯了，士气减了一半。但他们的上司仍然不甘心，不断下令要士兵继续前进。士兵们开始磨蹭，跳下橡皮艇，在离中国主权碑百米外的浅海里，找到一块小礁石，在上面打了木桩，插上他们的国旗，摆开了一副不甘示弱的对抗架势。

我方不断地用越语广播、喊话，声明这是中国领土，要越南人赶快离开。我导弹驱逐舰在给突击队员们作后盾，把主炮瞄准越南舰船的水线以下部位，高射机枪和 37 炮也瞄准越舰船的驾驶台，只要越南人敢打第一枪，就立即叫它葬身海底。越南人看到我驱逐舰的威严炮口，有点慌神，纷纷钻进舱内，甲板上只留下几个人。

老天爷也帮助惩罚侵略者，大海开始涨潮，外海的涌浪向礁盘奔腾而来，天上的黑云也向礁盘压来，倾刻间狂风卷着暴雨，白浪翻腾着怒潮，一齐向泡在海里的越军士兵袭来。侵略者丑态百出，冷得直打哆嗦，东倒西歪站立不住。眼看数米高的浪头就要把他们吞没，上司这才下今后撤。他们仓惶登船，溜走了。

“林队长！我代表祖国人民，向你们致敬！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今天，不会忘记你们这群优秀的儿女！”报话机里，传来了海上指挥员激动有力的声音。

林书明这个铁汉，浑身流血没有掉一滴眼泪，此刻听到首长代表祖国人民感谢他，突然眼圈一红，眼睛模糊了……

林书明对着话筒，代表突击队全体同志向指挥员说：“感谢首长对我们的鼓励！”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

林书明心里想，这里不能坐，不能睡，困难哪能没有呢！但他马上回答：“请首长放心！人在旗在，人在礁在！”

南沙的海也像要检验自己的儿女是否忠诚，夜里一连 6 次刮起暴风雨。林队长命令大家互相依偎，背靠背，手挽手的抵抗着暴浪的袭击。一包饼干，一包快餐面，拌着雨水和海水，他们轮流在礁顶上吞咽着。

战士李明一脸孩子气，满脸被烈日晒得脱皮，黑黝黝变成了“非洲自由战士”。春节这一天，正好是他 19 岁的生日。他对林队长说：“太有意义了，19 岁的美妙生日，在华阳礁上度过，一辈子忘不了。”

“对，要永远记住这个生日，你 19 岁就为祖国出过大力，也许全中国有几十万、几百万人在过 19 岁的生日，唯有你在南沙，在守卫国土，在守卫千里之外的国土，这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纪念！”

“是的，今天我妈妈一定为我做生日面！一定会朝着太阳向我祝福！”

“你妈知道你为祖国立下大功，她一定为你高兴！”林队长一边鼓励，一边对战友们说道：“让我们为李明的生日吃长寿面吧！”一包方便面打开了，每人轮着咬一口。

林队长他们就这样在华阳礁上度过3天3夜，还搭起一座临时的高脚屋。从此，华阳礁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士兵手里，共和国的旗帜开始在这里飘扬。

舰上派出6人小组，来替换他们。老天还是不放过，又连续刮起7级大风，带去的毯子及身上的衣服全部湿透。为了应付第二天的情况，他们只好光着身子，将湿透的衣服晾着。没有衣服替换，只好独出心裁，撕开带去的急救包做了三角裤衩，权当遮羞布。大家冷得难以入睡，林队长就建议给临时搭起的高脚屋写副春联，庆贺1988年春节。他们利用废纸卷，在微弱的手电光下，留下了华阳礁的第一副春联：

上联：“守华阳六虎何惧艰难险阻。”

下联：“卫海疆男儿哪怕狂风恶浪。”

横批：“虎存礁在。”

5. 赤瓜礁炮声隆隆

赤瓜礁在永暑礁东面，水下礁盘长5000米，宽约400米。因水下礁岩上生长着一种红色的瓜似的海参，故渔民们形象地叫它赤瓜礁。3月13日下午4时左右，我方人员正在赤瓜礁进行正常作业时，502舰雷达突然发现，有几艘越南舰船编队向赤瓜礁窜来，我方指挥员陈伟文立即命令编队拔锚起航，作好战斗准备。在离越南舰船约200米时，我方用越语广播：“这是中国领海，你们必须离开！”越方舰船完全无视我方警告，反而强行在赤瓜礁抛锚。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抢占赤瓜礁，筑起高脚屋，对永暑礁形成威胁，妄图挤走或搞垮我建站计划。为了粉碎越南的阴谋，保卫永暑礁建站工作的顺利进行，上级指挥所命令，立即派兵登礁，驻守赤瓜礁。登礁人员在见习副水雷长王正利的带领下，驾着机动舢舨，向礁驶去。

舢舨出发时已经是夜里9点多钟，海上一片漆黑，风卷着白浪向礁上砸去，发出轰隆隆的呼啸声，让人毛骨悚然。小艇像一个醉汉在几米高低的波峰浪谷间，跌跌撞撞地颠簸着向礁盘艰难地接近。露出水面的赤瓜礁只有几米，在这风大浪险的黑夜，要找到这个小礁实在太困难了。

突然，礁的东南角响起几声海鸥的沙哑叫声，一个老兵马上说：“向乌叫声方向靠近，哪里有海鸥栖身，哪里一定有高出水面的礁石或物体！”王正利一听感到有道理，马上转舵开去。

小艇开了一段时间，果然发现一艘小沉船。当时已经深夜11点50分，战士们经过2个多小时的拼搏，终于把一面神圣国旗，牢牢地绑扎在赤瓜礁的那艘小沉船上。

礁上环境险恶，整个赤瓜礁海区的情况非常严峻。越军依仗着所侵占的鸿麻岛和景宏岛为依托，气焰十分嚣张，越军505舰上的几门炮火对着我舰。604武装船上的越军，有的蹲在炮位上，有的蹲在船舷旁，手中的反坦克火箭筒、机枪都对着我502舰的驾驶台和礁上人员。

14日6时，越604号船不顾我已在赤瓜礁竖起国旗和有人守卫的事实，非法派出6名特工人员携带绳索，游泳登上赤瓜礁。越船随即放下浮排，浮排一头拴在船上，一头由已上礁人员拉动，大批人员、武器和架设高脚屋的

物资，源源不断运上礁来。

陈伟文立即命令 502 舰进行紧急动员，从各部门中再抽出 10 人，乘小艇登礁支援。此时，双方都在全力以赴派人登礁，增加力量。

正在紧急关头，我 531 舰、566 舰赶抵赤瓜礁海区，向陈伟文报到。

陈伟文一看支援兵力赶到，心里更加踏实。他命令：556 舰驶琼礁，监视越 605 船动向，视情况登礁插旗。531 舰迅速派人员支援赤瓜礁，增加守礁人员。

531 舰接今后，在十分钟内就一边放小艇，一边集合人员，迅速登礁。

陈伟文一看 531 舰如此神速地执行命令，对身边的军官们说：“东海舰队来的部队素质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啊！”

7 时 29 分，越南在赤瓜礁的人员共 43 名，并在赤瓜礁北侧插上两面越南旗。我登礁人员增至 58 名，最高指挥官是 502 舰政委李楚群，双方相距只有几十米了。

局势已相当严重。既要把越军挤出赤瓜礁，又不能打第一枪，唯一的办法是扯着嗓门进行喊话：

“这是中国的领土，你们应立即离开”。

“这是越南领土，你们应立即离开！”

越南人是要捣乱到底的。陈伟文从望远镜一看，越南人已经站在成一列，要向中国守礁人员冲击。他把拳头挥下了：“把他们赶走！越南人敢打第一枪就坚决还击！”

双方人员都迅速组织起来，开始了面对面的斗争。我方边喊话，边逼近。由于礁上水深没过膝盖，珊瑚高低不平，又面对着越军，必须高度警惕，所以人员行动较慢。在我方人员前进时，越军十分畏惧，连连后退，但后退几十米之后又停了下来。当相距约 30 米时，我方也停止前进，又展开说理斗争。

“这是中国领土，请马上离开！”

越军见我停下说理，以为我软弱可欺，有的举旗进到我方前面，还把旗插到珊瑚礁上。面对越军的嚣张气焰，我 531 舰反潜班长杜祥厚，抓住越南旗帜拔了出来。越南护旗人员挥拳向杜祥厚击来。由于动作太猛，身子前倾，杜祥厚顺势卡着这家伙脖子。此时，“哒哒哒”越军向我开枪了。我 502 舰副枪炮长杨志亮左臂中弹，小臂被打断，骨头刺了出来，血呼呼往外冒。“你敢打第一枪！老子不客气了。”杨志亮心里在呐喊。他单手举枪把敌人击倒。这时越 604 船集中火力向我礁上人员射击，子弹嗖嗖地在战士们身边擦过，整个礁盘上被子弹打得硝烟弥漫，水花四溅。

陈伟文一看越 604 船向我开枪扫射，他立即喊着：“快！还击，把越船打沉！”

舰上的水兵们早已作好战斗准备，502 舰机枪首先向越 604 船还击，继之 502 舰、531 舰主炮响了，副炮也响了。越南登陆舰上的火炮也向我射击。陈伟文命令 531 舰集中火力对付越 505 舰，令 556 舰反击越 605 船。

越南 604 船在我反击下，中弹起火，燃起浓烟，9 时许就沉没我 502 舰立即转向，反击越 505 舰。越 505 舰中弹起火，舰体倾斜，上甲板指挥台被打掉。这时，我 556 舰在重创越 605 武装船后也前来支援，形成 3 舰齐射越 505 舰，我兵力占绝对优势。越 505 舰拖着浓烟烈火在鬼喊礁西北处抢滩。我 502 舰、531 舰、556 舰停止射击，收回登礁人员。

礁上残存的几名越军的神气劲消失了，吓得乖乖脱下身上的白背心，用

竹竿举起，向我方投降。这群无视中国主权，肆意挑衅，首先对我开枪开炮的越南人得到了应有下场。这次战斗，我击沉、重创越南舰船3艘，俘获越南军9人，取得了赤瓜礁作战的胜利。

这是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南沙用武力捍卫主权。它再次庄严地声明：南沙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

参战部队受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通令嘉奖。中国外交部当天向越南驻华领事馆发出了抗议照会，严正指出：“越南当局必须立即停止在南沙海域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从侵占的中国岛礁及其附近的海域撤走，否则，它必须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6. 大连姑娘的鲜花

杨志亮的血色素只剩下5.6克，生命垂危，死神又一次向他扑来。医务人员全力以赴地进行抢救，给他换了一次血，用上最好的药，把他从死亡线上再次挽救过来。

杨志亮是南沙主权斗争中的第一号新闻人物，被战友们誉为“南沙卫士”，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上级给他荣记一等功。此刻，他已被运送回基地，躺在床上，苏醒过来。他从火与血的拼杀中回到和平的天堂，窗外传来了郎啊妹啊的抒情歌曲。英雄也充满着爱的回忆，他想到那位大连姑娘，纯真甜蜜的爱使他终生难忘。但是，当他看到那只被越南人打断的胳膊时，他皱起眉头了。他今年才26岁，就缺胳膊缺腿，今后日子怎么过，她还能继续爱我吗？不，我不能太自私，干脆把这爱情火苗扑灭，独身奋斗吧！正当他苦恼万分时，一位小护士笑着来到杨志亮的床前：“英雄！她来了！”

话音刚落，一位漂亮的姑娘，手握鲜花，大眼睛闪动着泪花，走进病房。天啊！是她，是那位大连姑娘啊！她先是哭，接着马上就笑，她快步走到床前，把鲜花送到他的怀里。

“你……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姑娘抹着泪花说：“看电视联播节目，你是第三条新闻，我到处核对，妈也听到了，还有医院里的女友也看到了，第二天报纸我又核对了，三个字全对上，我就请假买飞机票赶来了。”她一边回答着，一边用焦急的目光在审视着杨志亮的四肢。她的心还在咚咚跳，担心他身上还会有别的伤。她有意把他扶起，发现他能下床，两腿能走动，右臂能扶着床沿时，她心里有数了。她是个护士，明白他已脱离了危险可以恢复健康，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脸上乌云散开，她笑了。天啊！万幸啊！我可不能没有你，她抚摸着伤口，心里在呼喊着他。

“这束鲜花是从湛江买的？”

“不，是女友们送的，要我代表姐妹们向你致敬！”她从鲜花丛中抽出一张小纸条，递给了杨志亮：“你看！是她们在飞机场送行时写的！”

杨志亮打开一看，只见一行秀丽的字体跃入眼帘：“向我们女友的男男朋友杨志亮英雄致敬！”他一股热流从心窝里涌了出来，激动了，没有想到祖国人民这样快地知道了他的事迹。

“你请假住多久？”

“我们院长说啦！如果部队需要，假期不受限制，他对军人有特殊感情，能理解一切。姐妹们也说，我的工作她们承担，要我精心照顾你！”她来的

目的，不仅是看他，更重要是爱情上的表白：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她都忠于杨志亮，她愿为他承担一切牺牲。

她在医院度过 20 天，使杨志亮心灵浸泡在甜蜜之中，心情愉悦是最好的补药，情人的照料是伤口痊愈的最好养料。杨志亮的抵抗力增强很快，伤情有了很大好转。

有天傍晚，他俩在树林里散步。大连姑娘突然问着：“你在跟越南人斗争时，有没有想到过我？”

“想到过两次，我还给你写过遗书！”

“什么？遗书！天啊！”大连姑娘脸色有些惊骇，可怕，一股冷气袭击着她的心窝。

杨志亮看着天边的彩霞，他的心又回到了火和血的战场。他要把真实的一切，告诉大连姑娘，要使她的爱经受一次锻炼。3 月 13 日下午，越南人的舰船编队向赤瓜礁开来，妄图霸占我岛礁。杨志亮所在的“南充”舰多次发出警告，越南人不但听，反而放下小艇要登礁建立高脚屋。

“舰长！让我去吧！我没有老婆孩子，光荣了也一身轻！杨志亮坚决果断地要求参加守礁突击队。两个小时后名单宣布了，没有杨志亮的名字。他急了，他喊着：“舰长！别看不起学生官，我不是孬种！”

政委笑着拍拍杨志亮的肩膀：“看你急的，我正式通知你，你是第二小组上礁考察队长，准备挑重担吧！”

杨志亮以为政委拿他开心，可是不久喇叭响了，政委真的宣布第二梯队名单，他真的是第二梯队的队长。而且政委要二梯队到会议室集中，全体人员握着拳头，向五星红旗宣誓：“人在旗在礁盘在，誓死为祖国争光！”

政委对大家说：“快回去准备和休息一下，听到集合命令到上甲板集合！”

杨志亮回到房间，立即从抽屉里翻出日记本，看了看大连姑娘的照片，迅速写好遗书，夹在本子里，然后锁上抽屉，躺在床上休息。可是怎么也睡不着，这是他人一生中头一回委以重任，代表共和国在行动啊！一直等到集合的命令，他就出发了。

在海战中，越南人在他左臂上打响第一枪，他把打伤的胳膊别在皮带上，指挥小组英勇战斗，直到他昏迷过去。

“那封遗书写什么？”她恐惧地问着。

“这永远不能告诉你，我已经把它毁掉了，但愿是永远发不出去的遗书。”

“你不是说两次想到过我，还有一次呢？”她红着脸，羞答答地追问着。

“那是在我生命垂危时，我发现天下还有比爱情更珍贵的战友情，任何金钱买不到的，没有这种友情，我肯定是见不到你了！”

原来杨志亮受伤后要送回大陆医治，航途中就要三天两夜，他失血过多，高温下伤口腐烂发臭，血压几次都很微弱。我们没有航空母舰，我们在南沙没有飞机场，我们在南沙海域的作战舰艇不多，抽不出来运伤员，杨志亮在一艘航速才 10 来节的运输船上，跟死神在争夺时间啊！杨志亮预感到要见上帝了，他想起妈妈艰难的抚养，养育之恩还没有报啊！他又想到大连姑娘，纯真的爱还没有为她作出一点奉献。他有些遗憾，流下伤心的泪水。

他发烧，伤口更加恶化，胳膊发紫，化脓，一股臭味难闻，素不相识的战友送来糖果，送来罐头。有位炊事员跪在他的担架前，一口一口喂着。可是，他什么也吃不下，吃了就吐。船上机电长留着一个自己舍不得吃的西瓜，

他捧着送给杨志亮，这是一只救命的瓜，三天两夜，他唯一能吞进肚里的就是西瓜水……

使杨志亮更不能忘怀的是有位小战士，见他满身污垢，嘴唇干裂，嘴里发出一种恶心的令人要吐的气味。杨志亮已经十多天没有水洗脸刷牙了。那小战士拿来自己牙膏，跪在杨志亮跟前，轻轻扶着身子，仔细地帮他刷牙，洗漱。杨志亮望着这位陌生的战友，流下热泪。他享受着人间最珍贵的战友情。

“我望着那位小战士，曾经想到过你，在这种时刻你会不会做到这样？”杨志亮笑着看了一眼大连姑娘。

“当然能！不过最好永远不要发生这种事了！”她含情脉脉地望着杨志亮，扶着他的那手，捏了一把，轻轻地说：“这么说来，我也两次在南沙。”

两人偎依得更紧，鸟群在林中叫着，跳着。

在杨志亮住院期间，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总参谋长迟浩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专程到医院看望，表扬他为共和国奋战的英勇献身精神。

一年后的国庆节，这对恋人在北京结婚。海军司令员刘华清、政治委员李耀文亲自来到婚礼上祝贺，祝杨志亮和大连姑娘白头偕老，永远美满幸福。

有人说，这是南沙斗争加速了爱情之果的成熟。也有人说：当今世道没有变，还是美女爱英雄啊！

7. 永暑礁上的科学城堡

永暑礁在南沙群岛中部西南，底下是块月牙形的礁盘，长约 26 公里，宽约 7 公里。涨潮时，露出海面的一块最大礁石，只有桌子大，整个礁盘被海水浅浅地覆盖着。落潮时有一丛丛林立礁石，远远望去，海面宛如一片无垠的塔林，千岩竞秀，分外妖娆。建站施工一开始，首先要开挖航道，让舰船开到礁盘中间去施工。永暑礁的岩层由于常年海水冲刷，变得比花岗岩还要坚硬，挖泥船一上去，铲斗刚刚咬向礁盘，全船就剧烈地颤抖，直冒浓烟，“咣当”一声，100 多公斤重的合金钢斗齿崩断两颗。现场指挥的潘大超队长，见此情景两眼瞪得鸡蛋大，他在南海施工 20 来年了，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坚硬的礁盘。他的开挖机是最先进的，臂力有 75 吨，45 秒钟能铲挖一斗，一斗就有一吨左右，没有想到来南沙，变得软弱无能了。

“怪了，我不信你硬过钢齿！”潘大超呼啦一声把外衣脱去，留件背心，戴着草帽，自己跳上操作开挖，结果挖了半天，只挖出几块碗口大的礁石，凑起来不到一脸盆。

潘大超捧着一块石头，来到工程指挥部，往桌上一放：“你们研究研究吧！到底什么石头，这样挖下去，3 年也建不起海洋站啊！”

施工总队长沈时聪也盯着石头愣神了，眉头都拧成结。该怎么办？航道挖不进，十来艘船，上千人都在闲着，压力一下子使沈时聪喘不过气来。他知道，越南人一直在捣乱，建站带着国际斗争背景，是祖国尊严问题。他们几个领导分析来分析去，唯一办法是先进行水下爆破，使岩石松动、裂开，然后开挖。第二天马上进行试验，证明此办法灵！潜水作业开始了，困难和麻烦也不少，作业区水浅，平均不足 2 米，重潜水供气困难，胶管拉长易被礁石割断。轻潜水又怕暴浪打来，撞在礁岩上，易伤及人体肺部死亡。唯一能用的是原始古老的潜水方法，戴着潜水镜，嘴含吸管，在礁盘浪丛中穿行。

更可怕的是鲨鱼，常常威胁潜水员生命。有一天，潜水员们正在水下放炸药，突然钻出一群水牛般的大鲨鱼，时而露出大鲨头，时而露出剑尾，游动时的击水声活像开在水上的坦克。潜水员们立即背靠背围拢起来，一面抛出驱鲨剂，一面用潜水刀跟鲨鱼格斗，终于把鲨鱼赶走。

永暑礁轰轰隆隆响起炸声，一股股水柱伴着硝烟冲天而起。几台开挖机的巨铲，插进了礁盘，咯咯嘣嘣地响着，松动裂开的岩石被铲动了。很快一条二百来米的航道，伸进了永暑礁的里面，大规模的施工展开了。

流着满脸大汗的潘大超笑着对沈时聪说：“这还差不多！队长，你放心吧！海洋站准能按时完工。”

南沙气温很高，肥皂放在珊瑚沙上，一会儿就化成一滩了；吃顿饭要流半斤汗。推土机被太阳晒得像火样烫，手臂碰上马上起泡。带来的那点蔬菜早吃光了，吃罐头为主，生活越来越艰难，人们希望吃一点新鲜蔬菜，成了“相思病”。

有次海面上漂来两棵菜根，上面有几片发绿的菜叶，被几个战士发现了，马上跳进海里捞了上来。晚上做了一顿菜汤，每人分到不足一寸长的一片青菜叶，都舍不得一口吃下去，放在舌头上舔了又舔，比千年的人参都珍贵。

147 船上的老兵陈创，看到战友们如此艰辛，老吃酸辣罐头，有人拉不出大便，有人一闻到那股味就像孕妇恶心要吐似的躲开。他趁着回大陆运东西的机会，采购一千多斤黄豆，还有一台磨浆机。陈创开始做豆腐，但前几次都失败了。南沙常温在 40 度左右，石膏放多点，豆腐就发硬，像石块；石膏放少一点，又化成一盆黄豆浆水。但陈创没有灰心，一次次试验，终于成功了，做出了又嫩又鲜又白又香的豆腐。

战友们一看成功了，高兴得又跳又叫的，把陈创叫做“南沙后勤部长！”陈创心里乐了，为战友们做点好事，促进施工进度，这是他的心愿。从此，陈创每天半夜起来磨豆浆，第二天凌晨豆腐才做好，接着他就送往施工部队。

不久，陈创又试验高温下生绿豆芽，又成功了。当施工部队看到绿豆芽时，有些战士举起双手喊着：“陈创部长！”其实陈创是个电航兵，做豆腐、生豆芽这是他利用业余时间战友们服务，是战友们口头提拔的不在编的“南沙后勤部长”。

“3.14”赤瓜礁战斗打响后，上级要永暑礁工地船只防空疏散，因为越南战斗机多次出现在南沙上空。人们望着越南飞机，多少人在想，中国若有航空母舰，只要在南海一停，南沙地区就有空中保护伞，越南飞机就不敢来了。

中国在南沙的作业队，为防止越南人狗急跳墙，只好暂时疏散，往日沸腾的永暑礁工地，突然间一片沉寂，船都走了，机器停了。

过了两天，潘大超坐不住了，他腾腾地走到指挥部舱室，非常严肃地请求着：“这样太耽误工程了，我组织个敢死队，上礁施工，我不怕！在自己领土上和平施工，犯越南人那条了！就是死在永暑礁上也光荣么！”潘大超直磨横磨，领导上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

潘大超和 613 船长高海祥两人当了敢死队长，率领 11 名党员，迅速返回永暑礁工地。南沙永暑礁工地上的这 13 名党员，是抱着死在礁上的决心而来的，战士们说：“没有一个是冒牌货，共产党还是光荣伟大的。”人们从这 13 个党员身上得到深刻教育和巨大鼓舞，对那些在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员，深表敬意和怀念。官兵们感慨地说：“忘记他们就是罪恶，就

是背叛！”

这 13 个党员顶着 30 个人的岗位，重新使永暑礁工地沸腾起来。他们吃睡在岗位，连续突击 90 个小时，使航道推进 120 米，创造了日挖礁量 3000 立方米、航道日进 34.7 米的高效率，创造了南沙施工的奇迹。

当防空疏散结束船队返回时，战友们惊骇，老远就看到永暑礁出现一片银沙陆地。当大家看到这 13 名党员时，一个个黑得像非洲人，只有牙齿还是白的，每人重量几乎掉了 5 斤。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勇气，为施工赢得了宝贵时间。

那个潘大超敢死队长，一身衣服结满汗水盐巴，胡子拉碴的，举起双臂挥动着，欢迎船队回来，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

党员“敢死队”的行动给大家带来巨大鼓舞，立即掀起了施工高潮，许多战士送上入党申请书。他们从这 13 个党员身上看到，中国要富强还是要靠共产党领导。他们紧紧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决心用自己的血汗去争取入党！

工地上最艰巨的工作，就是装卸水泥。近 2000 吨水泥，每吨都是靠人工一包包肩扛手抱运到施工现场的，他们在尘土飞扬的 50 的货船大舱内搬运，从大船扛到小船，再从小船卸到舢舨，又从舢舨背到礁上，硬是这样靠手、脚、肩、腰组成的人力运输带，把大陆上运来的物资，奇迹般地运上永暑礁。经过半年多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 1988 年 8 月 1 日建成了第一座南沙科学城。

永暑礁如今变成了一座美丽壮观的人造海岛。它包括：一座可以停靠数千吨级舰船的码头和航道，一块相当于 20 个篮球场大的人造陆地，一幢近百米长的主体楼房和其他设施。室内安装了最先进的海洋气象观测系统，可以及时观察报告南沙海域的多种水文气象参数，向联合国、太平洋有关组织提供水文资料，为各国来往船只提供海洋气象保障，填补了世界气象预报的一处空白。

永暑礁上的科学城堡，屹立在四周白浪翻滚之中，好似“荷花玉兰”在盛开，多姿多彩。它显示了中国人的气魄，中国人的力量。

永暑礁海洋气象观测站的建立，对南沙海域的渔业、航运、海洋石油开发、海洋科研及军事、外交等都有重大意义。它已成为开发南沙和建设南沙的前进基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沙的一座主权丰碑。人民海军为此立下了不朽功勋。

1988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嘉奖电，通令嘉奖参加南沙永暑礁海洋气象观测站建设的全体同志。

南沙的保卫者、建设者们，业在今朝，功在千秋！

第三十四章

友好出访遍及三大洋

1.38 年前的梦想变为现实

1994年5月初，青岛正是鲜花盛开、春意浓浓的时节。人民海军的3艘舰船披上了崭新的外装正在军港内集结，他们马上就要前往海参崴访问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5月17日，在欢快的国乐声中，由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远洋救生船组成的中国海军编队徐徐离开青岛港，朝着北方航向航行。第一次出访俄罗斯的航程开始了。

这个编队的最高指挥官是海军北海舰队司令员王继英中将，他此刻立在驾驶台上，望着编队激起的浪花航迹，感慨千万啊！

38年前，苏联太平洋舰队“季米特里·巴热尔斯基”巡洋舰、“智谋”号、“启蒙”号驱逐舰编队，曾于1956年访问了中国上海。那时，苏联海军就提出邀请，希望中国海军的编队，早日访问苏联。

那时中国海军只有两类军舰，一类是从苏联购进的驱逐舰和小型猎潜艇、鱼雷艇和潜艇，还有一类是原国民党海军起义的一些舰艇和蒋介石撤退时被缴获的一点“老爷”舰艇。这些舰艇都是英国、法国、美国造的，没有一艘军舰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由于拿不出象样军舰，也经不住狂风巨浪远洋航渡的折腾，因此无法到苏联访问。

风风雨雨38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海军已经强大起来。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走过了转让制造、仿制改进、自行研制等阶段，目前已经完全依靠国内工业基础和先进科学技术，向国产军舰导弹化、电子化、核能化方向发展。眼下出访的这3艘舰，完全是中国自己设计生产的，这是共和国先进科技和工业水平的结晶和展示，这是共和国的形象和实力的显示。王继英司令员奋斗了几十年，就是盼望看到这一天。他终于实现了前辈们没有实现的心愿，率领国产军舰编队回访俄罗斯了。

军舰出访既是和平友好的使者，又是最好的远航训练方式，也是向国外宣传自己国家形象的一种有效形式。这些年来有数十艘外国军舰访问过中国。如英国的“安特鲁姆”号巡洋舰，“考文垂”号驱逐舰，“阿拉克里蒂”号护卫舰；法国的“迪居埃特鲁安”反潜驱逐舰，“福尔班”、“博里”号护卫舰等等。1993年8月，俄罗斯海军编队又访问过青岛，这次中国海军编队去海参崴访问俄罗斯是回访。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人民海军编队出访也就自然增加了。

早在1984年12月，赴南极考察编队中的海军J121船，从南半球进入西半球，抵达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在那里就作了短暂的友好访问，受到阿根廷海军和人民的热烈而友好的款待。

1985年11月16日至1986年1月19日，人民海军132导弹驱逐舰、X615远洋补给船，在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聂奎聚中将的率领下，穿过西沙、中沙、南沙，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首次访问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沿着85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的航迹，播种友谊。

1989年3月31日至5月2日，人民海军“郑和”号远洋训练舰，在海

军北海舰队司令员马辛春中将的率领下，单舰横渡太平洋，首次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美国夏威夷沉浸在隆重的节日气氛中，港内停泊的美军舰船均挂满旗，舰员列队向我“郑和”号官兵致敬。美太平洋舰队在码头上举行了隆重欢迎仪式，太平洋舰队司令杰里迈亚上将、太平洋舰队陆战队司令戈弗雷中将、夏威夷州州长韦希等军政官员和当地各界人士、华人团体代表等数百人到码头欢迎。不久，“郑和”号又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泰国。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外交事务的扩大和人民海军建设的发展，人民海军与外国海军的交往也日益增多。不但有舰船的交往，而且各种军事代表团出国访问也增多。海军领导人刘道生、叶飞、方强、刘华清、傅继泽、李景、杨国宇、张连忠、周坤仁等，分别率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英国、巴基斯坦、泰国、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南斯拉夫、联邦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通过这些友好往来，不仅扩大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也增进了中国海军与外国海军的友谊和了解，促进了人民海军的现代化建设。

2. 华侨们的巨大鼓舞

中国编队出访，每到一个国家，那里的华侨就受到巨大鼓舞。

在科伦坡的华侨，得悉祖国要来军舰访问，都奔走相告。有的华侨专门把外地工作的子女召回来，要让他们亲眼看看祖国来的军舰。

73岁的老华侨王福贵应邀参加了编队举办的招待会。当他登上祖国的军舰时心情激动不已。他对聂司令员说：“我1938年从山东来到科伦坡，和祖国一别就是50年。我从小没见过祖国自己造的军舰。解放前，国民党的‘重庆’号军舰从英国返回中国，路过科伦坡，我结识了舰长邓兆祥，但那艘军舰是英国造的。今天我亲眼看到祖国造的军舰，真幸福啊！我没有看够，还要带老伴、朋友来参观。”为了欢迎编队，老人特意在中国餐馆“兰花饭店”设宴款待我编队全体官兵。席间老华侨方金剑激动地说：“过去我们只看到美国、苏联、法国等国的军舰来科伦坡访问或停靠，看不到祖国军舰来访，我们华侨好象比别人低了一截。我们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你们的到来给祖国争了光，也给我们华侨的脸上添了彩。”告别时，许多华侨紧紧抓住聂司令员的手，眼泪哗哗地流。一位洗衣店的老板娘，是个山东老太太，着大襟短袖衫，一身山东打扮，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她一听聂司令员也是山东人，更加激动。她对聂司令员说：“明年女儿高中毕业了，一定要叫她回祖国上大学，要女儿永远不要忘记中国！”

夏威夷是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这里有华人6万，占当地人口5%强。中国海军“郑和”号军舰来访，使当地华人万分激动，成了喜悦、自豪的大事，互相奔走相告。那年又刚好是华人移居夏威夷200周年纪念，“郑和”号的到来，使庆典活动推向了高潮。

为了迎接“郑和”号来访，当地华人组织起来，专门召开四次会议。4月11日凌晨，居住在夏威夷各岛上的华人、侨胞便乘飞机、轮船、汽车纷纷赶到码头，手持五星红旗，欢迎“郑和”号舰的到来。由于推迟进港，他们在码头上等候了八九个小时。

华侨参观“郑和”号那天，许多人登上军舰，望着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就眼泪汪汪。他们用汉语跟祖国来的水兵打招呼，问长问短，他们一会儿在

舰首照相，一会儿又在驾驶台下照相。他们听说是冯缙枢老舰长把军舰开过太平洋的，都要跟他合影留念。

一位华侨老人问着冯舰长：“这么漂亮、威武的军舰是中国造的？”

冯舰长笑笑说：“不但‘郑和’号是中国自己造的，护卫舰、驱逐舰、核潜艇中国也能自己造了。”

“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我终于看到祖国强大起来了！”老人含着泪花连连地说。

几位老人上舰时，还特意买来60多个特大的芒果送给祖国来的官兵，他们激动地说：“‘郑和’舰来访，给中华民族争了光，使海外华人感到扬眉吐气，我们感谢你们！”

有几位留学生，第二天就要考试，但他们还是抽时间赶到码头，一上军舰就坐在大炮跟前合影，他们说：“真想不到在美国能登上祖国的军舰。”许多华侨、留学生、侨胞参观完军舰，仍然不愿离去，跟官兵们交谈，询问着祖国、家乡的变化。有位留学生对水兵们说：“你们能开着军舰到美国来访问，说明祖国一天天强大了。我国强大了，我们在海外就能抬起头，地位也就提高了。”

在海参威访问时，我留学生登舰参观，编队特意安排了小型欢迎仪式，并组织官兵同他们座谈，一起吃“团圆饺子”，使留学生们备感亲切，深受教育和鼓舞，纷纷表示要早日学成报效祖国。

他们说：“你们编队来访，重塑了中国人的形象，大长了中国人志气，增加了我们民族自豪感。”

3. 外国人眼里的中国海军

中国海军舰船编队走向世界，进行友好访问，在外国人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呢？

在巴基斯坦海军官兵眼里，到中国去学习，是他们的最大愿望。在巴海军学院主楼门口，有条醒目的用乌尔都语写着的标语，意思是：“你若想学到知识就请到中国去！”

在卡拉奇，拜谒真纳墓，按惯例必须脱鞋、脱袜子，赤脚入内，西方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可是当聂奎聚司令员也要这样做时，巴方陪同将军马上说：“中国朋友例外，给最高的礼遇，不脱鞋。”聂司令员笑笑，表示感谢，敬送了花圈。

巴基斯坦朋友把聂司令员看成是最忠诚、最高贵的朋友，把他安排在卡拉奇市中心洲际饭店下榻，还专门为他配了一辆“三星”级将军车。小轿车的车首有三颗五角星，平常不外露，用布盖着，当聂奎聚司令员上车时，才亮出三颗星，坐此车外出，一路绿灯。如此高贵礼节，这不仅仅是对聂司令员本人的敬重，也是对中国人民深情厚意的一种表示。

吉大港市市长乔杜里特意在市中心的波罗广场，举行200人参加的市民执行会来欢迎中国编队。会场四周用色彩鲜艳的尼龙布围起，场内撑起了十几顶红、白、兰三色旱伞。管弦乐队高奏歌曲，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友好气氛。乔杜里准将致欢迎词说：“冬季，在这里是个欢庆和娱乐的季节，家家充满了丰收、欢乐的气氛，户户都在款待亲朋好友。素以‘东方皇后’著称的吉大港全体市民满怀热情欢迎你们！”一席话把大家说得热乎乎的。使馆

同志对聂司令员说：“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欢迎外国代表团，在孟加拉国是很少见的，这是破例的仪式！”

最使聂司令员感到不安的，是他住在孟加拉海军招待所，下榻房间与餐厅是在同一个楼道，走十几步就到了，但孟方非要用车接送。聂司令员对翻译说：“免了吧！”翻译把意思给使馆人员说了说，但交涉的结果孟方不同意，一定要按他们最高礼节接送中国贵宾，领事馆人员对聂司令员说：“听从他们安排吧！”

宴会结束后，聂司令员不能自己回到旁边住处，必须先从大楼大门出去，然后由前面4个戴有穗子的高帽、身着特殊礼服的号手，吹西洋喇叭，走一步，停半步，一直送到住房门口，以示孟方礼节的隆重。

第二天，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这位武装部队的司令，著名诗人，在百忙中会见了聂司令员和132舰舰长。他说：“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问就到我们这里，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性事件，我非常高兴。我将永远记住你们。”

我编队返航途中，在印度洋上遇到了印度的护卫舰，澳大利亚的潜艇，还有苏联的商船，他们都首先向中国海军编队敬礼！

聂司令员立在驾驶台，心中在想：为什么所到之处，均受到最高礼遇，为什么所有军舰都首先向中国编队致敬呢？只能有一种解释：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在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是高大的。这是互相尊重、友好相处的结果，也是祖国繁荣昌盛、人民海军日益强大的最好说明啊！

正当聂司令员感慨千万时，突然观通长向他报告：“前方有3艘美国水面舰艇朝我们航线前进！”

3艘美国军舰渐渐靠近，与中国编队会合了。对方旗舰上发来国际信号，是美国第七舰队水面舰艇司令韦伯斯特少将，主动提出接受中国编队司令员聂奎聚中校的检阅。

美国旗舰升起信号旗，全体官兵穿着雪白礼服站坡，向中国编队致敬！

身材高大的聂奎聚司令员，下令指挥舰从美国编队舷边通过，检阅了美国编队。这在中国海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美国少将又发信号，请聂奎聚司令员指挥，中美编队进行海上运动演习。在整个编队运动中，双方表现出友好的态度。中国官兵目睹这一切，一种共和国的自豪感、中国军人的荣誉感油然而生。

中美海军编队会合演习结束后，各自率编队离开了。聂奎聚立在驾驶台，笑着问几位军官：

“跟美国人交往，有何感想？”

“他们按条例办，尊重最高军衔，美国第七舰队水面舰艇司令是少将，你是中将，由你指挥理所当然！”

“他们礼节很讲究，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态度始终是友好的，可见美国的人民和官兵是要跟中国友好的。”

聂奎聚点点头说：“关键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美国人对这一点很清楚，朝鲜战场上跟中国人交过手，十亿中国人不好惹，对抗他们拿不到便宜，因此也懂得和为贵了。”

“郑和”航海训练舰访问美国夏威夷时，也留下了一个中国舰长靠码头使美国官兵惊讶的故事。

操纵“郑和”号军舰的舰长是海军大校冯缙枢。40年前有位18岁的

小伙子，闯进了上海陈毅市长办公室，非要当海军开军舰不可。陈毅只好亲笔给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写信，满足了这位小伙子的心愿。他就是冯缙枢。6年之后，他成了我国最新护卫舰的舰长，那时他才24岁。岁月沧桑，星转斗移，40年后他成了人民海军岁数最大的一位师级教练舰长。如今又带领学员们漂洋过海来美国珍珠港访问，成了人民海军第一位访问美国的舰长。他挺着胸膛，望着港内欢乐场面，心里有些激动……

美方开来一艘汽艇，上面有群美丽的姑娘，她们登上“郑和”舰，把一个硕大的红色花环，挂在舰首。接着我舰与美舰互鸣国家礼炮21响。

美方派出领水员，要为“郑和”号领航靠码头，冯缙枢自信地说：“不用了！”

不知美国人是有心还是无意，他们只给“郑和”号军舰留出一个几乎跟舰身等长的泊位。美国人发信号说：“如果靠不上，可以用拖船帮助拖靠！”冯缙枢微微一笑，回头看着跟在舰身后头的那两艘拖船，对信号兵说：“给美方发信号，请拖船离开，我们自己靠码头。”

拖船离开了，上千名美方军官和士兵都盯着中国舰长如何靠上这个码头。有些美海军军官在低声议论：“中国海军准要出洋相，撞上码头撞出洞来可就热闹了。”“中国舰长能有这个本领吗？”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杰里迈亚四星上将，也瞪着眼睛，看着中国舰长如何靠上这个码头，他心里明白，美国舰长也不一定能靠得进去。

冯舰长不慌不忙地操纵着“郑和”舰，先是以高速进到顶端，立即停午，接着又倒车，再进一步，舰首马上就朝着泊位钻了进去，三下五除二，6千多吨的一艘军舰，成了冯缙枢手上的玩物，轻松、稳当地靠上了码头。这使美国军官和水兵赞叹不已，纷纷翘起大拇指：“中国舰长行！”

美国海军中有位中国通，是位上校，会说中国话，他兴奋地来到冯缙枢跟前说：“冯大哥，你真了不起！”一位现场记者报道说：“中国军人以高超技术和良好的军事素质，给爱挑剔的美国海军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第一个印象。”

“郑和”舰来到美国访问，这也引起美国海军官兵及当地人民群众的兴趣，他们对中国海军、中国军舰，还是个谜，都想到中国军舰上参观。

4月13日下午，是美国官兵参观“郑和”号时间，原定人数200余人，可是一批又一批服装整齐的美国水兵，足足来了400人。一些美海军军官，看到“郑和”号是单舰横渡太平洋，非常钦佩，竖起大拇指说：“这在美国海军也不多见！”

一些航海军官看了“郑和”号航海仪器、设备以及那宽广明亮的航海教室，都赞不绝口，没有想到中国海军的航海实习舰竟如此先进。美国海军几位后勤人员，对“郑和”号上的医疗中心很感兴趣，参观了手术室、隔离室后说：“并不比美国舰上差多少。”

美国第三舰队司令多塞将军对冯缙枢老舰长说：“‘郑和’号驶过180度子午线，根据美国海军的传统，应获得‘金龙奖’，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海军实力正在迅速提高，中国正在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海洋大国。”

太平洋舰队司令杰里迈亚上将对马辛春中将说：“中国已经拥有远洋能力，并且开始向蓝水海军方向发展。”

后语

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海军开始走向蓝水了。也就是说，中国人民海军强大起来了。

此时此刻，我们怎能忘记历史。自 1840 年至 1949 年一百余年间，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从海上侵略中国达 470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84 次，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南中国海的南海诸岛，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入侵者的蹂躏。近代中国史几乎每一页都蕴含着落后挨打的海水苦味。

落后就要挨打，这不仅仅是生产和工业的落后，也包括着民族海洋意识的落后。中国海军历史上，100 多年前的北洋舰队并不比当时的日本海军差，某些方面还比它强，可是短短几十年，强弱换了个位置，形成巨大落差，原因何在呢？除统治阶级政治腐败等主要因素外，“重陆轻海”的国防意识也是个重要原因。传统守土观念，把北洋舰队当成陆基防御力量，看作是陆炮的延伸，结果被日本舰队歼灭在中国自己的军港里。甲午海战如此，马尾海战也如此。

西方世界的生物学家说，海洋是生命的根本源泉；历史学家说，海洋造就了人类文明；经济学家说，海洋是资源的宝库；军事学家说，海洋决定着未来战争的胜负。而海洋在中国人眼里，却是“陌生”的，海洋意识、海洋国土、海洋权益都是“陌生”的。正因为这种海洋价值和民族海洋观、海洋大国与海洋实力的不相适应，使中华民族从中世纪开始，不断遭受外敌来自海洋的入侵，而且几经亡国的危险。碧海怒潮一次又一次昭示中国人：中国兴衰存亡与海洋紧密相关，“重陆轻海”的陈旧观念，是中国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说：“强大的中国北洋舰队，就是葬送在经营者落后的海洋观手上。”这话确有一定道理。

面对来自海洋的百年忧患，1953 年毛泽东主席视察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时，一连五次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58 年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领海为 12 海里。一切外国飞机、舰船未经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

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拥有了法律上的蓝色版图。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把目光投向海洋。

但是，事物是发展的，就在中国政府宣布 12 海里领海权的同一年，联合国又通过了 4 个公约，其中有：《领海及毗连公约》和《大陆架公约》。这些公约产生了新的海权观念，国家的海洋权益延伸到 200 海里。这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又是“陌生”的观念。

现实和未来，海洋新观念对中国人到底有多重要呢？

有识之士早已看到，随着高科技的进步，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早已突破了“鱼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传统观念，进入了海洋石油、海水利用、海洋农牧开发、深海采矿的新时代。

中国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 1.8 万公里；面积在 500 平方米以上的岛屿就有 6500 多个，岛岸总长度为 1.4 万多公里。面积达 10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海湾有 150 余个，其中深水岸线约 400 余公里。但是以人口平均来计算，我国又是一个海洋最小的国家。全世界大陆架沉积盆地，平均每人 0.052 平

方公里，而我国人均只有 0.00054 平方公里；世界海洋渔业资源，人均 0.12 吨，而我国人均只有 0.004 吨；世界占有可采的海洋石油人均 22—27 吨，而我国人均不足 10 吨；我国享有资源主权的海洋，只有 300 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海洋国家中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濒临的边缘海，多被周边邻国岛链包围，在海洋交通和其他海洋权利方面，均属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所谓“地理不利国家”，也就是说，是是非较多的海域。从北到南，至今岛屿争端从未停止过，一些国家蚕食中国海域，斗争相当尖锐而复杂。

美国海军宣布，他们要控制世界 16 个海峡的航海安全，其中有两个海峡跟中国海域联接；日本人宣布，他们的安全护航线是 1000 海里，把中国的大片海域也划了进去；越南等国声称，西沙和南沙群岛是他们的领土。所有这一切，都告诉中国人，居安要思危，维护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决不能忘记国防现代化，尤其是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科学家已经作过预测，陆地面积在不断减少，而人口在猛增，每 5 秒钟就增加 5 个人，每 5 天就增加 100 万人。如果继续增长下去，到公元 2300 年，整个地球表面，包括海洋，每平方米就有一个人。人类需要生存空间，除向太空其它星球上寻找出路外，更重要而现实的方向，是向人类身边占地球 71% 的海洋发展，这是一块尚未真正开垦的处女地，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蓝色宝库。因此，21 世纪争夺和斗争的焦点将是海洋。

众所周知，海军是海洋战略的支柱和后盾。没有强大的海军，蓝色国土、蓝色宝库都会失去。中华民族曾有过有海无防的悲哀，也有过值得自豪的辉煌。历代先人建立强大海军的夙愿，激励人民海军振起新翼，开始起飞。中国人民海军的航迹开始向远海大洋延伸，引起世界注目，这是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事情。

中国作为航海历史悠久的大国，作为太平洋区域一个主要的濒海大国，作为百余年来对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有着切肤之痛的第三世界国家，理所当然地要建立一支足以与本国相称的强大的海军。为了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开发和利用海洋；为了反对霸权主义、扩张主义，伸张正义、保卫和平；为了寻求友谊，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人民海军完全应该到公海和远洋取得活动的自由权，使自己成为执行国家和平外交政策和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有力工具。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海军现代化的程度跟世界上一些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跟周边的一些邻国相比，其发展速度也不如人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高枕无忧。

历史、现实、未来都在呼唤中国人民海军更快地强大起来。

世界不会等待！历史也不会等待！

编者

1995 年 12 月

